

修訂日期: 2009/04/23 發行日期: 2009/5/9

發行單位: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(CBETA) <http://www.cbeta.org>

資料底本: 大正新脩大正藏經 Vol. 2, No. 099

原始資料: 蕭鎮國大德提供 / 張文明大德二校, 佛教經典系列提供 / 妙雲蘭若校對, 北美某大德提供, 法雨道場提供新式標點 / 台大獅子吼佛學專站校讀

## No. 99

### 雜阿含經卷第一

####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# (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觀色無常。如是觀者，則為正觀。正觀者，則生厭離；厭離者，喜貪盡；喜貪盡者，說心解脫。

「如是觀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。如是觀者，則為正觀。正觀者，則生厭離；厭離者，喜貪盡；喜貪盡者，說心解脫。

「如是，比丘！心解脫者，若欲自證，則能自證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

「如觀無常，苦、空、非我亦復如是。」

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色當正思惟，色無常如實知。所以者何？比丘！於色正思惟，觀色無常如實知者，於色欲貪斷；欲貪斷者，說心解脫。

「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當正思惟，觀識無常如實知。所以者何？於識正思惟，觀識無常者，則於識欲貪斷；欲貪斷者，說心解脫。

「如是心解脫者，若欲自證，則能自證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如是正思惟無常，苦、空、非我亦復如是。」

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色不知、不明、不斷、不離欲，則不能斷苦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不知、不明、不斷、不離欲，則不能斷苦。

「諸比丘！於色若知、若明、若斷、若離欲，則能斷苦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若知、若明、若斷、若離欲，則能堪任斷苦。」

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色不知、不明、不斷、不離欲、心不解脫者，則不能越生、老、病、死怖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不知、不明、不斷、不離欲貪、心不解脫者，則不能越生、老、病、死怖。」

「比丘！於色若知、若明、若斷、若離欲，則能越生、老、病、死怖。諸比丘！若知、若明、若離欲貪、心解脫者，則能越生、老、病、死怖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若知、若明、若斷、若離欲貪、心解脫者，則能越生、老、病、死怖。」

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色愛喜者，則於苦愛喜；於苦愛喜者，則於苦不得解脫、不明、不離欲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愛喜者，則愛喜苦，愛喜苦者，則於苦不得解脫。」

「諸比丘！於色不愛喜者，則不喜於苦；不喜於苦者，則於苦得解脫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不愛喜者，則不喜於苦；不喜於苦者，則於苦得解脫。」

「諸比丘！於色不知、不明、不離欲貪、心不解脫，貪心不解脫者，則不能斷苦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不知、不明、不離欲貪、心不解脫者，則不能斷苦。」

「於色若知、若明、若離欲貪、心得解脫者，則能斷苦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若知、若明、若離欲貪、心得解脫者，則能斷苦。」

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色不知、不明、不離欲貪、心不解脫者，則不能越生、老、病、死怖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不知、不明、不離欲貪、心不解脫者，則不能越生、老、病、死怖。」

「諸比丘！於色若知、若明、若離欲貪、心解脫者，則能越生、老、病、死怖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若知、若明、若離欲貪、心解脫者，則能越生、老、病、死怖。」

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色愛喜者，則於苦愛喜；於苦愛喜者，則於苦不得解脫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愛喜者，則愛喜苦，愛喜苦者，則於苦不得解脫。」

「諸比丘！於色不愛喜者，則不喜於苦；不喜於苦者，則於苦得解脫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不愛喜者，則不喜於苦；不喜於苦者，則於苦得解脫。」

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無常及苦 空 非我 正思惟  
無知等四種 及於色喜樂

### (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、未來色無常，況現在色！聖弟子！如是觀者，不顧過去色，不欲未來色，於現在色厭、離欲、正向滅盡。如是，過去、未來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，況現在識！聖弟子！如是觀者，不顧過去識，不欣未來識，於現在識厭、離欲、正向滅盡。如無常，苦、空、非我亦復如是。」

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色無常，無常即苦，苦即非我，非我者亦非我所。如是觀者，名真實正觀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，無常即苦，苦即非我，非我者亦非我所。如是觀者，名真實觀。」

「聖弟子！如是觀者，厭於色，厭受、想、行、識，厭故不樂，不樂故得解脫。解脫者真實智生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色無常，無常即苦，苦即非我，非我者即非我所。如是觀者，名真實觀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，無常即苦，苦即非我，非我者即非我所。如是觀者，名真實觀。

「聖弟子！如是觀者，於色解脫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解脫。我說是等解脫於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苦、惱。」

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色無常，若因、若緣生諸色者，彼亦無常。無常因、無常緣所生諸色，云何有常？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，若因、若緣生諸識者，彼亦無常。無常因、無常緣所生諸識，云何有常？如是，諸比丘！色無常，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。無常者則是苦，苦者則非我，非我者則非我所。

「聖弟子！如是觀者，厭於色，厭於受、想、行、識。厭者不樂，不樂則解脫，解脫知見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色無常，若因、若緣生諸色者，彼亦無常。無常因、無常緣所生諸色，云何有常？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，若因、若緣生諸識者，彼亦無常。無常因、無常緣所生諸識。云何有常？

「如是，比丘！色無常，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，無常者則是苦，苦者則非我，非我者則非我所。如是觀者，名真實觀。聖弟子！如是觀者，於色解脫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解脫。我說是等為解脫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苦、惱。」

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眾生於色不味者，則不染於色；以眾生於色味故，則有染著。如是眾生於受、想、行、識不味者，彼眾生則不染於識；以眾生味受、想、

行、識故，彼眾生染著於識。

「諸比丘！若色於眾生不為患者，彼諸眾生不應厭色，以色為眾生患故，彼諸眾生則厭於色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不為患者，彼諸眾生不應厭識；以受、想、行、識為眾生患故，彼諸眾生則厭於識。

「諸比丘！若色於眾生無出離者，彼諸眾生不應出離於色；以色於眾生有出離故，彼諸眾生出離於色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於眾生無出離者，彼諸眾生不應出離於識。以受、想、行、識於眾生有出離故，彼諸眾生出離於識。

「諸比丘！若我於此五受陰不如實知味是味、患是患、離是離者，我於諸天、若魔、若梵、沙門、婆羅門、天、人眾中，不脫、不出、不離，永住顛倒，亦不能自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「諸比丘！我以如實知此五受陰味是味、患是患、離是離故，我於諸天、若魔、若梵、沙門、婆羅門、天、人眾中，自證得脫、得出、得離、得解脫結縛，永不住顛倒，亦能自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一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昔於色味有求有行，若於色味隨順覺，則於色味以智慧如實見。如是於受、想、行、識味有求有行，若於受、想、行、識味隨順覺，則於識味以智慧如實見。

「諸比丘！我於色患有求有行，若於色患隨順覺，則於色患以智慧如實見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患有求有行，若於識患隨順覺，則於識患以智慧如實見。

「諸比丘！我於色離有求有行，若於色離隨順覺，則於色離以智慧如實見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離有求有行，若於受、想、行、識離隨順覺，則於受、想、行、識離以智慧如實見。

「諸比丘！我於五受陰不如實知味是味、患是患、離是離者，我於諸天、若魔、若梵、沙門、婆羅門、天、人眾中，不脫、不離、不出，永住顛倒，不能自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「諸比丘！我以如實知五受陰味是味、患是患、離是離，我於諸天人、若魔、若梵、沙門、婆羅門、天、人眾中，以脫、以離、以出，永不住顛倒，能自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過去四種說 厭離及解脫  
二種說因緣 味亦復二種

### (一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有異比丘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今當為我略說法要，我聞法已，當獨一靜處，修不放逸。修不放逸已，當復思惟：『所以善男子出家，剷除鬚髮，身著法服，信家非家出家，為究竟無上梵行，現法作證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』」

爾時，世尊告彼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比丘快說此言，云：『當為我略說法要，我聞法已，獨一靜處，修不放逸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』如是說耶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！諦聽！善思念之，當為汝說。比丘！若隨使使者，即隨使死；若隨死者，為取所縛。比丘！若不隨使使，則不隨使死；不隨使死者，則於取解脫。」

比丘白佛：「知己，世尊！知己，善逝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汝云何於我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？」

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色隨使使、色隨使死；隨使使、隨使死者，則為取所縛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隨使使、隨使死；隨使使、隨使死者，為取所縛。」

「世尊！若色不隨使使、不隨使死；不隨使使、不隨使死者，則於取解脫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不隨使使、不隨使死；不隨使使、不隨使死者，則於取解脫。如是，世尊！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比丘！於我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。所以者何？色隨使使、隨使死；隨使使、隨使死者，則為取所縛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隨使使、隨使死；隨使使、隨使死者，則為取所縛。」

「比丘！色不隨使使、不隨使死；不隨使使、不隨使死者，則於取解脫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不隨使使、不隨使死；不隨使使、不隨使死者，則於取解脫。」

時，彼比丘聞佛所說，心大歡喜，禮佛而退。獨在靜處，精勤修習，住不放逸。精勤修習，住不放逸已，思惟：「所以善男子出家，剷除鬚髮，身著法服，信家非家出家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」

時，彼比丘即成羅漢，心得解脫。

### (一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有異比丘來詣佛所。所問如上，差別者：「隨使使、隨使死者，則增諸數；若不隨使使、不隨使死者，則不增諸數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汝云何於我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？」

時，彼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色隨使使、隨使死；隨使使、隨使死者，則增諸數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隨使使、隨使死；隨使使、隨使死者，則增諸數。」

「世尊！若色不隨使使、不隨使死；不隨使使、不隨使死者，則不增諸數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不隨使使、不隨使死；不隨使使、不隨使死者，則不增諸數。如是，世尊！我於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。」如是，乃至得阿羅漢，心得解脫。

### (一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有異比丘從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合掌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為我略說法要。我聞法已，當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住不放逸：『所以善男子出家，剷除鬚髮，身著法服，信家非家，出家學道，為究竟無上梵行，現法身作證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』」

爾時，世尊告彼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作是說：『世尊！為我略說法要，我於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，當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住不放逸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』汝如是說耶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！諦聽！善思念之，當為汝說。比丘！非汝所應之法，宜速斷除。斷彼法者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」

時，彼比丘白佛言：「知己。世尊！知己。善逝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云何於我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？」

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色非我所應，宜速斷除；受、想、行、識非我所應，宜速斷除。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是故，世尊！我於世尊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比丘！汝於我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。所以者何？色者非汝所應，宜速斷除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非汝所應，宜速斷除。斷除已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」

時，彼比丘聞佛所說，心大歡喜，禮佛而退。獨一靜處，精勤修習，住不放逸。精勤修習，住不放逸已，思惟：「所以善男子出家，剷除鬚髮，身著法服，正信非家出家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」

時，彼比丘成阿羅漢，心得解脫。

### (一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有異比丘從坐起，偏袒右肩，為佛作禮，却住一面，而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為我略說法要，我聞法已，當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作如是說：『世尊！為我略說法要，我聞法已，當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』耶？」

時，彼比丘白佛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！諦聽！善思念之，當為汝說。若非汝所應，亦非餘人所應，此法宜速除斷。斷彼法已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」

時，彼比丘白佛言：「知己。世尊！知己。善逝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云何於我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？」

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色非我、非我所應，亦非餘人所應，是法宜速除斷。斷彼法已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非我、非我所應，亦非餘人所應，宜速除斷，斷彼法已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是故，我於如來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云何於我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？所以者何？比丘！色非我、非我所應，亦非餘人所應，是法宜速除斷。斷彼法已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非我、非我所應，亦非餘人所應，是法宜速除斷。斷彼法已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」

時，彼比丘聞佛所說，心大歡喜，禮佛而退。獨一靜處，精勤修習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

時，彼比丘心得解脫，成阿羅漢。

### (一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有異比丘從坐起，為佛作禮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為我略說法要，我聞法已，當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。不放逸住已，思惟：『所以善男子正信家非家出家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爾時，世尊告彼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今作是說：『善哉！世尊！為我略說法要，我聞法已，當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』耶？」



比丘白佛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！諦聽！善思念之，當為汝說。比丘！結所繫法宜速除斷，斷彼法已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」

時，彼比丘白佛言：「知己。世尊！知己。善逝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汝云何於我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？」

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色是結所繫法，是結所繫法宜速除斷。斷彼法已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結所繫法，是結所繫法宜速除斷。斷彼法已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是故我於世尊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於我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。所以者何？色是結所繫法，此法宜速除斷，斷彼法已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是結所繫法，此法宜速除斷，斷彼法已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」

時，彼比丘聞佛所說，心大歡喜，禮佛而退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心得解脫，成阿羅漢。

## (二〇)

深經亦如是說。

## (二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有異比丘從坐起，為佛作禮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為我略說法要，我聞法已，當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。不放逸住已，思惟：『所以善男子正信非家出家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爾時，世尊告彼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今作是說：『善哉！世尊！為我略說法要，我聞法已，當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』耶？」

比丘白佛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！諦聽！善思念之，當為汝說。比丘！動搖時，則為魔所縛；若不動者，則解脫波旬。」

比丘白佛言：「知己。世尊！知己。善逝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汝云何於我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？」

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色動搖時，則為魔所縛；若不動者，則解脫波旬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動搖時，則為魔所縛；若不動者，則解脫波旬。是故我於世尊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於我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。所以者何？若色動搖時，則為魔所縛；若不動者，則解脫波旬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動搖時，則為魔所縛

；若不動者，則解脫波旬。」乃至自知不受後有，心得解脫，成阿羅漢。

## ( 二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有比丘名劫波，來詣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却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說，比丘心得善解脫。世尊！云何比丘心得善解脫？」

爾時，世尊告劫波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能問如來心善解脫。善哉！劫波！諦聽！諦聽！善思念之，當為汝說。劫波！當觀知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悉皆無常。正觀無常已，色愛即除。色愛除已，心善解脫。如是觀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、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悉皆無常。正觀無常已，識愛即除。識愛除已，我說心善解脫。劫波！如是，比丘心善解脫者，如來說名心善解脫。所以者何？愛欲斷故。愛欲斷者，如來說名心善解脫。」

時，劫波比丘聞佛所說，心大歡喜，禮佛而退。

爾時，劫波比丘受佛教已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。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心善解脫，成阿羅漢。

## ( 二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尊者羅睺羅往詣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却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知、云何見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能令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使繫著？」

佛告羅睺羅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能問如來：『云何知、云何見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令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使繫著？』耶。」

羅睺羅白佛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佛告羅睺羅：「善哉！諦聽！諦聽！善思念之，當為汝說。羅睺羅！當觀若所有諸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悉皆非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，如是平等慧正觀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。如是平等慧如實觀。

「如是，羅睺羅！比丘如是知、如是見。如是知、如是見者，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使繫著。

「羅睺羅！比丘若如是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使繫著者，比丘是名斷愛欲，轉去諸結，正無間等，究竟苦邊。」

時，羅睺羅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二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伽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羅睺羅：「比丘！云何知、云何見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使繫著？」

羅睺羅白佛言：「世尊為法主、為導、為覆。善哉！世尊當為諸比丘演說此義，諸比丘從佛聞已，當受持奉行。」

佛告羅睺羅：「諦聽！諦聽！善思念之，當為汝說。」

羅睺羅白佛：「唯然，受教。」

佛告羅睺羅：「當觀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。如是平等慧如實觀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。如是平等慧如實觀。

「比丘！如是知、如是見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使繫著。

「羅睺羅！比丘如是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使繫著者，超越疑心，遠離諸相，寂靜解脫，是名比丘斷除愛欲，轉去諸結，正無間等，究竟苦邊。」

時，羅睺羅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使．增諸數　非我．非彼　結繫．動搖  
劫波所問　亦羅睺羅　所問二經

## (二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異比丘來詣佛所，為佛作禮，却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說多聞，云何為多聞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今問我多聞義耶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唯然，世尊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比丘當知，若聞色是生厭、離欲、滅盡、寂靜法，是名多聞；如是聞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是生厭、離欲、滅盡、寂靜法，是名多聞比丘，是名如來所說多聞。」

時，彼比丘聞佛所說，踊躍歡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 (二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有異比丘來詣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却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如世尊所說法師，云何名為法師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今欲知如來所說法師義耶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唯然，世尊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若於色說是生厭、離欲、滅盡、寂靜法者，是名法師；若於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說是生厭、離欲、滅盡、寂靜法者，是名法師，是名如來所說法師。」

時，彼比丘聞佛所說，踊躍歡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 (二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有異比丘來詣佛所，頭面作禮，却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說法次法向，云何法次法向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今欲知法次法向耶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唯然。世尊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比丘！於色向厭、離欲、滅盡，是名法次法向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於識向厭、離欲、滅盡，是名法次法向。」

時，彼比丘聞佛所說，踊躍歡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 (二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有異比丘來詣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却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所說，得見法涅槃，云何比丘得見法涅槃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今欲知見法涅槃耶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唯然，世尊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！善思！當為汝說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於色生厭、離欲、滅盡，不起諸漏，心正解脫，是名比丘見法涅槃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於識生厭、離欲、滅盡，不起諸漏，心正解脫，是名比丘見法涅槃。」

時，彼比丘聞佛所說，踊躍歡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 (二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有異比丘名三蜜離提，來詣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却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說說法師。云何名為說法師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汝今欲知說法師義耶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唯然。世尊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若比丘於色說厭、離欲、滅盡，是名說法師。如是於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於識說厭、離欲、滅盡，是名說法師。」

時，彼比丘聞佛所說，踊躍歡喜，作禮而去。

多聞·善說法 向法及涅槃

三蜜離提問 云何說法師

## (三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在耆闍崛山中。

時，有長者子名輸屢那。日日遊行，到耆闍崛山，詣尊者舍利弗，問訊起居已，却坐一面，語舍利弗言：「若諸沙門、婆羅門於無常色、變易、不安隱色言：『我勝、我等、我劣。』何故沙門、婆羅門作如是想，而不見真實？若沙門、婆羅門於無常、變易、不安隱受、想、行、識而言：『我勝、我等、我劣。』何故沙門、婆羅門作如是想，而不見真實？」

「若沙門、婆羅門於無常色、不安隱色、變易言：『我勝、我等、我劣。』何所計而不見真實？於無常、變易、不安隱受、想、行、識言：『我勝、我等、我劣。』何所計而不見真實？輸屢那！於汝意云何？色為常、為無常耶？」

答言：「無常。」

「輸屢那！若無常，為是苦耶？」

答言：「是苦。」

「輸屢那！若無常、苦，是變易法，於意云何？聖弟子於中見色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。」

「輸屢那！於意云何？受、想、行、識為常、為無常？」

答言：「無常。」

「若無常，是苦耶？」

答言：「是苦。」

「輸屢那！識若無常、苦，是變易法，於意云何？聖弟子於中見識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。」

「輸屢那！當知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色不是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，是名如實知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識不是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，是名如實知。輸屢那！如是於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生厭，離欲、解脫，解脫知見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時，舍利弗說是經已，長者子輸屢那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。時，長者子輸屢那見法得法，不由於他，於正法中，得無所畏。從坐起，偏袒右肩，胡跪合掌，白舍利弗言：「我今已度，我從今日歸依佛、歸依法、歸依僧，為優婆塞。我從今日已，盡壽命，清淨歸依三寶。」

時，長者子輸屢那聞舍利弗所說，歡喜踊躍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三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在耆闍崛山。

時，有長者子名輸屢那，日日遊行，到耆闍崛山，詣舍利弗所，頭面禮足，却坐一面。

時，舍利弗謂：「輸屢那！若沙門、婆羅門於色不如實知，色集不如實知，色滅不如實知，色滅道跡不如實知故，輸屢那！當知此沙門、婆羅門不堪能斷色。如是沙門、婆羅門於受、想、行、識不如實知，識集不如實知，識滅不如實知，識滅道跡不如實知故，不堪能斷識。」

「輸屢那！若沙門、婆羅門於色如實知，色集如實知，色滅如實知，色滅道跡如實知故，輸屢那！當知此沙門、婆羅門堪能斷色。如是，輸屢那！若沙門、婆羅門於受、想、行、識如實知，識集如實知，識滅如實知，識滅道跡如實知故，輸屢那！當知此沙門、婆羅門堪能斷識。」

「輸屢那！於意云何？色為常、為無常耶？」

答言：「無常。」

又問：「若無常者，是苦耶？」

答言：「是苦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若色無常、苦者，是變易法，聖弟子寧於中見色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。」

「輸屢那！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為常、為無常耶？」

答言：「無常。」

又問：「若無常者，是苦耶？」

答言：「是苦。」

又問：「若無常、苦者，是變易法，聖弟子寧於中見識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
「輸屢那！當知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、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於一切色不是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，是名如實知。輸屢那！聖弟子於色生厭、離欲、解脫，解脫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苦、惱。

「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識不是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，是名如實知。輸屢那！聖弟子於識生厭、離欲、解脫，解脫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苦、惱。」

時，輸屢那聞舍利弗所說，歡喜踊躍，作禮已，去。

### (三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在耆闍崛山。

時，有長者子名輸屢那，日日遊行，到耆闍崛山，詣舍利弗所，頭面禮足，却坐一面。

時，舍利弗告輸屢那：「若沙門、婆羅門於色不如實知，色集不如實知，色滅不如實知，色味不如實知，色患不如實知，色離不如實知故，不堪能超越色。若沙門、婆羅門於受、想、行、識不如實知，識集不如實知，識滅不如實知，識味不如實知，識患不如實知，識離不如實知故，此沙門、婆羅門不堪能超越識。

「若沙門、婆羅門於色、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離如實知，此沙門、婆羅門堪能超越色。若沙門、婆羅門於受、想、行、識、識集、識滅、識味、識患、識離如實知，此沙門、婆羅門堪能超越識。

「輸屢那！於汝意云何？色為常、為無常耶？」

答言：「無常。」

「無常者，為苦耶？」

答言：「是苦。」

「輸屢那！若色無常、苦，是變易法，聖弟子於中寧有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。」

「輸屢那！於汝意云何？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為常、為無常？」

答言：「無常。」

「若無常者，是苦耶？」

答言：「是苦。」

「輸屢那！若無常、苦，是變易法，聖弟子於中寧有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答言：「不也。」

「輸屢那！當知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於一切色不是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，是名如實知。

「輸屢那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於一切識不是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，是名如實知。

「輸屢那！聖弟子於此五受陰正觀非我、非我所。如是正觀，於諸世間無所攝受；無攝受者，則無所著；無所著者，自得涅槃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時，長者子輸屢那聞舍利弗所說，歡喜踊躍，作禮而去。

## 雜阿含經卷第一



## 雜阿含經卷第二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 三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色非是我。若色是我者，不應於色病、苦生，亦不應於色欲令如是、不令如是。以色無我故，於色有病、有苦生，亦得於色欲令如是、不令如是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比丘！於意云何？色為是常、為無常耶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無常。世尊！」

「比丘！若無常者，是苦不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是苦。世尊！」

「若無常、苦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於中寧見有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「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是故，比丘！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，如是觀察；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

「比丘！多聞聖弟子於此五受陰非我、非我所，如實觀察。如實觀察已，於諸世間都無所取，無所取故無所著，無所著故自覺涅槃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三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波羅[木\*奈]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

爾時，世尊告餘五比丘：「色非有我。若色有我者，於色不應病、苦生，亦不得於色欲令如是、不令如是。以色無我故，於色有病、有苦生，亦得於色欲令如是、不令如是；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比丘！於意云何？色為是常、為無常耶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無常。世尊！」

「比丘！若無常者，是苦耶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是苦。世尊！」

「比丘！若無常、苦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寧於中見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「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是故，比丘！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非我所，如實

觀察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

「比丘！多聞聖弟子於此五受陰見非我、非我所。如是觀察，於諸世間都無所取，無所取故無所著，無所著故自覺涅槃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餘五比丘不起諸漏，心得解脫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支提竹園精舍。

爾時，有三正士出家未久，所謂尊者阿[少/兔]律陀、尊者難提、尊者金毘羅。

爾時，世尊知彼心中所念，而為教誡：「比丘！此心、此意、此識，當思惟此，莫思惟此，斷此欲、斷此色，身作證具足住。比丘！寧有色，若常、不變易、正住不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色是無常、變易之法，厭、離欲、滅、寂、沒。如是色從本以來，一切無常、苦、變易法。如是知己，緣彼色生諸漏害、熾然、憂惱皆悉斷滅，斷滅已，無所著，無所著已，安樂住；安樂住已，得般涅槃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」

佛說此經時，三正士不起諸漏，心得解脫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摩偷羅國跋提河側傘蓋菴羅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住於自洲，住於自依；住於法洲，住於法依；不異洲不異依。比丘！當正觀察，住自洲自依，法洲法依，不異洲不異依。何因生憂悲惱苦？云何有四？何故何繫著？云何自觀察未生憂悲惱苦而生，已生憂悲惱苦生長增廣？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法根、法眼、法依，唯願為說！諸比丘聞已，當如說奉行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比丘！有色、因色、繫著色，自觀察未生憂悲惱苦而生，已生而復增長廣大；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比丘！頗有色常、恒、不變易、正住耶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比丘！色是無常。若善男子知色是無常、苦、變易，離欲、滅、寂靜、沒，從本以來，一切色無常、苦、變易法知己，若色因緣生憂悲惱苦斷，彼斷已無所著，不著故安隱樂住，安隱樂住已，名為涅槃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」

佛說此經時，十六比丘不生諸漏，心得解脫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竹園．毘舍離 清淨．正觀察  
無常．苦．非我 五．三．與十六

### (三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不與世間諍，世間與我諍。所以者何？比丘！若如法語者，不與世間諍，世間智者言有，我亦言有。云何為世間智者言有，我亦言有。比丘！色無常、苦、變易法，世間智者言有，我亦言有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無常、苦、變易法，世間智者言有，我亦言有。世間智者言無，我亦言無；謂色是常、恒、不變易、正住者，世間智者言無，我亦言無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常、恒、不變易、正住者，世間智者言無，我亦言無，是名世間智者言無，我亦言無。比丘！有世間世間法，我亦自知自覺，為人分別演說顯示，世間盲無目者不知不見，非我咎也。

「諸比丘！云何為世間世間法，我自知，我自覺，為人演說，分別顯示，盲無目者不知不見？是比丘！色無常、苦、變易法，是名世間世間法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無常、苦，是世間世間法。比丘！此是世間世間法，我自知自覺，為人分別演說顯示，盲無目者不知不見。我於彼盲無目不知不見者，其如之何！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世人為卑下業，種種求財活命，而得巨富，世人皆知。如世人之所知，我亦如是說。所以者何？莫令我異於世人。

「諸比丘！譬如一器，有一處人，名為撻茨，有名鉢，有名七七羅，有名遮留，有名毘悉多，有名婆闍那，有名薩牢。如彼所知，我亦如是說。所以者何？莫令我異於世人故。如是，比丘！有世間法，我自知自覺，為人分別演說顯示，知見而說，世間盲無目者不知不見；世間盲無目者不知不見，我其如之何！」

「比丘！云何世間世間法，我自知自覺，乃至不知不見？色無常、苦、變易法，是為世間世間法；受、想、行、識，無常、苦、變易法，是世間世間法。比丘！是名世間世間法，我自知自見，乃至盲無目者不知不見，其如之何！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種種子。何等為五？謂根種子、莖種子、節種子、自落種子、實種子。此五種子不斷、不壞、不腐、不中風，新熟堅實，有地界而無水界，彼種子不生長增廣。若彼種新熟堅實，不斷、不壞、不中風，有水界而無地界，彼種子亦不生長增廣。若彼種子新熟堅實，不斷、不壞、不腐、不中風，有地、水界，彼種子生長增廣。

「比丘！彼五種子者，譬取陰俱識；地界者，譬四識住；水界者，譬貪喜四取攀緣識住。何等為四？於色中識住，攀緣色，喜貪潤澤，生長增廣；於受、想、行中識住，攀緣受、想、行，貪喜潤澤，生長增廣。比丘！識於中若來、若去、若住、若沒、若生長增廣。

「比丘！若離色、受、想、行，識有若來、若去、若住、若生者，彼但有言數，問已不知，增益生癡，以非境界故。色界離貪，離貪已，於色封滯意生縛斷；於色封滯意生縛斷已，攀緣斷；攀緣斷已，識無住處，不復生長增廣。受、想、行界離貪，離貪已，於行封滯意生觸斷；於行封滯意生觸斷已，攀緣斷，攀緣斷已，彼識無所住，不復生長增廣。不生長故，不作行；不作行已住，住已知足，知足已解脫；解脫已，於諸世間都無所取、無所著；無所取、無所著已，自覺涅槃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我說彼識不至東、西、南、北、四維、上、下，無所至趣，唯見法，欲入涅槃、寂滅、清涼、清淨、真實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四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封滯者不解脫，不封滯則解脫。云何封滯不解脫？比丘！攀緣四取陰識住。云何為四？色封滯識住，受、想、行封滯識住，乃至非境界故，是名封滯，故不解脫。云何不封滯則解脫？於色界離貪，受、想、行、識離貪，乃至清淨真實，是則不封滯則解脫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四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受陰——色受陰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受陰。我於此五受陰，五種如實知——色如實知，色集、色味、色患、色離如實知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如實知，識集、識味、識患、識離如實知。

「云何色如實知？諸所有色，一切四大及四大造色，是名色，如是色如實知。云何色集如實知？於色喜愛，是名色集，如是色集如實知。云何色味如實知？謂色因緣生喜樂，是名色味，如是色味如實知。云何色患如實知？若色無常、苦、變易法，是名色患，如是色患如實知。云何色離如實知？若於色調伏欲貪、斷欲貪、越欲貪，是名色離，如是色離如實知。

「云何受如實知？有六受身——眼觸生受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生受。是名受，如是受如實知。云何受集如實知？觸集是受集，如是受集如實知。云何受味如實知？緣六受生喜樂，是名受味，如是受味如實知。云何受患如實知？若受無常、苦、變易法，是名受患，如是受患如實知。云何受離如實知？於受調伏欲貪、斷欲貪、越欲貪，是名受離，如是受離如實知。

「云何想如實知？謂六想身。云何為六？謂眼觸生想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生想，是名想，如是想如實知。云何想集如實知？謂觸集是想集，如是想集如實知。云何想味如實知？想因緣生喜樂，是名想味，如是想味如實知。云何想患如實知？謂想無常、苦、變易法，是名想患，如是想患如實知。云何想離如實知？若於想調伏欲貪、斷欲貪、越欲貪，是名想離，如是想離如實知。

「云何行如實知？謂六思身——眼觸生思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生思。是名為行，如是行如實知。云何行集如實知？觸集是行集，如是行集如實知。云何行味如實知？謂行因緣生喜樂，是名行味，如是行味如實知。云何行患如實知？若行無常、苦、變易法，是名行患，如是行患如實知。云何行離如實知？若行調伏欲貪、斷欲貪、越欲貪，是名行離，如是行離如實知。

「云何識如實知？謂六識身——眼識身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身。是名為識身，如是識身如實知。云何識集如實知？謂名色集，是名識集，如是識集如實知。云何識味如實知？識因緣生喜樂，是名識味，如是識味如實知。云何識患如實知？若識無常、苦、變易法，是名識患，如是識患如實知。云何識離如實知？謂於識調伏欲貪、斷欲貪、越欲貪，是名識離，如是識離如實知。

「比丘！若沙門、婆羅門於色如是知、如是見；如是知、如是見，離欲向，是名正向。若正向者，我說彼入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若沙門、婆羅門於色如實知、如實見，於色生厭、離欲，不起諸漏，心得解脫；若心得解脫者，則為純一；純一者，則梵行立；梵行立者，離他自在，是名苦邊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四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七處善、三種觀義。盡於此法得漏盡，得無漏，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身作證具足住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云何比丘七處善？比丘！如實知色、色集、色滅、色滅道跡、色味、色患、色離如實知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識集、識滅、識滅道跡、識味、識患、識離如實知。

「云何色如實知？諸所有色、一切四大及四大造色，是名為色，如是色如實知。云何色集如實知？愛喜是名色集，如是色集如實知。云何色滅如實知？愛喜滅是名色滅，如是色滅如實知。云何色滅道跡如實知？謂八聖道——正見、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是名色滅道跡，如是色滅道跡如實知。云何色味如實知？謂色因緣生喜樂，是名色味，如是色味如實知。云何色患如實知？若色無常、苦、變易法，是名色患，如是色患如實知。云何色離如實知？謂於色調伏欲貪、斷欲貪、越欲貪，是名色離，如是色離如實知。

「云何受如實知？謂六受——眼觸生受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生受。是名受，如是受如實知。云何受集如實知？觸集是受集，如是受集如實知。云何受滅如實知？觸滅是受滅，如是受滅如實知。云何受滅道跡如實知？謂八聖道——正見乃至正定，是名受滅道跡，如是受滅道跡如實知。云何受味如實知？受因緣生喜樂，是名受味，如是受味如實知。云何受患如實知？若無常、苦、變易法，是名受患，如是受患如實知。云何受離如實知？若於受調伏欲貪、斷欲貪、越欲貪，是名受離，如是受離如實知。

「云何想如實知？謂六想——眼觸生想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生想。是名為想，如是想如實知。云何想集如實知？觸集是想集，如是想集如實知。云何想滅如實知？觸滅是想滅，如是想滅如實知。云何想滅道跡如實知？謂八聖道——正見乃至正定，是名想滅道跡，如是想滅道跡如實知。云何想味如實知？想因緣生喜樂，是名想味，如是想味如實知。云何想患如實知？若想無常、苦、變易法，是名想患，如是想患如實知。云何想離如實知？若於想調伏欲貪、斷欲貪、越欲貪，是名想離，如是想離如實知。

如實知。

「云何行如實知？謂六思身——眼觸生思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生思。是名為行，如是行如實知。云何行集如實知？觸集是行集，如是行集如實知。云何行滅如實知？觸滅是行滅，如是行滅如實知。云何行滅道跡如實知？謂八聖道——正見乃至正定，是名行滅道跡，如是行滅道跡如實知。云何行味如實知？行因緣生喜樂，是名行味，如是行味如實知。云何行患如實知？若行無常、苦、變易法，是名行患，如是行患如實知。云何行離如實知？若於行調伏欲貪、斷欲貪、越欲貪，是名行離，如是行離如實知。

「云何識如實知？謂六識身——眼識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身。是名為識，如是識如實知。云何識集如實知？名色集是識集，如是識集如實知。云何識滅如實知？名色滅是識滅，如是識滅如實知。云何識滅道跡如實知？謂八聖道——正見乃至正定，是名識滅道跡，如是識滅道跡如實知。云何識味如實知？識因緣生喜樂，是名識味，如是識味如實知。云何識患如實知？若識無常、苦、變易法，是名識患，如是識患如實知。云何識離如實知？若識調伏欲貪、斷欲貪、越欲貪，是名識離如實知。比丘！是名七處善。

「云何三種觀義？比丘！若於空閑、樹下、露地，觀察陰、界、入，正方便思惟其義，是名比丘三種觀義。是名比丘七處善、三種觀義。盡於此法得漏盡，得無漏，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（四三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取故生著，不取則不著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」

比丘白佛：「唯然，受教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云何取故生著？愚癡無聞凡夫於色見是我、異我、相在，見色是我、我所而取；取已，彼色若變、若異，心亦隨轉；心隨轉已，亦生取著，攝受心住；攝受心住故，則生恐怖、障礙、心亂，以取著故。愚癡無聞凡夫於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見我、異我、相在，見識是我、我所而取；取已，彼識若變、若異，彼心隨轉；心隨轉故，則生取著，攝受心住；住已，則生恐怖、障礙、心亂，以取著故，是名取著。」

「云何名不取不著？多聞聖弟子於色不見我、異我、相在，於色不見我、我所而取；不見我、我所而取色，彼色若變、若異，心不隨轉；心不隨轉故，不生取著，攝

受心住；不攝受住故，則不生恐怖、障礙、心亂，不取著故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不見我、異我、相在，不見我、我所而取。彼識若變、若異，心不隨轉；心不隨轉故，不取著，攝受心住；不攝受心住故，心不恐怖、障礙、心亂，以不取著故，是名不取著。是名取著、不取著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四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生則繫著，不生則不繫著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

「云何若生則繫著？愚癡無聞凡夫於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離不如實知故，於色愛喜、讚歎、取著，於色是我、我所而取；取已，彼色若變、若異，心隨變異；心隨變異故，則攝受心住，攝受心住故，則生恐怖、障礙、顧念，以生繫著故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是名生繫著。

「云何不生不繫著？多聞聖弟子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離如實知。如實知故，不愛喜、讚歎、取著，不繫我、我所而取；以不取故，彼色若變、若異，心不隨變異；心不隨變異故，心不繫著，攝受心住；不攝受心住故，心不恐怖、障礙、顧念，以不生不著故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是名不生不繫著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四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受陰。云何為五？色受陰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受陰。若諸沙門、婆羅門見有我者，一切皆於此五受陰見我。諸沙門、婆羅門見色是我，色異我，我在色，色在我；見受、想、行、識是我，識異我，我在識，識在我。愚癡無聞凡夫以無明故，見色是我、異我、相在，言我真實不捨；以不捨故，諸根增長；諸根長已，增諸觸；六觸入處所觸故，愚癡無聞凡夫起苦樂覺，從觸入處起。何等為六？謂眼觸入處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入處。

「如是，比丘！有意界、法界、無明界，愚癡無聞凡夫無明觸故，起有覺、無覺、有無覺、我勝覺、我等覺、我卑覺、我知我見覺。如是知、如是見覺，皆由六觸入故。多聞聖弟子於此六觸入處，捨離無明而生明，不生有覺、無覺、有無覺、勝覺、等覺、卑覺、我知我見覺。如是知、如是見已，先所起無明觸滅，後明觸覺起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

## ( 四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受陰。云何為五？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受陰。若沙門、婆羅門以宿命智自識種種宿命，已識、當識、今識，皆於此五受陰；已識、當識、今識，我過去所經。如是色、如是受、如是想、如是行、如是識。若可闕可分，是名色受陰。指所闕，若手、若石、若杖、若刀、若冷、若暖、若渴、若飢、若蚊、虻、諸毒虫、風、雨觸，是名觸闕，是故闕是色受陰。復以此色受陰無常、苦、變易。諸覺相是受受陰，何所覺？覺苦、覺樂、覺不苦不樂，是故名覺相是受受陰。復以此受受陰是無常、苦、變易。諸想是想受陰，何所想？少想、多想、無量想、都無所有作無所有想，是故名想受陰。復以此想受陰是無常、苦、變易法。為作相是行受陰，何所為作？於色為作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為作，是故為作相是行受陰。復以此行受陰是無常、苦、變易法。別知相是識受陰，何所識？識色，識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是故名識受陰。復以此識受陰是無常、苦、變易法。

「諸比丘！彼多聞聖弟子於此色受陰作如是學：『我今為現在色所食，過去世已曾為彼色所食，如今現在。』復作是念：『我今為現在色所食，我若復樂著未來色者，當復為彼色所食，如今現在。』作如是知己，不顧過去色，不樂著未來色，於現在色生厭、離欲、滅患、向滅。多聞聖弟子於此受、想、行、識受陰學：『我今現在為現在識所食，於過去世已曾為識所食，如今現在。我今已為現在識所食，若復樂著未來識者，亦當復為彼識所食，如今現在。』如是知己，不顧過去識，不樂未來識，於現在識生厭、離欲、滅患、向滅，滅而不增，退而不進，滅而不起，捨而不取。

「於何滅而不增？色滅而不增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滅而不增。於何退而不進？色退而不進，受、想、行、識退而不進。於何滅而不起？色滅而不起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滅而不起。於何捨而不取？色捨而不取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捨而不取。

「滅而不增，寂滅而住；退而不進，寂退而住；滅而不起，寂滅而住；捨而不取，不生繫著；不繫著已，自覺涅槃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佛說此經時，眾多比丘不起諸漏，心得解脫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我．卑下．種子　　封滯．五轉．七

二繫著及覺　　三世陰世食

## ( 四七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信心善男子應作是念：『我應隨順法，我當於色多修厭離住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多修厭離住。』信心善男子即於色多修厭離住。於受、想、行、識多修厭離住，故於色得厭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得厭。厭已，離欲、解脫，解脫知見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四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信心善男子正信非家出家，自念：『我應隨順法，於色當多修厭住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多修厭住。』信心善男子正信非家出家，於色多修厭住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多修厭住已，於色得離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得離。我說是等，悉離一切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四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尊者阿難曰：「若信心長者、長者子來問汝言：『於何等法知其生滅？』汝當云何答乎？」

阿難白佛：「世尊！若有長者、長者子來問我者，我當答言：『知色是生滅法，知受、想、行、識是生滅法。』世尊！若長者、長者子如是問者，我當如是答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應如是答。所以者何？色是生滅法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是生滅法。知色是生滅法者，名為知色；知受、想、行、識是生滅法者，名為知識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五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尊者阿難曰：「若有諸外道出家來問汝言：『阿難！世尊何故教人修諸梵行？』如是問者，云何答乎？」

阿難白佛：「世尊！若外道出家來問我言：『阿難！世尊何故教人修諸梵行？』者，我當答言：『為於色修厭、離欲、滅盡、解脫、不生故，世尊教人修諸梵行；為

於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修厭、離欲、滅盡、解脫、不生故，教人修諸梵行。」世尊！若有外道出家作如是問者，我當作如是答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應如是答。所以者何？我實為於色修厭、離欲、滅盡、解脫、不生故，教人修諸梵行；於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修厭、離欲、滅盡、解脫、不生故，教人修諸梵行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五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為汝說壞、不壞法。諦聽！善思！當為汝說。諸比丘！色是壞法，彼色滅涅槃是不壞法；受、想、行、識是壞法，彼識滅涅槃是不壞法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五二)

鬱低迦修多羅，如增一阿含經四法中說。

### (五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拘薩羅國人間遊行，於薩羅聚落村北申恕林中住。

爾時，聚落主大姓婆羅門聞沙門釋種子，於釋迦大姓，剷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成無上等正覺，於此拘薩羅國人間遊行，到婆羅聚落村北申恕林中住。又彼沙門瞿曇如是色貌名稱，真實功德，天、人讚歎，聞于八方，為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世尊，於諸世間、諸天、魔、梵沙門、婆羅門中，大智能自證知：「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」為世說法，初、中、後善，善義、善味，純一滿淨，梵行清白，演說妙法。善哉應見！善哉應往！善應敬事！作是念已，即便嚴駕，多將翼從，執持金瓶、杖枝、傘蓋，往詣佛所，恭敬奉事。到於林口，下車步進，至世尊所，問訊安不，却坐一面，白世尊曰：「沙門瞿曇！何論何說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我論因、說因。」

又白佛言：「云何論因？云何說因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有因有緣集世間，有因有緣世間集；有因有緣滅世間，有因有緣世間滅。」

婆羅門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為有因有緣集世間，有因有緣世間集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愚癡無聞凡夫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離，不如實知。不如實知故，愛樂於色，讚歎於色，染著心住；彼於色愛樂故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，是則大苦聚集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婆羅門！是名有因有緣集世間，有因有緣世間集。」

婆羅門白佛言：「云何為有因有緣滅世間，有因有緣世間滅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多聞聖弟子於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離如實知。如實知己，於彼色不愛樂、不讚歎、不染著、不留住。不愛樂、不留住故，色愛則滅，愛滅則取滅，取滅則有滅，有滅則生滅，生滅則老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滅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婆羅門！是名有因有緣滅世間，是名有因有緣世間滅。婆羅門！是名論因，是名說因。」

婆羅門白佛言：「瞿曇！如是論因，如是說因。世間多事，今請辭還。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宜知是時！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禮足而去。

#### (五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波羅[木\*奈]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

彼時，毘迦多魯迦聚落有婆羅門來詣佛所，恭敬問訊，却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我有年少弟子，知天文、族姓，為諸大眾占相吉凶，言有必有，言無必無，言成必成，言壞必壞。瞿曇！於意云何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且置汝年少弟子知天文、族姓。我今問汝，隨汝意答。婆羅門！於意云何？色本無種耶？」

答曰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「受、想、行、識本無種耶？」

答曰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汝言我年少弟子知天文、族姓，為諸大眾作如是說，言有必有，言無必無，知見非不實耶？」

婆羅門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於意云何？頗有色常住百歲耶？為異生、異滅耶？受、想、行、識常住百歲耶？異生、異滅耶？」

答曰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於意云何？汝年少弟子知天文、族姓，為大眾說，成者不壞，知見非不異耶？」

答曰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於意云何？此法彼法，此說彼說，何者為勝？」

婆羅門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如法說，如佛所說顯現開發。譬如有人溺水能救，獲囚能救，迷方示路，闇惠明燈。世尊今日善說勝法，亦復如是顯現開發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毘迦多魯迦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即從坐起，禮足而去。

### ( 五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波羅[木\*奈]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陰及受陰。云何為陰？若所有諸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，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總說色陰。隨諸所有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彼一切總說受、想、行、識陰，是名為陰。云何為受陰？若色是有漏、是取，若彼色過去、未來、現在，生貪欲、瞋恚、愚癡及餘種種上煩惱心法；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，是名受陰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五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波羅[木\*奈]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有漏、無漏法。若色有漏、是取，彼色能生愛、恚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有漏、是取，彼識能生愛、恚，是名有漏法。云何無漏法？諸所有色無漏、非受，彼色若過去、未來、現在，彼色不生愛、恚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無漏、非受，彼識若過去、未來、現在，不生貪、恚，是名無漏法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二信．二阿難 壞法．鬱低迦

婆羅及世間 陰．漏、無漏法

### ( 五七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，還持衣鉢，不語眾，不告侍者，獨一無二，於西方國土人間遊行。

時，安陀林中有一比丘，遙見世尊不語眾，不告侍者，獨一無二。見已，進詣尊者阿難所，白阿難言：「尊者！當知世尊不語眾，不告侍者，獨一無二而出遊行。」

爾時，阿難語彼比丘：「若使世尊不語眾，不告侍者，獨一無二而出遊行，不應隨從。所以者何？今日世尊欲住寂滅減少事故。」

爾時，世尊遊行北至半闍國波陀聚落，於人所守護林中，住一跋陀薩羅樹下。時有眾多比丘詣阿難所，語阿難言：「今聞世尊住在何所？」

阿難答曰：「我聞世尊北至半闍國波陀聚落，人所守護林中跋陀薩羅樹下。」

時，諸比丘語阿難曰：「尊者知我等不見世尊已久，若不憚勞者，可共往詣世尊？」哀愍故，阿難知時，默然而許。

爾時，尊者阿難與眾多比丘夜過晨朝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乞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臥具，持衣鉢，出至西方人間遊行，北至半闍國波陀聚落人守護林中。時，尊者阿難與眾多比丘置衣鉢，洗足已，詣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於一面坐。

爾時，世尊為眾多比丘說法，示、教、利、喜。

爾時，座中有一比丘作是念：「云何知、云何見，疾得漏盡？」爾時，世尊知彼比丘心之所念，告諸比丘：「若有比丘於此座中作是念：『云何知、云何見，疾得漏盡？』者，我已說法言：『當善觀察諸陰，所謂四念處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分、八聖道分。』我已說如是法，觀察諸陰。而今猶有善男子不勤欲作、不勤樂、不勤念、不勤信，而自慢惰，不能增進得盡諸漏。若復善男子於我所說法，觀察諸陰，勤欲、勤樂、勤念、勤信，彼能疾得盡諸漏。愚癡無聞凡夫於色見是我，若見我者，是名為行。彼行何因？何集？何生？何轉？無明觸生愛，緣愛起彼行。彼愛何因？何集？何生？何轉？彼愛受因、受集、受生、受轉。彼受何因？何集？何生？何轉？彼受觸因、觸集、觸生、觸轉。彼觸何因？何集？何生？何轉？謂彼觸六入處因、六入處集、六入處生、六入處轉。彼六入處無常、有為、心緣起法；彼觸受、行受，亦無常、有為、心緣起法。如是觀者，而見色是我；不見色是我，而見色是我所。不見色是我所，而見色在我。不見色在我，而見我在色。不見我在色，而見受是我。不見受是我，而見受是我所。不見受是我所，而見受在我。不見受在我，而見我在受。不見我在受，而見想是我。不見想是我，而見想是我所。不見想是我所，而見想在我。不見想在我，而見我在想。不見我在想，而見行是我。不見行是我，而見行是我所。不見行是我所，而見行在我。不見行在我，而見我在行。不見我在行，而見識是我。不見識是我，而見識是我所。不見識是我所，而見識在我。不見識在我，而見我在識。不見我在識，復作斷見、壞有見；不作斷見、壞有見，而不離我慢。不離我慢者，而復見我，見我者即是行。彼行何因？何集？何生？何轉？如前所說，乃至我慢。作如是知、如是見者，疾得漏盡。」

佛說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五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東園鹿母講堂。

爾時，世尊於晡時從禪覺，於諸比丘前敷座而坐，告諸比丘：「有五受陰。云何為五？謂色受陰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受陰。」

時，有一比丘從坐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五受陰，色受陰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受陰耶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還坐而問，當為汝說。」

時，彼比丘為佛作禮，還復本坐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五受陰，以何為根？以何集？以何生？以何觸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此五受陰，欲為根，欲集、欲生、欲觸。」

時，彼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為說五陰即受，善哉所說！今當更問。世尊！陰即受，為五陰異受耶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非五陰即受，亦非五陰異受；能於彼有欲貪者，是五受陰。」

比丘白佛：「善哉！世尊！歡喜隨喜，今復更問。世尊！有二陰相關耶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如是，如是。猶若有一人如是思惟：『我於未來得如是色、如是受、如是想、如是行、如是識。』是名比丘陰陰相關也。」

比丘白佛：「善哉所說，歡喜隨喜。」

更有所問：「世尊！云何名陰？」佛告比丘：「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總說陰，是名為陰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如是，比丘！是名為陰。」

比丘白佛：「善哉所說，歡喜隨喜。」

更有所問：「世尊！何因何緣名為色陰？何因何緣名受、想、行、識陰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四大因、四大緣，是名色陰。所以者何？諸所有色陰，彼一切悉皆四大，緣四大造故。觸因、觸緣，生受、想、行，是故名受、想、行陰。所以者何？若所有受、想、行，彼一切觸緣故，名色因、名色緣，是故名為識陰。所以者何？若所有識，彼一切名色緣故。」

比丘白佛：「善哉所說，歡喜隨喜。」

更有所問：「云何色味？云何色患？云何色離？云何受、想、行、識味？云何識患？云何識離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緣色生喜樂，是名色味；若色無常、苦、變易法，是名色患；若於色調伏欲貪、斷欲貪、越欲貪，是名色離。若緣受、想、行、識生喜樂，是名識味；受、想、行、識，無常、苦、變易法，是名識患；於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調伏欲貪、斷欲貪、越欲貪，是名識離。」

比丘白佛：「善哉所說，歡喜隨喜。」

更有所問：「世尊！云何生我慢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愚癡無聞凡夫於色見我、異我、相在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見我、異我、相在，於此生我慢。」

比丘白佛：「善哉所說，歡喜隨喜。」

更有所問：「世尊！云何得無我慢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多聞聖弟子不於色見我、異我、相在，不於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見我、異我、相在。」

比丘白佛：「善哉所說，更有所問，何所知、何所見，盡得漏盡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；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比丘！如是知，如是見，疾得漏盡。」

爾時，會中復有異比丘，鈍根無知，在無明[穀-禾+卵]起惡邪見，而作是念：「若無我者，作無我業，於未來世，誰當受報？」爾時，世尊知彼比丘心之所念，告諸比丘：「於此眾中，若有愚癡人，無智明，而作是念：『若色無我，受、想、行、識無我，作無我業，誰當受報？』如是所疑，先以解釋彼。云何比丘！色為常耶？為非常耶？」

答言：「無常。世尊！」

「若無常者，是苦耶？」

答言：「是苦。世尊！」

「若無常、苦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於中寧見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「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是故，比丘！若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非我所。如是見者，是為正見；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多聞聖弟子如是觀者便修厭，厭已離欲，離欲已解脫，解脫知見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佛說此經時，眾多比丘不起諸漏，心得解脫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陰．根．陰即受      二陰共相關

名字．因．二味      我慢．疾漏盡

## 雜阿含經卷第二



## 雜阿含經卷第三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五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受陰。云何為五？色受陰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受陰。觀此五受陰，是生滅法。所謂此色、此色集、此色滅；此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此識集、此識滅。云何色集？云何色滅？云何受、想、行、識集？云何受、想、行、識滅？愛喜集是色集，愛喜滅是色滅；觸集是受、想、行集，觸滅是受、想、行滅；名色集是識集，名色滅是識滅。比丘！如是色集、色滅，是為色集、色滅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集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滅，是為受、想、行、識集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滅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六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受陰。何等為五？所謂色受陰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受陰。善哉，比丘！不樂於色，不讚歎色，不取於色，不著於色。善哉，比丘！不樂於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不讚歎識，不取於識，不著於識。所以者何？若比丘不樂於色，不讚歎色，不取於色，不著於色，則於色不樂，心得解脫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不樂於識，不讚歎識，不取於識，不著於識，則於識不樂，心得解脫，若比丘不樂於色，心得解脫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不樂，心得解脫，不滅不生，平等捨住，正念正智。

。」「彼比丘如是知、如是見者，前際俱見，永盡無餘；前際俱見，永盡無餘已；後際俱見，亦永盡無餘；後際俱見，永盡無餘已；前後際俱見，永盡無餘，無所封著。無所封著者，於諸世間都無所取；無所取者，亦無所求；無所求者，自覺涅槃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六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受陰。何等為五？謂色受陰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受陰。

「云何色受陰？所有色，彼一切四大，及四大所造色，是名為色受陰。復次，彼色是無常、苦、變易之法。若彼色受陰，永斷無餘，究竟捨離、滅盡、離欲、寂、沒，餘色受陰更不相續、不起、不出，是名為妙，是名寂靜，是名捨離一切有餘愛盡、無欲、滅盡、涅槃。

「云何受受陰？謂六受身。何等為六？謂眼觸生受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生受，是名受受陰。復次，彼受受陰無常、苦、變易之法，乃至滅盡、涅槃。

「云何想受陰？謂六想身。何等為六？謂眼觸生想，乃至意觸生想，是名想受陰。復次，彼想受陰無常、苦、變易之法，乃至滅盡、涅槃。

「云何行受陰？謂六思身。何等為六？謂眼觸生思，乃至意觸生思，是名行受陰。復次，彼行受陰無常、苦、變易之法，乃至滅盡、涅槃。

「云何識受陰？謂六識身。何等為六？謂眼識身，乃至意識身，是名識受陰。復次，彼識受陰是無常、苦、變易之法，乃至滅盡、涅槃。

「比丘！若於此法以智慧思惟、觀察、分別、忍，是名隨信行；超昇離生，越凡夫地，未得須陀洹果，中間不死，必得須陀洹果。

「比丘！若於此法增上智慧思惟、觀察、忍，是名隨法行；超昇離生，越凡夫地，未得須陀洹果，中間不死，必得須陀洹果。

「比丘！於此法如實正慧等見，三結盡斷知，謂身見、戒取、疑。比丘！是名須陀洹果，不墮惡道，必定正趣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然後究竟苦邊。

「比丘！若於此法如實正慧等見，不起心漏，名阿羅漢，諸漏已盡，所作已作，捨離重擔，逮得己利，盡諸有結，正智心得解脫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（六二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受陰？謂色受陰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受陰。愚癡無聞凡夫無慧無明，於五受陰生我見繫著，使心繫著而生貪欲。比丘！多聞聖弟子有慧有明，於此五受陰不為見我繫著，使心結縛而起貪欲。

「云何愚癡無聞凡夫無慧無明，於五受陰見我繫著，使心結縛而生貪欲？比丘！愚癡無聞凡夫無慧無明，見色是我、異我、相在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是我、異我、相在。如是愚癡無聞凡夫無慧無明，於五受陰說我繫著，使心結縛而生貪欲。

「比丘！云何聖弟子有慧有明，不說我繫著，使結縛心而生貪欲？聖弟子不見色是我、異我、相在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不見是我、異我、相在。如是，多聞聖弟子有慧有明，於五受陰不見我繫著，使結縛心而生貪欲，若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

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正觀皆悉無常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、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正觀皆悉無常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六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受陰？謂色受陰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受陰。比丘！若沙門、婆羅門計有我，一切皆於此五受陰計有我。何等為五？諸沙門、婆羅門於色見是我、異我、相在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見是我、異我、相在。如是愚癡無聞凡夫，計我、無明、分別如是觀，不離我所；不離我所者，入於諸根；入於諸根已，而生於觸；六觸入所觸，愚癡無聞凡夫生苦樂，從是生此等及餘。謂六觸身，云何為六？謂眼觸入處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入處。比丘！有意界、法界、無明界，無明觸所觸。愚癡無聞凡夫言有、言無、言有無、言非有非無、言我最勝、言我相似，我知、我見。

「復次，比丘！多聞聖弟子住六觸入處，而能厭離無明，能生於明。彼於無明離欲而生於明，不有、不無、非有無、非不有無、非有我勝、非有我劣、非有我相似，我知、我見。作如是知、如是見已，所起前無明觸滅，後明觸集起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六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。

爾時，世尊晡時從禪起，出講堂，於堂陰中大眾前，敷座而坐。爾時，世尊歎優陀那偈：

「法無有吾我，亦復無我所；  
我既非當有，我所何由生？  
比丘解脫此，則斷下分結。」

時，有一比丘從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『無吾我，亦無有所；我既非當有，我所何由生？比丘解脫此，則斷下分結。』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愚癡無聞凡夫計色是我、異我、相在；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是我、異我、相在。多聞聖弟子不見色是我、異我、相在，不見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是我、異我、相在；亦非知者，亦非見者。此色是無常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是無常；色是苦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是苦；色是無我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是無我；此色非當有，受、想、行、識

非當有；此色壞有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壞有；故非我、非我所，我、我所非當有。如是解脫者，則斷五下分結。」

時，彼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斷五下分結已，云何漏盡，無漏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愚癡凡夫、無聞眾生於無畏處而生恐懼。愚癡凡夫、無聞眾生怖畏，無我、無我所，二俱非當生。

「攀緣四識住。何等為四？謂色識住、色攀緣、色愛樂、增進廣大生長；於受、想、行、識住、攀緣、愛樂、增進廣大生長。比丘！識於此處，若來、若去、若住、若起、若滅，增進廣大生長。若作是說：『更有異法，識若來、若去、若住、若起、若滅、若增進廣大生長。』者，但有言說，問已不知，增益生癡，以非境界故。所以者何？比丘！離色界貪已，於色意生縛亦斷，於色意生縛斷已，識攀緣亦斷；識不復住，無復增進廣大生長，受、想、行界離貪已，於受、想、行意生縛亦斷。受、想、行意生縛斷已，攀緣亦斷，識無所住，無復增進廣大生長。識無所住故不增長，不增長故無所為作，無所為作故則住，住故知足，知足故解脫，解脫故於諸世間都無所取，無所取故無所著，無所著故自覺涅槃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比丘！我說識不住東方、南、西、北方、四維、上、下，除欲見法，涅槃、滅盡、寂靜、清涼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生滅以不樂 及三種分別  
貪著等觀察 是名優陀那

## （六五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常當修習方便禪思，內寂其心。所以者何？比丘常當修習方便禪思，內寂其心，如實觀察。云何如實觀察？此是色、此是色集、此是色滅；此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此是識集、此是識滅。

「云何色集，受、想、行、識集？愚癡無聞凡夫於苦、樂、不苦不樂受，不如實觀察；此受集、受滅、受味、受患、受離不如實觀察故，於受樂著生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。如是純大苦聚從集而生，是名色集，是名受、想、行、識集。

「云何色滅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滅？多聞聖弟子受諸苦、樂、不苦不樂受，如實觀察，受集、受滅、受味、受患、受離如實觀察故，於受樂著滅，著滅故取滅，取滅故有滅，有滅故生滅，生滅故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滅，如是純大苦聚皆悉得滅

，是名色滅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滅。

「是故，比丘！常當修習方便禪思，內寂其心。比丘！禪思住，內寂其心，精勤方便，如實觀察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觀察，如是分別、種種分別、知、廣知、種種知、親近、親近修習、入、觸、證二經，亦如是廣說。

## (六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常當修習方便禪思，內寂其心。所以者何？修習方便禪思，內寂其心已，如實觀察。云何如實觀察？如實觀察此色、此色集、此色滅，此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此識集、此識滅。」

「云何色集？云何受、想、行、識集？比丘！愚癡無聞凡夫不如實觀察色集、色味、色患、色離故，樂彼色，讚歎愛著，於未來世色復生；受、想、行、識……」亦如是廣說。「彼色生，受、想、行、識生已，不解脫於色，不解脫於受、想、行、識。我說彼不解脫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，純大苦聚，是名色集，受、想、行、識集。」

「云何色滅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滅？多聞聖弟子如實觀察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離，如實知。如實知故，不樂於色，不讚歎色，不樂著色，亦不生未來色。受、想、行、識……」亦如是廣說。「色不生，受、想、行、識不生故，於色得解脫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得解脫。我說彼解脫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聚，是名色滅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滅。」

「是故，比丘！常當修習方便禪思，內寂其心，精勤方便，如實觀察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觀察，如是乃至作證十二經，亦應廣說。

## (六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常當修習方便禪思，內寂其心。所以者何？比丘！修習方便禪思，內寂其心已，如實觀察。云何如實觀察？如實知此色、此色集、此色滅；此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此識集、此識滅。」

「云何色集，受、想、行、識集？愚癡無聞凡夫不如實知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離。不如實知故，樂著彼色，讚歎於色；樂著於色，讚歎色故取；取緣有，有

緣生，生緣老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。如是純大苦聚生，是名色集，受、想、行、識集。

「云何色滅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滅？多聞聖弟子如實知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離。如實知故，不樂著色，不讚歎色；不樂著、讚歎色故，愛樂滅；愛樂滅故取滅，取滅故有滅，有滅故生滅，生滅故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滅，如是純大苦聚滅。云何多聞聖弟子如實知受、想、行、識？識集、識滅、識味、識患、識離如實知？知彼故不樂著彼識，不讚歎於識；不樂著、讚歎識故，樂愛滅；樂愛滅故取滅，取滅故有滅，有滅故生滅，生滅故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滅，如是純大苦聚滅，皆悉得滅。比丘！是名色滅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滅。

「比丘！常當修習方便禪思，內寂其心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觀察，乃至作證十二經，亦如是廣說。

## (六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常當修習方便禪思，內寂其心，如實觀察。云何如實觀察？如實知此色、此色集、此色滅；此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此識集、此識滅。

「云何色集，受、想、行、識集？緣眼及色眼識生，三事和合生觸，緣觸生受，緣受生愛，乃至純大苦聚生，是名色集。如是，緣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緣意及法生意識，三事和合生觸，緣觸生受，緣受生愛。如是乃至純大苦聚生，是名色集，受、想、行、識集。

「云何色滅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滅？緣眼乃至色眼識生，三事和合生觸，觸滅則受滅，乃至純大苦聚滅，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緣意及法意識生，三事和合生觸，觸滅則受滅、愛滅，乃至純大苦聚滅，是名色滅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滅。

「是故，比丘！常當修習方便禪思，內寂其心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觀察，乃至作證十二經，亦如是廣說。

受與生及樂 亦說六入處

一一十二種 禪定三昧經

## (六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有身集趣道及有身集滅道。云何有身集趣道？愚癡無聞凡夫，見不如實知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離。不如實知故，樂色、歎色、著色、住色；樂色、歎色、著色、住色故，愛樂取；緣取有，緣有生，緣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苦、惱。如是純大苦聚生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廣說，是名有身集趣道。比丘！有身集趣道，當知即是苦集趣道。

「云何有身集滅道？多聞聖弟子如實知色、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離。如實知故，於色不樂、不歎、不著、不住；不樂、不歎、不著、不住故，彼色愛樂滅；愛樂滅則取滅，取滅則有滅，有滅則生滅，生滅則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苦、惱，純大苦聚滅。如色，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如是，是名有身滅道跡。有身滅道跡，則是苦滅道跡，是故說有身滅道跡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當說，有及當知，亦如是說。

### (七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有身邊、有身集邊、有身滅邊。諦聽，善思念之，當為汝說。云何有身邊？謂五受陰。云何為五？色受陰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受陰，是名有身邊。云何有身集邊？謂受，當來有愛、貪、喜俱，彼彼樂著，是名有身集邊。云何有身滅邊？即此受，當來有愛、貪、喜俱，彼彼樂著無餘斷、吐、盡、離欲、滅、寂、沒，是名有身滅邊。是故當說有身邊、有身集邊、有身滅邊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當說，有及當知，亦如是說。

### (七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有身、有身集、有身滅、有身滅道跡。諦聽！善思！當為汝說。云何有身？謂五受陰。云何為五？色受陰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受陰，是名有身。云何有身集？當來有愛，貪、喜俱，彼彼染著，是名有身集。云何有身滅？當來有愛，貪、喜俱，彼彼樂著無餘斷、吐、盡、離欲、滅，是名有身滅。

「云何有身滅道跡？謂八聖道，正見、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，是名有身滅道跡。是名當說有身、有身集、有身滅、有身滅道跡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餘如是說。差別者：「當知有身，當知斷有身集，當知證有身滅，當知修斷有身道跡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當說，有及當知，亦如是說。又復差別者：「比丘知有身，斷有身集，證有身滅，修斷有身道，是名比丘斷愛欲縛諸結等法，修無間等，究竟苦邊。」

又復差別者：「是名比丘究竟邊際，究竟離垢，究竟梵行，純淨上士。」

又復差別者：「是名比丘阿羅漢盡諸有漏，所作已作，已捨重擔，逮得己利，盡諸有結，正智心解脫。」

又復差別者：「是名比丘斷關、度塹，超越境界，脫諸防邏，建聖法幢。」又復差別者：「云何斷關？謂斷五下分結。云何度塹？謂度無明深塹。云何超越境界？謂究竟無始生死。云何脫諸防邏？謂有愛盡。云何建聖法幢？謂我慢盡。」

又復差別者：「是名比丘斷五枝，成六枝，守護一，依四種，棄捨諸諦，離諸求，淨諸覺，身行息，心善解脫，慧善解脫，純一立梵行，無上士。」

其道有三種 實覺亦三種

有身四種說 羅漢有六種

## (七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說所知法、智及智者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云何所知法？謂五受陰。何等為五？色受陰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受陰，是名所知法。」

「云何為智？調伏貪欲、斷貪欲、越貪欲，是名為智。」

「云何智者？阿羅漢是。阿羅漢者，非有他世死、非無他世死、非有無他世死、非非有無他世死，廣說無量，諸數永滅。」

「是名說所知法、智及智者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七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重擔、取擔、捨擔、擔者。諦聽！善思！當為汝說。云何重擔？謂五受陰。何等為五？色受陰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受陰。」

「云何取擔？當來有愛，貪、喜俱，彼彼樂著。」

「云何捨擔？若當來有愛，貪、喜俱，彼彼樂著永斷無餘已、滅已，吐、盡、離欲、滅、沒。」



「云何擔者？謂士夫是，士夫者，如是名，如是生，如是姓族，如是食，如是受苦樂，如是長壽，如是久住，如是壽命齊限。是名為重擔、取擔、捨擔、擔者。」

爾時，世尊而說偈言：

「已捨於重擔，    不復應更取，  
重任為大苦，    捨任為大樂，  
當斷一切愛，    則盡一切行，  
曉了有餘境，    不復轉還有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七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受陰。何等為五？色受陰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受陰。愚癡無聞凡夫不如實知色、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離。不如實知故，於色所樂、讚歎、繫著住，色縛所縛，內縛所縛，不知根本，不知邊際，不知出離，是名愚癡無聞凡夫。以縛生，以縛死，以縛從此世至他世；於彼亦復以縛生，以縛死，是名愚癡無聞凡夫。隨魔自在，入魔網中，隨魔所化，魔縛所縛，為魔所牽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」

「多聞聖弟子如實知色、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離。如實知故，不貪喜色，不讚歎，不繫著住，非色縛所縛，非內縛所縛，知根本，知津濟，知出離，是多聞聖弟子。不隨縛生，不隨縛死，不隨縛從此世至他世，不隨魔自在，不入魔手，不隨魔所作，非魔所縛，解脫魔縛，離魔所牽；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七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受陰。何等為五？謂色受陰，比丘於色厭、離欲、滅、不起、解脫，是名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厭、離欲、滅、不起、解脫，是名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。比丘亦於色厭、離欲、滅，名阿羅漢慧解脫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厭、離欲、滅，名阿羅漢慧解脫。比丘！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阿羅漢慧解脫，有何差別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如來為法根、為法眼、為法依，唯願世尊為諸比丘廣說此義，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未曾聞法，能自覺法，通達無上菩提，於未來世開覺聲聞而為說法，謂四念處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、八道。比丘！是名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未得而得，未利而利，知道、分別道、說道、通道，復能成就諸聲聞教授教誡；如是說正順、欣樂善法，是名如來、羅漢差別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受陰。何等為五？色受陰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受陰。汝等比丘當觀察於色，觀察色已，見有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色無我，無我者則無常，無常者則是苦。若苦者，彼一切非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，當作是觀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多聞聖弟子於此五受陰觀察非我、非我所。如是觀察已，於世間都無所取；無所取者，則無所著；無所著者，自覺涅槃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斷色欲貪，欲貪斷已，則色斷；色斷已，得斷知；得斷知已，則根本斷。如截多羅樹頭，未來不復更生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欲貪斷，乃至未來世不復更生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色起、住、出，則苦於此起，病於此住，老、死於此出；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如是說。比丘！若色滅、息、沒，苦於此滅，病於此息，老、死於此沒；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、未來色尚無常，況復現在色！多聞聖弟子如是觀察已，不顧過去色，不欣未來色，於現在色厭、離欲、滅寂靜；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」

「比丘！若無過去色者，多聞聖弟子無不顧過去色；以有過去色故，多聞聖弟子不顧過去色。若無未來色者，多聞聖弟子無不欣未來色；以有未來色故，多聞聖弟子不欣未來色。若無現在色者，多聞聖弟子不於現在色生厭、離欲、滅盡向；以欲現在色故，多聞聖弟子於現在色生厭、離欲、滅盡向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如是說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無常，苦、空、非我三經，亦如是說。

### (八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說聖法印及見清淨。諦聽！善思！若有比丘作是說：『我於空三昧未有所得，而起無相、無所有、離慢知見。』者，莫作是說。所以者何？若於空未得者而言我得無相、無所有、離慢知見者，無有是處！若有比丘作是說：『我得空，能起無相、無所有、離慢知見。』者，此則善說。所以者何？若得空已，能起無相、無所有、離慢知見者，斯有是處！云何為聖弟子及見清淨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佛為法根、法眼、法依，唯願為說！諸比丘聞說法已，如說奉行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若比丘於空閑處樹下坐，善觀色無常、磨滅、離欲之法。如是觀察受、想、行、識，無常、磨滅、離欲之法。觀察彼陰無常、磨滅、不堅固、變易法，心樂、清淨、解脫，是名為空。如是觀者，亦不能離慢、知見清淨。」

「復有正思惟三昧，觀色相斷。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相斷，是名無相。如是觀者，猶未離慢、知見清淨。」

「復有正思惟三昧，觀察貪相斷，瞋恚、癡相斷，是名無所有。如是觀者，猶未離慢、知見清淨。」

「復有正思惟三昧，觀察我所從何而生？」

「復有正思惟三昧，觀察我、我所，從若見、若聞、若嗅、若嘗、若觸、若識而生。」

「復作是觀察：『若因、若緣而生識者，彼識因、緣，為常、為無常？』」

「復作是思惟：『若因、若緣而生識者，彼因、彼緣皆悉無常。』復次，彼因、彼緣皆悉無常，彼所生識云何有常？」

「無常者，是有為行，從緣起，是患法、滅法、離欲法、斷知法，是名聖法印、知見清淨；是名比丘當說聖法印、知見清淨……」如是廣說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（八一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毘耶離彌猴池側重閣講堂。

爾時，有離車名摩訶男，日日遊行，往詣佛所。時，彼離車作是念：「若我早詣世尊所者，世尊及我知識比丘皆悉禪思，我今當詣七菴羅樹阿耆毘外道所。」即往詣彼富蘭那迦葉住處。

時，富蘭那迦葉——外道眾主，與五百外道前後圍遶，高聲嬉戲，論說俗事。時，富蘭那迦葉遙見離車摩訶男來，告其眷屬，令寂靜住：「汝等默然！是離車摩訶男是沙門瞿曇弟子，此是沙門瞿曇白衣弟子，毘耶離中最高首，常樂靜寂，讚歎寂靜，彼所之詣寂靜之眾，是故汝等應當寂靜。」

時，摩訶男詣彼眾富蘭那所，與富蘭那共相問訊，相慰勞已，却坐一面。時，摩訶男語富蘭那言：「我聞富蘭那為諸弟子說法：『無因、無緣眾生有垢，無因、無緣眾生清淨。』世有此論，汝為審有此，為是外人相毀之言？世人所撰，為是法、為非法，頗有世人共論、難問、嫌責以不？」

富蘭那迦葉言：「實有此論，非世妄傳。我立此論，是如法論，我說此法，皆是順法，無有世人來共難問而呵責者。所以者何？摩訶男！我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『無因、無緣眾生有垢，無因、無緣眾生清淨。』」

時，摩訶男聞富蘭那所說，心不喜樂，呵罵已，從坐起去，向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却坐一面，以向與富蘭那所論事，向佛廣說。

佛告離車摩訶男：「彼富蘭那為出意語，不足記也。如是富蘭那愚癡，不辨、不善、非因而作是說：『無因、無緣眾生有垢，無因、無緣眾生清淨。』所以者何？有因、有緣眾生有垢，有因、有緣眾生清淨。」

「摩訶男！何因、何緣眾生有垢，何因、何緣眾生清淨？摩訶男！若色非一向是苦、非樂、非隨樂、非樂長養、離樂者，眾生不應因此而生樂著。摩訶男！以色非一向是苦、非樂，隨樂，樂所長養，不離樂，是故眾生於色染著；染著故繫，繫故有惱。摩訶男！若受、想、行、識，非一向是苦、非樂、非隨樂、非樂長養、離樂者，眾生不應因此而生樂著。摩訶男！以識非一向是苦、非樂，隨樂、樂所長養、不離樂，是故眾生於識染著；染著故繫，繫故生惱。摩訶男！是名有因、有緣眾生有垢。」

「摩訶男！何因、何緣眾生清淨？摩訶男！若色一向是樂、非苦、非隨苦、非憂苦長養、離苦者，眾生不應因色而生厭離。摩訶男！以色非一向樂、是苦、隨苦、憂苦長養、不離苦，是故眾生厭離於色；厭故不樂，不樂故解脫。摩訶男！若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一向是樂、非苦、非隨苦、非憂苦長養、離苦者，眾生不應因識而生厭離。摩訶男！以受、想、行、識，非一向樂、是苦、隨苦、憂苦長養、不離苦，是故眾生厭離於識；厭故不樂，不樂故解脫。摩訶男！是名有因、有緣眾生清淨。」

時，摩訶男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禮佛而退。

知法及重擔 往詣．觀．欲貪

生及與略說 法印．富蘭那

## (八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支提竹園精舍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多聞聖弟子於何所而見無常、苦？」

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為法根、法眼、法依，唯願為說！諸比丘聞已，當如說奉行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多聞聖弟子於色見無常、苦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見無常、苦。比丘！色為是常、無常耶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無常。世尊！」

「比丘！無常者是苦耶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是苦。世尊！」

「比丘！若無常、苦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寧於中見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「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是故，比丘！所有諸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皆非我、非異我、不相在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多聞聖弟子如是觀察，厭於色，厭受、想、行、識，厭故不樂，不樂故解脫，解脫故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八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毘耶離彌猴池側重閣講堂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多聞聖弟子於何所見非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。如是平等正觀，如實知見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世尊為法根、法眼、法依，唯願為說！諸比丘聞已，如說奉行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多聞聖弟子於色見非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，是名如實正觀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色為是常、為無常耶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無常。世尊！」

又告比丘：「若無常者，是苦不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是苦。世尊！」

「比丘！若無常、苦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於中寧見有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「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是故，比丘！所有諸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皆非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，是名如實正觀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多聞聖弟子如是觀察，於色得解脫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得解脫。我說彼解脫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，純大苦聚。」

佛說此經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八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色是無常，無常則苦，苦則非我；非我者，彼一切非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，如實知，是名正觀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多聞聖弟子於此五受陰非我、非我所觀察；如是觀察，於諸世間都無所取，無所取故無所著，無所著故自覺涅槃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八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比丘！於何所不見我、異我、相在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世尊為法根、法眼、法依，唯願為說！諸比丘聞已，如說奉行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於色不見有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於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比丘！色為是常、無常耶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無常。世尊！」

佛言：「比丘！若無常者，是苦不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是苦。世尊！」

「比丘！若無常、苦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寧於中見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「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是故，比丘！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比丘！多聞聖弟子觀察五受陰非我、非我所。如是觀察者，於諸世間都無所取，無所取者無所著，無所著故自覺涅槃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八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無常色有常者，彼色不應有病、有苦，亦不應於色有所求，欲令如是、不令如是。以色無常故，於色有病、有苦生，亦得不欲令如是、不令如是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比丘！於意云何？色為常、為無常耶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無常。世尊！」

「比丘！無常為是苦不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是苦。世尊！」

「比丘！若無常、苦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於中寧見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「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是故，比丘！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非我所如實知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多聞聖弟子正觀於色，正觀已，於色生厭、離欲、不樂、解脫；受、想、行、識，生厭、離欲、不樂、解脫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八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色是苦。若色非是苦者，不應於色有病、有苦生，亦不欲令如是，亦不令不如是。以色是苦，以色是苦故，於色病生，亦得於色欲令如是、不令如是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比丘！色為常、無常耶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無常。世尊！」

「比丘！無常者是苦不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是苦。世尊！」

「比丘！若無常、苦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寧於中見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「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是故，比丘！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不異我，不相在，如實觀察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多聞聖弟子於色得解脫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得解脫；我說彼解脫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，純大苦聚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雜阿含經卷第三



## 雜阿含經卷第四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八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年少婆羅門名鬱多羅，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常如法行乞，持用供養父母，令得樂離苦。世尊！我作如是，為多福不？」

佛告鬱多羅：「實有多福。所以者何？若有如法乞求，供養父母，令其安樂，除苦惱者，實有大福。」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如汝於父母，    恭敬修供養，  
現世名稱流，    命終生天上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年少鬱多羅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八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年少婆羅門名優波迦，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瞿曇！諸婆羅門常稱歎邪盛大會，沙門瞿曇亦復稱歎邪盛大會不？」

佛告優波迦：「我不一向稱歎，或有邪盛大會可稱歎，或有邪盛大會不可稱歎。」

優波迦白佛：「何等邪盛大會可稱歎？何等邪盛大會不可稱歎？」

佛告優波迦：「若邪盛大會繫群少特牛、水特、水牴，及諸羊犢、小小眾生悉皆傷殺，逼迫苦切，僕使作人，鞭笞恐怛，悲泣號呼，不喜不樂，眾苦作役。如是等邪盛大會，我不稱歎，以造大難故。若復大會不繫縛群牛，乃至不令眾生辛苦作役者。如是邪盛大會，我所稱歎，以不造大難故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馬祀等大會，    造諸大難事，  
如是等邪盛，    大仙不稱歎。  
繫縛諸眾生，    殺害微細蟲，  
是非為正會，    大仙不隨順。  
若不害眾生，    造作眾難者，  
是等名正會，    大仙隨稱歎。  
惠施修供養，    為應法邪盛，  
施者清淨心，    梵行良福田。」

如是大會者，是則羅漢會，  
是會得大果，諸天皆歡喜。  
自行恭敬請，自手而施與，  
彼我悉清淨，是施得大果。  
慧者如是施，信心應解脫，  
無罪樂世間，智者往生彼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優波迦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九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……廣說如上。差別者，謂隨說異偈言：

「無為無諸難，邪盛時清淨，  
如法隨順行，攝護諸梵行。  
馨香歸世界，超過諸凡鄙，  
佛於邪盛善，稱歎此邪盛。  
惠施修供養，邪盛隨所應，  
淨信平等施，梵行良福田。  
彼作如是施，是施羅漢田，  
如是廣大施，諸天所稱歎。  
自行恭敬請，自手而供養，  
等攝自他故，邪盛得大果。  
慧者如是施，淨信心解脫，  
於無罪世界，智者往生彼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優波迦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作禮而去。

### (九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年少婆羅門名鬱闍迦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俗人在家當行幾法，得現法安及現法樂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有四法，俗人在家得現法安、現法樂。何等為四？謂方便具足、守護具足、善知識具足、正命具足。

「何等為方便具足？謂善男子種種工巧業處以自營生，謂種田、商賈，或以王事，或以書疏算畫。於彼彼工巧業處精勤修行，是名方便具足。

「何等為守護具足？謂善男子所有錢穀，方便所得，自手執作，如法而得，能極守護，不令王、賊、水、火劫奪漂沒令失，不善守護者亡失，不愛念者輒取，及諸災患所壞，是名善男子善守護。

「何等為善知識具足？若有善男子不落度、不放逸、不虛妄、不凶險。如是知識能善安慰，未生憂苦能令不生，已生憂苦能令開覺，未生喜樂能令速生，已生喜樂護令不失，是名善男子善知識具足。

「云何為正命具足？謂善男子所有錢財出內稱量，周圓掌護，不令多入少出也、多出少入也。如執秤者，少則增之，多則減之，知平而捨。如是，善男子稱量財物，等入等出，莫令入多出少、出多入少，若善男子無有錢財而廣散用，以此生活，人皆名為優曇鉢果，無有種子，愚癡貪欲，不顧其後。或有善男子財物豐多，不能食用，傍人皆言是愚癡人如餓死狗。是故，善男子所有錢財能自稱量，等入等出，是名正命具足。如是，婆羅門！四法成就，現法安、現法樂。」

婆羅門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在家之人有幾法，能令後世安、後世樂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在家之人有四法，能令後世安、後世樂。何等為四？謂信具足、戒具足、施具足、慧具足。

「何等為信具足？謂善男子於如來所，得信敬心，建立信本，非諸天、魔、梵及餘世人同法所壞，是名善男子信具足。

「何等戒具足？謂善男子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飲酒，是名戒具足。

「云何施具足？謂善男子離慳垢心，在於居家，行解脫施，常自手與，樂修行捨，等心行施，是名善男子施具足。

「云何為慧具足？謂善男子苦聖諦如實知，習、滅、道聖諦如實知，是名善男子慧具足。若善男子在家行此四法者，能得後世安、後世樂。」

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方便建諸業，    積集能守護，  
知識善男子，    正命以自活。  
淨信戒具足，    惠施離慳垢，  
淨除於速道，    得後世安樂。  
若處於居家，    成就於八法，  
審諦尊所說，    等正覺所知。  
現法得安隱，    現法喜樂住，  
後世喜樂住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鬱闍迦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 (九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舍衛國有憍慢婆羅門止住，父母種姓俱淨，無瑕點能說者，七世相承悉皆清淨；為婆羅門師，言論通達，諸論記典悉了萬名，解法優劣，分明諸，句句記說，容貌端正。或生志高、族姓志高、容色志高、聰明志高、財富志高，不敬父母、諸尊、師長。聞沙門瞿曇在拘薩羅國人間遊行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聞已，作是念：「我當往彼沙門瞿曇所，若有所說，我當共論；無所說者，默然而還。」

時，憍慢婆羅門乘白馬車，諸年少婆羅門前後導從，持金柄傘蓋，手執金瓶，往見世尊。至於園門，下車步進。

爾時，世尊與諸大眾圍遶說法，不時顧念憍慢婆羅門。

時，憍慢婆羅門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不顧念我，且當還去。」

爾時，世尊知憍慢婆羅門心念，而說偈言：

「憍慢既來此，    不善更增慢，  
向以義故來，    應轉增其義。」

時，憍慢婆羅門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已知我心。」欲修敬禮。

爾時，世尊告憍慢婆羅門：「止！止！不須作禮，心淨已足。」

時，諸大眾咸各高聲唱言：「奇哉！世尊！大德大力。今此憍慢婆羅門恃生憍慢、族姓憍慢、容色憍慢、聰明憍慢、財富憍慢，不敬父母、諸尊、師長，今於沙門瞿曇所謙卑下下，欲接足禮。」

時，憍慢婆羅門於大眾前唱令靜默，而說偈言：

「云何不起慢？    云何起恭敬？  
云何善慰諭？    云何善供養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父母及長兄，    和尚諸師長，  
及諸尊重者，    所不應生慢。  
應當善恭敬，    謙下而問訊，  
盡心而奉事，    兼設諸供養。  
離貪恚癡心，    漏盡阿羅漢，  
正智善解脫，    伏諸憍慢心。  
於此賢聖等，    合掌稽首禮。」

爾時，世尊為憍慢婆羅門種種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。如佛世尊次第說法，說布施、持戒、生天功德，愛欲味、患，煩惱清淨，出要遠離，諸清淨分……如是廣說

，如白淨衣無諸黑惡，速受染色。憍慢婆羅門即於座上解四聖諦——苦、習、滅、道，得無間等。

時，憍慢婆羅門見法、得法、知法、入法，度諸疑惑，不由他度，於正法中得無所畏。即從座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：「我今可得於正法中出家、受具足不？」

佛告憍慢婆羅門：「汝今可得於正法中出家、受具足。」

彼即出家，獨正思惟：「所以善男子剷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……。」得阿羅漢，心善解脫。

### ( 九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長身婆羅門，作如是邪盛大會——以七百特牛行列繫柱，特、特、水牛及諸羊犢、種種小蟲悉皆繫縛，辦諸飲食、廣行布施，種種外道從諸國國皆悉來集邪盛會所。

時，長身婆羅門聞沙門瞿曇從拘薩羅人間遊行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作是念：「我今辦邪盛大會，所以七百特牛行列繫柱，乃至小小諸虫皆悉繫縛。為邪盛大會故，種種異道從諸國國來至會所。我今當往沙門瞿曇所問邪盛法，莫令我作邪盛大會，分數中有所短少。」作是念已，乘白馬車，諸年少婆羅門前後導從，持金柄傘蓋，執金澡瓶，出舍衛城，詣世尊所，恭敬承事。至精舍門，下車步進，至於佛前，面相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我今欲作邪盛大會，以七百特牛行列繫柱，乃至小小諸虫皆悉繫縛。為邪盛大會故，種種異道從諸國國皆悉來至邪盛會所。又聞瞿曇從拘薩羅人間遊行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我今故來請問瞿曇邪盛大會法諸物分數，莫令我所作邪盛大會諸分數之中有所短少。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或有一邪盛大會主行施作福而生於罪，為三刀劍之所刻削，得不善果報。何等三？謂身刀劍、口刀劍、意刀劍。

「何等為意刀劍生諸苦報？如一會主造作大會，作是思惟：『我作邪盛大會，當殺爾所少壯特牛，爾所水特、水特，爾所羊犢及種種諸虫。』是名意刀劍生諸苦報。如是施主雖念作種種布施、種種供養，實生於罪！

「云何為口刀劍生諸苦報？有一會主造作大會，作如是教：『我今作邪盛大會，汝等當殺爾所少壯特牛，乃至殺害爾所微細虫。』是名口刀劍生諸苦報，大會主雖作是布施、供養，實生於罪！

「云何為身刀劍生諸苦報？謂有一大會主造作大會，自手傷殺爾所特牛，乃至殺害種種細虫，是名身刀劍生諸苦報。彼大會主雖作是念種種布施、種種供養，實生於

罪！

「然婆羅門當勤供養三火，隨時恭敬，禮拜奉事，施其安樂。何等為三？一者根本，二者居家，三者福田。

「何者為根本火？隨時恭敬，奉事供養，施其安樂？謂善男子方便得財，手足勤苦，如法所得，供養父母，令得安樂，是名根本火。何故名為根本？若善男子從彼而生，所謂父母，故名根本。善男子以崇本故，隨時恭敬，奉事供養，施以安樂。

「何等為居家火？善男子隨時育養，施以安樂？謂善男子方便得財，手足勤苦，如法所得，供給妻子、宗親、眷屬、僕使、傭客，隨時給與，恭敬施安，是名家火。何故名家？其善男子處於居家，樂則同樂，苦則同苦，在所為作皆相順從，故名為家。是故善男子隨時供給，施與安樂。

「何等名田火？善男子隨時恭敬，尊重供養，施其安樂？謂善男子方便得財，手足勤勞，如法所得，奉事供養諸沙門、婆羅門，善能調伏貪、恚、癡者，如是等沙門、婆羅門，建立福田，崇向增進，樂分樂報，未來生天，是名田火。何故名田？為世福田，謂為應供，是故名田。是善男子隨時恭敬，奉事供養，施其安樂。」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根本及居家，應供福田火，  
是火增供養，充足安隱樂。  
無罪樂世間，慧者往生彼，  
如法財復會，供養所應養。  
供養應養故，生天得名稱。

「然，婆羅門！今善男子先所供養三火應斷令滅。何等為三？謂貪欲火、瞋恚火、愚癡火。所以者何？若貪火不斷不滅者，自害害他，自他俱害，現法得罪，後世得罪，現法後世得罪，緣彼而生心法憂苦，恚火、癡火亦復如是。婆羅門！若善男子事積薪火，隨時辛苦，隨時然，隨時滅火因緣受苦。」

爾時，長身婆羅門默然而住。

時，有婆羅門子名鬱多羅，於會中坐。

長身婆羅門須臾默然，思惟已，告鬱多羅：「汝能往至邪盛會所，放彼繫柱特牛及諸眾生受繫縛者，悉皆放不？而告之言：『長身婆羅門語汝：「隨意自在，山澤曠野，食不斷草，飲淨流水，四方風中受諸快樂。』』」

鬱多羅白言：「隨大師教！」即往彼邪盛會所放諸眾生，而告之言：「長身婆羅門語汝：『隨其所樂，山澤曠野，飲水食草，四風自適。』」

爾時，世尊知鬱多羅。知己，為長身婆羅門種種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。如律，世尊說法先後，說戒、說施及生天功德，愛、欲、味、患，出要清淨，煩惱清淨，開示現顯。譬如鮮淨白[疊\*毛]易受染色，長身婆羅門亦復如是。即於座上見四真諦

，得無間等。

時，長身婆羅門見法、得法、知法、入法，度諸疑惑，不由他度，於正法中得無所畏。即從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合掌白佛：「已度，世尊！我從今日盡其壽命，歸佛、歸法、歸比丘僧，為優婆塞，證知我。唯願世尊與諸大眾受我飯食。爾時，世尊默然而許。」

時，長身婆羅門知佛受請已，為佛作禮，右繞三匝而去。長身婆羅門還邪盛處，所諸供辦淨美好者，布置床座，遣使請佛，白言：「時到，惟聖知時。」

爾時，世尊著衣持鉢，大眾圍繞，往到長身婆羅門會所，大眾前坐。

時，長身婆羅門知世尊坐定已，手自供養種種飲食。食已，澡漱洗鉢畢，別敷卑床，於大眾前端坐聽法。

爾時，世尊為長身婆羅門說種種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從座起而去。

### （九四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年少婆羅門名僧迦羅，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瞿曇！不善男子云何可知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譬猶如月。」

婆羅門復問：「善男子云何可知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譬猶如月。」

婆羅門白佛：「云何不善男子如月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如月黑分，光明亦失，色亦失，所係亦失，日夜消滅，乃至不現。如是，有人於如來所，得信家心，受持淨戒，善學多聞，損己布施，正見真實。於如來所淨信、持戒、惠施、多聞、正見真直已，然後退失，於戒、聞、施、正見悉皆忘失，日夜消滅，乃至須臾，一切忘失。

「復次，婆羅門！若善男子不習近善知識，不數聞法，不正思惟，身行惡行，口行惡行，意行惡行。行惡因緣故，身壞命終，墮惡趣泥梨中。如是，婆羅門！不善男子其譬如月。」

婆羅門白佛：「云何善男子其譬如月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譬如明月淨分光明，色澤日夜增明，乃至月滿，一切圓淨。如是，善男子於如來法、律得淨信心，乃至正見真淨增明，戒增、施增、聞增、慧增，日夜增長；復於餘時親近善知識，聞說正法，內正思惟，行身善行，行口善行，行意善行故，以是因緣，身壞命終，化生天上。婆羅門！是故善男子譬如月。」

爾時，世尊而說偈言：

「譬如月無垢，    周行於虛空，  
一切小星中，    其光最盛明。  
淨信亦如是，    戒聞離慳施，  
於諸慳世間，    其施特明顯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僧迦羅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而去。

### (九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生聞婆羅門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我聞瞿曇說言：『唯應施我，不應施餘人；施我得大果，非施餘人而得大果。應施我弟子，不應施餘弟子；施我弟子得大果報，非施餘弟子得大果報。』云何？瞿曇！作是語者，為實說耶？非為謗毀瞿曇乎？為如說說、如法說耶、法次法說，不為餘人以同法來訶責耶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彼如是說者，謗毀我耳！非如說說、如法說，法次法說，不致他人來以同法呵責。所以者何？我不如是說：『應施於我，不應施餘；施我得大果報，非施餘人得大果報。應施我弟子，施我弟子得大果報，非施餘弟子得大果報。』然，婆羅門！我作如是說者：『作二種障，障施者施、障受者利，婆羅門乃至士夫，以洗器餘食著於淨地，令彼處眾生即得利樂。我說斯等亦入福門，況復施人？』婆羅門！然我復說，施持戒者得果報，不同犯戒。」

生聞婆羅門白佛言：「如是，瞿曇！我亦如是說，施持戒者得大果報，非施犯戒。」

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若黑若有白，    若赤若有色，  
犁雜及金色，    純黃及鵠色，  
如是等牝牛，    生犢姝好者，  
丁壯力具足，    調善行捷疾，  
但使堪運重，    不問本生色，  
人亦復如是，    各隨彼彼生，  
剎利婆羅門，    毘舍首陀羅，  
旃陀羅下賤，    所生悉不同，  
但使持淨戒，    離重擔煩惱，  
純一修梵行，    漏盡阿羅漢，



於世間善逝， 施彼得大果，  
愚者無智慧， 未嘗聞正法，  
施彼無大果， 不近善友故，  
若習善知識， 如來及聲聞，  
清淨信善逝， 根生堅固力，  
所住之善趣， 及生大姓家，  
究竟般涅槃， 大仙如是說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生聞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 (九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時，有異婆羅門，年耆根熟，執杖持鉢，家家乞食。

爾時，世尊告婆羅門：「汝今云何年耆根熟，柱杖持鉢，家家乞食？」婆羅門白佛：「瞿曇！我家中所有財物悉付其子，為子娶妻，然後捨家，是故柱杖持鉢，家家乞食。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汝能於我所受誦一偈，還歸於眾中，為兒說耶？」

婆羅門白佛：「能受。瞿曇！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生子心歡喜， 為子聚財物，  
亦為娉其妻， 而自捨出家。  
邊鄙田舍兒， 違負於其父，  
人形羅剎心， 棄捨於尊老，  
老馬無復用， 則奪其[麩-夫+黃]麥，  
兒少而父老， 家家行乞食，  
曲杖為最勝， 非子為恩愛，  
為我防惡牛， 免險地得安，  
能却兇暴狗， 扶我闇處行，  
避深坑空井， 草木棘刺林，  
憑杖威力故， 峙立不墮落。」

時，婆羅門從世尊受斯偈已，還歸婆羅門大眾中為子而說。先白大眾：「聽我所說。」然後誦偈……如上廣說。其子愧怖，即抱其父，還將入家，摩身洗浴，覆以青衣被，立為家主。

時，婆羅門作是念：「我今得勝族姓，是沙門瞿曇恩。我經所說：『為師者如師供養，為和尚者如和尚供養。』我今所得，皆沙門瞿曇力，即是我師，我今當以上妙好衣以奉瞿曇。」

時，婆羅門持上妙衣，至世尊所，面前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我今居家成就，是瞿曇力。我經記說：『為師者以師供養，為和尚者以和尚供養。』今日瞿曇即為我師，願受此衣，哀愍故！」

世尊即受，為哀愍故。

爾時，世尊為婆羅門說種種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。

時，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九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

時，有異婆羅門年耆根熟，攝杖持鉢，家家乞食。彼婆羅門遙見世尊而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攝杖持鉢，家家乞食，我亦攝杖持鉢，家家乞食，我與瞿曇俱是比丘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曰：

「所謂比丘者，非但以乞食，  
受持在家法，是何名比丘。  
於功德過惡，俱離修正行，  
其心無所畏，是則名比丘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彼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九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，至一那羅聚落，住一那羅林中。

爾時，世尊著衣持鉢，入一陀羅聚落乞食，而作是念：「今日大早，今且可過耕田婆羅豆婆遮婆羅門作飲食處。」

爾時，耕田婆羅豆婆遮婆羅門五百具犁耕田，為作飲食。時，耕田婆羅豆婆遮婆羅門遙見世尊，白言：「瞿曇！我今耕田下種，以供飲食，沙門瞿曇亦應耕田下種，以供飲食。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我亦耕田下種，以供飲食。」

婆羅門白佛：「我都不見沙門瞿曇若犁、若軛、若鞅、若縻、若鑿、若鞭，而今瞿曇說言：『我亦耕田下種，以供飲食。』」

爾時，耕田婆羅豆婆遮婆羅門即說偈言：

「自說耕田者， 而不見其耕，  
為我說耕田， 令我知耕法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信心為種子， 苦行為時雨，  
智慧為時軛， 慚愧心為轅，  
正念自守護， 是則善御者。  
包藏身口業， 知食處內藏，  
真實為真乘， 樂住為懈怠，  
精進為廢荒， 安隱而速進。  
直往不轉還， 得到無憂處。  
如是耕田者， 速得甘露果；  
如是耕田者， 不還受諸有。」

時，耕田婆羅豆婆遮婆羅門白佛言：「善耕田！瞿曇！極善耕田！瞿曇！」於是耕田婆羅豆婆遮婆羅門聞世尊說偈，心轉增信，以滿鉢香美飲食以奉世尊。世尊不受，以因說偈得故。即說偈言：

「不因說法故， 受彼食而食。」

如是廣說，如前為火與婆羅門廣說。

時，耕田婆羅豆婆遮婆羅門白佛言：「瞿曇！今以此食安著何處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我不見諸天、魔、梵、沙門、婆羅門、天神、世人堪食此食而得安身。婆羅門！汝持此食著無虫水中，及少生草地。」

時，婆羅門即持此食著無虫水中，水即煙起涌沸，啾啾作聲。如熱丸投於冷水，啾啾作聲。如是彼食投著無虫水中，煙起涌沸，啾啾作聲。

時，婆羅門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實為奇特！大德大力，乃令飲食神變如是。」

時，彼婆羅門見食瑞應，信心轉增，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我今可得於正法中出家、受具足不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汝今可得於正法中出家、受具足，得比丘分。」彼即出家已，獨靜思惟：「所以族姓子剷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……。」乃至得阿羅漢，心善解脫。

## (九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。

時，有尊者名曰淨天，在鞞提訶國人間遊行，至彌締羅城菴羅園中。時，尊者淨天晨朝著衣持鉢，入彌締羅城乞食。次第乞食，到自本家。時，淨天母年老，在中堂持食祀火，求生梵天，不覺尊者淨天在門外立。

時，毘沙門天王於尊者淨天所極生敬信。時，毘沙門天王，諸夜叉導從，乘虛而行，見尊者淨天在門外立。又見其母手擎飲食，在中堂上供養祀火，不見其子在外門立。見已，從空中下，至淨天母前，而說偈言：

「此婆羅門尼，    梵天極遼遠，  
為求彼生故，    於此祠祀火。  
此非梵天道，    何為徒祀此？  
汝婆羅門尼，    淨天住門外，  
垢穢永無餘，    是則天中天，  
蕭然無所有，    獨一不兼資，  
為乞食入舍，    所應供養者，  
淨天善修身，    人天良福田。  
遠離一切惡，    不為染所染，  
德同於梵天，    形在人間住，  
不著一切法，    如彼淳熟龍，  
比丘正念住，    其心善解脫，  
應奉以初佛，    是則上福田。  
應以正信心，    及時速施與，  
當預建立洲，    令未來安樂。  
汝觀此牟尼，    已渡苦海流，  
是故當信心，    及時速施與，  
當預建立洲，    令未來安樂，  
毘沙門天王，    開發彼令捨。」

時，尊者淨天即為其母種種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復道而去。

(一〇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異婆羅門來詣佛所，面前問訊，相慰勞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所謂佛者，云何為佛？為是父母制名？為是婆羅門制名？」時，婆羅門即說偈言：

「佛者是世間，    超渡之勝名，  
為是父母制，    名之為佛耶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佛見過去世，    如是見未來，  
亦見現在世，    一切行起滅。  
明智所了知，    所應修已修，  
應斷悉已斷，    是故名為佛。  
歷劫求選擇，    純苦無暫樂，  
生者悉磨滅，    遠離息塵垢，  
拔諸使刺本，    等覺故名佛。」

佛說偈已，彼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去。

(一〇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，有從迦帝聚落、墮鳩羅聚落二村中間，一樹下坐，入盡正受。

時，有豆磨種姓婆羅門隨彼道行，尋佛後來，見佛腳跡千輻輪相，印文顯現，齊輻圓轉，眾好滿足。見已，作是念：「我未曾見人間有如是足跡，今當隨跡以求其人。」即尋腳跡至於佛所，來見世尊坐一樹下，入盡正受，嚴容絕世，諸根澄靜，其心寂定，第一調伏，正觀成就，光相巍巍，猶若金山。見已，白言：「為是天耶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我非天也。」

「為龍、夜叉、乾闥婆、阿修羅、迦樓羅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、人、非人等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我非龍乃至人、非人也。」

婆羅門白佛：「若言非天、非龍，乃至非人、非非人，為是何等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天龍乾闥婆，    緊那羅夜叉，  
無善阿修羅，    諸摩睺羅伽，  
人與非人等，    悉由煩惱生，  
如是煩惱漏，    一切我已捨，  
已破已磨滅，    如芬陀利生，  
雖生於水中，    而未曾著水，  
我雖生世間，    不為世間著，  
歷劫常選擇，    純苦無暫樂，  
一切有為行，    悉皆生滅故，  
離垢不傾動，    已拔諸劍刺，  
究竟生死除，    故名為佛陀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豆摩種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路而去。

(一〇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鉢，入王舍城乞食。次第乞食，至婆羅豆婆遮婆羅門舍。

時，婆羅門手執木杓，盛諸飲食，供養火具，住於門邊，遙見佛來。見已，白佛作是言：「住！住！領群特！慎勿近我門！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汝知領群特、領群特法耶？」

婆羅門言：「我不知領群特，亦不知領群特法，沙門瞿曇知領群特及領群特法不？」

佛言：「我善知是領群特及領群特法。」

是時，婆羅門即放事火具，疾敷床座，請佛令坐，白言：「瞿曇！為我說領群特及領群特法。」

佛即就座為說偈言：

「瞋恚心懷恨，    隱覆諸過惡，  
犯戒起惡見，    虛偽不真實，  
如是等士夫，    當知領群特。  
慳暴貪悋惜，    惡欲慳諂偽，  
無慚無愧心，    當知領群特。  
一生二生者，    一切皆殺害，  
無有慈愍心，    是為領群特。  
若殺縛椎打，    聚落及城邑，  
無道以切責，    當知領群特。  
住止及行路，    為眾之導首，  
苦切諸群下，    恐怛相迫憊，  
取利以供己，    當知領群特。  
聚落及空地，    有主無主物，  
掠護為己有，    當知領群特。  
自棄薄其妻，    又不入姪舍，  
侵陵他所愛，    當知領群特。  
內外諸親屬，    同心善知識，  
侵掠彼所受，    當知領群特。  
妄語欺誑人，    詐取無證財，

他索而不還，  
為己亦為他，  
或復順他語，  
如是妄語者，  
作惡不善業，  
隱諱覆藏惡，  
若人問其義，  
顛倒欺誑人，  
實空無所有，  
愚癡為利故，  
高慢自稱舉，  
是極卑鄙慢，  
自造諸過惡，  
妄語謗清白，  
前受他利養，  
無有敬報心，  
沙門婆羅門，  
呵責而不與，  
若父母年老，  
不勤加奉養，  
父母諸尊長，  
實非阿羅漢，  
世間之大賊，  
初上種姓生，  
而於其中間，  
不以勝生故，  
現法受呵責，  
生旃陀羅家，  
名聞遍天下，  
婆羅門剎利，  
乘於淨天道，  
不以生處障，  
現法善名譽，  
二生汝當知，

當知領群特。  
舉責及財與，  
妄語為他證，  
當知領群特。  
無有人知者，  
當知領群特。  
而答以非義，  
當知領群特。  
而輕毀智者，  
當知領群特。  
毀壞於他人，  
當知領群特。  
移過誣他人，  
當知領群特。  
他人來詣己，  
當知領群特。  
如法來乞求，  
當知領群特。  
少壯氣已謝，  
當知領群特。  
兄弟親眷屬，  
自顯羅漢德，  
當知領群特。  
習婆羅門典，  
習行諸惡業，  
障呵責惡道，  
後世墮惡道，  
世稱須陀夷，  
旃陀羅所無，  
大姓所供養，  
平等正直住，  
令不生梵天，  
後世生善趣，  
如我所顯示，

不以所生故，名為領群特。  
不以所生故，名為婆羅門，  
業為領群特，業為婆羅門。」

婆羅門白佛言：

「如是大精進，如是大牟尼，  
不以所生故，名為領群特。  
不以所生故，名為婆羅門，  
業故領群特，業故婆羅門。」

時，事火婆羅豆婆遮婆羅門轉得信心，以滿鉢好食奉上世尊。世尊不受，以說偈得故，偈如上說。

時，事火婆羅豆婆遮婆羅門見食瑞應已，增其信心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可得為正法、律出家、受具足不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汝今可得於正法、律出家、受具足戒。」即得出家，獨靜思惟，如前說，乃至得阿羅漢，心善解脫。

時，婆羅豆婆遮婆羅門得阿羅漢，心善解脫，自覺喜樂，即說偈言：

「非道求清淨，供養祠祀火，  
不識清淨道，猶如生盲者。  
今已得安樂，出家受具足，  
遠得於三明，佛所教已作。  
先婆羅門難，今為婆羅門，  
沐浴離塵垢，度諸天彼岸。」

#### 雜阿含經卷第四

此經此卷，國、宋二本文義全同，皆有十九經，總二十五紙。丹本有十五經，若依宋藏式寫之，可成二十七紙。又其文義與國、宋二本全別，未知去取。今檢國、宋本經，則下流函中，此經第四十二卷耳。宋藏錯將彼卷重刊于此，為初四卷，國亦仍之者，錯也！故令去彼，取此丹本經焉。



## 雜阿含經卷第五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一〇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有眾多上座比丘住拘舍彌國瞿師羅園。

時，有差摩比丘住拘舍彌國跋陀梨園，身得重病。

時，有陀娑比丘為瞻病者。時，陀娑比丘詣諸上座比丘，禮諸上座比丘足，於一面住。

諸上座比丘告陀娑比丘言：「汝往詣差摩比丘所，語言：『諸上座問汝，身小差安隱，苦患不增劇耶？』」

時，陀娑比丘受諸上座比丘教，至差摩比丘所，語差摩比丘言：「諸上座比丘問訊汝，苦患漸差不？眾苦不至增耶？」

差摩比丘語陀娑比丘言：「我病不差，不安隱身，諸苦轉增無救。譬如多力士夫，取羸劣人，以繩繼頭，兩手急絞，極大苦痛，我今苦痛有過於彼。譬如屠牛，以利刀生割其腹，取其內藏，其牛腹痛當何可堪！我今腹痛甚於彼牛，如二力士捉一劣夫，懸著火上，燒其兩足，我今兩足熱過於彼。」

時，陀娑比丘還至諸上座所，以差摩比丘所說病狀，具白諸上座。

時，諸上座還遣陀娑比丘至差摩比丘所，語差摩比丘言：「世尊所說，有五受陰。何等為五？色受陰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受陰，汝差摩能少觀察此五受陰非我、非我所耶？」

時，陀娑比丘受諸上座比丘教已，往語差摩比丘言：「諸上座語汝，世尊說五受陰，汝少能觀察非我、非我所耶？」

差摩比丘語陀娑言：「我於彼五受陰能觀察非我、非我所。」

陀娑比丘還白諸上座：「差摩比丘言：『我於五受陰能觀察非我、非我所。』」

諸上座比丘復遣陀娑比丘語差摩比丘言：「汝能於五受陰觀察非我、非我所，如漏盡阿羅漢耶？」

時，陀娑比丘受諸上座比丘教，往詣差摩比丘所，語差摩言：「比丘能如是觀五受陰者，如漏盡阿羅漢耶？」

差摩比丘語陀娑比丘言：「我觀五受陰非我、非我所，非漏盡阿羅漢也。」

時，陀娑比丘還至諸上座所，白諸上座：「差摩比丘言：『我觀五受陰非我、非我所，而非漏盡阿羅漢也。』」

時，諸上座語陀娑比丘：「汝復還語差摩比丘：『汝言：『我觀五受陰非我、非我所，而非漏盡阿羅漢。』前後相違。』」

陀娑比丘受諸上座比丘教，往語差摩比丘：「汝言：『我觀五受陰非我、非我所，而非漏盡阿羅漢。』前後相違。」

差摩比丘語陀娑比丘言：「我於五受陰觀察非我、非我所，而非阿羅漢者，我於我慢、我欲、我使，未斷、未知、未離、未吐。」

陀娑比丘還至諸上座所，白諸上座：「差摩比丘言：『我於五受陰觀察非我、非我所，而非漏盡阿羅漢者，於五受陰我慢、我欲、我使，未斷、未知、未離、未吐。』」

諸上座復遣陀娑比丘語差摩比丘言：「汝言有我，於何所有我？為色是我？為我異色？受、想、行、識是我？為我異識耶？」

差摩比丘語陀娑比丘言：「我不言色是我，我異色；受、想、行、識是我，我異識。然於五受陰我慢、我欲、我使，未斷、未知、未離、未吐。」

差摩比丘語陀娑比丘言：「何煩令汝駮駮往反？汝取杖來，我自扶杖，詣彼上座，願授以杖。」差摩比丘即自扶杖，詣諸上座。

時，諸上座遙見差摩比丘扶杖而來，自為敷座，安停脚机，自往迎接，為持衣鉢，命令就座，共相慰勞。慰勞已，語差摩比丘言：「汝言我慢，何所見我？色是我耶？我異色耶？受、想、行、識是我耶？我異識耶？」

差摩比丘白言：「非色是我，非我異色；非受、想、行、識是我，非我異識。能於五受陰我慢、我欲、我使，未斷、未知、未離、未吐。譬如優鉢羅、鉢曇摩、拘牟頭、分陀利華香，為即根香耶？為香異根耶？為莖葉鬚精、麤香耶？為香異精、麤耶？為等說不？」

諸上座答言：「不也，差摩比丘！非優鉢羅、鉢曇摩、拘牟頭、分陀利根即是香、非香異根，亦非莖葉鬚精、麤是香，亦非香異精、麤也。」

差摩比丘復問：「彼何等香？」

上座答言：「是華香。」

差摩比丘復言：「我亦如是。非色即我，我不離色；非受、想、行識即我，我不離識。然我於五受陰見非我、非我所，而於我慢、我欲、我使，未斷、未知、未離、未吐。諸上座聽我說譬，凡智者，因譬類得解。譬如乳母衣，付浣衣者，以種種灰湯，浣濯塵垢，猶有餘氣，要以種種雜香，薰令消滅。如是，多聞聖弟子離於五受陰，正觀非我、非我所，能於五受陰我慢、我欲、我使，未斷、未知、未離、未吐，然後於五受陰增進思惟，觀察生滅，此色、此色集、此色滅，此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此識集、此識滅。於五受陰如是觀生滅已，我慢、我欲、我使，一切悉除，是名真實正觀。」

差摩比丘說此法時，彼諸上座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。差摩比丘不起諸漏，心得解脫，法喜利故，身病悉除。

時，諸上座比丘語差摩比丘言：「我聞仁者初所說，已解已樂，況復重聞！所以問者，欲發仁者微妙辯才，非為擾亂汝，便堪能廣說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法。」

時，諸上座聞差摩比丘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一〇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有比丘名焰摩迦，起惡邪見，作如是言：「如我解佛所說法，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更無所有。」

時，有眾多比丘聞彼所說，往詣其所，語焰摩迦比丘言：「汝實作是說：『如我解佛所說法，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更無所有』耶？」

答言：「實爾。諸尊！」

時，諸比丘語焰摩迦：「勿謗世尊！謗世尊者不善，世尊不作是說，汝當盡捨此惡邪見。」

諸比丘說此語時，焰摩迦比丘猶執惡邪見，作如是言：「諸尊！唯此真實，異則虛妄。」如是三說。

時，諸比丘不能調伏焰摩迦比丘，即便捨去，往詣尊者舍利弗所，語尊者舍利弗言：「尊者！當知彼焰摩迦比丘起如是惡邪見言：『我解知佛所說法，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更無所有。』我等聞彼所說已，故往問焰摩迦比丘：『汝實作如是知見耶？』彼答我言：『諸尊！實爾，異則愚說。』我即語言：『汝勿謗世尊！世尊不作此語，汝當捨此惡邪見。』再三諫彼，猶不捨惡邪見，是故我今詣尊者所，唯願尊者，當令焰摩迦比丘息惡邪見，憐愍彼故！」

舍利弗言：「如是，我當令彼息惡邪見。」

時，眾多比丘聞舍利弗語，歡喜隨喜，而還本處。
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出城，還精舍舉衣鉢已，往詣焰摩迦比丘所。時，焰摩迦比丘遙見尊者舍利弗來，即為敷座洗足，安停脚机奉迎，為執衣鉢，請令就座。

尊者舍利弗就座、洗足已，語焰摩迦比丘：「汝實作如是語：『我解知世尊所說法，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無所有』耶？」

焰摩迦比丘白舍利弗言：「實爾，尊者舍利弗！」

舍利弗言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云何焰摩迦！色為常耶？為非常耶？」

答言：「尊者舍利弗！無常。」

復問：「若無常者，是苦不？」

答言：「是苦。」

復問：「若無常、苦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寧於中見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舍利弗！」

「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」復問：「云何？焰摩迦！色是如來耶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舍利弗！」

「受、想、行、識是如來耶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舍利弗！」

復問：「云何？焰摩迦！異色有如來耶？異受、想、行、識有如來耶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舍利弗！」

復問：「色中有如來耶？受、想、行、識中有如來耶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舍利弗！」

復問：「如來中有色耶？如來中有受、想、行、識耶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舍利弗！」

復問：「非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有如來耶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舍利弗！」

「如是，焰摩迦！如來見法真實如，住無所得，無所施設，汝云何言：『我解知世尊所說，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無所有。』為時說耶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舍利弗！」

復問：「焰摩迦！先言：『我解知世尊所說，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無所有。』云何今復言非耶？」

焰摩迦比丘言：「尊者舍利弗！我先不解、無明故，作如是惡邪見說，聞尊者舍利弗說已，不解、無明，一切悉斷。」

復問：「焰摩迦！若復問：『比丘！如先惡邪見所說，今何所知見一切悉得遠離？』汝當云何答？」

焰摩迦答言：「尊者舍利弗！若有來問者，我當如是答：『漏盡阿羅漢色無常，無常者是苦，苦者寂靜、清涼、永沒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』有來問者，作如是答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焰摩迦比丘！汝應如是答。所以者何？漏盡阿羅漢色無常，無常者是苦，若無常、苦者，是生滅法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」

尊者舍利弗說是法時，焰摩迦比丘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。

尊者舍利弗語焰摩迦比丘：「今當說譬，夫智者以譬得解。如長者子，長者子大富多財，廣求僕從，善守護財物。時，有怨家惡人，詐來親附，為作僕從，常伺其便，晚眠早起，侍息左右，謹敬其事，遜其言辭，令主意悅，作親友想、子想，極信不疑，不自防護，然後手執利刀，以斷其命。焰摩迦比丘！於意云何？彼惡怨家，為長

者親友，非為初始方便，害心常伺其便，至其終耶？而彼長者，不能覺知，至今受害。」

答言：「實爾。尊者！」

舍利弗語焰摩迦比丘：「於意云何？彼長者本知彼人詐親欲害，善自防護，不受害耶？」

答言：「如是，尊者舍利弗！」

「如是，焰摩迦比丘！愚癡無聞凡夫於五受陰作常想、安隱想、不病想、我想、我所想，於此五受陰保持護惜，終為此五受陰怨家所害。如彼長者，為詐親怨家所害而不覺知。焰摩迦！多聞聖弟子於此五受陰，觀察如病、如癰、如刺、如殺，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、非我所，於此五受陰不著、不受、不受故不著，不著故自覺涅槃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尊者舍利弗說是法時，焰摩迦比丘不起諸漏，心得解脫，尊者舍利弗為焰摩迦比丘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從座起去。

### (一〇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有外道出家名仙尼，來詣佛所，恭敬問訊，於一面坐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先一日時，若沙門、若婆羅門、若遮羅迦、若出家，集於希有講堂。如是義稱，富蘭那迦葉為大眾主，五百弟子前後圍遶。其中有極聰慧者、有鈍根者，及其命終，悉不記說其所往生處。復有末迦梨瞿舍利子為大眾主，五百弟子前後圍遶。其諸弟子有聰慧者、有鈍根者，及其命終，悉不記說所往生處。如是先闍那毘羅胝子、阿耆多翅舍欽婆羅、迦羅拘陀迦栴延、尼捷陀若提子等，各與五百弟子前後圍遶，亦如前者。沙門瞿曇爾時亦在彼論中言。沙門瞿曇為大眾主，其諸弟子，有命終者。即記說言：『某生彼處、某生此處。』我先生疑：『云何沙門瞿曇得如此法？』」

佛告仙尼：「汝莫生疑。以有惑故，彼則生疑。仙尼！當知有三種師。何等為三？有一師，見現在世真實是我，如所知說，而無能知命終後事，是名第一師出於世間。復次，仙尼！有一師，見現在世真實是我，命終之後亦見是我，如所知說。復次，仙尼！有一師，不見現在世真實是我，亦復不見命終之後真實是我。」

「仙尼！其第一師見現在世真實是我，如所知說者，名曰斷見。彼第二師見今世後世真實是我，如所知說者，則是常見。彼第三師不見現在世真實是我，命終之後，亦不見我，是則如來、應、等正覺說，現法愛斷、離欲、滅盡、涅槃。」

仙尼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聞世尊所說，遂更增疑。」

佛告仙尼：「正應增疑。所以者何？此甚深處，難見、難知，應須甚深照微妙至到，聰慧所了，凡眾生類，未能辯知。所以者何？眾生長夜異見、異忍、異求、異欲故。」

仙尼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於世尊所，心得淨信，唯願世尊為我說法，令我即於此座，慧眼清淨。」

佛告仙尼：「今當為汝隨所樂說。」

佛告仙尼：「色是常耶？為無常耶？」

答言：「無常。」

世尊復問：「仙尼！若無常者，是苦耶？」

答言：「是苦。」

世尊復問仙尼：「若無常、苦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寧於中見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「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」復問：「云何？仙尼！色是如來耶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「受、想、行、識是如來耶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復問：「仙尼！異色有如來耶？異受、想、行、識有如來耶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復問：「仙尼！色中有如來耶？受、想、行、識中有如來耶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復問：「仙尼！如來中有色耶？如來中有受、想、行、識耶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復問：「仙尼！非色，非受、想、行、識有如來耶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佛告仙尼：「我諸弟子聞我所說，不悉解義而起慢無間等；非無間等故，慢則不斷；慢不斷故，捨此陰已，與陰相續生。是故，仙尼！我則記說，是諸弟子身壞命終，生彼彼處。所以者何？以彼有餘慢故。」

「仙尼！我諸弟子於我所說，能解義者，彼於諸慢得無間等，得無間等故，諸慢則斷，諸慢斷故，身壞命終，更不相續。仙尼！如是弟子我不說彼捨此陰已，生彼彼處。所以者何？無因緣可記說故。欲令我記說者，當記說：『彼斷諸愛欲，永離有結，正意解脫，究竟苦邊。』我從昔來及今現在常說慢過、慢集、慢生、慢起，若於慢無間等觀，眾苦不生。」

佛說此法時，仙尼出家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。

爾時，仙尼出家見法、得法，斷諸疑惑，不由他知，不由他度，於正法中，心得無畏。從座起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得於正法中出家修梵行不？」

佛告仙尼：「汝於正法得出家、受具足戒、得比丘分。」

爾時，仙尼得出家已，獨一靜處修不放逸，住如是思惟：「所以族姓子剷除鬚髮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修行梵行，見法自知得證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得阿羅漢。

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一〇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有比丘名阿[少/兔]羅度，住耆闍崛山。

時，有眾多外道出家往詣阿[少/兔]羅度所，共相問訊。共相問訊已，於一面住，白阿[少/兔]羅度言：「欲有所問，寧有閑暇為解釋不？」

阿[少/兔]羅度語諸外道言：「隨所欲問，知者當答。」

諸外道復問：「云何？尊者！如來死後為有耶？」

阿[少/兔]羅度言：「如世尊說，此是無記。」

又問：「如來死後為無耶？」

阿[少/兔]羅度言：「如世尊說，此亦無記。」

又問：「如來死後有無耶？非有非無耶？」

阿[少/兔]羅度言：「如世尊說，此亦無記。」

復問阿[少/兔]羅度言：「云何？尊者！如來死後有耶？說言無記。死後無耶？說言無記。死後有無耶？非有非無耶？說言無記。云何？尊者！沙門瞿曇為不知、不見耶？」

阿[少/兔]羅度言：「世尊非不知、非不見。」

時，諸外道於阿[少/兔]羅度所說，心不喜悅，呵罵已，從座起去。

時，阿[少/兔]羅度知諸外道去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於一面住，以諸外道所問，向佛廣說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彼如是問，我如是答，為順諸法說耶？得無謗世尊耶？為順法耶？為違法耶？無令他來難詰，墮呵責處耶？」

佛告阿[少/兔]羅度言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所問答。阿[少/兔]羅度！色為常耶？為無常耶？」

答言：「無常。」

「受、想、行、識，為常、無常耶？」

答言：「無常。世尊！」

如焰摩迦契經廣說，乃至「識是如來耶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
佛告阿[少/兔]羅度：「作如是說者，隨順諸記，不謗如來，非為越次；如如來說，諸次法說，無有能來難詰訶責者。所以者何？我於色如實知，色集、色滅、色滅道跡如實知。阿[少/兔]羅度！若捨如來所作，無知無見說者，此非等說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阿[少/兔]羅度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〇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婆祇國設首婆羅山鹿野深林中。

爾時，有那拘羅長者，百二十歲，年耆根熟，羸劣苦病，而欲覲見世尊及先所宗重知識比丘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年衰老，羸劣苦病，自力勉勵，覲見世尊及先所宗重知識比丘，唯願世尊為我說法，令我長夜安樂！」

爾時，世尊告那拘羅長者：「善哉！長者！汝實年老根熟，羸劣苦患，而能自力覲見如來并餘宗重知識比丘。長者當知，於苦患身，常當修學不苦患身。」

爾時，世尊為那拘羅長者示、教、照、喜，默然而住。

那拘羅長者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禮佛而去。

時，尊者舍利弗去世尊不遠，坐一樹下。那拘羅長者往詣尊者舍利弗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時，尊者舍利弗問長者言：「汝今諸根和悅，貌色鮮明，於世尊所得聞深法耶？」

那拘羅長者白舍利弗：「今日世尊為我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，以甘露法，灌我身心，是故我今諸根和悅，顏貌鮮明。」

尊者舍利弗問長者言：「世尊為汝說何等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，甘露潤澤？」

那拘羅長者白舍利弗：「我向詣世尊所，白世尊言：『我年衰老，羸劣苦患，自力而來，覲見世尊及所宗重知識比丘。』佛告我言：『善哉！長者！汝實衰老，羸劣苦患，而能自力詣我及見先所宗重比丘。汝今於此苦患之身，常當修學不苦患身。』

「世尊為我說如是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，甘露潤澤。」

尊者舍利弗問長者言：「汝向何不重問世尊：『云何苦患身、苦患心？云何苦患身、不苦患心？』」

長者答言：「我以是義故，來詣尊者，唯願為我略說法要。」

尊者舍利弗語長者言：「善哉！長者！汝今諦聽！當為汝說。愚癡無聞凡夫於色集、色滅、色患、色味、色離不如實知；不如實知故，愛樂於色，言色是我、是我所



，而取攝受。彼色若壞、若異，心識隨轉，惱苦生；惱苦生已，恐怖、障闕、顧念、憂苦、結戀。於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是名身心苦患。

「云何身苦患、心不苦患？多聞聖弟子於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離如實知；如實知己，不生愛樂，見色是我、是我所，彼色若變、若異，心不隨轉惱苦生；心不隨轉惱苦生已，得不恐怖、障礙、顧念、結戀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是名身苦患、心不苦患。」

尊者舍利弗說是法時，那拘羅長者得法眼淨。爾時，那拘羅長者見法、得法、知法、入法，度諸狐疑，不由於他，於正法中，心得無畏。從座起，整衣服，恭敬合掌，白尊者舍利弗：「我已超、已度，我今歸依佛、法、僧寶，為優婆塞，證知我，我今盡壽歸依三寶。」

爾時，那拘羅長者聞尊者舍利弗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一〇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釋氏天現聚落。

爾時，有西方眾多比丘欲還西方安居，詣世尊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

爾時，世尊為其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，種種示、教、照、喜已。時，西方眾多比丘從座起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西方眾多比丘欲還西方安居，今請奉辭。」

佛告西方諸比丘：「汝辭舍利弗未？」

答言：「未辭。」

佛告西方諸比丘：「舍利弗淳修梵行，汝當奉辭，能令汝等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」

時，西方諸比丘辭退欲去。時，尊者舍利弗去佛不遠，坐一堅固樹下，西方諸比丘往詣尊者舍利弗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尊者舍利弗言：「我等欲還西方安居，故來奉辭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汝等辭世尊未？」

答言：「已辭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汝等還西方，處處異國，種種異眾，必當問汝。汝等今於世尊所，聞善說法，當善受、善持、善觀、善入，足能為彼具足宣說，不毀佛耶？不令彼眾難問、詰責、墮負處耶？」

彼諸比丘白舍利弗：「我等為聞法故，來詣尊者，唯願尊者具為我說，哀愍故！」

尊者舍利弗告諸比丘：「閻浮提人聰明利根，若刹利、若婆羅門、若長者、若沙門，必當問汝：『汝彼大師云何說法？以何教教汝？』當答言：『大師唯說調伏欲貪

，以此教教。』

「當復問汝：『於何法中調伏欲貪？』當復答言：『大師唯說於彼色陰調伏欲貪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陰調伏欲貪，我大師如是說法。』

「彼當復問：『欲貪有何過患故，大師說於色調伏欲貪？受、想、行、識調伏欲貪？』汝復應答言：『若於色欲不斷、貪不斷、愛不斷、念不斷、渴不斷者，彼色若變、若異，則生憂、悲、惱、苦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見欲貪有如是過故，於色調伏欲貪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調伏欲貪。』

「彼復當問：『見斷欲貪，有何福利故，大師說於色調伏欲貪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調伏欲貪？』當復答言：『若於色斷欲、斷貪、斷念、斷愛、斷渴，彼色若變、若異，不起憂、悲、惱、苦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』

「諸尊！若受諸不善法因緣故，今得現法樂住，不苦、不礙、不惱、不熱，身壞命終生於善處者，世尊終不說言：『當斷諸不善法。亦不教人於佛法中修諸梵行，得盡苦邊。以受諸不善法因緣故，今現法苦住，障礙熱惱，身壞命終，墮惡道中。』是故世尊說言：『當斷不善法，於佛法中修諸梵行，平等盡苦，究竟苦邊。』

「若受諸善法因緣，現法苦住，障礙熱惱，身壞命終墮惡道中者，世尊終不說受持善法，於佛法中，修諸梵行，平等盡苦，究竟苦邊。受持善法，現法樂住，不苦、不礙、不惱、不熱，身壞命終，生於善處，是故世尊讚歎、教人受諸善法，於佛法中，修諸梵行，平等盡苦，究竟苦邊。」

尊者舍利弗說是法時，西方諸比丘不起諸漏，心得解脫。尊者舍利弗說是法時，諸比丘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一〇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池水方五十由旬，深亦如是，其水盈滿。復有士夫，以毛、以草，或以指爪，以滌彼水。諸比丘！於意云何？彼士夫水滌為多，池水為多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彼士夫以毛、以草，或以指爪，所滌之水少，少不足言；池水甚多，百千萬倍，不可為比。」

「如是。諸比丘！見諦者所斷眾苦，如彼池水，於未來世，永不復生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是法已，入室坐禪。時，尊者舍利弗於眾中坐，世尊入室去後，告諸比丘：「未曾所聞！世尊今日善說池譬。所以者何？聖弟子具足見諦，得無間等果，若凡俗邪見、身見根本、身見集、身見生、身見起；謂憂感隱覆，慶吉保惜，說我、說眾生、說奇特矜舉。如是眾邪，悉皆除滅，斷除根本，如折多羅樹，於未來世更

不復生。

「諸比丘！何等為見諦聖弟子斷上眾邪，於未來世永不復起？愚癡無聞凡夫見色是我、異我、我在色、色在我；見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是我、異我、我在識、識在我。

「云何見色是我？得地一切入處正受，觀已，作是念：『地即是我，我即是地，我及地唯一無二，不異不別。』如是水、火、風、青、黃、赤、白一切入處正受，觀已，作是念：『行即是我，我即是行，唯一無二，不異不別。』如是於一切入處，一一計我，是名色即是我。云何見色異我？若彼見受是我，見受是我已，見色是我所，或見想、行、識即是我，見色是我所。

「云何見我中色？謂見受是我，色在我中；又見想、行、識即是我，色在我中。云何見色中我？謂見受即是我，於色中住，入於色，周遍其四體；見想，行，識是我，於色中住，周遍其四體，是名色中我。

「云何見受即是我？謂六受身——眼觸生受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生受。此六受身一一見是我，我是受，是名受即是我。云何見受異我？謂見色是我，受是我所；謂想、行、識是我，受是我所，是名受異我。

「云何見我中受？謂色是我，受在其中，想、行、識是我，受在其中。云何見受中我？謂色是我，於受中住，周遍其四體；想、行、識是我，於受中住，周遍其四體，是名受中我。

「云何見想即是我？謂六想身——眼觸生想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生想。此六想身一一見是我，是名想即是我。云何見想異我？謂見色是我，想是我所，識是我，想是我所，是名想異我。

「云何見我中想？謂色是我，想在中住，受、行、識是我，想在中住。云何見想中我？謂色是我，於想中住，周遍其四體，是名想中我。

「云何見行是我？謂六思身——眼觸生思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生思。於此六思身一一見是我，是名行即是我。云何見行異我？謂色是我，行是我所。受、想、識是我，行是我所，是名行異我。

「云何見我中行？謂色是我，行在中住。受、想、行、識是我，行在中住，是謂我中行。云何見行中我？謂色是我，於行中住，周遍其四體，謂受、想、識是我，於行中住，周遍其四體，是名行中我。

「云何見識即是我？謂六識身——眼識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身。於此六識身一一見是我，是名識即是我。云何見識異我？見色是我，識是我所，見受、想、行是我，識是我所，是名識異我。

「云何見我中識？謂色是我，識在中住。受、想、行是我，識在中住，是名我中識。云何識中我？謂色是我，於識中住，周遍其四體。受、想、行是我，於識中住，周遍其四體，是名識中我。

「如是聖弟子見四真諦，得無間等果，斷諸邪見，於未來世永不復起。所有諸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、若內、若外、若麤、若細、若好、若醜、若遠、若近，一向積聚，作如是觀：『一切無常、一切苦、一切空、一切非我，不應愛樂、攝受、保持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，不應愛樂、攝受、保持。』如是觀，善繫心住，不愚於法，復觀精進，離諸懈怠，心得喜樂，身心猗息，寂靜捨住。具諸道品，修行滿足，永離諸惡，非不消煬、非不寂滅，滅而不起、滅而不增、斷而不生，不生、不取、不著，自覺涅槃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舍利弗說是法時，六十比丘不受諸漏，心得解脫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一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毘舍離彌猴池側。毘舍離國有尼捷子，聰慧明哲，善解諸論，有聰明慢。所廣集諸論，妙智入微，為眾說法，超諸論師，每作是念：「諸沙門、婆羅門無敵我者，乃至如來亦能共論。諸論師輩，聞我名者，頭額津腋下汗，毛孔流水；我論議風，能偃草折樹，摧破金石，伏諸龍象，何況人間諸論師輩，能當我者！」

時，有比丘名阿濕波誓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威儀詳序，端視平涉，入城乞食。爾時，薩遮尼捷子，有少緣事，詣諸聚落，從城門出，遙見比丘阿濕波誓，即詣其所，問言：「沙門瞿曇為諸弟子云何說法？以何等法教諸弟子，令其修習？」

阿濕波誓言：「火種居士！世尊如是說法教諸弟子，令隨修學。言：『諸比丘！於色當觀無我，受、想、行、識當觀無我。此五受陰勤方便觀，如病、如癰、如刺、如殺，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』」

薩遮尼捷子聞此語，心不喜，作是言：「阿濕波誓！汝必誤聽，沙門瞿曇終不作是說。若沙門瞿曇作是說者，則是邪見，我當詣彼難詰令止。」

爾時，薩遮尼捷子往詣聚落，諸離車等集會之處，語諸離車言：「我今日見沙門瞿曇第一弟子，名阿濕波誓，薄共論議，若如其所說者，我當詣彼沙門瞿曇，與共論議，進却迴轉，必隨我意。」

「譬如士夫刈拔芟草，手執其莖，空中抖擻，除諸亂穢；我亦如是，與沙門瞿曇論議難詰，執其要領，進却迴轉，隨其所欲，去其邪說。」

「如沽酒家執其酒囊，壓取清醇，去其糟滓；我亦如是，詣沙門瞿曇論議難詰，進却迴轉，取其清真，去諸邪說。」

「如織席師，以席盛諸穢物，欲市賣時，以水洗澤，去諸臭穢；我亦如是，詣沙門瞿曇所，與共論議，進却迴轉，執其綱領，去諸穢說。」

「譬如王家調象之師，牽大醉象，入深水中，洗其身體、四支、耳、鼻，周遍沐浴，去諸麤穢；我亦如是，詣沙門瞿曇所，論議難詰，進却迴轉，隨意自在，執其要領，去諸穢說。汝諸離車，亦應共往觀其得失。」

中有離車作如是言：「若薩遮尼犍子能與沙門瞿曇共論議者，無有是處。」

復有說言：「薩遮尼犍子聰慧利根，能共論議。」

時有五百離車與薩遮尼犍子共詣佛所，為論議故。

爾時，世尊於大林中，坐一樹下，住於天住。時，有眾多比丘出房外林中經行，遙見薩遮尼犍子來，漸漸詣諸比丘所，問諸比丘言：「沙門瞿曇住在何所？」

比丘答言：「在大林中，依一樹下，住於天住。」

薩遮尼犍子即詣佛所，恭敬問訊，於一面坐。諸離車長者亦詣佛所，有恭敬者，有合掌問訊者，問訊已，於一面住。

時，薩遮尼犍子白佛言：「我聞瞿曇作如是說法，作如是教授諸弟子——教諸弟子於色觀察無我，受、想、行、識觀察無我，此五受陰勤方便觀察，如病、如癰、如刺、如殺，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——為是瞿曇有如是教，為是傳者毀瞿曇耶？如說說耶？不如說說耶？如法說耶？法次法說耶？無有異忍來相難詰，令墮負處耶？」

佛告薩遮尼犍子：「如汝所聞，彼如說說、如法說、法次法說，非為謗毀，亦無難問令墮負處。所以者何？我實為諸弟子如是說法，我實常教諸弟子，令隨順法教，令觀色無我。受、想、行、識無我，觀此五受陰如病，如癰、如刺、如殺，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」

薩遮尼犍子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我今當說譬。」

佛告薩遮尼犍子：「宜知是時。譬如世間一切所作皆依於地。如是色是我人，善惡從生；受、想、行、識是我人，善惡從生。又復譬如人界、神界、藥草、樹木，皆依於地而得生長；如是色是我人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是我人。」

佛告火種居士：「汝言色是我人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是我人耶？」

答言：「如是，瞿曇！色是我人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是我人。此等諸眾悉作是說。」

佛告火種居士：「且立汝論本，用引眾人為？」

薩遮尼犍子白佛言：「色實是我人。」

佛告火種居士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譬如國王，於自國土有罪過者，若殺、若縛、若擯、若鞭、斷絕手足；若有功者，賜其象馬、車乘、城邑、財寶，悉能爾不？」

答言：「能爾。瞿曇！」

佛告火種居士：「凡是主者，悉得自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如是，瞿曇！」

佛告火種居士：「汝言色是我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即是我，得隨意自在，令彼如是，不令如是耶？」

時，薩遮尼犍子默然而住。

佛告火種居士：「速說！速說！何故默然？」

如是再三，薩遮尼犍子猶故默然。

時，有金剛力鬼神持金剛杵，猛火熾然，在虛空中臨薩遮尼犍子頭上，作是言：「世尊再三問，汝何故不答？我當以金剛杵碎破汝頭，令作七分。」

佛神力故，唯令薩遮尼犍子見金剛神，餘眾不見。薩遮尼犍子得大恐怖，白佛言：「不爾。瞿曇！」

佛告薩遮尼犍子：「徐徐思惟，然後解說。汝先於眾中說色是我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是我，而今言不？前後相違。汝先常說言：『色是我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是我。』火種居士！我今問汝，色為常耶？為無常耶？」

答言：「無常。瞿曇！」

復問：「無常者，是苦耶？」

答言：「是苦。瞿曇！」

復問：「無常、苦者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寧於中見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，瞿曇！」

「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如是說。」

佛告火種居士：「汝好思而後說。」

復問火種居士：「若於色未離貪、未離欲、未離念、未離愛、未離渴，彼色若變、若異，當生憂、悲、惱、苦不？」

答曰：「如是，瞿曇！」

「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如是說。」

復問：「火種居士！於色離貪、離欲、離念、離愛、離渴，彼色若變、若異，則不生憂、悲、惱、苦耶？」

答曰：「如是。瞿曇！如實無異。」

「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如是說。」

「火種居士！譬如士夫身嬰眾苦，常與苦俱，彼苦不斷不捨，當得樂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瞿曇！」

「如是，火種居士！身嬰眾苦，常與苦俱，彼苦不斷、不捨，不得樂也。火種居士！譬如士夫持斧入山，求堅實材。見芭蕉樹洪大傭直，即斷其根葉，剝剝其皮，乃至窮盡，都無堅實。火種居士！汝亦如是，自立論端。我今善求真實之義，都無堅實，如芭蕉樹也，而於此眾中敢有所說。我不見沙門、婆羅門中，所知、所見能與如來

、應、等正覺所知、所見共論議，不摧伏者。而便自說：『我論議風，偃草折樹，能破金石，調伏龍象，要能令彼額津腋汗，毛孔水流。』汝今自論己義而不自立，先所誇說能伏彼相，今盡自取，而不能動如來一毛。」

爾時，世尊於大眾中，被鬱多羅僧，現胸而示：「汝等試看，能動如來一毛以不？」

爾時，薩遮尼犍子默然低頭，慚愧失色。爾時，眾中有一離車，名突目佉，從座起，整衣服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聽我說譬。」

佛告突目佉：「宜知是時。」

突目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譬如有人執持斗斛，於大聚穀中，取二三斛，今此薩遮尼犍子亦復如是。世尊！譬如長者巨富多財，忽有罪過，一切財物悉入王家，薩遮尼犍子亦復如是。所有才辯悉為如來之所攝受。」

「譬如城邑聚落邊有大水，男女大小悉入水戲，取水中蟹，截斷其足，置於陸地，以無足故，不能還復入於大水。薩遮尼犍子亦復如是。諸有才辯悉為如來之所斷截，終不復敢重詣如來命敵論議。」

爾時，薩遮尼犍子忿怒熾盛，罵唾突目佉離車言：「汝龜疏物！不審諦何為其鳴？吾自與沙門瞿曇論，何豫汝事？」

薩遮尼犍子呵罵突目佉已，復白佛言：「置彼凡輩鄙賤之說，我今別有所問。」

佛告薩遮尼犍子：「恣汝所問，當隨問答。」

「云何？瞿曇！為弟子說法，令離疑惑？」

佛告火種居士：「我為諸弟子說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如實觀察非我、非異我、不相在；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彼學必見跡不斷壞，堪任成就，厭離知見，守甘露門，雖非一切悉得究竟，且向涅槃。如是弟子從我教法，得離疑惑。」

復問瞿曇：「復云何教諸弟子，於佛法得盡諸漏、無漏，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？」

佛告火種居士：「正以此法，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如實知非我、非異我、不相在；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彼於爾時成就三種無上——智無上、解脫無上、解脫知見無上。成就三種無上已，於大師所恭敬、尊重、供養如佛。世尊覺一切法，即以此法調伏弟子，令得安隱、令得無畏、調伏寂靜、究竟涅槃。世尊為涅槃故，為弟子說法。火種居士！我諸弟子於此法中，得盡諸漏，得心解脫，得慧解脫，於現法中自知作證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薩遮尼犍子白佛言：「瞿曇！猶如壯夫，鋒刃亂下，猶可得免；瞿曇論手，難可得脫。如盛毒蛇，猶可得避；曠澤猛火，猶可得避；兇惡醉象，亦可得免；狂餓師子

，悉可得免；沙門瞿曇論議手中，難可得脫。非我凡品，輕躁鄙夫，論具不備，以論議故，來詣瞿曇。

「沙門瞿曇！此毘舍離豐樂國土，有遮波梨支提、漆菴羅樹支提、多子支提、瞿曇在拘樓陀支提、婆羅受持支提、捨重擔支提、力士寶冠支提。世尊！當安樂於此毘舍離國，諸天、魔、梵、沙門、婆羅門，及諸世間，於世尊所，常得恭敬、奉事、供養，令此諸天、魔、梵、沙門、婆羅門，長夜安樂。唯願止此，明朝與諸大眾，受我薄食。」

爾時，世尊默然而許。時，薩遮尼犍子知佛世尊默然受請已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去。

爾時，薩遮尼犍子於彼道中，語諸離車：「我已請沙門瞿曇及諸大眾，供設飯食，汝等人各辦一釜食，送至我所。」

諸離車各還其家，星夜供辦，晨朝送至薩遮尼犍子所。薩遮尼犍子晨朝灑掃敷座，供辦淨水，遣使詣佛，白言：「時到。」

爾時，世尊與諸大眾，著衣持鉢，往薩遮尼犍子所，大眾前坐。薩遮尼犍子自手奉施清淨飲食，充足大眾。食已，洗鉢竟。薩遮尼犍子知佛食竟，洗鉢已，取一卑床於佛前坐。爾時，世尊為薩遮尼犍子說隨喜偈言：

「於諸大會中，    奉火為其最；  
闍陀經典中，    婆毘諦為最；  
人中王為最，    諸河海為最，  
諸星月為最，    諸明日為最，  
十方天人中，    等正覺為最。」

爾時，世尊為薩遮尼犍子種種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還歸本處。

時，諸比丘於彼道中眾共論議：「五百離車各為薩遮尼犍子供辦飲食，彼諸離車於何得福？薩遮尼犍子於何得福？」

爾時，諸比丘還自住處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向於路中自共論議，五百離車為薩遮尼犍子供辦飲食，供養世尊、諸大眾。彼諸離車於何得福？薩遮尼犍子於何得福？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彼諸離車供辦飲食，為薩遮尼犍子，於薩遮尼犍子所因緣得福，薩遮尼犍子得福佛功德。彼諸離車得施有貪、恚、癡因緣果報，薩遮尼犍子得施無貪、恚、癡因緣果報。」

彼多羅十問    差摩．焰．仙尼

阿[少/兔]羅．長者    西．毛端．薩遮



## 雜阿含經卷第五

## 雜阿含經卷第六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一一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摩拘羅山。

時，有侍者比丘名曰羅陀，晡時從禪覺，往詣佛所，禮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說有流。云何名有流？云何名有流滅？」

佛告羅陀：「善哉所問！當為汝說。所謂有流者，愚癡無聞凡夫於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離不如實知；不如實知故，於色愛樂、讚歎、攝受、染著。緣愛樂色故取，緣取故有，緣有故生，緣生故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增。如是純大苦聚斯集起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是名有流。

「多聞聖弟子於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離如實知；如實知故，於彼色不起愛樂、讚歎、攝受、染著；不愛樂、讚歎、攝受、染著故，色愛則滅，愛滅則取滅，取滅則有滅，有滅則生滅，生滅則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苦、惱，如是純大苦聚滅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是名如來所說有流、有流滅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羅陀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一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摩拘羅山。

時，有侍者比丘名羅陀，晡時從禪覺，往詣佛所，禮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說色斷知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斷知。世尊！云何色斷知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斷知？」

佛告羅陀：「善哉所問，當為汝說。於色憂、悲、苦、惱盡，離欲、滅、息、沒，是名色斷知；於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憂、悲、惱、苦盡，離欲、滅、息、沒，是名受、想、行、識斷知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羅陀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一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在摩拘羅山，侍者比丘名曰羅陀。

時，有眾多外道出家詣尊者羅陀所，共相問訊已，退坐一面，問尊者羅陀言：「汝何故於沙門瞿曇所出家修梵行？」

尊者羅陀答言：「我為斷苦故，於世尊所出家修梵行。」

復問：「汝為斷何等苦故，於沙門瞿曇所出家修梵行？」

羅陀答言：「為斷色苦故，於世尊所出家修梵行，斷受、想、行、識苦故，於世尊所出家修梵行。」

時，諸外道出家聞尊者羅陀所說，心不喜，從坐起，呵罵而去。

爾時，尊者羅陀知諸外道出家去已，作是念：「我向如是說，將不毀謗世尊耶？如說說耶？如法說、法次法說耶？將不為他難問詰責墮負處耶？」

爾時，尊者羅陀晡時從禪覺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住一面，以其上事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向所說，得無過耶？將不毀謗世尊耶？不為他人難問詰責墮負處耶？如說說耶？如法說、法次法說耶？」

佛告羅陀：「汝成實說，不毀如來，如說說、如法說、法次法說。所以者何？羅陀！色苦，為斷彼苦故，出家修梵行；受、想、行、識苦，為斷彼苦故，出家修梵行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羅陀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一一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摩拘羅山，侍者比丘名曰羅陀。

時，有眾多外道出家至尊者羅陀所，共相問訊已，退坐一面，問羅陀言：「汝為何等故，於沙門瞿曇所出家修梵行？」

羅陀答言：「我為知苦故，於世尊所出家修梵行。」

時，諸外道聞羅陀所說，心不喜，從坐起，呵罵而去。

爾時，羅陀晡時從禪覺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以其上事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向所說，得無毀謗世尊耶？將不令他人難問詰責墮負處耶？不如說說、非如法說、非法次法說耶？」

佛告羅陀：「汝真實說，不毀如來，不令他人難問詰責墮負處也，是如說說、如法說、法次法說。所以者何？色是苦，為知彼苦故，於如來所出家修梵行；受、想、行、識是苦，為知彼苦故，於如來所出家修梵行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羅陀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一一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摩拘羅山。時，有侍者比丘名曰羅陀。

時，有眾多外道出家至尊者羅陀所，共相問訊已，退坐一面，問羅陀言：「汝為何等故，於沙門瞿曇所出家修梵行？」

羅陀答言：「為於色憂、悲、惱、苦盡、離欲、滅、寂、沒故，於如來所出家修梵行；為於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憂、悲、惱、苦盡、離欲、滅、寂、沒故，於如來所出家修梵行。」

爾時，眾多外道出家聞是已，心不喜，從坐起，呵罵而去。

爾時，羅陀晡時從禪覺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以其上事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得無謗世尊耶？不令他人來難問詰責墮負處耶？不如說說、非如法說、非法次法說耶？」

佛告羅陀：「汝真實說，不謗如來，不令他人難問詰責墮負處也，如說說、如法說、法次法說。所以者何？羅陀！色憂、悲、惱、苦，為斷彼故，於如來所出家修梵行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憂、悲、惱、苦，為斷彼故，於如來所出家修梵行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羅陀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一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摩拘羅山。時，有侍者比丘名曰羅陀。

時，有眾多外道出家至羅陀所，共相問訊已，退坐一面，問羅陀言：「汝何故於沙門瞿曇所出家修梵行？」

羅陀答言：「於色見我、我所、我慢使繫著，彼若盡、離欲、滅、寂、沒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見我、我所、我慢使繫著，彼若盡、離欲、滅、寂、沒故，於世尊所出家修梵行。」

諸外道出家聞是語，心不喜，從坐起，呵罵而去。

羅陀比丘晡時從禪覺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以其上事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之所說，得無毀謗世尊耶？不令他人難問詰責墮負處耶？不如說說、不如法說、非法次法說耶？」

佛告羅陀：「汝真實說，不謗如來，不令他人難問詰責墮負處也，是如說說、如法說、法次法說。所以者何？於色見我、我所、我慢使繫著，彼若盡、離欲、滅、寂、沒故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見我、我所、我慢使繫著，彼若盡、離欲、滅、寂、沒故，於如來所出家修梵行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羅陀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一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摩拘羅山。時，有侍者比丘名曰羅陀。

時，有眾多外道出家至羅陀所，共相問訊已，退坐一面，問羅陀言：「汝何故於沙門瞿曇所出家修梵行？」

羅陀答言：「於色有漏，障閔、熱惱、憂悲，彼若盡、離欲、滅、寂、沒。受、想、行、識有漏，障閔、熱惱、憂悲，彼若盡、離欲、滅、寂、沒故，於如來所出家修梵行。」

時，眾多外道出家聞是已，心不喜，從坐起，呵罵而去。

爾時，羅陀晡時從禪覺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以其上事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之所說，將無謗世尊耶？不令他人難問詰責墮負處耶？不如說說、不如法說、非法次法說耶？」

佛告羅陀：「汝真實說，不謗如來。所以者何？色有漏，有障閔、熱惱、憂悲，彼若盡、離欲、滅、寂、沒。受、想、行、識有漏，障閔、熱惱、憂悲，彼若盡、離欲、滅、寂、沒故，於如來所出家修梵行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羅陀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一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摩拘羅山。時，有侍者比丘名曰羅陀。

時，有外道出家至羅陀所，共相問訊已，退坐一面，問羅陀言：「汝何故於沙門瞿曇所出家修梵行？」

羅陀答言：「於色貪、恚、癡，彼若盡、離欲、滅、寂、沒；於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貪、恚、癡，彼若盡、離欲、滅、寂、沒，於如來所出家修梵行。」

諸外道聞是語已，心不喜，從坐起，呵責而去。

羅陀比丘晡時從禪覺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以其上事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之所說，將無謗世尊耶？不令他人難問詰責墮負處耶？不如說說、不如法說、非法次法說耶？」

佛告羅陀：「汝真實說，不謗如來，不令他人難問詰責墮負處也，如說說、如法說、法次法說。所以者何？於色貪、恚、癡，彼若盡、離欲、滅、寂、沒；於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貪、恚、癡，彼若盡、離欲、滅、寂、沒故，於如來所出家修梵行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羅陀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一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摩拘羅山。時，有侍者比丘名曰羅陀。

時，有眾多外道出家至羅陀所，共相問訊已，退坐一面，問羅陀言：「汝何故於沙門瞿曇所出家修梵行？」

羅陀答言：「於色欲、愛、喜，彼若盡、離欲、滅、寂、沒；於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欲、愛、喜，彼若盡、離欲、滅、寂、沒故，於如來所出家修梵行。」

時，諸外道聞是語已，心不喜，從坐起，呵罵而去。

羅陀比丘晡時從禪覺，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以其上說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之所說，不謗如來耶？不令他人難問詰責墮負處耶？不如說說、不如法說、非法次法說耶？」

佛告羅陀：「汝真實說，不謗如來，不令他人難問呵嘖墮負處也，如說說、如法說、如法次法說。所以者何？於色欲、愛、喜，彼若盡、離欲、滅、寂、沒；於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欲、愛、喜，彼若盡、離欲、滅、寂、沒故，於如來所出家修梵行。」佛說此經已，羅陀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二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摩拘羅山。時，有侍者比丘名曰羅陀。

爾時，世尊告羅陀言：「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當觀皆是魔所作；諸所有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當觀皆是魔所作。」

佛告羅陀：「色為常耶？為無常耶？」

答曰：「無常。世尊！」

復問：「若無常者，是苦耶？」

答曰：「是苦。世尊！」

「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」復問：「羅陀！若無常、苦者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寧於中見色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佛告羅陀：「若多聞聖弟子於此五受陰不見是我、是我所故，於諸世間都無所取，無所取故無所著，無所著故自覺涅槃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羅陀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二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摩拘羅山。時，有侍者比丘名曰羅陀。

爾時，世尊告羅陀比丘言：「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皆是死法；所有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皆是死法。」

佛告羅陀：「色為常耶？為無常耶？」

答曰：「無常。世尊！」

復問：「若無常者，是苦耶？」

答曰：「是苦。世尊！」

「受、想、行、識，為常、為無常耶？」

答曰：「無常。世尊！」

復問：「若無常者，是苦耶？」

答曰：「是苦。世尊！」

復問：「若無常、苦者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寧於中見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佛告羅陀：「若多聞聖弟子於此五受陰如實觀察非我、非我所者，於諸世間都無所取，無所取者無所著，無所著故自覺涅槃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羅陀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二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摩拘羅山。

時，有侍者比丘名曰羅陀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所謂眾生者，云何名為眾生？」

佛告羅陀：「於色染著纏綿，名曰眾生；於受、想、行、識染著纏綿，名曰眾生。」

佛告羅陀：「我說於色境界當散壞消滅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境界當散壞消滅，斷除愛欲，愛盡則苦盡，苦盡者我說作苦邊。譬如聚落中諸小男小女嬉戲，聚土作城郭宅舍，心愛樂著，愛未盡、欲未盡、念未盡、渴未盡，心常愛樂、守護，言：『我城郭，我舍宅，若於彼土聚愛盡、欲盡、念盡、渴盡，則以手撥足蹴，令其消散。如是，羅陀！於色散壞消滅愛盡，愛盡故苦盡，苦盡故我說作苦邊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羅陀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二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摩拘羅山。

時，有侍者比丘名曰羅陀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為我略說法要，我聞法已，我當獨一靜處，專心思惟，不放逸住：『所以族姓子剷除鬚髮，身著染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增加精進，修諸梵行，見法自知作

證：「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」』」

爾時，世尊告羅陀曰：「善哉！羅陀！能於佛前問如是義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羅陀！當知有身、有身集、有身滅、有身滅道跡。何等為有身？謂五受陰——色受陰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受陰。云何有身集？謂當來有愛，貪、喜俱，於彼彼愛樂，是名有身集。云何有身滅？謂當有愛，喜、貪俱，彼彼愛樂無餘斷、捨、吐、盡、離欲、寂、沒，是名有身盡。云何有身滅道跡？謂八正道——正見、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，是名有身滅道跡。有身當知，有身集當斷，有身滅當證，有身滅道跡當修。羅陀！若多聞聖弟子於有身若知、若斷，有身集若知、若斷，有身滅若知、若證，有身滅道跡若知、若修已，羅陀！名斷愛、離愛、轉結、止慢無間等，究竟苦邊。」

羅陀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從坐起，作禮而去。世尊如是教授已，羅陀比丘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。所以善男子刳除鬚髮，著染色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增益精進，修諸梵行，見法自知作證：「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」成阿羅漢，心善解脫。

佛說此經已，羅陀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一二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摩拘羅山。時，有侍者比丘名曰羅陀。

爾時，世尊告羅陀比丘言：「諸比丘！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當觀皆是魔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當觀皆是魔。羅陀！於意云何？色為常耶？為無常耶？」

答曰：「無常。世尊！」

「若無常者，是苦耶？」

答曰：「是苦。世尊！」

「若無常、苦者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寧於中見我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「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是故，羅陀！多聞聖弟子於色生厭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生厭，厭故不樂，不樂故解脫，解脫知見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羅陀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一二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摩拘羅山。時，有侍者比丘名曰羅陀。

爾時，世尊告羅陀比丘言：「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皆是魔所作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」

佛告羅陀：「於意云何？色是常耶？為非常耶？」

答曰：「無常。世尊！」

復問：「若無常者，是苦耶？」

答曰：「是苦。世尊！」

復問：「受、想、行、識為是常耶？為無常耶？」

答曰：「無常。世尊！」

復問：「若無常者，是苦耶？」

答曰：「是苦。世尊！」

佛告羅陀：「若無常、苦者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寧於中見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「是故，羅陀！多聞聖弟子於色生厭，厭故不樂，不樂故解脫，解脫知見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羅陀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第三經亦如是。所異者，佛告羅陀：「多聞聖弟子於此五受陰，陰陰觀察非我、非我所。觀察已，於諸世間都無所取，不取故不著，不著故自覺涅槃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羅陀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二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摩拘羅山。時，有侍者比丘名曰羅陀。

爾時，世尊告羅陀言：「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當觀彼一切皆是死法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」

餘如前說。

### (一二七)

如是我聞：



一時，佛住摩拘羅山。時，有侍者比丘名曰羅陀。

爾時，世尊告羅陀言：「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當觀皆是斷法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多聞聖弟子如是觀者，於色生厭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生厭，厭故不樂，不樂故解脫，解脫知見，自知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羅陀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是我觀察斷法，如是——觀察滅法，觀察棄捨法，觀察無常法，觀察苦法，觀察空法，觀察非我法，觀察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法，觀察病法，觀察癱法，觀察刺法，觀察殺法，觀察殺根本法，觀察病、癱、刺、殺、殺根本法。——如是諸經，皆如上說。

### ( 一 二 八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摩拘羅山。時，有侍者比丘名曰羅陀。

爾時，世尊告羅陀言：「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當觀皆是斷法。觀察已，於色欲貪斷，色貪斷已，我說心善解脫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羅陀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是比十四經，亦如上說。

### ( 一 二 九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摩拘羅山。時，有侍者比丘名曰羅陀。

爾時，世尊告羅陀言：「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當觀皆是斷法。觀察斷法已，於色欲貪斷，我說心善解脫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羅陀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 三 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欲斷五受陰者，當求大師。何等為五？謂色受陰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受陰，欲斷此五受陰，當求大師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當斷，如是當知、當吐、當息、當捨，亦復如是。如求大師，如是勝師者、順次師者、教誡者、勝教誡者、順次教誡者、通者、廣通者、圓通者、導者、廣導者、

究竟導者、說者、廣說者、順次說者、正者、伴者、真知識者、親者、愍者、悲者、崇義者、安慰者、崇樂者、崇觸者、崇安慰者、欲者、精進者、方便者、勤者、勇猛者、固者、強者、堪能者、專者、心不退者、堅執持者、常習者、不放逸者、和合者、思量者、憶念者、覺者、知者、明者、慧者、受者、思惟者、梵行者、念處者、正勤者、如意足者、根者、力者、覺分者、道分者、止者、觀者、念身者、正憶念者，亦復如是。

### (一三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沙門、婆羅門習於色者，隨魔自在，入於魔手，隨魔所欲，為魔所縛，不脫魔繫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若沙門、婆羅門不習色。如是沙門、婆羅門不隨魔自在，不入魔手，不隨魔所欲，解脫魔縛，解脫魔繫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是，習近者、習著者、味者、決定著者、止者、使者、往者、撰擇者、不捨者、不吐者，如是等沙門、婆羅門隨魔自在，如上說。

### (一三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沙門、婆羅門於色不習近者，不隨魔自在，不入魔手，不隨魔所欲，非魔縛所縛，解脫魔繫；不習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乃至吐色亦復如是。

### (一三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，何所見我？令眾生無明所蓋，愛繫其首，長道驅馳，生死輪迴，生死流轉，不去本際？」

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善哉！世尊！唯願哀愍，廣說其義，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！善思！當為汝說。諸比丘！色有故，色事起，色繫著，色見我，令眾生無明所蓋，愛繫其首，長道驅馳，生死輪迴，生死流轉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諸比丘！色為常耶？為非常耶？」

答曰：「無常。世尊！」

復問：「若無常者，是苦耶？」

答曰：「是苦。世尊！」

「如是，比丘！若無常者是苦，是苦有故，是事起、繫著、見我，令眾生無明所蓋，愛繫其頭，長道驅馳，生死輪迴，生死流轉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是故，諸比丘！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、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非異我、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

「如是見、聞、覺、識，求得隨憶、隨覺、隨觀，彼一切非我、非異我、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

「若有見言有我、有世間、有此世、常、恒、不變易法，彼一切非我、非異我、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

「若復有見非此我、非此我所、非當來我、非當來我所，彼一切非我、非異我、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

「若多聞聖弟子於此六見處觀察非我、非我所。如是觀者，於佛所狐疑斷，於法、於僧狐疑斷，是名比丘。多聞聖弟子不復堪任作身、口、意業，趣三惡道。正使放逸，聖弟子決定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來，作苦邊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三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多聞聖弟子於此六見處觀察非我、非我所。如是觀者，於苦狐疑斷，於習、滅、道狐疑斷，是名比丘。多聞聖弟子不復堪任作身、口、意業，趣三惡道……」如是廣說，乃至「作苦邊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三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……。廣說如上。差別者：「若多聞聖弟子於此六見處觀察非我、非我所。如是觀者，於佛狐疑斷，於法、僧、苦、集、滅、道狐疑斷……」如是廣說，乃至「作苦邊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三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何所是事有故，何所起，何所繫著，何所見我？諸比丘！令彼眾生無明所蓋，愛繫其首，長道驅馳，生死輪迴，生死流轉，不知本際？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善哉！世尊！唯願哀愍，廣說其義，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諸比丘！色有故，是色事起，於色繫著，於色見我，令眾生無明所蓋，愛繫其首，長道驅馳，生死輪迴，生死流轉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諸比丘！色是常耶？為非常耶？」

答曰：「無常。世尊！」

復問：「若無常者，是苦耶？」

答曰：「是苦。世尊！」

「如是，比丘！若無常者是苦，是苦有故，是事起、繫著、見我，令彼眾生無明所蓋，愛繫其首，長道驅馳，生死輪迴，生死流轉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

「是故，諸比丘！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非異我、不相在。如是觀者，是名正慧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

「如是見、聞、覺、識，求得隨憶、隨覺，隨觀，彼一切非我、非異我、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

「若有見言有我、有此世、有他世、有常、有恒、不變易，彼一切非我、非異我、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

「若復有見非此我、非此我所、非當來我、非當來我所，彼一切非我、非異我、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

「若多聞聖弟子於此六見處觀察非我、非我所。如是觀者，於佛狐疑斷，於法、僧狐疑斷，是名比丘。不復堪任作身、口、意業，趣三惡道，正使放逸，諸聖弟子皆悉不從向於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作苦後邊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三七)

第二經亦如是。差別者，於苦、集、滅、道狐疑斷。

### (一三八)

第三經亦如是。差別者，於佛、法、僧狐疑斷，於苦、集、滅、道狐疑斷。

## 雜阿含經卷第六

## 雜阿含經卷第七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一三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？何所繫，何所著？何所見我，若未起憂、悲、惱、苦令起，已起憂、悲、惱、苦重令增廣？」

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，唯願廣說，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色有故，色起，色繫、著故，於色見我，未起憂、悲、惱、苦令起，已起憂、悲、惱、苦重令增廣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諸比丘！於意云何？色為常耶？為非常耶？」

答曰：「無常。世尊！」

復問：「若無常者，是苦耶？」

答曰：「是苦。世尊！」

「如是，比丘！若無常者是苦，是苦有故，是事起、繫、著、見我，若未起憂、悲、惱、苦令起，已起憂、悲、惱、苦重令增廣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」

「是故，諸比丘！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非異我、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」

「若復見、聞、覺、識，起、求、憶、隨覺、隨觀，彼一切非我、非異我、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」

「若見有我、有世間、有此世、有他世，常、恒、不變易，彼一切非我、非異我、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」

「若復有見非此世我、非此世我所、非當來我、非當來我所，彼一切非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，是名正慧。」

「若多聞聖弟子於此六見處觀察非我、非我所。如是觀者，於佛狐疑斷，於法、僧狐疑斷，是名比丘。」

「多聞聖弟子不復堪任作身、口、意業，趣三惡道，正使放逸。聖弟子決定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來，作苦邊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四〇、一四一)

次經亦如是。差別者，苦、集、滅、道狐疑斷。

次經亦如是。差別者，佛、法、僧、苦、集、滅、道狐疑斷。

### (一四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，何所見我？未起我、我所、我慢繫著使起，已起我、我所、我慢繫著使重令增廣？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……」如是廣說，乃至……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四三、一四四)

第二、第三經亦復如上。

### (一四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，何所見我？若未起有漏、障礙、燒然、憂、悲、惱、苦生，已起有漏、障礙、燒然、憂、悲、惱、苦重令增廣？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……」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### (一四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，何所見我？若三受形世間轉？」

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……」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### (一四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，何所見我？令三苦世間轉？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……」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### (一四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，何所見我？令世八法世間轉？」

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……」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### (一四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，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『我勝、我等、我卑。』？」

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……」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### (一五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，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『有勝我者、有等我者、有卑我者。』？」

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……」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### (一五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，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『無勝我者、無等我者、無卑我者。』？」

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……」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### (一五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，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『有我、有此世、有他世，常、恒、不變易法，如爾安住。』？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……」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### (一五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，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『如是我、彼，一切不二、不異、不滅。』？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……」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#### (一五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，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『無施、無會、無說，無善趣、惡趣業報，無此世、他世，無母、無父、無眾生、無世間阿羅漢正到正趣，若此世、他世見法自知身作證具足住：「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」』？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……」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#### (一五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，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『無力、無精進、無力精進、無士夫方便、無士夫精勤、無士夫方便精勤、無自作、無他作、無自他作；一切人、一切眾生、一切神，無方便、無力、無勢、無精進、無堪能，定分、相續、轉變，受苦樂六趣。』？」

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……」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#### (一五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，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『諸眾生此世活，死後斷壞無所有，四大和合士夫，身命終時，地歸地、水歸水、火歸火、風歸風，根隨空轉，輿床第五，四人持死人往塚間，乃至未燒可知燒然已，骨白鵠色立，高慢者知施，黠慧者知受，若說有者，彼一切虛誑妄說，若愚若智，死後他世，俱斷壞無所有。』？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……」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#### (一五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，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『眾生煩惱，無因無緣。』？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……」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### (一五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，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『眾生清淨，無因無緣。』？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……」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### (一五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，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『眾生無知無見，無因無緣。』？」

時，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……」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### (一六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，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？」

時，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……」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### (一六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，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『謂七身非作、非作所作，非化、非化所化，不殺、不動、堅實。何等為七？所謂地身、水身、火身、風身、樂、苦、命。此七種身非作、非作所作，非化、非化所化，不殺、不動、堅實、不轉、不變、不相逼迫。若福、若惡、若福惡，若苦、若樂、若苦樂，若士鼻、士首，亦不逼迫世間。若命、若身、七身間容刀往返，亦不害命，於彼無殺、無殺者，無繫、無繫者，無念、無念者，無教、無教者。』？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……」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## (一六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，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『作、教作，斷、教斷，煮、教煮，殺、教殺，害眾生、盜他財、行邪淫、知言妄語、飲酒、穿牆、斷鑊、偷奪，復道害村、害城、害人民，以極利劍輪鋸割，斫截作大肉聚，作如是學，彼非惡因緣，亦非招惡。於恒水南殺害而去，恒水北作大會而來，彼非因緣福惡，亦非招福惡。惠施、調伏、護持、行利、同利，於此所作，亦非作福。』？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……」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## (一六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，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『於此十四百千生門、六十千六百五業、三業、二業、一業、半業、六十二道跡、六十二內劫、百二十泥黎、百三十根、三十六貪界、四十九千龍家、四十九千金翅鳥家、四十九千邪命外道、四十九千外道出家、七想劫、七無想劫、七阿修羅、七毘舍遮、七天、七人、七百海、七夢、七百夢、七嶮、七百嶮、七覺、七百覺、六生、十增進、八大土地，於此八萬四千大劫，若愚若智，往來經歷，究竟苦邊。』彼無有沙門、婆羅門作如是說：『我常持戒，受諸苦行，修諸梵行，不熟業者令熟，已熟業者棄捨，進退不可知。此苦樂常住，生死定量。譬如縷丸擲著空中，漸漸來下，至地自住。如是八萬四千大劫生死定量，亦復如是。』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……」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## (一六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，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『風不吹、火不燃、水不流、箭不射、懷妊不產、乳不搆、日月若出若沒、若明若闇不可知。』？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……」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## (一六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，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『此大梵自在，造作自然，為眾生父。』？」

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……」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### (一六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，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『色是我，餘則虛名；無色是我，餘則虛名；色非色是我，餘則虛名；非色非無色是我，餘則虛名；我有邊，餘則虛名；我無邊，餘則虛名；我有邊無邊，餘則虛名；我非有邊非無邊，餘則虛名。一想、種種想、多想、無量想，我一向樂、一向苦、若苦、樂、不苦不樂，餘則虛名。』？」

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……」廣說次第如上三經。

### (一六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，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『色是我，餘則妄想；非色、非非色是我，餘則妄想；我有邊，餘則妄想；我無邊，餘則妄想；我非有邊非無邊，餘則妄想。我一想、種種想、少想、無量想，我一向樂、一向苦，若苦、樂、不苦不樂。』？」

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……」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### (一六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，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『我世間常、世間無常、世間常無常、世間非常非無常；世有邊、世無邊、世有邊無邊、世非有邊非無邊；命即是身、命異身異；如來死後有、如來死後無、如來死後有無、如來死後非有非無。』？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……」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### (一六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，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『世間我常、世間我無常、世間我常無常、世間我非常非無常；我苦常、我苦無常、我苦常無常、我苦非常非無常；世間我自作、世間我他作、世間我自作他作、世間我非自作非他作非自非他無因作；世間我苦自作、世間我苦他作、世間我苦自他作、世間我苦非自非他無因作。』？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……」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### (一七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，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『若無五欲娛樂，是則見法般涅槃；若離惡不善法，有覺、有觀，離生喜樂，入初禪，乃至第四禪，是第一義般涅槃。』？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……」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### (一七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所有故，何所起？何所繫著，何所見我？令諸眾生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『若龜四大色斷壞、無所有，是名我正斷；若復我欲界斷壞、死後無所有，是名我正斷；若復我色界死後斷壞、無所有，是名我正斷；若得空入處、識入處、無所有入處、非想非非想入處，我死後斷壞、無所有，是名我正斷。』？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……」如是廣說，次第如上三經。

### (一七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法無常者當斷，斷彼法已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何法無常？色無常，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七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過去無常法當斷，斷彼法已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云何過去無常法？過去色是無常法，過去欲是無常法，彼法當斷。斷彼法已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是未來、現在、過去、現在未來、現在過去、未來過去、未來現在。

#### (一七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為斷無常法故，當求大師。云何是無常法？謂色是無常法；為斷彼法，當求大師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是，過去、未來、現在、過去未來現在，當求大師，八種經如是。種種教隨順、安、廣安、周普安、導、廣導、究竟導、說、廣說、隨順說、第二伴、真知識、同意、愍、悲、崇義、崇安慰、樂、崇觸、崇安隱、欲、精進、方便、廣方便、堪能方便、堅固、強健、勇猛身心、勇猛難伏、攝受常學、不放逸修、思惟、念、覺、知、明、慧、辯、思量、梵行、如意、念處、正勤、根、力、覺、道、止、觀、念身、正憶念——八經，亦如上說。如斷義。如是知義、盡義、吐義、止義、捨義亦如是。

#### (一七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猶如有人火燒頭衣，當云何救？」

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當起增上欲，慤懃方便時救令滅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頭衣燒然尚可暫忘，無常盛火應盡除斷滅；為斷無常火故，勤求大師。斷何等無常故勤求大師？謂斷色無常故勤求大師，斷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故勤求大師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斷無常，如是過去無常、未來無常、現在無常、過去未來無常、過去現在無常、未來現在無常、過去未來現在無常，如是八種救頭然譬經，如上廣說。如求大師，如是求種種教、隨順教，如上廣說。如斷義，如是知義、盡義、吐義、止義、捨義、滅義、沒義，亦復如是。

#### (一七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為斷無常故，當隨修內身身觀住。何等法無常？謂色無常，為斷彼故，當隨修內身身觀住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，為斷彼故，當隨修內身身觀住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無常，如是過去色無常，未來色、現在色、過去未來色、過去現在色、未來現在色、過去未來現在色無常，斷彼故，當隨修身身觀住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

如隨修內身身觀住八種，如是外身身觀、內外身身觀、內受受觀、外受受觀、內外受受觀、內心心觀、外心心觀、內外心心觀、內法法觀、外法法觀、內外法法觀住一一八經，亦如上說。

如斷無常義，修四念處；如是知義、盡義、吐義、止義、捨義、滅義、沒義故，隨修四念處，亦如上說。

### (一七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猶如有人火燒頭衣，當云何救？」

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當起增上欲，慇懃方便時救令滅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頭衣燒然尚可暫忘，無常盛火應盡斷，為斷無常火故，隨修內身身觀住。云何為斷無常火故，隨修內身身觀住？謂色無常，為斷彼故，隨修內身身觀住。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，為斷彼故，隨修內身身觀住……」廣說乃至……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無常，如是過去無常、未來無常、現在無常、過去未來無常、過去現在無常、未來現在無常、過去未來現在無常。如內身身觀住八經，如是外身身觀八經、內外身身觀八經如上說。

如身念處二十四經，如是受念處、心念處、法念處二十四經如上說。

如當斷無常九十六經，如是當知、當吐、當盡、當止、當捨、當滅、當沒一一九十六經，亦如上說。

### (一七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猶如有人火燒頭衣，當云何救？」

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起增上欲，慇懃方便時救令滅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頭衣燒然尚可暫忘，無常盛火應盡斷。為斷無常火故，已生惡不善法當斷，起欲、精勤、攝心令增長。斷何等無常法故，已生惡不善法為斷故，起欲、方便、攝心增進？謂色無常故，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當斷故，已生惡不善法令斷，起欲、方便、攝心增進……」廣說乃至……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無常經，如是過去無常、未來無常、現在無常、過去未來無常、過去現在無常、未來現在無常、過去未來現在無常八經，亦如上說。

如已生惡不善法當斷故，如是未生惡不善法令不生、未生善法令生、已生善法令增廣故，起欲、方便、攝心增進八經，亦如上說。

如當斷無常三十二經，如是當知、當吐、當盡、當止、當捨、當滅、當沒一一三十二經，廣說如上。

### (一七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猶如有人火燒頭衣，當云何救？」

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當起增上欲，慇懃方便時救令滅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頭衣燒燃尚可暫忘，無常盛火當盡斷。為斷無常火故，當修欲定斷行成就如意足。當斷何等法無常？謂當斷色無常，當斷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故，修欲定斷行成就如意足……」如經廣說，乃至……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無常，如是過去無常、未來無常、現在無常、過去未來無常、過去現在無常、未來現在無常、過去未來現在無常八經，亦如上說。

如修欲定，如是精進定、意定、思惟定亦如是。如當斷三十二經，如是當知、當吐、當盡、當止、當捨、當滅、當沒一一三十二經，亦如上說。

### (一八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猶如有人火燒頭衣，當云何救？」

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當起增上欲，慇懃方便時救令滅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頭衣燒然尚可暫忘，無常盛火當盡斷。為斷無常火故，當修信根。斷何等無常法？謂當斷色無常，當斷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故，修信根……」如是廣說，乃至……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無常，如是過去無常、未來無常、現在無常、過去未來無常、過去現在無常、未來現在無常、過去未來現在無常，亦如上說。

如信根八經，如是修精進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八經，亦如上說。

如當斷四十經，如是當知、當吐、當盡、當止、當捨、當滅、當沒四十經，亦如上說。

### (一八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猶如有人火燒頭衣，當云何救？」

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當起增上欲，慇懃方便時救令滅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頭衣燒然尚可暫忘，無常盛火當盡斷。為斷無常火故，當修信力。斷何等無常故，當修信力？謂斷色無常故，當修信力，斷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故，當修信力……」如是廣說，乃至……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無常，如是過去無常、未來無常、現在無常、過去未來無常、過去現在無常、未來現在無常、過去未來現在無常八經，亦如上說。

如信力，如是精進力、念力、定力、慧力八經，亦如上說。

如當斷四十經，如是當知、當吐、當盡、當止、當捨、當滅、當沒一一四十經，亦如上說。

### (一八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猶如有人火燒頭衣，當云何救？」

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當起增上欲，慇懃方便時救令滅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頭衣燒然尚可暫忘，無常盛火當盡斷。為斷無常火故，修念覺分。斷何等法無常故，修念覺分？謂斷色無常，修念覺分，當斷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，修念覺分……」如是廣說，乃至……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無常，如是過去無常、未來無常、現在無常、過去未來無常、過去現在無常、未來現在無常、過去未來現在無常八經如上說。

如念覺分八經，如是擇法覺分、精進覺分、喜覺分、除覺分、捨覺分、定覺分一一八經，亦如上說。

如當斷五十六經，如是當知、當吐、當盡、當止、當捨、當滅、當沒一一五十六經如上說。

### (一八三)

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猶如有人火燒頭衣，當云何救？」

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當起增上欲，慇懃方便時救令滅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頭衣燒然尚可暫忘，無常盛火當盡斷。為斷無常火故，當修正見。斷何等無常法火故，當修正見，斷色無常故，當修正見，斷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故，當修正見……」如是廣說，乃至……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無常，如是過去無常，未來無常，現在無常，過去未來無常、過去現在無常、未來現在無常、過去未來現在無常，亦如上說。

如正見八經，如是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一一八經，亦如上說。

如當斷六十四經，如是當知、當吐、當盡、當止、當捨、當滅、當沒一一六十四經，亦如上說。

### (一八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猶如有人火燒頭衣，當云何救？」

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當起增上欲，慇懃方便時救令滅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頭衣燒然尚可暫忘，無常盛火當盡斷無餘。為斷無常火故，當修苦習盡道。斷何等無常法故，當修苦習盡道？謂斷色無常故，當修苦習盡道；斷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故，當修苦習盡道……」如是廣說，乃至……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無常，如是過去無常、未來無常、現在無常、過去未來無常、過去現在無常、未來現在無常、過去未來現在無常，亦如上說。

如苦習盡道八經，如是苦盡道、樂非盡道、樂盡道一一八經，亦如上說。

如當斷三十二經，如是當知、當吐、當盡、當止、當捨、當滅、當沒一一三十二經，亦如上說。

### (一八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猶如有人火燒頭衣，當云何救？」

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當起增上欲，慇懃方便時救令滅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頭衣燒然尚可暫忘，無常盛火當盡斷無餘。為斷無常火故，當修無貪法句。斷何等法無常故，當修無貪法句？謂當斷色無常故，修無貪法句，斷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故，修無貪法句……」如是廣說，乃至……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無常，如是過去無常、未來無常、現在無常、過去未來無常、過去現在無常、未來現在無常、過去未來現在無常，亦如上說。

如當修無貪法句八經，如是無恚、無癡諸句正句法句一一八經如上說。

如當斷二十四經，如是當知、當吐、當盡、當止、當捨、當滅、當沒一一二十四經，亦如上說。

### (一八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猶如有人火燒頭衣，當云何救？」

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當起增上欲，慇懃方便時救令滅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頭衣燒然尚可暫忘，無常盛火當盡斷。為斷無常火故，當修止。斷何等法無常故，當修止？謂斷色無常故，當修止；斷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故，當修止……」如是廣說，乃至……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無常，如是過去無常、未來無常、現在無常、過去未來無常、過去現在無常、未來現在無常、過去未來現在無常，亦如上說。

如修止八經，如是修觀八經，亦如上說。

如當斷十六經，如是當知、當吐、當盡、當止、當捨、當滅、當沒一一十六經，亦如上說。

「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非異我、不相在如實知；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如是。多聞聖弟子如是正觀者，於色生厭，受、想、行、識生厭；厭已不樂，不樂故解脫，解脫知見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如無常，如是動搖、旋轉、疋瘵、破壞、飄疾、朽敗、危頓、不恒、不安、變易、惱苦、災患、魔邪、魔勢、魔器，如沫、如泡、如芭蕉、如幻，微劣、貪嗜、殺擄、刀劍、疾妬、相殘、損減、衰耗、繫縛、撻打、惡瘡、癰疽、利刺、煩惱、譴罰、陰蓋、過患、處愁、感、惡知識，苦、空、非我、非我所，怨家連鎖，非義、非安

慰，熱惱、無蔭、無洲、無覆、無依、無護，生法、老法、病法、死法、憂悲法、惱苦法、無力的法、羸劣法、不可欲法、誘引法、將養法、有苦法、有殺法、有惱法、有熱法、有相法、有吹法、有取法、深嶮法、難澁法、不正法、兇暴法、有貪法、有恚法、有癡法、不住法、燒然法、罣闕法、災法、集法、滅法、骨聚法、肉段法、執炬法、火坑法，如毒蛇、如夢價借、如樹果、如屠牛者、如殺人者、如觸露、如淹水、如駛流、如織縷、如輪沙水、如跳杖、如毒瓶、如毒身、如毒華、如毒果、煩惱動。如是，比丘！乃至斷過去、未來、現在無常，乃至滅沒，當修止觀。

「斷何等法過去、未來、現在無常，乃至滅沒，修止觀？謂斷色過去、未來、現在無常，乃至滅沒，故修止觀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

「是故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非異我、不相在如實知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

「多聞聖弟子如是觀者，於色生厭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生厭，厭故不樂，不樂故解脫，解脫知見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八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以成就一法故，不復堪任知色無常，知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。何等為一法成就？謂貪欲一法成就，不堪能知色無常，知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。何等一法成就？謂無貪欲成就，無貪欲法者，堪能知色無常，堪能知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如成就不成就，如是知不知、親不親、明不明、識不識、察不察、量不量、覆不覆、種不種、掩不掩、映翳不翳亦如是。

「如是知，如是識解，受、求、辯、獨證，亦復如是。

「如貪，如是恚、癡、瞋、恨、皆、執、嫉、慳、幻、諂、無慙、無愧、慢、慢慢、增慢、我慢、增上慢、邪慢、卑慢、憍慢、放逸、矜高、曲為相規、利誘、利惡、欲多、欲常、欲不敬、惡口、惡知識、不忍貪、嗜不貪、惡貪，身見、邊見、邪見、見取、戒取、欲愛、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、昏悴、蹢躅、鼯、懶、亂想、不正憶、身濁、不直、不軟、不異、欲覺、恚覺、害覺、親覺、國土覺、輕易覺、愛他家覺、愁憂惱苦，於此等一一法，乃至映翳，不堪任滅色作證。

「何等為一法？所謂惱苦，以惱苦映翳故，不堪任於色滅盡作證，不堪任於受、想、行、識滅盡作證。一法不映翳故，堪任於色滅盡作證，堪任於受、想、行、識滅盡作證。

「何等一法？謂惱苦，此一法不映翳故，堪任於色滅盡作證，堪任於受、想、行、識滅盡作證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雜阿含經卷第七

## 雜阿含經卷第八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一八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正觀察眼無常。如是觀者，是名正見。正觀故生厭，生厭故離喜、離貪，離喜、貪故，我說心正解脫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離喜、離貪，離喜、貪故。比丘！我說心正解脫，心正解脫者，能自記說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無常，如是苦、空、非我，亦如是說。

### (一八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眼當正思惟、觀察無常。所以者何？於眼正思惟、觀察無常故，於眼欲貪斷，欲貪斷故，我說心正解脫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正思惟、觀察故，欲貪斷，欲貪斷者，我說心正解脫。如是，比丘！心正解脫者，能自記說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九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於眼不識、不知、不斷、不離欲者，不堪任正盡苦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諸比丘！於眼若識、若知、若斷、若離欲者，堪任正盡苦。於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若識、若知、若斷、若離欲者，堪任正盡苦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九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眼若不識、不知、不斷、不離欲者，不堪任越生、老病、死苦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不識、不知、不斷、不離欲者，不堪任越生、老病、死苦。諸比丘！於色若識、若知、若斷、若離欲者，堪任越生、老病、死苦。於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若識、若知、若斷、若離欲，堪任越生、老病、死苦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九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於眼不離欲，心不解脫者，不堪任正盡苦。於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不離欲，心不解脫者，不堪任正盡苦。諸比丘！若於眼色離欲，心解脫者，彼堪任正盡苦。於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離欲，心解脫者，堪任正盡苦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九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於眼、色不離欲，心不解脫者，不堪任越生、老、病、死苦。於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不離欲心，不解脫者，不堪任越生、老、病、死苦。諸比丘！若於眼、色離欲，心解脫者，堪任越生、老、病、死苦。於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離欲，心解脫者，堪任越生、老、病、死苦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九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於眼生喜者，則於苦生喜，若於苦生喜者，我說彼不解脫於苦。於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生喜者，則於苦生喜，於苦生喜者，我說彼不解脫於苦。」

「諸比丘！若於眼不生喜者，則於苦不生喜，於苦不生喜者，我說彼解脫於苦。於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不生喜者，則於苦不生喜，於苦不生喜者，我說彼解脫於苦。」

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九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一切無常。云何一切無常？謂眼無常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，若眼觸因緣生受，苦覺、樂覺、不苦不樂覺，彼亦無常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多聞聖弟子如是觀者，於眼生厭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，苦覺、樂覺、不苦不樂覺，於彼生厭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、意識

、意觸，意觸因緣生受，苦覺、樂覺、不苦不樂覺，彼亦生厭，厭故不樂，不樂故解脫，解脫知見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無常經，如是苦、空、無我，亦如是說。

### (一九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一切無常。云何一切？謂眼無常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，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無常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，若法、意識、意觸、意觸因緣生受，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無常，多聞聖弟子如是觀者，於眼解脫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，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解脫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法、意識、意觸、意觸因緣生受，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解脫，我說彼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說一切無常，如是一切苦、一切空、一切非我、一切虛業法、一切破壞法、一切生法、一切老法、一切病法、一切死法、一切愁憂法、一切煩惱法、一切集法、一切滅法、一切知法、一切識法、一切斷法、一切覺法、一切作證、一切魔、一切魔勢、一切魔器、一切然、一切熾然、一切燒，皆如上二經廣說。

### (一九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迦闍尸利沙支提，與千比丘俱，皆是舊縈髮婆羅門。

爾時，世尊為千比丘作三種示現教化。云何為三？神足變化示現、他心示現、教誡示現。

神足示現者，世尊隨其所應，而示現入禪定正受，陵虛至東方，作四威儀，行、住、坐、臥，入火三昧，出種種火光，青、黃、赤、白、紅、頗梨色，水火俱現、或身下出火，身上出水，身上出火，身下出水，周圍四方亦復如是。爾時，世尊作種種神變已，於眾中坐，是名神足示現。

他心示現者，如彼心、如彼意、如彼識，彼應作如是念、不應作如是念、彼應作如是捨、彼應作如是身證住，是名他心示現。

教誡示現者，如世尊說：「諸比丘！一切燒然。云何一切燒然？謂眼燒然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，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燒然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燒然，若法、意識、意觸、意觸因緣生受，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燒然，以何燒然，貪火燒然、恚火燒然、癡火燒然，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

火燒然。」

爾時，千比丘聞佛所說，不起諸漏，心得解脫，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九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。

爾時，尊者羅睺羅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知、云何見我內識身及外一切相，令我、我所、我慢使繫著不生？」

爾時，世尊告羅睺羅：「善哉！羅睺羅！能問如來甚深之義。」

佛告羅睺羅：「眼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非異我、不相在如實知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」

「羅睺羅！作如是知、如是見我此識身及外一切相，令我、我所、我慢使繫著不生。羅睺羅！如是我、我所、我慢使繫著不生者。羅睺羅！是名斷愛濁見，正無間等，究竟苦邊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羅睺羅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內入處，如是外入處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眼識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，眼觸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，眼觸生受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生受，眼觸生想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生想，眼觸生思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生思，眼觸生愛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生愛，亦如上說。

### (一九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羅睺羅：「云何知、云何見，於此識身及外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、我慢使繫著？」

羅睺羅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善哉！世尊！當為諸比丘廣說此義，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。」

佛告羅睺羅：「善哉！諦聽，當為汝說。諸所有眼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非異我、不相在如實正觀。羅睺羅！耳、鼻、舌、身意亦復如是。」

「羅睺羅！如是知、如是見我此識身及外一切相，我、我所、我慢使繫著不生。羅睺羅！如是比丘越於二，離諸相，寂滅解脫。羅睺羅！如是比丘斷諸愛欲，轉去諸結，究竟苦邊。」



佛說此經已，羅睺羅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內入，如是外入，乃至意觸因緣生受，亦如是廣說。

## ( 二〇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尊者羅睺羅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為我說法，我聞法已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；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已，如是思惟：『所以族姓子剷除鬚髮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修持梵行，見法自知作證：「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」』」

爾時，世尊觀察羅睺羅心解脫慧未熟，未堪任受增上法。問羅睺羅言：「汝以授人五受陰未？」

羅睺羅白佛：「未也。世尊！」

佛告羅睺羅：「汝當為人演說五受陰。」

爾時，羅睺羅受佛教已，於異時為人演說五受陰，說已，還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已為人說五受陰，唯願世尊為我說法，我聞法已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」

爾時，世尊復觀察羅睺羅心解脫智未熟，不堪任受增上法，問羅睺羅言：「汝為人說六入處未？」

羅睺羅白佛：「未也。世尊！」

佛告羅睺羅：「汝當為人演說六入處。」

爾時，羅睺羅於異時為人演說六入處，說六入處已，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已為人演說六入處，唯願世尊為我說法，我聞法已，當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」

爾時，世尊觀察羅睺羅心解脫智未熟，不堪任受增上法，問羅睺羅言：「汝已為人說尼陀那法未？」

羅睺羅白佛言：「未也。世尊！」

佛告羅睺羅：「汝當為人演說尼陀那法。」

爾時，羅睺羅於異時為人廣說尼陀那法已，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為我說法，我聞法已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」

爾時，世尊復觀察羅睺羅心解脫智未熟……廣說乃至告羅睺羅言：「汝當於上所說諸法，獨於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觀察其義。」

爾時，羅睺羅受佛教勅，如上所聞法、所說法思惟稱量，觀察其義，作是念：「此諸法一切皆順趣涅槃、流注涅槃、後住涅槃。」爾時，羅睺羅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已於如上所聞法、所說法獨一靜處，思惟稱量，觀察其義，知此諸法皆順趣涅槃、流注涅槃、後住涅槃。」

爾時，世尊觀察羅睺羅心解脫智熟，堪任受增上法，告羅睺羅言：「羅睺羅！一切無常。何等法無常？謂眼無常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……」如上無常廣說。

爾時，羅睺羅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禮佛而退。

爾時，羅睺羅受佛教已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：「所以族姓子剷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純修梵行，乃至見法自知作證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成阿羅漢，心善解脫。

佛說此經已，羅睺羅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二〇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異比丘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知、云何見，次第疾得漏盡？」

爾時，世尊告彼比丘：「當正觀無常。何等法無常？謂眼無常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，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當觀無常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當觀無常。若法、意識、意觸、意觸因緣生受，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無常。比丘！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次第盡有漏。」

時，彼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作禮而去。

如是，比丘所說經。若差別者：「云何知、云何見，次第盡一切結，斷一切縛、斷一切使、斷一切上煩惱、斷一切結、斷諸流、斷諸軛、斷諸取、斷諸觸、斷諸蓋、斷諸纏、斷諸垢、斷諸愛、斷諸意、斷邪見生正見、斷無明生明。比丘！如是觀眼無常，乃至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次第無明斷，明生。」

時，彼比丘聞佛所說歡喜，歡喜已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二〇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異比丘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知、云何見，次第我見斷，無我見生？」

佛告彼比丘：「於眼正觀無常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，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正觀無我。如是乃至意觸因緣生受，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

正觀無我。比丘！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次第我見斷，無我見生。」

時，彼比丘聞佛所說歡喜，歡喜已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 二〇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毘舍離耆婆拘摩羅藥師菴羅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有比丘能斷一法者，則得正智，能自記說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」唯願演說，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。

佛告諸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諸比丘！云何一法斷故，乃至不受後有？所謂無明，離欲明生，得正智，能自記說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時，有異比丘從坐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為佛作禮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知、云何見無明，離欲明生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當正觀察眼無常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，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正觀無常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比丘！如是知、如是見無明，離欲明生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二〇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毘舍離耆婆拘摩羅藥師菴羅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尊者阿難：「於眼當如實知、如實見，若眼、眼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，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如實知、如實見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彼如實知、如實見已，於眼生厭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，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生厭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厭已不樂，不樂已解脫，解脫知見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二〇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毘舍離耆婆拘摩羅藥師菴羅園。

爾時，世尊說一切優陀那偈已，告尊者阿難：「眼無常、苦、變易、異分法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，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無常苦、變易、異分法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多聞聖弟子如是觀者，於眼得解脫，若色、眼識

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，彼亦解脫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、意識、意觸、意觸因緣生受，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解脫，我說彼解脫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二〇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毘舍離城耆婆拘摩羅藥師菴羅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勤方便禪思，內寂其心。所以者何？比丘！方便禪思，內寂其心，如是如實知顯現。於何如實知顯現？於眼如實知顯現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，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如實知顯現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此諸法無常、有為，亦如是如實知顯現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二〇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毘舍離耆婆拘摩羅藥師菴羅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修無量三摩提，精勤繫念。所以者何？修無量三摩提，精勤繫念已，則如實顯現。於何如實顯現？於眼如實顯現……」如是廣說，乃至「此諸法無常、有為，此如實顯現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二〇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毘舍離耆婆拘摩羅藥師菴羅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、未來眼無常，況現在眼。多聞聖弟子如是觀者，不顧過去眼，不欣未來眼，於現在眼厭、不樂、離欲、向厭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無常，苦、空、無我，亦如是說。

如內入處四經，如是外入處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四經，內外入處四經，亦如是說。

### (二〇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毘舍離耆婆拘摩羅藥師菴羅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六觸入處。云何為六？眼觸入處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入處，沙門、婆羅門於此六觸入處集、滅、味、患、離不如實知，當知是沙門、婆羅門去我法、律遠，如虛空與地。」

時，有異比丘從坐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言：「我具足如實知此六觸入處集、滅、味、患、離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我今問汝，汝隨問答我。比丘！汝見眼觸入處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於此眼觸入處非我、非異我、不相在，如實知見者，不起諸漏、心不染著、心得解脫，是名初觸入處已斷、已知，斷其根本，如截多羅樹頭，於未來法永不復起，所謂眼識及色，汝見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入處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於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入處非我、非異我、不相在，作如是如實知見者，不起諸漏、心不染著，以得解脫，是名比丘六觸入處已斷、已知，斷其根本，如截多羅樹頭，於未來世欲不復生，謂意識法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二一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毘舍離耆婆拘摩羅藥師菴羅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莫樂莫苦。所以者何？有六觸入處地獄，眾生生彼地獄中者，眼所見不可愛色、不見可愛色，見不可念色、不見可念色，見不善色、不見善色，以是因緣故，一向受憂苦。耳聲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觸、意識法，見不可愛、不見可愛，見不可念、不見可念，見不善法、不見善法，以是因緣故，長受憂苦。」

「諸比丘！有六觸入處，其有眾生生彼處者，眼見可愛、不見不可愛，見可念色、非不可念色，見善色、非不善色，以是因緣故，一向長受喜樂。耳聲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觸、意所識法，可愛非不可愛、可念非不可念、見善非不善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二一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毘舍離耆婆拘摩羅藥師菴羅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昔未成正覺時，獨一靜處，禪思思惟：『自心多向何處觀察？』自心多逐過去五欲功德，少逐現在五欲功德，逐未來世轉復微少；我觀多

逐過去五欲心已，極生方便，精勤自護，不復令隨過去五欲功德。

「我以是精勤自護故，漸漸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汝等諸比丘亦復多逐過去五欲功德，現在、未來亦復微少，汝今亦當以心多逐過去五欲功德故，增加自護，亦當不久得盡諸漏，無漏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「所以者何？眼見色因緣生內受，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因緣生內受，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。是故，比丘！於彼入處當覺知，若眼滅，色想則離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滅，法想則離。」

佛說：「當覺六入處。」言已，入室坐禪。時，有眾多比丘，世尊去後，作此論議：「世尊為我等略說法要，不廣分別，而入室坐禪。世尊說言：『當覺六入處，若彼眼滅，色想則離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滅，法想則離。』我等今日於世尊略說法中猶故不解，今此眾中，誰有慧力，能為我等於世尊略說法中廣為我等演說其義？」

復作是念：「唯有尊者阿難，常侍世尊，常為大師之所讚歎，聰慧梵行。唯有尊者阿難堪能為我等於世尊略說法中演說其義，我等今日皆共往詣尊者阿難所，問其要義，如阿難所說，悉當奉持。」

爾時，眾多比丘往詣尊者阿難所，共相問訊已，於一面坐。白尊者阿難言：「尊者！當知世尊為我等略說法要，如上所說，具問阿難，當為我等廣說其義。」

尊者阿難語諸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於世尊略說法中，當為汝等廣說其義，世尊略說者，即是滅六入處，有餘當說故，言眼處滅，色想則離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入處滅，法想則離，世尊略說此法已，入室坐禪，我今已為汝等分別說義。」

尊者阿難說此義已，諸比丘聞其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 二 一 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不為一切比丘說不放逸行，亦非不為一切比丘說不放逸行。

「不向何等像類比丘說不放逸行？若比丘得阿羅漢，盡諸有漏，離諸重擔，逮得己利，盡諸有結，心正解脫。如是像類比丘，我不為說不放逸行。所以者何？彼諸比丘已作不放逸故，不復堪能作放逸事，我今見彼諸尊者得不放逸果，是故不為彼說不放逸行。

「為何等像類比丘說不放逸行？若諸比丘在學地者，未得心意增上安隱，向涅槃住，如是像類比丘，我為其說不放逸行。所以者何？以彼比丘習學諸根，心樂隨順資生之具，親近善友，不久當得盡諸有漏，無漏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：『我

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」所以者何？彼眼識所可愛樂、染著之色，彼比丘見已，不喜、不讚歎、不染、不繫著住；以不喜、不讚歎、不染、不著住故，專精勝進，身心止息，心安極住不忘，常定一心，無量法喜，但逮得第一三昧正受，終不退滅隨於眼色。於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法亦復如是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二一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為汝等演說二法。諦聽！善思！何等為二？眼、色為二。耳聲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觸、意法為二、是名二法。

「若有沙門、婆羅門作如是說：『是非二者，沙門瞿曇所說二法，此非為二。』彼自以意說二法者，但有言說，聞已不知，增其疑惑，以非其境界故。

「所以者何？緣眼、色，眼識生，三事和合，緣觸觸生受，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。若於此受集、受滅、受味、受患、受離不如實知者，種貪欲身觸、種瞋恚身觸、種戒取身觸、種我見身觸，亦種殖增長諸惡不善法。如是純大苦集皆從集生，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法緣，生意識，三事和合觸……」廣說如上。

「復次，眼緣色，生眼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緣受，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於此諸受集、滅、味、患、離如是知。如是知己，不種貪欲身觸、不種瞋恚身觸、不種戒取身觸、不種我見身觸、不種諸惡不善法。如是諸惡不善法滅，純大苦聚滅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亦復如是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二一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二因緣生識。何等為二？謂眼色、耳聲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觸、意法……」如是廣說，乃至「非其境界故。所以者何？眼、色因緣生眼識，彼無常、有為、心緣生，色若眼、識，無常、有為、心緣生，此三法和合觸，觸已受，受已思，思已想，此等諸法無常、有為、心緣生，所謂觸、想、思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二一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尊者富留那比丘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說現法、說滅熾然、說不待時、說正向、說即此見、說緣自覺。世尊！云何為現法，乃至緣自覺？」

佛告富留那：「善哉！富留那！能作此問。富留那！諦聽！善思！當為汝說。富留那！比丘眼見色已，覺知色、覺知色貪，我此內有眼識色貪，我此內有眼識色貪如實知。富留那！若眼見色已，覺知色、覺知色貪，我此內有眼識色貪如實知者，是名現見法。

「云何滅熾然？云何不待時？云何正向？云何即此見？云何緣自覺？富留那！比丘眼見色已，覺知色，不起色貪覺，我有內眼識色貪，不起色貪覺，如實知。若，富留那！比丘眼見色已，覺知己，不起色貪覺，如實知色，不起色貪覺如實知，是名滅熾然、不待時、正向、即此見、緣自覺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富留那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二一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言大海者，愚夫所說，非聖所說，此大小水耳。云何聖所說海？謂眼識色已，愛念、深著，貪樂身、口、意業，是名為海。一切世間阿修羅眾，乃至天、人，悉於其中貪樂沈沒，如狗肚藏，如亂草蘊，此世、他世絞結纏鎖，亦復如是。耳識聲、鼻識香、舌識味、身識觸，此世、他世絞結纏鎖，亦復如是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身、口、意業，如是貪、恚、癡、老、病、死，亦如是說。如五根三經，六根三經，亦如是說。

## (二一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所謂海者，世間愚夫所說，非聖所說。海大小水耳，眼是人大海，彼色為濤波。若能堪色濤波者，得度眼大海竟，於濤波迴復諸水、惡蟲、羅刹女鬼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是人大海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為濤波，若堪忍彼法濤波，得度於意海竟，於濤波迴復惡蟲、羅刹女鬼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頌曰：



「大海巨濤波， 惡蟲羅剎怖，  
難度而能度， 集離永無餘，  
能斷一切苦， 不復受餘有，  
永之般涅槃， 不復還放逸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二一八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為汝等說苦集道跡、苦滅道跡。諦聽！善思！當為汝說。

「云何苦集道跡？緣眼、色，生眼識，三事和合觸，緣觸受，緣受愛，緣愛取，緣取有，緣有生，緣生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集，如是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是名苦集道跡。

「云何苦滅道跡？緣眼、色，生眼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滅則受滅，受滅則愛滅，愛滅則取滅，取滅則有滅，有滅則生滅，生滅則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滅，如是純大苦聚滅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如是說，是名苦滅道跡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二一九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涅槃道跡。云何為涅槃道跡？謂觀察眼無常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因緣生受，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無常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，是名涅槃道跡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二二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似趣涅槃道跡。云何為似趣涅槃道跡？觀察眼非我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因緣生受，若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觀察無常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，是名似趣涅槃道跡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二二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趣一切取道跡。云何為趣一切取道跡？緣眼、色，生眼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緣受，受緣愛，愛緣取，取所取故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取所取故，是名趣一切取道跡。

「云何斷一切取道跡？緣眼、色，生眼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滅則受滅，受滅則愛滅，愛滅則取滅；如是知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二二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知一切知法、一切識法。諦聽！善思！當為汝說。

「云何一切知法、一切識法？諸比丘！眼是知法、識法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，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一切是知法、識法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二二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不說一法不知、不識而得究竟苦邊。云何不說一法不知、不識而得究竟苦邊？謂不說於眼不知、不識而得究竟苦邊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，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亦復不說，不知不見而得究竟苦邊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二二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一切欲法應當斷。云何一切欲法應當斷？謂眼是一切欲法應當斷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，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一切欲法應當斷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二二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不說一法不知、不斷而究竟苦邊。云何不說一法不知、不斷而究竟苦邊？謂不說眼不知、不斷而究竟苦邊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，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一切不說不知、不斷而究竟苦邊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 二二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斷一切計。諦聽！善思！當為汝說。」

「云何不計？謂不計我見色，不計眼我所，不計相屬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，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不計樂我、我所，不計樂、相樂；不計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」

「如是不計者，於諸世間常無所取，無所取故，無所著，無所著故，自覺涅槃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上所說，眼等不計，一切事不計亦如是。

## ( 二二七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計者是病，計者是癱，計者是刺，如來以不計住故，離病、離癱、離刺。」

「是故，比丘欲求不計住，離病、離癱、離刺者，彼比丘莫計眼我、我所，莫計眼相屬，莫計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，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莫計是我、我所、相在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」

「比丘！如是不計者，則無所取，無所取故，無所著，無所著故，自覺涅槃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眼等所說，餘一一事亦如是。

## ( 二二八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增長法、滅法。云何增長法？謂緣眼、色、生眼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緣受……」廣說乃至「純大苦聚集，是名增長法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，是名增長法。

「云何滅法，緣眼、色，生眼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滅則受滅……」廣說乃至「純大苦聚滅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，是名損滅法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增長、損滅，如是起法、處變易法、集法、滅法，亦如上說。

## ( 二二九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有漏、無漏法。云何有漏法？謂眼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，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、意識、意觸、意觸因緣生受，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世俗者，是名有漏法。

「云何無漏法？謂出世間意，若法、若意識、意觸、意觸因緣生受，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出世間者，是名無漏法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雜阿含經卷第八

## 雜阿含經卷第九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二三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比丘名三彌離提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所謂世間者，云何名世間？」

佛告三彌離提：「謂眼、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，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法、意識、意觸、意觸因緣生受，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是名世間。所以者何？六入處集則觸集，如是乃至純大苦聚集。

「三彌離提！若無彼眼、無色、無眼識、無眼觸、無眼觸因緣生受，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；無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法、意識、意觸、意觸因緣生受，內覺若苦、若樂、若不苦不樂者，則無世間，亦不施設世間。所以者何？六入處滅則觸滅，如是乃至純大苦聚滅故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世間。如是眾生、如是魔，亦如是說。

### (二三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比丘名三彌離提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所謂世間者，云何名世間？」

佛告三彌離提：「危脆敗壞，是名世間。云何危脆敗壞？三彌離提！眼是危脆敗壞法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，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一切亦是危脆敗壞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是說危脆敗壞法，名為世間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三彌離提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二三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比丘名三彌離提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所謂世間空，云何名為世間空？」

佛告三彌離提：「眼空，常、恒、不變易法空，我所空。所以者何？此性自爾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，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空，常、恒、不變易法空，我所空。所以者何？此性自爾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，是名空世

間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三彌離提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二三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世間、世間集、世間滅、世間滅道跡。諦聽！善思！

「云何為世間？謂六內入處。云何六？眼內入處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內入處。

「云何世間集？謂當來有愛，喜、貪俱，彼彼集著。

「云何世間滅？謂當來有愛，喜、貪俱，彼彼集著無餘斷，已捨、已吐、已盡、離欲、滅、止、沒。

「云何世間滅道跡？謂八聖道，正見、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二三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不說有人行到世界邊者，我亦不說不行到世界邊而究竟苦邊者。」如是說已，入室坐禪。

時，眾多比丘，世尊去後，即共議言：「世尊向者略說法言：『我不說有人行到世界邊者，我亦不說不行到世界邊而得究竟苦邊者。』如是說已，入室坐禪。我等今於世尊略說法中未解其義，是中諸尊，誰有堪能於世尊略說法中，廣為我等說其義者。」

復作是言：「唯有尊者阿難，聰慧總持，而常給侍世尊左右，世尊讚歎多聞梵行，堪為我等於世尊略說法中廣說其義，今當往詣尊者阿難所，請求令說。」時，眾多比丘往詣尊者阿難所，共相問訊已，於一面坐。具以上事廣問阿難！爾時，阿難告諸比丘：「諦聽！善思！今當為說。若世間、世間名、世間覺、世間言辭、世間語說，此等皆入世間數。諸尊！謂眼是世間、世間名、世間覺、世間言辭、世間語說，是等悉入世間數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多聞聖弟子於六入處集、滅、味、患、離如實知，是名聖弟子到世界邊、知世間、世間所重、度世間。」

爾時，尊者阿難復說偈言：

「非是遊步者，    能到世界邊，  
不到世界邊，    不能免眾苦，

是故牟尼尊，名知世間者，  
能到世界邊，諸梵行已立，  
世界邊唯有，正智能諦了，  
覺慧達世間，故說度彼岸。

「如是，諸尊！向者世尊略說法已，入室坐禪，我今為汝分別廣說。」  
尊者阿難說是法已，眾多比丘聞其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二三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師、有近住弟子，則苦獨住，無師、無近住弟子，則樂獨住。

「云何有師、有近住弟子，則苦獨住？緣眼、色，生惡不善覺，貪、恚、癡俱，若彼比丘行此法者，是名有師，若於此邊住者，是名近住弟子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如有師、有近住弟子，常苦獨住。

「云何無師、無近住弟子，常樂獨住？緣眼、色、生惡不善覺，貪、恚、癡俱，彼比丘不行，是名無師。不依彼住，是名無近住弟子。是名無師、無近住弟子，常樂獨住。若彼比丘無師、無近住弟子者，我說彼得梵行福。所以者何？無師、無近住弟子，比丘於我建立梵行，能正盡苦，究竟苦集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二三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乞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持尼師檀，入林中，晝日坐禪。時，舍利弗從禪覺，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

爾時，佛告舍利弗：「汝從何來？」

舍利弗答言：「世尊！從林中晝日坐禪來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今入何等禪住？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於林中入空三昧禪住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舍利弗，汝今入上座禪住而坐禪，若諸比丘欲入上座禪者，當如是學。

「若入城時、若行乞食時、若出城時，當作是思惟：『我今眼見色，頗起欲、恩愛、愛念著不？』」

舍利弗：「比丘作如是觀時，若眼識於色有愛念染著者，彼比丘為斷惡不善故，當勤欲方便，堪能繫念修學。譬如有人，火燒頭衣，為盡滅故，當起增上方便，勤教令滅，彼比丘亦復如是。當起增上勤欲方便，繫念修學。」

「若比丘觀察時，若於道路、若聚落中行乞食、若出聚落，於其中間，眼識於色，無有愛念染著者，彼比丘願以此喜樂善根，日夜精勤，繫念修習，是名比丘於行、住、坐、臥淨除乞食，是故此經名清淨乞食住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舍利弗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二三七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毘舍離彌猴池側重閣講堂。

時，有長者名郁瞿婁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故有一比丘見法般涅槃？何故比丘不得見法般涅槃？」

佛告長者：「若有比丘眼識於色，愛念染著，以愛念染著故，常依於識；為彼縛故，若彼取故，不得見法般涅槃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法亦復如是。」

「若比丘眼識於色，不愛樂染著，不愛樂染著者，不依於識，不觸、不著、不取故，此諸比丘得見法般涅槃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法亦復如是。」

「是故，長者！有比丘得見法般涅槃者，有不得見法般涅槃者。」

如長者所問經，如是阿難所問經及佛自為諸比丘所說經，亦如上說。

### ( 二三八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毘舍離彌猴池側重閣講堂。

時，有異比丘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何緣眼識生？何因何緣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生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眼因緣色，眼識生。所以者何？若眼識生，一切眼色因緣故，耳聲因緣、鼻香因緣、舌味因緣、意法因緣意識生。所以者何？諸所有意識，彼一切皆意法因緣生故，是名比丘眼識因緣生，乃至意識因緣生。」

時，彼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 二三九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毘舍離彌猴池側重閣講堂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結所繫法及結法。云何結所繫法？眼色、耳聲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觸、意法，是名結所繫法。云何結法？謂欲貪，是名結法。」

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二四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毘舍離彌猴池側重閣講堂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所取法及取法。云何所取法？眼色、耳聲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觸、意法，是名所取法。云何取法？謂欲貪，是名取法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二四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毘舍離彌猴池側重閣講堂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愚癡無聞凡夫。比丘！寧以火燒熱銅籌，以燒其目，令其熾然，不以眼識取於色相，取隨形好。所以者何？取於色相，取隨形好故，墮惡趣中，如沈鐵丸。

「愚癡無聞凡夫寧燒鐵錐，以鑽其耳，不以耳識取其聲相，取隨聲好。所以者何？耳識取聲相，取隨聲好者，身壞命終，墮惡趣中，如沈鐵丸。

「愚癡無聞凡夫寧以利刀斷截其鼻，不以鼻識取於香相，取隨香好。所以者何？以取香相，取隨香好故，身壞命終，墮惡趣中，如沈鐵丸。

「愚癡無聞凡夫寧以利刀斷截其舌，不以舌識取於味相，取隨味好。所以者何？以取味相，隨味好故，身壞命終，墮惡趣中，如沈鐵丸。

「愚癡無聞凡夫寧以剛鐵利槍以刺其身，不以身識取於觸相及隨觸好。所以者何？以取觸相及隨觸好故，身壞命終，墮惡趣中，如沈鐵丸。

「諸比丘！睡眠者是愚癡活、是癡命，無利、無福，然諸比丘寧當睡眠，不於彼色而起覺想；若起覺想者，必生纏縛諍訟，能令多眾起於非義，不能饒益安樂天人。

「彼多聞聖弟子作如是學：『我今寧以熾然鐵槍以貫其目，不以眼識取於色相，墮三惡趣，長夜受苦。我從今日當正思惟：「觀眼無常、有為、心緣生法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，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無常、有為、心緣生法。』』耳、鼻、舌、身入處當如是學：『寧以鐵槍貫其身體，不以身識取於觸相及隨觸好故，墮三惡道。我從今日當正思惟：「觀身無常、有為、心緣生法，若觸、身識、身觸、身觸因緣生受，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無常、有為、心緣生法。』』

「多聞聖弟子作如是學：『睡眠者是愚癡活、癡命，無果、無利、無福，我當不眠，亦不起覺想，起想者生於纏縛諍訟，令多人非義饒益，不得安樂。』

「多聞聖弟子如是觀者，於眼生厭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，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生厭，厭故不樂，不樂故解脫，解脫知見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二四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毘舍離彌猴池側重閣講堂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眼不知、不識、不斷、不離欲，不堪能正盡苦；於眼若知、若識、若斷、若離欲，堪能正盡苦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眼四經，如是乃至意二十四經如上說。

### (二四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毘舍離彌猴池側重閣講堂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諸比丘於眼味者，當知是沙門、婆羅門不得自在脫於魔手，魔縛所縛，入於魔繫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若沙門、婆羅門於眼不味者，當知是沙門、婆羅門不隨於魔，脫於魔手，不入魔繫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味，如是歡喜、讚歎、染著、堅住、愛樂、憎嫉，亦如是說。

如內入處七經，外入處七經，亦如是說。

### (二四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毘舍離彌猴池側重閣講堂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六魔鈎。云何為六？眼味著色，是則魔鈎，耳味著聲，是則魔鈎，鼻味著香，是則魔鈎，舌味著味，是則魔鈎，身味著觸，是則魔鈎，意味著法，是則魔鈎。若沙門、婆羅門眼味著色者，當知是沙門、婆羅門魔鈎鈎其咽，於魔不得自在。」

穢說淨說，廣說如上。

### (二四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拘留搜調伏駁牛聚落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為汝等說法，初語亦善，中語亦善，後語亦善，善義善味，純一滿淨，清白梵行，謂四品法經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」

「何等為四品法經？有眼識色可愛、可念、可樂、可著，比丘見已，歡喜、讚歎、樂著、堅住，有眼識色不可愛、不可念、不可樂著、苦厭。比丘見已，瞋恚、嫌薄。如是比丘於魔不得自在，乃至不得解脫魔繫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

「有眼識色可愛、可念、可樂、可著，比丘見已，知喜不讚歎、不樂著堅實，有眼識色不可愛念樂著，比丘見已，不瞋恚、嫌薄。如是比丘不隨魔，自在，乃至解脫魔繫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是名比丘四品法經。」

## (二四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。

爾時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鉢，入王舍城乞食。

爾時，天魔波旬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晨朝著衣持鉢，入王舍城乞食，我今當往亂其道意。」

時，魔波旬化作御車象類，執杖覓牛，著弊衣，蓬頭亂髮，手脚剝裂，手執牛杖，至世尊前問言：「瞿曇！見我牛不？」

世尊作是念：「此是惡魔，欲來亂我。」即告魔言：「惡魔！何處有牛？何用牛為？」

魔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知我是魔。」而白佛言：「瞿曇！眼觸入處，是我所乘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入處，是我所乘。」

復問：「瞿曇！欲何所之？」

佛告惡魔：「汝有眼觸入處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入處，若彼無眼觸入處，無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入處，汝所不到，我往到彼。」

爾時，天魔波旬即說偈言：

「若常有我者，    彼悉是我所，  
一切悉屬我，    瞿曇何所之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若言有我者，    彼說我則非，  
是故知波旬，    即自墮負處。」

魔復說偈言：

「若說言知道，    安隱向涅槃，  
汝自獨遊往，    何煩教他為？」

世尊復說偈答言：

「若有離魔者，    問度彼岸道，  
為彼平等說，    真實永無餘，

時習不放逸， 永離魔自在。」

魔復說偈言：

「有石似段肉， 餓鳥來欲食，  
彼作軟美想， 欲以補飢虛，  
竟不得其味， 折觜而騰虛，  
我今猶如鳥， 瞿曇如石生，  
不入愧而去， 猶烏陵虛逝，  
內心懷愁毒， 即彼沒不現。」

### (二四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沙門、婆羅門眼習近於色，則隨魔所自在，乃至不得解脫魔繫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」

「若沙門、婆羅門眼不習近於色，不隨魔，自在，乃至得解脫魔繫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習近，如是繫著、如是味、如是鄰聚，若使受持繫著，我所求欲，淳濃不捨，亦如上說。

### (二四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波吒利弗多羅國雞林園。

爾時，尊者阿難往詣尊者大純陀所，共相問訊已，於一面坐。

爾時，尊者阿難語尊者純陀言：「欲有所問，寧有閑暇見答與不？」

尊者純陀語尊者阿難言：「隨仁所問，知者當答。」

尊者阿難問尊者純陀：「如世尊、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知所見，說四大造色，施設顯露，此四大色非我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知所見，亦復說識非我耶？」

尊者純陀語尊者阿難言：「仁者最為多聞，我從遠來詣尊者所，為問此法故，今日，尊者！唯願為說此義。」

尊者阿難語純陀言：「我今問尊者，隨意見答，尊者純陀，為有眼、有色、有眼識不？」

答言：「有。」

尊者阿難復問：「為緣眼及色，生眼識不？」

答言：「如是。」

尊者阿難復問：「若眼及色生眼識，彼因、彼緣，為常、為無常？」

答言：「無常。」

尊者阿難又問：「彼因、彼緣生眼識，彼因、彼緣無常變易時，彼識住耶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，尊者阿難！」

尊者阿難復問：「於意云何？彼法若生、若滅可知，多聞聖弟子於中寧見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，尊者阿難！」

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法，於意云何？有意、有法、有意識不？」

答曰：「有。尊者阿難！」

復問：「為緣意及法，生意識不？」

答曰：「如是，尊者阿難！」

復問：「若意緣法生意識，彼因、彼緣，為常、為無常。」

答曰：「無常。尊者阿難！」

復問：「若因、若緣生意識，彼因、彼緣無常變易時，意識住耶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，尊者阿難！」

復問：「於意云何？彼法若生、若滅可知，多聞聖弟子寧於中見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阿難！」

尊者阿難語純陀言：「是故，尊者！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知所見，說識亦無常。譬如士夫持斧入山，見芭蕉樹，謂堪材用，斷根、截斫葉葉、剝皮，求其堅實，剝至於盡，都無堅處。如是多聞聖弟子正觀眼識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，當正觀時，都無可取，無可取故，無所著，無所著故，自覺涅槃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彼二正士說是法時，展轉隨喜，各還其所。

## (二四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尊者阿難詣尊者舍利弗所，語尊者舍利弗：「欲有所問，寧有閑暇為解說不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隨仁所問，知者當答。」

尊者阿難問尊者舍利弗：「六觸入處盡，離欲、滅、息、沒已，更有餘不？」

尊者舍利弗語阿難言：「莫作此問：『六觸入處盡，離欲、滅、息、沒已，更有餘不？』」

阿難又問尊者舍利弗：「六觸入處盡，離欲、滅、息、沒已，無有餘耶？」

尊者舍利弗答阿難言：「亦復不應作如是問：『六觸入處盡，離欲、滅、息、沒已，無有餘耶？』」

阿難復問尊者舍利弗：「六觸入處盡，離欲、滅、息、沒已，有餘無餘、非有餘非無餘耶？」

尊者舍利弗答阿難言：「此亦不應作如此問：『六觸入處盡，離欲、滅、息、沒已，有餘無餘、非有餘非無餘耶？』」

尊者阿難又問舍利弗：「如尊者所說：『六觸入處盡，離欲、滅、息、沒已，有亦不應說，無亦不應說，有無亦不應說，非有非無亦不應說。』此語有何義？」

尊者舍利弗語尊者阿難：「六觸入處盡，離欲、滅、息、沒已，有餘耶？此則虛言。無餘耶？此則虛言。有餘無餘耶？此則虛言。非有餘非無餘耶？此則虛言。若言六觸入處盡，離欲、滅、息、沒已，離諸虛偽，得般涅槃，此則佛說。」

時，二正士展轉隨喜，各還本處。

## (二五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尊者舍利弗、尊者摩訶拘絺羅俱在耆闍崛山。

尊者摩訶拘絺羅晡時從禪覺，詣尊者舍利弗所，共相問訊已，退坐一面，語舍利弗言：「欲有所問，寧有閑暇見答已不？」

尊者舍利弗語摩訶拘絺羅：「隨仁所問，知者當答。」

尊者摩訶拘絺羅問尊者舍利弗言：「云何？尊者舍利弗，眼繫色耶？色繫眼耶？耳聲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觸、意法，意繫法耶？法繫意耶？」

尊者舍利弗答尊者摩訶拘絺羅言：「非眼繫色，非色繫眼，乃至非意繫法，非法繫意，尊者摩訶拘絺羅，於其中間，若彼欲貪，是其繫也。尊者摩訶拘絺羅！譬如二牛，一黑一白，共一軛鞅縛繫，人問言：『為黑牛繫白牛，為白牛繫黑牛。』為等問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舍利弗！非黑牛繫白牛，亦非白牛繫黑牛，然於中間，若軛、若繫鞅者，是彼繫縛。」

「如是，尊者摩訶拘絺羅！非眼繫色，非色繫眼，乃至非意繫法，非法繫意，中間欲貪，是其繫也。」

「尊者摩訶拘絺羅！若眼繫色，若色繫眼，乃至若意繫法，若法繫意，世尊不教人建立梵行，得盡苦邊，以非眼繫色，非色繫眼，乃至非意繫法，非法繫意，故世尊教人建立梵行，得盡苦邊。」

「尊者摩訶拘絺羅！世尊眼見色若好、若惡，不起欲貪，其餘眾生眼若見色若好、若惡，則起欲貪，是故世尊說當斷欲貪，則心解脫，乃至意、法亦復如是。」

時，二正士展轉隨喜，各還本處。

### ( 二五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、尊者摩訶拘絺羅俱在耆闍崛山中。

尊者摩訶拘絺羅晡時從禪覺，詣尊者舍利弗所，共相問訊已，退坐一面，語尊者舍利弗：「欲有所問，寧有閑暇見答已不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隨仁所問，知者當答。」

尊者摩訶拘絺羅問尊者舍利弗言：「謂無明者。云何為無明？」

尊者舍利弗言：「所謂無知，無知者是為無明。云何無知？謂眼無常不如實知，是名無知，眼生滅法不如實知，是名無知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如是，尊者摩訶拘絺羅！於此六觸入處如實不知、不見、不無間等、愚闇、無明、大冥，是名無明。」

尊者摩訶拘絺羅又問尊者舍利弗：「所謂明者。云何為明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所謂為知，知者是明，為何所知？謂眼無常、眼無常如實知，眼生滅法、眼生滅法如實知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尊者摩訶拘絺羅！於此六觸入處如實知、見、明、覺、悟、慧、無間等，是名為明。」

時，二正士各聞所說，展轉隨喜，各還其所。

### ( 二五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有比丘名優波先那，住王舍城寒林中塚間蛇頭巖下迦陵伽行處。時，尊者優波先那獨一於內坐禪。

時，有惡毒蛇長尺許，於上石間墮優波先那身上，優波先那喚舍利弗：「語諸比丘，毒蛇墮我身上，我身中毒，汝等駛來，扶持我身，出置於外，莫令於內身壞碎，如糠糲聚。」

時，尊者舍利弗於近處，住一樹下，聞優波先那語，即詣優波先那所，語優波先那言：「我今觀汝色貌，諸根不異於常，而言中毒，持我身出，莫令散壞，如糠糲聚

，竟為云何？」

優波先那語舍利弗言：「若當有言：『我眼是我、我所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是我、我所。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是我、我所。地界，地界是我、我所。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識界，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識界是我、我所。色陰，色陰是我、我所。受、想、行、識陰，受、想、行、識陰是我、我所』者，面色諸根應有變異。我今不爾，眼非我、我所；乃至識陰非我、我所，是故面色諸根無有變異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如是，優波先那！汝若長夜離我、我所、我慢繫著使，斷其根本，如截多羅樹頭，於未來世永不復起。云何面色諸根當有變異？」

時，舍利弗即周匝扶持優波先那身出於窟外，優波先那身中毒碎壞，如聚糠糟。

時，舍利弗即說偈言：

「久殖諸梵行，    善修八聖道，  
歡喜而捨壽，    猶如棄毒鉢。  
久殖諸梵行，    善修八聖道，  
歡喜而捨壽，    如人重病愈。  
久殖諸梵行，    善修八聖道，  
如出火燒宅，    臨死無憂悔，  
久殖諸梵行，    善修八聖道，  
以慧觀世間，    猶如穢草木，  
不復更求餘，    餘亦不相續。」

時，尊者舍利弗供養優波先那尸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尊者優波先那有小惡毒蛇，如治眼籌，墮其身上，其身即壞，如聚糠糟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若優波先那誦此偈者，則不中毒，身亦不壞，如聚糠糟。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誦何等偈？何等辭句？」

佛即為舍利弗而說偈言：

「常慈念於彼，    堅固賴吒羅，  
慈伊羅槃那，    尸婆弗多羅，  
欽婆羅上馬，    亦慈迦拘吒，  
及彼黑瞿曇，    難徒跋難陀。  
慈悲於無足，    及以二足者，  
四足與多足，    亦悉起慈悲，  
慈悲於諸龍，    依於水陸者，  
慈一切眾生，    有量及無量，



安樂於一切，亦離煩惱生，  
欲令一切賢，一切莫生惡。  
常住蛇頭巖，眾惡不來集，  
凶害惡毒蛇，能害眾生命，  
如此真諦言，無上大師說，  
我今誦習此，大師真實語，  
一切諸惡毒，無能害我身。  
貪欲瞋恚癡，世間之三毒，  
如此三毒惡，永除名佛寶，  
法寶滅眾毒，僧寶亦無餘，  
破壞凶惡毒，攝受護善人，  
佛破一切毒，汝蛇毒今破。」

故說是呪術章句，所謂：

「塢耽婆隸 耽婆隸 [舟\*兀]陸波婆耽陸 [木\*奈]滌 肅[木\*奈]滌 挾跋滌 文  
那移 三摩移 檀諦 尼羅枳施 婆羅拘閑塢隸 塢娛隸」悉波呵

「舍利弗！優波先那善男子爾時說此偈，說此章句者，蛇毒不能中其身，身亦不壞，如糠糲聚。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優婆先那未曾聞此偈，未曾聞此呪術章句，世尊今日說此，正為當來世耳。」

尊者舍利弗聞佛所說，歡喜作禮而去。

### ( 二五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尊者優陀夷往拘薩羅國人間遊行，至拘磐荼聚落，到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菴羅園中住。

時，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有諸年少弟子，遊行採樵，至菴羅園中，見尊者優陀夷坐一樹下，容貌端正，諸根寂靜，心意安諦，成就第一調伏。見已，往詣其所，共相問訊已，退坐一面。時，優陀夷為諸年少種種說法，勸勵已，默然而住，彼諸年少聞尊者優陀夷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去。

時，諸年少擔持束薪，還至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所，置薪束於地，詣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所，白言：「我和上尼，當知菴羅園中有沙門優陀夷，姓瞿曇氏，依於彼住，極善說法。」

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語諸年少言：「汝可往請沙門優陀夷瞿曇氏，明日於此飯食。」

時，諸年少弟子受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教已，往詣尊者優陀夷所，白優陀夷言：「尊者當知，我和上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請尊者優陀夷明旦飯食。」

時，優陀夷默然受請。

時，彼諸年少知優陀夷受請已，還歸和上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所，白言：「和上尼，我以和上尼語，請尊者優陀夷，尊者優陀夷默然受請，和上尼自知時。」

爾時，尊者優陀夷夜過晨朝，著衣持鉢，往詣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舍。時，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遙見尊者優陀夷來，疾敷床座，請令就坐，設種種飲食，自手供養，豐美滿足。食已，澡嗽、洗鉢訖，還就本座。

時，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知食已訖，著好革屣，以衣覆頭，別施高床，現起輕相，傲慢而坐，語優陀夷言：「欲有所問，寧有閑暇見答與不？」

優陀夷答言：「姊妹！今是非時。」作此語已，從坐起去。

如是。明日諸弟子復至菴羅園採樵聽法，還復白和上尼，和上尼復遣詣請食，如前三返，乃至請法，答言：「非時。」不為說法。

諸年少弟子復白和上尼，菴羅園中沙門優陀夷極善說法。

和上尼答言：「我亦知彼極善說法，再三請來，設食問法，常言非時，不說而去。」

諸弟子言和上尼：「著好革屣，以衣覆頭，不恭敬坐，彼云何說？所以者何？彼尊者優陀夷以敬法故，不說而去。」

和上尼答言：「若如是者，更為我請彼。」

諸弟子受教，更請供養如前。時，和上尼知食訖已，脫革屣，整衣服，更坐卑床，恭敬白言：「欲有所問，寧有閑暇見答與不？」

優陀夷答言：「汝今宜問，當為汝說。」

彼即問言：「有沙門、婆羅門說苦樂自作，復有說言苦樂他作，復有說言苦樂自他作，復有說言苦樂非自非他作。尊者！復云何？」

尊者優陀夷答言：「姊妹！阿羅訶說苦樂異生，非如是說。」

婆羅門尼復問：「其義云何？」

優陀夷答言：「阿羅訶說：『從其因緣，生諸苦樂。』」

優陀夷復語婆羅門尼言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於意云何？有眼不？」

答言：「有。」

「有色不？」

答言：「有。」

「有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，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不？」

答言：「如是，尊者優陀夷！」

優陀夷復問：「有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意觸因緣生受，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不？」

答言：「如是，尊者優陀夷！」

優陀夷言：「此是阿羅訶說：『從其因緣，生於苦樂。』」

婆羅門尼言：「尊者優陀夷！如是阿羅訶說，從其因緣生苦樂耶？」

優陀夷答言：「如是，婆羅門尼！」

婆羅門尼復問：「沙門！云何阿羅訶說因緣生苦、樂、不苦不樂滅？」

優陀夷答言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婆羅門尼！一切眼、一切時滅無餘，猶有眼觸因緣生受，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耶？」

答言：「無也，沙門！」

「如是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一切時滅永盡無餘，猶有意觸因緣生受，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耶？」

答言：「無也，沙門。」

「如是，婆羅門尼！是為阿羅訶說：『因緣生苦、樂、不苦不樂滅。』」

尊者優陀夷說是法時，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。爾時，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見法、得法、知法、入法，度疑惑，不由於他入佛教法，於法得無所畏。從坐起，整衣服，恭敬合掌，白尊者優陀夷：「我今日超入決定，我從今日歸依佛、歸依法、歸依僧，我從今日盡壽歸依三寶。」

爾時，優陀夷為婆羅門尼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從坐起去。

## (二五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尊者二十億耳住耆闍崛山，常精勤修習菩提分法。

時，尊者二十億耳獨靜禪思，而作是念：「於世尊弟子精勤聲聞中，我在其數，然我今日未盡諸漏，我是名族姓子，多饒財寶，我今寧可還受五欲，廣行施作福。」

爾時，世尊知二十億耳心之所念，告一比丘，汝等今往二十億耳所，告言：「世尊呼汝。」

是一比丘受佛教已，往詣二十億耳所，語言：「世尊呼汝。」

二十億耳聞彼比丘稱大師命，即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

爾時，世尊告二十億耳，汝實獨靜禪思作是念：「世尊精勤修學聲聞中，我在其數，而今未得漏盡解脫。我是名族姓子，又多錢財，我寧可還俗，受五欲樂，廣施作福耶？」

時，二十億耳作是念：「世尊已知我心。」驚怖毛豎，白佛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

佛告二十億耳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二十億耳，汝在俗時，善彈琴不？」

答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復問：「於意云何？汝彈琴時，若急其絃，得作微妙和雅音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復問：「云何？若緩其絃，寧發微妙和雅音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復問：「云何善調琴絃，不緩不急，然後發妙和雅音不？」

答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佛告二十億耳：「精進太急，增其掉悔，精進太緩，令人懈怠，是故汝當平等修習攝受，莫著、莫放逸、莫取相。」

時，尊者二十億耳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時，尊者二十億耳常念世尊說彈琴譬，獨靜禪思。如上所說，乃至漏盡心得解脫，成阿羅漢。

爾時，尊者二十億耳得阿羅漢，內覺解脫喜樂，作是念：「我今應往問訊世尊。」

爾時，尊者二十億耳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於世尊法中得阿羅漢，盡諸有漏，所作已作，捨離重擔，逮得己利，盡諸有結，正智心解脫，當於爾時解脫六處。云何為六？離欲解脫、離恚解脫、遠離解脫、愛盡解脫、諸取解脫、心不忘念解脫。」

「世尊！若有依少信心而言離欲解脫，此非所應，貪、恚、癡盡，是名真實離欲解脫。」

「若復有人依少持戒而言我得離恚解脫，此亦不應，貪、恚、癡盡，是名真實解脫。」

「若復有人依於修習利養遠離而言遠離解脫，是亦不應，貪、恚、癡盡，是真實遠離解脫。」

「貪、恚、癡盡，亦名離愛，亦名離取，亦名離忘念解脫。如是，世尊！若諸比丘未得羅漢，未盡諸漏，於此六處不得解脫。」

「若復比丘在於學地，未得增上樂，涅槃習向心住，爾時成就學戒，成就學根，後時當得漏盡、無漏心解脫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當於爾時得無學戒，得無學諸根。譬如嬰童愚小仰臥，爾時成就童子諸根，彼於後時漸漸增長，諸根成就，當於爾時成就長者諸根，在學地者亦復如是。未得增上安樂，乃至成就無學戒、無學諸根。」

「若眼常識色，終不能妨心解脫、慧解脫，意堅住故，內修無量善解脫，觀察生滅，乃至無常。耳識聲、鼻識香、舌識味、身識觸、意識法，不能妨心解脫、慧解脫，意堅住故，內修無量善解脫，觀察生滅。譬如村邑近大石山，不斷、不壞、不穿，一向厚密，假使四方風吹，不能動搖、不能穿過，彼無學者亦復如是。眼常識色，乃至意常識法，不能妨心解脫、慧解脫，意堅住故，內修無量善解脫，觀察生滅。」

爾時，二十億耳重說偈言：

「離欲心解脫，    無恚脫亦然，  
遠離心解脫，    貪愛永無餘。  
諸取心解脫，    及意不忘念，  
曉了入處生，    於彼心解脫。  
彼心解脫者，    比丘意止息，  
諸所作已作，    更不作所作。  
猶如大石山，    四風不能動。  
色聲香味觸，    及法之好惡，  
六入處常對，    不能動其心。  
心常住堅固，    諦觀法生滅。」

尊者二十億耳說是法時，大師心悅，諸多聞梵行者聞尊者二十億耳所說，皆大歡喜。爾時，尊者二十億耳聞佛說法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爾時，世尊知二十億耳去不久，告諸比丘：「善心解脫者，應如是記說，如二十億耳以智記說，亦不自舉，亦不下他，正說其義；非如增上慢者，不得其義，而自稱歎得過人法，自取損減。」

## ( 二五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尊者摩訶迦旃延住阿磬提國濕摩陀江側，獼猴室阿練若窟有魯醯遮婆羅門，恭敬承事，如羅漢法。

爾時，尊者摩訶迦旃延晨朝著衣持鉢，入獼猴室聚落，次行乞食，乞食還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入室坐禪。

時，魯醯遮婆羅門有諸年少弟子，遊行採薪，至尊者摩訶迦旃延窟邊，共戲笑言：「此中刳髮沙門住，是黑闇人，非世勝人，而魯醯遮婆羅門尊重供養，如羅漢法。」

時，尊者摩訶迦旃延語諸年少言：「年少！年少！莫作聲。」

諸年少言終，不敢復言。如是再三，語猶不止。

於是尊者摩訶迦旃延出戶外，語諸年少言：「年少！年少！汝等莫語。我今當為汝等說法，汝等且聽。」

諸年少言：「諾，唯願說法，我當聽受。」

爾時，尊者摩訶迦旃延即說偈言：

「古昔婆羅門，    修習勝妙戒，  
得生宿命智，    娛樂真諦禪，  
常住於慈悲，    關閉諸根門，  
調伏於口過，    古昔行如是。  
捨本真實行，    而存虛偽事，  
守族姓放逸，    從諸根六境，  
自餓居塚間，    三浴誦三典，  
不守護根門，    猶如夢得寶。  
編髮衣皮褐，    戒盜灰全身，  
龜衣以蔽形，    執杖持水瓶，  
假形婆羅門，    以求於利養，  
善攝護其身，    澄淨離塵垢，  
不惱於眾生，    是道婆羅門。」

爾時，諸年少婆羅門瞋恚不喜，語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謗我經典，毀壞所說，罵辱婆羅門。」執持薪束，還魯醯遮婆羅門所，語魯醯遮婆羅門言：「和上知不？彼摩訶迦旃延誹謗經典，毀皆言說，罵辱婆羅門。」

魯醯遮婆羅門語諸年少：「諸年少！莫作是語。所以者何？摩訶迦旃延宿重戒德，不應謗毀經典，毀皆言說，罵婆羅門。」

諸年少言：「和上不信我言，當自往看。」

時，魯醯遮婆羅門不信諸年少語，往詣摩訶迦旃延，共相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語摩訶迦旃延言：「我諸年少弟子來到此不？」

答言：「到此。」

「少多與共言語不？」

答云：「與共言語。」

魯醯遮婆羅門言：「汝與諸年少共語，今可為我盡說是。」

摩訶迦旃延即為廣說。時，魯醯遮婆羅門亦復瞋恚，心得喜，語摩訶迦旃延：「我先不信諸年少語，今摩訶迦旃延真實誹謗經典，毀皆而說，罵辱婆羅門。」作此語已，小默然住。須臾，復語摩訶迦旃延：「仁者所說『門』。何等為『門』？」

摩訶迦旃延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婆羅門！所問如法，我今當為汝說『門』。婆羅門！眼是門，以見色故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是門，以識法故。」

婆羅門言：「奇哉！摩訶迦旃延！我問其門，即說其門，如摩訶迦旃延所說不守護門。云何不守護門？」

摩訶迦旃延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婆羅門！問不守護門，是如法問，今當為汝說不守護門。」

「婆羅門！愚癡無聞凡夫眼見色已，於可念色而起緣著，不可念色而起瞋恚。不住身念處，故於心解脫、慧解脫無如實知。於彼起種種惡不善法，不得無餘滅盡，於心解脫、慧解脫妨礙，不得滿足；心解脫、慧解脫不滿故，身滿惡行，不得休息，心不寂靜，以不寂靜故，於其根門則不調伏、不守護、不修習，如眼色。耳聲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觸、意法，亦復如是。」

魯醯遮婆羅門言：「奇哉！奇哉！摩訶迦旃延，我問不守護門，即為我說不守護門。摩訶迦旃延！云何復名善守護門？」

摩訶迦旃延語婆羅門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能問我善守護門義。諦聽！善思！當為汝說守護門義。」

「多聞聖弟子眼見色已，於可念色不起緣著，不可念色不起瞋恚；常攝其心住身念處，無量心解脫、慧解脫如實知，於彼所起惡不善法寂滅無餘，於心解脫、慧解脫而得滿足；解脫滿足已，身觸惡行悉得休息，心得正念，是名初門善調伏守護修習，如眼及色。耳聲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觸、意法，亦復如是。」

魯醯遮婆羅門言：「奇哉！摩訶迦旃延！我問守護問義，即為我說守護門義。譬如士夫求毒藥草反得甘露，今我如是，瞋恚而來至此座坐，而摩訶迦旃延以大法雨，雨我身中，如雨甘露。摩訶迦旃延！家中多事，今請還家。」

摩訶迦旃延言：「婆羅門！宜知是時。」

時，魯醯遮婆羅門聞摩訶迦旃延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去。

## 雜阿含經卷第九

## 雜阿含經卷第十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二五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、尊者摩訶拘絺羅在耆闍崛山。

。

時，尊者拘絺羅晡時從禪起，詣尊者舍利弗所，共相問訊，種種相娛悅已，却坐一面。

時，尊者摩訶拘絺羅語舍利弗言：「欲有所問，寧有閑暇為我說不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隨仁所問，知者當說。」

摩訶拘絺羅問舍利弗言：「所謂無明。云何是無明？誰有此無明？」

舍利弗答言：「無明者謂不知，不知者是無明。」

「何所不知？」

「謂色無常，色無常如實不知，色磨滅法，色磨滅法如實不知，色生滅法，色生滅法如實不知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如實不知，識磨滅法，識磨滅法如實不知，識生滅法，識生滅法如實不知。摩訶拘絺羅！於此五受陰如實不知、不見、無無間等、愚、闇、不明，是名無明，成就此者，名有無明。」

又問：「舍利弗！所謂明者，云何為明？誰有此明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摩訶拘絺羅！所謂明者是知，知者是名為明。」

又問：「何所知？」

「謂知色無常，知色無常如實知；色磨滅法，色磨滅法如實知；色生滅法，色生滅法如實知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如實知，識磨滅法，識磨滅法如實知，識生滅法，識生滅法如實知。拘絺羅！於此五受陰如實知、見、明、覺、慧、無間等，是名為明；成就此法者，是名有明。」

是二正士各聞所說，展轉隨喜，從坐而起，各還本處。

### (二五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，尊者舍利弗、尊者摩訶拘絺羅在耆闍崛山。

時，摩訶拘絺羅晡時從禪起，詣尊者舍利弗所，共相問訊，種種相娛悅已，却坐一面。

時，尊者摩訶拘絺羅語舍利弗言：「欲有所問，寧有少暇為我說不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仁者且問，知者當說。」



摩訶拘絺羅問舍利弗言：「所謂無明，復云何為無明？誰有此無明？」

舍利弗答言：「無明者謂不知，不知者是無明。」

「何所不知？」

「謂色不如實知，色集、色滅、色滅道跡不如實知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不如實知，識集、識滅、識滅道跡不如實知。摩訶拘絺羅！於此五受陰不如實知、不知、不見、不無間等、愚、闇、不明，是名無明，成就此者，名有無明。」

又問舍利弗：「云何為明？誰有此明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所謂明者是知，知者是明。」

又問：「何所知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色如實知，色集、色滅、色滅道跡如實知。受、想、行、識如實知，識集、識滅、識滅道跡如實知。拘絺羅！於此五受陰如實知、見、明、覺、慧、無間等，是名為明，成就此法者，是名有明。」

是二正士各聞所說，展轉隨喜，從坐而起，各還本處。

## (二五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、尊者摩訶拘絺羅在耆闍崛山

。

時，摩訶拘絺羅晡時從禪起，詣舍利弗所，共相問訊，相娛悅已，却坐一面。

時，摩訶拘絺羅語舍利弗：「欲有所問，仁者寧有閑暇見答以不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仁者且問，知者當答。」

時，摩訶拘絺羅語舍利弗言：「所謂無明，無明者為何謂耶？誰有此無明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不知，是無明。」

「不知何等？」

「謂色不如實知，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離不如實知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識集、識滅、識味、識患、識離不如實知。摩訶拘絺羅！於此五受陰不如實知、不如實見、不無間等、若闇、若愚，是名無明，成就此法者，名有無明。」又問：「明者。云何為明？誰有此明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知者是明。」

「為何所知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色如實知，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離如實知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如實知，識集、識滅、識味、識患、識離如實知。摩訶拘絺羅！於此五受陰如實知、如實見、明、覺、慧、無間等，是名為明，成就此者，名為有明。」

時，二正士各聞所說，歡喜而去。

## (二五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共摩訶拘絺羅在耆闍崛山。

摩訶拘絺羅晡時從禪起，詣舍利弗所，共相問訊，相娛悅已，却坐一面。

時，摩訶拘絺羅語舍利弗：「欲有所問，仁者寧有閑暇見答以不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仁者且問，知者當答。」

時，摩訶拘絺羅問舍利弗言：「若比丘未得無間等法，欲求無間等法，云何方便求？思惟何等法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若比丘未得無間等法，欲求無間等法，精勤思惟：『五受陰為病、為癱、為刺、為殺、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』所以者何？是所應處故。若比丘於此五受陰精勤思惟，得須陀洹果證。」

又問：「舍利弗！得須陀洹果證已，欲得斯陀含果證者，當思惟何等法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拘絺羅！已得須陀洹果證已，欲得斯陀含果證者，亦當精勤思惟：『此五受陰法為病、為癱、為刺、為殺、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』所以者何？是所應處故。若比丘於此五受陰精勤思惟，得斯陀含果證。」

摩訶拘絺羅又問舍利弗言：「得斯陀含果證已，欲得阿那含果證者，當思惟何等法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拘絺羅！得斯陀含果證已，欲得阿那含果證者，當復精勤思惟：『此五受陰法為病、為癱、為刺、為殺、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』所以者何？是所應處故。若比丘於此五受陰精勤思惟，得阿那含果證。」

摩訶拘絺羅又問舍利弗言：「得阿那含果證已，欲得阿羅漢果證者，當思惟何等法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拘絺羅！得阿那含果證已，欲得阿羅漢果證者，當復精勤思惟：『此五受陰法為病、為癱、為刺、為殺、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』所以者何？是所應處故。若比丘於此五受陰法精勤思惟，得阿羅漢果證。」

摩訶拘絺羅又問舍利弗：「得阿羅漢果證已，復思惟何等法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摩訶拘絺羅！阿羅漢亦復思惟：『此五受陰法為病、為癱、為刺、為殺、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』所以者何？為得未得故，證未證故，見法樂住故。」

時，二正士各聞所說，歡喜而去。

## (二六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詣尊者阿難所，共相問訊已，却坐一面。

時，尊者舍利弗問尊者阿難言：「欲有所問，仁者寧有閑暇見答以不？」

阿難言：「仁者且問，知者當答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阿難！所謂滅者。云何為滅？誰有此滅？」

阿難言：「舍利弗！五受陰是本行所作、本所思願，是無常、滅法，彼法滅故，是名為滅。云何為五？所謂色受陰是本行所作、本所思願，是無常、滅法，彼法滅故，是名為滅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是本行所作、本所思願，是無常、滅法，彼法滅故，是名為滅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如是，如是。阿難！如汝所說，此五受陰是本行所作、本所思願，是無常、滅法，彼法滅故，是名為滅。云何為五？所謂色受陰是本行所作、本所思願，是無常、滅法，彼法滅故，是名為滅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是本行所作、本所思願，是無常、滅法，彼法滅故，是名為滅。阿難！此五受陰，若非本行所作、本所思願者。云何可滅？阿難！以五受陰是本行所作、本所思願，是無常、滅法，彼法滅故，是名為滅。」

時，二正士各聞所說，歡喜而去。

## (二六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尊者阿難住拘睺彌國瞿師羅園。

時，尊者阿難告諸比丘：「尊者富留那彌多羅尼子年少初出家時，常說深法，作如是言：『阿難！生法計是我，非不生。阿難！云何於生法計是我，非不生？色生，生是我，非不生。受、想、行、識生，生是我，非不生。譬如士夫手執明鏡及淨水鏡，自見面生，生故見，非不生。是故，阿難！色生，生故計是我，非不生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生，生故計是我，非不生。云何？阿難！色是常耶？為無常耶？』答曰：『無常。』

「又問：『無常者，是苦耶？』答曰：『是苦。』又問：『若無常、苦者，是變易法，聖弟子於中復計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』答曰：『不也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為是常耶？為無常耶？』答曰：『無常。若無常，是苦耶？』答曰：『是苦。』

「又問：『若無常、苦者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於中寧復計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』答曰：『不也。』

「『阿難！是故，色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

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如實知，如實觀察不？如是觀者，聖弟子於色生厭、離欲、解脫：「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」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生厭、離欲、解脫：「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」』

「諸比丘當知，彼尊者於我有大饒益，我從彼尊者所聞法已，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。我從是來，常以此法為四眾說，非餘外道、沙門、婆羅門出家者說。」

## (二六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有眾多上座比丘住波羅[木\*奈]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，佛般泥洹未久。

時，長老闍陀晨朝著衣持鉢，入波羅[木\*奈]城乞食。食已，還攝衣鉢，洗足已，持戶鉤，從林至林，從房至房，從經行處至經行處，處處請諸比丘言：「當教授我，為我說法，令我知法、見法，我當如法知、如法觀。」

時，諸比丘語闍陀言：「色無常，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，一切行無常，一切法無我，涅槃寂滅。」

闍陀語諸比丘言：「我已知色無常，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，一切行無常，一切法無我，涅槃寂滅。」

闍陀復言：「然我不喜聞：『一切諸行空寂、不可得、愛盡、離欲、涅槃。』此中云何有我而言：『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是名見法。』？」第二、第三亦如是說。

闍陀復言：「是中誰復有力堪能為我說法，令我知法、見法？」復作是念：「尊者阿難今在拘睺彌國瞿師羅園，曾供養親觀世尊，佛所讚歎，諸梵行者皆悉識知。彼必堪能為我說法，令我知法、見法。」

時，闍陀過此夜已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波羅[木\*奈]城乞食。食已，還攝舉臥具，攝臥具已，持衣鉢詣拘睺彌國，漸漸遊行到拘睺彌國，攝舉衣鉢，洗足已，詣尊者阿難所，共相問訊已，却坐一面。

時，闍陀語尊者阿難言：「一時，諸上座比丘住波羅[木\*奈]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時，我晨朝著衣持鉢入波羅[木\*奈]城乞食。食已，還攝衣鉢，洗足已，持戶鉤，從林至林，從房至房，從經行處至經行處，處處見諸比丘，而請之言：『當教授我，為我說法，令我知法、見法。』時，諸比丘為我說法言：『色無常，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，一切行無常，一切法無我，涅槃寂滅。』我爾時語諸比丘言：『我已知色無常，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，一切行無常，一切法無我，涅槃寂滅。然我不喜聞：『一切諸行空寂、不可得、愛盡、離欲、涅槃。』此中云何有我而言：『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是名見法。』？」我爾時作是念：『是中誰復有力堪能為我說法，令我知法、見法？』我時復作是念：『尊者阿難今在拘睺彌國瞿師羅園，曾供養親觀世尊，佛所讚歎，諸梵行者皆悉知識。彼必堪能為我說法，令我知法、見法。』善哉！尊者阿難今當

為我說法，令我知法、見法。」

時，尊者阿難語闍陀言：「善哉！闍陀！我意大喜，我慶仁者能於梵行人前，無所覆藏，破虛偽刺。闍陀！愚癡凡夫所不能解色無常，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，一切諸行無常，一切法無我，涅槃寂滅。汝今堪受勝妙法，汝今諦聽，當為汝說。」

時，闍陀作是念：「我今歡喜得勝妙心、得踊悅心，我今堪能受勝妙法。」

爾時，阿難語闍陀言：「我親從佛聞，教摩訶迦旃延言：『世人顛倒依於二邊，若有、若無，世人取諸境界，心便計著。迦旃延！若不受、不取、不住、不計於我，此苦生時生、滅時滅。迦旃延！於此不疑、不惑、不由於他而能自知，是名正見，如來所說。所以者何？迦旃延！如實正觀世間集者，則不生世間無見，如實正觀世間滅，則不生世間有見。迦旃延！如來離於二邊，說於中道，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謂緣無明有行，乃至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集；所謂此無故彼無，此滅故彼滅，謂無明滅則行滅，乃至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滅。』」

尊者阿難說是法時，闍陀比丘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。爾時，闍陀比丘見法、得法、知法、起法，超越狐疑，不由於他，於大師教法，得無所畏。恭敬合掌白尊者阿難言：「正應如是。如是智慧梵行，善知識教授教誡說法。我今從尊者阿難所，聞如是法，於一切行皆空、皆悉寂、不可得、愛盡、離欲、滅盡、涅槃，心樂正住解脫，不復轉還，不復見我，唯見正法。」

時，阿難語闍陀言：「汝今得大善利，於甚深佛法中，得聖慧眼。」

時，二正士展轉隨喜，從坐而起，各還本處。

輸屢那三種 無明亦有三  
無間等及滅 富留那．闍陀

### (二六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拘留國雜色牧牛聚落。

爾時，佛告諸比丘：「我以知見故，得諸漏盡，非不知見。云何以知見故，得諸漏盡，非不知見？謂此色、此色集、此色滅；此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此識集、此識滅，不修方便隨順成就，而用心求，令我諸漏盡，心得解脫，當知彼比丘終不能得漏盡解脫。所以者何？不修習故，不修習何等？謂不修習念處、正勤、如意足、根、力、覺、道。譬如伏鷄，生子眾多，不能隨時蔭餽，消息冷暖，而欲令子以觜、以爪啄卵自生，安隱出[穀-禾+卵]，當知彼子無有自力，堪能方便以觜、以爪安隱出[穀-禾+卵]。所以者何？以彼雞母不能隨時蔭餽，冷暖長養子故。」

「如是，比丘不勤修習隨順成就，而欲令得漏盡解脫，無有是處。所以者何？不修習故。不修何等？謂不修念處、正勤、如意足、根、力、覺、道，若比丘修習隨順

成就者，雖不欲令漏盡解脫，而彼比丘自然漏盡，心得解脫。所以者何？以修習故。何所修習？謂修念處、正勤、如意足、根、力、覺、道，如彼伏雞善養其子，隨時蔭餽，冷暖得所，正復不欲令子方便自啄卵出，然其諸子自能方便安隱出[穀-禾+卵]。所以者何？以彼伏雞隨時蔭餽，冷暖得所故。

「如是，比丘善修方便，正復不欲漏盡解脫，而彼比丘自然漏盡，心得解脫。所以者何？以勤修習故。何所修習？謂修念處、正勤、如意足、根、力、覺、道。譬如巧師、巧師弟子，手執斧柯，捉之不已，漸漸微盡手指處現，然彼不覺斧柯微盡而盡處現。

「如是，比丘精勤修習隨順成就，不自知見今日爾所漏盡，明日爾所漏盡，然彼比丘知有漏盡。所以者何？以修習故，何所修習？謂修習念處、正勤、如意足、根、力、覺、道。譬如大舶，在於海邊，經夏六月，風飄日暴，藤綴漸斷。

「如是，比丘精勤修習隨順成就，一切結縛、使、煩惱、纏，漸得解脫。所以者何？善修習故，何所修習？謂修習念處、正勤、如意足、根、力、覺、道。」

說是法時，六十比丘不起諸漏，心得解脫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二六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有異比丘於禪中思惟，作是念：「頗有色常、恒、不變易、正住耶？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常、恒、不變易、正住耶？」

是比丘晡時從禪起，往詣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却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於禪中思惟，作是念：『頗有色常、恒、不變易、正住耶？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常、恒、不變易、正住耶？』今日世尊，頗有色常、恒、不變易、正住耶？頗有受、想、行、識，常、恒、不變易、正住耶？」

爾時，世尊手執小土搏，告彼比丘言：「汝見我手中土搏不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已見。世尊！」

「比丘！如是少土，我不可得。若我可得者，則是常、恒、不變易、正住法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我自憶宿命，長夜修福，得諸勝妙可愛果報之事。曾於七年中，修習慈心，經七劫成壞，不還此世。七劫壞時生光音天，七劫成時還生梵世，空宮殿中作大梵王，無勝、無上，領千世界。從是已後，復三十六反，作天帝釋。復百千反，作轉輪聖王，領四天下，正法治化，七寶具足，所謂輪寶、象寶、馬寶、摩尼寶、玉女寶、主藏臣寶、主兵臣寶；千子具足，皆悉勇健；於四海內，其地平正，無諸毒刺，不威、不迫，以法調伏。

「灌頂王法有八萬四千龍象，皆以眾寶莊嚴而挾飭之，寶網覆上，建立寶幢，布薩象王最為導首，朝、晡二時自會殿前。我時念言：『是大群象，日日再反往來，踏殺眾生無數，願令四萬二千象百年一來。』即如所願，八萬四千象中，四萬二千象百年一至。

「灌頂王法復有八萬四千匹馬，亦以純金為諸乘具，金網覆上，婆羅馬王為其導首。

「灌頂王法有八萬四千四種寶車，所謂金車、銀車、琉璃車、頗梨車，師子、虎、豹皮、雜色欽婆羅以為覆襯，跋求毗闍耶難提音聲之車為其導首。

「灌頂王法領八萬四千城，安隱豐樂，人民熾盛，拘舍婆提城而為上首。

「灌頂王法有八萬四千四種宮殿，所謂金、銀、琉璃、頗梨、摩尼琉璃，由訶而為上首。

「比丘！灌頂王法有八萬四千四種寶床，所謂金、銀、琉璃、頗梨，種種繪褥、氍毹、毼[登\*毛]，迦陵伽臥具以敷其上，安置丹枕。

「復次，比丘！灌頂王法復有八萬四千四種衣服，所謂迦尸細衣、芻摩衣、頭鳩羅衣、拘沾婆衣。

「復次，比丘！灌頂王法有八萬四千玉女，所謂剎利女、似剎利女，況復餘女。

「復次，比丘！灌頂王法有八萬四千飲食，眾味具足。比丘！八萬四千玉女中，唯以一人以為給侍；八萬四千寶衣，唯著一衣；八萬四千寶床，唯臥一床；八萬四千宮殿，唯處一殿；八萬四千城，唯居一城，名拘舍婆提；八萬四千寶車，唯乘一車，名毘闍耶難提瞿沙，出城遊觀；八萬四千寶馬，唯乘一馬，名婆羅訶，毛尾紺色；八萬四千龍象，唯乘一象，名布薩陀，出城遊觀。

「比丘！此是何等業報，得如是威德自在耶？此是三種業報，云何為三？一者布施，二者調伏，三者修道。比丘當知，凡夫染習五欲，無有厭足，聖人智慧成滿，而常知足。比丘！一切諸行，過去盡滅、過去變易，彼自然眾具及以名稱，皆悉磨滅。是故，比丘！永息諸行，厭離、斷欲、解脫。比丘！色為常？無常？」

比丘白佛言：「無常。世尊！」

「若無常者，是苦耶？」

比丘白佛言：「是苦。世尊！」

「比丘！若無常、苦，是變易法，聖弟子寧復於中計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「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為常、為無常。」

比丘白佛言：「無常。世尊！」

「若無常者，是苦耶？」

比丘白佛言：「是苦。世尊！」

「比丘！若無常、苦，是變易法，聖弟子寧復於中計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若過去、若未來，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。比丘！於色當生厭離、厭、離欲、解脫。如是於受、想、行、識，當生厭、離欲、解脫，解脫知見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時，彼比丘聞佛所說，踊躍歡喜，作禮而去。常念土搏譬教授，獨一靜處，精勤思惟，不放逸住；不放逸住已：「所以善男子剷除鬚髮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為究竟無上梵行，見法自知身作證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』」

時，彼尊者亦自知法，心得解脫，成阿羅漢。

## (二六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阿毘陀處恒河側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恒河大水暴起，隨流聚沫，明目士夫諦觀分別；諦觀分別時，無所有、無牢、無實、無有堅固。所以者何？彼聚沫中無堅實故。如是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。比丘！諦觀思惟分別，無所有、無牢、無實、無有堅固，如病、如癰、如刺、如殺，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所以者何？色無堅實故。

「諸比丘！譬如大雨水泡，一起一滅，明目士夫諦觀思惟分別。諦觀思惟分別時，無所有、無牢、無實、無有堅固。所以者何？以彼水泡無堅實故。如是，比丘！諸所有受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。比丘！諦觀思惟分別。諦觀思惟分別時，無所有、無牢、無實、無有堅固，如病、如癰、如刺、如殺，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所以者何？以受無堅實故。

「諸比丘！譬如春末夏初，無雲、無雨，日盛中時，野馬流動，明目士夫諦觀思惟分別，諦觀思惟分別時，無所有，無牢、無實、無有堅固。所以者何？以彼野馬無堅實故。如是，比丘！諸所有想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。比丘！諦觀思惟分別。諦觀思惟分別時，無所有、無牢、無實、無有堅固，如病、如癰、如刺、如殺，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所以者何？以想無堅實故。



「諸比丘！譬如明目士夫求堅固材，執持利斧，入於山林，見大芭蕉樹，傭直長大，即伐其根，斬截其峯，葉葉次剝，都無堅實，諦觀思惟分別。諦觀思惟分別時，無所有、無牢、無實、無有堅固。所以者何？以彼芭蕉無堅實故。如是，比丘！諸所有行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。比丘！諦觀思惟分別。諦觀思惟分別時，無所有、無牢、無實、無有堅固，如病、如癰、如刺、如殺，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所以者何？以彼諸行無堅實故。」

「諸比丘！譬如幻師、若幻師弟子，於四衢道頭，幻作象兵、馬兵、車兵、步兵，有智明目士夫諦觀思惟分別。諦觀思惟分別時，無所有、無牢、無實、無有堅固。所以者何？以彼幻無堅實故。如是，比丘！諸所有識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。比丘！諦觀思惟分別，諦觀思惟分別時，無所有、無牢、無實、無有堅固，如病、如癰、如刺、如殺，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所以者何？以識無堅實故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

「觀色如聚沫，    受如水上泡，  
想如春時燄，    諸行如芭蕉，  
諸識法如幻，    日種姓尊說。  
周匝諦思惟，    正念善觀察，  
無實不堅固，    無有我我所。  
於此苦陰身，    大智分別說，  
離於三法者，    身為成棄物，  
壽暖及諸識，    離此餘身分，  
永棄丘塚間，    如木無識想。  
此身常如是，    幻為誘愚夫。  
如殺如毒刺，    無有堅固者。  
比丘勤修習，    觀察此陰身，  
晝夜常專精，    正智繫念住，  
有為行長息，    永得清涼處。」

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 二六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佛告諸比丘：「於無始生死，無明所蓋，愛結所繫，長夜輪迴，不知苦之本際；有時長久不雨，地之所生百穀草木，皆悉枯乾。諸比丘！若無明所蓋，愛結所

繫，眾生生死輪迴，愛結不斷，不盡苦邊。諸比丘！有時長夜不雨，大海水悉皆枯竭。諸比丘！無明所蓋，愛結所繫，眾生生死輪迴，愛結不斷，不盡苦邊。諸比丘！有時長夜須彌山王皆悉崩落，無明所蓋，愛結所繫，眾生長夜生死輪迴，愛結不斷，不盡苦邊。諸比丘！有時長夜此大地悉皆敗壞，而眾生無明所蓋，愛結所繫，眾生長夜生死輪迴，愛結不斷，不盡苦邊。

「比丘！譬如狗子繫柱，彼繫不斷，長夜繞柱，輪迴而轉。如是，比丘！愚夫眾生不如實知色、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離，長夜輪迴，順色而轉。如是不如實知受、想、行、識、識集、識滅、識味、識患、識離，長夜輪迴，順識而轉。諸比丘！隨色轉、隨受轉、隨想轉、隨行轉、隨識轉。隨色轉故，不脫於色，隨受、想、行、識轉故，不脫於識。以不脫故，不脫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。多聞聖弟子如實知色、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離，如實知受、想、行、識、識集、識滅、識味、識患、識離故，不隨識轉。不隨轉故，脫於色，脫於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我說脫於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。」

佛說此經已。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二六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於無始生死，無明所蓋，愛結所繫，長夜輪迴生死，不知苦際。諸比丘！譬如狗繩繫著柱，結繫不斷故，順柱而轉，若住、若臥，不離於柱。如是凡愚眾生，於色不離貪欲、不離愛、不離念、不離渴、輪迴於色，隨色轉，若住、若臥，不離於色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隨受、想、行、識轉，若住、若臥不離於識。

「諸比丘！當善思惟觀察於心。所以者何？長夜心為貪欲使染，瞋恚、愚癡使染故。比丘！心惱故眾生惱，心淨故眾生淨。比丘！我不見一色種種如斑色鳥，心復過是。所以者何？彼畜生心種種故，色種種。

「是故，比丘！當善思惟觀察於心。諸比丘！長夜心貪欲所染，瞋恚、愚癡所染，心惱故眾生惱，心淨故眾生淨。比丘當知，汝見嗟蘭那鳥種種雜色不？」

答言：「曾見。世尊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如嗟蘭那鳥種種雜色，我說彼心種種雜亦復如是。所以者何？彼嗟蘭那鳥心種種故其色種種。是故，當善觀察思惟於心長夜種種，貪欲、瞋恚、愚癡種種，心惱故眾生惱，心淨故眾生淨。譬如畫師、畫師弟子，善治素地，具眾彩色，隨意圖畫種種像類。

「如是，比丘！凡愚眾生不如實知色、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離，於色不如實知故，樂著於色；樂著於色故，復生未來諸色。如是凡愚不如實知受、想、行、識、識集、識滅、識味、識患、識離。不如實知故，樂著於識；樂著於識故，復生未來諸識。當生未來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故，於色不解脫，受、想、行、識不解脫，我說彼不解脫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。

「有多聞聖弟子如實知色、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離。如實知故，不樂著於色；以不樂著故，不生未來色。如實知受、想、行、識、識集、識滅、識味、識患、識離。如實知故，不染著於識；不樂著故，不生未來諸識。不樂著於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故，於色得解脫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得解脫，我說彼等解脫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二六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河水從山澗出，彼水深駛，其流激注，多所漂沒。其河兩岸，生雜草木，大水所偃，順靡水邊，眾人涉渡，多為水所漂，隨流沒溺，遇浪近岸，手援草木，草木復斷，還隨水漂。

「如是，比丘！若凡愚眾生不如實知色、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離，不如實知故，樂著於色，言色是我，彼色隨斷。如是不如實知受、想、行、識、識集、識滅、識味、識患、識離，不如實知故，樂著於識，言識是我，識復隨斷。

「若多聞聖弟子如實知色、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離，如實知故，不樂著於色。如實知受、想、行、識、識集、識滅、識味、識患、識離，如實知故，不樂著識，不樂著故。如是自知，得般涅槃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二六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非汝所應法，當盡捨離，捨彼法已，長夜安樂。比丘！何等法非汝所應，當速捨離，如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非汝所應，當盡捨離，斷彼法已，長夜安樂。譬如祇桓林中樹木，有人斫伐枝條，擔持而去，汝等亦不憂感。所以者何？以彼樹木非我、非我所。

「如是，比丘！非汝所應者，當盡捨離，捨離已，長夜安樂。何等非汝所應，色非汝所應，當盡捨離，捨離已，長夜安樂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非汝所應，當速捨離，捨彼法已，長夜安樂。諸比丘！色為常耶？為無常耶？」

諸比丘白佛言：「無常。世尊！」

「比丘！無常者，為是苦耶？」

答言：「是苦。世尊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若無常、苦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寧於中見有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「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為是常耶？無常耶？」

答言：「無常。世尊！」

「比丘！若無常者，是苦耶？」

答言：「是苦。世尊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若無常、苦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寧於中見有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「比丘！是故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，聖弟子觀此五受陰非我、我所。如是觀時，於諸世間無所取著；無所取著者，自得涅槃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二七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無常想修習多修習，能斷一切欲愛、色愛、無色愛、掉、慢、無明。譬如田夫，於夏末秋初深耕其地，發荇斷草。如是，比丘！無常想修習多修習，能斷一切欲愛、色愛、無色愛、掉、慢、無明。」

「譬如，比丘！如人刈草，手攬其端，舉而抖擻，萎枯悉落，取其長者。如是，比丘！無常想修習多修習，能斷一切欲愛、色愛、無色愛、掉、慢、無明。」

「譬如菴羅果著樹，猛風搖條，果悉墮落。如是，無常想修習多修習，能斷一切欲愛、色愛、無色愛、掉、慢、無明。」

「譬如樓閣，中心堅固，眾材所依，攝受不散。如是，無常想修習多修習，能斷一切欲愛、色愛、無色愛、掉、慢、無明。

「譬如一切眾生跡，象跡為大，能攝受故。如是，無常想修習多修習，能斷一切欲愛、色愛、無色愛、掉、慢、無明。

「譬如閻浮提一切諸河，悉赴大海，其大海者，最為第一，悉攝受故。如是，無常想修習多修習，能斷一切欲愛、色愛、無色愛、掉、慢、無明。

「譬如日出，能除一切世間闇冥。如是，無常想修習多修習，能斷一切欲愛、色愛、無色愛、掉、慢、無明。

「譬如轉輪聖王，於諸小王最上、最勝。如是，無常想修習多修習，能斷一切欲愛、色愛、無色愛、掉、慢、無明。

「諸比丘！云何修無常想，修習多修習，能斷一切欲愛、色愛、無色愛、掉、慢、無明，若比丘於空露地、若林樹間，善正思惟，觀察色無常，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。如是思惟，斷一切欲愛、色愛、無色愛、掉、慢、無明。所以者何？無常想者，能建立無我想，聖弟子住無我想，心離我慢，順得涅槃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二七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有比丘名曰低舍，與眾多比丘集於食堂，語諸比丘言：「諸尊，我不分別於法，不樂修梵行，多樂睡眠，疑惑於法。」

爾時，眾中有一比丘，往詣佛所，禮佛足，却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低舍比丘以眾多比丘集於食堂，作如是說，唱言：『我不能分別於法，不樂修梵行，多樂睡眠，疑惑於法。』」

佛告比丘：「是低舍比丘是愚癡人，不守根門，飲食不知量，初夜、後夜，心不覺悟，懈怠懶惰，不勤精進，不善觀察思惟善法；彼於分別法，心樂修梵行，離諸睡眠，於正法中離諸疑惑，無有是處。若當比丘守護根門，飲食知量，初夜、後夜，覺悟精進，觀察善法，樂分別法，樂修梵行，離於睡眠，心不疑法，斯有是處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一比丘，汝往語低舍比丘言：「大師呼汝。」

比丘白佛：「唯然，受教。」前禮佛足，詣低舍所，而作是言：「長老低舍！世尊呼汝！」低舍聞命，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却住一面。

爾時，世尊語低舍比丘言：「汝低舍！實與眾多比丘集於食堂，作是唱言：『諸長老！我不能分別於法，不樂梵行，多樂睡眠，疑惑於法』耶？」低舍白佛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

佛問低舍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汝意答。於意云何？若於色不離貪、不離欲、不離愛、不離念、不離渴，彼色若變、若異。於汝意云何？當起憂、悲、惱、苦為不耶？」

低舍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若於色不離貪、不離欲、不離愛、不離念、不離渴，彼色若變、若異，實起憂、悲、惱、苦。世尊！實爾不異。」

佛告低舍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低舍，正應如是，不離貪欲說法，低舍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不離貪、不離欲、不離愛、不離念、不離渴，彼識若變、若異，於汝意云何？當起憂、悲、惱、苦為不耶？」

低舍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於識不離貪、不離欲、不離愛、不離念、不離渴，彼識若變、若異，實起憂、悲、惱、苦。世尊！實爾不異。」

佛告低舍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正應如是，識不離貪欲說法。」

佛告低舍：「於意云何？若於色離貪、離欲、離愛、離念、離渴，彼色若變、若異時，當生憂、悲、惱、苦耶？」

低舍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「如是不異。於意云何？受、想、行、識，離貪、離欲、離愛、離念、離渴，彼識若變、若異，當生憂、悲、惱、苦耶？」

低舍答曰：「不也，世尊！如是不異。」

佛告低舍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低舍！今當說譬，大智慧者，以譬得解。如二士夫共伴行一路，一善知路，一不知路，其不知者語知路者，作如是言：『我欲詣某城、某村、某聚落，當示我路。』時，知路者即示彼路，語言：『士夫，從此道去，前見二道，捨左從右前行，復有坑澗渠流，復當捨左從右，復有叢林，復當捨左從右。汝當如是漸漸前行，得至某城。』」

佛告低舍：「其譬如是：不知路者，譬愚癡凡夫。其知路者，譬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。前二路者，謂眾生狐疑。左路者，三不善法——貪、恚、害覺。其右路者，謂三善覺——出要離欲覺、不瞋覺、不害覺。前行左路者，謂邪見、邪志、邪語、邪業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。前行右路者，謂正見、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坑澗渠流者，謂瞋恚、覆障、憂、悲。叢林者，謂五欲功德也。城者，謂般涅槃。」

佛告低舍：「佛為大師，為諸聲聞所作已作，如今當作哀愍悲念，以義安樂，皆悉已作。汝等今日，當作所作，當於樹下，或空露地、山巖窟宅，敷草為座，善思正念，修不放逸，莫令久後心有悔恨，我今教汝。」

爾時，低舍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(二七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眾中有少諍事，世尊責諸比丘故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。食已，出，攝舉衣鉢，洗足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樹下，獨靜思惟，作是念：「眾中有少諍事，我責諸比丘，然彼眾中多年少比丘，出家未久，不見大師，或起悔心，愁憂不樂。我已長夜於諸比丘生哀愍心，今當復還，攝取彼眾，以哀愍故。」

時，大梵王知佛心念，如力士屈伸臂頃，從梵天沒，住於佛前，而白佛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如是，善逝！責諸比丘，以少諍事故。於彼眾中多有年少比丘，出家未久，不見大師，或起悔心，愁憂不樂。世尊長夜哀愍，攝受眾僧。善哉！世尊！願今當還攝諸比丘。」

爾時，世尊心已垂愍梵天故，默然而許。時，大梵天知佛世尊默然已許，為佛作禮，右遶三匝，忽然不現。

爾時世尊，大梵天王還去未久，即還祇樹給孤獨園。敷尼師檀，[僉\*爻]身正坐，表現微相，令諸比丘敢來奉見。時，諸比丘來詣佛所，懷慚愧色，前禮佛足，却坐一面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出家之人，卑下活命，刳髮持鉢，家家乞食，如被嚙呢。所以然者，為求勝義故，為度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、究竟苦邊故。諸善男子！汝不為王賊所使、非負債人、不為恐怖、不為失命而出家，正為解脫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。汝等不為此而出家耶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汝等比丘為如是勝義而出家。云何於中猶復有一愚癡凡夫，而起貪欲，極生染著，瞋恚兇暴，懈怠下劣，失念不定，諸根迷亂？譬如士夫從閻而入閻，從冥入冥，從糞廁出復墮糞廁，以血洗血，捨離諸惡還復取惡。我說此譬，凡愚比丘亦復如是。又復譬如焚尸火[木\*(暴-(日/共)+夭)]，捐棄塚間，不為樵伐之所採拾。我說此譬，愚癡凡夫比丘而起貪欲，極生染著，瞋恚兇暴，懈怠下劣，失念不定，諸根散亂，亦復如是。」

「比丘！有三不善覺法。何等為三？貪覺、恚覺、害覺，此三覺由想而起。云何想？想有無量種種，貪想、恚想、害想，諸不善覺從此而生。比丘！貪想、恚想、害想、貪覺、恚覺、害覺，及無量種種不善。云何究竟滅盡？於四念處繫心，住無相三昧，修習多修習，惡、不善法從是而滅，無餘永盡，正以此法。」

「善男子、善女人信樂出家，修習無相三昧，修習多修習已，住甘露門，乃至究竟甘露涅槃。我不說此甘露涅槃，依三見者。何等為三？有一種見如是如是說：『命則是身。』復有如是見：『命異身異。』又作是說：『色是我，無二無異，長存不變。』多聞聖弟子作是思惟：『世間頗有一法可取而無罪過者？』思惟已，都不見一法

可取而無罪過者。我若取色，即有罪過；若取受、想、行、識，則有罪過。作是知己，於諸世間，則無所取，無所取者，自覺涅槃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。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應說．小土搏    泡沫．二無知

河流．祇林．樹    低舍責．諸想

## 雜阿含經卷第十



(二七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異比丘獨靜思惟：「云何為我？我何所為？何等是我？我何所住？」從禪覺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獨一靜處，作是思惟：『云何為我？我何所為？何法是我？我於何住？』」

佛告比丘：「今當為汝說於二法。諦聽，善思，云何為二？眼色為二。耳聲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觸、意法為二，是名二法。比丘！若有說言：『沙門瞿曇所說二法，此非為二，我今捨此，更立二法。』彼但有言數，問已不知，增其疑惑，以非境界故。所以者何？緣眼、色，生眼識。

「比丘！彼眼者，是肉形、是內、是因緣、是堅、是受，是名眼肉形內地界。比丘！若眼肉形，若內、若因緣、津澤、是受，是名眼肉形內水界。比丘！若彼眼肉形，若內、若因緣、明暖、是受，是名眼肉形內火界。比丘！若彼眼肉形，若內、若因緣、輕飄動搖、是受，是名眼肉形內風界。

「比丘！譬如兩手和合相對作聲。如是緣眼、色，生眼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俱生受、想、思。此等諸法非我、非常，是無常之我，非恆、非安隱、變易之我。所以者何？比丘！謂生、老、死、沒、受生之法。

「比丘！諸行如幻、如炎，剎那時頃盡朽，不實來實去。是故，比丘！於空諸行當知、當喜、當念：『空諸行常、恆、住、不變易法空，無我、我所。』譬如明目士夫，手執明燈，入於空室，彼空室觀察。

「如是，比丘！於一切空行、空心觀察歡喜，於空法行常、恆、住、不變易法，空我、我所。如眼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因緣生意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俱生受、想、思，此諸法無我、無常，乃至空我、我所。比丘！於意云何？眼是常、為非常耶？」

答言：「非常。世尊！」

復問：「若無常者，是苦耶？」

答言：「是苦。世尊！」

復問：「若無常、苦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寧於中見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如是多聞聖弟子於眼生厭，厭故不樂，不樂故解脫，解脫知見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耳、鼻、舌

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」

時，彼比丘聞世尊說合手聲警經教已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成阿羅漢。

### (二七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非汝有者，當棄捨，捨彼法已，長夜安樂。諸比丘！於意云何？於此祇桓中，諸草木枝葉，有人持去，汝等頗有念言：『此諸物是我所，彼人何故輒持去？』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「所以者何？彼亦非我、非我所故，汝諸比丘亦復如是。於非所有物當盡棄捨，棄捨彼法已，長夜安樂。何等為非汝所有？謂眼，眼非汝所有，彼應棄捨，捨彼法已，長夜安樂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云何？比丘！眼是常耶？為非常耶？」

答言：「無常。」

世尊復問：「若無常者，是苦耶？」

答言：「是苦。世尊！」

復問：「若無常、苦者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寧於中見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多聞聖弟子於此六入處觀察非我、非我所，觀察已，於諸世間都無所取，無所取故，無所著，無所著故，自覺涅槃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二七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其有說言大力者，其唯難陀！此是正說。其有說言最端政者，其唯難陀！是則正說。其有說言愛欲重者，其唯難陀！是則正說。」

「諸比丘！而今難陀關閉根門，飲食知量，初夜、後夜精勤修習，正智成就，堪能盡壽純一滿淨，梵行清白。彼難陀比丘關閉根門故，若眼見色，不取色相，不取隨形好。若諸眼根增不律儀，無明闇障、世間貪、愛、惡不善法不漏其心，生諸律儀；防護於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根，生諸律儀，是名難陀比丘關閉根門。」

「飲食知量者，難陀比丘於食繫數。不自高、不放逸、不著色、不著莊嚴，支身而已。任其所得，為止飢渴，修梵行故。故起苦覺令息滅，未起苦覺令不起故，成其崇尚故。氣力安樂，無聞獨住故。如人乘車，塗以膏油，不為自高，乃至莊嚴，為載運故。又如塗瘡，不貪其味，為息苦故。如是，善男子難陀知量而食，乃至無聞獨住，是名難陀知量而食。

「彼善男子難陀初夜、後夜精勤修業者，彼難陀晝則經行、坐禪，除去陰障，以淨其身。於初夜時，經行、坐禪，除去陰障，以淨其身。於中夜時，房外洗足，入於室中，右脇而臥，屈膝累足，係念明想，作起覺想。於後夜時，徐覺徐起，經行、坐禪，是名善男子難陀初夜、後夜精勤修集。

「彼善男子難陀勝念正知者，是善男子難陀觀察東方，一心正念，安住觀察；觀察南、西、北方，亦復如是。一心正念，安住觀察。如是觀者，世間貪、愛、惡不善法不漏其心。彼善男子難陀覺諸受起，覺諸受住，覺諸受滅，正念而住，不令散亂；覺諸想起，覺諸想住，覺諸想滅，覺諸覺起，覺諸覺住，覺諸覺滅，正念心住，不令散亂，是名善男子難陀正念正智成就。

「是故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，關閉根門，如善男子難陀；飲食知量，如善男子難陀；初夜、後夜精勤修業，如善男子難陀；正念正智成就，如善男子難陀。如教授難陀法，亦當持是為其餘人說。」

時，有異比丘而說偈言：

「善關閉根門，    正念攝心住，  
飲食知節量，    覺知諸心相，  
善男子難陀，    世尊之所歎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二七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有如是像類大聲聞尼眾住舍衛國王園中。比丘尼眾其名曰：純陀比丘尼、民陀比丘尼、摩羅婆比丘尼、波羅遮羅比丘尼、陀羅毘迦比丘尼、差摩比丘尼、難摩比丘尼、告難舍瞿曇彌比丘尼、優鉢羅色比丘尼、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，此等及餘比丘尼住王園中。

爾時，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與五百比丘尼前後圍遶，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爾時，世尊為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；種種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發遣令還。言：「比丘尼！應時宜去。」

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爾時，世尊知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去已，告諸比丘：「我年已老邁，不復堪能為諸比丘尼說法，汝等諸比丘僧，今日諸宿德上座，當教授諸比丘尼。」

時，諸比丘受世尊教，次第教授比丘尼，次至難陀。爾時，難陀次第應至而不欲教授。

爾時，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與五百比丘尼前後圍遶，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乃至聞法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爾時，世尊知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去已，問尊者阿難：「誰應次至教授諸比丘尼？」

尊者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諸上座次第教授比丘尼，次至難陀，而難陀不欲教授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難陀言：「汝當教授諸比丘尼，為諸比丘尼說法。所以者何？我自教授比丘尼，汝亦應爾；我為比丘尼說法，汝亦應爾。」

爾時，難陀默然受教。

時，難陀夜過晨朝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入室坐禪。從禪覺，著僧伽梨將一比丘往詣王園，諸比丘尼遙見尊者難陀來，疾敷床座，請令就坐，尊者難陀坐已，諸比丘尼稽首敬禮，退坐一面。尊者難陀語諸比丘尼：「諸姊妹！汝等當問我，今當為汝等說法。汝等解者，當說言解；若不解者，當說不解。於我所說義，若當解者，當善受持；若不解者，汝當更問，當為汝說。」

諸比丘尼白尊者難陀言：「我等今日聞尊者教，令我等問，告我等言：『汝等若未解者，今悉當問；已解者當言解，未解者當言不解。於我所說義，已解者當奉持，未解者當復更問。』我等聞此，心大歡喜，未解義者，今日當問。」

爾時，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：「云何？姊妹！於眼內入處觀察，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」

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內入處觀察，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所以者何？尊者難陀！我等已曾於此法如實知見，於六內入處觀察無我，我等已曾作如是意解：『六內入處無我。』」

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姊妹！應如是解：『六內入處觀察無我。』諸比丘尼！色外入處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」

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外入處，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所以者何？尊者難陀！我已曾於六外入處如實觀察無我，我常作此意解，六外入處如實無我。」

尊者難陀讚諸比丘尼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於此義應如是觀：『六外入處無我。』若緣眼、色，生眼識，彼眼識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」

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緣生意識，彼意識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所以者何？我已曾於此六識身如實觀察無我，我亦常作是意解，六識身如實無我。」

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姊妹！汝於此義應如是觀察：『六識身如實無我。』緣眼、色，生眼識，三事和合生觸，彼觸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」

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緣生意識，三事和合生觸，彼觸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所以者何？我已曾於此六觸觀察如實無我，我亦常如是意解，六觸如實無我。」

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：「善哉！善哉！當如實觀察：『於六觸身如實無我。』緣眼、色，生眼觸，三事和合觸，觸緣受，彼觸緣受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」

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緣生意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緣受，彼受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所以者何？我等曾於此六受身如實觀察無我，我亦常作此意解，六受身如實無我。」

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於此義應如是觀察：『此六受身如實無我。』緣眼、色，生眼識，三事和合生觸，觸緣想，彼想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」

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緣生意識，三事和合生觸，觸緣想，彼想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所以者何？我曾於此六想身如實觀察無我，我亦常作此意解，六想身如實無我。」

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比丘尼！汝於此義應如是觀察：『此六想身如實無我。』緣眼、色，生眼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緣思，彼思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」

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緣生意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緣思，彼思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所以者何？我曾於此六思身如實觀察無我，我常作此意解：『此六思身如實無我。』」

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比丘尼！汝於此義應如是觀察：『此六思身如實無我。』緣眼、色，生眼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緣愛，彼愛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」

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緣生意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緣愛，彼愛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所以者何？我曾於此六愛身如實觀察無我，我常作此意解：『此六愛身如實無我。』」

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：「汝於此義應如是觀察：『此六愛身如實無我。』姊妹！譬因膏油、因炷，燈明得然；彼油無常，炷亦無常，火亦無常，器亦無常。若有作是言：『無油、無炷、無火、無器，而所依起燈光，常、恒、住、不變易。』作是說者，為等說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所以者何？緣油、炷、器然燈，彼油、炷、器悉無常；若無油、無炷、無器，所依燈光亦復隨滅、息、沒、清涼、真實。」

「如是，姊妹！此六內入處無常。若有說言：『此六內入處因緣生喜樂，常、恒、住、不變易、安隱。』是為等說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所以者何？我等曾如實觀察，彼彼法緣生彼彼法；彼彼緣法滅，彼彼生法亦復隨滅、息、沒、清涼、真實。」

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比丘尼！汝於此義應如是觀察：『彼彼法緣生彼彼法，彼彼法緣滅，彼彼生法亦復隨滅、息、沒、寂靜、清涼、真實。』諸姊妹！譬如大樹根、莖、枝、葉，根亦無常，莖、枝、葉皆悉無常。若有說言：『無彼樹根、莖、枝、葉，唯有其影常、恒、住、不變易、安隱者，為等說不？』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所以者何？如彼大樹根、莖、枝、葉，彼根亦無常，莖、枝、葉亦復無常，無根、無莖、無枝、無葉，所依樹影，一切悉無。」

「諸姊妹！若緣外六入處無常，若言外六入處因緣生喜樂，恒、住、不變易、安隱者，此為等說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所以者何？我曾於此義如實觀察，彼彼法緣生彼彼法，彼彼法緣滅；彼彼生法亦復隨滅、息、沒、寂靜、清涼、真實。」

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姊妹！汝於此義當如實觀察：『彼彼法緣生彼彼法，彼彼法緣滅，彼彼生法亦復隨滅、息、沒、寂滅、清涼、真實。』諸姊妹！聽我說譬，夫智者因譬得解。譬如善屠牛師、屠牛弟子手執利刀，解剝其牛，乘間而剝，不傷內肉、不傷外皮，解其枝節筋骨，然後還以皮覆其上。若有人言：『此牛

皮肉全而不離。』為等說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所以者何？彼善屠牛師、屠牛弟子手執利刀，乘間而剝，不傷皮肉，枝節筋骨悉皆斷截，還以皮覆上，皮肉已離，非不離也。」

「姊妹！我說所譬，今當說義。牛者譬人身色……」如篋毒蛇經廣說。

「肉者謂內六入處，外皮者謂外六入處，屠牛者謂學見跡，皮肉中間筋骨者謂貪喜俱，利刀者謂利智慧。多聞聖弟子以智慧利刀斷截一切結、縛、使、煩惱、上煩惱、纏。是故，諸姊妹！當如是學：『於所可樂法，心不應著，斷除貪故；所可瞋法，不應生瞋，斷除瞋故；所可癡法，不應生癡，斷除癡故。於五受陰，當觀生滅；於六觸入處，當觀集滅；於四念處，當善繫心。住七覺分，修七覺分已，於其欲漏，心不緣著，心得解脫；於其有漏，心不緣著，心得解脫；於無明漏，心不緣著，心得解脫。』諸姊妹！當如是學。」

爾時，尊者難陀為諸比丘尼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從座起去。時，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與五百比丘尼眷屬圍遶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，乃至為佛作禮而去。

爾時，世尊知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去已，告諸比丘：「譬如明月十四日夜，多眾觀月，為是滿耶？為未滿耶？當知彼月未究竟滿。如是，善男子難陀為五百比丘尼正教授、正說法，於其解脫猶未究竟。然此等比丘尼命終之時，不見一結不斷，能使彼還生於此世。」

爾時，世尊復告難陀：「更為諸比丘尼說法。」

爾時，尊者難陀默然奉教，夜過晨朝，持鉢入城乞食，食已，乃至往詣王園，就座而坐，為諸比丘尼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從座起去。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復於異時與五百比丘尼前後圍遶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乃至作禮而去。

爾時，世尊知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去已，告諸比丘：「譬如明月十五日夜，無有人疑月滿不滿者，然其彼月究竟圓滿。如是，善男子難陀為諸比丘尼說如是正教授，究竟解脫；若命終時，無有說彼道路所趣，此當知即是苦邊。是為世尊為五百比丘尼受第一果記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二七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不律儀、律儀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」

「云何不律儀？眼根不律儀所攝護。眼識著色，緣著故，以生苦受；苦受故，不一其心；不一心故，不得如實知見；不得如實知見故，不離疑惑；不離疑惑故，由他所誤，而常苦住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是名不律儀。

「云何律儀？眼根律儀所攝護。眼識識色，心不染著；心不染著已，常樂更住；心樂住已，常一其心；一其心已，如實知見；如實知見已，離諸疑惑；離諸疑惑已，不由他誤，常安樂住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是名律儀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二七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退、不退法、六觸入處。諦聽！善思！當為汝說。

「云何退法？謂眼識色生欲覺，彼比丘歡喜讚歎，執取繫著，隨順彼法迴轉，當知是比丘退諸善法，世尊所說，是名退法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

「云何名不退法？眼識色緣，不生欲覺結，彼比丘不喜、不讚歎、不執取、不繫著，於彼法不隨順迴轉，當知是比丘不退轉諸善法，世尊說是不退法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

「云何六勝入處？眼識色緣，不生欲覺、結染著，當知是比丘勝彼入處。勝彼入處，是世尊所說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亦復如是。若彼比丘於六勝入處勝已，貪欲結斷，瞋恚、愚癡結斷。譬如王者，摧敵勝怨，名曰勝王；斷除眾結，名勝婆羅門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二七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此六根不調伏、不關閉、不守護、不執持、不修習，於未來世必受苦報。

「何等為六根？眼根不調伏、不關閉、不守護、不修習、不執持，於未來世必受苦報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根亦復如是。愚癡無聞凡夫眼根見色，執受相，執受隨形好，任彼眼根趣向，不律儀執受，住世間貪、愛、惡不善法，以漏其心，此等不能執持律儀，防護眼根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根，亦復如是。如是於六根不調伏、不關閉、不守護、不執持、不修習，於未來世必受苦報。

「云何六根善調伏、善關閉、善守護、善執持、善修習，於未來世必受樂報？多聞聖弟子眼見色，不取色相，不取隨形好，任其眼根之所趣向，常住律儀，世間貪、



愛、惡不善法不漏其心，能生律儀，善護眼根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根，亦復如是。如是六根善調伏、善關閉、善守護、善執持、善修習，於未來世必受樂報。」

即說偈言：

「於六觸入處，住於不律儀，  
是等諸比丘，長夜受大苦。  
斯等於律儀，常當勤修習，  
正信心不二，諸漏不漏心。  
眼見於彼色，可意不可意，  
可意不生欲，不可不憎惡。  
耳聞彼諸聲，亦有念不念，  
於念不樂著，不念不起惡。  
鼻根之所嗅，若香若臭物，  
等心於香臭，無欲亦無違。  
所食於眾味，彼亦有美惡，  
美味不起貪，惡味亦不擇。  
樂觸以觸身，不生於放逸，  
為苦觸所觸，不生過惡想。  
平等捨苦樂，不滅者令滅，  
心意所觀察，彼種彼種相。  
虛偽而分別，欲貪轉增廣，  
覺悟彼諸惡，安住離欲心。  
善攝此六根，六境觸不動，  
摧伏眾魔怨，度生死彼岸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二八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世尊在拘薩羅國人間遊行，到頻頭城北申恕林中。

爾時，頻頭城中，婆羅門長者皆聞世尊於拘薩羅國人間遊行，住頻頭城申恕林中。聞已，悉共出城，至申恕林，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

爾時，世尊告頻頭城婆羅門長者：「若人問汝言：『何等像類沙門、婆羅門不應恭敬、尊重、禮事、供養？』汝當答言：『若沙門、婆羅門眼見色，未離貪、未離欲、未離愛、未離渴、未離念，內心不寂靜，所行非法，所行踈澁行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亦復如是。如是像類比丘，不應恭敬、尊重、禮事、供養。』」

「作是說已，當復問言：『何故如此像類沙門、婆羅門，不應恭敬、尊重、禮事、供養？』汝應答言：『我等眼見色，不離欲、不離愛、不離渴、不離念，內心不寂靜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亦復如是。彼沙門、婆羅門眼見色，亦不離貪、不離欲、不離愛、不離渴、不離念，內心不寂靜，行非法，行踈澁行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亦復如是。我於斯等求其差別，不見差別之行。是故我於斯等像類沙門、婆羅門不應恭敬、尊重、禮事、供養。』」

「若復問言：『何等像類沙門、婆羅門所應恭敬、尊重、禮事、供養？』汝應答言：『若彼眼見色，離貪、離欲、離愛、離渴、離念，內心寂靜，不行非法行，行等行，不踈澁行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亦復如是。如是像類沙門、婆羅門所應恭敬、尊重、禮事、供養。』」

「若復問言：『何故於此像類沙門、婆羅門恭敬、尊重、禮事、供養？』汝應答言：『我等眼見色，不離貪、不離欲、不離愛、不離渴、不離念，內心不寂靜，行非法行，行踈澁行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亦復如是。』斯等像類沙門、婆羅門離貪、離欲、離渴、離念，內心寂靜，行如法行，不行踈澁行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亦復如是。我等於彼，求其差別，見差別故，於彼像類沙門、婆羅門所應恭敬、尊重、禮事、供養。」

「如是說已，若復問言：『彼沙門、婆羅門有何行？有何形貌？有何相？汝等知是沙門、婆羅門離貪、向調伏貪，離恚、向調伏恚，離癡、向調伏癡？』汝應答言：『我見彼沙門、婆羅門有如是像類，在空閑處、林中樹下、卑床草蓐，修行遠離，離諸女人，近樂獨人，同禪思者；若於彼處，無眼見色可生樂著，無耳聲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觸可生樂著，若彼沙門、婆羅門有如是行、如是形貌、如是相，令我等知是沙門，婆羅門離貪、向調伏貪，離恚、向調伏恚，離癡、向調伏癡。』」

時，諸沙門、婆羅門長者白佛言：「奇哉！世尊！不自譽、不毀他，正說其義，各各自於諸入處，分別染污清淨，廣說緣起，如如來、應、等正覺說。譬如士夫，溺者能救，閉者能開，迷者示路，闇處然燈。世尊亦復如是。不自譽、不毀他，正說其義，乃至如如來、應、等正覺說。」

爾時，頻頭城婆羅門長者聞佛所說，歡喜作禮而去。

## (二八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有縈髮目犍連出家來詣佛所，共相問訊，問訊已，退坐一面。

爾時，世尊告縈髮目犍連：「汝從何來？」

縈髮目犍連白佛言：「我從彼眾多種種異道沙門、婆羅門、遮羅迦出家，集會未曾講堂聽法，從彼林來。」

佛告縈髮目犍連：「汝為何等福力故，從彼眾多種種異道沙門、婆羅門、遮羅迦出家所聽其說法？」

縈髮目犍連言：「我試聽其競勝論義福利，聽其相違反論議福利故。」

佛告目犍連：「長夜久遠，種種異道沙門、婆羅門、遮羅迦出家競勝論議，相違反論議福利，迭相破壞。」

縈髮目犍連白佛言：「瞿曇！為諸弟子說何等法福利，令彼轉為人說，不謗如來，不增不減，誠說、法說、法次法說，無有餘人能來比校、難詰、訶責？」

佛告目連：「明、解脫、果報、福利，為人轉說者，不謗如來，不乖其理，法次法說，無有能來比校、難詰、嫌責。」

縈髮目犍連白佛言：「瞿曇！諸弟子有法，修習多修習，令明、解脫、福利滿足者不？」

佛告縈髮目犍連：「有七覺分，修習多修習，明、解脫、福利滿足。」

縈髮目犍連白佛言：「有法修習，能令七覺分滿足不？」

佛告縈髮目犍連：「有四念處，修習多修習，能令七覺分滿足。」

縈髮目犍連白佛：「復有法修習多修習，令四念處滿足不？」

佛告縈髮目犍連：「有三妙行，修習多修習，能令四念處滿足。」

縈髮目犍連白佛言：「復有法修習多修習，令三妙行滿足不？」

佛告目犍連：「有六觸入處律儀，修習多修習，令三妙行滿足。」

縈髮目犍連白佛言：「云何六觸入處律儀，修習多修習，令三妙行滿足？」

佛告目犍連：「若眼見適意、可愛念、能長養欲樂、令人緣著之色，彼比丘見已，不喜、不讚歎、不緣、不著、不住；若眼見不適意、不可愛念、順於苦覺之色，諸比丘見已，不畏、不惡、不嫌、不恚。於彼好色，起眼見已，永不緣著；不好色，起眼見已，永不緣著；內心安住不動，善修解脫，心不懈勸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法亦復如是。如是於六觸入修習多修習，滿足三妙行。」

「云何修三妙行，滿足四念處？多聞聖弟子於空閑處、林中、樹下，作如是學、如是思惟：『此身惡行，現世、後世必得惡報；我若行身惡行者，必當自生厭悔，他亦嫌薄，大師亦責，諸梵行者亦復以法而嫌我；惡名流布，遍於諸方，身壞命終，當墮地獄。於身惡行，見現世、後世如是果報，是故除身惡行；修身妙行，口、意惡行亦復如是。』是名修習三妙行已，得四念處清淨滿足。」

「云何修四念處？得七覺分滿足？目犍連比丘！如是順身身觀住，彼順身身觀住時，攝念安住不忘。爾時，方便修習念覺分，方便修習念覺分已，得念覺分滿足，於彼心念選擇於法，覺想思量。爾時，方便修習擇法覺分，方便修習擇法覺分已，逮得

擇法覺分滿足，選擇彼法，覺想思量。方便修習精進覺分，方便修習精進覺分已，逮得精進覺分滿足，勤精進已，生歡喜心。爾時，修習方便歡喜覺分，修習歡喜覺分已，逮得歡喜覺分滿足，心歡喜已，身心止息。爾時，修習猗息覺分，修習猗息覺分已，逮得猗息覺分滿足，身心息已，得三摩提。爾時，修習定覺分，修習定覺分已，定覺分滿足，謂一其心，貪憂滅息，內身行捨，方便修習捨覺分，方便修習捨覺分已，逮得捨覺分清淨滿足。受、心、法念處，亦如是說。如是修習四念處、七覺分滿足。

「云何修習七覺分？明、解脫、滿足？目犍連！若比丘修念覺分，依遠離、依離欲、依滅捨，於進趣修念覺分，逮得明、解脫、清淨滿足。乃至修習捨覺分，亦如是說，是名修習七覺分已，明、解脫、清淨滿足。如是，目犍連！法法相律，從此岸而到彼岸。」

說是法時，縈髮目犍連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。時，縈髮目犍連見法、得法、知法、入法，度諸疑惑，不由於他，於諸法、律得無所畏。從座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言：「我今寧得於正法、律出家，得具足比丘分不？」

佛告目犍連：「汝今已得於正法、律出家，具足得比丘分，得出家已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成阿羅漢。」

## (二八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迦微伽羅牟真隣陀林中。

時，有年少名鬱多羅，是波羅奢那弟子，來詣佛所，恭敬問訊已，退坐一面。

爾時，世尊告鬱多羅：「汝師波羅奢那為汝等說修諸根不？」

鬱多羅言：「說已，瞿曇！」

佛告鬱多羅：「汝師波羅奢那云何說修諸根？」

鬱多羅白佛言：「我師波羅奢那說，眼不見色，耳不聽聲，是名修根。」

佛告鬱多羅：「若如汝波羅奢那說，盲者是修根不？所以者何？如唯盲者眼不見色。」

爾時，尊者阿難在世尊後，執扇扇佛，尊者阿難語鬱多言：「如波羅奢那所說，聾者是修根不？所以者何？如唯聾者耳不聞聲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尊者阿難：「異於賢聖法、律無上修諸根。」

阿難白佛言：「唯願世尊為諸比丘說賢聖法、律無上修根，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緣眼、色，生眼識，見可意色，欲修如來厭離正念正智。眼、色緣生眼識，不可意故，修如來不厭離正念正智，眼、色緣生眼

識，可意不可意，欲修如來厭離、不厭離正念正智。眼、色緣生眼識，不可意可意，欲修如來不厭離、厭離正念正智。眼、色緣生眼識，可意不可意，不可意，欲修如來厭、不厭、俱離捨心住正念正智。

「如是，阿難！若有於此五句，心善調伏、善關閉、善守護、善攝持、善修習，是則於眼、色無上修根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亦如是說。阿難！是名賢聖法，律無上修根。」

尊者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賢聖法、律為賢聖修根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眼、色緣生眼識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不可意。彼聖弟子如是如實知：『我眼、色緣生眼識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不可意，此則寂滅，此則勝妙，所謂俱捨；得彼捨已，離厭、不厭。譬如力士頃。如是眼、色緣生眼識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不可意，俄爾盡滅，得離厭、不厭，捨。』

「如是耳、聲緣生耳識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不可意。聖弟子如是如實知：『我耳識聞聲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不可意，此則寂滅、勝妙，所謂為捨；得捨已，離厭、不厭。譬如大力士夫彈指，發聲即滅。如是耳、聲緣生耳識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不可意，生已盡滅，是則為捨，得彼捨已，離厭、不厭。』

「鼻、香緣生鼻識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不可意。聖弟子如是如實知：『鼻、香緣生鼻識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不可意，此則寂滅，此則勝妙，所謂為捨；得彼捨已，離厭、不厭。譬如蓮荷，水所不染。如是鼻、香緣生鼻識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不可意，生已盡滅，所謂為捨；得彼捨已，離厭、不厭。』

「舌、味緣生舌識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不可意。彼聖弟子如是如實知：『舌、味緣生舌識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不可意，生已盡滅。寂滅、勝妙，所謂為捨；得彼捨已，離厭、不厭。譬如力士舌端唾沫，盡唾令滅。如是舌、味緣生舌識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不可意，生已盡滅，所謂為捨，得彼捨已，離厭、不厭。』

「身、觸緣生身識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不可意，生已盡滅。聖弟子如是如實知：『身、觸緣生身識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不可意，生已盡滅。寂滅、勝妙，所謂為捨，得彼捨已，離厭、不厭。譬如鐵丸燒令極熱，小滴水灑，尋即消滅。如是身、觸緣生身識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不可意，生已盡滅，所謂為捨，得彼捨已，離厭、不厭。』

「意、法緣生意識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不可意，生已速滅。聖弟子如是如實知：『意、法緣生意識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不可意，生已盡滅，是則寂滅，是則勝妙，所謂為捨；得彼捨已，離厭、不厭。譬如力士斷多羅樹頭。如是意、法緣生意識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不可意，生已盡滅，所謂為捨，得彼捨已，離厭、不厭。』阿難！是為賢聖法、律，為聖弟子修諸根。」

「云何為聖法、律覺見跡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眼、色緣生眼識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不可意，彼聖弟子慚恥厭惡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緣生意識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不可意，彼聖弟子慚恥厭惡。阿難！是名賢聖法、律覺見跡。阿難！是名賢聖法、律無上修諸根。已說賢聖修諸根，已說覺見跡。阿難！我為諸聲聞所作，所作已作，汝等當作所作……」廣說如篋毒蛇經。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雜阿含經卷第十一

## 雜阿含經卷第十二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二八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於結所繫法隨生味著、顧念、心縛，則愛生；愛緣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。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，如人種樹，初小軟弱，愛護令安，壅以糞土，隨時溉灌，冷暖調適，以是因緣，然後彼樹得增長大。如是，比丘！結所繫法味著將養，則生恩愛，愛緣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。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。

「若於結所繫法隨順無常觀，住生滅觀、無欲觀、滅觀、捨觀，不生顧念，心不縛著，則愛滅；愛滅則取滅，取滅則有滅，有滅則生滅，生滅則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滅，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。猶如種樹，初小軟弱，不愛護，不令安隱，不壅糞土，不隨時溉灌，冷暖不適，不得增長；若復斷根、截枝，段段斬截，分分解析，風飄日炙，以火焚燒，燒以成糞，或颺以疾風，或投之流水。比丘！於意云何？非為彼樹斷截其根，乃至焚燒，令其磨滅，於未來世成不生法耶？」

答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「如是，比丘！於結所繫法隨順無常觀，住生滅觀，無欲觀、滅觀、捨觀，不生顧念，心不縛著，則愛滅，愛滅則取滅，取滅則有滅，有滅則生滅，生滅則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滅，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二八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於所取法隨生味著、顧念、縛心，其心驅馳，追逐名色，名色緣六入處，六入處緣觸，觸緣受，受緣愛，愛緣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。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，譬大樹根幹、枝條、柯葉、華果，下根深固，壅以糞土，溉灌以水，彼樹堅固，永世不朽。如是，比丘！於所取法隨生味著、顧念、心縛，其心驅馳，追逐名色，名色緣六入處，六入處緣觸，觸緣受，受緣愛，愛緣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。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。

「若於所取法隨順無常觀，住生滅觀、無欲觀、滅觀、厭觀，心不顧念，無所縛著，識則不驅馳、追逐名色，則名色滅，名色滅則六入處滅，六入處滅則觸滅，觸滅

則受滅，受滅則愛滅，愛滅則取滅，取滅則有滅，有滅則生滅，生滅則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滅。如是如是則純大苦聚滅，猶如種樹，不隨時愛護令其安隱，不壅糞土，不隨時溉灌，冷暖不適，不得增長；若復斷根、截枝，段段斬截，分分解析，風飄日炙，以火焚燒，燒以成糞，或颺以疾風，或投之流水。比丘！於意云何？非為彼樹斷截其根，乃至焚燒，令其磨滅，於未來世成不生法耶？」

答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「如是，比丘！於所取法隨順無常觀，住生滅觀、無欲觀、滅觀、捨觀，不生顧念，心不縛著，識不驅馳、追逐名色，則名色滅，名色滅則六入處滅，六入處滅則觸滅，觸滅則受滅，受滅則愛滅，愛滅則取滅，取滅則有滅，有滅則生滅，生滅則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滅，如是純大苦聚滅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二八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憶宿命未成正覺時，獨一靜處，專精禪思，生如是念：『世間難入，所謂若生、若老、若病、若死、若遷、若受生，然諸眾生，生、老、死上及所依不如實知。』」

「我作是念：『何法有故生有？何法緣故生有？』即正思惟，起無間等知，有有故生有，有緣故生有。

「復思惟：『何法有故有有？何法緣故有有？』即正思惟，如實無間等起知，取有故有有，取緣故有有。

「又作是念：『取復何緣、何法有故取有？何法緣故取有？』即正思惟，如實無間等起知，取法味著、顧念、心縛，愛欲增長；彼愛有故取有，愛故緣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。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。

「諸比丘！於意云何？譬如緣膏油及炷，燈明得燒，數增油、炷，彼燈明得久住不？」

答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「如是，諸比丘！於色取味著、顧念、愛縛，增長愛緣故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。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。

「我時復作是念：『何法無故無此老、病、死？何法滅故老、病、死滅？』即正思惟，起如實無間等，無生則無老、病、死，生滅故，則老、病、死滅。

「復作是念：『何法無故無生？何法滅故生滅？』即正思惟，起如實無間等，有無故生無，有滅故生滅。



「又復思惟：『何法無故有無？何法滅故有滅？』即正思惟，生如實無間等觀，取無故有無，取滅故有滅。

「又作是念：『何法無故取無？何法滅故取滅？』即正思惟，生如實無間等觀，所取法無常、生滅、離欲、滅盡、捨離，心不顧念，心不縛著，愛則滅，彼愛滅故取滅，取滅故有滅，有滅故生滅，生滅故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滅，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。

「諸比丘！於意云何？譬如油、炷然燈，若不增油治炷，非彼燈明未來不生、盡、磨滅耶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「如是，諸比丘！於所取法觀察無常、生滅、離欲、滅盡、捨離，心不顧念，心不縛著，愛則滅，愛滅則取滅，乃至純大苦聚滅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二八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憶宿命未成正覺時，獨一靜處，專精禪思……」如上廣說。差別者：「譬如載樵十束、二十束、三十束、四十束、五十束、百束、千束、百千束，積聚燒然，作大火聚，若復有人增其乾草樵薪，諸比丘！於意云何？此火相續長夜熾然不？」

比丘白佛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「如是，諸比丘！於所取法味著、顧念、心縛著，增其愛緣取，取緣有，乃至純大苦聚集。諸比丘！若彼火聚熾然，不增樵草。諸比丘！於意云何？彼火當滅不？」

答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「如是，諸比丘！於所取法觀察無常、生滅、離欲、滅盡、捨離，心不顧念、縛著，愛則滅，愛滅則取滅……」如是廣說，乃至「純大苦聚滅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二八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憶宿命未成正覺時，獨一靜處，專精禪思，作是念：『何法有故老死有？何法緣故老死有？』即正思惟，生如實無間等，生有故老死有，生緣故老死有。如是有、取、愛、受、觸、六入處、名色。何法有故名色有？何法緣故名色有？即正思惟，如實無間等生，識有故名色有，識緣故有名色有。我作是思

惟時，齊識而還不能過彼，謂緣識名色，緣名色六入處，緣六入處觸，緣觸受，緣受愛，緣愛取，緣取有，緣有生，緣生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。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。

「我時作是念：『何法無故則老死無？何法滅故老死滅？』即正思惟，生如實無間等，生無故老死無，生滅故老死滅，如是生、有、取、愛、受、觸、六入處、名色、識、行……」廣說。

「我復作是思惟：『何法無故行無？何法滅故行滅？』即正思惟，如實無間等，無明無故行無，無明滅故行滅，行滅故識滅，識滅故名色滅，名色滅故六入處滅，六入處滅故觸滅，觸滅故受滅，受滅故愛滅，愛滅故取滅，取滅故有滅，有滅故生滅，生滅故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滅，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。

「我時作是念：『我得古仙人道、古仙人逕、古仙人道跡，古仙人從此跡去，我今隨去。』譬如有人遊於曠野，披荒覓路，忽遇故道古人行處，彼則隨行，漸漸前進，見故城邑、故王宮殿、園觀浴池、林木清淨。彼作是念：『我今當往白王令知。』即往白王：『大王當知，我遊曠野，披荒求路，忽見故道古人行處，我即隨行；我隨行已，見故城邑、故王宮殿、園觀浴池、林流清淨，大王可往居止其中。』王即往彼，止住其中，豐樂安隱，人民熾盛。

「今我如是，得古仙人道、古仙人逕、古仙人跡，古仙人去處，我得隨去，謂八聖道，正見、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我從彼道見老病死、老病死集、老病死滅、老病死滅道跡，見生、有、取、愛、受、觸、六入處、名色、識、行、行集、行滅、行滅道跡。我於此法自知自覺，成等正覺，為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及餘外道沙門、婆羅門、在家、出家，彼諸四眾聞法正向、信樂，知法善，梵行增廣，多所饒益，開示顯發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二八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、尊者摩訶拘絺羅在耆闍崛山。
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晡時從禪覺，詣尊者摩訶拘絺羅，共相問訊慶慰已，於一面坐。語尊者摩訶拘絺羅：「欲有所問，寧有閑暇見答與不？」

尊者摩訶拘絺羅語尊者舍利弗言：「仁者且問，知者當答。」

尊者舍利弗問尊者摩訶拘絺羅：「云何？尊者摩訶拘絺羅，有老不？」

答言：「有。」

尊者舍利弗復問：「有死不？」

答言：「有。」

復問：「云何？老死自作耶？為他作耶？為自他作耶？為非自非他無因作耶？」

答言：「尊者舍利弗！老死非自作、非他作、非自他作、亦非非自他作無因作，然彼生緣故有老死。」

「如是生、有、取、愛、受、觸、六入處、名色，為自作、為他作、為自他作、為非自他無因作？」

答言：「尊者舍利弗！名色非自作、非他作、非自他作、非非自他作無因作，然彼名色緣識生。」

復問：「彼識為自作、為他作、為自他作、為非自非他無因作？」

答言：「尊者舍利弗！彼識非自作、非他作、非自他作、非非自他作無因作，然彼識增名色生。」

尊者舍利弗復問：「尊者摩訶拘絺羅！先言名色非自作、非他作、非自他作、非非自他作無因作，然彼名色緣識生，而今復言名色緣識，此義云何？」

尊者摩訶拘絺羅答言：「今當說譬，如智者因譬得解。譬如三蘆立於空地，展轉相依，而得豎立，若去其一，二亦不立，若去其二，一亦不立，展轉相依，而得豎立，識緣名色亦復如是。展轉相依，而得生長。」

尊者舍利弗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尊者摩訶拘絺羅！世尊聲聞中，智慧明達，善調無畏，見甘露法，以甘露法具足身作證者，謂尊者摩訶拘絺羅，乃有如是甚深義辯，種種難問，皆悉能答，如無價寶珠，世所頂戴，我今頂戴尊者摩訶拘絺羅亦復如是。我今於汝所，快得善利，諸餘梵行數詣其所，亦得善利，以彼尊者善說法故。我今以此尊者摩訶拘絺羅所說法故，當以三十種讚歎稱揚隨喜。」

尊者摩訶拘絺羅說：「老死厭患、離欲、滅盡，是名法師；說生、有、取、愛、受、觸、六入處、名色、識，厭患、離欲、滅盡，是名法師；若比丘於老死厭患、離欲、滅盡向，是名法師；乃至識厭患、離欲、滅盡向，是名法師；若比丘於老死厭患、離欲、滅盡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，是名法師；乃至識厭患、離欲、滅盡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，是名法師。」

尊者摩訶拘絺羅語尊者舍利弗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於世尊聲聞中，智慧明達，善調無畏，見甘露法，以甘露法具足身作證者，謂尊者舍利弗，能作如是種種甚深正智之問，猶如世間無價寶珠，人皆頂戴，汝今如是，普為一切諸梵行者之所頂戴、恭敬、奉事。我於今日快得善利，得與尊者共論妙義。」

時，二正士更相隨喜，各還所住。

## (二八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愚癡無聞凡夫於四大身厭患、離欲、背捨而非識。所以者何？見四大身有增、有減、有取、有捨，而於心、意、識，愚癡無聞凡夫不能生厭、離欲、解脫。所以者何？彼長夜於此保惜繫我，若得、若取，言：『是我、我所、相在。』是故愚癡無聞凡夫不能於彼生厭、離欲、背捨。愚癡無聞凡夫寧於四大身繫我、我所，不可於識繫我、我所。所以者何？四大色身或見十年住，二十、三十，乃至百年，若善消息或復小過。彼心、意、識日夜時刻，須臾轉變，異生、異滅。猶如獼猴遊林樹間，須臾處處，攀捉枝條，放一取一。彼心、意、識亦復如是，異生、異滅。

「多聞聖弟子於諸緣起善思惟觀察，所謂樂觸緣生樂受，樂受覺時，如實知樂受覺；彼樂觸滅，樂觸因緣生受亦滅、止、清涼、息、沒。如樂受，苦觸、喜觸、憂觸、捨觸因緣生捨受，捨受覺時，如實知捨受覺；彼捨觸滅，彼捨觸因緣生捨受亦滅、止、清涼、息、沒。彼如是思惟：『此受觸生、觸樂、觸縛，彼彼觸樂故，彼彼受樂，彼彼觸樂滅，彼彼受樂亦滅、止、清涼、息、沒。』如是，多聞聖弟子於色生厭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生厭，厭故不樂，不樂故解脫，解脫知見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二九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愚癡無聞凡夫於四大色身生厭、離欲、背捨，但非識。所以者何？四大色身現有增減、有取、有捨，若心、若意、若識，彼愚癡無聞凡夫不能於識生厭、離欲、習捨，長夜保惜繫我，若得、若取，言：是我、我所、相在。是故愚癡無聞凡夫不能於彼生厭、離欲、習捨。

「愚癡無聞凡夫寧於四大色身繫我、我所，不可於識繫我、我所。所以者何？四大色身或見十年住，二十、三十，乃至百年，若善消息或復少過。彼心、意、識日夜時刻，須臾不停，種種轉變，異生、異滅。譬如獼猴遊林樹間，須臾處處，攀捉枝條，放一取一。彼心、意、識亦復如是，種種變易，異生、異滅。

「多聞聖弟子於諸緣起思惟觀察，所謂樂觸緣生樂受，樂受覺時，如實知樂受覺；彼樂觸滅，樂因緣生樂受亦滅、止、清涼、息、沒。如樂受，苦觸、喜觸、憂觸、捨觸因緣生捨受，捨受覺時，如實知捨受覺；彼捨觸滅，捨觸因緣生捨受亦滅、止、

清涼、息、沒。譬如兩木相磨，和合生火；若兩木離散，火亦隨滅。如是諸受緣觸集，觸生觸集，若彼彼觸集故，彼彼受亦集；彼彼觸集滅故，彼彼受集亦滅、止、清涼、息、沒。多聞聖弟子如是觀者，於色解脫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解脫，於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解脫，我說彼於苦得解脫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二九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說內觸法，汝等為取不？」

時，有異比丘從座起，整衣服，稽首禮足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所說內觸法，我已取也。」時，彼比丘於佛前如是如是自記說。如是如是世尊不悅。

爾時，尊者阿難在佛後執扇扇佛，佛告阿難：「如聖法、律內觸法，異於此比丘所說。」

阿難白佛：「今正是時，唯願世尊為諸比丘說賢聖法、律內觸法，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善哉！諦聽，當為汝說。此諸比丘取內觸法，應如是思惟：『若眾生所有種種眾苦生，此苦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觸？』作如是取時，當知此苦億波提因、億波提集、億波提生、億波提轉。

「復次，比丘內觸法，又億波提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觸？彼取時當復知億波提愛因、愛集、愛生、愛觸。

「復次，比丘取內觸法，當復知愛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觸。如是取時當知世間所念諦正之色，於彼愛生而生、繫而繫、住而住。

「若諸沙門、婆羅門於世間所念諦正之色，作常想、恒想、安隱想、無病想、我想、我所想而見，則於此色愛增長；愛增長已，億波提增長，億波提增長已，苦增長；苦增長已，則不解脫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，我說彼不解脫苦。譬如路側清涼池水，香味具足，有人以毒著中，陽春之月，諸行路者風熱渴逼，競來欲飲。有人語言：『士夫！此是清涼，色香味具足，然中有毒，汝等勿飲。若當飲者，或令汝死，或近死苦。而彼渴者不信而飲，雖得美味，須臾或死，或近死苦。』如是，沙門婆羅門見世間可念端政之色，作常見、恒見、安隱見、無病見、我、我所見，乃至不得解脫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。

「若諸沙門、婆羅門於世間可念端政之色觀察如病、如癰、如刺、如殺、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，彼愛則離，愛離故億波提離，億波提離故則苦離，苦離故則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離。譬如路側清涼池水，香味具足，有人以毒著中，陽春之

月，諸行路者風熱渴逼，競來欲飲，有人語言：『此水有毒！汝等勿飲，若當飲者，或令汝死，或近死苦。』彼則念言：『此水有毒，若當飲者，或令我死，或近死苦，我且忍渴，食乾麩飯，不取水飲。』如是，沙門、婆羅門於世間可念之色觀察如病、如癰、如刺、如殺、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，乃至解脫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。是故，阿難！於此法如是見、如是聞、如是覺、如是知，於過去、未來亦如此道。如是觀察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二九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云何思量觀察正盡苦，究竟苦邊？時，思量眾生所有眾苦，種種差別，此諸苦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觸？思量取因、取集、取生、取觸。若彼取滅無餘，眾苦則滅，彼所乘苦滅道跡如實知，修行彼向次法，是名比丘向正盡苦，究竟苦邊，所謂取滅。」

「復次，比丘思量觀察正盡苦，究竟苦邊。時，思量彼取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觸？思量彼取愛因、愛集、愛生、愛觸。彼愛永滅無餘，取亦隨滅，彼所乘取滅道跡如實知，修習彼向次法，是名比丘向正盡苦，究竟苦邊，所謂愛滅。」

「復次，比丘思量觀察正盡苦，究竟苦邊。則思量彼愛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觸？知彼愛受因、受集、受生、受觸。彼受永滅無餘，則愛滅，彼所乘愛滅道跡如實知，修習彼向次法，是名比丘向正盡苦，究竟苦邊，所謂受滅。」

「復次，比丘思量觀察正盡苦，究竟苦邊。時，思量彼受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觸？知彼受觸因、觸集、觸生、觸緣。彼觸永滅無餘，則受滅，彼所乘觸滅道跡如實知，修習彼向次法，是名比丘向正盡苦，究竟苦邊。」

「復次，比丘思量觀察正盡苦，究竟苦邊。時，思量彼觸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觸？當知彼觸六入處因、六入處集、六入處生、六入處觸。彼六入處欲滅無餘，則觸滅，彼所乘六入處滅道跡如實知，修習彼向次法，是名比丘向正盡苦，究竟苦邊。」

「復次，比丘思量觀察正盡苦，究竟苦邊。時，思量彼六入處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觸？知彼六入處名色因、名色集、名色生、名色觸。名色永滅無餘，則六入處滅，彼所乘名色滅道跡如實知，修習彼向次法，是名比丘向正盡苦，究竟苦邊，所謂名色滅。」

「復次，比丘思量正盡苦，究竟苦邊。時，思量名色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觸，知彼名色識因、識集、識生、識觸。彼識欲滅無餘，則名色滅，彼所乘識滅道跡如實知，修習彼向次法，是名比丘向正盡苦，究竟苦邊，所謂識滅。」

「復次，比丘思量觀察正盡苦，究竟苦邊。時，思量彼識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觸？知彼識行因、行集、行生、行觸，作諸福行，善識生，作諸不福不善行，不善識生；作無所有行，無所有識生，是為彼識行因、行集、行生、行觸。彼行欲滅無餘，則識滅，彼所乘行滅道跡如實知，修習彼向次法，是名比丘向正盡苦，究竟苦邊，所謂行滅。

「復次，比丘思量觀察正盡苦，究竟苦邊。時，思量彼行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觸？知彼行無明因、無明集、無明生、無明觸。彼福行無明緣，非福行亦無明緣，非福不福行亦無明緣。

「是故當知，彼行無明因、無明集、無明生、無明觸。彼無明永滅無餘，則行滅，彼所乘無明滅道跡如實知，修習彼向次法，是名比丘向正盡苦，究竟苦邊，所謂無明滅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於意云何？若不樂無明而生明，復緣彼無明作福行、非福行、無所有行不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！所以者何？多聞聖弟子不樂無明而生明，無明滅則行滅，行滅則識滅，如是乃至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滅，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比丘！我亦如是說，汝亦知此。於彼彼法起彼彼法，生彼彼法，滅彼彼法，滅、止、清涼、息、沒。若多聞聖弟子無明離欲而生明，身分齊受所覺，身分齊受所覺時如實知；若壽分齊受所覺，壽分齊受所覺時如實知；身壞時壽命欲盡，於此諸受一切所覺滅盡無餘。譬如力士取新熟瓦器，乘熱置地，須臾散壞，熱勢悉滅。如是，比丘無明離欲而生明，身分齊受所覺如實知，壽分齊受所覺如實知，身壞命終，一切受所覺悉滅無餘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二九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異比丘：「我已度疑，離於猶豫，拔邪見刺，不復退轉。心無所著故，何處有我為彼比丘說法？為彼比丘說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，所謂有是故是事有，是事有故是事起。所謂緣無明行，緣行識，緣識名色，緣名色六入處，緣六入處觸，緣觸受，緣受愛，緣愛取，緣取有，緣有生，緣生老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。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，乃至如是純大苦聚滅。

「如是說法，而彼比丘猶有疑惑猶豫，先不得得想、不獲獲想、不證證想，今聞法已，心生憂苦、悔恨、矇沒、障礙。所以者何？此甚深處，所謂緣起，倍復甚深難

見，所謂一切取離、愛盡、無欲、寂滅、涅槃；如此二法，謂有為、無為，有為者若生、若住、若異、若滅，無為者不生、不住、不異、不滅，是名比丘諸行苦寂滅涅槃。因集故苦集，因滅故苦滅，斷諸逕路，滅於相續，相續滅滅，是名苦邊。比丘！彼何所滅？謂有餘苦，彼若滅、止、清涼、息、沒，所謂一切取滅、愛盡、無欲、寂滅、涅槃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二九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愚癡無聞凡夫無明覆，愛緣繫得此識身，內有此識身，外有名色，此二因緣生觸，此六觸入所觸，愚癡無聞凡夫苦樂受覺，因起種種。云何為六？眼觸入處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入處，若點慧者無明覆，愛緣繫得此識身。如是內有識身，外有名色，此二緣生六觸入處，六觸所觸故，智者生苦樂受覺，因起種種。何等為六？眼觸入處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入處，愚夫、點慧，彼於我所修諸梵者，有何差別？」

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善哉！世尊！唯願演說，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諸比丘！彼愚癡無聞凡夫無明所覆，愛緣所繫，得此識身，彼無明不斷，愛緣不盡，身壞命終，還復受身；還受身故，不得解脫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。所以者何？此愚癡凡夫本不修梵行，向正盡苦，究竟苦邊故，是故身壞命終，還復受身；還受身故，不得解脫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。

「若點慧者無明所覆，愛緣所繫，得此識身，彼無明斷，愛緣盡；無明斷，愛緣盡故，身壞命終，更不復受；不更受故，得解脫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。所以者何？彼先修梵行，正向盡苦，究竟苦邊故，是故彼身壞命終，更不復受；更不受故，得解脫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，是名凡夫及點慧者，彼於我所修諸梵行，種種差別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二九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此身非汝所有，亦非餘人所有。謂六觸入處，本修行願，受得此身。云何為六？眼觸入處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入處。彼多聞聖弟子於諸



緣起善正思惟觀察：『有此六識身、六觸身、六受身、六想身、六思身。所謂此有故，有當來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，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，是名有因有緣世間集。謂此無故，六識身無，六觸身、六受身、六想身、六思身無，謂此無故，無有當來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，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。』若多聞聖弟子於世間集、世間滅如實正知，善見、善覺、善入，是名聖弟子招此善法、得此善法、知此善法、入此善法，覺知、覺見世間生滅，成就賢聖出離、實寂、正盡苦，究竟苦邊。所以者何？謂多聞聖弟子世間集滅如實知，善見、善覺、善入故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二九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因緣法及緣生法。」

「云何為因緣法？謂此有故彼有，謂緣無明行，緣行識，乃至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。」

「云何緣生法？謂無明、行。若佛出世，若未出世，此法常住，法住法界，彼如來自所覺知，成等正覺，為人演說，開示顯發，謂緣無明有行，乃至緣生有老死。若佛出世，若未出世，此法常住，法住法界，彼如來自所覺知，成等正覺，為人演說，開示顯發，謂緣生故，有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。此等諸法，法住、法空、法如、法爾，法不離如，法不異如，審諦真實、不顛倒。如是隨順緣起，是名緣生法。謂無明、行、識、名色、六入處、觸、受、愛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，是名緣生法。」

「多聞聖弟子於此因緣法、緣生法正知善見，不求前際，言：『我過去世若有、若無？我過去世何等類？我過去世何如？』不求後際：『我於當來世為有、為無？云何類？何如？』內不猶豫：『此是何等？云何有此為前？誰終當云何之？此眾生從何來？於此沒當何之？』若沙門、婆羅門起凡俗見所繫，謂說我見所繫、說眾生見所繫、說壽命見所繫、忌諱吉慶見所繫，爾時悉斷、悉知，斷其根本，如截多羅樹頭，於未來世，成不生法。是名多聞聖弟子於因緣法、緣生法如實正知，善見、善覺、善修、善入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二九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拘留搜調牛聚落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當為汝等說法，初、中、後善，善義善味，純一清淨，梵行清白，所謂大空法經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云何為大空法經？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謂緣無明行，緣行識，乃至純大苦聚集。

「緣生老死者，若有問言：『彼誰老死？老死屬誰？』彼則答言：『我即老死，今老死屬我，老死是我。』所言：『命即是身。』或言：『命異身異。』此則一義，而說有種種。若見言：『命即是身。』彼梵行者所無有。若復見言：『命異身異。』梵行者所無有。於此二邊，心所不隨，正向中道。賢聖出世，如實不顛倒正見，謂緣生老死。如是生、有、取、愛受、觸、六入處、名色、識、行，緣無明故有行。

「若復問言：『誰是行？行屬誰？』彼則答言：『行則是我，行是我所。』彼如是：『命即是身。』或言：『命異身異。』彼見命即是身者，梵行者無有；或言命異身異者，梵行者亦無有。離此二邊，正向中道。賢聖出世，如實不顛倒正見所知，所謂緣無明行。

「諸比丘！若無明離欲而生明，彼誰老死？老死屬誰者？老死則斷，則知斷其根本，如截多羅樹頭，於未來世成不生法。若比丘無明離欲而生明，彼誰生？生屬誰？乃至誰是行？行屬誰者？行則斷，則知斷其根本，如截多羅樹頭，於未來世成不生法，若比丘無明離欲而生明，彼無明滅則行滅，乃至純大苦聚滅，是名大空法經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二九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拘留搜調牛聚落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緣起法法說、義說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

「云何緣起法法說？謂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謂緣無明行，乃至純大苦聚集，是名緣起法法說。

「云何義說？謂緣無明行者。彼云何無明？若不知前際、不知後際、不知前後際，不知於內、不知於外、不知內外，不知業、不知報、不知業報，不知佛、不知法、不知僧，不知苦、不知集、不知滅、不知道，不知因、不知因所起法，不知善不善、有罪無罪、習不習、若劣若勝、染污清淨，分別緣起，皆悉不知；於六觸入處，不如實覺知，於彼彼不知、不見、無無間等、癡闇、無明、大冥，是名無明。

「緣無明行者，云何為行？行有三種——身行、口行、意行。緣行識者，云何為識？謂六識身——眼識身、耳識身、鼻識身、舌識身、身識身、意識身。緣識名色者，云何名？謂四無色陰——受陰、想陰、行陰、識陰。云何色？謂四大、四大所造色，是名為色。此色及前所說名，是為名色。緣名色六入處者，云何為六入處？謂六內入處——眼入處、耳入處、鼻入處、舌入處、身入處、意入處。緣六入處觸者，云何

為觸？謂六觸身——眼觸身、耳觸身、鼻觸身、舌觸身、身觸身、意觸身。緣觸受者，云何為受？謂三受——苦受、樂受、不苦不樂受。緣受愛者，彼云何為愛？謂三愛——欲愛、色愛、無色愛。緣愛取者，云何為取？四取——欲取、見取、戒取、我取。緣取有者，云何為有？三有——欲有、色有、無色有。緣有生者，云何為生？若彼彼眾生，彼彼身種類一生，超越和合出生，得陰、得界、得入處、得命根，是名為生。緣生老死者，云何為老？若髮白露頂，皮緩根熟，支弱背偻，垂頭呻吟，短氣前輸，拄杖而行，身體黧黑，四體班駁，闇鈍垂熟，造行艱難羸劣，是名為老。云何為死？彼彼眾生，彼彼種類沒、遷移、身壞、壽盡、火離、命滅，捨陰時到，是名為死。此死及前說老，是名老死。是名緣起義說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二九九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拘留搜調牛聚落。

時，有異比丘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謂緣起法為世尊作，為餘人作耶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緣起法者，非我所作，亦非餘人作。然彼如來出世及未出世，法界常住，彼如來自覺此法，成等正覺，為諸眾生分別演說，開發顯示。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謂緣無明行，乃至純大苦聚集，無明滅故行滅，乃至純大苦聚滅。」

佛說此經已。時，彼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三〇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拘留搜調牛聚落。

時，有異婆羅門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慶慰，慶慰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云何？瞿曇！為自作自覺耶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我說此是無記，自作自覺，此是無記。」

「云何？瞿曇！他作他覺耶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他作他覺，此是無記。」

婆羅門白佛：「云何？我問自作自覺，說言無記；他作他覺，說言無記，此義云何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自作自覺則墮常見，他作他覺則墮斷見。義說、法說，離此二邊，處於中道而說法，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緣無明行，乃至純大苦聚集，無明滅則行滅，乃至純大苦聚滅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彼婆羅門歡喜隨喜，從座起去。

### (三〇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那梨聚落深林中待賓舍。

爾時，尊者[跳-兆+散]陀迦旃延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說正見。云何正見？云何世尊施設正見？」

佛告[跳-兆+散]陀迦旃延：「世間有二種依，若有、若無，為取所觸；取所觸故，或依有、或依無。若無此取者，心境繫著使不取、不住、不計我苦生而生，苦滅而滅，於彼不疑、不惑，不由於他而自知，是名正見，是名如來所施設正見。所以者何？世間集如實正知見，若世間無者不有，世間滅如實正知見，若世間有者無有，是名離於二邊說於中道，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謂緣無明行，乃至純大苦聚集，無明滅故行滅，乃至純大苦聚滅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[跳-兆+散]陀迦旃延聞佛所說，不起諸漏，心得解脫，成阿羅漢。

### (三〇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。

爾時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鉢，出耆闍崛山，入王舍城乞食。

時，有阿支羅迦葉為營小事，出王舍城，向耆闍崛山，遙見世尊。見已，詣佛所，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欲有所問，寧有閑暇見答與不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今非論時，我今入城乞食，來還則是其時，當為汝說。」

第二亦如是說，第三復問：「瞿曇！何為我作留難？瞿曇！云何有異？我今欲有所問，為我解說。」

佛告阿支羅迦葉：「隨汝所問。」

阿支羅迦葉白佛言：「云何？瞿曇！苦自作耶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苦自作者，此是無記。」

迦葉復問：「云何？瞿曇！苦他作耶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苦他作者，此亦無記。」

迦葉復問：「苦自他作耶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苦自他作，此亦無記。」

迦葉復問：「云何？瞿曇！苦非自非他無因作耶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苦非自非他，此亦無記。」

迦葉復問：「云何無因作者？瞿曇！所問苦自作耶？」答言：「無記。」「他作耶？自他作耶？非自非他無因作耶？」答言：「無記。」「今無此苦耶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非無此苦，然有此苦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善哉！瞿曇！說有此苦，為我說法，令我知苦見苦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若受即自受者，我應說苦自作，若他受他即受者，是則他作，若受自受他受，復與苦者。如是者自他作，我亦不說，若不因自他，無因而生苦者，我亦不說。離此諸邊，說其中道，如來說法，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謂緣無明行，乃至純大苦聚集，無明滅則行滅，乃至純大苦聚滅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阿支羅迦葉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。

時，阿支羅迦葉見法、得法、知法、入法，度諸狐疑，不由他知、不因他度，於正法、律心得無畏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已度，我從今日，歸依佛、歸依法、歸依僧，盡壽作優婆塞，證知我。」

阿支羅迦葉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時，阿支羅迦葉辭世尊去不久，為護犢牝牛所觸殺，於命終時，諸根清淨，顏色鮮白。

爾時，世尊入城乞食。時，有眾多比丘亦入王舍城乞食，聞有傳說：「阿支羅迦葉從世尊聞法，辭去不久，為牛所觸殺，於命終時，諸根清淨，顏色鮮白。」諸比丘乞食已，還出，舉衣鉢，洗足，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晨朝眾多比丘入城乞食，聞阿支羅迦葉從世尊聞法、律，辭去不久，為護犢牛所觸殺，於命終時，諸根清淨，顏色鮮白。世尊！彼生何趣？何處受生？彼何所得？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彼已見法、知法、次法、不受於法，已般涅槃，汝等當往供養其身。」

爾時，世尊為阿支羅迦葉受第一記。

### ( 三〇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。

爾時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鉢，入王舍城乞食，於路見玷牟留外道出家，少有所營，至耆闍崛山遊行，遙見世尊，往詣其所，共相慶慰，共相慶慰已，於一面住，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欲有所問，寧有閑暇為解說不？」

佛告玷牟留外道出家：「今非論時，須入城乞食，來還當為汝說。」

第二說亦如是。第三復請：「沙門瞿曇！將於我所作留難不？欲有所問，為我解說。」

佛告玷牟留外道出家：「隨汝意問，當為汝說。」

玷牟留外道出家即問：「沙門瞿曇！苦樂自作耶？」

佛告玷牟留外道出家：「說苦樂自作者，此是無記。」

復問：「沙門瞿曇！苦樂他作耶？」

佛告玷牟留外道出家：「說苦樂他作者，此是無記。」

復問：「瞿曇！苦樂為自他作耶？」

佛告玷牟留外道出家：「說苦樂自他作者，此是無記。」

復問：「瞿曇！苦樂非自非他無因作耶？」

佛告玷牟留外道出家：「說苦樂非自非他無因作者，此是無記……」廣說如上阿支羅迦葉經，乃至世尊為玷牟留外道出家受第一記。

## 雜阿含經卷第十二

## 雜阿含經卷第十三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三〇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拘留搜調牛聚落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為汝等說法，初、中、後善，善義善味，純一滿淨，梵行清白。諦聽，善思，有六六法。何等為六六法？謂六內入處、六外入處、六識身、六觸身、六受身、六愛身。

「何等為六內入處？謂眼入處、耳入處、鼻入處、舌入處、身入處、意入處。何等為六外入處，色入處、聲入處、香入處、味入處、觸入處、法入處。云何六識身？謂眼識身、耳識身、鼻識身、舌識身、身識身、意識身。云何六觸身？謂眼觸、耳觸、鼻觸、舌觸、身觸、意觸。云何六受身？謂眼觸生受、耳觸生受、鼻觸生受、舌觸生受、身觸生受、意觸生受。云何六愛身？謂眼觸生愛、耳觸生愛、鼻觸生愛、舌觸生愛、身觸生愛、意觸生愛。

「若有說言眼是我，是則不然。所以者何？眼生滅故，若眼是我者，我應受生死，是故說眼是我者，是則不然。如是若色、若眼識、眼觸、眼觸生受若是我者，是則不然。所以者何？眼觸生受是生滅法，若眼觸生受是我者，我復應受生死，是故說眼觸生受是我者，是則不然，是故眼觸生受非我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生受非我。所以者何？意觸生受是生滅法，若是我者，我復應受生死，是故意觸生受是我者，是則不然，是故意觸生受非我。

「如是，比丘！當如實知眼所作、智所作、寂滅所作，開發神通，正向涅槃。云何如實知見眼所作，乃至正向涅槃？如是。比丘！眼非我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，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觀察非我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如是說，是名如實知見眼所作，乃至正向涅槃，是名六六法經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〇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拘留搜調牛聚落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為汝等說法，初、中、後善，善義善味，純一滿淨，梵行清白，所謂六分別六入處經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

「何等為六分別六入處經？謂於眼入處不如實知見者，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，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不如實知見；不如實知見故，於眼染著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，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皆生染著。如是耳、鼻

、舌、身、意，若法、意識、意觸、意觸因緣生受，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不如實知見；不如實知見故，生染著。如是染著相應、愚闇、顧念、結縛其心，長養五受陰，及當來有受、貪、喜悉皆增長，身心疲惡，身心壞燒然，身心熾然，身心狂亂，身生苦覺；彼身生苦覺故，於未來世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悉皆增長，是名純一大苦陰聚集。

「諸比丘！若於眼如實知見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，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如實知見；見已於眼不染著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，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不染著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如實知見，若法、意識、意觸、意觸因緣生受，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如實知見；如實知見故，於意不染著。若法、意識、意觸、意觸因緣生受，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不染；不染著故，不相雜、不愚闇、不顧念、不繫縛，損減五受陰，當來有愛，貪、喜，彼彼染著悉皆消滅，身不疲苦，心不疲苦，身不燒，心不燒，身不熾然，心不熾然，身覺樂，心覺樂；身心覺樂故，於未來世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悉皆消滅，如是純大苦聚陰滅。

「作如是知、如是見者，名為正見修習滿足，正志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，前說正語、正業、正命清淨修習滿足，是名修習八聖道清淨滿足。八聖道修習滿足已，四念處修習滿足，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分修習滿足。

「若法應知、應了者，悉知、悉了。若法應知、應斷者，悉知、悉斷。若法應知、應作證者，悉皆作證。若法應知、應修習者，悉已修習。何等法應知、應了，悉知、悉了？所謂名色。何等法應知、應斷？所謂無明及有愛。何等法應知、應證？所謂眼、解脫。何等法應知、應修？所謂正觀。若比丘於此法應知、應了，悉知、悉了。若法應知、應斷者，悉知、悉斷。若法應知、應作證者，悉知、悉證。若法應知、應修者，悉知、悉修，是名比丘斷愛結縛，正無間等，究竟苦邊。諸比丘！是名六分別六入處經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〇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異比丘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作是念：「比丘云何知、云何見而得見法？」作是思惟已，從禪起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作是念：『比丘云何知、云何見而得見法？』」

爾時，世尊告彼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有二法。何等為二？眼、色為二……」如是廣說，乃至「非其境界故。所以者何？眼、色緣生眼識，三事和合觸



，觸俱生受、想、思，此四無色陰、眼、色，此等法名為人，於斯等法作人想、眾生、那羅、摩[少/兔]闍、摩那婆、士夫、福伽羅、耆婆、禪頭。

「又如是說：『我眼見色，我耳聞聲，我鼻嗅香，我舌嘗味，我身覺觸，我意識法。』彼施設又如是言說：『是尊者如是名、如是生、如是姓、如是食、如是受苦樂、如是長壽、如是久住、如是壽分齊。』比丘！是則為想，是則為誌，是則言說，此諸法皆悉無常、有為、思願緣生；若無常、有為、思願緣生者，彼則是苦。又復彼苦生，亦苦住，亦苦滅，亦苦數數出生，一切皆苦。若復彼苦無餘斷、吐、盡、離欲、滅、息、沒，餘苦更不相續，不出生，是則寂滅，是則勝妙。所謂捨一切有餘、一切愛盡、無欲、滅盡、涅槃。耳、鼻、舌，身觸緣，生身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俱生受、想、思，此四是無色陰，身根是色陰，此名為人……」如上說，乃至「滅盡，涅槃。緣意，法生意識、三事和合觸，觸俱生受，想、思，此四無色陰、四大，士夫所依，此等法名為人……」如上廣說，乃至「滅盡、涅槃。若有於此諸法，心隨入，住解脫不退轉，於彼所起繫著，無有我。比丘！如是知、如是見，則為見法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〇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異比丘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作是念：「云何知、云何見，名為見法？」思惟已，從禪起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作是念：『比丘云何知、云何見，名為見法？』今問世尊，唯願解說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有二法，眼、色，緣生眼識……」如上廣說。「尊者！如所說偈：

「眼色二種緣，    生於心心法，  
識觸及俱生，    受想等有因，  
非我非我所，    亦非福伽羅，  
亦非摩[少/兔]闍，    亦非摩那婆，  
是則為生滅，    苦陰變易法，  
於斯等作想，    施設於眾生。  
那羅摩[少/兔]闍，    及與摩那婆，  
亦餘眾多想，    皆因苦陰生。  
諸業愛無明，    因積他世陰，  
餘沙門異道，    異說二法者。」

彼但有言說，聞已增癡惑，  
貪愛息無餘，無明沒永滅。  
愛盡眾苦息，無上佛眼說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〇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諸天、世人於色染著愛樂住，彼色若無常、變易、滅盡，彼諸天、人則生大苦；於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染著愛樂住，彼法變易、無常、滅盡，彼諸天、人得大苦住。

「如來於色、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離如實知，如實知己，於色不復染著愛樂住，彼色變易、無常、滅盡，則生樂住；於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集、滅、味、患、離如實知，如實知己，不復染著愛樂住，彼色變易、無常、滅盡，則生樂住。所以者何？眼、色緣生眼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緣受，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此三受集，此受滅、此受患、此受離如實知，於彼色因緣生阇礙，阇礙盡已，名無上安隱涅槃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緣生意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緣受，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受集、受滅、受味、受患、受離如實知，如實知己，彼法因緣生阇礙，阇礙盡已，名無上安隱涅槃。」

爾時，世尊而說偈言：

「於色聲香味，觸法六境界，  
一向生喜悅，愛染深樂著。  
諸天及世人，唯以此為樂，  
變易滅盡時，彼則生大苦。  
唯有諸賢聖，見其滅為樂，  
世間之所樂，觀察悉為怨。  
賢聖見苦者，世間以為樂，  
世間之所苦，於聖則為樂。  
甚深難解法，世間疑惑生，  
大闇所昏沒，盲冥無所見。  
唯有智慧者，發朦開大明，  
如是甚深句，非聖孰能知，  
不還受身者，深達諦明了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〇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瞻婆國揭伽池側。

爾時，尊者鹿紐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說，有第二住，有一一住。彼云何第二住？云何一一住？」

佛告鹿紐：「善哉！善哉！鹿紐！能問如來如是之義。」

佛告鹿紐：「若眼識色可愛、樂、念、可意，長養於欲；彼比丘見已，喜樂、讚歎、繫著住，愛樂、讚歎、繫著住已，心轉歡喜，歡喜已深樂，深樂已貪愛，貪愛已阨礙。歡喜、深樂、貪愛、阨礙者，是名第二住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如是說。鹿紐！有如是像類比丘，正使空閑獨處，猶名第二住。所以者何？愛喜不斷不滅故，愛欲不斷、不知者，諸佛如來說第二住。

「若有比丘，於可愛、樂、念、可意，長養於欲色；彼比丘見已不喜樂、不讚歎、不繫著住，不喜樂、不讚歎、不繫著住已，不歡喜，不歡喜故不深樂，不深樂故不貪愛，不貪愛故不阨礙。不歡喜、深樂、貪愛、阨礙者，是名為一一住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如是說。鹿紐！如是像類比丘，正使處於高樓重閣，猶是一一住者。所以者何？貪愛已盡、已知故，貪愛已盡、已知者，諸佛如來說名一一住。」

爾時，尊者鹿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三一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瞻婆國揭伽池側。

爾時，尊者鹿紐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為我說法，我聞法已，當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」

佛告鹿紐：「善哉！善哉！鹿紐！能問如來如是之義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」

佛告鹿紐：「若眼見可愛、樂、可意、可念，長養於欲之色；見已，彼說讚歎、繫著、欣悅，讚歎、繫著已，則歡喜集，歡喜集已則苦集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如是說。鹿紐！若有比丘，眼見可愛、樂、可念、可意，長養於欲之色；見已不欣悅、不讚歎、不繫著，不欣悅、不讚歎、不繫著故，不歡喜集，不歡喜集故則苦滅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亦如是說。」

爾時，尊者鹿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爾時，尊者鹿紐聞佛說法教誡已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得阿羅漢，心善解脫。

### (三一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尊者富樓那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為我說法，我坐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」

佛告富樓那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能問如來如是之義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若有比丘！眼見可愛、可樂、可念、可意，長養欲之色；見已欣悅、讚歎、繫著，欣悅、讚歎、繫著已歡喜，歡喜已樂著，樂著已貪愛，貪愛已阨礙。歡喜、樂著、貪愛、阨礙故，去涅槃遠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如是說。」

「富樓那！若比丘，眼見可愛、樂、可念、可意，長養欲之色；見已不欣悅、不讚歎、不繫著，不欣悅、不讚歎、不繫著故不歡喜，不歡喜故不深樂，不深樂故不貪愛，不貪愛故不阨礙。不歡喜、不深樂、不貪愛、不阨礙故，漸近涅槃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如是說。」

佛告富樓那：「我已略說法教，汝欲何所住？」

富樓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已蒙世尊略說教誡，我欲於西方輸盧那人間遊行。」

佛告富樓那：「西方輸盧那人兇惡、輕躁、弊暴、好罵。富樓那！汝若聞彼兇惡、輕躁、弊暴、好罵、毀辱者，當如之何？」

富樓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彼西方輸盧那國人，面前兇惡、訶罵、毀辱者。我作是念：『彼西方輸盧那人賢善智慧，雖於我前兇惡、弊暴、罵、毀辱我，猶尚不以手、石而見打擲。』」

佛告富樓那：「彼西方輸盧那人但兇惡、輕躁、弊暴、罵辱，於汝則可脫，復當以手、石打擲者，當如之何？」

富樓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西方輸盧那人脫以手、石加於我者，我當念言：『輸盧那人賢善智慧，雖以手、石加我，而不用刀杖。』」

佛告富樓那：「若當彼人脫以刀杖而加汝者，復當云何？」

富樓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當彼人脫以刀杖，而加我者，當作是念：『彼輸盧那人賢善智慧，雖以刀杖而加於我，而不見殺。』」

佛告富樓那：「假使彼人脫殺汝者，當如之何？」

富樓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西方輸盧那人脫殺我者，當作是念：『有諸世尊弟子，當厭患身，或以刀自殺，或服毒藥，或以繩自繫，或投深坑；彼西方輸盧那人賢善智慧，於我朽敗之身，以少作方便，便得解脫。』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富樓那！汝善學忍辱，汝今堪能於輸盧那人間住止，汝今宜去度於未度，安於未安，未涅槃者令得涅槃。」

爾時，富樓那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爾時，尊者富樓那夜過晨朝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，食已還出，付囑臥具，持衣鉢去，至西方輸盧那人間遊行。到已，夏安居，為五百優婆塞說法，建立五百僧伽藍，繩床、臥褥、供養眾具悉皆備足。三月過已，具足三明，即於彼處入無餘涅槃。

### ( 三一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摩羅迦舅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為我說法，我聞法已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不受後有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摩羅迦舅言：「諸年少聰明利根，於我法、律出家未久，於我法、律尚無懈怠，而況汝今日年耆根熟，而欲聞我略說教誡。」

摩羅迦舅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雖年耆根熟，而尚欲得聞世尊略說教誡。唯願世尊為我略說教誡，我聞法已，當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」第二、第三亦如是請。

佛告摩羅迦舅：「汝今且止！」如是再三，亦不為說。

爾時，世尊告摩羅迦舅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」

佛告摩羅迦舅：「若眼未曾見色，汝當欲見，於彼色起欲、起愛、起念、起染著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「耳聲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觸、意法亦如是說。」

佛告摩羅迦舅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摩羅迦舅！見以見為量，聞以聞為量，覺以覺為量，識以識為量。」而說偈言：

「若汝非於彼，    彼亦復非此，  
亦非兩中間，    是則為苦邊。」

摩羅迦舅白佛言：「已知。世尊！已知。善逝！」

佛告摩羅迦舅：「汝云何於我略說法中廣解其義？」

爾時，摩羅迦舅說偈白佛言：

「若眼已見色，    而失於正念，  
則於所見色，    而取愛念相。  
取愛樂相者，    心則常繫著，  
起於種種愛，    無量色集生。  
貪欲恚害覺，    令其心退減，

長養於眾苦，永離於涅槃。  
見色不取相，其心隨正念，  
不染惡心愛，亦不生繫著。  
不起於諸愛，無量色集生，  
貪欲恚害覺，不能壞其心。  
小長養眾苦，漸次近涅槃，  
日種尊所說，離愛般涅槃。  
若耳聞諸聲，心失於正念，  
而取諸聲相，執持而不捨。  
鼻香舌嘗味，身觸意念法，  
忘失於正念，取相亦復然。  
其心生愛樂，繫著堅固住，  
起種種諸愛，無量法集生。  
貪欲恚害覺，退滅壞其心，  
長養眾苦聚，永離於涅槃。  
不染於諸法，正智正念住，  
其心不染污，亦復不樂著。  
不起於諸愛，無量法集生，  
貪瞋恚害覺，不退滅其心。  
眾苦隨損滅，漸近般涅槃，  
愛盡般涅槃，世尊之所說。」

是名世尊略說法中廣解其義。

佛告摩羅迦舅：「汝真於我略說法中廣解其義。所以者何？如汝所說偈：

「若眼見眾色，忘失於正念，  
則於所見色，而取愛念相。」

如前廣說。

爾時，尊者摩羅迦舅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爾時，尊者摩羅迦舅於世尊略說法中廣解其義已，於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成阿羅漢，心得解脫。

**(三一三)**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經法，諸比丘崇向，而於經法異信、異欲、異聞、異行思惟、異見審諦忍，正知而說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善哉！世尊！唯願廣說，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比丘！眼見色已，覺知色而不覺色貪，我先眼識於色有貪，而今眼識於色無貪如實知。若比丘眼見於色已，覺知色而不起色貪，覺我先眼識有貪，而言今眼識於色無貪如實知者，諸比丘！於意云何？彼於此為有信、有欲、有聞、有行思惟、有審諦忍不？」

答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「歸於此法，如實正知所知所見不？」

答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亦如是說。」

「諸比丘！是名有經法，比丘於此經法崇向，異信、異欲、異聞、異行思惟、異見審諦忍，正知而說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一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斷欲，斷眼欲已，眼則已斷、已知，斷其根本，如截多羅樹頭，於未來世永不復生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如是說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一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眼生、住、轉出，則苦生、病住、老死出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如是說。若眼滅、息、沒，苦生則滅，病則息，死則沒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如是說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一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眼無常，若眼是常者，則不應受逼迫苦，亦應說於眼欲令如是、不令如是。以眼無常故，是故眼受逼迫苦生，是故不得於眼欲令如是、不令如是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如是說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一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眼苦，若眼是樂者，不應受逼迫苦，應得於眼欲令如是、不令如是，以眼是苦故，受逼迫苦，不得於眼欲令如是、不令如是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如是說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一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眼非我，若眼是我者，不應受逼迫苦，應得於眼欲令如是、不令如是，以眼非我故，受逼迫苦，不得於眼欲令如是、不令如是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如是說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內六入處三經，外六入處三經，亦如是說。

### (三一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生聞婆羅門往詣佛所，共相問訊，問訊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所謂一切者，云何名一切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一切者，謂十二入處，眼色、耳聲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觸、意法，是名一切。若復說言此非一切，沙門瞿曇所說一切，我今捨，別立餘一切者，彼但有言說，問已不知，增其疑惑。所以者何？非其境界故。」

時，生聞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奉行。

### (三二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生聞婆羅門往詣佛所，面相問訊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所謂一切有，云何一切有？」



佛告生聞婆羅門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婆羅門！於意云何？眼是有不？」

答言：「是有，沙門瞿曇！」

「色是有不？」

答言：「是有，沙門瞿曇！」

「婆羅門！有色、有眼識、有眼觸、有眼觸因緣生受，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不？」

答言：「有，沙門瞿曇！」

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如是說」。

如是廣說，乃至「非其境界故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生聞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去。

### ( 三二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生聞婆羅門往詣佛所，共相問訊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沙門瞿曇！所謂一切法，云何為一切法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眼及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，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、意識、意觸、意觸因緣生受，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是名為一切法。若復有言此非一切法，沙門瞿曇所說一切法，我今捨，更立一切法者，此但有言數，問已不知，增其癡惑。所以者何？非其境界故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生聞婆羅門聞佛說已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去。

如生聞婆羅門所問三經，有異比丘所問三經、尊者阿難所問三經、世尊法眼法根法依三經，亦如上說。

### ( 三二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異比丘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說，眼是內入處，世尊略說，不廣分別。云何眼是內入處？」

佛告彼比丘：「眼是內入處，四大所造淨色，不可見，有對。耳、鼻、舌、身內入處亦如是說。」

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說，意是內入處，不廣分別。云何意是內入處？」佛告比丘：「意內入處者，若心、意、識非色，不可見，無對，是名意內入處。」

復問：「如世尊說，色外入處，世尊略說，不廣分別。云何？世尊！色外入處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色外入處，若色四大造，可見，有對，是名色是外入處。」

復白佛言：「世尊說聲是外入處，不廣分別。云何聲是外入處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若聲四大造，不可見，有對，如聲，香、味亦如是。」

復問：「世尊說觸外入處，不廣分別。云何觸外入處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觸外入處者，謂四大及四大造色，不可見，有對，是名觸外入處。」

復問：「世尊說法外入處，不廣分別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法外入處者，十一入所不攝，不可見，無對，是名法外入處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三二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六內入處。謂眼內入處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內入處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三二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六外入處。云何為六？謂色是外入處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是外入處，是名六外入處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三二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六識身。云何為六？謂眼識身、耳識身、鼻識身、舌識身、身識身、意識身，是名六識身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三二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六觸身。云何為六觸身？謂眼觸身、耳觸身、鼻觸身、舌觸身、身觸身、意觸身，是名六觸身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三二七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六受身。云何為六？眼觸生受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生受，是名六受身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三二八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六想身。云何為六？謂眼觸生想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生想，是名六想身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三二九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六思身。云何為六？謂眼觸生思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生思，是名六思身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三三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六愛身。云何為六愛身？謂眼觸生愛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生愛，是名六愛身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三三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六顧念。云何為六？謂色顧念、聲顧念、香顧念、味顧念、觸顧念、法顧念，是名六顧念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三三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六覆。云何為六？謂色有漏、是取，心覆藏；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有漏、是取，心覆藏。是名六覆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三三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、未來眼無常，況現在眼，多聞聖弟子如是觀者，不顧過去眼，不欣未來眼，於現在眼生厭、離欲、滅盡向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如是說。」

如無常。如是苦、空、非我，亦如是說。如內入處四經、外入處四經，亦如是說。

。

### ( 三三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拘留搜調牛聚落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今當為汝說法，初、中、後善，善義善味，純一滿淨，梵行清白。諦聽，善思，謂有因、有緣、有縛法經。」

「云何有因、有緣、有縛法經？謂眼有因、有緣、有縛。何等為眼因、眼緣、眼縛？謂眼業因、業緣、業縛，業有因、有緣、有縛。何等為業因、業緣、業縛？謂業愛因、愛緣、愛縛，愛有因、有緣、有縛。何等為愛因、愛緣、愛縛？謂愛無明因、無明緣、無明縛，無明有因、有緣、有縛。何等無明因、無明緣、無明縛？謂無明不正思惟因、不正思惟緣、不正思惟縛，不正思惟有因、有緣、有縛。何等不正思惟因、不正思惟緣、不正思惟縛，謂緣眼、色，生不正思惟，生於癡。」

「緣眼、色，生不正思惟，生於癡，彼癡者是無明，癡求欲名為愛，愛所作名為業。如是，比丘！不正思惟因無明為愛，無明因愛，愛因為業，業因為眼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如是說，是名有因緣、有縛法經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三三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拘留搜調牛聚落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為汝等說法，初、中、後善，善義善味，純一滿淨，梵行清白，所謂第一義空經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」

「云何為第一義空經？諸比丘！眼生時無有來處，滅時無有去處。如是眼不實而生，生已盡滅，有業報而無作者，此陰滅已，異陰相續，除俗數法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如是說，除俗數法。俗數法者，謂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如無明緣行，行緣識……」廣說乃至「純大苦聚集起。又復，此無故彼無，此滅故彼滅，無明滅故行滅，行滅故識滅……」如是廣說，乃至「純大苦聚滅。比丘！是名第一義空法經。」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三三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六喜行。云何為六？如是。比丘！若眼見色喜，於彼色處行。耳聲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觸、意識法喜，於彼法處行。諸比丘！是名六喜行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三三七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六憂行。云何為六？諸比丘！若眼見色憂，於彼色處行。耳聲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觸、意識法憂，於彼法處行。諸比丘！是名六憂行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三三八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六捨行。云何為六？諸比丘！謂眼見色捨，於彼色處行。耳聲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觸、意識法捨，於彼法處行，是名比丘六捨行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三三九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六常行。云何為六，若比丘眼見色，不苦、不樂，正念正智捨心住。耳聲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觸、意識法，不苦、不樂，捨心住正念正智，是名比丘六常行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三四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六常行。云何為六？若比丘眼見色，不苦、不樂，捨心住正念正智。耳聲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觸、意識法，不苦、不樂，捨心住正念正智，若比丘成就此六常行者，世間難得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三四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六常行。云何為六？若比丘眼見色，不苦、不樂，捨心住正念正智。耳聲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觸、意識法，不苦、不樂，捨心住正念正智。若比丘成就此六常行者，世間難得，所應承事、恭敬、供養，則為世間無上福田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三四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六常行。云何為六？若比丘眼見色，不苦、不樂，捨心住正念正智。耳聲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觸、意識法，不苦、不樂，捨心住正念正智。若比丘成就此六常行者，當知是舍利弗等。舍利弗比丘眼見色已，不苦、不樂，捨心住正念正智。耳聲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觸、意識法，不苦、不樂，捨心住正念正智。舍利弗比丘成就此六常行故，世間難得，所應承事、恭敬、供養，則為世間無上福田。」

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雜阿含經卷第十三

## 雜阿含經卷第十四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三四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浮彌比丘住耆闍崛山。

時，有眾多外道出家詣尊者浮彌所，共相問訊慶慰，共相問訊慶慰已，退坐一面，語尊者浮彌言：「欲有所問，寧有閑暇見答與不？」

尊者浮彌語諸外道出家：「隨汝所問，當為汝說。」

時，諸外道出家問尊者浮彌：「苦樂自作耶？」

尊者浮彌答言：「諸外道出家說苦樂自作者，世尊說言：『此是無記。』」

復問：「苦樂他作耶？」

答言：「苦樂他作者，世尊說言：『此是無記。』」

復問：「苦樂自他作耶？」

答言：「苦樂自他作者，世尊說言：『此是無記。』」

復問：「苦樂非自非他無因作耶？」

答言：「苦樂非自非他無因作者，世尊說言：『此是無記。』」

諸外道出家復問：「云何？尊者浮彌苦樂自作耶？說言無記。苦樂他作耶？說言無記。苦樂自他作耶？說言無記。苦樂非自非他無因作耶？說言無記。今沙門瞿曇說苦樂云何生？」

尊者浮彌答言：「諸外道出家！世尊說苦樂從緣起生。」

時，諸外道出家聞尊者浮彌所說，心不歡喜，呵責而去。
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去尊者浮彌不遠，坐一樹下。

爾時，尊者浮彌知諸外道出家去已，往詣尊者舍利弗所，到已，與舍利弗面相慶慰。慶慰已，以彼諸外道出家所問事，具白尊者舍利弗：「我作此答，得不謗毀世尊！如說說、不如法說、不為是隨順法行法，得無為餘因法論者來難詰呵責不？」

尊者舍利弗言：「尊者浮彌！汝之所說，實如佛說，不謗如來，如說說、如法說、法行法說，不為餘因論義者來難詰呵責。所以者何？世尊說苦樂從緣起生故。尊者浮彌！彼諸沙門、婆羅門所問苦樂自作者，彼亦從因起生；言不從緣起生者，無有是處。苦樂他作、自他作、非自非他無因作說者，彼亦從緣起生；若言不從緣生者，無有是處。尊者浮彌！彼沙門、婆羅門所說苦樂自作者，亦緣觸生；若言不從觸生者，無有是處。苦樂他作、自他作、非自非他無因作者，彼亦緣觸生，若言不緣觸生者，無有是處。」

爾時，尊者阿難去舍利弗不遠，坐一樹下，聞尊者舍利弗與尊者浮彌所論說事。聞已，從座起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以尊者浮彌與尊者舍利弗共論說一具白世尊。

佛告阿難：「善哉！善哉！阿難！尊者舍利弗有來問者，能隨時答。善哉！舍利弗！有應時智故，有來問者，能隨時答。若我聲聞，有隨時問者，應隨時答，如舍利弗所說。

「阿難！我昔時住王舍城山中仙人住處，有諸外道出家以如是義、如是句、如是味來問於我，我為斯等以如是義、如是句、如是味而為記說，如尊者舍利弗所說。

「阿難！若諸沙門、婆羅門苦樂自作，我即往彼問言：『汝實作是說苦樂自作耶？』彼答我言：『如是。』我即問言：『汝能堅執持此義，言是真實，餘則愚者，我所不許。所以者何？我說苦樂所起異於此。』彼若問我：『云何瞿曇所說，苦樂所起異者？』我當答言：『從其緣起而生苦樂。如是說苦他作、自他作、非自非他無因作者，我亦往彼所說如上。』」

阿難白佛：「如世尊所說義，我已解知，有生故有老死，非緣餘；有生故有老死，乃至無明故有行，非緣餘；有無明故有行，無明滅則行滅，乃至生滅則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滅，如是純大苦聚滅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三四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、尊者摩訶拘絺羅住耆闍崛山。

時，尊者摩訶拘絺羅晡時從禪定起，詣舍利弗所，共相慶慰，共相慶慰已，退坐一面，語尊者舍利弗：「欲有所問，寧有閑暇見答與不？」

尊者舍利弗語尊者摩訶拘絺羅：「仁者但問，知者當答。」

尊者摩訶拘絺羅語尊者舍利弗言：「多聞聖弟子於此法、律，成就何法，名為見具足，直見成就，成就於佛不壞淨，來入正法，得此正法，悟此正法。」

尊者舍利弗語尊者摩訶拘絺羅：「多聞聖弟子於不善法如實知、不善根如實知、善法如實知、善根如實知。

「云何不善法如實知？不善身業、口業、意業，是名不善法。如是不善法如實知。云何不善根如實知？三不善根，貪不善根、恚不善根、癡不善根，是名不善根。如是不善根如實知。

「云何善法如實知？善身業、口業、意業，是名善法。如是善法如實知。云何善根如實知？謂三善根，無貪、無恚、無癡，是名三善根。如是善根如實知。



「尊者摩訶拘絺羅！如是多聞聖弟子不善法如實知、不善根如實知、善法如實知、善根如實知，故於此法、律正見具足，直見成就，於佛不壞淨成就，來入正法，得此正法，悟此正法。」

尊者摩訶拘絺羅語尊者舍利弗：「正有此等，更有餘耶？」

尊者舍利弗言：「有。若多聞聖弟子於食如實知，食集、食滅、食滅道跡如實知。

「云何於食如實知？謂四食。何等為四？一者龜搏食，二者細觸食，三者意思食，四者識食，是名為食。如是食如實知。云何食集如實知？謂當來有愛，喜、貪俱，彼彼樂著，是名食集，如是食集如實知。云何食滅如實知？若當來有愛，喜、貪俱，彼彼樂著無餘斷、捨、吐、盡、離欲、滅、息、沒，是名食滅，如是食滅如實知。云何食滅道跡如實知？謂八聖道，正見、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，是名食滅道跡。如是食滅道跡如實知。」

「若多聞聖弟子於此食如實知、食集如實知、食滅如實知、食滅道跡如實知。是故多聞聖弟子於正法、律正見具足，直見成就，於佛不壞淨成就，來入正法，得此正法，悟此正法。」

尊者摩訶拘絺羅復問尊者舍利弗：「正有此等，更有餘耶？」

尊者舍利弗言：「尊者摩訶拘絺羅！復更有餘，多聞聖弟子於病如實知、病集如實知、病滅如實知、病滅道跡如實知。」

「云何有病如實知？謂三病，欲病、有病、無明病，是名病。如是病如實知。云何病集如實知？無明集是病集，是名病集如實知。云何病滅如實知？無明滅是病滅，如是病滅如實知。云何病滅道跡如實知？謂八正道，如前說。如是病滅道跡如實知。」

「若多聞聖弟子於病如實知、病集如實知、病滅如實知、病滅道跡如實知，故多聞聖弟子於此法、律正見具足，乃至悟此正法。」

尊者摩訶拘絺羅問尊者舍利弗：「正有此等，更有餘耶？」

尊者舍利弗語尊者摩訶拘絺羅：「亦更有餘，多聞聖弟子於苦如實知、苦集如實知、苦滅如實知、苦滅道跡如實知。」

「云何苦如實知？謂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恩愛別苦、怨憎會苦、所欲不得苦。如是略說五受陰苦，是名為苦，如是苦如實知。云何苦集如實知？當來有愛，喜、貪俱，彼彼集著，是名苦集，如是苦集如實知。云何苦滅如實知？若當來有愛，喜、貪俱，彼彼染著無餘斷，乃至息、沒，是名苦滅，如是苦滅如實知。云何苦滅道跡如實知？謂八聖道……」如上說，「是名苦滅道跡，如是苦滅道跡如實知。」

「多聞聖弟子如是苦如實知，苦集、苦滅、苦滅道跡如實知。如是聖弟子於我法、律具足正見，直見成就，於佛不壞淨成就，來入正道，得此正法，悟此正法。」

復問尊者舍利弗：「正有此法，復有餘耶？」

尊者舍利弗答言：「更有餘，謂多聞聖弟子老死如實知、老死集如實知、老死滅如實知、老死滅道跡如實知，如前分別經說。云何老死集如實知，生集是老死集，生滅是老死滅，老死滅道跡，謂八正道。如前說。多聞聖弟子於此老死如實知，乃至老死滅道跡如實知。如是聖弟子於我法、律正見具足，直見成就，於佛不壞淨成就，來入正法，得此正法，悟此正法。如是生、有、取、愛、受、觸、六入處、名色、識、行，聖弟子於行如實知，行集、行滅、行滅道跡如實知。

「云何行如實知？行有三種，身行、口行、意行，如是行如實知。云何行集如實知？無明集是行集，如是行集如實知。云何行滅如實知？無明滅是行滅，如是行滅如實知。云何行滅道跡如實知？謂八聖道，如前說。摩訶拘絺羅！是名聖弟子行如實知，行集、行滅、行滅道跡如實知，於我法、律正見具足，直見成就，於佛不壞淨成就，來入正法，得此正法，悟此正法。」

摩訶拘絺羅復問尊者舍利弗：「唯有此法，更有餘耶？」

舍利弗答言：「摩訶拘絺羅！汝何為逐，汝終不能究竟諸論，得其邊際，若聖弟子斷除無明而生明，何須更求？」

時，二正士共論義已，各還本處。

### (三四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尊者舍利弗：「如我所說，波羅延那阿逸多所問：

「『若得諸法教，若復種種學，具威儀及行，為我分別說。』

「舍利弗！何等為學？何等為法數？」

時，尊者舍利弗默然不答，第二、第三亦復默然。

佛言：「真實。舍利弗！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真實。世尊！世尊！比丘真實者，厭、離欲、滅盡向。食集生，彼比丘以食故，生厭、離欲、滅盡向。彼食滅，是真實滅，覺知已，彼比丘厭、離欲、滅盡向，是名為學。」

「復次，真實，舍利弗！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真實。世尊！世尊！若比丘真實者，厭、離欲、滅盡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。彼從食集生，若真實即是滅盡，覺知此已，比丘於滅生厭、離欲、滅盡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，是數法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說。比丘於真實生厭、離欲、滅盡，是名法數。」如是說已，世尊即起，入室坐禪。
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知世尊去已，不久，語諸比丘：「諸尊！我不能辯世尊初問，是故我默念住。世尊須臾復為作發喜問，我即開解如此之義，正使世尊一日一夜，乃至七夜，異句異味問斯義者，我亦悉能，乃至七夜，以異句異味而解說之。」

時，有異比丘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尊者舍利弗作奇特未曾有說，於大眾中，一向師子吼言：『我於世尊初問，都不能辯，乃至三問默然無答。世尊尋復作發喜問，我即開解，正使世尊一日一夜，乃至七夜，異句異味問斯義者，我亦悉能，乃至七夜，異句異味而解說之。』」

佛告比丘：「彼舍利弗比丘實能於我一日一夜，乃至異句異味，七夜所問義中悉能，乃至七夜，異句異味而解說之。所以者何？舍利弗比丘善入法界故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彼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四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三法，世間所不愛、不念、不可意。何等為三？謂老、病、死。世間若無此三法不可愛、不可念、不可意者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不出於世間，世間亦不知有如來、應、等正覺知見，說正法、律。以世間有老、病、死三法不可愛、不可念、不可意故，是故如來、應、等正覺出於世間，世間知有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知、所見，說正法、律。

「以三法不斷故，不堪能離老、病、死。何等為三？謂貪、恚、癡，復有三法不斷故，不堪能離貪、恚、癡。何等為三？謂身見、戒取、疑，復有三法不斷故，不堪能離身見、戒取、疑。何等為三？謂不正思惟、習近邪道，及懈怠心，復有三法不斷故，不堪能離不正思惟、習近邪道及懈怠心。何等為三？謂失念、不正知、亂心，復有三法不斷故，不堪能離失念、不正知、亂心。何等為三？謂掉、不律儀、不學戒，復有三法不斷故，不堪能離掉、不律儀、不學戒。何等為三？謂不信、難教、懈怠，復有三法不斷故，不堪能離不信、難教、懶墮。何等為三？謂不欲見聖、不欲聞法、常求人短，復有三法不斷故，不堪能離不欲見聖、不欲聞法、常求人短。何等為三？謂不恭敬、戾語、習惡知識，復有三法不斷故，不堪能離不恭敬、戾語、習惡知識。何等為三？謂無慚、無愧、放逸，此三法不斷故，不堪能離不恭敬、戾語、習惡知識。

「所以者何？以無慚、無愧故放逸，放逸故不恭敬，不恭敬故習惡知識，習惡知識故不欲見聖、不欲聞法、常求人短，求人短故不信、難教、戾語、懶墮，懶墮故掉

、不律儀、不學戒，不學戒故失念、不正知、亂心，亂心故不正思惟、習近邪道、懈怠心，懈怠心故身見、戒取、疑，疑故不離貪、恚、癡，不離貪、恚、癡故不堪能離老、病、死。

「斷三法故，堪能離老、病、死。云何三？謂貪、恚、癡，此三法斷已，堪能離老、病、死，復三法斷故，堪能離貪、恚、癡。云何三？謂身見、戒取、疑，此三法斷故，堪能離貪、恚、癡，復三法斷故，堪能離身見、戒取、疑。云何為三？謂不正思惟、習近邪道、起懈怠心，此三法斷故，堪能離身見、戒取、疑，復三法斷故，堪能離不正思惟、習近邪道及懈怠心。云何為三？謂失念心、不正知、亂心，此三法斷故，堪能離不正思惟、習近邪道及心懈怠，復三法斷故，堪能離失念心、不正知、亂心。何等為三？謂掉、不律儀、犯戒，此三法斷故，堪能離失念心、不正知、亂心，復有三法斷故，堪能離掉、不律儀、犯戒。云何三？謂不信、難教、癡墮，此三法斷故，堪能離掉、不律儀、犯戒，復有三法斷故，堪能離不信、難教、癡墮。云何為三？謂不欲見聖、不樂聞法、好求人短，此三法斷故，堪能離不信、難教、癡墮，復三法斷故，堪能離不欲見聖、不欲聞法、好求人短。云何為三？謂不恭敬、戾語、習惡知識，此三法斷故，離不欲見聖、不欲聞法、好求人短，復有三法斷故，堪能離不恭敬、戾語、習惡知識。云何三？謂無慚、無愧、放逸。

「所以者何？以慚愧故不放逸，不放逸故恭敬順語、為善知識，為善知識故樂見賢聖、樂聞正法、不求人短，不求人短故生信、順語、精進，精進故不掉、住律儀、學戒，學戒故不失念、正知、住不亂心，不亂心故正思惟、習近正道、心不懈怠，心不懈怠故不著身見、不著戒取、度疑惑，不疑故不起貪、恚、癡，離貪、恚、癡故堪能斷老、病、死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四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若王、大臣、婆羅門、長者、居士及餘世人所共恭敬、尊重、供養，佛及諸聲聞眾大得利養，衣被、飲食、臥具、湯藥；都不恭敬、尊重、供養眾邪異道衣被、飲食、臥具、湯藥。

爾時，眾多異道聚會未曾講堂，作如是論：「我等昔來常為國王、大臣、長者、居士及餘一切之所奉事，恭敬供養衣被、飲食、臥具、湯藥，今悉斷絕，但恭敬供養沙門瞿曇、聲聞大眾衣被、飲食、臥具、湯藥。今此眾中，誰有智慧、大力，堪能密往詣彼沙門瞿曇眾中出家，聞彼法已，來還廣說，我等當復用彼聞法化諸國王、大臣、長者、居士，令其信樂，可得還復供養如前？」

時，有人言：「有一年少，名曰須深，聰明黠慧，堪能密往沙門瞿曇眾中出家，聽彼法已，來還宣說。」

時，諸外道詣須深所，而作是言：「我今日大眾聚集未曾講堂，作如是論：『我等先來為諸國王、大臣、長者、居士及諸世人之所恭敬奉事，供養衣被、飲食、臥具、湯藥，今悉斷絕，國王、大臣、長者、居士及諸世間悉共奉事沙門瞿曇、聲聞大眾。我此眾中，誰有聰明黠慧，堪能密往沙門瞿曇眾中出家學道，聞彼法已，來還宣說，化諸國王、大臣、長者、居士、令我此眾還得恭敬、尊重、供養？』其中有言：『唯有須深聰明黠慧，堪能密往瞿曇法中出家學道，聞彼說法，悉能受持，來還宣說。』是故我等故來相請，仁者當行。」

時，彼須深默然受請，詣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眾多比丘出房舍外露地經行。爾時，須深詣眾多比丘，而作是言：「諸尊！我今可得於正法中出家受具足，修梵行不？」

時，眾多比丘將彼須深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此外道須深欲求於正法中出家受具足，修梵行。」

爾時，世尊知外道須深心之所念，告諸比丘：「汝等當度彼外道須深，令得出家。」時，諸比丘願度須深。

出家已經半月，有一比丘語須深言：「須深當知，我等生死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」

時，彼須深語比丘言：「尊者！云何？學離欲、惡不善法，有覺有觀，離生喜樂，具足初禪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耶？」

比丘答言：「不也，須深！」

復問：「云何？離有覺有觀，內淨一心，無覺無觀，定生喜樂，具足第二禪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耶？」

比丘答言：「不也，須深！」

復問：「云何？尊者離喜，捨心住正念正智，身心受樂，聖說及捨，具足第三禪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耶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須深！」

復問：「云何？尊者離苦息樂，憂喜先斷，不苦不樂捨，淨念一心，具足第四禪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耶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須深！」

復問：「若復寂靜解脫起色、無色，身作證具足住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耶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須深！」

須深復問：「云何？尊者所說不同，前後相違。云何不得禪定而復記說？」

比丘答言：「我是慧解脫也。」

作是說已，眾多比丘各從座起而去。

爾時，須深知眾多比丘去已，作是思惟：「此諸尊者所說不同，前後相違，言不得正受，而復記說自知作證。」作是思惟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彼眾多比丘於我面前記說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我即問彼尊者：『得離欲、惡不善法，乃至身作證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耶？』彼答我言：『不也，須深！』我即問言：『所說不同，前後相違，言不入正受，而復記說，自知作證。』彼答我言：『得慧解脫。』作此說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我今問世尊：『云何彼所說不同，前後相違，不得正受，而復說言：「自知作證。」？』」

佛告須深：「彼先知法住，後知涅槃。彼諸善男子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法，離於我見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。」

須深白佛：「我今不知先知法住，後知涅槃。彼諸善男子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法，離於我見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。」

佛告須深：「不問汝知不知，且自先知法住，後知涅槃。彼諸善男子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離於我見，心善解脫。」

須深白佛：「唯願世尊為我說法，令我得知法住智，得見法住智。」

佛告須深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須深！於意云何？有生故有老死，不離生有老死耶？」

須深答曰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「有生故有老死，不離生有老死。如是生、有、取、愛、受、觸、六入處、名色、識、行、無明，有無明故有行，不離無明而有行耶？」

須深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有無明故有行，不離無明而有行。」

佛告須深：「無生故無老死，不離生滅而老死滅耶？」

須深白佛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無生故無老死，不離生滅而老死滅。」

「如是，乃至無無明故無行，不離無明滅而行滅耶？」

須深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無無明故無行，不離無明滅而行滅。」

佛告須深：「作如是知、如是見者，為有離欲、惡不善法，乃至身作證具足住不？」

須深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佛告須深：「是名先知法住，後知涅槃。彼諸善男子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離於我見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須深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。

爾時，須深見法得法，覺法度疑，不由他信，不由他度，於正法中心得無畏，稽首佛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悔過，我於正法中盜密出家，是故悔過。」

佛告須深：「云何於正法中盜密出家？」

須深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有眾多外道來詣我所，語我言：『須深當知，我等先為國王、大臣、長者、居士及餘世人恭敬供養，而今斷絕，悉共供養沙門瞿曇、聲聞大眾。汝今密往沙門瞿曇、聲聞眾中出家受法，得彼法已，還來宣說我等，當以彼聞法教化世間，令彼恭敬供養如初。』是故，世尊！我於正法、律中盜密出家，今日悔過，唯願世尊聽我悔過，以哀愍故。」

佛告須深：「受汝悔過，汝當具說：『我昔愚癡、不善、無智，於正法、律盜密出家，今日悔過，自見罪、自知罪，於當來世律儀成就，功德增長，終不退減。』所以者何？凡人有罪，自見、自知而悔過者，於當來世律儀成就，功德增長，終不退減。」

佛告須深：「今當說譬，其智慧者，以譬得解。譬如國王有防邏者，捉捕盜賊，縛送王所，白言：『大王！此人劫盜，願王處罪。』王言：『將罪人去，反縛兩手，惡聲宣令，周遍國中，然後將出城外刑罪人處，遍身四體，劓以百矛。』彼典刑者受王教令，送彼罪人，反縛兩手，惡聲宣唱，周遍城邑，將出城外刑罪人處，遍身四體，劓以百矛。日中，王問：『罪人活耶？』臣白言：『活。』王復勅臣：『復劓百矛。』至日晡時，復劓百矛，彼猶不死。」

佛告須深：「彼王治罪，劓以三百矛，彼罪人身寧有完處如手掌不？」

須深白佛：「無也，世尊！」

復問須深：「時彼罪人，劓以三百矛因緣，受苦極苦劇不？」

須深白佛：「極苦。世尊！若劓以一矛，苦痛難堪，況三百矛，當可堪忍？」

佛告須深：「此尚可耳，若於正法、律盜密出家，盜受持法，為人宣說，當受苦痛倍過於彼。」

佛說是法時，外道須深漏盡意解，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須深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四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如來成就十種力，得四無畏，知先佛住處，能轉梵輪，於大眾中震師子吼言：『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謂緣無明行……』」廣說乃至「『純大苦聚集，純大苦聚滅。』諸比丘！此是真實教法顯現，斷生死流，乃至其人悉善顯現。如是真實教法顯現，斷生死流，足令善男子正信、出家，方便修習，不放逸住，於正法、律精勤苦行，皮筋骨立，血肉枯竭；若其未得所當得者，不捨慳懃精

進，方便堅固堪能。所以者何？懈怠苦住，能生種種惡不善法，當來有結，熾然增長，於未來世生、老、病、死，退其大義故。精進樂獨住者，不生種種惡不善法，當來有結，熾然苦報，不於未來世增長生、老、病、死，大義滿足，得成第一教法之場。所謂大師面前，親承說法，寂滅涅槃，菩提正向，善逝、正覺。是故，比丘！當觀自利、利他、自他俱利，精勤修學，我今出家，不愚不惑，有果有樂，諸所供養衣服、飲食、臥具、湯藥者，悉得大果、大福、大利，當如是學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四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善來比丘！善出家、善得己利，曠世時時得生聖處，諸根具足，不愚不癡，不須手語，好說、惡說堪能解義。我今於此世作佛——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世尊，說法寂滅、涅槃、菩提正向、善逝、等正覺。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謂緣無明行，緣行識，乃至純大苦聚集，無明滅則行滅，乃至純大苦聚滅。」

「諸比丘！難得之處已得，生於聖處，諸根具足，乃至純大苦聚集，純大苦滅。是故，比丘！當如是學，自利、利他、自他俱利。如是出家，不愚不癡，有果有樂，有樂果報，供養衣服、飲食、臥具、湯藥者，悉得大果、大福、大利。是故，比丘！當如是學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五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多聞聖弟子不作是念：『何所有故此有？何所起故此起？何所無故此無？何所滅故此滅？』然彼多聞聖弟子知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謂緣無明行，乃至純大苦聚集，無明滅故行滅，乃至純大苦聚滅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五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尊者那羅、尊者茂師羅、尊者殊勝、尊者阿難住舍衛國象耳池側。

爾時，尊者那羅語尊者茂師羅言：「有異信、異欲、異聞、異行覺想、異見審諦忍，有如是正自覺知見生，所謂生故有老死，不離生有老死耶？」尊者茂師羅言：「有異信、異欲、異聞、異行覺想、異見審諦忍，有如是正自覺知見生，所謂有生故有



老死，不異生有老死。如是說有。」

「尊者茂師羅！有異信，乃至異忍，得自覺知見生，所謂有滅、寂滅、涅槃耶？」

尊者茂師羅答言：「有異信，乃至異忍，得自覺知見生，所謂有滅、寂滅、涅槃。」

復問：「尊者茂師羅！有滅則寂滅、涅槃，說者汝今便是阿羅漢，諸漏盡耶？」

尊者茂師羅默然不答，第二、第三問亦默然不答。

爾時，尊者殊勝語尊者茂師羅：「汝今且止，我當為汝答尊者那羅。」

尊者茂師羅言：「我今且止，汝為我答。」

爾時，尊者殊勝語尊者那羅：「有異信，乃至異忍，得自覺知見生，所謂有滅則寂滅、涅槃。」

時，尊者那羅問尊者殊勝言：「有異信，乃至異忍，得自覺知見生，所謂有滅則寂滅、涅槃者，汝今便是漏盡阿羅漢耶？」

尊者殊勝言：「我說有滅則寂滅、涅槃，而非漏盡阿羅漢也。」

尊者那羅言：「所說不同，前後相違，如尊者所說，有滅則寂滅、涅槃，而復言非漏盡阿羅漢耶？」

尊者殊勝語尊者那羅言：「今當說譬，夫智者以譬得解，如曠野路邊有井，無繩無罐，得取其水。時，有行人，熱渴所逼，繞井求覓，無繩無罐，諦觀井水，如實知見，而不觸身。如是，我說有滅則寂滅、涅槃，而自不得漏盡阿羅漢。」

爾時，尊者阿難語尊者那羅言：「彼尊者殊勝所說，汝復云何？」

尊者那羅語尊者阿難言：「尊者殊勝善說真實，知復何言。」

時，彼正士各各說已，從座起去。

### (三五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諸沙門、婆羅門於法不如實知，法集、法滅、法滅道跡不如實知，彼非沙門、沙門數，非婆羅門、婆羅門數，彼亦非沙門義、婆羅門義，見法自知作證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「云何法不如實知？云何法集不如實知？云何法滅不如實知？云何法滅道跡不如實知？謂於老死法不如實知，老死集、老死滅、老死滅道跡不如實知。如是生、有、取、愛、受、觸、六入處不如實知，六入處集、六入處滅、六入處滅道跡不如實知。如是諸法不如實知，法集、法滅、法滅道跡不如實知。」

「若諸沙門、婆羅門於法如實知，法集、法滅、法滅道跡如實知，當知是沙門、婆羅門，沙門之沙門數、婆羅門之婆羅門數。彼以沙門義、婆羅門義，見法自知作證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「何等法如實知？何等法集、法滅、法滅道跡如實知？謂老死法如實知，老死集、老死滅、老死滅道跡如實知。如是生、有、取、愛、受、觸、六入處如實知，六入處集、六入處滅、六入處滅道跡如實知。如是諸法如實知，法集、法滅、法滅道跡如實知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三五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沙門、婆羅門於法不如實知，法集、法滅、法滅道跡不如實知，當知是沙門、婆羅門，非沙門之沙門數，非婆羅門之婆羅門數，彼亦非沙門義、非婆羅門義，見法自知作證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「何等法不如實知？何等法集、法滅、法滅道跡不如實知？謂六入處法不如實知，六入處集、六入處滅、六入處滅道跡不如實知，而於觸如實知者，無有是處，觸集、觸滅、觸滅道跡如實知者，無有是處。如是受、愛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死如實知者，無有是處。」

「若沙門、婆羅門於六入處如實知，六入處集、六入處滅、六入處滅道跡如實知者，於觸如實知，斯有是處。如是受、愛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死如實知者，斯有是處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三五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若諸沙門、婆羅門於六入處不如實知，而欲超度觸者，無有是處，觸集、觸滅、觸滅道跡超度者，無有是處。如是超度受、愛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死者，無有是處，超度老死集、老死滅、老死滅道跡者，無有是處。若沙門、婆羅門於六入處如實知，六入處集、六入處滅、六入處滅道跡如實知，而超度觸者，斯有是處。如是超度受、愛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死者，斯有是處，乃至超度老死滅道跡者，斯有是處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老死，乃至六入處三經。

如是老死，乃至行三經，亦如是說。

### ( 三五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覺知老死，覺知老死集、老死滅、老死滅道跡。如是，乃至當覺知行、行集、行滅、行滅道跡。

「云何當覺知老死？覺知緣生故有老死，如是老死覺知。云何老死集？生集是老死集，如是老死集覺知。云何老死滅覺知？謂生滅是老死滅，如是老死滅覺知。云何老死滅道跡覺知？謂八聖道是老死滅道跡，如是老死滅道跡覺知，乃至云何行覺知？謂三行，身行、口行、意行，如是行覺知。云何行集覺知？謂無明集是行集，如是行集覺知。云何行滅覺知？無明滅是行滅，如是行滅覺知。云何行滅道跡覺知？謂八聖道是行滅道跡，如是行滅道跡覺知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三五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十四種智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何等為四十四種智？謂老死智、老死集智、老死滅智、老死滅道跡智。如是生、有、取、愛、受、觸、六入處、名色、識、行智，行集智、行滅智、行滅道跡智，是名四十四種智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三五七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七十七種智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云何七十七種智，生緣老死智，非餘生緣老死智；過去生緣老死智，非餘過去生緣老死智；未來生緣老死智，非餘未來生緣老死智；及法住智，無常、有為、心所緣生、盡法、變易法、離欲法、滅法斷智。如是生、有、取、愛、受、觸、六入處、名色、識、行、無明緣行智，非餘無明緣行智；過去無明緣行智，非餘過去無明緣行智；未來無明緣行智，非餘未來無明緣行智；及法住智，無常、有為、心所緣生、盡法、變易法、無欲法、滅法斷智，是名七十七種智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五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增法、減法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云何增法？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謂緣無明行，緣行識，乃至純大苦聚集，是名增法。云何減法？謂此無故彼無，此滅故彼滅，所謂無明滅則行滅，乃至純大苦聚滅，是名減法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增法、減法。如是生法、變易法、集法、滅法如上說。

如當說三經，有應當知三經如上說。

### (三五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思量、若妄想生，彼使攀緣識住；有攀緣識住故，有未來世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。如是純大苦聚集。若不思量、不妄想，無使無攀緣識住；無攀緣識住故，於未來世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滅，如是純大苦聚滅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六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思量、若妄想者，則有使攀緣識住；有攀緣識住故，入於名色；入名色故，有未來世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。如是純大苦聚集，若不思量、無妄想，無使無攀緣識住；無攀緣識住故，不入名色，不入名色故，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滅，如是純大苦聚滅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六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有思量、有妄想，則有使攀緣識住；有攀緣識住故，入於名色；入名色故，則有往來；有往來故，則有生死；有生死故，則有未來世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。如是純大苦聚集，若不思量、無妄想，無使無攀緣

識住；無攀緣識住故，不入名色；不入名色故，則無往來；無往來故，則無生死；無生死故，於未來世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滅，如是純大苦聚滅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三六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多聞比丘。云何如來施設多聞比丘？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唯願為說『多聞比丘』，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諸比丘！若有比丘聞老、病、死，生厭、離欲、滅盡法，是名多聞比丘。如是生、有、取、愛、受、觸、六入處、名色、識、行，生厭、離欲、滅盡法，是名多聞比丘，是名如來所施設多聞比丘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三六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所謂說法比丘，云何說法比丘？云何如來施設說法比丘？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唯願為說『說法比丘』，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若有比丘說老、病、死，生厭、離欲、滅盡法，是名說法比丘。如是說生、有、取、愛、受、觸、六入處、名色、識、行，是生厭、離欲、滅盡法，是名說法比丘。諸比丘！是名如來施設說法比丘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三六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謂法次法向。諸比丘！云何名為法次法向？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善哉！世尊！唯願為說，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於老、病、死，生厭、離欲、滅盡向，是名法次法向。如是生，乃至行，生厭、離欲、滅盡向，是名法次法向。諸比丘！是名如來施設法次法向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雜阿含經卷第十四

## 雜阿含經卷第十五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 三六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謂見法般涅槃。云何如來說見法般涅槃？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善哉！世尊！唯願為說見法般涅槃，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。云何比丘得見法般涅槃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若有比丘於老、病、死，厭、離欲、滅盡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，是名比丘得見法般涅槃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三六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毘婆尸佛未成正覺時，獨一靜處，專精禪思，作如是念：『一切世間皆入生死，自生自熟，自滅自沒，而彼眾生於老死之上出世間道不如實知。』即自觀察：『何緣有此老死？』如是正思惟觀察，得如實無間等起知，有生故有此老死，緣生故有老死。復正思惟：『何緣故有此生？』尋復正思惟：『無間等起知，緣有故有生。』尋復正思惟：『何緣故有有？』尋復正思惟：『如實無間等起知，有取故有有。』尋復正思惟：『何緣故有取？』尋復正思惟：『如實無間等起觀察，取法味著顧念，緣觸愛所增長，當知緣愛取，緣取有，緣有生，緣生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。』如是純大苦聚集。譬如緣油炷而然燈，彼時時增油治炷，彼燈常明，熾然不息……」如前來歎譬、城譬廣說。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毘婆尸佛，如是尸棄佛、毘濕波浮佛、迦羅迦孫提佛、迦那迦牟尼佛、迦葉佛，皆如是說。

### ( 三六七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勤方便修習禪思，內寂其心。所以者何？比丘禪思，內寂其心，精勤方便者。如是如實顯現。云何如實顯現？老死如實顯現，老死集、老死滅、老死滅道跡如實顯現；生、有、取、愛、受、觸、六入處、名色、識、行如實顯現，行集、行滅、行滅道跡如實顯現。此諸法無常、有為、有漏如實顯現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三六八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修無量三摩提，專精繫念，修無量三摩提，專精繫念已。如是如實顯現。云何如實顯現？謂老死如實顯現，乃至行如實顯現，此諸法無常、有為、有漏。如是如實顯現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三六九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昔者毘婆尸佛未成正覺時，住菩提所，不久成佛，詣菩提樹下，敷草為座，結跏趺坐，端坐正念，一坐七日，於十二緣起逆順觀察，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緣無明行，乃至緣生有老死，及純大苦聚集，純大苦聚滅。

「彼毘婆尸佛正坐七日已，從三昧覺，說此偈言：

「『如此諸法生，    梵志勤思禪，  
永離諸疑惑，    知因緣生法。  
若知因生苦，    知諸受滅盡，  
知因緣法盡，    則知有漏盡。  
如此諸法生，    梵志勤思禪，  
永離諸疑惑，    知有因生苦。  
如此諸法生，    梵志勤思禪，  
永離諸疑惑，    知諸受滅盡。  
如此諸法生，    梵志勤思禪，  
永離諸疑惑，    知因緣法盡。  
如此諸法生，    梵志勤思禪，  
永離諸疑惑，    知盡諸有漏。  
如此諸法生，    梵志勤思禪，  
普照諸世間，    如日住虛空。  
破壞諸魔軍，    覺諸結解脫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毘婆尸佛，如是尸棄佛、毘濕波浮佛、迦羅迦孫提佛、迦那迦牟尼佛、迦葉佛，亦如是說。



### (三七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鬱毘羅尼連禪河側大菩提所，不久當成正覺，往詣菩提樹下，敷草為座，結跏趺坐，正身正念……如前廣說。

### (三七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食資益眾生，令得住世攝受長養。何等為四？謂一、麤搏食，二、細觸食，三、意思食，四、識食。

「此四食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觸？謂此諸食愛因、愛集、愛生、愛觸。此愛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觸？謂愛受因、受集、受生、受觸。此受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觸？謂受觸因、觸集、觸生、觸觸，此觸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觸？謂觸六入處因、六入處集、六入處生、六入處觸。六入處集是觸集，觸集是受集，受集是愛集，愛集是食集，食集故未來世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集，如是純大苦聚集。

「如是六入處滅則觸滅，觸滅則受滅，受滅則愛滅，愛滅則食滅，食滅故於未來世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滅，如是純大苦聚滅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七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食資益眾生，令得住世攝受長養。何等為四？一、麤搏食，二、細觸食，三、意思食，四、識食。」

時，有比丘名曰頗求那，住佛後扇佛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誰食此識？」

佛告頗求那：「我不言有食識者，我若言有食識者，汝應作是問，我說識是食。汝應問言：『何因緣故有識食？』我則答言：『能招未來有，令相續生，有有故有六入處，六入處緣觸。』」

頗求那復問：「為誰觸？」

佛告頗求那：「我不言有觸者，我若言有觸者，汝應作是問：『為誰觸？』汝應如是問：『何因緣故生觸？』我應如是答：『六入處緣觸，觸緣受。』」

復問：「為誰受？」

佛告頗求那：「我不說有受者，我若言有受者，汝應問：『為誰受？』汝應問言：『何因緣故有受？』我應如是答：『觸緣故有受，受緣愛。』」

復問：「世尊！為誰愛？」

佛告頗求那：「我不說有愛者，我若說言有愛者，汝應作是問：『為誰愛？』汝應問言：『何緣故有愛？』我應如是答：『緣受故有愛，愛緣取。』」

復問：「世尊！為誰取？」

佛告頗求那：「我不說言有取者，我若說言有取者，汝應問言：『為誰取？』汝應問言：『何緣故有取？』我應答言：『愛緣故有取，取緣有。』」

復問：「世尊！為誰有？」

佛告頗求那：「我不說有有者，我若說有有者，汝應問言：『為誰有？』汝今應問：『何緣故有有？』我應答言：『緣取故有有，能招當來有觸生是名有，有六入處，六入處緣觸，觸緣受，受緣愛，愛緣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。如是純大苦聚集，謂六入處滅則觸滅，觸滅則受滅，受滅則愛滅，愛滅則取滅，取滅則有滅，有滅則生滅，生滅則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滅，如是純大苦聚集滅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七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食資益眾生，令得住世攝受長養。云何為四？謂一、麤搏食，二、細觸食，三、意思食，四、識食。

「云何比丘觀察搏食？譬如有夫婦二人，唯有一子，愛念將養，欲度曠野嶮道難處，糧食乏盡，飢餓困極，計無濟理，作是議言：『正有一子，極所愛念，若食其肉，可得度難，莫令在此三人俱死。』作是計已，即殺其子，含悲垂淚，強食其肉，得度曠野。云何？比丘！彼人夫婦共食子肉，寧取其味，貪嗜美樂與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復問：「比丘！彼強食其肉，為度曠野嶮道與不？」

答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凡食搏食，當如是觀。如是觀者，搏食斷知，搏食斷知己，於五欲功德貪愛則斷，五欲功德貪愛斷者，我不見彼多聞聖弟子於五欲功德上有一結使而不斷者，有一結繫故，則還生此世。

「云何比丘觀察觸食？譬如有牛，生剝其皮，在在處處，諸蟲啖食，沙土坌塵，草木針刺，若依於地，地蟲所食，若依於水，水蟲所食，若依空中，飛蟲所食，臥起常有苦毒此身。如是，比丘！於彼觸食，當如是觀。如是觀者，觸食斷知，觸食斷知者，三受則斷，三受斷者，多聞聖弟子於上無所復作，所作已作故。

「云何比丘觀察意思食？譬如聚落城邑邊有火起，無煙無炎，時有士夫聰明黠慧，背苦向樂，厭死樂生，作如是念：『彼有大火，無煙無炎，行來當避，莫令墮中，必死無疑。』作是思惟，常生思願，捨遠而去。觀意思食，亦復如是。如是觀者，意思食斷；意思食斷者，三愛則斷；三愛斷者，彼多聞聖弟子於上更無所作，所作已作故。」

「諸比丘！云何觀察識食？譬如國王，有防邏者，捉捕劫盜，縛送王所……」如前須深經廣說。「以彼因緣，受三百矛苦覺，晝夜苦痛，觀察識食，亦復如是。如是觀者，識食斷知，識食斷知者，名色斷知，名色斷知者，多聞聖弟子於上更無所作，所作已作故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三七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食資益眾生，令得住世攝受長養。何等為四？一者搏食，二者觸食，三意思食，四者識食。」

「若比丘於此四食有喜有貪，則識住增長，識住增長故，入於名色，入名色故，諸行增長，行增長故，當來有增長，當來有增長故，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集，如是純大苦聚集。」

「若於四食無貪無喜，無貪無喜故，識不住、不增長，識不住、不增長故，不入名色，不入名色故，行不增長，行不增長故，當來有不生不長，當來有不生長故，於未來世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不起。如是純大苦聚滅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三七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食資益眾生，令得住世攝受長養。何等為四？一者搏食，二者觸食，三意思食，四者識食。諸比丘！於此四食有貪有喜，則有憂悲、有塵垢，若於四食無貪無喜，則無憂悲，亦無塵垢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三七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食資益眾生，令得住世攝受長養。何等為四？一者搏食，二者觸食，三意思食，四者識食。」

「諸比丘！於此四食有貪有喜，識住增長，乃至純大苦聚集。譬如樓閣宮殿，北西長廣，東西牕牖，日出東方，光照西壁。如是，比丘！於此四食有貪有喜……」如前廣說，乃至「純大苦聚集。」

「若於四食無貪無喜……」如前廣說，乃至「純大苦聚滅。譬如，比丘！樓閣宮殿，北西長廣，東西牕牖，日出東方，應照何所？」

比丘白佛言：「應照西壁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若無西壁，應何所照？」

比丘白佛言：「應照虛空，無所攀緣。」

「如是，比丘！於此四食無貪無喜，識無所住，乃至如是純大苦聚滅。」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七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食資益眾生，令得住世攝受長養。何等為四？一者搏食，二者觸食，三意思食，四者識食。諸比丘！於此四食有貪有喜，識住增長，乃至純大苦聚集。譬如。比丘！樓閣宮殿，北西長廣，東西牕牖，日出東方，應照何所？」

比丘白佛言：「應照西壁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如是，四食有貪有喜，識住增長，乃至如是大苦聚集。若於四食無貪無喜，亦無識住增長，乃至如是純大苦聚滅。譬如，比丘！畫師、畫師弟子集種種彩色，欲粧畫虛空，寧能畫不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不能。世尊！所以者何？彼虛空者，非色、無對、不可見。」

「如是，比丘！於此四食無貪無喜，亦無識住增長，乃至如是純大苦聚滅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七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食資益眾生，令得住世攝受長養。何等為四？一者搏食，二者觸食，三意思食，四者識食。諸比丘！於此四食有貪有喜，識住增長，乃至純大苦聚集。譬如。比丘！畫師、若畫師弟子集種種彩，欲粧畫於色，作種種像。諸比丘！於意云何？彼畫師、畫師弟子寧能粧於色不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能粧畫色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於此四食有貪有喜，識住增長，乃至如是純大苦聚集。諸比丘！若於四食無貪無喜，無有識住增長，乃至如是純大苦聚滅。比丘！譬如畫師、畫師弟子集種種彩，欲離於色有所粧畫，作種種像，寧能畫不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不能。世尊！」

「如是，比丘！若於四食無貪無喜，無有識住增長，乃至如是純大苦聚滅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七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波羅[木\*奈]鹿野苑中仙人住處。

爾時，世尊告五比丘：「此苦聖諦，本所未曾聞法，當正思惟。時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覺，此苦集、此苦滅、此苦滅道跡聖諦，本所未曾聞法，當正思惟。時，生、眼、智、明、覺。

「復次，苦聖諦智當復知，本所未聞法，當正思惟。時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覺，苦集聖諦已知當斷，本所未曾聞法，當正思惟。時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覺。

「復次，苦集滅，此苦滅聖諦已知當知作證，本所未聞法，當正思惟。時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覺，復以此苦滅道跡聖諦已知當修，本所未曾聞法，當正思惟。時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覺。

「復次，比丘！此苦聖諦已知，已知出，所未聞法，當正思惟。時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覺；復次，此苦集聖諦已知，已斷出，所未聞法，當正思惟。時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覺。

「復次，苦滅聖諦已知、已作證出，所未聞法，當正思惟。時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覺；復次，苦滅道跡聖諦已知、已修出，所未曾聞法，當正思惟。時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覺。

「諸比丘！我於此四聖諦三轉十二行不生眼、智、明、覺者，我終不得於諸天、魔、梵、沙門、婆羅門聞法眾中，為解脫、為出、為離，亦不自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我已於四聖諦三轉十二行生眼、智、明、覺，故於諸天、魔、梵、沙門、婆羅門聞法眾中，得出、得脫，自證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是法時，尊者憍陳如及八萬諸天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。

爾時，世尊告尊者憍陳如：「知法未？」

憍陳如白佛：「已知。世尊！」

復告尊者憍陳如：「知法未？」

拘隣白佛：「已知。善逝！」

尊者拘隣已知法故，是故名阿若拘隣。

尊者阿若拘隣知法已，地神舉聲唱言：「諸仁者！世尊於波羅[木\*奈]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三轉十二行法輪，諸沙門、婆羅門、諸天、魔、梵所未曾轉，多所饒益，多所安樂，哀愍世間，以義饒益，利安天人，增益諸天眾，減損阿修羅眾。」

地神唱已，聞虛空神天、四天王天、三十三天、炎魔天、兜率陀天、化樂天、他化自在天展轉傳唱，須臾之間，聞于梵天身。梵天乘聲唱言：「諸仁者，世尊於波羅[木\*奈]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三轉十二行法輪，諸沙門、婆羅門、諸天、魔、梵，及世間聞法未所曾轉，多所饒益，多所安樂，以義饒益諸天世人，增益諸天眾，減損阿修羅眾。」世尊於波羅[木\*奈]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轉法輪，是故此經名轉法輪經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八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波羅[木\*奈]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聖諦。何等為四？謂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八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波羅[木\*奈]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聖諦。何等為四？謂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。若比丘於此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修無間等，起增上欲，方便堪能，正念正知應當覺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八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波羅[木\*奈]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聖諦。何等為四？謂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。若比丘於苦聖諦當知、當解，於集聖諦當知、當斷，於苦滅聖諦當知、當證，於苦滅道跡聖諦當知、當修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八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波羅[木\*奈]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聖諦。何等為四？謂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。若比丘於苦聖諦已知、已解，於苦集聖諦已知、已斷，於苦滅聖諦已知、已證，於苦滅道跡聖諦已知、已修。如是比丘則斷愛欲，轉去諸結，於慢、無明等究竟苦邊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八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波羅[木\*奈]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聖諦。何等為四？謂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。若比丘於苦聖諦已知、已解，於苦集聖諦已知、已斷，於苦滅聖諦已知、已證，於苦滅道跡聖諦已知、已修。如是比丘名阿羅漢，諸漏已盡，所作已作，離諸重擔，逮得己利，盡諸有結，正智善解脫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八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波羅[木\*奈]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聖諦。何等為四？謂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。若比丘於苦聖諦已知、已解，於苦集聖諦已知、已斷，於苦滅聖諦已知、已證，於苦滅道跡聖諦已知、已修。如是比丘邊際、究竟邊際、離垢邊際，梵行已終，純一清白，名為上士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八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波羅[木\*奈]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聖諦。何等為四？謂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。若比丘於苦聖諦已知、已解，於苦集聖諦已知、已斷，於苦滅聖諦已知、已證，於苦滅道跡聖諦已知、已修。如是比丘無有關鍵，平治城塹，度諸嶮難，解脫結縛，名為賢聖，建立聖幢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八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波羅[木\*奈]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聖諦。何等為四？謂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。若比丘於苦聖諦已知、已解，於苦集聖諦已知、已斷，於苦滅聖諦已知、已證，於苦滅道跡聖諦已知、已修。如是比丘無有關鍵，平治城塹，度諸峻難，名為賢聖，建立聖幢。諸比丘！云何無有關鍵？謂五下分結已斷、已知，是名離關鍵。云何平治城塹，無明謂之深塹，彼得斷知，是名平治城塹。云何度諸峻難？謂無際生死，究竟苦邊，是名度諸峻難。云何解脫結縛？謂愛已斷、已知。云何建立聖幢？謂我慢已斷、已知，是名建立聖幢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八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波羅[木\*奈]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聖諦。何等為四？謂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。若比丘於苦聖諦已知、已解，於苦集聖諦已知、已斷，於苦滅聖諦已知、已證，於苦滅道跡聖諦已知、已修，是名比丘斷五支，成六分，守護於一，依猗於四，捨除諸諦，離四衢，證諸覺想，自身所作，心善解脫，慧善解脫，純一清白，名為上士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八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波羅[木\*奈]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法成就，名曰大醫王者，所應王之具、王之分。何等為四？一者善知病，二者善知病源，三者善知病對治，四者善知治病已，當來更不動發。云何名良醫善知病？謂良醫善知如是如是種種病，是名良醫善知病。云何良醫善知病源？謂良醫善知此病因風起、癘陰起、涎唾起、眾冷起、因現事起、時節起，是名良醫善知病源。云何良醫善知病對治？謂良醫善知種種病，應塗藥、應吐、應下、應灌鼻、應熏、應取汗。如是比種種對治，是名良醫善知對治。云何良醫善知治病已，於未來世永不動發？謂良醫善治種種病，令究竟除，於未來世永不復起，是名良醫善知治病，更不動發。」

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為大醫王，成就四德，療眾生病，亦復如是。云何為四？謂如來知此是苦聖諦如實知、此是苦集聖諦如實知、此是苦滅聖諦如實知、此是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。諸比丘！彼世間良醫於生根本對治不如實知，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



惱、苦根本對治不如實知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為大醫王，於生根本知對治如實知，於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根本對治如實知，是故如來、應、等正覺名大醫王。」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九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波羅[木\*奈]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諸沙門、婆羅門於此苦聖諦不如實知，此苦集聖諦不如實知，此苦滅聖諦不如實知，此苦滅道跡聖諦不如實知，此非沙門之沙門，非婆羅門之婆羅門，彼亦不於沙門義、婆羅門義見法自知作證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「若沙門、婆羅門於此苦聖諦如實知，此苦集聖諦如實知，此苦滅聖諦如實知，此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，當知是沙門、婆羅門，沙門之沙門、婆羅門之婆羅門，於沙門義、婆羅門義見法自知作證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是故，比丘！於四聖諦無間等當起增上欲，精勤堪能，方便修學。何等為四？謂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九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波羅[木\*奈]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.....廣說如上。差別者：「於四聖諦不如實知，當知是沙門、婆羅門，非沙門數、非婆羅門數；於四聖諦如實知者，是沙門數、是婆羅門數。」乃至.....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九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波羅[木\*奈]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沙門、婆羅門於苦聖諦不如實知，苦集聖諦不如實知，苦滅聖諦不如實知，苦滅道跡聖諦不如實知，當知是沙門、婆羅門不得脫苦。若沙門、婆羅門於苦聖諦如實知，於苦集聖諦如實知，於苦滅聖諦如實知，於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，當知是沙門、婆羅門解脫於苦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如於苦不解脫、解脫。如是捨惡趣不解脫、解脫，堪能捨戒退減，不捨戒退減，能自說得過人法自證，不能自說得過人法作證，能於此外求良福田，不能於此外求良福田。」

「能於此外求大師，不能於此外求大師，不能越苦，堪能越苦，不堪能脫苦，堪能脫苦。」

如是上諸經重說悉繼以偈：

「若不知苦者，及彼眾苦因，  
一切諸苦法，寂滅永無餘。  
若不知道跡，能思一切苦，  
心解脫於苦，慧解脫亦然。  
不能越眾苦，令苦究竟脫，  
若如實知苦，亦知眾苦因。  
及一切諸苦，永滅盡無餘，  
若復如實知，息苦之道跡。  
意解脫具足，慧解脫亦然，  
堪能越眾苦，究竟得解脫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九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波羅[木\*奈]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善男子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彼一切所應當知四聖諦法。何等為四？謂知苦聖諦、知苦集聖諦、知苦滅聖諦、知苦滅道跡聖諦。是故，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修無間等，如此章句，一切四聖諦經，應當具說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如是知、如是見、如是無間等，悉應當說。又三結盡，得須陀洹，一切當知四聖諦。何等為四？謂知苦聖諦、知苦集聖諦、知苦滅聖諦、知苦滅道跡聖諦。如是當知、如是當見無間等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「若三結盡，貪、恚、癡薄，得斯陀含，彼一切皆於四聖諦如實知故。何等為四？謂知苦聖諦、知苦集聖諦、知苦滅聖諦、知苦滅道跡聖諦。如是當知、如是當見、如是無間等，亦如是說。」

「五下分結盡，生般涅槃阿那含，不還此世，彼一切知四聖諦。何等為四？知苦聖諦、知苦集聖諦、知苦滅聖諦、知苦滅道跡聖諦。如是知、如是見、如是無間等，亦如是說。」

「若一切漏盡，無漏心解脫、慧解脫，見法自知作證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彼一切悉知四聖諦。何等為四？謂知苦聖諦、知苦集聖諦、知苦滅聖諦、知苦滅道跡聖諦。如是知、如是見、如是無間等，亦如是說。」

「若得辟支佛道證，彼一切知四聖諦故。何等為四？謂知苦聖諦、知苦集聖諦、知苦滅聖諦、知苦滅道跡聖諦。如是知、如是見、如是無間等，亦如是說。」

「若得無上等正覺，彼一切知四聖諦故。何等為四？謂知苦聖諦、知苦集聖諦、知苦滅聖諦、知苦滅道跡聖諦。如是知、如是見、如是無間等，亦如是說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九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波羅[木\*奈]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日出，明相先起。如是正盡苦亦有前相起？謂知四聖諦。何等為四？知苦聖諦、知苦集聖諦、知苦滅聖諦、知苦滅道跡聖諦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是知。如是見。如是無間等，亦如是說。

### (三九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波羅[木\*奈]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日月不出世間者，一切眾星亦不出於世間，晝夜、半月、一月、時節、歲數、剋數、須臾，皆悉不現，世間常冥，無有明照，唯有長夜，純大闇苦現於世間。若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不出世間時，不說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現於世間，世間盲冥，無有明照。如是長夜，純大闇冥現於世間。」

「若日月出於世間，眾星亦現，晝夜、半月、一月、時節、歲數、剋數、須臾，悉現世間，長夜明照，出於世間。如是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出於世間，說苦聖諦現於世間，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現於世間，不復闇冥，長夜照明，純一智慧現於世間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九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波羅[木\*奈]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日出，周行空中，壞諸闇冥，光明顯照。如是，聖弟子所有集法，一切滅已，離諸塵垢，得法眼生，與無間等，俱三結斷。所謂身見、

戒取、疑，此三結盡，名須陀洹，不墮惡趣法，必定正覺，趣七有天人往生，作苦邊。彼聖弟子中間雖起憂苦，聽彼聖弟子離欲、惡不善法，有覺有觀，離生喜樂，初禪具足住。不見彼聖弟子有一法不斷，能令還生此世者，此則聖弟子得法眼之大義。是故，比丘於此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精進修學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九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波羅[木\*奈]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作是說，我於苦聖諦未無間等，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未無間等。而言我當得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，此說不應。所以者何？無是處故。

「若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未無間等，而欲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，無有是處。譬如有人言我欲取佉提羅葉，合集作器，盛水持行者，無有是處。所以者何？無是處故。如是言我於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未無間等，而欲得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，無有是處。

「若復有言我當於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無間等已得，復得苦滅道跡聖諦者，斯則善說。所以者何？有是處故。

「若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無間等已，而欲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，斯有是處。譬如有言我以純曇摩葉、摩樓迦葉，合集盛水持行者，此則善說。所以者何？有是處故。如是若言我於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無間等已，而欲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，斯則善說。所以者何？有是處故，若於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無間等已，而欲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，斯有是處故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三九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波羅[木\*奈]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如小綿丸、小劫貝華丸，置四衢道頭，四方風吹，則隨風去向於一方。如是，若沙門、婆羅門於苦聖諦不如實知，於苦集聖諦、於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不如實知，當知彼沙門、婆羅門常觀他面，常隨他說，以不如實知故，聞彼所說，趣說而受，當知此人不宿修習智慧故。

「譬如因陀羅柱，銅鐵作之，於深入地中，四方猛風不能令動。如是，沙門、婆羅門於苦聖諦如實知，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者，當知是沙門、婆羅門不視他面，不隨他語。是沙門、婆羅門智慧堅固，本隨習故，不隨他語。是故，比丘！於四聖諦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精進修學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三九九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波羅[木\*奈]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石柱，長十六肘，八肘入地，四方風吹，不能令動。如是，沙門、婆羅門於苦聖諦如實知，於苦集聖諦，苦滅聖諦，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，斯等沙門、婆羅門至諸論處，無能屈。其心解脫、慧解脫者，能使餘沙門、婆羅門反生憂苦。如是如實知、如實見，皆是先世宿習故，使智慧不可傾動。是故，比丘！於四聖諦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精進修學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四〇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波羅[木\*奈]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有人火燒頭衣，當起增上欲，急救令滅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莫作是說！當置頭衣，於四聖諦起增上欲，勤加方便，修無間等。何等四？謂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未無間等，當勤方便，修無間等。所以者何？比丘！長夜熾然，地獄、畜生、餓鬼。諸比丘！不見極苦，如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，未無間等者，是比丘當忍苦、樂、憂、悲，於四聖諦勤加精進，方便修習無間等，應當學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四〇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波羅[木\*奈]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士夫年壽百歲，有人語言：『士夫若欲聞法，當日日三時受苦，晨朝時受百槍苦，日中、晡時亦復如是。於一日中受三百槍苦。如是日日，至於百歲，然後聞法，得無間等，汝寧能不？』

「時，彼士夫為聞法故，悉堪能受。所以者何？人生於世，長夜受苦，有時地獄，有時畜生，有時餓鬼，於三惡道空受眾苦，亦不聞法，是故我今為無間等故，不以終身受三百槍為大苦也。是故，比丘！於四聖諦未得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四〇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波羅[木\*奈]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四聖諦平等正覺，名為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。何等為四？所謂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。於此四聖諦平等正覺，名為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。是故，諸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四〇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摩竭國人間遊行，於王舍城波羅利弗是中間竹林聚落，國王於中造福德舍。爾時，世尊與諸大眾於中宿止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與汝等於四聖諦無知、無見、無隨順覺、無隨順受者，應當長夜驅馳生死。何等為四？謂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。我與汝等於四聖諦無知、無見、無隨順覺、無隨順受者，應當長夜驅馳生死。以我及汝於此苦聖諦順知、順入，斷諸有流，盡諸生死，不受後有。於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順知、順入，斷諸有流，盡諸生死，不受後有。是故，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修無間等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我常與汝等，    長夜涉生死，  
不見聖諦故，    大苦日增長。  
若見四聖諦，    斷有大流海，  
生死永已除，    不復受後生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四〇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摩竭國人間遊行，王舍城波羅利弗是中間竹林聚落，大王於中作福德舍。爾時，世尊與諸大眾於中止宿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汝等當行，共至申恕林。」

爾時，世尊與諸大眾到申恕林，坐樹下。

爾時，世尊手把樹葉，告諸比丘：「此手中葉為多耶？大林樹葉為多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世尊！手中樹葉甚少，彼大林中樹葉無量，百千億萬倍，乃至算數譬類不可為比。」

「如是，諸比丘！我成等正覺，自所見法，為人定說者，如手中樹葉。所以者何？彼法義饒益、法饒益、梵行饒益、明、慧、正覺、向於涅槃。如大林樹葉，如我成等正覺，自知正法，所不說者，亦復如是。所以者何？彼法非義饒益，非法饒益，非梵行饒益、明、慧、正覺、正向涅槃故。是故，諸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四〇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毘舍離獼猴池側重閣講堂。

爾時，尊者阿難晨朝著衣持鉢，入毘舍離城乞食。時，有眾多離車童子晨朝從城內出，至精舍門，持弓箭，競射精舍門孔，箭箭皆入門孔。

尊者阿難見已，以為奇特，彼諸離車童子能作如是難事。入城乞食，還舉衣鉢，洗足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晨朝著衣持鉢，入毘舍離城乞食，見有眾多離車童子從城內出，至精舍門，競射門孔，箭箭皆入。我作是念：『此甚奇特！諸離車童子能為難事。』」

佛告阿難：「於意云何？離車童子競射門孔，箭箭皆入，此為難耶？破一毛為百分，而射一毛分，箭箭悉中，此為難耶？」

阿難白佛：「破一毛百分，射一分之毛，箭箭悉中，此則為難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未若於苦聖諦生如實知，此則甚難。如是，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見，此則甚難。」

爾時，世尊而說偈言：

「一毛為百分，    射一分甚難，  
觀一一苦陰，    非我難亦然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四〇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獼猴池側重閣講堂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大地悉成大海，有一盲龜壽無量劫，百年一出其頭，海中有浮木，止有一孔，漂流海浪，隨風東西。盲龜百年一出其頭，當得遇此孔不？」

阿難白佛：「不能。世尊！所以者何？此盲龜若至海東，浮木隨風，或至海西，南、北四維圍遶亦爾，不必相得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盲龜浮木，雖復差違，或復相得。愚癡凡夫漂流五趣，暫復人身，甚難於彼。所以者何？彼諸眾生不行其義、不行法、不行善、不行真實，展轉殺害，強者陵弱，造無量惡故。是故，比丘！於四聖諦當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雜阿含經卷第十五



## 雜阿含經卷第十六

###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# 雜因誦第三品之四

##### (四〇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，有眾多比丘集於食堂，思惟世間而思惟。

爾時，世尊知諸比丘心之所念，往詣食堂，敷座而坐，告諸比丘：「汝等比丘慎莫思惟世間思惟。所以者何？世間思惟非義饒益，非法饒益，非梵行饒益，非智、非覺，不順涅槃。汝等當正思惟：『此苦聖諦、此苦集聖諦、此苦滅聖諦、此苦滅道跡聖諦。』所以者何？如此思惟則義饒益、法饒益、梵行饒益，正智、正覺、正向涅槃。

「過去世時，有一士夫出王舍城，於拘絺羅池側正坐思惟——世間思惟。當思惟時，見四種軍——象軍、馬軍、車軍、步軍，無量無數，皆悉入於一藕孔中。見已，作是念：『我狂失性，世間所無，而今見之。』爾時，去池不遠，更有大眾一處聚集。時，彼士夫詣大眾所語言：『諸人，我今發狂，我今失性，世間所無，而我今見，如上廣說。』時，彼大眾皆謂士夫狂發失性，世間所無，而彼見之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然彼士夫非狂失性，所見真實。所以者何？爾時，去拘絺羅池不遠，有諸天阿修羅與四種軍，戰於空中。時，諸天得勝，阿修羅軍敗，退入彼池一藕孔中。是故，比丘！汝等慎莫思惟世間。所以者何？世間思惟非義饒益，非法饒益，非梵行饒益，非智、非覺，非正向涅槃，當思惟四聖諦。何等為四？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# (四〇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有眾多比丘集於食堂，作如是論，或謂世間有常，或謂世間無常、世間有常無常、世間非有常非無常，世間有邊、世間無邊、世間有邊無邊、世間非有邊非無邊，是命是身、命異身異，如來死後有、如來死後無、如來死後有無、如來死後非有非無。

爾時，世尊一處坐禪，以天耳聞諸比丘集於食堂論議之聲。聞已，往詣食堂，於大眾前敷座而坐，告諸比丘：「汝等比丘眾多聚集，何所言說？」

時，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眾多比丘集此食堂，作如是論，或說有常，或說無常……」如上廣說。

佛告比丘：「汝等莫作如是論議。所以者何？如此論者，非義饒益，非法饒益，非梵行饒益，非智、非正覺，非正向涅槃。汝等比丘應如是論議：『此苦聖諦、此苦集聖諦、此苦滅聖諦、此苦滅道跡聖諦。』所以者何？如是論議，是義饒益、法饒益、梵行饒益、正智、正覺、正向涅槃。是故，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四〇九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有眾多比丘集於食堂，或有貪覺覺者，或瞋覺覺者，或害覺覺者。

爾時，世尊知諸比丘心之所念，往詣食堂，敷坐具於眾前坐，告諸比丘：「汝等莫起貪覺覺，莫起恚覺覺，莫起害覺覺。所以者何？此諸覺非義饒益，非法饒益，非梵行饒益，非智、非正覺，不向涅槃。汝等當起苦聖諦覺、苦集聖諦覺、苦滅聖諦覺、苦滅道跡聖諦覺。所以者何？此四聖諦覺，義饒益、法饒益、梵行饒益、正智、正覺、向於涅槃。是故，諸比丘！於四聖諦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正智正念，精進修學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四一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……如上廣說。差別者，起親里覺、國土人民覺、不死覺，乃至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四一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，有眾多比丘集於食堂，作如是論：「或論王事、賊事、鬪戰事、錢財事、衣被事、飲食事、男女事、世間言語事、事業事、諸海中事。」

爾時，世尊於禪定中，以天耳聞諸比丘論說之聲，即從座起，往詣食堂，敷坐具於眾前坐，告諸比丘：「汝等比丘眾多聚集，為何所說？」

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於此聚集，或論說王事……」如上廣說。

佛告比丘：「汝等莫作是論，論說王事，乃至不向涅槃。若論說者，應當論說：『此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。』所以者何？此四聖諦以義饒益、法饒益、梵行饒益、正智、正覺、正向涅槃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四一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有眾多比丘集於食堂，作如是說：「我知法、律，汝等不知我所說成就，我等所說與理合；汝等所說不成就，不與理合，應前說者，則在後說；應後說者，則在前說，而共諍論言。我論是汝等不如，能答者當答。」

爾時，世尊於禪定中，以天耳聞諸比丘諍論之聲……如是廣說，乃至「於四聖諦無間等者，當勤起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四一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，有眾多比丘集於食堂，作如是論：「波斯匿王、頻婆娑羅王，何者大力？何者大富？」

爾時，世尊於禪定中，以天耳聞諸比丘論說之聲，即從座起，往詣食堂，敷坐具於眾前坐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何所論說？」

時，諸比丘即以上事具白世尊。

佛告比丘：「汝等用說諸王大力、大富為？汝等比丘莫作是論。所以者何？此非義饒益，非法饒益，非梵行饒益，非智、非正覺，不向涅槃。汝等當說：『此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。』所以者何？此四聖諦是義饒益、法饒益、梵行饒益、正智、正覺、正向涅槃。是故，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四一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，有眾多比丘集於食堂，作如是論：「汝等宿命作何等業？為何工巧？以何自活？」

爾時，世尊於禪定中，以天耳聞諸比丘論說之聲，即從座起，往詣食堂，敷坐具於眾前坐，問諸比丘：「汝說何等？」

時，諸比丘以上所說具白世尊。

佛告比丘：「汝等比丘莫作是說：『宿命所作。』所以者何？此非義饒益，非法饒益，非梵行饒益，非智、非正覺，不向涅槃。汝等比丘當共論說：『此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。』所以者何？此義饒益、法饒益、梵行饒益、正

智、正覺、正向涅槃。是故，比丘！依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四一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，有眾多比丘集於食堂，作如是說論：「某甲檀越作麤疎食，我等食已，無味無力，我等不如捨彼麤食，而行乞食。所以者何？比丘乞食時得好食，又見好色，時聞好聲，多人所識，亦得衣被、臥具、醫藥。」

爾時，世尊於禪定中，以天耳聞諸比丘論說之聲，即詣食堂……如是廣說，乃至「正向涅槃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四一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汝等持我所說四聖諦不？」

時，有異比丘從座起，正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：「唯然，世尊所說四聖諦，我悉受持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汝云何受持四聖諦？」

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說言：『此是苦聖諦，我即受持，此苦集聖諦、此苦滅聖諦、此苦滅道跡聖諦。』如是世尊說四聖諦，我即受持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我說苦聖諦，汝真實受持；我說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，汝真實受持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四一七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汝等持我所說四聖諦不？」

時，有比丘從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：「唯然，世尊所說四聖諦，我悉受持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汝云何持我所說四聖諦？」

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說苦聖諦，我悉受持。如如、不離如、不異如，真、實、審諦、不顛倒，是聖所諦，是名苦聖諦。世尊說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，如如、不離如、不異如，真、實、審諦、不顛倒，是聖所諦，是為世尊說四聖諦

，我悉受持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真實持我所說四聖諦，如如、不離如、不異如，真、實、審諦、不顛倒，是名比丘真實持我四聖諦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四一八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汝持我所說四聖諦不？」

時，有異比丘從座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言：「唯然，世尊所說四聖諦，我悉持之。云何四諦？世尊說苦聖諦，我悉持之，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，我悉持之。」

佛告彼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我所說四聖諦，汝悉持之。諸比丘！若沙門、婆羅門作如是說，如沙門瞿曇所說苦聖諦，我當捨，更立苦聖諦者，但有言數，問已不知，增其疑惑，以非其境界故。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，我今當捨，更立餘四聖諦者，彼但有言數，問已不知，增其疑惑，以非其境界故。是故，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四一九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於佛有疑者，則於苦聖諦有疑，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則有疑惑；若於法、僧有疑者，則於苦聖諦疑惑，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疑惑；若於佛不疑惑者，則於苦聖諦不疑惑，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不疑惑；若於法、僧不疑惑者，則於苦聖諦不疑惑，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不疑惑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四二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沙門、婆羅門於苦聖諦有疑者，則於佛有疑，於法、僧有疑；若苦、集、滅、道疑者，則於佛有疑，於法、僧有疑。若於苦聖諦無疑者，則於佛無疑，於法、僧無疑；於集、滅、道聖諦無疑者，則於佛無疑、於法、僧無疑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四二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汝等共行至深嶮巖。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唯然。世尊！」

爾時，世尊與諸大眾至深嶮巖，敷座而坐，周匝觀察深嶮巖已，告諸比丘：「此巖極大深嶮。」

時，有異比丘從座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極深嶮，然復有一極深嶮極嶮於此，甚可怖畏者不？」

佛知其意，即告言：「如是，比丘！此極深嶮，然復有大深嶮嶮於此者，甚可怖畏，謂諸沙門、婆羅門於苦聖諦不如實知，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不如實知，彼於生本諸行樂著，於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生本諸行樂著，而作是行；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行，轉增長故，墮於生深嶮之處；墮於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深嶮之處。如是，比丘！此則大深嶮嶮於此者。是故，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四二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大熱地獄，若眾生生於彼中，一向與烱然。」

時，有異比丘從座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說，此則大熱。世尊！唯此大熱，復有大熱過於此者，甚可怖畏，無有過上。」

「如是，比丘！此則大熱，亦更有大熱過於此者，甚可怖畏，無有過上。何等為更有大熱，甚可怖畏，過於此者？謂沙門、婆羅門此苦聖諦不如實知，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不如實知。如是乃至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，大熱熾然，是名比丘大熱熾然，甚可怖畏，無有過者。是故，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四二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大闇地獄，彼諸眾生，生彼中者，不見自身分。」

時，有異比丘從座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則大闇，唯此大闇，復更有餘大闇，甚可怖畏，過於此不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如是，更有大闇，甚可怖畏，過於此者，謂沙門、婆羅門於四聖諦不如實知，乃至墮於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大闇之中。是故，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四二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如日遊行，照諸世界，乃至千日千月，照千世界、千須彌山、千弗婆提、千閻浮提、千拘耶尼、千鬱單越、千四天王、千三十三天、千炎魔天、千兜率天、千化樂天、千他化自在天、千梵天，是名小千世界。此千世界，中間闇冥，日月光照，有大德力，而彼不見，其有眾生，生彼中者，不見自身分。」

時，有異比丘從座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說，是大闇冥，復更有餘大闇冥處過於此耶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有大闇冥過於此者，謂沙門、婆羅門於苦聖諦不如實知，乃至墮於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大闇冥中，是名比丘有大闇冥過於世界中間闇冥。是故，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四二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從小千世界數滿至千，是名中千世界。於是中千世界，中間闇冥，如前所說，乃至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四二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從中千世界數滿至千，是名三千大千世界。世界中間闇冥之處，日月遊行，普照世界，而彼不見，乃至墮於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大闇冥中。是故，諸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。」

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四二七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四聖諦。諦聽！諦聽！善思念之。何等為四？謂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，是名四聖諦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當說，如是有、如是當知，亦如上說。

### ( 四二八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勤禪思，正方便起，內寂其心。所以者何？比丘禪思，內寂其心成就已，如實顯現。云何如實顯現？謂此苦聖諦如實顯現，此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如實顯現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四二九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修無量三摩提，專心正念。所以者何？修無量三摩提，專心正念已。如是如實顯現。云何如實顯現？謂此苦聖諦如實顯現，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如實顯現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四三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佛告諸比丘：「如人擲杖於虛空中，尋即還墮，或根著地，或腹著地，或頭著地。如是，沙門、婆羅門於此苦聖諦不如實知，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不如實知，當知是沙門、婆羅門或墮地獄，或墮畜生，或墮餓鬼。是故，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學無間等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四三一 )

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如人擲杖置虛空中，其必還墮，或墮淨地，或墮不淨地。如是，沙門、婆羅門於苦聖諦不如實知，於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不如實知；以不如實知故，或生善趣，或生惡趣。是故，諸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四三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佛告諸比丘：「譬如五節相續輪，大力士夫令速旋轉。如是，沙門、婆羅門於此苦聖諦不如實知，此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不如實知，輪迴五趣，而速旋轉，或墮地獄，或墮畜生，或墮餓鬼，或人、或天，還墮惡道，長夜輪轉。是故，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四三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增上說法，謂四聖諦，開示、施設、建立、分別、散說、顯現、表露。何等為四？謂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。是故，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四三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等為黠慧？為此苦聖諦如實知，此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、為不知耶？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如我解世尊所說，於四聖諦如實知者，此為黠慧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於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者，是則黠慧。是故，諸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四三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須達長者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於一面坐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四聖諦為漸次無間等？為一頓無間等？」

佛告長者：「此四聖諦漸次無間，非頓無間等。」

佛告長者：「若有說言於苦聖諦未無間等，而於彼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，此說不應。所以者何？若於苦聖諦未無間等，而欲於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，無有是處。」

「猶如有人，兩細樹葉連合為器，盛水持行，無有是處。如是於苦聖諦未無間等，而欲於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，無有是處。」

「譬如有人，取蓮華葉連合為器，盛水遊行，斯有是處。如是，長者！於苦聖諦無間等已，而欲於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，斯有是處。是故，長者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四三六 )

如須達長者所問，有異比丘問，亦如是說，唯譬有差別：「如有四登階道，昇於殿堂，若有說言不登初階，而登第二、第三、第四階昇堂殿者，無有是處。所以者何？要由初階，然後次登第二、第三、第四階得昇殿堂。如是，比丘！於苦聖諦未無間等，而欲於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，無有是處。」

「譬如，比丘！若有人言：『以四階道昇於殿堂，要由初階，然後次登第二、第三、第四階得昇殿堂，應作是說。』所以者何？要由初階，然後次登第二、第三、第四階昇於殿堂，有是處故。如是，比丘！若言於苦聖諦無間等已，然後次第於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，應作是說。所以者何？若於苦聖諦無間等已，然後次第於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，有是處故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四三七 )

如異比丘問，阿難所問，亦如是說，唯譬差別。

佛告阿難：「譬如四階梯昇於殿堂。若有說言不由初階，而登第二、第三、第四階昇殿堂者，無有是處。如是，阿難！若於苦聖諦未無間等，而欲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，此不應說。所以者何？若於苦聖諦未無間等，而於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，無有是處。」

「譬如，阿難！由四陞梯昇於殿堂。若有人言要由初陞，然後次登第二、第三、第四陞昇殿堂者，此所應說。所以者何？要由初陞，然後次登第二、第三、第四陞昇殿堂者，有是處故。如是，阿難！於苦聖諦無間等已，然後次第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，斯有是處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四三八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大地草木，悉取為鏘，貫大海中，一切水虫悉能貫不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不能。世尊！所以者何？大海諸虫，種種形類，或於細不可貫，或極大不可貫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如是，如是。眾生界無數無量。是故，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四三九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手執土石，問諸比丘：「於意云何？此手中土石為多？彼大雪山土石為多？」

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手中土石甚少少耳，雪山土石甚多無量，百千巨億，算數譬類不可為比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其諸眾生於苦聖諦如實知者，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者，如我手中所執土石；其諸眾生於苦聖諦不如實知，於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不如實知者，如彼雪山土石，其數無量。是故，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四四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湖池，深廣五十由旬，其水盈滿。若有士夫以髮以毛，或以指端滌彼湖水，乃至再三。云何？比丘！如彼士夫所滌水多？湖池水多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如彼士夫毛髮指端再三滌水，甚少少耳，彼湖大水，其量無數，乃至算數譬類不可為比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如大湖水，甚多無量。如是多聞聖弟子具足見諦，得聖道果，斷諸苦本，如截多羅樹頭，於未來世成不生法，餘不盡者，如彼士夫髮毛指端所滌之水。是故，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大湖水譬，如是薩羅多吒迦、恒伽、耶符那、薩羅遊、伊羅跋提摩醯，及四大海，其譬亦如上說。

#### ( 四四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手捉團土，大如梨果，告諸比丘：「云何？比丘！我手中此團土為多？大雪山中土石為多？」

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手中團土少少耳，彼雪山王，其土石甚多，百千億那由他，乃至算數譬類不得為比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如我所捉團土。如是，眾生於苦聖諦如實知，於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者，亦復如是。如大雪山王土石者。如是，眾生於苦聖諦不如實知，於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不如實知者，亦復如是。是故，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雪山王，如是尼民陀羅山、毘那多迦山、馬耳山、善見山、佉提羅迦山、伊沙陀羅山、由捷陀羅山、須彌山王，及大地土石，亦復如是。

如梨果，如是阿摩勒迦果、跋陀羅果、迦羅迦果、豆果，乃至蒜子譬，亦復如是。

#### ( 四四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以爪甲擊土已，告諸比丘：「於意云何？我爪甲上土為多？此大地土多？」

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甲上土甚少少耳，此大地土甚多無量，乃至算數譬類不可為比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如甲上土者，若諸眾生，形可見者，亦復如是。其形微細，不可見者，如大地土。是故，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學無間等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陸地，如是水性亦爾。

如甲上土，如是眾生、人道者，亦復如是。

如大地土，如是非人亦爾。

如甲上土，如是生中國者亦爾。

如大地土，如是生邊地者亦爾。

如甲上土，如是成就聖慧眼者，亦復如是。

如大地土，如是不成就聖慧眼者亦爾。

如甲上土，如是眾生知此法、律者，亦復如是。

如大地土，如是眾生不知法、律者亦爾。如知，如是等知、普知，正想、正覺、正解、法無間等亦如是。

如甲上土，如是眾生知有父母亦爾。

如大地土，如是眾生不知有父母亦爾。

如甲上土，如是知有沙門、婆羅門家之尊長，作所應作作福，此世他世畏罪行施，受齋持戒亦爾。

如大地土，不知有沙門、婆羅門家之尊長，作所應作作福，此世他世畏罪行施，受齋持戒，亦如是說。

如甲上土，如是眾生不殺、不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兩舌、不惡口、不綺語亦爾。

如大地土，如是眾生不持諸戒者亦爾。如是離貪、恚、邪見，及不離貪、恚、邪見，亦如是說。

如甲上土，如是不殺、不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飲酒。

如大地土，如是不持五戒者亦爾。

如甲上土，如是眾生持八戒者亦如是。

如大地土，如是眾生不持八戒者亦爾。

如甲上土，如是眾生持十善者亦如是。

如大地土，如是眾生不持十善者亦如是。

如甲上土，如是眾生從地獄命終生人中者亦如是。

如大地土，如是眾生從地獄命終還生地獄者亦如是。如地獄，如是畜生、餓鬼亦爾。

如甲上土，如是眾生從地獄命終生天上者亦如是。

如大地土，如是眾生從地獄命終還生地獄者亦如是。如地獄，如是畜生、餓鬼亦爾。

如甲上土，如是眾生人道中沒還生人道中者亦如是。

如大地土，其諸眾生從人道中沒生地獄中者亦如是。如地獄，如是畜生、餓鬼亦爾。

如甲上土，其諸眾生從天命終還生天上者亦如是。

如大地土，其諸眾生天上沒生地獄中者亦如是。如地獄，畜生、餓鬼亦如是。

### ( 四四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本未聞法時，得正思惟此苦聖諦，正見已生；此苦集聖諦、此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，正見已生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已生，如是今生、當生。

如生，如是起、習、近修、多修、觸、作證亦如是。

### ( 四四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眼藥丸，深廣一由旬，若有士夫取此藥丸，界界安置，能速令盡，於彼界界，不得其邊。當知諸界，其數無量。是故，比丘！當善界學，善種種界，當如是學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四四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常與界俱，與界和合。云何眾生常與界俱？謂眾生行不善心時與不善界俱？善心時與善界俱，勝心時與勝界俱，鄙心時與鄙界俱。是故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，善種種界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四四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……廣說如上。差別者，即說偈言：

「常會故常生，    相離生則斷，  
如人執小木，    而入於巨海，

人木則俱沒，    懈怠俱亦然。  
當離於懈怠，    卑劣之精進，  
賢聖不懈怠，    安住於遠離。  
慇懃精進禪，    超度生死流，  
膠漆得其素，    火得風熾然。  
珂乳則同色，    眾生與界俱，  
相似共和合，    增長亦復然。」

#### ( 四四七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常與界俱，與界和合。云何與界俱？謂眾生不善心時與不善界俱，善心時與善界俱，鄙心時與鄙界俱，勝心時與勝界俱。

「時，尊者憍陳如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，一切皆是上座多聞大德，出家已久，具修梵行。

「復有尊者大迦葉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，一切皆是少欲知足，頭陀苦行，不畜遺餘。

「尊者舍利弗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，一切皆是大智辯才。

「時，尊者大目犍連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，一切皆是神通大力。

「時，阿那律陀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，一切皆是天眼明徹。

「時，尊者二十億耳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，一切皆是勇猛精進，專勤修行者。

「時，尊者陀驃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，一切皆是能為大眾修供具者。

「時，尊者優波離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，一切皆是通達律行。

「時，尊者富樓那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，皆是辯才善說法者。

「時，尊者迦旃延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，一切皆能分別諸經，善說法相。時，尊者阿難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，一切皆是多聞總持。

「時，尊者羅睺羅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，一切皆是善持律行。

「時，提婆達多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，一切皆是習眾惡行，是名比丘常與界俱，與界和合，是故，諸比丘！當善分別種種諸界。」

佛說是經時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四四八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……如上廣說已，即說偈言：

「常會故常生，相離生則斷，  
如人執小木，而入於巨海，  
人木則俱沒，懈怠俱亦然。  
當離於懈怠，卑劣之精進，  
賢聖不懈怠，安住於遠離。  
慇懃精進禪，超度生死流，  
膠漆得其素，火得風熾然。  
珂乳則同色，眾生與界俱，  
相似共和合，增長亦復然。」

#### ( 四四九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常與界俱，與界和合……」如是廣說，乃至「勝心生時與勝界俱，鄙心生時與鄙界俱，殺生時與殺界俱，盜姪、妄語、飲酒心時，與，飲酒界俱；不殺生時與不殺界俱，不盜、不姪、不妄語、不飲酒，與，不飲酒界俱。是故，諸比丘！當善分別種種界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四五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常與界俱，與界和合。不信時與不信界俱，犯戒時與犯戒界俱，無慚無愧時與無慚無愧界俱；信心時與信界俱，持戒時與持戒界俱，慚愧心時與慚愧界俱。是故，諸比丘！當善分別種種諸界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信、不信。如是精進、不精進，失念、不失念，正受、不正受，多聞、少聞，慳者、施者，惡慧、善慧，難養、易養，難滿、易滿，多欲、少欲，知足、不知足，攝受、不攝受界俱，如上經。如是廣說。

#### ( 四五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種種諸界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云何為種種界？謂眼界、色界、眼識界，耳界、聲界、耳識界，鼻界、香界、鼻識界，舌界、味界、舌識界，身界、觸界、身識界，意界、法界、意識界，是名種種界。」

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四五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緣種種界生種種觸，緣種種觸生種種受，緣種種受生種種愛。云何種種界？謂十八界，眼界、色界、眼識界，乃至意界、法界、意識界，是名種種界。

「云何緣種種界生種種觸，乃至云何緣種種受生種種愛？謂緣眼界生眼觸，緣眼觸生眼觸生受，緣眼觸生受生眼觸生愛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緣生意觸，緣意觸生意觸生受，緣意觸生受生意觸生愛。

「諸比丘！非緣種種愛生種種受，非緣種種受生種種觸，非緣種種觸生種種界，要緣種種界生種種觸，緣種種觸生種種受，緣種種受生種種愛，是名比丘緣種種界生種種觸，緣種種觸生種種受，緣種種受生種種愛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四五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緣種種界生種種觸，緣種種觸生種種受，緣種種受生種種愛。云何種種界？謂十八界，眼界、色界、眼識界，乃至意界、法界、意識界，是名種種界。

「云何緣種種界生種種觸？緣種種觸生種種受？緣種種受生種種愛？謂緣眼界生眼觸，非緣眼觸生眼界，但緣眼界生眼觸；緣眼觸生眼受，非緣眼受生眼觸，但緣眼觸生眼受；緣眼受生眼愛，非緣眼愛生眼受，但緣眼受生眼愛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緣生意觸，非緣意觸生意界，但緣意界生意觸；緣意觸生意受，非緣意受生意觸，但緣意觸生意受；緣意受生意愛，非緣意愛生意受，但緣意受生意愛。

「是故，比丘！非緣種種愛生種種受，非緣種種受生種種觸，非緣種種觸生種種界；但緣種種界生種種觸，緣種種觸生種種受，緣種種受生種種愛，是名比丘當善分別種種界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四五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緣種種界生種種觸，緣種種觸生種種受，緣種種受生種種想，緣種種想生種種欲，緣種種欲生種種覺，緣種種覺生種種熱，緣種種熱生種種求。

「云何種種界？謂十八界，眼界，乃至法界。

「云何緣種種界生種種觸？乃至緣種種熱生種種求？謂緣眼界生眼觸，緣眼觸生眼受，緣眼受生眼想，緣眼想生眼欲，緣眼欲生眼覺，緣眼覺生眼熱，緣眼熱生眼求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緣生意觸，緣意觸生意受，緣意受生意想，緣意想生意覺，緣意覺生意熱，緣意熱生意求，是名比丘緣種種界故生種種觸，乃至緣種種熱生種種求。

「比丘！非緣種種求生種種熱，非緣種種熱生種種覺，非緣種種覺生種種想，非緣種種想生種種受，非緣種種受生種種觸，非緣種種觸生種種界，但緣種種界生種種觸，乃至緣種種熱生種種求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雜阿含經卷第十六

## 雜阿含經卷第十七

###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# 雜因誦第三品之五

##### ( 四五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光界、淨界、無量空入處界、無量識入處界、無所有入處界、非想非非想入處界、有滅界。」

時，有異比丘從座起，整衣服，稽首禮足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彼光界、淨界、無量空入處界、無量識入處界、無所有入處界、非想非非想入處界、滅界。如此諸界，何因緣可知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彼光界者，緣闇故可知，淨界緣不淨故可知，無量空入處界者，緣色故可知，無量識入處界者，緣內故可知，無所有入處界者，緣所有可知，非想非非想入處界者，緣有第一故可知，滅界者，緣有身可知。」

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彼光界，乃至滅界，以何正受而得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彼光界、淨界、無量空入處界、無量識入處界、無所有入處界，此諸界於自行正受而得，非想非非想入處界，於第一有正受而得，滅界者，於有身滅正受而得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# ( 四五七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。

爾時，世尊晡時從禪覺，於講堂陰中敷座，於大眾前坐，說優檀那句，告諸比丘：「緣界故生說，非不界，緣界故生見，非不界，緣界故生想，非不界。緣下界，我說生下說、下見、下想、下思、下欲、下願、下士夫、下所作、下施設、下建立、下部分、下顯示、下受生。如是中。如是勝界，緣勝界，我說彼生勝說、勝見、勝想、勝思、勝願、勝士夫、勝所作、勝施設、勝建立、勝部分、勝顯示、勝受生勝。」

時，有婆迦利比丘在佛後執扇扇佛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於三藐三佛陀起非三藐三佛陀見，彼見亦緣界而生耶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於三藐三佛陀起非三藐三佛陀見，亦緣界而生，非不界。所以者何？凡夫界者，是無明界，如我先說，緣下界生下說、下見，乃至下受生，中勝界生勝說、勝見，乃至勝受生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四五八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因生欲想，非無因，有因生恚想、害想，非無因。

「云何因生欲想？謂緣欲界也。緣欲界故，生欲想、欲欲、欲覺、欲熱、欲求。愚癡凡夫起欲求已，此眾生起三處邪，謂身、口、心。如是邪因緣故，現法苦住，有苦、有礙、有惱、有熱，身壞命終，生惡趣中，是名因緣生欲想。

「云何因緣生恚想、害想？謂害界也。緣害界，生害想、害欲、害覺、害熱、害求，愚癡凡夫起害求已，此眾生起三處邪，謂身、口、心。起三處邪因緣已，現法苦住，有苦、有礙、有惱、有熱，身壞命終，生惡趣中，是名因緣生害想。

「諸比丘！若諸沙門、婆羅門如是安於生，生危嶮想，不求捨離，不覺、不吐，彼則現法苦住，有苦、有礙、有惱、有熱，身壞命終，生惡趣中。譬如城邑聚落不遠有曠野，大火卒起，彼無有力能滅火者，當知彼諸野中眾生悉被火害。如是諸沙門、婆羅門安於生，生危嶮想，身壞命終，生惡趣中。

「諸比丘！有因生出要想，非無因。云何有因生出要想？謂出要界，緣出要界，生出要想、出要欲、出要覺、出要熱、出要求，謂彼慧者出要求時，眾生三處生正，謂身、口、心，彼如是生正因緣已，現法樂住，不苦、不礙、不惱、不熱，身壞命終，生善趣中，是名因緣生出要想。

「云何因緣生不恚、不害想？謂不害界也，不害界因緣生不害想、不害欲、不害覺、不害熱、不害求，彼慧者不害求時，眾生三處正，謂身、口、心。彼正因緣生已，現法樂住，不苦、不礙、不惱、不熱，身壞命終，生善趣中，是名因緣生不害想。

「若諸沙門、婆羅門安於生，生不害想，不捨離、不覺、不吐，現法樂住，不苦、不礙、不惱、不熱，身壞命終，生善趣中。譬如城邑聚落邊有曠野，大火卒起，有人堪能手足滅火，當知彼諸眾生依草木者，悉不被害。如是諸沙門、婆羅門安於生，生正想，不捨、不覺、不吐，現法樂住，不苦、不礙、不惱、不熱，身壞命終，生善趣中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四五九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婆羅門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慰勞已，於一面住，白佛言：「眾生非自作、非他作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如是論者，我不與相見，汝今自來，而言我非自作、非他作？」

婆羅門言：「云何？瞿曇！眾生為自作、為他作耶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婆羅門！於意云何？有眾生方便界，令諸眾生知作方便耶？」

婆羅門言：「瞿曇！有眾生方便界，令諸眾生知作方便也。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若有方便界，令諸眾生知有方便者，是則眾生自作、是則他作。婆羅門！於意云何？有眾生安住界、堅固界、出界、造作界，令彼眾生知有造作耶？」

婆羅門白佛：「有眾生安住界、堅固界、出界、造作界，令諸眾生知有造作。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若彼安住界、堅固界、出界、造作界，令諸眾生知有造作者，是則眾生自作、是則他作。」

婆羅門白佛：「有眾生自作、有他作，瞿曇！世間多事，今當請辭。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世間多事，宜知是時。」

時，彼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去。

#### ( 四六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拘睺彌國瞿師羅園。

爾時，瞿師羅長者詣尊者阿難所，禮尊者阿難足，退坐一面，白尊者阿難：「所說種種界。云何為種種界？」

尊者阿難告瞿師羅長者：「眼界異、色界異喜處，二因緣生識，三事和合生觸，又喜觸因緣生樂受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法，亦如是說。復次，長者！有異眼界、異色界憂處，二因緣生識，三事和合生苦觸，彼苦觸因緣生苦受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法，亦如是說。

「復次，長者！異眼界、異色界捨處，二因緣生識，三事和合生不苦不樂觸，不苦不樂觸因緣生不苦不樂受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法，亦如是說。」

爾時，瞿師羅長者聞尊者阿難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禮足而去。

#### ( 四六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拘睺彌國瞿師羅園。

爾時，瞿師羅長者詣尊者阿難所，稽首禮足，於一面坐。白尊者阿難：「所說種種界。云何為種種界？」

尊者阿難告瞿師羅長者：「有三界。云何三？謂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。」

爾時，尊者阿難即說偈言：

「曉了於欲界，    色界亦復然，  
捨一切有餘，    得無餘寂滅。  
於身和合界，    永盡無餘證，  
三耶三佛說，    無憂離垢句。」

尊者阿難說是經已，瞿師羅長者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# ( 四六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拘睺彌國瞿師羅園。

爾時，瞿師羅長者詣尊者阿難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尊者阿難：「所說種種界。云何名為種種界？」

尊者阿難告瞿師羅長者：「有三界，色界、無色界、滅界，是名三界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若色界眾生，    及住無色界，  
不識滅界者，    還復受諸有。  
若斷於色界，    不住無色界，  
滅界心解脫，    永離於生死。」

尊者阿難說是經已，瞿師羅長者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# ( 四六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拘睺彌國瞿師羅園。

爾時，瞿師羅長者詣尊者阿難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尊者阿難：「所說種種界。云何為種種界？」

尊者阿難答瞿師羅長者：「謂三種出界。云何三？謂從欲界出至色界，色界出至無色界、一切諸行一切思想滅界，是名三出界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知從欲界出，    超踰於色界，  
一切行寂滅，    勤修正方便。  
斷除一切愛，    一切行滅盡，  
知一切有餘，    不復轉還有。」

尊者阿難說是經已，瞿師羅長者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# ( 四六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拘睺彌國瞿師羅園。

爾時，尊者阿難往詣上座上座名者所，詣已，恭敬問訊，問訊已，退坐一面，問上座上座名者言：「若比丘於空處、樹下、閑房思惟，當以何法專精思惟？」

上座答言：「尊者阿難！於空處、樹下、閑房思惟者，當以二法專精思惟，所謂止、觀。」

尊者阿難復問上座：「修習於止，多修習已，當何所成，修習於觀，多修習已，當何所成？」

上座答言：「尊者阿難！修習於止，終成於觀，修習觀已，亦成於止。謂聖弟子止、觀俱修，得諸解脫界。」

阿難復問上座：「云何諸解脫界？」

上座答言：「尊者阿難！若斷界、無欲界、滅界，是名諸解脫界。」

尊者阿難復問上座：「云何斷界？乃至滅界？」

上座答言：「尊者阿難！斷一切行，是名斷界；斷除愛欲，是無欲界，一切行滅，是名滅界。」

時，尊者阿難聞上座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往詣五百比丘所，恭敬問訊，退坐一面，白五百比丘言：「若比丘於空處、樹下、閑房思惟時，當以何法專精思惟？」

時，五百比丘答尊者阿難：「當以二法專精思惟，乃至滅界，如上座所說。」

時，尊者阿難聞五百比丘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比丘空處、樹下、閑房思惟，當以何法專精思惟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若比丘空處、樹下、閑房思惟，當以二法專精思惟，乃至滅界，如五百比丘所說。」

時，尊者阿難白佛言：「奇哉！世尊！大師及諸弟子皆悉同法、同句、同義、同味，我今詣上座名上座者，問如此義，亦以此義、此句、此味答我，如今世尊所說，我復詣五百比丘所，亦以此義、此句、此味而問，彼五百比丘亦以此義、此句、此味答，如今世尊所說。是故當知，師及弟子一切同法、同義、同句、同味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汝知彼上座為何如比丘？」

阿難白佛：「不知。世尊！」

佛告阿難：「上座者是阿羅漢，諸漏已盡，已捨重擔，正智心善解脫，彼五百比丘亦皆如是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 四六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尊者羅睺羅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知、云何見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得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繫著使？」

佛告羅睺羅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羅睺羅！若比丘於所有地界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如實知，水界、火界、風界、空界、識界亦復如是。

「羅睺羅！比丘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於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繫著使。羅睺羅！若比丘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繫著使，是名斷愛縛諸結、斷諸愛、正慢無間等、究竟苦邊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羅睺羅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四六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尊者羅睺羅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知、云何見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得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繫著使？」

佛告羅睺羅：「有三受——苦受、樂受、不苦不樂受。此三受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轉？謂此三受，觸因、觸集、觸生、觸轉；彼彼觸因、彼彼受生，若彼彼觸滅，彼彼受亦滅、止、清涼、沒。如是知、如是見我此識及外境界一切相，得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繫著使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羅睺羅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四六七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尊者羅睺羅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知、云何見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得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繫著使？」

佛告羅睺羅：「有三受，苦受、樂受、不苦不樂受。觀於樂受而作苦想，觀於苦受作劍刺想，觀不苦不樂受作無常想。若彼比丘觀於樂受而作苦想，觀於苦受作劍刺想，觀不苦不樂受作無常、滅想者，是名正見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觀樂作苦想， 苦受同劍刺，  
於不苦不樂， 修無常滅想，  
是則為比丘。 正見成就者，  
寂滅安樂道， 住於最後邊，



永離諸煩惱， 摧伏眾魔軍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羅睺羅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四六八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尊者羅睺羅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知、云何見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得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繫著使？」

佛告羅睺羅：「有三受——苦受、樂受、不苦不樂受。觀於樂受，為斷樂受貪使故，於我所修梵行；斷苦受瞋恚使故，於我所修梵行；斷不苦不樂受癡使故，於我所修梵行。

「羅睺羅！若比丘樂受貪使已斷、已知，苦受恚使已斷、已知，不苦不樂受癡使已斷、已知者，是名比丘斷除愛欲縛、去諸結、慢無間等、究竟苦邊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樂受所受時， 則不知樂受，  
貪使之所使， 不見出要道。  
苦受所受時， 則不知苦受，  
瞋恚使所使， 不見出要道。  
不苦不樂受， 正覺之所說，  
不善觀察者， 終不度彼岸。  
比丘勤精進， 正知不動轉，  
如此一切受， 慧者能覺知。  
覺知諸受者， 現法盡諸漏，  
明智者命終， 不墮於眾數。  
眾數既已斷， 永處般涅槃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羅睺羅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四六九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大海深嶮者，此世間愚夫所說深嶮，非賢聖法、律所說深嶮。世間所說者，是大水積聚數耳，若從身生諸受，眾苦逼迫，或惱、或死，是名大海極深嶮處。愚癡無聞凡夫於此身生諸受，苦痛逼迫，或惱、或死，憂悲稱怨，啼哭號呼，心亂發狂，長淪沒溺，無止息處。多聞聖弟子於身生諸受，苦痛逼迫，或惱、或死，不生憂悲、啼哭號呼、心生狂亂，不淪生死，得止息處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身生諸苦受，    逼迫乃至死，  
憂悲不息忍，    號呼發狂亂，  
心自生障礙，    招集眾苦增，  
永淪生死海，    莫知休息處。  
能捨身諸受，    身所生苦惱，  
切迫乃至死，    不起憂悲想。  
不啼哭號呼，    能自忍眾苦，  
心不生障礙，    招集眾苦增。  
不淪沒生死，    永得安隱處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四七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愚癡無聞凡夫生苦樂受、不苦不樂受，多聞聖弟子亦生苦樂受、不苦不樂受。諸比丘！凡夫、聖人有何差別？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善哉！世尊！唯願廣說，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愚癡無聞凡夫身觸生諸受，苦痛逼迫，乃至奪命，憂愁啼哭，稱怨號呼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諸比丘！愚癡無聞凡夫身觸生諸受，增諸苦痛，乃至奪命，愁憂稱怨，啼哭號呼，心生狂亂，當於爾時，增長二受，若身受、若心受。

「譬如士夫身被雙毒箭，極生苦痛，愚癡無聞凡夫亦復如是。增長二受，身受、心受，極生苦痛。所以者何？以彼愚癡無聞凡夫不了知故，於諸五欲生樂受觸，受五欲樂，受五欲樂故，為貪使所使；苦受觸故，則生瞋恚，生瞋恚故，為恚使所使。於此二受，若集、若滅、若味、若患、若離不如實知；不如實知故，生不苦不樂受，為癡使所使。為樂受所繫終不離，苦受所繫終不離，不苦不樂受所繫終不離。云何繫？謂為貪、恚、癡所繫，為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所繫。

「多聞聖弟子身觸生苦受，大苦逼迫，乃至奪命，不起憂悲稱怨、啼哭號呼、心亂發狂，當於爾時，唯生一受，所謂身受，不生心受。

「譬如士夫被一毒箭，不被第二毒箭，當於爾時，唯生一受，所謂身受，不生心受。為樂受觸，不染欲樂，不染欲樂故，於彼樂受，貪使不使。於苦觸受不生瞋恚

，不生瞋恚故，恚使不使。於彼二使，集、滅、味、患、離如實知，如實知故，不苦不樂受癡使不使，於彼樂受解脫不繫，苦受、不苦不樂受解脫不繫。於何不繫？謂貪、恚、癡不繫，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不繫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多聞於苦樂，    非不受覺知，  
彼於凡夫人，    其實大有聞。  
樂受不放逸，    苦觸不增憂，  
苦樂二俱捨，    不順亦不違。  
比丘勤方便，    正智不傾動，  
於此一切受，    點慧能了知。  
了知諸受故，    現法盡諸漏，  
身死不墮數，    永處般涅槃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四七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空中狂風卒起，從四方來，有塵土風、無塵土風、毘濕波風、鞞嵐婆風、薄風、厚風，乃至風輪起風。身中受風亦復如是，種種受起——樂受、苦受、不苦不樂受，樂身受、苦身受、不苦不樂身受，樂心受、苦心受、不苦不樂心受，樂食受、苦食受、不苦不樂食受，樂無食、苦無食、不苦不樂無食受，樂貪受、苦貪受、不苦不樂貪受，樂出要受、苦出要受、不樂不苦出要受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譬如虛空中，    種種狂風起，  
東西南北風，    四維亦如是。  
有塵及無塵，    乃至風輪起，  
如是此身中，    諸受起亦然。  
若樂若苦受，    及不苦不樂，  
有食與無食，    貪著不貪著。  
比丘勤方便，    正智不傾動，  
於此一切受，    點慧能了知。  
了知諸受故，    現法盡諸漏，  
身死不墮數，    永處般涅槃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四七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客舍種種人住，若剎利、婆羅門、長者居士、野人獵師、持戒犯戒、在家出家，悉於中住。此身亦復如是，種種受生——苦受、樂受、不苦不樂受，樂身受、苦身受、不苦不樂身受，樂心受、苦心受、不苦不樂心受，樂食受、苦食受、不苦不樂食受，樂無食受、苦無食受、不苦不樂無食受，樂貪著受、苦貪著受、不苦不樂貪著受，樂出要受、苦出要受、不苦不樂出要受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譬如客舍中，    種種人住止，  
剎利婆羅門，    長者居士等，  
旃陀羅野人，    持戒犯戒者，  
在家出家人，    如是等種種，  
此身亦如是。    種種諸受生，  
若樂若苦受，    及不苦不樂，  
有食與無食，    貪著不貪著，  
比丘勤方便，    正智不傾動，  
於此一切受，    黠慧能了知，  
了知諸受故，    現法盡諸漏，  
身死不墮數，    永處般涅槃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四七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有異比丘獨一靜處禪思，念言：「世尊說三受——樂受、苦受、不苦不樂受，又說諸所有受悉皆是苦，此有何義？」是比丘作是念已，從禪起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於靜處禪思，念言：『世尊說三受——樂受、苦受、不苦不樂受，又說諸所有受悉皆是苦，此有何義？』」

佛告比丘：「我以一切行無常故，一切諸行變易法故，說諸所有受悉皆是苦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知諸行無常，    皆是變易法，  
故說受悉苦，    正覺之所知。」

比丘勤方便，    正智不傾動，  
於諸一切受，    黠慧能了知。  
悉知諸受已，    現法盡諸漏，  
身死不墮數，    永處般涅槃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四七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尊者阿難獨一靜處禪思，念言：「世尊說三受——樂受、苦受、不苦不樂受，又復說諸所有受悉皆是苦，此有何義？」作是念已，從禪起，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獨一靜處禪思，念言：『如世尊說三受——樂受、苦受、不苦不樂受，又說一切諸受悉皆是苦，此有何義？』」

佛告阿難：「我以一切行無常故，一切行變易法故，說諸所有受悉皆是苦。又復，阿難！我以諸行漸次寂滅故說，以諸行漸次止息故說，一切諸受悉皆是苦。」

阿難白佛言：「云何？世尊！以諸受漸次寂滅故說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初禪正受時，言語寂滅，第二禪正受時，覺觀寂滅，第三禪正受時，喜心寂滅，第四禪正受時，出入息寂滅；空入處正受時，色想寂滅，識入處正受時，空入處想寂滅，無所有入處正受時，識入處想寂滅，非想非非想入處正受時，無所有入處想寂滅，想受滅正受時，想受寂滅，是名漸次諸行寂滅。」

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漸次諸行止息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初禪正受時，言語止息，二禪正受時，覺觀止息，三禪正受時，喜心止息，四禪正受時，出入息止息；空入處正受時，色想止息，識入處正受時，空入處想止息，無所有入處正受時，識入處想止息，非想非非想入處正受時，無所有入處想止息，想受滅正受時，想受止息，是名漸次諸行止息。」

阿難白佛：「世尊！是名漸次諸行止息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復有勝止息、奇特止息、上止息、無上止息。如是止息，於餘止息無過上者。」

阿難白佛：「何等為勝止息、奇特止息、上止息、無上止息，諸餘止息無過上者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於貪欲心不樂、解脫，恚、癡心不樂、解脫，是名勝止息、奇特止息、上止息、無上止息，諸餘止息無過上者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四七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毘婆尸如來未成佛時，獨一靜處，禪思思惟，作如是觀，觀察諸受。云何為受？云何受集？云何受滅？云何受集道跡？云何受滅道跡？云何受味？云何受患？云何受離？如是觀察，有三受——樂受、苦受、不苦不樂受。觸集是受集，觸滅是受滅。若於受愛樂、讚歎、染著、堅住，是名受集道跡。若於受不愛樂、讚歎、染著、堅住，是名受滅道跡。若受因緣生樂喜，是名受味，若受無常變易法，是名受患。若於受斷欲貪、越欲貪，是名受離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毘婆尸佛，如是式棄佛、毘濕波浮佛、迦羅迦孫提佛、迦那迦牟尼佛、迦葉佛，及我釋迦文佛，未成佛時思惟觀察諸受，亦復如是。

### ( 四七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有異比丘獨一靜處禪思。如是觀察諸受。云何受？云何受集？云何受滅？云何受集道跡？云何受滅道跡？云何受味？云何受患？云何受離？

時，彼比丘從禪覺已，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獨一靜處禪思，觀察諸受。云何為受？云何受集？云何受滅？云何受集道跡？云何受滅道跡？云何受味？云何受患？云何受離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有三受——樂受、苦受、不苦不樂受。觸集是受集，觸滅是受滅。若於受愛樂、讚歎、染著、堅住，是名受集道跡。若於受不愛樂、讚歎、染著、堅住，是名受滅道跡。若受因緣生樂喜，是名受味，若受無常變易法，是名受患。若於受斷欲貪、越欲貪，是名受離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四七七 )

如異比丘問經，尊者阿難所問經亦如是。

### ( 四七八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云何為受？云何受集？云何受滅？云何受集道跡？云何受滅道跡？」

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善哉！世尊！唯願廣說，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」佛告比丘：「有三受——樂受、苦受、不苦不樂受。觸集是受集、觸滅是受滅。若於受愛樂、讚歎、染著、堅住，是名受集道跡；若於受不愛樂、讚歎、染著、堅住，是名受滅道跡。若受因緣生樂喜，是名受味；若受無常變易，是名受患；若於受斷欲貪、越欲貪，是名受離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四七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我於諸受不如實知，受集、受滅、受集道跡、受滅道跡、受味、受患、受離不如實知，我於諸天世間、魔、梵、沙門、婆羅門、天、人眾中，不得解脫、出離、脫諸顛倒，亦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以我於諸受、受集、受滅、受集道跡、受滅道跡、受味、受患、受離如實知故，於諸天世間、魔、梵、沙門、婆羅門、天、人眾中，為脫、為出、為脫諸顛倒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四八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沙門、婆羅門於諸受不如實知，受集、受滅、受集道跡、受滅道跡、受味、受患、受離不如實知者；非沙門、非婆羅門，不同沙門、不同婆羅門，非沙門義、非婆羅門義，現法自知作證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「若沙門、婆羅門於諸受如實知，受集、受滅、受集道跡、受滅道跡、受味、受患、受離如實知者，彼是沙門之沙門、婆羅門之婆羅門，同沙門、同婆羅門，沙門義、婆羅門義，現法自知作證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沙門、非沙門，如是沙門數、非沙門數亦如是。

### (四八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壹奢能伽羅國壹奢能伽羅林中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欲於此中半月坐禪。諸比丘！勿復遊行，唯除乞食及布薩，即便坐禪，不復遊行，唯除乞食及布薩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半月過已，敷坐具，於眾前坐，告諸比丘：「我以初成佛時所思惟禪法少許禪分，於今半月，思惟作是念：『諸有眾生，生受皆有因緣，非無因緣。云何因緣？欲是因緣、覺是因緣、觸是因緣。』」

「諸比丘！於欲不寂滅、覺不寂滅、觸不寂滅，彼因緣故，眾生生受，以不寂滅因緣故，眾生生受。彼欲寂滅、覺不寂滅、觸不寂滅，以彼因緣故，眾生生受，以不寂滅因緣故，眾生生受。彼欲寂滅、覺寂滅、觸不寂滅，以彼因緣故，眾生生受，以不寂滅因緣故，眾生生受。彼欲寂滅、覺寂滅、觸寂滅，以彼因緣故，眾生生受，以彼寂滅因緣故，眾生生受。邪見因緣故，眾生生受，邪見不寂滅因緣故，眾生生受。邪志、邪語、邪業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、邪解脫、邪智因緣故，眾生生受，邪智不寂滅因緣故，眾生生受。正見因緣故，眾生生受，正見寂滅因緣故，眾生生受。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、正解脫、正智因緣故，眾生生受，正智寂滅因緣故，眾生生受。若彼欲不得者得、不獲者獲、不證者證生，以彼因緣故，眾生生受，以彼寂滅因緣故，眾生生受。是名不寂滅因緣，眾生生受，寂滅因緣，眾生生受。」

「若沙門、婆羅門如是緣緣、緣緣集、緣緣滅、緣緣集道跡、緣緣滅道跡不如實知者，彼非沙門之沙門、非婆羅門之婆羅門，不同沙門之沙門、不同婆羅門之婆羅門，非沙門義、非婆羅門義，現法自知作證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「若沙門、婆羅門於此緣緣、緣緣集、緣緣滅、緣緣集道跡、緣緣滅道跡如實知者，當知是沙門之沙門、婆羅門之婆羅門，同沙門、同婆羅門，以沙門義、婆羅門義，現法自知作證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四八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夏安居時。

爾時，給孤獨長者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却坐一面，佛為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，說種種法。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從座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言：「唯願世尊與諸大眾受我三月請衣被、飲食、應病湯藥。」

爾時，世尊默然而許。

時，給孤獨長者知佛默然受請已，從座起去，還歸自家，過三月已，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佛告給孤獨長者：「善哉！長者！三月供養衣被、飲食、應



病湯藥。汝以莊嚴淨治上道，於未來世當獲安樂果報，然汝今莫得默然樂受此法，汝當精勤，時時學遠離喜樂，具足身作證。」

時，給孤獨長者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而去。
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於眾中坐，知給孤獨長者去已，白佛言：「奇哉！世尊！善為給孤獨長者說法，善勸勵給孤獨長者，言：『汝已三月具足供養如來大眾中，淨治上道，於未來世，當受樂報；汝莫默然樂著此福，汝當時時學遠離喜樂，具足身作證。』世尊！若使聖弟子學遠離喜樂，具足身作證，得遠離五法，修滿五法。云何遠離五法？謂斷欲所長養喜、斷欲所長養憂、斷欲所長養捨、斷不善所長養喜、斷不善所長養憂，是名五法遠離。云何修滿五法？謂隨喜、歡喜、猗息、樂、一心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如是，如是。若聖弟子修學遠離喜樂，具足身作證，遠離五法，修滿五法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四八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食念者、有無食念者、有無食無食念者；有食樂者、無食樂者、有無食無食樂者；有食捨者、有無食捨者、有無食無食捨者；有食解脫者、有無食解脫者、有無食無食解脫者。」

「云何食念？謂五欲因緣生念。云何無食念？謂比丘離欲、離惡不善法，有覺有觀，離生喜樂，初禪具足住，是名無食念。云何無食無食念？謂比丘有覺有觀息，內淨一心，無覺無觀，定生喜樂，第二禪具足住，是名無食無食念。」

「云何有食樂？謂五欲因緣生樂、生喜，是名有食樂。云何無食樂？謂息有覺有觀，內淨一心，無覺無觀，定生喜樂，是名無食樂。云何無食無食樂？謂比丘離喜貪，捨心住正念正知，安樂住彼聖說捨，是名無食無食樂。」

「云何有食捨？謂五欲因緣生捨，是名有食捨。云何無食捨？謂彼比丘離喜貪，捨心住正念正知，安樂住彼聖說捨，第三禪具足住，是名無食捨。云何無食無食捨？謂比丘離苦息樂，憂喜先已離，不苦不樂捨，淨念一心，第四禪具足住，是名無食無食捨。」

「云何有食解脫？謂色俱行。云何無食解脫？謂無色俱行。云何無食無食解脫？謂彼比丘貪欲不染、解脫，瞋恚、愚癡心不染、解脫，是名無食無食解脫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四八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尊者跋陀羅比丘及尊者阿難俱住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尊者阿難往詣尊者跋陀羅所，共相問訊慰勞已，於一面住。時，尊者阿難問尊者跋陀羅比丘言：「云何名為見第一？云何聞第一？云何樂第一？云何想第一？云何有第一？」

尊者跋陀羅語尊者阿難言：「有梵天自在造作、化如意，為世之父，若見彼梵天者，名曰見第一。」

「阿難！有眾生離生喜樂，處處潤澤，處處敷悅，舉身充滿，無不滿處。所謂離生喜樂，彼從三昧起，舉聲唱說，遍告大眾：『極寂靜者，離生喜樂，極樂者，離生喜樂。』諸有聞彼聲者，是名聞第一。」

「復次，阿難！有眾生於此身離喜之樂潤澤，處處潤澤，敷悅充滿，舉身充滿，無不滿處，所謂離喜之樂，是名樂第一。」

「云何想第一？阿難！有眾生度一切識入處無所有，無所有入處具足住，若起彼想者，是名想第一。」

「云何有第一？復次，阿難！有眾生度一切無所有入處，非想非非想入處具足住，若起彼有者，是名有第一。」

尊者阿難語尊者跋陀羅比丘言：「多有人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，汝亦同彼，有何差別？我作方便問汝，汝當諦聽，當為汝說。如其所觀，次第盡諸漏，是為見第一。如其所問，次第盡諸漏，是名聞第一。如所生樂，次第盡諸漏者，是名樂第一。如其所想，次第盡諸漏者，是名想第一。如實觀察，次第盡諸漏，是名有第一。」

時，二正士共論說已，從座起去。

#### ( 四八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瓶沙王詣尊者優陀夷所，稽首作禮，退坐一面。時，瓶沙王白尊者優陀夷言：「云何世尊所說諸受？」

優陀夷言：「大王！世尊說三受——樂受、苦受、不苦不樂受。」

瓶沙王白尊者優陀夷：「莫作是言：『世尊說三受——樂受、苦受、不苦不樂受。』正應有二受——樂受、苦受。若不苦不樂受，是則寂滅。」如是三說，優陀夷不能為王立三受，王亦不能立二受，俱共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

時，尊者優陀夷以先所說，廣白世尊：「我亦不能立三受，王亦不能立二受，今故共來具問世尊如是之義，定有幾受？」

佛告優陀夷：「我有時說一受，或時說二受，或說三、四、五、六、十八、三十六，乃至百八受，或時說無量受。

「云何我說一受？如說所有受，皆悉是苦，是名我說一受。云何說二受？說身受、心受，是名二受。云何三受？樂受、苦受、不苦不樂受。云何四受？謂欲界繫受、色界繫受、無色界繫受，及不繫受。云何說五受？謂樂根、喜根、苦根、憂根、捨根，是名說五受。云何說六受？謂眼觸生受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生受。云何說十八受？謂隨六喜行、隨六憂行、隨六捨行受，是名說十八受。云何三十六受，依六貪著喜、依六離貪著喜、依六貪著憂、依六離貪著憂、依六貪著捨、依六離貪著捨，是名說三十六受。云何說百八受？謂三十六受，過去三十六、未來三十六、現在三十六，是名說百八受。云何說無量受？如說此受彼受等，比如是無量名說，是名說無量受。

「優陀夷！我如是種種說受如實義，世間不解，故而共諍論，共相違反，終竟不得我法、律中真實之義以自止息。優陀夷！若於我此所說種種受義，如實解知者，不起諍論、共相違反，起、未起諍能以法、律止令休息。

「然，優陀夷！有二受，欲受、離欲受。云何欲受，五欲功德因緣生受，是名欲受。云何離欲受？謂比丘離欲、惡不善法，有覺有觀，離生喜樂，初禪具足住，是名離欲受。

「若有說言眾生依此初禪，唯是為樂非餘者，此則不然。所以者何？更有勝樂過於此故，何者是？謂比丘離有覺有觀，內淨，定生喜、樂，第二禪具足住，是名勝樂。如是，乃至非想非非想入處，轉轉勝說。

「若有說言：『唯有此處，乃至非想非非想極樂非餘。』亦復不然。所以者何？更有勝樂過於此故，何者是？謂比丘度一切非想非非想入處，想受滅，身作證具足住，是名勝樂過於彼者。

「若有異學出家作是說言：『沙門釋種子唯說想受滅，名為至樂。』此所不應。所以者何？應當語言：『此非世尊所說受樂數，世尊說受樂數者，如說。』

「優陀夷！有四種樂。何等為四？謂離欲樂、遠離樂、寂滅樂、菩提樂。」  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優陀夷及瓶沙王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四八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於一法，生正厭離、不樂、背捨，得盡諸漏，所謂一切眾生由食而存。復有二法，名及色。復有三法，謂三受。復有四法，謂四食。復有五法，謂五受陰。復有六法，謂六內外入處。復有七法，謂七識住。復有八法，謂世

八法。復有九法，謂九眾生居。復有十法，謂十業跡。於此十法，生厭、不樂、背捨，得盡諸漏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四八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於一法，生正厭離、不樂、背捨，究竟苦邊，解脫於苦，謂一切眾生由食而存。復有二法，名及色。復有三法，謂三受。復有四法，謂四食。復有五法，謂五受陰。復有六法，謂六內外入處。復有七法，謂七識住。復有八法，謂世八法。復有九法，謂九眾生居。復有十法，謂十業跡。於此十法，生正厭離、不樂、背捨，究竟苦邊，解脫於苦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四八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於一法，觀察無常、觀察變易、觀察離欲、觀察滅、觀察捨離，得盡諸漏，謂一切眾生由食而存。復有二法，名及色。復有三法，謂三受。復有四法，謂四食。復有五法，謂五受陰。復有六法，謂六內外入處。復有七法，謂七識住。復有八法，謂世八法。復有九法，謂九眾生居。復有十法，謂十業跡。於此十法，正觀無常、觀察變易、觀察離欲、觀察滅、觀察捨離，得盡諸漏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四八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於一法，觀察無常、觀察變易、觀察離欲、觀察滅、觀察捨離，究竟苦邊，解脫於苦，謂一切眾生由食存。復有二法，名及色。復有三法，謂三受。復有四法，謂四食。復有五法，謂五受陰。復有六法，謂六內外入處。復有七法，謂七識住。復有八法，謂世八法。復有九法，謂九眾生居。復有十法，謂十業跡。於此十業跡，觀察無常、觀察變易、觀察離欲、觀察滅、觀察捨離，究竟苦邊，解脫於苦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雜阿含經卷第十七

## ( 四五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緣界種種故生種種觸，緣種種觸生種種想，緣種種想生種種欲，緣種種欲生種種覺，緣種種覺生種種熱，緣種種熱生種種求。

「云何種種界？謂十八界，眼界，乃至法界。

「云何緣種種界生種種觸？云何？乃至緣種種熱生種種求？謂緣眼界生眼觸，非緣眼觸生眼界，但緣眼界生眼觸；非緣眼觸生眼想，非緣眼想生眼觸，但緣眼觸生眼想；緣眼想生眼欲，非緣眼欲生眼想，但緣眼想生眼欲；緣眼欲生眼覺，非緣眼覺生眼欲，但緣眼欲生眼覺；緣眼覺生眼熱，非緣眼熱生眼覺，但緣眼覺生眼熱；緣眼熱生眼求，非緣眼求生眼熱，但緣眼熱生眼求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緣生意觸，乃至緣意熱生意求，亦如是廣說。是名比丘緣種種界生種種觸，乃至緣種種熱生種種求，非緣種種求生種種熱，乃至非緣種種觸生種種界，但緣種種界生種種觸，乃至緣種種熱生種種求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內六入處，外六入處亦如是說。

## 雜阿含經卷第十八

###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# 弟子所說誦第四品

##### (四九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摩竭提國那羅聚落。
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亦在摩竭提國那羅聚落。

時，有外道出家名闍浮車，是舍利弗舊善知識，來詣舍利弗，問訊、共相慰勞已，退坐一面，問舍利弗言：「賢聖法、律中，有何難事？」

舍利弗告闍浮車：「唯出家難。」

「云何出家難？」

答言：「愛樂者難。」

「云何愛樂難？」

答言：「樂常修善法難。」

復問：「舍利弗！有道有向，修習多修習，常修善法增長耶？」

答言：「有。謂八正道。謂正見、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」

闍浮車言：「舍利弗！此則善道，此則善向，修習多修習，於諸善法常修習增長。舍利弗！出家常修習此道，不久疾得盡諸有漏。」

時，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如是比闍浮車所問序四十經。

闍浮車問舍利弗：「云何名善說法者？為世間正向。云何名為世間善逝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若說法調伏欲貪，調伏瞋恚，調伏愚癡，是名世間說法者。若向調伏欲貪，向調伏瞋恚，向調伏愚癡，是名正向。若貪欲已盡，無餘斷知，瞋恚、愚癡已盡，無餘斷知，是名善斷。」

復問：「舍利弗！有道有向，修習多修習，能起善斷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有。謂八正道——正見乃至正定。」

時，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闍浮車問舍利弗：「謂涅槃者，云何為涅槃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涅槃者，貪欲永盡，瞋恚永盡，愚癡永盡，一切諸煩惱永盡，是名涅槃。」

復問：「舍利弗！有道有向，修習多修習，得涅槃耶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有。謂八正道——正見乃至正定。」

時，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闍浮車問舍利弗：「何故於沙門瞿曇所出家修梵行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為斷貪欲故，斷瞋恚故，斷愚癡故，於沙門瞿曇所出家修梵行。」

復問：「舍利弗！有道有向，修習多修習，得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耶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有。謂八正道——正見乃至正定。」

時，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闍浮車問舍利弗：「謂有漏盡。云何名為有漏盡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有漏者，三有漏，謂欲有漏、有有漏、無明有漏。此三有漏，欲盡無餘，名有漏盡。」

復問：「舍利弗！有道有向，修習多修習，得漏盡耶？」

舍利弗答言：「有。謂八正道——正見乃至正定。」

時，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闍浮車問舍利弗：「所謂阿羅漢者，云何名阿羅漢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貪欲已斷無餘，瞋恚、愚癡已斷無餘，是名阿羅漢。」

復問：「舍利弗！有道有向，修習多修習，得阿羅漢耶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有。謂八正道——正見乃至正定。」

時，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闍浮車問舍利弗：「所謂阿羅漢者，云何名阿羅漢者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貪欲永盡無餘，瞋恚、愚癡永盡無餘，是名阿羅漢者。」

復問：「有道有向，修習多修習，得阿羅漢者耶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有。謂八正道——正見乃至正定。」

時，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闍浮車問舍利弗：「所謂無明者，云何為無明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所謂無明者，於前際無知，後際無知，前、後、中際無知；佛、法、僧寶無知，苦、集、滅、道無知；善、不善、無記無知，內無知、外無知，若於彼彼事無知闍障，是名無明。」

闍浮車語舍利弗：「此是大闍積聚。」復問：「舍利弗！有道有向，修習多修習，斷無明耶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有。謂八正道——正見乃至正定。」

時，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闍浮車復問尊者舍利弗：「所謂有漏，云何有漏？」如前說。

闍浮車問舍利弗：「所謂有，云何為有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有謂三有——欲有、色有、無色有。」

復問：「舍利弗！有道有向，修習多修習，斷此有耶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有。謂八正道——正見乃至正定。」

時，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闍浮車問舍利弗：「所謂有身，云何有身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有身者，五受陰。云何五受陰？謂色受陰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受陰。」

復問：「舍利弗！有道有向，斷此有身耶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有。謂八正道——正見乃至正定。」

時，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闍浮車問舍利弗：「所謂苦者。云何為苦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苦者，謂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恩愛別離苦、怨憎會苦、所求不得苦。略說五受陰苦，是名為苦。」

復問：「舍利弗！有道有向，斷此苦耶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有。謂八正道——正見乃至正定。」

時，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闍浮車問舍利弗：「所謂流者，云何為流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流者，謂欲流、有流、見流、無明流。」

復問：「舍利弗！有道有向，修習多修習，斷此流耶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有。謂八正道——正見乃至正定。」

時，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闍浮車問舍利弗：「所謂扼者。云何為扼？」扼如流說。

闍浮車問舍利弗：「所謂取者，云何為取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取者，四取，謂欲取、我取、見取、戒取。」

復問：「舍利弗！有道有向，修習多修習，斷此取耶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有。謂八正道——正見乃至正定。」

時，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闍浮車問舍利弗：「所謂縛者。云何為縛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縛者，四縛，謂貪欲縛、瞋恚縛、戒取縛、我見縛。」

復問：「舍利弗！有道有向，修習多修習，斷此縛耶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有。謂八正道。正見，乃至正定。」

時，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闍浮車問舍利弗：「所謂結者。云何為結？」



舍利弗言：「結者，九結，謂愛結、恚結、慢結、無明結、見結、他取結、疑結、嫉結、慳結。」

復問：「舍利弗！有道有向，修習多修習，斷此結耶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有。謂八正道——正見乃至正定。」

時，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闍浮車問舍利弗：「所謂使者。云何為使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使者，七使，謂貪欲使、瞋恚使、有愛使、慢使、無明使、見使、疑使。」

復問：「舍利弗！有道有向，修習多修習，斷此使耶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有。謂八正道——正見乃至正定。」

時，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闍浮車問舍利弗：「所謂欲者。云何為欲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欲者，謂眼所識色可愛、樂、念，染著色。耳聲、鼻香、舌味、身所識觸可愛、樂、念，染著觸。闍浮車！此功德非欲，但覺想思惟者。」是時，舍利弗即說偈言：

「非彼愛欲使，    世間種種色，  
唯有覺想者，    是則士夫欲。  
彼諸種種色，    常在於世間，  
調伏愛欲心，    是則點慧者。」

復問：「舍利弗！有道有向，修習多修習，斷此欲耶？」

舍利弗答言：「有。謂八正道——正見乃至正定。」

時，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闍浮車問舍利弗言：「所謂養者，云何為養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養者有五養，謂貪欲養、瞋恚養、睡眠養、掉悔養、疑養。」

復問：「舍利弗！有道有向，修習多修習，斷此五養耶？」

舍利弗答言：「有。謂八正道——正見乃至正定。」

時，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闍浮車問舍利弗：「謂穌息者。云何為穌息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穌息者，謂斷三結。」

復問：「舍利弗！有道有向，修習多修習，斷三結耶？」

舍利弗答言：「有。謂八正道——正見乃至正定。」

時，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闍浮車問舍利弗：「謂得穌息者。云何為得穌息者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得穌息者，謂三結已盡、已知。」

復問：「有道有向，斷此結耶？」

舍利弗答言：「有。謂八正道——正見乃至正定。」

時，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闍浮車問舍利弗：「謂得上穌息。云何為得上穌息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得上穌息者，謂貪欲永盡，瞋恚、愚癡永盡，是名得上穌息。」

復問：「舍利弗！有道有向，修習多修習，得上穌息耶？」

舍利弗答言：「有。謂八正道——正見乃至正定。」

時，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闍浮車問舍利弗：「謂得上穌息處。云何為得上穌息處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得上穌息處者，謂貪欲已斷、已知，永盡無餘，瞋恚、愚癡已斷、已知，永盡無餘，是為得上穌息處。」

復問：「舍利弗！有道有向，修習多修習，得上穌息處耶？」

舍利弗答言：「有。謂八正道——正見乃至正定。」

時，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闍浮車問舍利弗：「所謂清涼。云何為清涼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清涼者，五下分結盡，謂身見、戒取、疑、貪欲、瞋恚。」

復問：「有道有向，修習多修習，斷此五下分結，得清涼耶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有。謂八正道——正見乃至正定。」

時，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闍浮車問舍利弗：「謂得清涼。云何為得清涼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五下分已盡、已知，是名得清涼。」

復問：「舍利弗！有道有向，修習多修習，得清涼耶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有。謂八正道——正見乃至正定。」

時，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闍浮車問舍利弗：「所謂上清涼者。云何為上清涼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上清涼者，謂貪欲永盡無餘，瞋恚、愚癡永盡無餘，一切煩惱永盡無餘，是名上清涼。」

復問：「有道有向，得此上清涼耶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有。謂八正道——正見乃至正定。」

時，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闍浮車問舍利弗：「所謂得上清涼。云何名得上清涼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得上清涼者，謂貪欲永盡無餘，已斷、已知，瞋恚、愚癡永盡無餘，已斷、已知，是名得上清涼。」

復問：「舍利弗！有道有向，得此上清涼耶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有。謂八正道——正見乃至正定。」

時，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闍浮車問舍利弗：「所謂愛。云何為愛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有三愛，謂欲愛、色愛、無色愛。」

復問：「有道有向，斷此三愛耶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有。謂八正道——正見乃至正定。」

時，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闍浮車問舍利弗：「謂業跡。云何為業跡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業跡者，十不善業跡，謂殺生、偷盜、邪淫、妄語、兩舌、惡口、綺語、貪欲、瞋恚、邪見。」

復問：「舍利弗！有道有向，斷此十業跡耶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有。謂八正道——正見乃至正定。」

時，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闍浮車問舍利弗，「所謂穢者。云何為穢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穢者，謂三穢，貪欲穢、瞋恚穢、愚癡穢。」

復問：「舍利弗！有道有向，斷此三穢耶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有。謂八正道——正見乃至正定。」

時，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如穢，如是垢、膩、刺、戀、縛亦爾。

### (四九一)

如闍浮車所問經，沙門出家所問亦如是。

### (四九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亦在彼住。

時，尊者舍利弗語諸比丘：「若有比丘得無量三昧，身作證具足住，於有身滅涅槃心不樂著，顧念有身。譬如士夫膠著於手，以執樹枝，手即著樹，不能得離。所以者何？膠著手故。比丘！無量三摩提身作證，心不樂著有身滅涅槃，顧念有身，終不得離，不得現法隨順法教，乃至命終，亦無所得，還復來生此界，終不能得破於癡冥。譬如聚落傍有泥池，泥極深溺，久旱不雨，池水乾消，其地破裂。如是，比丘！不得見法隨順法教，乃至命終，亦無所得，來生當復還墮此界。」

「若有比丘得無量三昧，身作證具足住，於有身滅涅槃心生信樂，不念有身。譬如士夫以乾淨手執持樹枝，手不著樹。所以者何？以手淨故。如是，比丘！得無量三

昧，身作證具足住，於有識滅涅槃心生信樂，不念有身，現法隨順法教，乃至命終，不復來還生於此界。是故，比丘！當勤方便，破壞無明。譬如聚落傍有泥池，四方流水及數天雨，水常入池，其水盈溢，穢惡流出，其池清淨。如是皆得現法隨順法教，乃至命終，不復還生此界。是故，比丘！當勤方便，破壞無明。」

尊者舍利弗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其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四九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尊者舍利弗告諸比丘：「若阿練若比丘或於空地、林中、樹下，當作是學，內自觀察思惟：『心中自覺有欲想不？』若不覺者，當於境界，或於淨相，若愛欲起，違於遠離。譬如士夫用力乘船，逆流而上，身小疲怠，船則倒還，順流而下。如是，比丘！思惟淨想，還生愛欲，違於遠離；是比丘學時，修下方便，不得淳淨，是故還為愛欲所漂，不得法力，心不寂靜，不一其心，於彼淨相隨生愛欲，流注浚輪，違於遠離。當知是比丘不敢自記，於五欲功德離欲解脫。」

「若比丘或於空地、林中、樹下，作是思惟：『我內心中為離欲不？』是比丘當於境界，或取淨相，若覺其心於彼遠離，順趣浚注。譬如鳥翮，入火則卷，不可舒展。如是，比丘或取淨相，即順遠離，流注浚輪。比丘！當如是知，於方便行，心不懈怠，得法寂靜，寂止、息、樂，淳淨一心，謂我思惟已，於淨相順於遠離，隨順修道，則能堪任自記，於五欲功德離欲解脫。」

尊者舍利弗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其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四九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尊者舍利弗在耆闍崛山中。
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晨朝著衣持鉢，出耆闍崛山，入王舍城乞食，於路邊見一大枯樹，即於樹下敷坐具，[僉\*爻]身正坐，語諸比丘：「若有比丘修習禪思，得神通力，心得自在，欲令此枯樹成地，即時為地。所以者何？謂此枯樹中有地界。是故，比丘得神通力，心作地解，即成地不異。」

「若有比丘得神通力，自在如意，欲令此樹為水、火、風、金、銀等物，悉皆成就不異。所以者何？謂此枯樹有水界故。是故，比丘！禪思得神通力，自在如意，欲令枯樹成金，即時成金不異，及餘種種諸物，悉成不異。所以者何？以彼枯樹有種種界故。是故，比丘！禪思得神通力，自在如意，為種種物悉成不異，比丘當知，比丘禪思神通境界不可思議。是故，比丘！當勤禪思，學諸神通。」

舍利弗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其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四九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，尊者舍利弗在耆闍崛山中。
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告諸比丘：「其犯戒者，以破戒故，所依退滅，心不樂住；不樂住已，失喜、息、樂、寂靜三昧、如實知見、厭離、離欲、解脫已，永不能得無餘涅槃。如樹根壞，枝葉華果悉不成就，犯戒比丘亦復如是。功德退滅，心不樂住，不信樂已，失喜、息、樂、寂靜三昧、如實知見、厭離、離欲、解脫，失解脫已，永不能得無餘涅槃。」

「持戒比丘根本具足，所依具足，心得信樂；得信樂已，心得歡喜、息、樂、寂靜三昧、如實知見、厭離、離欲、解脫；得解脫已，悉能疾得無餘涅槃。譬如樹根不壞，枝葉華果悉得成就，持戒比丘亦復如是。根本具足，所依成就，心得信樂，得信樂已，歡喜、息、樂、寂靜三昧、如實知見、厭離、離欲、解脫，疾得無餘涅槃。」

尊者舍利弗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其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四九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舍利弗告諸比丘：「若諸比丘諍起相言，有犯罪比丘、舉罪比丘。彼若不依正思惟自省察者，當知彼比丘長夜強梁，諍訟轉增，共相違反，結恨彌深，於所起之罪，不能以正法、律止令休息。若比丘有此已起諍訟，若犯罪比丘、若舉罪比丘！俱依正思惟自省察剋責，當知彼比丘不長夜強梁，共相違反，結恨轉增，於所起之罪，能以法、律止令休息。」

「云何比丘正思惟自省察？比丘應如是思惟：『我不是、不類、不應作罪，令彼見我；若我不為此罪，彼則不見，以彼見我罪，不喜嫌責，故舉之耳。餘比丘聞者，亦當嫌責，是故長夜諍訟，強梁轉增，諍訟相言，於所起之罪，不能以正法、律止令休息，我今自知，如己輸稅。』是名比丘於所起罪能自觀察。」

「云何舉罪比丘能自省察？舉罪比丘應如是念：『彼長老比丘作不類罪，令我見之，若彼不作此不類罪者，我則不見。我見其罪，不喜故舉，餘比丘見，亦當不喜故舉之，長夜諍訟，轉增不息，不能以正法、律止所起罪，令其休息。我從今日，當自去之，如己輸稅。』如是舉罪比丘善能依正思惟，內自觀察。」

「是故，諸比丘有罪及舉罪者，當依正思惟，而自觀察，不令長夜強梁增長。諸比丘！得不諍訟，所起之諍，能以法、律止令休息。」

尊者舍利弗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已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四九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舉罪比丘欲舉他罪者，令心安住，幾法得舉他罪？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若比丘令心安住，五法得舉他罪。云何為五？實非不實、時不非時、義饒益非非義饒益、柔軟不麤澁、慈心不瞋恚。舍利弗！舉罪比丘具此五法，得舉他罪。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被舉比丘復以幾法自安其心？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被舉比丘當以五法令安其心。念言：『彼何處得，為實莫令不實，令時莫令非時，令是義饒益莫令非義饒益，柔軟莫令麤澁，慈心莫令瞋恚。』舍利弗！被舉比丘當具此五法，自安其心。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見舉他罪者，不實非實、非時非是時、非義饒益非為義饒益、麤澁不柔軟、瞋恚非慈心。世尊！於不實舉他罪比丘，當以幾法饒益令其改悔？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不實舉罪比丘當以五法饒益令其改悔，當語之言：『長老！汝今舉罪，不實非是實，當改悔；不時非是時、非義饒益非是義饒益、麤澁非柔軟、瞋恚非慈心，汝當改悔。』舍利弗！不實舉他罪比丘當以此五法饒益令其改悔，亦令當來世比丘不為不實舉他罪。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被不實舉罪比丘復以幾法令不變悔？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被不實舉罪比丘當以五法不自變悔。彼應作是念：『彼比丘不實舉罪非是實、非時非是時、非義饒益非是義饒益、麤澁非柔軟、瞋恚非慈心，我真不變悔。』被不實舉罪比丘當以此五法自安其心，不自變悔。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有比丘舉罪實非不實、時不非時、義饒益不非義饒益、柔軟非麤澁、慈心非瞋恚，實舉罪比丘當以幾法饒益令不改變？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實舉罪比丘當以五法饒益令不變悔，當作是言：『長老！汝實舉罪非不實、時不非時、義饒益不非義、柔軟非麤澁、慈心非瞋恚。』舍利弗！實舉罪比丘當以此五法義饒益令不變悔，亦令來世實舉罪比丘而不變悔。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被實舉罪比丘當以幾法饒益令不變悔？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被舉罪比丘當以五法饒益令不變悔，當作是言：『彼比丘實舉罪非不實，汝莫變悔；時不非時、義饒益不非義饒益、柔軟非麤澁、慈心非瞋恚，汝莫變悔。』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見被實舉罪比丘有瞋恚者。世尊！被實舉罪瞋恚比丘當以幾法令於瞋恨而自開覺？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被實舉罪瞋恚比丘當以五法令自開覺，當語彼言：『長老！彼比丘實舉汝罪，非不實，汝莫瞋恨……』乃至『慈心非瞋恚，汝莫瞋恨。』舍利弗！被實舉罪瞋恚比丘當以此五法，令於恚恨而得開覺。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有實、不實舉我罪者，於彼二人，我當自安其心。若彼實者，我當自知，若不實者，當自開解言：『此則不實，我今自知無此法也。』世尊！我當如是，如世尊所說解材譬經說，教諸沙門：『若有賊來，執汝以鋸解身，汝等於賊起惡念惡言者，自生障礙。是故，比丘！若以鋸解汝身，汝當於彼勿起惡心變易及起惡言，自作障礙。於彼人所，當生慈心，無怨無恨，於四方境界慈心正受具足住，應當學。』是故，世尊！我當如是，如世尊所說，解身之苦，當自安忍，況復小苦、小謗而不安忍？沙門利、沙門欲，欲斷不善法，欲修善法；於此不善法當斷，善法當修，精勤方便，善自防護，繫念思惟，不放逸行，應當學。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若舉他比丘罪，實非不實、時非不時、義饒益非非義饒益、柔軟非麤澁、慈心不瞋恚，然彼被舉比丘有懷瞋恚者。」

佛問舍利弗：「何等像類比丘聞舉其罪而生瞋恚？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彼比丘諂曲幻偽、欺誑不信、無慚無愧、懈怠失念、不定惡慧、慢緩、違於遠離、不敬戒律、不顧沙門、不勤修學、不自省察、為命出家、不求涅槃。如是等人，聞我舉罪，則生瞋恚。」

佛問舍利弗：「何等像類比丘聞汝舉罪而不瞋恨？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有比丘不諂曲、不幻偽、不欺誑、有信、慚愧、精勤正念、正定智慧、不慢緩、不捨遠離、深敬戒律、顧沙門行、尊崇涅槃、為法出家、不為性命。如是比丘聞我舉罪，歡喜頂受，如飲甘露。譬如剎利、婆羅門女，沐浴清淨，得好妙華，愛樂頂戴，以冠其首。如是，比丘不諂曲、不幻偽、不欺誑、正信、慚愧、精勤正念、正定智慧、不慢緩、心存遠離、深敬戒律、顧沙門行、勤修自省、為法出家、志求涅槃。如是比丘聞我舉罪，歡喜頂受，如飲甘露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若彼比丘諂曲幻偽、欺誑、不信、無慚無愧、懈怠失念、不定惡慧、慢緩、違於遠離、不敬戒律、不顧沙門行、不求涅槃、為命出家。如是比丘不應教授，與共言語。所以者何？此等比丘破梵行故。若彼比丘不諂曲、不幻偽、不欺誑、信心、慚愧、精勤正念、正定智慧、不慢緩、心存遠離、深敬戒律、顧沙門行、志崇涅槃、為法出家。如是比丘應當教授。所以者何？如是比丘能修梵行，能自建立故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舍利弗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四九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那羅健陀賣衣者菴羅園。

爾時，舍利弗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深信世尊，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，諸沙門、婆羅門所有智慧，無有與世尊菩提等者，況復過上？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舍利弗，善哉所說，第一之說，能於眾中作師子吼，自言深信世尊，言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，沙門、婆羅門所有智慧，無有與佛菩提等者，況復過上？」佛問舍利弗：「汝能審知過去三藐三佛陀所有增上戒？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不知。」

世尊復問：「舍利弗！知如是法、如是慧、如是明、如是解脫、如是住不？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不知。世尊！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汝復知未來三藐三佛陀所有增上戒。如是法、如是慧、如是明、如是解脫、如是住不？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不知。世尊！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汝復能知今現在佛所有增上戒。如是法、如是慧、如是明、如是解脫、如是住不？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不知。世尊！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汝若不知過去、未來、今現在諸佛世尊心中所有諸法。云何如是讚歎？於大眾中作師子吼，說言：『我深信世尊，過去、當來諸沙門、婆羅門所有智慧，無有與世尊菩提等者，況復過上』？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不能知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諸佛世尊心之分齊，然我能知諸佛世尊法之分齊。我聞世尊說法，轉轉深、轉轉勝、轉轉上、轉轉妙，我聞世尊說法，知一法即斷一法，知一法即證一法，知一法即修習一法，究竟於法，於大師所得淨信，心得淨。

「世尊是等正覺。世尊！譬如國王有邊城，城周匝方直，牢固堅密，唯有一門，無第二門，立守門者，人民入出皆從此門，若入若出，其守門者，雖復不知人數多少，要知人民唯從此門，更無他處。如是，我知過去諸佛、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悉斷五蓋惱心，令慧力贏、墮障礙品、不向涅槃者，住四念處，修七覺分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彼當來世諸佛世尊亦斷五蓋惱心，令慧力贏、墮障礙品、不向涅槃者，住四念處，修七覺分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今現在諸佛世尊、如來、應、等正覺亦斷五蓋惱心，令慧力贏、墮障礙品、不向涅槃者，住四念處，修七覺分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

佛告舍利弗：「如是，如是。舍利弗！過去、未來、今現在佛悉斷五蓋惱心，慧力羸、墮障礙品、不向涅槃者，住四念處，修七覺分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尊者舍利弗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四九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在耆闍崛山中。

時，有月子比丘！是提婆達多弟子，詣尊者舍利弗，共相問訊慰勞已，退住一面。退住一面已，尊者舍利弗問月子比丘言：「提婆達多比丘為諸比丘說法不？」

月子比丘答言：「說法。」

尊者舍利弗問月子比丘言：「提婆達多云何說法？」

月子比丘語尊者舍利弗言：「彼提婆達多如是說法言：『比丘心法修心，是比丘能自記說：『我已離欲，解脫五欲功德。』』」

舍利弗語月子比丘言：「汝提婆達多何以不說法言：『比丘心法善修心，離欲心，離瞋恚心，離愚癡心，得無貪法、無恚法、無癡法，不轉還欲有、色有、無色有法，彼比丘能自記說言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耶？』」

月子比丘言：「彼不能也。尊者舍利弗！」
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語月子比丘言：「若有比丘心法善修心者，能離貪欲心、瞋恚、愚癡心，得無貪法、無恚、無癡法，是比丘能自記說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「譬如村邑，近有大石山，不斷、不壞、不穿、厚密，正使東方風來，不能令動，亦復不能過至西方。如是南、西、北方、四維風來，不能傾動，亦不能過。如是，比丘心法善修心者，離貪欲心，離瞋恚心，離愚癡心，得無貪法、無恚法、無癡法，是比丘能自記說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「譬如因陀銅鐵及銅柱深入地中，築令堅密，四方風吹不能傾動。如是，比丘心法善修心已，離貪欲心，離瞋恚心，離愚癡心，得無貪法、無恚法、無癡法，是比丘能自記說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「譬如石柱長十六肘，八肘入地，四方風吹不能傾動。如是，比丘心法善修心已，悉離貪欲心，離瞋恚心，離愚癡心，得無貪法、無恚法、無癡法，能自記說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「譬如火燒未燒者，燒已不復更燒。如是，比丘心法修心已，離貪欲心，離瞋恚心，離愚癡心，得無貪法、無恚法、無癡法，能自記說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舍利弗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其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五〇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，尊者舍利弗亦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晨朝著衣持鉢，入王舍城乞食，乞食已，於一樹下食。

時，有淨口外道出家尼從王舍城出，少有所營，見尊者舍利弗坐一樹下食，見已，問言：「沙門食耶？」

尊者舍利弗答言：「食。」

復問：「云何？沙門下口食耶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姊妹！」

復問：「仰口食耶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姊妹！」

復問：「云何？方口食耶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姊妹！」

復問：「四維口食耶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姊妹！」

復問：「我問沙門食耶？」答我言：「食。」我問仰口耶？答我言：「不。」「下口食耶？」答我言：「不。」「方口食耶？」答我言：「不。」四維口食耶？答我言：「不。」如此所說，有何等義？

尊者舍利弗言：「姊妹！諸所有沙門、婆羅門明於事者、明於橫法、邪命求食者、如是沙門、婆羅門下口食也。若諸沙門、婆羅門仰觀星曆，邪命求食者，如是沙門、婆羅門則為仰口食也。若諸沙門、婆羅門為他使命，邪命求食者。如是沙門、婆羅門則為方口食也。若有沙門、婆羅門為諸醫方種種治病，邪命求食者，如是沙門、婆羅門則為四維口食也。姊妹！我不墮此四種邪命而求食也。然我，姊妹！但以法求食而自活也，是故我說不為四種食也。」

時，淨口外道出家尼聞尊者舍利弗所說，歡喜隨喜而去。

時，淨口外道出家尼於王舍城里巷四衢處讚歎言：「沙門釋子淨命自活，極淨命自活；諸有欲為施者，應施沙門釋種子；若欲為福者，應於沙門釋子所作福。」

時，有諸外道出家聞淨口外道出家尼讚歎沙門釋子聲，以嫉妬心，害彼淨口外道出家尼，命終之後生兜率天，以於尊者舍利弗所生信心故也。

### ( 五〇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大目犍連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。

爾時，尊者大目犍連告諸比丘：「一時，世尊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我於此耆闍崛山中住，我獨一靜處，作如是念：『云何為聖默然？』復作是念：『若有比丘息有覺有觀，內淨一心，無覺無觀三昧生喜樂，第二禪具足住，是名聖默然。』復作是念：『我今亦當聖默然，息有覺有觀，內淨一心，無覺無觀三昧生喜樂，具足住多住；多住已，復有覺有觀心起。』爾時，世尊知我心念，於竹園精舍沒，於耆闍崛山中現於我前，語我言：『目犍連！汝當聖默然，莫生放逸。』我聞世尊說已，即復離有覺有觀，內淨一心，無覺無觀三昧生喜樂，第二禪具足住。如是再三，佛亦再三教我：『汝當聖默然，莫放逸。』我即復息有覺有觀，內淨一心，無覺無觀三昧生喜樂，第三禪具足住。

「若正說佛子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，得佛法分者，則我身是也。所以者何？我是佛子，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，得佛法分，以少方便，得禪、解脫、三昧、正受。譬如轉輪聖王長太子，雖未灌頂，已得王法，不勤方便，能得五欲功德。我亦如是，為佛之子，不勤方便，得禪、解脫、三昧、正受，於一日中，世尊以神通力三至我所，三教授我，以大人處所建立於我。」

尊者大目犍連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其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五〇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大目犍連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。

爾時，尊者大目犍連告諸比丘：「一時，世尊住王舍城，我住耆闍崛山中。我獨一靜處，作如是念：『云何名為聖住？』復作是念：『若有比丘不念一切相，無相心正受，身作證具足住，是名聖住。』我作是念：『我當於此聖住，不念一切相、無相心正受。身作證具足住多住，多住已，取相心生。』爾時，世尊知我心念，如力士屈申臂頃，以神通力，於竹園精舍沒，於耆闍崛山中現於我前，語我言：『目犍連！汝當住於聖住，莫生放逸。』我聞世尊教已，即離一切相，無相心正受，身作證具足住。如是至三，世尊亦三來教我：『汝當住於聖住，莫生放逸。』我聞教已，離一切相，無相心正受，身作證具足住。

「諸大德！若正說佛子者，則我身是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，得佛法分。所以者何？我是佛子，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，得佛法分，以少方便，得禪、解脫、三昧、正受。譬如轉輪聖王太子，雖未灌頂，已得王法，不勤方便，能得五欲功德。我亦如是。為佛之子，不勤方便，得禪、解脫、三昧、正受，於一日中，世尊以神通力三至我所，三教授我，以大人處建立於我。」

尊者大目犍連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其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五〇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、尊者大目犍連、尊者阿難在王舍城迦蘭陀竹園，於一房共住。

時，尊者舍利弗於後夜時告尊者目犍連：「奇哉！尊者目犍連！汝於今夜住寂滅正受。」

尊者目犍連聞尊者舍利弗語尊者目犍連言：「我都不聞汝喘息之聲。」

尊者目犍連言：「此非寂滅正受，僮正受住耳。尊者舍利弗！我於今夜與世尊共語。」

尊者舍利弗言：「目犍連！世尊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去此極遠。云何共語？汝今在竹園，云何共語？汝以神通力至世尊所？為是世尊神通力來至汝所？」

尊者目犍連語尊者舍利弗：「我不以神通力詣世尊所，世尊不以神通力來至我所，然我於舍衛國王舍城中聞，世尊及我俱得天眼、天耳故。我能問世尊：『所謂慳懃精進。云何名為慳懃精進？』世尊答我言：『目犍連！若此比丘晝則經行、若坐，以不障礙法自淨其心。初夜若坐、經行，以不障礙法自淨其心。於中夜時，出房外洗足，還入房，右脇而臥，足足相累，係念明相，正念正知，作起思惟。於後夜時，徐覺徐起，若坐亦經行，以不障礙法自淨其心，目犍連！是名比丘慳懃精進。』」

尊者舍利弗語尊者目犍連言：「汝大目犍連真為大神通力、大功德力，安坐而坐，我亦大力，得與汝俱。目犍連！譬如大山，有人持一小石，投之，大山色味悉同，我亦如是，得與尊者大力大德，同座而坐。譬如世間鮮淨好物，人皆頂戴。如是，尊者目犍連大德大力，諸梵行者皆應頂戴。諸有得遇尊者目犍連交遊往來，恭敬供養者，大得善利，今亦得與尊者大目犍連交遊往來，亦得善利。」

時，尊者大目犍連語尊者舍利弗：「我今得與大智大德尊者舍利弗同座而坐，如以小石投之大山，得同其色，我亦如是，得與尊者大智舍利弗同座而坐，為第二伴。」

時，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### 雜阿含經卷第十八

## 雜阿含經卷第十九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 五〇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大目犍連在耆闍崛山。

時，釋提桓因有上妙堂觀，於夜來詣尊者大目犍連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時，釋提桓因光明普照耆闍崛山，周匝大明。爾時，釋提桓因坐已，即說偈言：

「能伏於慳垢，    大德隨時施，  
是名施中賢，    來世見殊勝。」

時，大目犍連問帝釋言：「憍尸迦！云何為調伏慳垢，見於殊勝，而汝說言：

「『能調伏慳垢，    大德隨時施，  
是則施中賢，    來世見殊勝。』？」

時，天帝釋答言：「尊者大目犍連！勝婆羅門大姓、勝刹利大姓、勝長者大姓、勝四王天、勝三十三天，稽首敬禮故。尊者大目犍連！我為勝婆羅門大姓、勝刹利大姓、勝長者大姓、勝四王天、勝三十三天恭敬作禮，見斯果報，故說此偈。

「復次，尊者大目犍連！乃至日所周行，照於諸方，至千世界、千月千日、千須彌山王、千弗婆提舍、千鬱多羅提舍、千瞿陀尼迦、千閻浮提、千四天王、千三十三天、炎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樂天、他化自在天、千梵天，名為小千世界。此小千世界中無有堂觀與毘闍延堂觀等者，毘闍延有百一樓觀，觀有七重，重有七房，房有七天后，后各七侍女。尊者大目犍連！於小千世界無有如是堂觀端嚴如毘闍延者，我見是調伏慳故，有此妙果，故說斯偈。」

大目犍連語帝釋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憍尸迦！汝能見此勝妙果報，而說斯偈。」

時，天帝釋聞尊者大目犍連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忽然不現。

### ( 五〇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。時，尊者大目犍連在耆闍崛山中。

爾時，尊者大目犍連獨一靜處禪思，作是念：「昔有時，釋提桓因於界隔山石窟中，問世尊愛盡解脫之義，世尊為說，聞已隨喜，似欲更有所問義，我今當往問其喜意。」作是念已，如力士屈申臂頃，於耆闍崛山沒，至三十三天，去一分陀利池不遠而住。

時，天帝釋與五百婁女遊戲浴池，有諸天女，音聲美妙。爾時，帝釋遙見尊者大目犍連，語諸天女言：「莫歌。莫歌。」時，諸天女即便默然，天帝釋即詣尊者大目犍連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

尊者大目犍連問帝釋言：「汝先於界隔山中問世尊愛盡解脫義，聞已隨喜，汝意云何？為聞說隨喜？為更欲有所問，故隨喜耶？」

天帝釋語尊者大目犍連：「我三十三天多著放逸樂，或憶先事，或時不憶。世尊今在王舍城迦蘭陀竹園，尊者欲知我先界隔山中所問事者，今可往問世尊，如世尊說，汝當受持。然我此處有好堂觀，新成未久，可入觀看。」

時，尊者大目犍連默然受請，即與天帝釋共入堂觀。彼諸天女遙見帝釋來，皆作天樂，或歌或舞。諸天女輩著身瓔珞莊嚴之具，出妙音聲，合於五樂，如善作樂，音聲不異。諸天女輩既見尊者大目犍連，悉皆慚愧，入室藏隱。

時，天帝釋語尊者大目犍連：「觀此堂觀地好平正，其壁、柱、梁、重閣、牕牖、羅網、簾障，悉皆嚴好。」

尊者大目犍連語帝釋言：「憍尸迦！先修善法福德因緣，成此妙果。」

如是，帝釋三自稱歎，問尊者大目犍連，尊者大目犍連亦再三答。

時，尊者大目犍連作是念：「今此帝釋極自放逸，著界神住，歎此堂觀，我當令彼心生厭離。」即入三昧，以神通力，以一足指撒其堂觀，悉令震動。時，尊者大目犍連即沒不現。

諸天女眾見此堂觀震掉動搖，顛沛恐怖，東西馳走，白帝釋言：「此是憍尸迦大師，有此大功德力耶？」

時，天帝釋語諸天女：「此非我師，是大師弟子大目犍連，梵行清淨，大德大力者。」

諸天女言：「善哉！憍尸迦！乃有如此梵行大德大力同學，大師德力當復如何？」

## (五〇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三十三天驄色虛軟石上，去波梨耶多羅、拘毘陀羅香樹不遠夏安居，為母及三十三天說法。爾時，尊者大目犍連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安居。

時，諸四眾詣尊者大目犍連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尊者大目犍連：「知世尊夏安居處不？」

尊者大目犍連答言：「我聞世尊在三十三天驄色虛軟石上，去波梨耶多羅、拘毘陀羅香樹不遠夏安居，為母及三十三天說法。」

時，諸四眾聞尊者大目犍連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各從座起，作禮而去。

時，諸四眾過三月安居已，復詣尊者大目犍連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時，尊者大目犍連為諸四眾種種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默然而住。

時，諸四眾從座而起，稽首作禮，白尊者大目犍連：「尊者大目犍連！當知我等不見世尊已久，眾甚虛渴欲見世尊。尊者大目犍連！若不憚勞者，願為我等往詣三十三天，普為我等問訊世尊：『少病少惱，起居輕利，安樂住不？』」又白世尊：『閻浮提四眾願見世尊，而無神力昇三十三天禮敬世尊，三十三天自有神力來下人中，唯願世尊還閻浮提，以哀愍故。』」時，尊者大目犍連默然而許。

時，諸四眾知尊者大目犍連默然許已，各從座起，作禮而去。

爾時，尊者大目犍連知四眾去已，即入三昧，如其正受，如大力士屈伸臂頃，從舍衛國沒，於三十三天驄色虛軟石上，去波梨耶多羅、拘毘陀羅香樹不遠而現。爾時，世尊與三十三天眾無量眷屬圍繞說法。

時，尊者大目犍連遙見世尊，踊躍歡喜，作是念：「今日世尊，諸天大眾圍繞說法，與閻浮提眾會不異。」

爾時，世尊知尊者大目犍連心之所念，語尊者大目犍連言：「大目犍連！非為自力，我欲為諸天說法，彼即來集，欲令其去，彼即還去，彼隨心來，隨心去也。」

爾時，尊者大目犍連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世尊言：「種種諸天大眾雲集，彼天眾中，有曾從佛世尊聞所說法，得不壞淨，身壞命終，來生於此？」

佛告尊者大目犍連：「如是，如是。此中種種諸天來雲集者，有從宿命聞法，得佛不壞淨，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，身壞命終，來生於此。」

時，天帝釋見世尊與尊者大目犍連歎說，諸天眾共語已，語尊者大目犍連：「如是，如是。尊者大目犍連！此中種種眾會皆是宿命，曾聞正法，得於佛不壞淨，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，身壞命終，來生於此。」

時，有異比丘見世尊與尊者大目犍連及天帝釋語言善相述可已，語尊者大目犍連：「如是，如是。尊者大目犍連！是中種種諸天來會此者，皆是宿命曾聞正法，得於佛不壞淨，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，身壞命終，而來生此。」

時，有一天子從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合掌白佛：「世尊！我亦成就於佛不壞淨，故來生此。」

復有天子言：「我得法不壞淨。」

有言得僧不壞淨，有言聖戒成就，故來生此。如是諸天無量千數，於世尊前各自記說得須陀洹法，悉於佛前即沒不現。

時，尊者大目犍連知諸天眾去，不久從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閻浮提四眾稽首敬禮世尊足，問訊世尊：『少病少惱，起居輕利，安樂住不？』四眾思慕，願見世尊。又白世尊：『我等人間無有神力昇三十三天禮觀世尊，然彼諸天有大德力悉能來下至閻浮提，唯願世尊還閻浮提，愍四眾故。』」

佛告目犍連：「汝可還彼，語閻浮提人：『却後七日，世尊當從三十三天還閻浮提僧迦舍城，於外門外優曇鉢樹下。』」

尊者大目犍連受世尊教，即入三昧。譬如力士屈伸臂頃，從三十三天沒，至閻浮提，告諸四眾：「諸人當知，世尊却後七日，從三十三天還閻浮提僧迦舍城，於外門外優曇鉢樹下。」

如期七日，世尊從三十三天下閻浮提僧迦舍城優曇鉢樹下，天龍鬼神，乃至梵天，悉從來下，即於此時，名此會名天下處。

### (五〇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，有四十天子來詣尊者大目犍連所，稽首作禮，退坐一面。

時，尊者大目犍連語諸天子言：「善哉！諸天子！於佛不壞淨成就，法、僧不壞淨成就。」

時，四十天子從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合掌白尊者大目犍連：「我得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，故生天上。」有一天言：「得於佛不壞淨。有言得法不壞淨，有言得僧不壞淨，有言聖戒成就，身壞命終，得生天上。」

時，四十天子於尊者大目犍連前，各自記說得須陀洹果，即沒不現。如四十天子。如是四百、八百、十千天子亦如是說。

### (五〇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，尊者大目犍連與尊者勒叉那比丘共在耆闍崛山中。

尊者勒叉那晨朝詣尊者大目犍連所，語尊者大目犍連：「共出耆闍崛山，入王舍城乞食。」時，尊者大目犍連默然而許，即共出耆闍崛山，入王舍城乞食。行至一處，尊者大目犍連心有所念，欣然微笑。

尊者勒叉那見微笑已，即問尊者大目犍連言：「若佛及佛弟子欣然微笑，非無因緣，尊者今日何因何緣而發微笑？」

尊者大目犍連言：「所問非時，且入王舍城乞食，還於世尊前，當問是事，是應時問，當為汝說。」

時，尊者大目犍連與尊者勒叉那入王舍城乞食而還，洗足，舉衣鉢，俱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尊者勒叉那問尊者大目犍連：「我今晨朝與汝共出耆闍崛山乞食，汝於一處欣然微笑，我即問汝微笑因緣，汝答我言所問非時，今復問汝何因何緣欣然微笑？」

尊者大目犍連語尊者勒叉那：「我路中見一眾生，身如樓閣，啼哭號呼，憂悲苦痛，乘虛而行。我見是已，作是思惟：『如是眾生受如此身，而有如是憂悲大苦。』」



故發微笑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我聲聞中，住實眼、實智、實義、實法，決定通達，見是眾生，我亦見此眾生，而不說者，恐人不信。所以者何？如來所說，有不信者，是愚癡人長夜受苦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，彼大身眾生在此王舍城，為屠牛兒，以屠牛因緣故，於百千歲墮地獄中，從地獄出，有屠牛餘罪，得如是身，常受如是憂悲惱苦。如是，諸比丘！如尊者大目犍連所見不異，汝等受持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五〇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大目犍連與尊者勒叉那在耆闍崛山。

尊者勒叉那於晨朝時詣尊者大目犍連所，語尊者大目犍連：「共出耆闍崛山，入王舍城乞食。」尊者大目犍連默然而許，即共出耆闍崛山，入王舍城乞食。

行至一處，尊者大目犍連心有所念，欣然微笑。尊者勒叉那見尊者大目犍連微笑，即問言：「尊者！若佛及佛聲聞弟子欣然微笑，非無因緣，尊者今日何因何緣而發微笑？」

尊者大目犍連言：「所問非時，且乞食，還於世尊前，當問是事，是應時問。」

尊者大目犍連與尊者勒叉那共入城乞食，食已還，洗足，舉衣鉢，俱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尊者勒叉那問尊者大目犍連：「我今晨朝與汝共入王舍城乞食，汝於一處欣然微笑，我即問汝何因緣笑，汝答我言所問非時，我今問汝何因何緣欣然微笑？」

尊者大目犍連語尊者勒叉那：「我於路中見一眾生，筋骨相連，舉身不淨，臭穢可厭，烏、鷄、鵬、鷲、野干、餓狗隨而攫食，或從脇肋探其內藏而取食之，極大苦痛，啼哭號呼。我見是已，心即念言：『如是眾生得如是身，而受如是不饒益苦。』」

」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善哉！比丘！我聲聞中住實眼、實智、實義、實法，決定通達，見如是眾生。我亦見是眾生，而不說者，恐不信故。所以者何？如來所說，有不信者，是愚癡人長夜當受不饒益苦。諸比丘！是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王舍城為屠牛弟子，緣屠牛罪故，已百千歲墮地獄中受無量苦，彼屠牛惡行餘罪緣故，今得此身，續受如是不饒益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犍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汝等受持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五一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尊者大目犍連與尊者勒叉那在耆闍崛山中。

尊者勒叉那於晨朝時詣尊者大目犍連所，語尊者大目犍連：「共出耆闍崛山，入王舍城乞食。」尊者大目犍連默然而許，即共出耆闍崛山，入王舍城乞食。

行至一處，尊者大目犍連心有所念，欣然微笑。尊者勒叉那見尊者大目犍連微笑，即問言：「尊者！若佛及佛聲聞弟子欣然微笑，非無因緣，尊者今日何因何緣而發微笑？」

尊者大目犍連言：「所問非時，且乞食，還於世尊前，當問是事，是應時問。」

尊者大目犍連與尊者勒叉那共入城乞食已，還洗足，舉衣鉢，俱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尊者勒叉那問尊者大目犍連：「我今晨朝共入王舍城乞食，汝於一處欣然微笑，我即問汝微笑因緣，汝答我言所問非時，我今問汝何因何緣欣然微笑？」

尊者大目犍連語勒叉那：「我於路中見一大身眾生，舉身無皮，純一肉段，乘空而行，烏、鷄、鵬、鷲、野干、餓狗隨而攫食，或從脇肋探其內藏而取食之，苦痛切迫，啼哭號呼。我即思惟：『如是眾生得如是身，乃受如是不饒益苦。』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善哉！比丘！我聲聞中，住實眼、實智、實義、實法，決定通達，見是眾生，我亦見是眾生，而不說者，恐不信故。所以者何？如來所說，有不信者，是愚癡人長夜當受不饒益苦。諸比丘！是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王舍城為屠羊者，緣斯罪故，已百千歲墮地獄中受無量苦，今得此身，餘罪緣故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犍連所見，真實無異，汝等受持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五一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，乃至尊者大目犍連於路中見一大身眾生，舉體無皮，形如脯腊，乘虛而行。乃至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王舍城為屠羊弟子，屠羊罪故，已百千歲墮地獄中受無量苦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罪。諸比丘！如大目犍連所見，真實無異，當受持之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五一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，乃至路中見一大身眾生，舉體無皮，形如肉段，乘虛而行。乃至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王舍城自墮其胎，緣斯罪故，墮地獄中已百千歲，受無量苦，以餘罪故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犍連所見，真實無異，當受持之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五一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，乃至尊者大目犍連於路中見一大身眾生，舉體生毛，毛如大針，針皆火然，還燒其體，痛徹骨髓。乃至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王舍城為調象士，緣斯罪故，已百千歲墮地獄中受無量苦，地獄餘罪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犍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當受持之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調象士，如是調馬士、調牛士、好讒人者，及諸種種苦切人者，亦復如是。

### (五一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，乃至尊者大目犍連於路中見一大身眾生，舉身生毛，毛利如刀，其毛火然，還割其體，痛徹骨髓。乃至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王舍城好樂戰諍，刀劍傷人，已百千歲墮地獄中受無量苦，地獄餘罪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犍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當受持之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五一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，乃至尊者大目犍連於路中見一大身眾生，遍身生毛，其毛似箭，皆悉火然，還燒其身，痛徹骨髓。乃至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王舍城曾為獵師，射諸禽獸，緣斯罪故，已百千歲墮地獄中受無量苦，地獄餘罪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犍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當受持之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五一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，乃至我於路中見一大身眾生，舉體生毛，毛如[矛\*贊]矛，毛悉火然，還燒其身，痛徹骨髓。乃至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王舍城為屠猪人，[矛\*贊]殺群猪，緣斯罪故，已百千歲墮地獄中受無量苦，地獄餘罪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犍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當受持之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五一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，乃至我於路中見一大身無頭眾生，兩邊生目，胸前生口，身常流血，諸蟲啖食，痛徹骨髓。乃至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王舍城好斷人頭，緣斯罪故，已百千歲墮地獄中受無量苦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犍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當受持之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斷人頭，捉頭亦如是。

### ( 五一八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。乃至我於路中見一眾生，陰卵如瓮，坐則踞上，行則肩擔。乃至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王舍城作鍛銅師，偽器欺人，緣斯罪故，已地獄中受無量苦，地獄餘罪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犍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當受持之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鍛銅師，如是斗秤欺人、村主、市監，亦復如是。

### ( 五一九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。乃至路中見一眾生，以銅鐵羅網自纏其身，火常熾然，還燒其體，痛徹骨髓，乘虛而行。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王舍城為捕魚師，緣斯罪故，已地獄中受無量苦，地獄餘罪，今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犍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當受持之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捕魚師，捕鳥、網兔，亦復如是。

### ( 五二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。乃至路中見一眾生，頂有鐵磨，盛火熾然，轉磨其頂，乘虛而行，受無量苦。乃至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王舍城為卜占女人，轉式卜占，欺妄惑人，以求財物，緣斯罪故，已地獄中受無量苦，地獄餘罪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犍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當受持之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五二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。乃至路中見一眾生，其身獨轉，猶若旋風，乘虛而行。乃至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王舍城為卜占師，誤惑多人，以求財物

，緣斯罪故，已地獄中受無量苦，地獄餘罪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犍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當受持之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五二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。乃至路中見一眾生，偃身藏行，狀如恐怖，舉體被服，悉皆火然，還燒其身，乘虛而行。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王舍城好行他姪，緣斯罪故，已地獄中受無量苦，地獄餘罪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犍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當受持之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五二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波羅[木\*奈]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時，尊者大目犍連、尊者勒叉那比丘晨朝共入波羅[木\*奈]城乞食，於路中，尊者大目犍連思惟顧念，欣然微笑。

時，尊者勒叉那白尊者大目犍連言：「世尊及世尊弟子欣然微笑，必有因緣，何緣尊者今日欣然微笑？」

尊者大目犍連語尊者勒叉那：「此非時問，且乞食，還詣世尊前，當問此事。」

時，俱入城乞食，還洗足，舉衣鉢，俱詣世尊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時，尊者勒叉那問尊者大目犍連：「晨朝路中何因何緣欣然微笑？」

尊者大目犍連語尊者勒叉那：「我於路中見一大身眾生，舉體膿壞，臭穢不淨，乘虛而行，烏、鷄、鵬、鷲、野干、餓狗隨逐攫食，啼哭號呼，我念眾生得如是身，受如是苦，一何痛哉！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我亦見此眾生，而不說者，恐不信故。所以者何？如來所說，有不信者，是愚癡人長夜受苦。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波羅[木\*奈]城為女人賣色自活。時，有比丘於迦葉佛所出家，彼女人以不清淨心請彼比丘，比丘直心受請，不解其意，女人瞋恚，以不淨水灑比丘身，緣斯罪故，已地獄中受無量苦，地獄餘罪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犍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當受持之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五二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波羅[木\*奈]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乃至我於路中見一大身眾生，舉體火然，乘虛而行，啼哭號呼，受諸苦痛。乃至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波羅[木\*奈]城為自在王第一夫人，與王共宿，起瞋恚心，以然燈油灑王身上

，緣斯罪故，已地獄中受無量苦，地獄餘罪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犍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當受持之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五二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波羅[木\*奈]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乃至尊者大目犍連言：「我於路中見一眾生，舉體糞穢，以塗其身，亦食糞穢，乘虛而行，臭穢苦惱，啼哭號呼。」乃至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波羅[木\*奈]城為自在王師婆羅門，以憎嫉心，請迦葉佛聲聞僧，以糞著飯下，試惱眾僧，緣斯罪故，已地獄中受無量苦，地獄餘罪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犍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當受持之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五二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乃至尊者大目犍連言：「我於路中見一大身眾生，頭上有大銅鑊，熾然滿中，群銅流灌身體，乘虛而行，啼哭號呼。」乃至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舍衛國迦葉佛所出家，為知事比丘，有檀越送油應付諸比丘。時，有眾多客比丘，知事比丘不時分油待客，比丘去然後乃分，緣斯罪故，已地獄中受無量苦，地獄餘罪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犍連所見，真實不異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五二七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乃至尊者大目犍連言：「我於路中見一大身眾生，有熾熱鐵丸從身出入，乘虛而行，苦痛切迫，啼哭號呼。」乃至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舍衛國迦葉佛法中出家作沙彌，次守眾僧果園，盜取七果，持奉和上，緣斯罪故，已地獄中受無量苦，地獄餘罪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犍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當受持之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五二八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。乃至尊者大目犍連言：「我於路中見一大身眾生，其舌廣長，見有利斫，炎火熾然，以斫其舌，乘虛而行，啼哭號呼。」乃至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舍衛國迦葉佛法中出家作沙彌，以斧破石蜜，供養眾僧，著

斧刃者，盜取食之，緣斯罪故，入地獄中受無量苦，地獄餘罪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犍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當受持之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五二九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。乃至尊者大目犍連言：「我於路中見是大身眾生，有雙鐵輪在兩脇下，熾然旋轉，還燒其身，乘虛而行，啼哭號呼。」乃至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舍衛國迦葉佛法中出家作沙彌，持石蜜餅供養眾僧，盜取二餅著於掖下，緣斯罪故，已地獄中受無量苦，地獄餘罪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犍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當受持之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五三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。乃至尊者大目犍連言：「我於路中見一大身眾生，以熾然鐵葉以纏其身，衣被床臥悉皆熱鐵，炎火熾然，食熱鐵丸，乘虛而行，啼哭號呼。」乃至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舍衛國迦葉佛法中出家作比丘，為眾僧乞衣食，供僧之餘，輒自受用，緣斯罪故，已地獄中受無量苦，地獄餘罪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犍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當受持之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比丘，如是比丘尼、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亦復如是。

### ( 五三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。乃至尊者大目犍連言：「我於路中見一大身眾生，熾然鐵車而駕其頸，拔其頸筋，及連四脚筋以勒其頸，行熱鐵地，乘虛而去，啼哭號呼。」乃至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舍衛國駕乘牛車以自生活，緣斯罪故，於地獄中受無量苦，地獄餘罪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犍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當受持之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五三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。乃至尊者大目犍連言：「我於路中見一大身眾生，其舌長廣，熾然鐵釘以釘其舌，乘虛而行，啼哭號呼。」乃至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舍衛國迦葉佛法中出家作比丘，為摩摩帝，呵責諸比丘言：『諸長老！汝

等可去此處，儉薄不能相供，各隨意去，求豐樂處，饒衣食所，衣、食、床臥、應病湯藥，可得不乏。」先住比丘悉皆捨去，客僧聞之亦復不來，緣斯罪故，已地獄中受無量苦，地獄餘罪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犍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當受持之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五三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。乃至尊者大目犍連言：「我於路中見一大身眾生，比丘之像，皆著鐵葉以為衣服，舉體火然，亦以鐵鉢盛熱鐵丸而食之。」乃至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舍衛國迦葉佛法中出家作比丘，作摩摩帝，惡口形名諸比丘，或言此是惡禿，此惡風法，此惡衣服，以彼惡口故，先住者去，未來不來，緣斯罪故，已地獄中受無量苦，地獄餘罪，今得此身，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犍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當受持之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五三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。乃至佛告諸比丘：「此眾生者，過去世時，於此舍衛國迦葉佛法中出家作比丘，好起諍訟，鬪亂眾僧，作諸口舌，令不和合，先住比丘厭惡捨去，未來者不來，緣斯罪故，已地獄中受無量苦，地獄餘罪，今得此身續受斯苦。諸比丘！如大目犍連所見，真實不異，當受持之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五三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阿那律住松林精舍。時，尊者大目犍連住跋祇聚落失收摩羅山恐怖稠林禽獸之處。

時，尊者阿那律獨一靜處，禪思思惟，作是念：「有一乘道，淨眾生，離憂、悲、惱、苦，得真如法，所謂四念處。何等為四？身身觀念處，受、心、法法觀念處。若於四念處遠離者，於賢聖法遠離；於賢聖法遠離者，於聖道遠離；聖道遠離者，於甘露法遠離；甘露法遠離者，則不能脫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。若於四念處信樂者，於聖法信樂；聖法信樂者，於聖道信樂；聖道信樂者，於甘露法信樂；甘露法信樂者，得脫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。」

爾時，尊者大目犍連知尊者阿那律心之所念，如力士屈伸臂頃，以神通力於跋祇聚落失收摩羅山恐怖稠林禽獸之處沒，至舍衛城松林精舍尊者阿那律前現，語阿那律



言：「汝獨一靜處，禪思思惟，作是念：『有一乘道，令眾生清淨，離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，得真如法，所謂四念處。何等為四？身身觀念處，受、心、法法觀念處。若於四念處不樂者，於賢聖法不樂；聖法不樂者，於聖道不樂；不樂聖道者，於甘露法亦不樂；不樂甘露法者，則不能脫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。若於四念處信樂者，樂賢聖法；樂賢聖法者，樂於聖道；樂聖道者，得甘露法；得甘露法者，得脫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。』耶？」

尊者阿那律語尊者大目犍連言：「如是，如是。尊者！」

大目犍連語尊者阿那律言：「云何名為樂四念處？」

尊者大目犍連：「若比丘身身觀念處，心緣身正念住調伏、止息、寂靜，一心增進。如是，受、心、法念處，正念住調伏、止息、寂靜，一心增進，尊者大目犍連，是名比丘樂四念處。」

時，尊者大目犍連即如其像三昧正受，從舍衛國松林精舍門，還至跋祇聚落失收摩羅山恐怖稠林禽獸之處。

### ( 五三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乃至尊者大目犍連問尊者阿那律：「云何名為四念處修習多修習？」

尊者阿那律語尊者大目犍連言：「若比丘於內身起厭離想，於內身起不厭離想、厭離不厭離俱捨想，正念正知。如內身，如是外身、內外身，內受、外受、內外受，內心、外心、內外心，內法、外法、內外法，作厭離想、不厭離想、厭離不厭離俱捨想，住正念正知。如是，尊者大目犍連！是名四念處修習多修習。」

時，尊者大目犍連即入三昧，從舍衛國松林精舍入三昧神通力，如力士屈伸臂頃，還到跋祇聚落失收摩羅山恐怖稠林禽獸住處。

### 雜阿含經卷第十九

## 雜阿含經卷第二十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五三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大目犍連、尊者阿那律住舍衛國手成浴池側。

尊者舍利弗詣尊者阿那律所，共相問訊慰勞已，於一面坐。尊者舍利弗語尊者阿那律言：「奇哉！阿那律！有大德神力，於何功德修習多修習而能至此？」

尊者阿那律語尊者舍利弗言：「於四念處修習多修習，成此大德神力。何等為四念處？內身身觀念處，精勤方便，正念正知，調伏世間貪憂。如是外身、內外身，內受、外受、內外受，內心、外心、內外心，內法、外法、內外法觀念處，精勤方便，正念正知，如是調伏世間貪憂。尊者舍利弗！是名四念處修習多修習，成此大德神力。」

「尊者舍利弗！我於四念處善修習故，於小千世界少作方便，能遍觀察，如明目士夫於樓觀上，觀下平地種種之物，我少作方便，觀察小千世界亦復如是。如是我於四念處修習多修習，成此大德神力。」

時，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### (五三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尊者舍利弗、尊者大目犍連、尊者阿難、尊者阿那律住舍衛國。

爾時，尊者大目犍連詣尊者阿那律所，共相問訊慰勞已，於一面坐。時，尊者大目犍連問尊者阿那律：「於何功德修習多修習，成此大德神力？」

尊者阿那律語尊者大目犍連：「我於四念處修習多修習，成此大德神力。何等為四？內身身觀繫心住，精勤方便，正念正知，除世間貪憂，外身、內外身，內受、外受、內外受，內心、外心、內外心，內法、外法、內外法，觀繫心住，精進方便，除世間貪憂，是名四念處修習多修習。成此大德神力，於千須彌山以少方便悉能觀察，如明目士夫登高山頂，觀下千多羅樹林。如是我於四念處修習多修習，成此大德神力，以少方便見千須彌山。如是，尊者大目犍連！我於四念處修習多修習，成此大德神力。」

時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### (五三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尊者舍利弗、尊者大目犍連、尊者阿難、尊者阿那律住舍衛國手成浴池側。

爾時，尊者阿難往尊者阿那律所，共相問訊慰勞已，於一面坐。尊者阿難問尊者阿那律：「於何功德修習多修習，成就如是大德大力大神通？」

尊者阿那律語尊者阿難：「我於四念處修習多修習，成此大德大力。何等為四？內身身觀念處繫心住，精勤方便，正念正知，除世間貪憂。如是外身、內外身，內受、外受、內外受，內心、外心、內外心，內法、外法、內外法觀念處繫心住，精勤方便，除世間貪憂。如是，尊者阿難！我於此四念處修習多修習，少方便，以淨天眼過天、人眼，見諸眾生，死時、生時，好色、惡色，上色、下色，善趣、惡趣，隨業受生，皆如實見。此諸眾生身惡行，口、意惡行，誹謗賢聖，邪見因緣，身壞命終，生地獄中。如是眾生，身善行，口，意善行，不謗賢聖，正見成就，以是因緣，身壞命終，得生天上。

「譬如明目士夫住四衢道，見諸人民若來、若去、若坐、若臥，我亦如是，於四念處修習多修習，成此大德大力神通，見諸眾生，死時、生時，善趣、惡趣。如是眾生身惡行，口、意惡行，誹謗賢聖，邪見因緣，生地獄中。如是眾生身善行，口、意善行，不謗賢聖，正見因緣，身壞命終，得生天上。如是，尊者阿難！我於四念處修習多修習，成此大德大力神通。」

時，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#### (五四○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阿那律在舍衛國松林精舍，身遭病苦。

時，有眾多比丘詣尊者阿那律所，問訊慰勞已，於一面住，語尊者阿那律言：「尊者阿那律！所患增損可安忍不？病勢漸損不轉增耶？」

尊者阿那律言：「我病不安，難可安忍，身諸苦痛，轉增無損。」即說三種譬，如上叉摩經說。

「然我身已遭此苦痛，且當安忍，正念正知。」

諸比丘問尊者阿那律：「心住何所，而能安忍如是大苦，正念正知？」

尊者阿那律語諸比丘言：「住四念處，我於所起身諸苦痛能自安忍，正念正知。何等為四念處？謂內身身觀念處，乃至受、心、法觀念處，是名住於四念處，身諸苦痛能自安忍，正念正知。」

時，諸正士共論議已，歡喜隨喜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### (五四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，尊者阿那律在舍衛國松林精舍，病差未久。

時，有眾多比丘往詣阿那律所，問訊慰勞已，於一面坐，問尊者阿那律：「安隱樂住不？」

阿那律言：「安隱樂住，身諸苦痛漸已休息。」

諸比丘問尊者阿那律：「住何所住，身諸苦痛得安隱？」

尊者阿那律言：「住四念處，身諸苦痛漸得安隱。何等為四？謂內身身觀念處，乃至法法觀念處，是名四念處。住此四念處故，身諸苦痛漸得休息。」

時，諸正士共論議已，歡喜隨喜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### (五四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，尊者阿那律在舍衛國松林精舍。

時，有眾多比丘詣尊者阿那律所，共相問訊慰勞已，於一面坐，問尊者阿那律：「若比丘在於學地，上求安隱涅槃住，聖弟子云何修習多修習，於此法、律得盡諸漏，無漏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？」

尊者阿那律語諸比丘言：「若比丘在於學地，上求安隱涅槃心住，聖弟子云何修習多修習？於此法、律得盡諸漏，無漏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者？當住四念處。何等為四？謂內身身觀念處，乃至法法觀念處。如是四念處修習多修習，於此法、律得盡諸漏，無漏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時，諸比丘共聞尊者阿那律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### (五四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，尊者阿那律在舍衛國松林精舍住。

時，有眾多比丘詣尊者阿那律所，與尊者阿那律共相問訊慰勞已，於一面坐。語尊者阿那律言：「若阿羅漢比丘諸漏已盡，所作已作，捨離重擔，離諸有結，正智心善解脫，亦修四念處耶？」

尊者阿那律語比丘言：「若比丘諸漏已盡，所作已作，捨離重擔，離諸有結，正智心善解脫，彼亦修四念處也。所以者何？不得者得，不證者證，為現法樂住故。所

以者何？我亦離諸有漏，得阿羅漢，所作已作，心善解脫，亦修四念處故。不得者得，不到者到，不證者證，乃至現法安樂住。」

時，諸正士共論議已，歡喜隨喜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#### (五四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，尊者阿那律在舍衛國松林精舍。

時，有眾多外道出家詣尊者阿那律所，共相問訊慰勞已，於一面坐。語尊者阿那律：「尊者何故於沙門瞿曇法中出家？」

尊者阿那律言：「為修習故。」

復問：「何所修習？」

答言：「謂修諸根、修諸力、修諸覺分、修諸念處，汝欲聞何等修？」

復問：「根、力、覺分，我不知其名字，況復問義，然我欲聞念處。」

尊者阿那律言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若比丘內身身觀念處，乃至法法觀念處。」

時，眾多外道出家聞尊者阿那律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#### (五四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阿那律在舍衛國住松林精舍。

時，尊者阿那律語諸比丘：「譬如大樹，生而順下，隨浚隨輸，若伐其根，樹必當倒，隨所而順下。如是比丘修四念處，長夜順趣浚輸，向於遠離；順趣浚輸，向於出要，順趣浚輸，向於涅槃。」

尊者阿那律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其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五四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摩訶迦旃延在跋蘭那聚落烏泥池側。

時，有執澡灌杖梵志詣摩訶迦旃延所，共相問訊慰勞已，於一面坐，問摩訶迦旃延言：「何因何緣王、王共諍，婆羅門居士、婆羅門居士共諍？」

摩訶迦旃延答梵志言：「貪欲繫著因緣故，王、王共諍，婆羅門居士、婆羅門居士共諍。」

梵志復問：「何因何緣出家、出家而復共諍？」

摩訶迦旃延答言：「以見欲繫著故，出家、出家而復共諍。」

梵志復問：「摩訶迦旃延！頗有能離貪欲繫著及離此見欲繫著不？」

尊者摩訶迦旃延答言：「梵志！有，我大師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世尊能離此貪欲繫著及見欲繫著。」

梵志復問：「佛世尊今在何所？」

答言：「佛世尊今在婆羅耆人中，拘薩羅國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。」

爾時，梵志從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向佛所住處合掌讚歎。

「南無南無佛世尊、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，能離欲貪諸繫著，悉能遠離貪欲縛及諸見欲，淨根本。」

時，持澡灌杖梵志聞尊者摩訶迦旃延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去。

### (五四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尊者摩訶迦旃延在婆羅那烏泥池側，與眾多比丘集於食堂，為持衣事。

時，有執杖梵志年耆根熟，詣食堂所，於一面柱杖而住。須臾默然已，語諸比丘：「諸長老！汝等何故見老宿士不共語問訊，恭敬命坐？」

時，尊者摩訶迦旃延亦在眾中坐。時，尊者摩訶迦旃延語梵志言：「我法有宿老來，皆共語問訊，恭敬禮拜，命之令坐。」

梵志言：「我見此眾中無有老於我者，不恭敬禮拜、命坐，汝云何言：『我法見有宿老，恭敬禮拜，命其令坐。』？」

摩訶迦旃延言：「梵志！若有耆年八十、九十，髮白齒落，成就年少法者，此非宿士；雖復年少年二十五，色白髮黑，盛壯美滿，而彼成就耆年法者，為宿士數。」

梵志問言：「云何名為八十、九十，髮白齒落，而復成就年少之法，年二十五，膚白髮黑，盛壯美色，為宿士數？」

尊者摩訶迦旃延語梵志言：「有五欲功德。謂眼識色愛、樂、念，耳識聲、鼻識香、舌識味、身識觸愛、樂、念。於此五欲功德不離貪、不離欲、不離愛、不離念、不離濁。梵志！若如是者，雖復八十、九十，髮白齒落，是名成就年少之法。雖年二十五，膚白髮黑，盛壯美色，於五欲功德離貪、離欲、離愛、離念、離濁，若如是者，雖復年少年二十五，膚白髮黑，盛壯美色，成就老人法，為宿士數。」

爾時，梵志語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如尊者所說義，我自省察，雖老則少，汝等雖少，成耆年法，世間多事，令便請還。」

尊者摩訶迦旃延言：「梵志！汝自知時。」

爾時，梵志聞尊者摩訶迦旃延所說，歡喜隨喜，還其本處。

## (五四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尊者摩訶迦旃延在稠林中住。

時，摩偷羅國王是西方王子，詣尊者摩訶迦旃延所，禮摩訶迦旃延足，退坐一面，問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婆羅門自言：『我第一，他人卑劣，我白，餘人黑，婆羅門清淨，非非婆羅門；是婆羅門子從口生，婆羅門所化，是婆羅門所有。』尊者摩訶迦旃延！此義云何？」

尊者摩訶迦旃延語摩偷羅王言：「大王！此是世間言說耳。世間言說言：『婆羅門第一，餘人卑劣，婆羅門白，餘人黑，婆羅門清淨，非非婆羅門。婆羅門從婆羅門生，生從口生，婆羅門所化，是婆羅門所有。』大王當知，業真實者，是依業者。」

王語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此則略說，我所不解，願重分別。」

尊者摩訶迦旃延言：「今當問汝，隨問答我。」即問言：「大王！汝為婆羅門王，於自國土，諸婆羅門、刹利、居士、長者，此四種人悉皆召來，以財以力使其侍衛，先起後臥，及諸使令，悉如意不？」

答言：「如意。」

復問：「大王！刹利為王、居士為王、長者為王，於自國土所有四姓悉皆召來，以財以力令其侍衛，先起後臥，及諸使令，皆如意不？」

答言：「如意。」

復問：「大王！如是四姓悉皆平等，有何差別？當知，大王！四種姓者，皆悉平等，無有勝如差別之異。」

摩偷羅王白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實爾，尊者！四姓皆等，無有種種勝如差別。」

「是故，大王！當知四姓，世間言說為差別耳，乃至依業，真實無差別也。復次，大王！此國土中有婆羅門，有偷盜者，當如之何？」

王白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婆羅門中有偷盜者，或鞭、或縛，或驅出國，或罰其金，或截手足耳鼻，罪重則殺，及其盜者。然婆羅門，則名為賊。」

復問：「大王！若刹利、居士、長者中有偷盜者，當復如何？」

王白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亦鞭、亦縛，亦驅出國，亦罰其金，亦復斷截手足耳鼻，罪重則殺。」

「如是，大王！豈非四姓悉平等耶？為有種種差別異不？」

王白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如是義者，實無種種勝如差別。」

尊者摩訶迦旃延復語王言：「當知，大王！四種姓者，世間言說言：『婆羅門第一，餘悉卑劣，婆羅門白，餘人悉黑，婆羅門清淨，非非婆羅門。』當依業真實、業依耶？」

復問：「大王！婆羅門殺生、偷盜、邪淫、妄言、惡口、兩舌、綺語、貪、恚、邪見，作十不善業跡已，為生惡趣耶？善趣耶？於阿羅呵所為何所聞？」

王白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婆羅門作十不善業跡，當墮惡趣，阿羅呵所，作如是聞。剎利、居士、長者亦如是說。」

復問：「大王！若婆羅門行十善業跡，離殺生，乃至正見，當生何所？為善趣耶？為惡趣耶？於阿羅呵所，為何所聞？」

王白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若婆羅門行十善業跡者，當生善趣，阿羅呵所，作如是、聞如是，剎利、居士、長者亦如是說。」

復問：「云何？大王！如是四姓，為平等不？為有種種勝如差別？」

王白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如是義者，則為平等，無有種種勝如差別。」

「是故，大王當知，四姓悉平等耳，無有種種勝如差別。世間言說故有：『婆羅門第一，婆羅門白，餘者悉黑，婆羅門清淨，非非婆羅門；婆羅門生，生從口生，婆羅門作，婆羅門化，婆羅門所有。』當知業真實、業依。」

王白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實如所說，皆是世間言說，故有：『婆羅門勝，餘者卑劣，婆羅門白，餘者悉黑，婆羅門清淨，非非婆羅門；婆羅門生，生從口生，婆羅門化，婆羅門所有。』皆是業真實、依於業。」

爾時，摩偷羅王聞尊者摩訶迦旃延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 (五四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摩訶迦旃延住阿槃提國拘羅羅咤精舍。尊者摩訶迦旃延晨朝著衣持鉢，入拘羅羅咤精舍，次第乞食，至迦梨迦優婆夷舍。

時，優婆夷見尊者摩訶迦旃延，即敷床坐，請令就坐，前禮尊者摩訶迦旃延足，退住一面，白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如世尊所說，答僧耆多童女所問，如世尊說僧耆多童女所問偈：

「實義存於心，    寂滅而不亂，  
降伏諸勇猛，    可愛端正色。  
一心獨靜思，    服食妙禪樂，  
是則為遠離。    世間之伴黨，  
世間諸伴黨，    無習近我者。」

「尊者摩訶迦旃延！世尊此偈，其義云何？」

尊者摩訶迦旃延語優婆夷言：「姊妹！有一沙門婆羅門言：『地一切入處正受，此則無上，為求此果。』姊妹！若沙門婆羅門於地一切入處正受，清淨鮮白者，則



見其本，見患、見滅、見滅道跡；以見本、見患、見滅、見滅道跡故，得真實義存於心，寂滅而不亂。姊妹！如水一切入處、火一切入處、風一切入處、青一切入處、黃一切入處、赤一切入處、白一切入處、空一切入處、識一切入處為無上者，為求此果。

「姊妹！若有沙門婆羅門，乃至於識處一切入處正受，清淨鮮白者，見本、見患、見滅、見滅道跡；以見本、見患、見滅、見滅道跡故，是則實義存於心，寂滅而不亂，善見、善入。是故世尊答僧耆多童女所問偈：

「實義存於心，    寂滅而不亂，  
降伏諸勇猛，    可愛端正色。  
一心獨靜思，    服食妙禪樂，  
是則為遠離，    世間之伴黨，  
世間諸伴黨，    無習近我者。」

「如是，姊妹！我解世尊以如是義故，說如是偈。」

優婆夷言：「善哉！尊者說真實義，唯願尊者受我請食。」

時，尊者摩訶迦旃延默然受請。

時，迦梨迦優婆夷知尊者摩訶迦旃延受請已，即辦種種淨美飲食，恭敬尊重，自手奉食。

時，優婆夷知尊者摩訶迦旃延食已，洗鉢、澡嗽訖，敷一卑坐，於尊者摩訶迦旃延前恭敬聽法。

尊者摩訶迦旃延為迦梨迦優婆夷種種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從座起而去。

### ( 五五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摩訶迦旃延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尊者摩訶迦旃延語諸比丘：「佛世尊、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知所見，說六法出苦處昇於勝處，說一乘道淨諸眾生，離諸惱苦，憂悲悉滅，得真如法。何等為六？謂聖弟子念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行法淨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世尊。聖弟子念如來、應所行法故，離貪欲覺、離瞋恚覺、離害覺。如是，聖弟子出染著心。何等為染著心？謂五欲功德，於此五欲功德離貪、恚、癡，安住正念正智，乘於直道，修習念佛，正向涅槃，是名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知所見，說第一出苦處昇於勝處，一乘道淨於眾生，離苦惱，滅憂悲，得如實法。

「復次，聖弟子念於正法，念於世尊現法、律，離諸熱惱，非時通達，即於現法緣自覺悟。爾時，聖弟子念此正法時，不起欲覺、瞋恚、害覺。如是，聖弟子出染著心。何等為染著心？謂五欲功德。於此五欲功德離貪、恚、癡，安住正念正知，乘於直道，修習念法，正向涅槃，是名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知所見，說第二出苦處昇於勝處，一乘道淨於眾生，離苦惱，滅憂悲，得如實法。

「復次，聖弟子念於僧法，善向、正向、直向、等向，修隨順行，謂向須陀洹、得須陀洹果，向斯陀含、得斯陀含，向阿那含、得阿那含，向阿羅漢、得阿羅漢。如是四雙八士，是名世尊弟子僧戒具足、定具足、慧具足、解脫具足、解脫知見具足，供養、恭敬、禮拜處，世間無上福田。聖弟子如是念僧時，爾時聖弟子不起欲覺、瞋恚、害覺。如是，聖弟子出染著心。何等為染著心？謂五欲功德。於此五欲功德離貪、恚、癡，安住正念正知，乘於直道，修習念僧，正向涅槃，是名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知所見，說第三出苦處昇於勝處，一乘道淨於眾生，離苦惱，滅憂悲，得如實法。

「復次，聖弟子念於戒德，念不缺戒、不斷戒、純厚戒、不離戒、非盜取戒、善究竟戒、可讚歎戒、梵行不憎惡戒。若聖弟子念此戒時，自念身中所成就戒，當於爾時不起欲覺、瞋恚、害覺。如是，聖弟子出染著心。何等為染著心？謂五欲功德。於此五欲功德離貪、恚、癡，安住正念正知，乘於直道，修戒念，正向涅槃，是名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知所見，說第四出苦處昇於勝處，一乘道淨於眾生，離苦惱，滅憂悲，得如實法。

「復次，聖弟子自念施法，心自欣慶。我今離慳貪垢、離在居家，解脫心施、常施、捨施、樂施、具足施、平等施。若聖弟子念於自所施法時，不起欲覺、瞋恚、害覺。如是，聖弟子出染著心。於何染著？謂五欲功德。於此五欲功德離貪、恚、癡，安住正念正知，乘於直道，修施念，正向涅槃，是名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知所見，說第五出苦處昇於勝處，一乘道淨於眾生，離苦惱，滅憂悲，得如實法。

「復次，聖弟子念於天德，念四王天、三十三天，炎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樂天、他化自在天，清淨信心，於此命終，生彼諸天。我亦如是，信、戒、施、聞、慧，於此命終，生彼天中。如是，聖弟子念天功德時，不起欲覺、瞋恚、害覺。如是，聖弟子出染著心。於何染著？謂五欲功德。於此五欲功德離貪、恚、癡，安住正念正知，乘於直道，修天念，正向涅槃，是名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知所見，說第六出苦處昇於勝處，一乘道淨於眾生，離苦惱，滅憂悲，得如實法。」

尊者摩訶迦旃延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其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**( 五五一 )**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摩訶迦旃延住釋氏訶梨聚落精舍。

時，訶梨聚落長者詣尊者摩訶迦旃延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如世尊義品答摩捷提所問偈：

「斷一切諸流，亦塞其流源，  
聚落相習近，牟尼不稱歎。  
虛空於五欲，永以不還滿，  
世間諍言訟，畢竟不復為。」

「尊者摩訶迦旃延！此偈有何義？」

尊者摩訶迦旃延答長者言：「眼流者，眼識起貪，依眼界貪欲流出，故名為流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流者，謂意識起貪，依意界貪識流出，故名為流。」

長者復問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云何名為不流？」

尊者迦旃延語長者言：「謂眼識、眼識所識色依生愛喜，彼若盡、無欲、滅、息、沒，是名不流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意識、意識所識法依生貪欲，彼若盡、無欲、滅、息、沒，是名不流。」

復問：「云何？」

尊者摩訶迦旃延答言：「謂緣眼及色，生眼識，三事和合生觸，緣觸生受，樂受、苦受、不苦不樂受，依此染著流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意識、意識法，三事和合生觸，緣觸生受——樂受、苦受、不苦不樂受，依此受生愛喜流，是名流源。云何亦塞其流源？謂眼界取心法境界繫著使，彼若盡、無欲、滅、息、沒，是名塞流源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取心法境界繫著使，彼若盡、無欲、滅、息、沒，是名亦塞其流源。」

復問：「云何名習近相讚歎？」

尊者摩訶迦旃延答言：「在家、出家共相習近，同喜、同憂、同樂、同苦，凡所為作，悉皆共同，是名習近相讚歎。」

復問：「云何不讚歎？」

「在家、出家不相習近，不同喜、不同憂、不同苦、不同樂，凡所為作，悉不相悅可，是名不相讚歎。」

「云何不空欲？」

「謂五欲功德，眼識色愛樂念長養，愛欲深染著。耳聲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觸愛樂念長養，愛欲深染著，於此五欲不離貪、不離愛、不離念、不離渴，是名不空欲。」

「云何名空欲？」

「謂於此五欲功德離貪、離欲、離愛、離念、離渴，是名空欲。說我繫著使，是名心法還復滿。彼阿羅漢比丘諸漏已盡，斷其根本，如截多羅樹頭，於未來世更不復

生。云何當復與他諍訟，是故世尊說義品答摩犍提所問偈：

「若斷一切流，亦塞其流源，  
聚落相習近，牟尼不稱歎。  
虛空於諸欲，永已不還滿，  
不復與世間，共言語諍訟。

「是名如來所說偈義分別也。」

爾時，訶梨聚落長者聞尊者摩訶迦旃延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 五五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摩訶迦旃延住釋氏訶梨聚落精舍。

時，訶梨聚落主長者詣尊者摩訶迦旃延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如世尊於界隔山天帝釋石窟說言：『憍尸迦！若沙門、婆羅門無上愛盡解脫，心正善解脫，究竟邊際，究竟無垢，究竟梵行，畢竟清淨。』云何於此法、律究竟邊際，究竟無垢，究竟梵行，畢竟清淨？」

尊者摩訶迦旃延語長者言：「謂眼、眼識、眼識所識色相依生喜，彼若盡、無欲、滅、息、沒，於此法、律究竟邊際，究竟無垢，究竟梵行，畢竟清淨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意識、意識所識法相依生喜，彼若盡、滅、息、沒，比丘於此法、律究竟無垢，究竟梵行，畢竟清淨。」

時，訶梨聚落主長者聞尊者摩訶迦旃延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 五五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摩訶迦旃延在釋氏訶梨聚落。

聚落主長者詣尊者摩訶迦旃延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問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如世尊界隔山石窟中為天帝釋說言：『憍尸迦！若沙門、婆羅門無上愛盡解脫，心善解脫，邊際究竟，究竟無垢，究竟梵行，畢竟清淨。』云何於此法、律究竟邊際，究竟無垢，究竟梵行，畢竟清淨？」

尊者迦旃延語長者言：「若比丘眼界取，心法境界繫著使，彼若盡、無欲、息、沒，於此法、律究竟邊際，究竟無垢，究竟梵行，究竟清淨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眼界取，心法境界繫著使，若盡、離、滅、息、沒，於此法、律究竟邊際，究竟無垢，究竟梵行，畢竟清淨。」

時，訶梨聚落主長者聞尊者摩訶迦旃延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 五五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摩訶迦旃延住釋氏訶梨聚落。

時，訶梨聚落主長者身遭病苦。尊者摩訶迦旃延聞訶梨聚落主長者身遭病苦，聞已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訶梨聚落乞食，次第入訶梨聚落主長者舍。訶梨聚落主長者遙見尊者摩訶迦旃延，從座欲起。

尊者摩訶迦旃延見長者欲起，即告之言：「長者莫起！幸有餘座，我自可坐於餘座。」語長者言：「云何？長者！病可忍不？身諸苦痛漸差愈不？得無增耶？」

長者答言：「尊者！我病難忍，身諸苦痛轉增無損。」

即說三種譬，如前叉摩比丘經說。

尊者摩訶迦旃延語長者言：「是故，汝當修佛不壞淨、法不壞淨、僧不壞淨、聖戒成就，當如是學。」

長者答言：「如佛所說四不壞淨，我悉成就，我今成就佛不壞淨、法不壞淨、僧不壞淨、聖戒成就。」

尊者摩訶迦旃延語長者言：「汝當依此四不壞淨修習六念。長者！當念佛功德，此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世尊。念法功德，於世尊正法、律現法離諸熱惱，非時通達，緣自覺悟，念僧功德，善向、正向、直向、等向，修隨順行，謂向須陀洹、得須陀洹，向斯陀含、得斯陀含，向阿那含、得阿那含，向阿羅漢、得阿羅漢。如是四雙八士，是名世尊弟子僧，具足戒、定、慧、解脫、解脫知見，供養、恭敬、尊重之處，堪為世間無上福田。念戒功德，自持正戒，不毀不缺，不斷不壞，非盜取戒、究竟戒、可讚歎戒、梵行戒、不憎惡戒。念施功德，自念布施，心自欣慶，捨除慳貪，雖在居家，解脫心施、常施、樂施、具足施、平等施。念天功德，念四王天、三十三天、炎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樂天、他化自在天，清淨信戒，於此命終，生彼天中。我亦如是清淨信、戒、施、聞、慧，生彼天中。長者！如是覺依四不壞淨，增六念處。」

長者白尊者摩訶迦旃延：「世尊說依四不壞淨，增六念處，我悉成就，我當修習念佛功德，念法、念僧、念戒、念施、念天。」

尊者摩訶迦旃延語長者言：「善哉！長者！能自記說，得阿那含。」

是時，長者白尊者摩訶迦旃延，願於此食。

尊者摩訶迦旃延默然受請。

訶梨聚落主長者知尊者摩訶迦旃延受請已，具種種淨美食，自手供養。飯食訖，澡鉢、洗嗽畢，為長者種種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從座起去。

### ( 五五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摩訶迦旃延於釋氏訶梨聚落住。

時，有八城長者名曰陀施，身遭病苦。尊者摩訶迦旃延聞陀施長者身遭苦患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八城乞食，次到陀施長者舍，如訶梨長者經廣說。

### ( 五五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娑祇城安禪林中。

爾時眾多比丘尼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

爾時，世尊為眾多比丘尼種種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默然住。

時，諸比丘尼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無相心三昧，不涌、不沒，解脫已住，住已解脫，此無相心三昧，世尊說是何果、何功德？」

佛告諸比丘尼：「若無相心三昧，不涌、不沒，解脫已住，住已解脫，此無相心三昧智果、智功德。」

時，諸比丘尼聞世尊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時，眾多比丘尼往詣尊者阿難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尊者阿難：「若無相心三昧，不涌、不沒，解脫已住，住已解脫，此三昧說，是何果、何功德？」

尊者阿難語諸比丘尼：「姊妹！若無相心三昧，不涌、不沒、解脫已住，住已解脫，世尊說是智果、智功德。」

諸比丘尼言：「奇哉！尊者阿難！大師及弟子同句、同味、同義，所謂第一句義。今諸比丘尼詣世尊所，以如是句、如是味、如是義問世尊，世尊亦已如是句、如是味、如是義為我等說，如尊者阿難所說不異，是故奇特，大師及弟子同句、同味、同義。」

時，諸比丘尼聞尊者阿難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 五五七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拘睺彌國瞿師羅園。爾時，尊者阿難亦在彼住。

時，有闍知羅比丘尼詣尊者阿難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問尊者阿難：「若無相心三昧，不涌、不沒，解脫已住，住已解脫。尊者阿難！世尊說此何果、何功德？」

尊者阿難語闍知羅比丘尼：「若無相心三昧，不涌、不沒，解脫已住，住已解脫，世尊說是智果、智功德。」

闍知羅比丘尼言：「奇哉！尊者阿難！大師及弟子同句、同味、同義。尊者阿難！昔於一時，佛在娑祇城安禪林中。時，有眾多比丘尼往詣佛所，問如此義。爾時，世尊以如是句、如是味、如是義為諸比丘尼說，是故當知奇特，大師弟子所說同句、同味、同義，所謂第一句義。」

時，闍知羅比丘尼聞尊者阿難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如闍知羅比丘尼，迦羅跋比丘尼亦爾。

### ( 五五八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俱睺彌國瞿師羅園。爾時，尊者阿難亦住俱睺彌國瞿師羅園。

時，有異比丘得無相心三昧，作是念：「我若詣尊者阿難所，問尊者阿難：『若比丘得無相心三昧，不涌、不沒，解脫已住，住已解脫，此無相心三昧何果？世尊說此何功德？』尊者阿難若問我言：『比丘！汝得此無相心三昧耶？』『我未曾有。』實問異答。我當隨逐尊者阿難，脫有餘人問此義者，因而得聞。」

彼比丘即隨尊者阿難，經六年中，無有餘人問此義者，即自問尊者阿難：「若比丘問無相心三昧，不涌、不沒，解脫已住，住已解脫，世尊說此是何果、何功德？」

尊者阿難問彼比丘言：「比丘！汝得此三昧？」

彼比丘默然住，尊者阿難語彼比丘言：「若比丘得無相心三昧，不涌、不沒，解脫已住，住已解脫，世尊說此是智果、智功德。」

尊者阿難說此法時，異比丘聞其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雜阿含經卷第二十

## 雜阿含經卷第二十一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五五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波羅利弗妬路國，尊者阿難及尊者迦摩亦在波羅利弗妬路雞林精舍。

時，尊者迦摩詣尊者阿難所，共相問訊慰勞已，於一面坐。語尊者阿難：「奇哉！尊者阿難！有眼有色、有耳有聲、有鼻有香、有舌有味、有身有觸、有意有法，而有比丘有是等法，能不覺知。云何？尊者阿難！彼比丘為有想不覺知，為無想故不覺知？」

尊者阿難語迦摩比丘言：「有想者亦不覺知，況復無想。」

復問尊者阿難：「何等為有想於有而不覺知？」

尊者阿難語迦摩比丘言：「若比丘離欲、惡不善法，有覺有觀，離生喜樂，初禪具足住。如有想比丘有法而不覺知。如是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禪，空入處、識入處、無所有入處具足住。如有想比丘有法而不覺知。云何無想有法而不覺知？如是比丘一切想不憶念，無想心三昧身作證具足住，是名比丘無想於有法而不覺知。」

尊者迦摩比丘復問尊者阿難：「若比丘無想心三昧，不涌不沒，解脫已住，住已解脫，世尊說此是何果、何功德？」

尊者阿難語迦摩比丘言：「若比丘無想心三昧，不涌不沒，解脫已住，住已解脫，世尊說此是智果、智功德。」

時，二正士共論議已，歡喜隨喜，各從坐起去。

### (五六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俱睺彌國瞿師羅園。爾時，尊者阿難亦在彼住。

時，尊者阿難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！比丘尼於我前自記說，我當善哉慰勞問訊，或求以四道。何等為四？若比丘、比丘尼坐，作如是住心、善住心、局住心、調伏心、止、觀、一心、等受，分別於法量度，修習多修習已，得斷諸使。若有比丘、比丘尼於我前自記說，我則如是善哉慰喻，或求是，名說初道。」

「復次，比丘、比丘尼正坐思惟，於法選擇，思量住心，善住、局住，調伏止觀，一心等受。如是正向多住，得離諸使，若有比丘、比丘尼於我前自記說，我當如是善哉慰喻，或求是，名第二說道。」

「復次，比丘、比丘尼為掉亂所持，以調伏心坐、正坐，住心、善住心、局住心，調伏止觀，一心等受化。如是正向多住已，則斷諸使，若有比丘、比丘尼於我前自記說，我則如是善哉慰喻，或求是，名第三說道。」



「復次，比丘、比丘尼止觀和合俱行，作如是正向多住，則斷諸使。若比丘、比丘尼於我前自記說者，我則如是善哉慰喻教誡，或求是，名第四說道。」

時，諸比丘聞尊者阿難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五六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俱睺彌國瞿師羅園，尊者阿難亦在彼住。

時，有異婆羅門詣尊者阿難所，共相問訊慰勞已，於一面坐，問尊者阿難：「何故於沙門瞿曇所修梵行？」

尊者阿難語婆羅門：「為斷故。」

復問：「尊者何所斷？」

答言：「斷愛。」

復問：「尊者阿難！何所依而得斷愛？」

答言：「婆羅門！依於欲而斷愛。」

復問：「尊者阿難！豈非無邊際？」

答言：「婆羅門！非無邊際。如有邊際，非無邊際。」

復問：「尊者阿難！云何有邊際，非無邊際。」

答言：「婆羅門！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婆羅門！於意云何？汝先有欲來詣精舍不？」

婆羅門答言：「如是，阿難！」

「如是，婆羅門！來至精舍已，彼欲息不？」

答言：「如是，尊者阿難！彼精進、方便、籌量，來詣精舍。」

復問：「至精舍已，彼精進、方便、籌量息不？」

答言：「如是，尊者阿難！」

復語婆羅門：「如是，婆羅門！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知所見，說四如意足，以一乘道淨眾生、滅苦惱、斷憂悲。何等為四？欲定斷行成就如意足，精進定、心定、思惟定斷行成就如意足。如是，聖弟子修欲定斷行成就如意足，依離、依無欲、依出要、依滅、向於捨，乃至斷愛，愛斷已，彼欲亦息。修精進定、心定、思惟定斷行成就，依離、依無欲、依出要、依滅、向於捨，乃至愛盡，愛盡已，思惟則息。婆羅門！於意云何？此非邊際耶？」

婆羅門言：「尊者阿難！此是邊際，非不邊際。」

爾時，婆羅門聞尊者阿難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去。

### ( 五六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拘睺彌國瞿師羅園，尊者阿難亦在彼住。

爾時，瞿師羅長者詣尊者阿難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尊者阿難：「云何名為世間說法者？云何名世間善向？云何名世間善到？」

尊者阿難語瞿師羅長者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長者！於意云何？若有說法，調伏貪欲、調伏瞋恚、調伏愚癡，得名世間說法者不？」

長者答言：「尊者阿難！若有說法，能調伏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是則名為世間說法。」

復問：「長者！於意云何？若世間向調伏貪欲、調伏瞋恚、調伏愚癡，是名世間善向；若世間已調伏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是名善到耶？為非耶？」

長者答言：「尊者阿難！若調伏貪欲，已斷無餘，瞋恚、愚癡已斷無餘，是名善到。」

尊者阿難答言：「長者！我試問汝，汝便真實答我，其義如此，當受持之。」

瞿師羅長者聞尊者阿難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五六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毘舍離獼猴池側重閣講堂，尊者阿難亦在彼住。

爾時，無畏離車，是尼犍弟子、聰明童子離車，是阿耆毘弟子，俱往尊者阿難所，共相問訊慰勞已，於一面坐。時，無畏離車語尊者阿難：「我師尼犍子滅熾然法，清淨超出，為諸弟子說如是道：『宿命之業，行苦行故，悉能吐之。身業不作，斷截橋梁，於未來世無復諸漏，諸業永盡；業永盡故，眾苦永盡；苦永盡故，究竟苦邊。』尊者阿難！此義云何？」

尊者阿難語離車言：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知所見，說三種離熾然清淨超出道，以一乘道淨眾生、離憂悲、越苦惱，得真如法。何等為三？如是，聖弟子住於淨戒，受波羅提木叉，威儀具足，信於諸罪過，生怖畏想。受持如是具足淨戒，宿業漸吐，得現法，離熾然，不待時節，能得正法，通達現見觀察，智慧自覺。離車長者！是名如來、應、等正覺說所知所見說離熾然，清淨超出，以一乘道淨眾生、滅苦惱、越憂悲，得真如法。

「復次，離車！如是淨戒具足，離欲、惡不善法，乃至第四禪具足住，是名如來、應、等正覺說離熾然，乃至得如實法。復有三昧正受，於此苦聖諦如實知，此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。具足如是智慧心，業更不造，宿業漸已斷，得現正法，離諸熾然，不待時節，通達現見，生自覺智。離車！是名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知所見說第三離熾然，清淨超出，以一乘道淨眾生、離苦惱、滅憂悲，得如實

法。」

爾時，尼犍弟子離車無畏默然住。

爾時，阿耆昆弟子離車聰慧重語離車無畏言：「怪哉！無畏！何默然住？於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說、所知、所見、善說法，聞不隨喜耶？」

離車無畏答言：「我思惟其義，故默然住耳。誰聞世尊沙門瞿曇所說法不隨喜者？若有聞沙門瞿曇說法而不隨喜者，此則愚夫，長夜當受非義不饒益苦。」

時，尼犍弟子離車無畏、阿耆昆弟子聰慧重聞佛所說法，尊者阿難陀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去。

### (五六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尊者阿難亦在彼住。

時，有異比丘尼於尊者阿難所，起染著心，遣使白尊者阿難：「我身遇病苦，唯願尊者哀愍見看。」

尊者阿難晨朝著衣持鉢，往彼比丘尼所。

彼比丘尼遙見尊者阿難來，露身體臥床上。尊者阿難遙見彼比丘尼身，即自攝[僉\*爻]諸根，迴身背住。彼比丘尼見尊者阿難攝[僉\*爻]諸根，迴身背住，即自慚愧，起著衣服，敷坐具，出迎尊者阿難，請令就座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

時，尊者阿難為說法言：「姊妹！如此身者，穢食長養、憍慢長養、愛所長養、婬欲長養。姊妹！依穢食者，當斷穢食，依於慢者，當斷憍慢，依於愛者，當斷愛欲。姊妹！云何名依於穢食，當斷穢食？謂聖弟子於食計數思惟而食，無著樂想、無憍慢想、無摩拭想、無莊嚴想，為持身故、為養活故、治飢渴病故、攝受梵行故，宿諸受令滅，新諸受不生，崇習長養，若力、若樂、若觸，當如是住。譬如商客以酥油膏以膏其車，無染著想、無憍慢想、無摩拭想、無莊嚴想，為運載故，如病瘡者塗以酥油，無著樂想、無憍慢想、無摩拭想、無莊嚴想，為瘡愈故。如是，聖弟子計數而食，無染著想、無憍慢想、無摩拭想、無莊嚴想，為養活故、治飢渴故、攝受梵行故，宿諸受離，新諸受不起，若力、若樂、若無罪觸安隱住。姊妹！是名依食斷食。

「依慢斷慢者。云何依慢斷慢？謂弟子聞某尊者、某尊者弟子盡諸有漏，無漏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聞已，作是念：『彼聖弟子盡諸有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我今何故不盡諸有漏，何故不自知不受後有。』當於爾時則能斷諸有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姊妹！是名依慢斷慢。

「姊妹！云何依愛斷愛？謂聖弟子聞某尊者、某尊者弟子盡諸有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我等何不盡諸有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彼於爾時能斷諸有漏，乃至自知不

受後有。姊妹！是名依愛斷愛。姊妹！無所行者，斷截婬欲、和合橋梁。」

尊者阿難說是法時，彼比丘尼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，彼比丘尼見法、得法、覺法、入法，度狐疑，不由於他，於正法、律，心得無畏。禮尊者阿難足，白尊者阿難：

「我今發露悔過，愚癡不善脫，作如是不流類事，今於尊者阿難所自見過、自知過，發露懺悔，哀愍故。」

尊者阿難語比丘尼：「汝今真實自見罪、自知罪，愚癡不善，汝自知作不類之罪，汝今自知、自見而悔過，於未來世得具足戒。我今受汝悔過，哀愍故，令汝善法增長，終不退滅。所以者何？若有自見罪、自知罪，能悔過者，於未來世得具足戒，善法增長，終不退滅。」

尊者阿難為彼比丘尼種種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從座起去。

### (五六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橋池人間遊行，與尊者阿難俱，至婆頭聚落國北身恕林中。

爾時，婆頭聚落諸童子聞尊者阿難橋池人間遊行，住婆頭聚落國北身恕林中。聞已，相呼聚集，往詣尊者阿難所，稽首禮尊者阿難足，退坐一面。

時，尊者阿難語諸童子言：「帝種！如來、應、等正覺說四種清淨，戒清淨、心清淨、見清淨、解脫清淨。

「云何為戒清淨？謂聖弟子住於戒，波羅提木叉，戒增長，威儀具足，於微細罪能生恐怖，受持學戒。戒身不滿者，能令滿足；已滿者，隨順執持，欲精進方便超出，精勤勇猛，堪能諸身心法，常能攝受，是名戒淨斷。

「苦種！云何名為心淨斷？謂聖弟子離欲、惡不善法，乃至第四禪具足住；定身未滿者令滿，已滿者隨順執受，欲精進乃至常執受，是名心淨斷。

「苦種！云何名為見淨斷？謂聖弟子聞大師說法。如是如是說法，則如是如是入如實正觀。如是如是得歡喜、得隨喜、得從於佛。

「復次，聖弟子不聞大師說法，然從餘明智尊重梵行者說，聞尊重梵行者如是如是說，則如是如是入如實觀察。如是如是觀察，於彼法得歡喜、隨喜，信於正法。

「復次，聖弟子不聞大師說法，亦復不聞明智尊重梵行者說，隨先所聞受持者重誦習，隨先所聞受持者如是如是重誦已。如是如是得入彼法，乃至信於正法。

「復次，聖弟子不聞大師說法，不聞明智尊重梵行者說，又復不能先所受持重誦習，然先所聞法為人廣說，先所聞法如是如是為人廣說。如是如是得入於法，正智觀察，乃至信於正法。

「復次，聖弟子不聞大師說法，復不聞明智尊重梵行者說，又復不能先所受持重誦習，亦復不以先所聞法為人廣說，然於先所聞法獨一靜處思惟觀察。如是如是思惟

觀察，如是如是得入正法，乃至信於正法。如是從他聞，內正思惟，是名未起正見令起，已起正見令增廣；是名未滿戒身令滿，已滿者隨順攝受，欲精進方便，乃至常攝受，是名見淨斷。

「苦種！云何為解脫清淨斷？謂聖弟子貪心無欲解脫，恚、癡心無欲解脫。如是解脫，未滿者令滿，已滿者隨順攝受，欲精進乃至常攝受，是名解脫淨斷。」

苦種！尊者阿難說是法時，婆頭聚落諸童子聞尊者阿難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五六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菴羅聚落菴羅林中，與眾上座比丘俱。

時，有質多羅長者詣諸上座比丘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

時，諸上座比丘為質多羅長者種種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，種種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默然住。時，質多羅長者稽首禮諸上座比丘足，往詣那伽達多比丘房，稽首禮那伽達多比丘足，退坐一面。

時，那伽達多比丘問質多羅長者，如所說：

「枝青以白覆，        一輻轉之車，  
離結觀察來，        斷流不復縛。

「長者！此偈有何義？」

質多羅長者言：「尊者那伽達多！世尊說此偈耶？」

答言：「如是。」

質多羅長者語尊者那伽達多言：「尊者！須臾默然，我當思惟此義。」

須臾默然思惟已，語尊者那伽達多言：「青者謂戒也，白覆謂解脫也，一輻者身念也，轉者轉出也，車者止觀也，離結者有三種結，謂貪、恚、癡。彼阿羅漢諸漏已盡、已滅、已知、已斷根本，如截多羅樹頭更不復生，未來世滅不起法。

「觀察者謂見也，來者人也，斷流者愛流於生死。彼羅漢比丘諸漏已盡、已知，斷其根本，如截多羅樹頭不復生，於未來世成不起法。

「不縛者謂三縛，貪欲縛、瞋恚縛、愚癡縛，彼阿羅漢比丘諸漏已盡、已斷、已知，斷其根本，如截多羅樹頭更不復生，於未來世成不起法。是故，尊者那伽達多！世尊說此偈：

「枝青以白覆，        一輻轉之車，  
離結觀察來，        斷流不復縛。

「此世尊所說偈，我已分別也。」

尊者那伽達多問質多羅長者言：「此義汝先聞耶？」

答言：「不聞。」

尊者那伽達多言：「長者！汝得善利，於此甚深佛法，賢聖慧眼得入。」

時，質多羅長者聞尊者那伽達多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五六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菴羅聚落菴羅林精舍，與眾多上座比丘俱。

時，有質多羅長者詣諸上座比丘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時，諸上座比丘為質多羅長者種種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默然住。

時，質多羅長者詣尊者那伽達多比丘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尊者那伽達多告質多羅長者：「有無量心三昧、無相心三昧、無所有心三昧、空心三昧。云何？長者！此法為種種義故種種名？為一義有種種名？」

質多羅長者問尊者那伽達多：「此諸三昧為世尊所說？為尊者自意說耶？」

尊者那伽達多答言：「此世尊所說。」

質多羅長者語尊者那伽達多：「聽我小思惟此義，然後當答。」

須臾思惟已，語尊者那伽達多：「有法種種義、種種句、種種味，有法一義種種味。」

復問長者：「云何有法種種義、種種句、種種味？」

長者答言：「無量三昧者，謂聖弟子心與慈俱，無怨、無憎、無恚，寬弘重心，無量修習普緣，一方充滿。如是二方、三方、四方上下，一切世間心與慈俱，無怨、無憎、無恚，寬弘重心，無量修習，充滿諸方，一切世間普緣住，是名無量三昧。云何為無相三昧？謂聖弟子於一切相不念，無相心三昧，身作證，是名無相心三昧。云何無所有心三昧？謂聖弟子度一切無量識入處，無所有，無所有心住，是名無所有心三昧。云何空心三昧？謂聖弟子世間空，世間空如實觀察，常住不變易，非我、非我所，是名空心三昧，是名為法種種義、種種句、種種味。」

復問長者：「云何法一義種種味？」

答言：「尊者！謂貪有量，若無諍者第一無量，謂貪者是有相，恚、癡者是有相，無諍者是無相。貪者是所有，恚、癡者是所有，無諍者是無所有。復次，無諍者空，於貪空，於恚、癡空，常住不變易空，非我、非我所，是名法一義種種味。」

尊者那伽達多問言：「云何？長者！此義汝先所聞耶？」

答言：「尊者！不聞。」

復告長者：「汝得大利，於甚深佛法，現賢聖慧眼得入。」

質多羅長者聞尊者那伽達多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五六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菴羅聚落菴羅林中，與諸上座比丘俱。

時，有質多羅長者詣諸上座比丘所，禮諸上座已，詣尊者伽摩比丘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尊者伽摩比丘：「所謂行者，云何名行？」

伽摩比丘言：「行者，謂三行，身行、口行、意行。」

復問：「云何身行？云何口行？云何意行？」

答言：「長者！出息、入息名為身行。有覺、有觀名為口行。想、思名為意行。」

復問：「何故出息、入息名為身行？有覺、有觀名為口行？想、思名為意行？」

答：「長者！出息、入息是身法，依於身、屬於身、依身轉，是故出息、入息名為身行。有覺、有觀故則口語，是故有覺、有觀是口行。想、思是意行，依於心、屬於心、依心轉，是故想、思是意行。」

復問：「尊者！覺、觀已，發口語，是覺、觀名為口行。想、思是心數法，依於心、屬於心想轉，是故想、思名為意行。」

復問：「尊者！有幾法？」

「若人捨身時，    彼身屍臥地，  
棄於丘塚間，    無心如木石。」

答言：「長者！

「壽暖及與識，    捨身時俱捨，  
彼身棄塚間，    無心如木石。」

復問：「尊者！若死、若入滅盡正受，有差別不？」

答：「捨於壽暖，諸根悉壞，身命分離，是名為死。滅盡定者，身、口、意行滅，不捨壽命，不離於暖，諸根不壞，身命相屬，此則命終、入滅正受差別之相。」

復問：「尊者！云何入滅正受？」

答言：「長者！入滅正受，不言：『我入滅正受，我當入滅正受。』然先作如是漸息方便，如先方便，向入正受。」

復問：「尊者！入滅正受時，先滅何法？為身行、為口行、為意行耶？」

答言：「長者！入滅正受者，先滅口行，次身行、次意行。」

復問：「尊者！云何為出滅正受？」

答言：「長者！出滅正受者亦不念言：『我今出正受，我當出正受。』然先已作方便心，如其先心而起。」

復問：「尊者！起滅正受者，何法先起，為身行、為口行、為意行耶？」

答言：「長者！從滅正受起者，意行先起，次身行，後口行。」

復問：「尊者！入滅正受者。云何順趣、流注、浚輸？」

答言：「長者！入滅正受者，順趣於離、流注於離、浚輸於離，順趣於出、流注於出、浚輸於出，順趣涅槃、流注涅槃、浚輸涅槃。」

復問：「尊者！住滅正受時，為觸幾觸？」

答言：「長者！觸不動、觸無相、觸無所有。」

復問：「尊者！入滅正受時，為作幾法？」

答言：「長者！此應先問，何故今問，然當為汝說。比丘入滅正受者，作於二法，止以觀。」

時，質多羅長者聞尊者迦摩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五六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菴羅聚落菴羅林中，與眾多上座比丘俱。

時，質多羅長者詣諸上座比丘所，稽首禮足，於一面坐。諸上座比丘為質多羅長者種種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默然住。

時，質多羅長者從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十指掌，請諸上座言：「唯願諸尊受我薄食。」時，諸上座默然受請。

時，彼長者知諸上座默然受請已，禮足而去。還歸自家，辦種種飲食，敷床座，晨朝遣使白：「時到。」

時，諸上座著衣持鉢，至長者舍，就座而坐，長者稽首禮諸上座足，於一面坐。白諸上座：「所謂種種界，云何為種種界？」

時，諸上座默然而住。如是再三。

爾時，尊者梨犀達多眾中下坐，白諸上座比丘言：「諸尊！我欲答彼長者所問。」

諸上座答言：「可。」

長者質多羅即問言：「尊者！所謂種種界，何等種種界？」

梨犀達多答言：「長者！眼界異、色界異、眼識界異；耳界異、聲界異、耳識界異；鼻界異、香界異、鼻識界異；舌界異、味界異、舌識界異；身界異、觸界異、身識界異；意界異、法界異、意識界異。如是，長者！是名種種界。」

爾時，質多羅長者下種種淨美飲食供養。眾僧食已，澡嗽、洗鉢訖，質多羅長者敷一卑床，於上座前坐聽法。



爾時，上座為長者種種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從座起去。

時，諸上座於路中語梨犀達多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梨犀達多比丘！汝真辯捷，知事而說，若於餘時，汝應常如此應。」

時，諸上座聞梨犀達多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五七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菴羅聚落菴羅林中，與眾多上座比丘俱。

時，質多羅長者詣諸上座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諸上座言：「諸世間所見，或說有我，或說眾生，或說壽命，或說世間吉凶。云何？尊者！此諸異見，何本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轉？」

時，諸上座默然不答。如是三問，亦三默然。

時，有一下座比丘名梨犀達多，白諸上座言：「我欲答彼長者所問。」

諸上座言：「善能答者答。」

時，長者即問梨犀達多：「尊者！凡世間所見，何本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轉？」

尊者梨犀達多答言：「長者！凡世間所見，或言有我，或說眾生，或說壽命，或說世間吉凶，斯等諸見，一切皆以身見為本，身見集、身見生、身見轉。」

復問：「尊者！云何為身見？」

答言：「長者！愚癡無聞凡夫見色是我、色異我、色中我、我中色，受、想、行、識見是我、識異我、我中識、識中我。長者！是名身見。」

復問：「尊者！云何得無此身見？」

答言：「長者！謂多聞聖弟子不見色是我，不見色異我，不見我中色、色中我；不見受、想、行、識是我，不見識異我，不見我中識、識中我，是名得無身見。」

復問：「尊者！其父何名？於何所生？」

答言：「長者！我生於後方長者家。」

質多羅長者語尊者梨犀達多：「我及尊者二父本是善知識。」

梨犀達多答言：「如是，長者！」

質多羅長者語梨犀達多言：「尊者若能住此菴羅林中，我盡形壽供養衣服、飲食、隨病湯藥，尊者梨犀達多默然受請。」

時，尊者梨犀達多受質多羅長者請，供養障礙故，久不詣世尊所。

時，諸上座比丘為質多羅長者種種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質多羅長者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五七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菴羅聚落菴羅林中，與眾多上座比丘俱。

時，有質多羅長者詣諸上座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諸上座比丘言：「唯願諸尊於牛牧中受我請食。」

時，諸上座默然受請。

質多羅長者知諸上座默然受請已，即自還家。星夜備具種種飲食，晨朝敷座，遣使白諸上座：「時到。」

諸上座著衣持鉢，至牛牧中質多羅長者舍，就座而坐。

時，質多羅長者自手供養種種飲食。食已，洗鉢、澡漱畢，質多羅長者敷一卑床，於上座前坐聽法。

時，諸上座為長者說種種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從座起去，質多羅長者亦隨後去。

諸上座食諸酥酪蜜飽滿，於春後月熱時，行路悶極。

爾時，有一下座比丘名摩訶迦，白諸上座：「今日大熱，我欲起雲雨微風，可爾不？」

諸上座答言：「汝能爾者，佳。」

時，摩訶迦即入三昧，如其正受。應時雲起，細雨微下，涼風颺颺從四方來，至精舍門，尊者摩訶迦語諸上座言：「所作可止？」

答言：「可止。」

時，尊者摩訶迦即止神通，還於自房。

時，質多羅長者作是念：「最下座比丘而能有此大神通力，況復中座及與上座。」即禮諸上座比丘足，隨摩訶迦比丘至所住房，禮尊者摩訶迦足，退坐一面，白言：「尊者！我欲得見尊者過人法神足現化。」

尊者摩訶迦言：「長者！勿見恐怖。」

如是三請，亦三不許。長者由復重請願見尊者神通變化。

尊者摩訶迦語長者言：「汝且出外，取乾草木積聚已，以一張[疊\*毛]覆上。」

質多羅長者即如其教，出外聚薪成[卅/積]，來白尊者摩訶迦：「薪[卅/積]已成，以[疊\*毛]覆上。」

時，尊者摩訶迦即入火光三昧，於戶鉤孔中出火焰光，燒其積薪都盡，唯白[疊\*毛]不然，語長者言：「汝今見不？」

答言：「已見。尊者！實為奇特。」

尊者摩訶迦語長者言：「當知此者皆以不放逸為本，不放逸集、不放逸生、不放逸轉，不放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是故，長者！此及餘功德，一切皆以不放逸為本，不放逸集、不放逸生、不放逸轉，不放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及餘道品

法。」

質多羅長者白尊者摩訶迦：「願常住此林中，我當盡壽衣、被、飲食、隨病湯藥。」

尊者摩訶迦有行因緣故，不受其請。

質多羅長者聞說法已，歡喜隨喜，即從座起，作禮而去。

尊者摩訶迦不欲令供養利障罪故，即從座起去，遂不復還。

### (五七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菴羅林中，與眾多上座比丘俱。

爾時，眾多上座比丘集於食堂，作如是論議：「諸尊！於意云何？謂眼繫色耶？色繫眼耶？如是耳聲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觸、意法，為意繫法耶？法繫意耶？」

時，質多羅長者行有所營，便過精舍，見諸上座比丘集於食堂，即便前禮諸上座足，禮足已，問言：「尊者集於食堂，論說何法？」

諸上座答言：「長者！我等今日集此食堂，作如此論：『為眼繫色耶？色繫眼耶？如是耳聲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觸、意法，為意繫法耶？為法繫意耶？』」

長者問言：「諸尊者於此義云何記說？」

諸上座言：「於長者意云何？」

長者答諸上座言：「如我意，謂非眼繫色，非色繫眼，乃至非意繫法，非法繫意，然中間有欲貪者，隨彼繫也。譬如二牛，一黑一白，駕以軛鞅。有人問言：『為黑牛繫白牛？為白牛繫黑牛？』為等問不？」

答言：「長者！非等問也。所以者何？非黑牛繫白牛，亦非白牛繫黑牛，然彼軛鞅是其繫也。」

「如是，尊者！非眼繫色，非色繫眼，乃至非意繫法，非法繫意，然其中間，欲貪是其繫也。」

時，質多羅長者聞諸上座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五七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菴羅林中。時，有阿耆毘外道是質多羅長者先人親厚，來詣質多羅長者所，共相問訊慰勞已，於一面住。

質多羅長者問阿耆毘外道：「汝出家幾時？」

答言：「長者！我出家已來二十餘年。」

質多羅長者問言：「汝出家來過二十年，為得過人法，究竟知見，安樂住不？」

答言：「長者！雖出家過二十年，不得過人法，究竟知見，安樂住，唯有髡形、拔髮、乞食，人間遊行，臥於土中。」

質多羅長者言：「此非名稱法、律，此是惡知，非出要道，非曰等覺，非讚歎處，不可依止。唐名出家過二十年，髡形、拔髮、乞食，人間遊行，臥灰土中。」

阿耨毘問質多羅長者：「汝為沙門瞿曇作弟子，於今幾時？」

質多羅長者答言：「我為世尊弟子過二十年。」

復問質多羅長者：「汝為沙門瞿曇弟子過二十年，復得過人法，勝、究竟知見不？」

質多羅長者答言：「汝今當知，質多羅長者要不復經由胞胎而受生，不復增於丘塚，不復起於血氣，如世尊所說五下分結，不見一結而不斷者，若一結不斷，當復還生此世。」

如是說時，阿耨毘迦悲歎涕淚，以衣拭面，謂質多羅長者言：「我今當作何計？」

質多羅長者答言：「汝若能於正法、律出家者，我當給汝衣鉢供身之具。」

阿耨毘迦須臾思惟已，語質多羅長者言：「我今隨喜，示我所作。」

時，質多羅長者將彼阿耨毘迦往詣諸上座所，禮諸上座足，於一面坐。白諸上座比丘言：「尊者！此阿耨毘迦是我先人親厚，今求出家作比丘，願諸上座度令出家，我當供給衣鉢眾具。」

諸上座即令出家，剷除鬚髮，著袈裟衣。出家已，思惟：「所以善男子剷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出家增進學道，淨修梵行……。」得阿羅漢。

#### ( 五七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菴羅聚落菴羅林中，與諸上座比丘俱。

時，有尼犍若提子與五百眷屬詣菴羅林中，欲誘質多羅長者以為弟子。質多羅長者聞尼犍若提子將五百眷屬來詣菴羅林中，欲誘我為弟子，聞已，即往詣其所，共相問訊畢，各於一面坐。

時，尼犍若提子語質多羅長者言：「汝信沙門瞿曇得無覺無觀三昧耶？」

質多羅長者答言：「我不以信故來也。」

阿耨毘言：「長者！汝不諂、不幻、質直、質直所生。長者！若能息有覺有觀者，亦能以繩繫縛於風，若能息有覺有觀者，亦可以一把土斷恒水流，我於行、住、坐、臥智見常生。」

質多羅長者問尼犍若提子：「為信在前耶？為智在前耶？信之與智，何者為先？何者為勝？」

尼犍若提子答言：「信應在前，然後有智，信智相比，智則為勝。」

質多羅長者語尼犍若提子：「我已求得息有覺有觀，內淨一心，無覺無觀，三昧生喜樂，第二禪具足住。我晝亦住此三昧，夜亦住此三昧，終夜常住此三昧，有如是智，何用信世尊為？」

尼犍若提子言：「汝諂曲、幻偽、不直、不直所生。」

質多羅長者言：「汝先言我不諂曲、不幻、質直、質直所生，今云何言諂曲、幻偽、不直、不直所生耶？若汝前實者，後則虛，後實者，前則虛。汝先言：『我於行、住、坐、臥知見常生。』汝於前後，小事不知。云何知過人法？若知、若見、安樂住事？」長者復問尼犍若提子：「有於一問、一說、一記論，乃至十問、十說、十記論，汝有此不？若無一問、一說、一記論，乃至十問、十說、十記論。云何能誘於我，而來至此菴羅林中欲誘誑我？」

於是尼犍若提子息閉掉頭，反拱而出，不復還顧。

### ( 五七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菴羅聚落菴羅林中，與眾多上座比丘俱。

爾時，質多羅長者病苦，諸親圍遶，有眾多諸天來詣長者所，語質多羅長者言：「長者！汝當發願得作轉輪王。」

質多羅長者語諸天言：「若作轉輪王，彼亦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。」

時，長者親屬語長者：「汝當繫念。汝當繫念。」

質多羅長者語親屬：「何故汝等教我繫念，繫念？」

彼親屬言：「汝作是言：『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。』是故教汝繫念、繫念也。」

長者語諸親屬：「有諸天人來至我所，語我言：『汝當發願得作轉輪聖王，隨願得果。』我即答言：『彼轉輪王亦復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』」

彼諸親屬語質多羅長者：「轉輪王有何，而彼諸天教汝願求？」

長者答言：「轉輪王者以正法治化，是故諸天見如是福利故，而來教我為發願求。」

諸親屬言：「汝今用心，當如之何？」

長者答言：「諸親屬！我今作心，唯不復見胞胎受生，不增丘塚，不受血氣，如世尊說，五下分結我不見有，不自見一結不斷，若結不斷，則還生此世。」

於是長者即從床起，結加趺坐，正念在前，而說偈言：

「服食積所積，    廣度於眾難，  
施上進福田，    殖斯五種力。  
以斯義所欲，    俗人處於家，

我悉得此利，已免於眾難。  
世間所聞習，遠離眾難事，  
生樂知稍難，隨順等正覺。  
供養持戒者，善修諸梵行，  
漏盡阿羅漢，及聲聞牟尼。  
如是超越見，於上諸勝處，  
常行士夫施，剋終獲大果。  
習行眾多施，施諸良福田，  
於此世命終，化生於天上。  
五欲具足滿，無量心悅樂，  
獲斯妙果報，以無慳悋故。  
在所處受生，未曾不歡喜。」

質多羅長者說此偈已，尋即命終，生於不煩熱天。

爾時，質多羅天子作是念：「我不應停此，當往閻浮提禮拜諸上座比丘。」如力士屈伸臂頃，以天神力至菴羅林中，放身天光，遍照菴羅林。

時，有異比丘夜起出房，露地經行，見勝光明普照樹林。即說偈言：

「是誰妙天色，住於虛空中，  
譬如純金山，閻浮檀淨光。」

質多羅天子說偈答言：

「我是天人王，瞿曇名稱子，  
是菴羅林中，質多羅長者，  
以淨戒具足，繫念自寂靜，  
解脫身具足，智慧身亦然，  
我知法故來，仁者應當知，  
當於彼涅槃，此法法如是。」

質多羅天子說此偈已，即沒不現。

## 雜阿含經卷第二十一

## 雜阿含經卷第二十二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 五七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白佛：

「不處難陀林，    終不得快樂，  
切利天宮中，    得天帝名稱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童蒙汝何知，    阿羅漢所說，  
一切行無常，    是則生滅法，  
生者既復滅，    俱寂滅為樂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五七七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即說偈言：

「斷一切鉤鎖，    牟尼無有家，  
沙門著教化，    我不說善哉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一切眾生類，    悉共相纏縛，  
其有智慧者，    孰能不愍傷？  
善逝哀愍故，    常教授眾生，  
哀愍眾生者，    是法之所應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  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五七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天子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常習慚愧心，    此人時時有，  
能遠離諸惡，    如顧鞭良馬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常習慚愧心，    此人實希有，  
能遠離諸惡，    如顧鞭良馬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悉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五七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天子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不習近正法，    樂著諸邪見，  
睡眠不自覺，    長劫心能悟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專修於正法，    遠離不善業，  
是漏盡羅漢，    嶮惡世平等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悉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五八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天子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以法善調伏，    不隨於諸見，  
雖復著睡眠，    則能隨時悟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若以法調伏，    不隨餘異見，  
無知己究竟，    能度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五八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天子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若羅漢比丘，    自所作已作，  
一切諸漏盡，    持此後邊身，  
記說言有我，    及說我所不？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答：

「若羅漢比丘，    自所作已作，  
一切諸漏盡，    持此後邊身，  
正復說有我，    我所亦無咎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若羅漢比丘，    自所作已作，  
一切漏已盡，    持此最後身，  
心依於我慢，    而說言有我，

及說於我所， 有如是說不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已離於我慢， 無復我慢心，  
超越我我所， 我說為漏盡。  
於彼我我所， 心已永不著，  
善解世名字， 平等假名說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 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 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五八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天子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白佛：

「若羅漢比丘， 漏盡持後身，  
頗說言有我， 及說我所不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若羅漢比丘， 漏盡持後身，  
亦說言有我， 及說有所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若羅漢比丘， 自所作已作，  
已盡諸有漏， 唯持最後身，  
何言說有我， 說何是我所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若羅漢比丘， 自所作已作，  
一切諸漏盡， 唯持最後身，  
說我漏已盡， 亦不著我所，  
善解世名字， 平等假名說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五八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羅睺羅阿修羅王障月天子。時，諸月天子悉皆恐怖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說偈歎佛：

「今禮最勝覺，    能脫一切障，  
我今遭苦惱，    是故來歸依。  
我等月天子，    歸依於善逝，  
佛哀愍世間，    願解阿修羅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破壞諸闇冥，    光明照虛空，  
今毘盧遮那，    清淨光明顯。  
羅睺避虛空，    速放飛兔像，  
羅睺阿修羅，    即捨月而還。  
舉體悉流污，    戰怖不自安，  
神昏志迷亂，    猶如重病人。」

時，有阿修羅名曰婆稚，見羅睺羅阿修羅疾捨月還，便說偈言：

「羅睺阿修羅，    捨月一何速，  
神體悉流污，    猶如重病人。」

羅睺阿修羅說偈答言：

「瞿曇說呪偈，    不速捨月者，  
或頭破七分，    受諸隣死苦。」

婆稚阿修羅復說偈言：

「佛興未曾有，    安隱於世間，  
說呪偈能令，    羅睺羅捨月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時月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# ( 五八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為有族本不？    有轉生族耶？  
有俱相屬無，    云何解於縛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我無有族本，亦無轉生族，  
俱相屬永斷，解脫一切縛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何名為族本，云何轉生族，  
云何俱相續，何名為堅縛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母為世族本，妻名轉生族，  
子俱是相屬，愛欲為堅縛，  
我無此族本，亦無轉生族，  
俱相屬亦無，是名脫堅縛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善哉無族本，無生族亦善，  
善哉無相屬，善哉縛解脫。  
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怨悉過，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五八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釋氏優羅提那塔所。

爾時，世尊新刈鬚髮，於後夜時結加趺坐，直身正意，繫念在前，以衣覆頭。

時，優羅提那塔邊有天神住，放身光明，遍照精舍，白佛言：「沙門憂耶？」佛告天神：「何所忘失？」

天神復問：「沙門為歡喜耶？」

佛告天神：「為何所得？」

天神復問：「沙門不憂不喜耶？」

佛告天神：「如是，如是。」

爾時，天神即說偈言：

「為離諸煩惱，為無有歡喜，  
云何獨一住？非不樂所壞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我無惱解脫，亦無有歡喜，  
不樂不能壞，故獨一而住。」

時，彼天神復說偈言：

「云何得無惱？    云何無歡喜？  
云何獨一住？    非不樂所壞。」

爾時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煩惱生歡喜，    喜亦生煩惱，  
無惱亦無喜，    天神當護持。」

時，彼天神復說偈言：

「善哉無煩惱，    善哉無歡喜，  
善哉獨一住，    不為不喜壞。  
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神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五八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一天子，容色妙絕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猶如利劍害，    亦如頭火燃，  
斷除貪欲火，    正念求遠離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譬如利劍害，    亦如頭火燃，  
斷除於後身，    正念求遠離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五八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天女眾圍遶，    如毘舍脂眾，  
癡惑叢林中，    何由而得出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正直平等道，    離恐怖之方，  
乘寂默之車，    法想為密覆，  
慚愧為長廩，    正念為羈絡，  
智慧善御士，    正見為前導，  
如是之妙乘，    男女之所乘，  
出生死叢林，    逮得安樂處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五八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有四轉九門，    充滿貪欲住，  
深溺烏泥中，    大象云何出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斷愛喜長廩，    貪欲等諸惡，  
拔愛欲根本，    正向於彼處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五八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賴吒槃提國，有諸商賈客，  
大富足財寶，各各競求富，  
方便欲財利，猶如然熾火，  
如是競勝心，欲貪常馳騁，  
云何當斷貪，息世間勤求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捨俗出非家，妻子及財寶，  
貪恚癡離欲，羅漢盡諸漏，  
正智心解脫，愛盡息方便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速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五九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，拘薩羅國有諸商人，五百乘車，共行治生，至曠野中。曠野有五百群賊在後隨逐，伺便欲作劫盜。時，曠野中有一天神，止住路側。

「時，彼天神作是念：『當往詣彼拘薩羅國諸商人所，問其義理。若彼商人喜我所問，時解說者，我當方便令其安隱，得脫賊難；若不喜我所問者，當放捨之，如餘天神。』

「時，彼天神作是念已，即放身光，遍照商人車營，而說偈言：

「『誰於覺睡眠，誰復睡眠覺，  
誰有解此義，誰能為我說。』

「爾時，商人中有一優婆塞信佛、信法、信比丘僧，一心向佛、法、僧，歸依佛、法、僧，於佛離疑，於法、僧離疑，於苦、集、滅、道離疑，見四聖諦得第一無間等果，在商人中與諸商人共為行侶。彼優婆塞於後夜時端坐思惟，繫念在前，於十二因緣逆順觀察，所謂是事有故是事有，是事起故是事起。謂緣無明行，緣行識，緣識名色，緣名色六入處，緣六入處觸，緣觸受，緣受愛，緣愛取，緣取有，緣有生，緣

生老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。如是純大苦聚集；如是無明滅則行滅，行滅則識滅，識滅則名色滅，名色滅則六入處滅，六入處滅則觸滅，觸滅則受滅，受滅則愛滅，愛滅則取滅，取滅則有滅，有滅則生滅，生滅則老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滅，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。

「時，彼優婆塞如是思惟已，而說偈言：

「『我於覺睡眠，        我於睡眠覺，  
我解知此義，        能為人記說。』

「時，彼天神問優婆塞：『云何覺睡眠？云何睡眠覺？云何能解知？云何能記說？』

「時，優婆塞說偈答言：

「『貪欲及瞋恚，        愚癡得離欲，  
漏盡阿羅漢，        正智心解脫，  
彼則為覺悟，        我於彼睡眠，  
不知因生苦，        及苦因緣集，  
於此一切苦，        得無餘滅盡，  
又不知正道，        等趣息苦處，  
斯等為常眠，        我於彼則覺，  
如是覺睡眠，        如是睡眠覺，  
如是善知義，        如是能記說。』

「時，彼天神復說偈言：

「『善哉覺睡眠，        善哉眠中覺，  
善哉解知義，        善哉能記說，  
久遠乃今見，        諸兄弟而來，  
緣汝恩力故，        令諸商人眾，  
得免於劫賊，        隨道安樂去。』

「如是，諸比丘！彼拘薩羅澤中諸商人眾皆得安隱從曠野出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五九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，海洲上優婆塞至他優婆塞舍會坐，極毀皆欲，言：『此欲者，虛妄不實，欺誑之法，猶如幻化，誑於嬰兒。』還自己舍，恣於五欲，是優婆塞舍有天神止住。時，彼天神作是念：『是優婆塞不勝不類，於餘優婆塞



舍會坐眾中極毀些欲，言：「如是欲者，虛偽不實，欺誑之法，如誑嬰兒。」還已舍已，自恣五欲，我今寧可發令覺悟。」而說偈言：

「『於大聚會中，        毀些欲無常，  
自沒於愛欲，        如牛溺深泥。  
我觀彼會中，        諸優婆塞等，  
多聞明解法，        奉持於淨戒。  
汝見彼樂法，        而說欲無常，  
如何自恣欲，        不斷於貪愛，  
何故樂世間，        畜妻子眷屬。』

「時，彼天神如是如是開覺彼優婆塞已。如是如是彼優婆塞覺悟已，刳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精勤修習，盡諸有漏，得阿羅漢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五九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寒林中丘塚間。

時，給孤獨長者有小因緣至王舍城，止宿長者舍。夜見長者告其妻子、僕使、作人言：「汝等皆起，破樵然火，炊飯作餅調和眾味，莊嚴堂舍。」

給孤獨長者見已，作是念：「今此長者何所為作，為嫁女娶婦耶？為請賓客、國王、大臣耶？」念已，即問長者：「汝何所作？為嫁女娶婦？為請賓客、國王、大臣耶？」

時，彼長者答給孤獨長者言：「我不嫁女娶婦，亦不請呼國王、大臣，唯欲請佛及比丘僧，設供養耳。」

時，給孤獨長者聞未曾聞佛名字已，心大歡喜，身諸毛孔皆悉怡悅，問彼長者言：「何名為佛？」

長者答言：「有沙門瞿曇，是釋種子，於釋種中刳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是名為佛。」

給孤獨長者言：「云何名僧？」

彼長者言：「若婆羅門種刳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信家非家，而隨佛出家；或刹利種、毘舍種、首陀羅種善男子等刳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彼佛出家而隨出家，是名為僧。今日請佛及現前僧，設諸供養。」

給孤獨長者問彼長者言：「我今可得往見世尊不？」

彼長者答言：「汝且住此，我請世尊來至我舍，於此得見。」

時，給孤獨長者即於其夜至心念佛，因得睡眠。天猶未明，忽見明相，謂天已曉，欲出其舍，行向城門，至城門下，夜始二更，城門未開，王家常法，待遠使命來往，至初夜盡，城門乃閉，中夜已盡，輒復開門，欲令行人早得往來。

爾時，給孤獨長者見城門開，而作是念：「定是夜過天曉門開。」乘明相出於城門，出城門已，明相即滅，輒還闇冥。給孤獨長者心即恐怖，身毛為豎，得無為人及非人，或姦姣人恐怖我耶？即便欲還。

爾時，城門側有天神住。時，彼天神即放身光，從其城門至寒林丘塚間光明普照，告給孤獨長者言：「汝且前進，可得勝利，慎勿退還。」

時，彼天神即說偈言：

「善良馬百匹，    黃金滿百斤，  
騾車及馬車，    各各有百乘，  
種種諸珍奇，    重寶載其上，  
宿命種善根，    得如此福報，  
若人宗重心，    向佛行一步，  
十六分之一，    過前福之上。

「是故，長者！汝當前進，慎勿退還！」即復說偈：

「雪山大龍象，    純金為莊飾，  
巨身長大牙，    以此象施人，  
不及向佛福，    十六分之一。

「是故，長者！當速前進，得其大利，非退還也。」復說偈言：

「金菩闍國女，    其數有百人，  
種種眾妙寶，    瓔珞具莊嚴，  
以是持施與，    不及行向佛，  
一步之功德，    十六分之一。

「是故，長者！當速前進，得其勝利，非退還也。」

時，給孤獨長者問天神言：「賢者！汝是何人？」

天神答言：「我是摩頭息憍大摩那婆先，是長者善知識，於尊者舍利弗、大目犍連所起信敬心，緣斯功德，今得生天，典此城門，是故告長者：『但當進前，慎莫退還，前進得利，非退還也。』」

時，給孤獨長者作是念：「佛興於世，非為小事；得聞正法，亦非小事。是故天神勸我令進，往見世尊。」時，給孤獨長者尋其光明，逕至寒林丘塚間。

爾時，世尊出房露地經行，給孤獨長者遙見佛已，即至其前，以俗人禮法恭敬問訊：「云何？世尊！安隱臥不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婆羅門涅槃，是則常安樂，  
愛欲所不染，解脫永無餘。  
斷一切希望，調伏心熾燃，  
心得寂止息，止息安隱眠。」

爾時，世尊將給孤獨長者往入房中，就座而坐，端身繫念。爾時，世尊為其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世尊說：「諸法無常，宜布施福事、持戒福事、生天福事，欲味、欲患、欲出，遠離之福。」

給孤獨長者聞法、見法、得法、入法、解法，度諸疑惑，不由他信，不由他度，入正法、律，心得無畏，即從座起，正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言：「已度。世尊！已度。善逝！我從今日盡其壽命，歸佛、歸法、歸比丘僧，為優婆塞，證知我。」

爾時，世尊問給孤獨長者：「汝名何等？」

長者白佛：「名須達多。以常給孤貧辛苦故，時人名我為給孤獨。」

世尊復問：「汝居何處？」

長者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在拘薩羅人間，城名舍衛，唯願世尊來舍衛國，我當盡壽供養衣被、飲食、房舍、床臥、隨病湯藥。」

佛問長者：「舍衛國有精舍不？」

長者白佛：「無也，世尊！」

佛告長者：「汝可於彼建立精舍，令諸比丘往來宿止。」

長者白佛：「但使世尊來舍衛國，我當造作精舍僧房，令諸比丘往來止住。」爾時，世尊默然受請。

時，長者知佛世尊默然受請已，從座起，稽首佛足而去。

### (五九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給孤獨長者疾病命終，生兜率天，為兜率天子，作是念：「我不應久住於此，當往見世尊。」作是念已，如力士屈申臂頃，於兜率天沒，現於佛前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時，給孤獨天子身放光明，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給孤獨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於此祇桓林，仙人僧住止，  
諸王亦住此，增我歡喜心，  
深信淨戒業，智慧為勝壽，

以此淨眾生， 非族姓財物，  
大智舍利弗， 正念常寂默，  
閑居修遠離， 初建業良友。」

說此偈已，即沒不現。

爾時，世尊其夜過已，入於僧中，敷尼師壇，於眾前坐，告諸比丘：「今此夜中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來詣我所，稽首我足，退坐一面。而說偈言：

「於此祇桓林， 仙人僧住止，  
諸王亦住此， 增我歡喜心，  
深信淨戒業， 智慧為勝壽，  
以此淨眾生， 非族姓財物，  
大智舍利弗， 正念常寂默，  
閑居修遠離， 初建業良友。」

爾時，尊者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我解世尊所說，給孤獨長者生彼天上，來見世尊，然彼給孤獨長者於尊者舍利弗極相敬重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如是，如是。阿難！給孤獨長者生彼天上，來見於我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尊者舍利弗故，而說偈言：

「一切世間智， 唯除於如來，  
比舍利弗智， 十六不及一。  
如舍利弗智， 天人悉同等，  
比於如來智， 十六不及一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五九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曠野精舍。

時，有曠野長者疾病命終，生無熱天。生彼天已，即作是念：「我今不應久於此住，不見世尊。」作是念已，如力士屈申臂頃，從無熱天沒，現於佛前。

時，彼天子天身委地，不能自立，猶如酥油委地，不能自立。如是，彼天子天身細軟，不自持立。

爾時，世尊告彼天子：「汝當變化作此龜身，而立於地。」

時，彼天子即自化形，作此龜身，而立於地。於是，天子前禮佛足，退坐一面。

爾時，世尊告手天子：「汝手天子，本於此間為人身時，所受經法，今故憶念不悉忘耶？」

手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本所受持，今悉不忘。本人間時，有所聞法，不盡得者，今亦憶念，如世尊善說。世尊說言：『若人安樂處，能憶持法，非為苦處。』此說真實。如世尊在閻浮提，種種雜類，四眾圍遶，而為說法，彼諸四眾聞佛所說，皆悉奉行。我亦如是，於無熱天上，為諸天人大會說法，彼諸天眾悉受修學。」

佛告手天子：「汝於此人間時，於幾法無厭足故，而得生彼無熱天中？」

手天子白佛：「世尊！我於三法無厭足故，身壞命終，生無熱天。何等三法？我於見佛無厭故，身壞命終生無熱天；我於佛法無厭足故，生無熱天；供養眾僧無厭足故，身壞命終，生無熱天。」時，手天子即說偈言：

「見佛無厭足，聞法亦無厭，  
供養於眾僧，亦未曾知足，  
受持賢聖法，調伏慳著垢，  
三法不知足，故生無熱天。」

時，手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五九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無煩天子，容色絕妙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生彼無煩天，解脫七比丘，  
貪瞋恚已盡，超世度恩愛，  
誰度於諸流，難度死魔軍，  
誰斷死魔縻，永超煩惱軛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尊者優波迦，及波羅撻荼、  
弗迦羅娑梨、跋提、撻陀疊、  
亦婆休難提，及波毘瘦[少/兔]，  
如是等一切，悉皆度諸流，  
斷絕死魔縻，度彼難度者，  
斷諸死魔縻，超越諸天軛，  
說甚深妙法，覺悟難知者，  
巧便問深義，汝今為是誰？」

時，彼天子說偈白佛：

「我是阿那含，    生彼無煩天，  
故能知斯等，    解脫七比丘，  
盡貪欲瞋恚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眼耳鼻舌身，    第六意入處，  
若彼名及色，    得無餘滅盡，  
能知此諸法，    解脫七比丘，  
貪有悉已盡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鞞跋楞伽村，    我於彼中住，  
名難提婆羅，    造作諸瓦器，  
迦葉佛弟子，    持優婆塞法，  
供養於父母，    離欲修梵行，  
世世為我友，    我亦彼知識，  
如是等大士，    宿命共和合，  
善修於身心，    持此後邊身。」

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如是汝賢士，    如汝之所說，  
鞞跋楞伽村，    名難提婆羅，  
迦葉佛弟子，    受優婆塞法，  
供養於父母，    離欲修梵行，  
昔是汝知識，    汝亦彼良友，  
如是諸正士，    宿命共和合，  
善修其身心，    持此後邊身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時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五九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此世多恐怖， 眾生常惱亂，  
已起者亦苦， 未起亦當苦，  
頗有離恐處， 唯願慧眼說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無有異苦行， 無異伏諸根，  
無異一切捨， 而得見解脫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 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 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五九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云何諸眾生， 受身得妙色？  
云何修方便， 而得乘出道？  
眾生住何法， 為何所修習，  
為何等眾生， 諸天所供養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持戒明智慧， 自修習正受，  
正直心繫念， 熾然憂悉滅，  
得平等智慧， 其心善解脫，  
斯等因緣故， 受身得妙色，  
成就乘出道， 心住於中學，  
如是德備者， 為諸天供養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 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 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五九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沈沒於睡眠，    欠喏不欣樂，  
飽食心憤鬧，    懈怠不精勤，  
斯十覆眾生，    聖道不顯現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心沒於睡眠，    欠喏不欣樂，  
飽食心憤鬧，    懈怠不精勤，  
精勤修習者，    能開發聖道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五九九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外纏結非纏，    內纏纏眾生，  
今問於瞿曇，    誰於纏離纏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智者建立戒，    內心修智慧，  
比丘勤修習，    於纏能解纏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六〇〇 )

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難度難可忍，    沙門無知故，  
多起諸艱難，    重鈍溺沈沒，  
心隨覺自在，    數數溺沈沒，  
沙門云何行，    善攝護其心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如龜善方便，    以殼自藏六，  
比丘習禪思，    善攝諸覺想，  
其心無所依，    他莫能恐怖，  
是則自隱密，    無能誹謗者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六〇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天子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薩羅小流注，    當於何反流，  
生死之徑路，    於何而不轉，  
世間諸苦樂，    何由滅無餘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眼耳鼻舌身，    及彼意入處，  
名色滅無餘，    薩羅小還流，  
生死道不轉，    苦樂滅無餘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  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六〇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天子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伊尼耶鹿[跳-兆+專]，    仙人中之尊，  
少食不嗜味，    禪思樂山林，  
我今敬稽首，    而問於瞿曇，  
云何出離苦？    云何苦解脫？  
我今問解脫，    於何而滅盡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世間五欲德，    心法說第六，  
於彼欲無欲，    解脫一切苦，  
如是於苦出，    如是苦解脫，  
汝所問解脫，    於彼而滅盡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  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六〇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天子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云何度諸流？    云何度大海？  
云何能捨苦？    云何得清淨？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信能度諸流，不放逸度海，  
精進能除苦，智慧得清淨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速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 雜阿含經卷第二十二

## 雜阿含經卷第二十三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六〇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鉢，共諸比丘僧入城乞食，如偈所說：

「身色如金山，    端嚴甚微妙，  
行步如鵝王，    面如淨滿月，  
世尊與眾俱。」

時，世尊以足踐城門限地，作六種震動，如偈所說：

「大海及大地，    城郭并諸山，  
牟尼足所踐，    動搖如浪舟。」

佛變現如是神力。時，諸民人高聲唱言：「奇特未嘗有法！變現神力，如佛世尊，入城示現如是種種未曾有法。」如偈所說：

「地下即成平，    高地反為下，  
由佛威神故，    荊棘諸瓦礫，  
皆悉不復見，    聾盲及瘡痍，  
即得見聞語，    城郭諸樂器，  
不擊妙音出。」

時，彼世尊光相普照，如千日之焰，如偈所說：

「世尊身光明，    普照城邑中，  
民人蒙佛光，    涼若栴檀塗。」

時，世尊順邑而行。時，彼有兩童子，一者上姓，二者次姓，共在沙中嬉戲。一名闍耶，二名毘闍耶，遙見世尊來，三十二大人相莊嚴其體。時，闍耶童子心念言：「我當以麥粍，仍手捧細沙，著世尊鉢中。」

時，毘闍耶合掌隨喜，如偈所說：

「見大悲世尊，    通身一尋光，  
勇顏覩世尊，    心生大敬信，  
捧沙即奉施，    得離生老際。」

時，彼童子而發願言：「以惠施善根功德，令得一天下一繖蓋王，即於此生得供養諸佛。」如偈所說：

「牟尼知彼心，    及彼意所願，  
受果增善根，    及福田力故，

即以大悲心， 受其奉施沙。」

時，闍耶以此善根，當得為王，王闍浮提，乃至得成無上正覺，故世尊發微笑。

爾時，阿難見世尊發微笑，即便合掌向佛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諸佛世尊阿羅訶三藐三佛陀，非無因緣而能發微笑，今佛世尊以何因緣而發微笑？」如偈所說：

「世尊離調笑， 無上世中尊，  
齒白如珂玉， 最勝今發笑，  
勇猛勤精進， 無師而自覺，  
妙言令樂聞， 無上柔軟音，  
而記彼童子， 梵音遠清徹，  
無上兩足尊， 記彼施沙果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阿難曰：「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說。諸佛無有因緣亦不發笑，我今笑者，其有因緣。阿難當知，於我滅度百年之後，此童子於巴連弗邑統領一方，為轉輪王，姓孔雀，名阿育，正法治化，又復廣布我舍利，當造八萬四千法王之塔，安樂無量眾生。

「如偈所說：

「於我滅度後， 是人當作王，  
孔雀姓名育， 譬如頂生王，  
於此闍浮提， 獨王世所尊。

「阿難！取此鉢中所施之沙，捨著如來經行處，當行彼處。」

阿難受教，即取鉢沙，捨經行處。

「阿難當知，於巴連弗邑，有王名日月護。彼王當生子，名曰頻頭娑羅，當治彼國。彼復有子，名曰修師摩。

「時，彼瞻婆國有一婆羅門女，極為端正，令人樂見，為國所珍，諸相師輩見彼女相，即記彼女：『當為王妃，又生二子，一當領一天下，一當出家學道，當成聖跡。』」

「時，彼婆羅門聞彼相師所說，歡喜無量，即持其女，詣巴連弗邑，種種莊嚴，莊嚴其體，欲嫁與修師摩王子。相師云：『應嫁與頻頭娑羅王，彼女當生福德子，子當紹王基。』婆羅門即以其女嫁與此王。王見其女，端正有德，即為夫人。前夫人及諸嫫女見是夫人來，作是念言：『此女極為端正，國中所珍，王若與彼相娛樂者，棄捨我等，乃至目所不視。』」

「諸女輩即使學習剗毛師業。彼悉學已，為王料理鬢髮。料理之時，王大歡喜，即問彼女：『汝何所求欲？』女啟王言：『唯願王心愛念我耳！』如是三啟。

「時，王言：『我是剗利灌頂王，汝是剗毛師，云何得愛念汝？』彼女白王言：『我非是下姓生，乃是高族婆羅門之女。相師語我父云：此女應嫁與國王。是故來

至此耳！』王言：『若然者，誰令汝習下劣之業？』女啟王言：『是舊夫人及姝女令我學此。』

「王即勅言：『自今勿復習下業。』王即立為第一夫人。王恒與彼自相娛樂，仍便懷體，月滿生子，生時安隱，母無憂惱。過七日後，立字無憂。又復生子，名曰離憂。無憂者，身體龐溢，父王不大附捉，情所不念。又王欲試二子，呼寶伽羅阿。語婆羅門言：『和上觀我諸子，於我滅後，誰當作王？』婆羅門言：『將此諸子出城金殿園館中，於彼當觀其相。』乃至出往彼園。

「時，阿育王母語阿育言：『承王出金殿園館中，觀諸王子，於我滅後，誰當作王。汝今云何不去？』阿育啟言：『王既不念我，亦復不樂見我。』母復言：『但往彼所。』阿育復啟：『母復勅令往，今便往去，願母當送飲食。』母言：『如是。當出城去。』

「時，出門逢一大臣，名曰阿[少/兔]羅陀。此臣問阿育言：『王子今至何所？』阿育答言：『聞大王出在金殿園館，觀諸王子，於我滅後，誰當作王。今往詣彼。』

「王先勅大臣：『若阿育來者，當使其乘老鈍象來，又復老人為眷屬。』時，阿育乘是老象，乃至園館中，於諸王子中地坐。

「時，諸王子各下飲食，阿育母以瓦器盛酪飯，送與阿育。如是諸王子各食飲食。時，父王問師言：『此中誰有王相，當紹我位？』時，彼相師視諸王子，見阿育具有王相，當得紹位。又作是念：『此阿育，王所不應，我若語言當作王者，王必愁憂不樂。』即語言：『我今總記。』王報言：『如師所教。』師言：『此中若有乘好乘者，是人當作王。』時，諸王子聞彼所說，各念言：『我乘好乘。』時，阿育言：『我乘老宿象，我得作王。』

「時，王又復語師言：『願更為觀授記。』師復答言：『此中有第一座者，彼當作王。』諸王子各相謂言：『我坐第一座。』阿育言：『我今坐地，是我勝座，我當作王。』

「復語師：『更為重觀。』師又報言：『此中上器、上食，此當得王。』乃至阿育念言：『我有勝乘、勝座、勝食。』時，王觀子相畢，便即還宮。

「時，阿育母問阿育言：『誰當作王？婆羅門復記誰耶？』阿育啟言：『上乘、上座、上器、上食，當作王子，自見當作王：老象為乘，以地為坐，素器盛食，粳米雜酪飯。』

「時，彼婆羅門知阿育當作王，數修敬其母。其母亦重餉婆羅門，即便問言：『大王崩後，誰當作王？』師答言：『此不可說也。』如是乃至三問。師言：『吾當語汝，慎勿使人知，汝生此子，名曰阿育，是其人也。』夫人白言：『我聞此語，歡喜踊躍，若王聞者，於師所不生敬信，師今可還本住處；若子作王者，師當一切得吉利，盡形供養。』

「時，頻頭羅王邊國德叉尸羅反。時，王語阿育：『汝將四兵眾，平伐彼國。』王子去時，都不與兵甲。

「時，從者白王子言：『今往伐彼國，無有軍仗。云何得平？』阿育言：『我若為王，善根果報者，兵甲自然來。』應發是語時，尋聲地開，兵甲從地而出，即將四兵，往伐彼國。

「時，彼諸國民人聞阿育來，即平治道路，莊嚴城郭，執持吉瓶之水，及種種供養，奉迎王子，而作是言：『我等不反大王及阿育王子，然諸臣輩不利我等，我等是故背違聖化。』即以種種供養王子，請入城邑。平此國已，又使至伐佉沙國。

「時，彼二大力士為王平治道路，推諸山石。又復諸天宣令此國：『阿育當王此天下，汝等勿興逆意。』彼國王即便降伏。如是，乃至平此天下，至於海際。

「時，修師摩王子出外遊戲，又復遇逢一大臣，臣不修禮法，王子即使人打拍其身。大臣念言：『此王子未得王位，用性如是；若得王者，不可而當。又聞阿育得天下，得壞五百大臣，我等相與立阿育為王，領此天下。』

「又，德叉尸羅國反，諸臣共議：『令修師摩王子去。』王亦應可，即便往彼國，不能降伏。

「時，父王復得重疾，王語諸臣：『吾今欲立修師摩為王，令阿育往至彼國。』時，諸臣欲令阿育作王，以黃物塗阿育體及面手脚已，諸臣白王言：『阿育王子今得重疾。』諸臣即便莊嚴阿育，將至王所：『今且立此子為王，我等後徐徐當立修師摩為王。』時，王聞此語，甚以不喜，憂愁不樂，默然不對。

「時，阿育心念口言：『我應正得王位者，諸天自然來，以水灌我頂，素縵繫首。』尋聲諸天即以水灌阿育頂，素縵繫首。時，王見此相貌，極生愁惱，即便命終。

「阿育王如禮法殯葬父王已，即立阿[少/兔]樓陀為大臣。

「時，修師摩王子聞父崩背，今立阿育為王，心生不忍，即集諸兵，而來伐阿育。阿育王四門中，二門安二力士，第三門安大臣，自守東門。

「時，阿[少/兔]樓陀大臣機關木象，又作阿育王像，像即騎象，安置東門外。又作無烟火坑聚，以物覆之。修師摩既來到時，阿[少/兔]樓陀大臣語修師摩王子：『欲作王者，阿育在東門，可往伐之，能得此王者，自然得作王。』時，彼王子即趣東門，即墮火坑，便即死亡。

「爾時，有一大力士，名曰跋陀羅由陀，聞修師摩終亡，厭世，將無量眷屬，於佛法中出家學道，加勤精進，逮得漏盡，成阿羅漢道。

「阿育王正法治化。時，諸臣輩我等共立阿育為王故，輕慢於王，不行君臣之禮，王亦自知諸臣輕慢於我。

「時，王語諸臣曰：『汝等可伐花果之樹，植於刺棘。』諸臣答曰：『未嘗見聞却除華果而植刺樹，而見除伐刺樹而植果實。』乃至王三勅令伐，彼亦不從。

「爾時，國王忿諸大臣，即持利劍，殺五百大臣。又時，王將姝女眷屬，出外園中遊戲，見一無憂樹，華極敷盛。王見已，此華樹與我同名。心懷歡喜。王形體醜陋，皮膚龜澁，諸姝女輩，心不愛王，憎惡王故，以手毀折無憂華樹。王從眠覺，見無憂樹華狼藉在地，心生忿怒，繫諸姝女，以火燒殺。王行暴惡，故曰暴惡阿育王。

「時，阿[少/兔]樓陀大臣白王言：『王不應為是法。云何以手自殺人，諸臣姝女？王今當立屠殺之人，應有所殺，以付彼人。』王即宣教立屠殺者。彼有一山，名曰耆梨，中有一織師家。織師有一子，亦名耆梨，兇惡搥打繫縛小男小女，及捕水陸之生，乃至拒逆父母，是故世人傳云兇惡耆梨子。

「時，王諸使語彼：『汝能為王斬諸兇人不？』彼答曰：『一切閻浮提有罪者，我能淨除，況復此一方？』

「時，諸使輩還啟王言：『彼人已得兇惡者。』王言：『覓將來也！』諸使呼彼，彼答言：『小忍，先奉辭父母。』具說上事，父母言：『子不應行是事。』如是三勅，彼生不仁之心，即便殺父母已，然後乃至。

「諸使問曰：『何以經久不速來也？』時，彼兇惡具說上事。諸使者以是事具啟王。王即勅彼：『我所有罪人，事應至死，汝當知之。』彼啟王言：『為我作舍。』王乃至為其作舍屋室，極為端嚴，唯開一門，門亦極精嚴，於其中間，作治罪之法羅列，狀如地獄，彼獄極為勝好。時，彼兇人啟王言：『今從王乞願，若人來入此中者，不復得出。』王答言：『如汝所啟乞願，當以與汝。』

「時，彼屠主往詣寺中，聽諸比丘說地獄事。時，有比丘講地獄經：『有眾生生地獄者，地獄即執彼罪人，以熱鐵鉗鉗開其口，以熱鐵丸著其口中。次融銅灌口，次復鐵斧斬截其體，次復杻械枷鎖檢繫其身，次復火車鑪炭，次復鐵鑊，次復灰河，次復刀山劍樹。』具如天五使經所說。彼屠主具聞比丘說是諸事，開其住處，所作治罪之法如彼所說，案此法而治罪人。

「又一時，商主將其婦入於大海，入海時，婦便生子，名曰為海。如是在海十有餘年，採諸重寶，還到本鄉，道中值五百賊，殺於商主，奪彼寶物。

「爾時，商主之子見父傷死，及失寶物，厭世間苦故，於如來法中出家學道，還其本土，遊行諸國，次至巴連弗邑。過此夜已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城次第乞食，誤入屠殺舍中。

「時，彼比丘遙見舍裏，見火車鑪炭等治諸眾生，如地獄中，尋生恐怖，衣毛皆豎，便欲出門。時，兇惡即往，執彼比丘言：『入此中者，無有得出，汝今於此而死。』比丘聞其所說，心生悲毒，泣淚滿目。兇主問曰：『汝云何如小兒啼？』

「爾時，比丘以偈答曰：

「『我不恐畏死，    志願求解脫，  
所求不成果，    是故我啼泣，



人身極難得， 出家亦復然，  
遇釋師子王， 自今不重覩。』

「爾時，兇主語比丘曰：『汝今必死，何所憂惱？』比丘復以哀言答云：『乞我少時生命，可至一月。』彼兇不聽。如是日數漸減，止於七日，彼即聽許。

「時，此比丘知將死不久，勇猛精進，坐禪息心，終不能得道。至於七日，時，王宮內人有事至死，送付兇惡之人，令治其罪。兇主將是女人著臼中，以杵擣之，令成碎末。

「時，比丘見是事，極厭惡此身：『嗚呼！苦哉！我不久亦當如是。』而說偈言：

「『嗚呼大悲師， 演說正妙法，  
此身如聚沫， 於義無有實。  
向者美女色， 今將何所在，  
生死極可捨， 愚人而貪著。  
係心緣彼處， 今當脫鑊木，  
令度三有海， 畢竟不復生。  
如是勤方便， 專精修佛法，  
斷除一切結， 得成阿羅漢。』

「時，彼凶惡人語此比丘：『期限已盡。』比丘問曰：『我不解爾之所說。』彼兇答曰：『先期七日，今既已滿。』比丘以偈答曰：

「『我心得解脫， 無明大黑闇，  
斷除諸有蓋， 以殺煩惱賊，  
慧日今已出， 鑒察心意識，  
明了見生死， 今者愍人時，  
隨順修聖法， 我今此身骸，  
任爾之所為， 無復有悵惜。』

「爾時，彼兇主執彼比丘著鐵鑊油中，足與薪火，火終不然，假使然者，或復不熱。兇主見火不然，打拍使者，而自然火，火即猛盛；久久，開鐵鑊蓋，見彼比丘鐵鑊中蓮華上坐，生希有心，即啟國王，王即便嚴駕，將無量眾，來看比丘。

「時，彼比丘調伏時至，即身昇虛空，猶如鴈王，示種種變化，如偈所說。

「王見是比丘， 身昇在虛空，  
心懷大歡喜， 合掌觀彼聖：

「『我今有所白， 意中所不解，  
形體無異人， 神通未曾有，  
為我分別說， 修習何等法，

令汝得清淨，    為我廣敷演，  
令得勝妙法，    我了法相已，  
為汝作弟子，    畢竟無有悔。』

「時，彼比丘而作是念：『我今伏是王，多有所導，攝持佛法，當廣分布如來舍利，安樂無量眾生，於此閻浮提，盡令信三寶。』以是因緣故，自顯其德。而向王說偈言：

「『我是佛弟子，    速得諸漏盡，  
又復是佛子，    不著一切有，  
我今已調伏，    無上兩足尊，  
息心得寂靜，    生死大恐怖，  
我今悉得脫，    有離三有縛，  
如來聖法中，    獲得如是利。』

「時，阿育王聞彼比丘所說，於佛所生大敬信，又白比丘言：『佛未滅度時，何所記說？』比丘答言：『佛記大王：「於我滅後，過百歲之時，於巴連弗邑，有三億家，彼國有王，名曰阿育，當王此閻浮提，為轉輪王，正法治化；又復廣布我舍利，於閻浮提立八萬四千塔。」佛如是記大王。然大王今造此大地獄，殺害無量民人，王今宜應慈念一切眾生，施其無畏，令得安隱，佛之所記大王者，王當如法修行。』而說偈言：

「『當行哀愍心，    莫惱諸群生，  
當修習佛法，    廣布佛舍利。』

「時，彼阿育王於佛所極生敬信，合掌向比丘作禮：『我得大罪，今向比丘懺悔，我之所作甚為不可，願為佛子，受我懺悔。捨心勿復責，我愚人今復歸命。』而說偈言：

「『我今歸依佛，    無上勝妙法，  
比丘諸眾尊，    我今盡命歸，  
我今當勇猛，    奉受世尊勅，  
於此閻浮提，    普立諸佛塔，  
種種諸供養，    懸繒及幡幢，  
莊嚴世尊塔，    妙麗世希有。』

「時，彼比丘度阿育王已，乘空而化。

「時，王從地獄出，兇主白王言：『王不復得去。』王曰：『汝今欲殺我耶？』彼曰：『如是。』王曰：『誰先入此中？』答曰：『我是。』王曰：『若然者，汝先應取死。』王即勅人，將此兇主著作膠舍裏，以火燒之，又勅壞此地獄，施眾生無畏。

「時，王欲建舍利塔，將四兵眾，至王舍城，取阿闍世王佛塔中舍利，還復修治此塔，與本無異。如是取七佛塔中舍利，至羅摩村中。時，諸龍王將是王入龍宮中，王從龍索舍利供養，龍即與之。王從彼而出，如偈所說：

「『羅摩羅村中，    所有諸佛塔，  
龍王所奉事，    守護而供養，  
王從龍索分，    諸龍開懷與，  
即持此舍利，    漸進於餘方。』

「時，王作八萬四千金、銀、琉璃、頗梨篋，盛佛舍利；又作八萬四千四寶瓶，以盛此篋，又作無量百千幡幢繖蓋，使諸鬼神各持舍利供養之具，勅諸鬼神言：『於閻浮提，至於海際，城邑聚落滿一億家者，為世尊立舍利塔。』

「時，有國名著叉尸羅，三十六億家，彼國人語鬼神言：『三十六篋舍利與我等，起立佛塔。』王作方便，國中人多者，令分與彼，令滿家數，而立為塔。

「時，巴連弗邑有上座，名曰耶舍，王詣彼所，白上座曰：『我欲一日之中，立八萬四千佛塔，遍此閻浮提，意願如是。』如偈讚曰：

「『大王名阿育，    於先八塔中，  
各取其舍利，    於此閻浮提，  
建立諸佛塔，    八萬及四千，  
縱廣殊妙勝，    一日都使畢。』

「時，彼上座白王言：『善哉！大王！剋後十五日月食時，令此閻浮提起諸佛塔。』如是乃至一日之中，立八萬四千塔，世間民人，興慶無量，共號名曰法阿育王。如偈讚曰：

「『王聖種孔雀，    安樂世間人，  
於此閻浮提，    建立勝妙塔，  
本名為惡王，    今造勝妙業，  
共號名法王，    相傳至於後。』

「王已建八萬四千塔，歡喜踊躍，將諸群臣往詣鷄雀精舍，白耶舍上座曰：『更有比丘，佛所授記，當作佛事不？我當往詣彼所供養恭敬。』

「上座答曰：『佛臨般涅槃時，降伏阿波羅龍王、陶師旃陀羅、瞿波梨龍。』詣摩偷羅國，告阿難曰：『於我般涅槃後，百世之中，當有長者，名瞿多，其子名曰優波崛多，當出家學道，無相佛教授於人，最為第一，當作佛事。』佛告阿難曰：『遙見彼山不？』阿難白佛：『見也。世尊！』佛告阿難：『此山名優留曼荼，是阿蘭若處名那荼婆低，隨順寂靜。而偈讚曰：

「『優波崛比丘，    教授最第一，  
名聞振四方，    最勝之所記，

於我滅度後，    當得作佛事，  
度諸眾生類，    其數無有限。』

「時，王問上座曰：『尊者優波崛今已出世不？』上座答曰：『已出世，出家學道，降伏煩惱，是阿羅漢，共諸無量比丘眷屬一萬八千，住在優留曼茶山中阿蘭若處，哀愍眾生，如佛說淨妙法，度無量諸天及人，令入甘露城。』王聞已，歡喜踊躍，即勅群臣，速辦嚴駕，將無量眷屬往詣彼所，修敬供養優波崛多。

「時，臣白王言：『彼聖既在王國，宜當遣信奉迎之，彼自當來。』王答臣曰：『不宜遣信至彼所，應當自往，彼不宜來也。』而說偈曰：

「『汝得金剛舌，    那能不斷壞，  
諫我莫往彼，    親近田舍人。』

「王即遣信，往彼尊者所言：『某日當來尊所。』時，尊者思惟：『若王來者，無量將從，受諸大苦，逼殺害微蟲、聚落人民。』作是念已，答使者曰：『我當自往詣王所。』時，王聞尊者自來，歡喜踊躍，從摩偷羅至巴連弗邑，於其中間，開安舟航，於航懸諸幢蓋。

「時，尊者優波崛愍念王故，將一萬八千阿羅漢眾，隨於水道徑至王國。時，國中人啟王言：『尊者優波崛將一萬八千比丘眾來至。』

「王聞，大歡喜踊躍，即脫瓔珞，價直千萬，而授與之。王將諸大臣眷屬，即出往尊者所，即為下食，五體投地，向彼作禮，長跪合掌，而作是言：『我今領此閻浮提，受於王位，不以為喜；今覩尊者，踊躍無量，如來弟子，乃能如是，如覩於佛。』而說偈言：

「『寂滅已度世，    汝今作佛事，  
世間愚癡滅，    如日照佛世，  
為世作導師，    說法中第一，  
眾生可依怙，    我今大歡喜。』

「時，王勅使者宣令國界：『尊者優波崛比丘今來此國。』如是唱言：

「『欲得富貴者，    遠離貧窮苦，  
常處天上樂，    解脫涅槃者，  
當值優波崛，    修敬今供養，  
未見諸佛者，    今覩優波崛。』

「時，王嚴飾國界，平治道路，懸繒幡蓋，燒香散華，及諸伎樂。舉國人民皆出奉迎尊者優波崛，供養恭敬。

「爾時，尊者優波崛白王言：『大王！當以正法治化，哀愍眾生，三寶難遇，於三寶中，常以供養恭敬，修念讚歎，廣為人說。所以者何？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知人見人，常為記說：「我之正法，寄在國王，及我比丘僧等。」』而說偈曰：

「『世雄人中尊，正勝妙大法，  
寄付於大王，及我比丘僧。』

「時，王白優波崛曰：『我已建正法。』而說偈言：

「『我已造諸塔，莊嚴諸國界，  
種種興供養，幡幢及諸寶，  
廣布佛舍利，遍於閻浮提，  
我興如是福，意願悉已滿，  
自身及妻兒，珍寶及此地，  
今已悉捨施，供養賢聖塔。』

「時，尊者優波崛讚王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大王應行如是法。』而說偈言：

「『捨身及財命，世世無所憂，  
受福無有窮，必得無上覺。』

「時，王請尊者優波崛入城，設種種座，請尊者就座，眾僧令往鷄雀精舍。白尊者曰：『尊者顏貌端正，身體柔軟，而我形體醜陋，肌膚龜澁。』

「尊者說偈言：

「『我行布施時，淨心好財物，  
不如王行施，以沙施於佛。』

「時，王以偈報曰：

「『我於童子時，布施於沙土，  
今獲果如是，何況餘妙施。』

「尊者復以偈讚曰：

「『快哉善大王，布施諸沙土，  
無上福田中，植果無窮盡。』

「時，阿育王告諸大臣：『我以沙布施於佛，獲其果報如是。云何而不修敬於世尊？』王復白優波崛言：『尊者！示我佛所，說法、遊行處所，當往供養禮拜，為諸後世眾生攝受善根。』而說偈言：

「『示我佛說法，諸國及住處，  
供養當修敬，為後眾生故。』

「尊者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大王能發妙願，我當示王處所，為後眾生。』

「時，王將四兵軍眾，及持種種供養香華、幡幢，及諸伎樂，便將尊者發去。尊者隆頻林，此是如來生處，而說偈言：

「『如來初生處，生時行七步，  
顧視諸四方，舉手指天上，  
我今最後生，當得無上道，

天上及於人， 我為無上尊。』

「時，王五體投地，供養禮拜，即立佛塔。尊者白王言：『大王欲見諸天見佛生時行七步處不？』王白言：『願樂欲見。』

「時，尊者舉手，指摩耶夫人所攀樹枝，而告彼樹神曰：『樹神！今現，令王見之，生大歡喜。』尋聲即見，住尊者邊，而作是言：『何所教勅？我當奉行。』尊者語王言：『此神見佛生時。』

「王以偈問神曰：

「『汝見嚴飾身， 生時青蓮華，  
足行於七步， 口中有所說。』

「神以偈答曰：

「『我見相好身， 生時二足尊，  
舉足行七步， 口中有所說，  
於諸天人中， 我為無上尊。』

「時，王問神言：『佛生有何瑞應？』神答言：『我不能宣說妙勝諸事，今略說少分：

「『光明能徹照， 身體具相好，  
令人喜樂見， 感動於天地。』

「時，王聞神所說歡喜，施十萬兩珍寶而去。又將王入城裏，語言：『此處菩薩現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莊嚴其體紫磨金色。』時，王向此處作禮，興種種供養。

「又將王至天寺中，語王言：『太子生時，令向彼神禮。時，諸神悉禮菩薩。時，諸民人為菩薩立名，今是天中天。』時，王復以種種供養。

「又將示處語王言：『此處父王以菩薩示諸婆羅門，瞻其相德。』王復種種供養。

「又示：『此處菩薩學堂，此處學乘象，此處學乘馬、乘車、弓弩。如是學一切伎術處，此處是菩薩治身，此處菩薩六萬夫人遊戲處，此處菩薩見老、病、死人。此處菩薩坐閻浮提樹下，坐禪得離欲，樹影不離身，父王向其作禮。此處菩薩將百千天神，出城而去。此處菩薩脫瓔珞，與車匿遣馬還國。』而說偈曰：

「『菩薩於此處， 脫瓔珞及冠，  
授與於車匿， 遣馬還於國，  
獨行無有侶， 便入學道山。』

「『又此處菩薩從獵師，易袈裟衣，被此衣已，而為出家。此處是仙人所稽請處，此處瓶沙王與菩薩半國處，此處問優藍弗仙人，此處菩薩六年苦行。』如偈所說：

「『苦行於六年， 極受諸苦惱，  
知此非真道， 棄捨所習行。』

「此處二女奉菩薩乳糜，如偈所說：

「『大聖於此中，受二女乳糜，  
從此而起去，往詣菩提樹。』

「此處迦梨龍讚歎菩薩，如偈所說：

「『此處迦梨龍，讚歎諸菩薩，  
當隨古時道，證無上妙果。』

「時，王向尊者而說偈曰：

「『我今欲見龍，彼龍見佛者，  
從此趣菩提，證得勝妙果。』

「時，尊者以手指龍宮，語曰：『迦梨龍王！汝以見佛，今當現身。』時，龍王尋聲即出，住在尊前，合掌白言：『何所教勅？』時，尊者語王曰：『此龍王見佛，讚歎如來。』

「時，王合掌向龍，而說偈曰：

「『汝見金剛身，我師無疇匹，  
面如淨滿月，為我說彼德，  
十力之功德，往詣道場時。』

「時，龍王以偈答曰：

「『我今當演說，足踐於地時，  
大地六種動，光耀倍於日，  
遍照三千界，而趣菩提樹。』

「時，王如是等處處種種供養，及立塔廟。

「時，尊者將王至道樹下，語王曰：『此樹，菩薩摩訶薩以慈悲三昧力破魔兵眾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』而說偈言：

「『牟尼牛王尊，於此菩提樹，  
降伏惡魔軍，得勝菩提果，  
天人中特尊，無能與等者。』

「時，王捨無量珍寶，種種供養，及起大塔廟。

「此處四天王各持一鉢，奉上於佛，合為一鉢。此處於賈客兄弟所受諸飯食。此處如來詣波羅奈國時，阿時婆外道問佛。此處仙人園鹿野苑，如來於中為五比丘三轉十二行法輪。而說偈言：

「『此處鹿野苑，如來轉法輪，  
三轉十二行，五人得道跡。』

「時，王於是處興種種供養，及立塔廟。

「此處如來度優樓頻螺迦葉等仙人為道。此處如來為瓶沙王說法，王得見諦，及無量民人、諸天得道。此處如來為天帝釋說法，帝釋及八萬諸天得道。此處如來示大神力，種種變化。此處如來至天上，為母說法，將無量天眾，下於人間。

「王復種種供養，及立塔廟。

「時，尊者語阿育王，至鳩尸那竭國，言：『此處如來具足作佛事畢，於無餘般涅槃而般涅槃。』而說偈言：

「『度脫諸天人，    修羅龍夜叉，  
建立無盡法，    佛事既已終。  
於有得寂滅，    大悲入涅槃，  
如薪盡火滅，    畢竟得常住。』

「時，王聞是語，憂惱迷悶擗地。時，諸臣輩以水洗心面，良久得穌，啼泣涕零。如是乃至興種種供養，立大塔廟。

「時，王復白尊者曰：『我意願欲得見佛諸大弟子佛之所記者，欲供養彼舍利，願為示之。』時，尊者白王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大王能發如是妙心。』

「時，尊者將王至舍衛國，入祇桓精舍，以手指塔：『此是尊者舍利弗塔，王當供養。』王曰：『彼有何功德？』尊者曰：『是第二法王，隨轉法輪。』而說偈言：

「『一切眾生智，    比於舍利弗，  
十六之一分，    以除如來智。  
如來轉法輪，    是則能隨轉，  
彼有無量德，    誰復能宣說。』

「時，王生大歡喜，捨十萬兩珍寶，供養其塔，而說偈言：

「『我禮舍利弗，    解脫諸恐怖，  
名稱普於世，    智慧無有等。』

「次，復示大目犍連塔：『王應供養此塔。』

「王復問曰：『彼有何功德？』尊者答曰：『是神足第一，以足指踐地，地即震動，至於天宮，降伏難陀跋難陀龍王。』而說偈曰：

「『以足指動地，    至於帝釋宮，  
神足無與等，    誰能盡宣說？  
二龍王兇暴，    見者莫不怖，  
彼於神足力，    降伏息瞋恚。』

「時，王捨十萬兩珍寶，供養此塔，以偈讚曰：

「『神足中第一，    離於老病死，  
有如是功德，    今禮目犍連。』



「次，復示摩訶迦葉塔，語王言：『此是摩訶迦葉塔，應當供養。』王問曰：『彼有何功德？』答曰：『彼少欲知足，頭陀第一，如來施以半座及僧伽梨衣，愍念眾生，興立正法。』即說偈曰：

「『功德田第一，愍念貧窮類，  
著佛僧伽梨，能建於正法，  
彼有如是德，誰能具宣說。』

「時，王捨十萬兩珍寶，供養是塔，以偈讚曰：

「『常樂於寂靜，依止林藪間，  
少欲知足富，今禮大迦葉。』

「次，復示尊者薄拘羅塔：『此是薄拘羅塔，應當供養。』王問曰：『彼有何功德？』尊者答曰：『彼無病第一，乃至不為人說一句法，寂然無言。』王曰：『以一錢供養。』諸臣白王：『功德既等，何故於此供養一錢？』王告之曰：『聽吾所說：

「『雖除無明癡，智慧能鑒察，  
雖有薄拘名，於世何所益？』

「時，彼一錢還來至王所。時，大臣輩見是希有事，異口同音讚彼：『嗚呼！尊者！少欲知足，乃至不須一錢。』

「復示阿難塔，語王言：『此是阿難塔，應當供養。』王曰：『彼有何功德？』答曰：『此人是侍佛者，多聞第一，撰集佛經。』而說偈曰：

「『奉持牟尼鉢，念至能決斷，  
多聞之大海，辯才柔軟音，  
能悅天人眾，善知三佛心，  
一切悉明了，功德之寶篋。  
最勝所稱歎，降伏煩惱諍，  
如是等功德，應當修供養。』

「王即捨百億兩珍寶，而供養其塔。

「時，諸臣白王言：『何故於此布施供養皆悉勝前？』王曰：『聽吾所說心中所以：

「『如來之體身，法身性清淨，  
彼悉能奉持，是故供養勝。  
法燈常存世，滅此愚癡冥，  
皆由從彼來，是故供養勝。  
如大海之水，牛跡所不容，  
如是佛智海，餘人不能持。  
唯有阿難尊，一聞悉受持，

終無忘失時，是故供養勝。』

「爾時，王如是種種供養，向尊者合掌，而作是言：

「『我今受此形，不復負此身，  
修無量功德，今為人中主，  
我今取堅實，造立諸塔廟，  
莊嚴在於世，如星莊嚴月，  
奉佛弟子法，應行諸禮節，  
我今悉已作，稽首尊者足，  
蒙尊者恩力，今見勝妙事，  
快獲大善利，從是分別法。』

「爾時，王供養上種種事，恒偏至菩提道場樹。此樹下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世間希有珍寶供養之事，供養菩提樹。

「時，王夫人名曰低舍羅締多，夫人作是念：『王極愛念於我，我亦念王，王今捨我去，持諸珍寶至菩提樹間。我今當作方便殺是菩提樹，樹既枯死，葉便凋落，王當不復往，彼可與我常相娛樂。』即喚呪師，語呪師言：『汝能殺菩提樹不？』彼答曰：『能，與我千兩金。』

「時，夫人即與千兩金錢。呪師往菩提樹間，以呪呪樹以繩繫樹。時，樹漸漸枯死，葉即萎落，未即枯死，其葉凋落。白夫人曰：『復應以熱乳澆樹，乃可令枯。』夫人白王：『我今欲以乳供養菩提樹。』王曰：『隨卿意耶！』如是乃至以熱乳澆之，樹即枯燥。

「時，諸夫人白王言：『菩提樹忽然枯死，葉葉變落。』而說偈言：

「『如來所依樹，名曰菩提者，  
於是得正覺，具足一切智，  
大王今當知，是樹今枯死，  
葉色亦變異，不知何以故。』

「時，王聞是語，即迷悶擗地，諸人輩以水澆王心面，良久而蘇，即便泣淚言：

「『我見菩提樹，便見於如來，  
今聞彼樹死，我今亦隨沒。』

「時，彼夫人見王憂愁不樂，而白王言：『主勿憂惱，我當喜悅王心。』王曰：『若無彼樹，我命亦無。如來於彼樹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彼樹既無，我何用活耶？』

「夫人聞王決定語，還復以冷乳灌菩提樹下，彼樹尋復更生。王聞以乳溉灌樹還得生，日日送千瓮乳溉灌其本，樹還復如先。諸夫人輩白王言：『菩提樹今復如先，無復有異。』

「時，王聞已，即生歡喜，詣菩提樹下，觀於菩提樹，目不暫捨，而說偈言：

「『諸王所未作，瓶沙持國者，  
我今應供養，我今浴菩提。  
諸乳及香水，華香及塗香，  
當復供養僧，賢聖五部眾。』

「時，王各辦四寶瓮，金、銀、琉璃、頗梨，盛諸香乳，及諸香湯，持種種飲食，幡幢、寶蓋各有千種，及種種花香伎樂，受持八支齋布薩，著白淨衣服，執持香鑪，在於殿上，向四方作禮，心念口言：『如來賢聖弟子在諸方者，憐愍我故，受我供養。』而說偈言：

「『如來賢聖子，正順寂諸根，  
離諸三界欲，諸天應供養，  
今當悉來集，受我微心惠，  
哀愍副我意，令法種增長，  
常樂於寂止，解脫諸所著，  
如來之真子，從法而化生，  
諸天所供養，哀愍於我故，  
今當悉來集，副我之微意，  
諸聖在處處，闍寶多波婆，  
大林離波多，阿耨大池邊，  
江河山藪間，如是一切處，  
諸聖在中者，今當悉來集，  
哀愍於我故，副我之微意，  
又在於天上，尸梨沙宮殿，  
香山石室中，神通具足者，  
今當悉來集，哀愍於我故。』

「時，王如是語時，三十萬比丘悉來集。彼大眾中十萬是阿羅漢，二十萬是學人及凡夫比丘，上座之座無人坐。

「時，王問諸比丘：『上座之座，云何而無人坐？』時，彼大眾中有一比丘，名曰耶舍，是大阿羅漢，具足六通，白王言：『此座，上座之座，餘者豈敢於中而坐？』

「王復問曰：『於尊者所，更有上座耶？』尊者答曰：『更有上座，大王！佛之所說，名曰寶頭盧，是上座，應坐此處。』

「王大歡喜，而作是言：『於中有比丘見佛者不？』尊者答曰：『有也，大王！寶頭盧者，猶故在世。』

「王復白曰：『可得見彼比丘不？』尊者曰：『大王！不久當見，尋當來至。』

「時，王生大歡喜，而說偈言：

「『我今快得利，攝受於我故，  
令我自目見，尊者寶頭盧。』

「時，尊者寶頭盧將無量阿羅漢，次第相隨。譬如鴈王乘虛而來，在於上座處坐。諸比丘僧各修禮敬，次第而坐。

「時，王見尊者寶頭盧頭髮皓白，辟支佛體，頭面禮足，長跪合掌，覩尊者顏貌，而說偈言：

「『我今之王位，統領閻浮提，  
不以為歡喜，今得見尊者，  
我今見尊者，便是見生佛，  
心懷大踊躍，勝見於王位。』

「復白尊者曰：『尊者見世尊耶？三界所尊仰。』

「時，尊者寶頭盧以手舉眉毛，視王而言：

「『我見於如來，於世無譬類，  
身作黃金色，三十二相好，  
面如淨滿月，梵音聲柔軟，  
伏諸煩惱諍，常處於寂滅。』

「王復問曰：『尊者何處見佛？』尊者曰：『如來將五百阿羅漢，俱初在王舍城安居，我爾時亦復在中。』而說偈言：

「『大牟尼世尊，離欲相圍遶，  
在於王舍城，結於夏三月。  
我時在彼眾，恒住如來邊，  
大王今當知，我目見真佛。』

「『又復，佛住舍衛國時，如來大作神力，種種變化，作諸佛形，滿在諸方，乃至阿迦尼吒天，我爾時亦在於中，見如來種種變化神通之相。』而說偈言：

「『如來神通力，降伏諸外道，  
佛遊於十方，我親見彼相。』

「『又復，如來在天上與母說法時，我亦在於中；與母說法竟，將諸天眾從天上來，下僧迦奢國。時，我見此二事。天人受福樂，優波羅比丘尼化作轉輪聖王，將無量眷屬，乘空而來，詣世尊所，我亦見此。』而說偈言：

「『如來在天上，於彼結夏坐，  
我亦在於中，牟尼之眷屬。』

「『又復，世尊住舍衛國，五百阿羅漢俱。時，給孤獨長者女適在於富樓那跋陀那國。時，彼女請佛及比丘僧。時，諸比丘各乘空而往彼，我爾時以神力合大山，往彼受請。時，世尊責我：「汝那得現神足如是？我今罰汝，常在於世，不得取涅槃，護持我正法，勿令滅也。」』而說偈曰：

「『世尊受彼請，    五百比丘俱，  
時我以神力，    挑大山而去，  
世尊責罰我，    住世未滅度，  
護持我正法，    勿令法沒盡。』

「『又復，如來將諸比丘僧入城乞食。時，王共二童子沙土中戲，逢見佛來，捧於塵沙，奉上於佛。時，世尊記彼童子：「於我滅度百歲之後，此童子於巴連弗邑當受王位，領閻浮提，名曰阿育。當廣布我舍利，一日之中，當造八萬四千塔。」今王身是也。我爾時亦在於中。』而說偈曰：

「『王於童子時，    以沙奉上佛，  
佛記於王時，    我亦親在中。』

「時，王白尊者曰：『尊者今住在何處？』尊者答王曰：『在於北山，山名毘陀摩羅，共諸同梵行僧。』

「王復問曰：『有幾眷屬？』尊者答：『六萬阿羅漢比丘。』尊者曰：『王何須多問？今當施設供養於僧。食竟，使王歡喜。』王言：『如是，尊者！然我今先當供養佛念所覺菩提之樹，然後香美飲食施設於僧。』勅諸群臣，唱令國界：『王今捨十萬兩金布施眾僧，千瓮香湯溉灌菩提樹，集諸五眾。』

「時，王子名曰拘那羅，在王右邊，舉二指而不言說，意欲二倍供養。大眾見之，皆盡發笑，王亦發笑，而語言：『嗚呼！王子！乃有增益功德供養。』

「王復言：『我復以三十萬兩金供養眾僧，復加千瓮香湯，洗浴菩提樹。』時，王子復舉四指，意在四倍。

「時，王瞋恚，語臣曰：『誰教王子作是事，與我興競？』臣啟王言：『誰敢與王興競？然王子聰慧利根，增益功德，故作是事耳！』

「時，王右顧視王子，白上座曰：『除我庫藏之物，餘一切物，閻浮提夫人、姪女、諸臣、眷屬，及我拘那羅子，皆悉布施賢聖眾僧，唱令國界，集諸五眾。』而說偈曰：

「『除王庫藏物，    夫人及姪女，  
臣民一切眾，    布施賢聖僧，  
我身及王子，    亦復悉捨與。』

「時，王、上座及比丘僧，以瓮香湯洗浴菩提樹。

「時，菩提樹倍復嚴好，增長茂盛，以偈頌曰：

「『王浴菩提樹，    無上之所覺，  
樹增於茂盛，    柯條葉柔軟。』

「時，王及諸群臣生大歡喜。

「時，王洗浴菩提樹已，次復供養眾僧。時，彼上座耶舍語王言：『大王！今大有比丘僧集，當發淳信心供養。』時，王從上至下，自手供養。

「時，彼有二沙彌，得食已，各以麩團歡喜丸，更互相擲。王見即笑而言：『此沙彌作小兒戲。』供養訖已，王還上座前立。上座語王言：『王莫生不信敬心。』王答上座：『無有不敬心，然見二沙彌作小兒戲，如世間小兒，以土團更互相擲。如是二沙彌以麩團、以歡喜丸，更互相擲。』上座白王言：『彼二沙彌是俱解脫阿羅漢，更相奉食。』王聞是已，增其信心，而作是念：『此二沙彌能展轉相施，我今亦當於一切僧人施絹、劫貝。』

「時，二沙彌知王心所念，二沙彌共相謂言：『令王倍增敬信。』一沙彌持鑊授與王，一沙彌授以染草。王問彼沙彌：『用作何等？』二沙彌白王言：『王因我故，施與眾僧絹及劫貝，我欲令大王染成其色，施與眾僧。』

「時，王作是念：『我雖心念，口未發言。此二達士得他心智，而知我心。』王即稽首敬禮眾僧，而說偈言：

「『孔雀之族姓，    內外親眷屬，  
因此惠施故，    悉皆獲大利，  
遭值良福田，    歡喜應時施。』

「時，王語沙彌言：『我因汝等施僧衣，施僧衣已，復以三衣并四億萬兩珍寶，嚩五部眾；嚩願已，復以四十億萬兩珍寶，贖取閻浮提宮人、婁女，及太子、群臣。』

「阿育王所作功德，無量如是。」

### 雜阿含經卷第二十三

## 雜阿含經卷第二十四

###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# 第五誦道品第一

##### (六〇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念處。何等為四？謂身身觀念處，受、心、法法觀念處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# (六〇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念處。何等為四？謂身身觀念處，受、心、法法觀念處。如是，比丘！於此四念處修習滿足，精勤方便，正念正知，應當學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# (六〇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一乘道，淨諸眾生，令越憂悲，滅惱苦，得如實法，所謂四念處。何等為四？身身觀念處，受、心、法法觀念處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# (六〇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離四念處者，則離如實聖法，離如實聖法者，則離聖道，離聖道者，則離甘露法，離甘露法者，不得脫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，我說彼於苦不得解脫。」

「若比丘不離四念處者，得不離聖如實法，不離聖如實者，則不離聖道，不離聖道者，則不離甘露法，不離甘露法者，得脫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，我說彼人解脫眾苦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六〇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四念處集、四念處沒。諦聽，善思。何等為四念處集、四念處沒？食集則身集、食滅則身沒。如是隨身集觀住，隨身滅觀住，隨身集滅觀住，則無所依住，於諸世間永無所取。

「如是觸集則受集，觸滅則受沒，如是隨集法觀受住，隨滅法觀受住，隨集滅法觀受住，則無所依住，於諸世間都無所取。

「名色集則心集，名色滅則心沒，隨集法觀心住，隨滅法觀心住，隨集滅法觀心住，則無所依住，於諸世間則無所取。

「憶念集則法集，憶念滅則法沒，隨集法觀法住，隨滅法觀法住，隨集滅法觀法住，則無所依住，於諸世間則無所取，是名四念處集、四念處沒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六一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當說修四念處。諦聽，善思。云何修四念處？謂內身身觀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智正念，調伏世間憂悲，外身、內外身觀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念正知，調伏世間憂悲。如是受、心、法，內法、外法、內外法觀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念正知，調伏世間憂悲，是名比丘修四念處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過去、未來修四念處亦如是說。

## (六一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善法聚、不善法聚。云何善法聚？所謂四念處，是為正說。所以者何？純一滿淨聚者，所謂四念處。云何為四？謂身身觀念處，受、心、法法觀念處。云何不善聚？不善聚者，所謂五蓋，是為正說。所以者何？純一逸滿不善聚者，所謂五蓋。何等為五？謂貪欲蓋、瞋恚蓋、睡眠蓋、掉悔蓋、疑蓋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六一二)

如是我聞：

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如人執持四種強弓，大力方便射多羅樹影，疾過無闕。如是如來四種聲聞，增上方便，利根智慧，盡百年壽，於如來所百年說法教授，唯除食息、[示\*甫]寫、睡眠，中間常說、常聽，智慧明利。於如來所說，盡底受持，無諸障闕，於如來所不加再問。如來說法無有終極，聽法盡壽，百歲命終，如來說法猶不能盡，當知如來所說無量無邊，名、句、味身亦復無量，無有終極。所謂四念處，何等為四？謂身念處，受、心、法念處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一切四念處經，皆以此總句，所謂「是故，比丘！於四念處修習，起增上欲，精勤方便，正念正智，應當學。」

### (六一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不善聚、善聚。何等為不善聚？謂三不善根，是名正說。所以者何？純不善積聚者，謂三不善根。云何為三？謂貪不善根、恚不善根、癡不善根。云何為善聚？謂四念處。所以者何？純善滿具者，謂四念處，是名善說。云何為四？謂身念處，受、心、法念處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三不善根，如三惡行——身惡行、口惡行、意惡行，三想——欲想、恚想、害想，三覺——欲覺、恚覺、害覺，三界——欲界、恚界、害界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六一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異比丘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所說『大丈夫』。云何名大丈夫、非大丈夫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比丘能問如來大丈夫義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若比丘身身觀念住，彼身身觀念住已，心不離欲，不得解脫，盡諸有漏，我說彼非為大丈夫。所以者何？心不解脫故。若比丘受、心、法法觀念住，心不離欲，不得解脫，盡諸有漏，我不說彼為大丈夫。所以者何？心不解脫故。」

「若比丘身身觀念住，心得離欲，心得解脫，盡諸有漏，我說彼為大丈夫也。所以者何？心解脫故，若受、心、法法觀念住，受、心、法法觀念住已，心離貪欲，心得解脫，盡諸有漏，我說彼為大丈夫也。所以者何？心解脫故。是名，比丘！大丈夫。」

及非大丈夫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禮足而去。

### (六一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尊者阿難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，於路中思惟：「我今先至比丘尼寺。」即往比丘尼寺。

諸比丘尼遙見尊者阿難來，疾敷床座，請令就座。

時，諸比丘尼禮尊者阿難足，退坐一面，白尊者阿難：「我等諸比丘尼修四念處繫心住，自知前後昇降。」

尊者阿難告諸比丘尼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姊妹！當如汝等所說而學，凡修習四念處善繫心住者，應如是知前後昇降。」

時，尊者阿難為諸比丘尼種種說法，種種說法已，從座起去。

爾時，尊者阿難於舍衛城中乞食還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詣世尊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以比丘尼所說具白世尊。

佛告阿難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應如是學四念處善繫心住，知前後昇降。所以者何？心於外求，然後制令求其心，散亂心、不解脫皆如實知，若比丘於身身觀念住，於彼身身觀念住已，若身耽睡，心法懈怠，彼比丘當起淨信，取於淨相，起淨信心。憶念淨相已，其心則悅，悅已生喜，其心喜已，身則猗息。身猗息已，則受身樂。受身樂已，其心則定。心定者，聖弟子當作是學，我於此義，外散之心攝令休息，不起覺想及已觀想，無覺無觀，捨念樂住，樂住已，如實知，受、心、法念亦如是說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六一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取自心相，莫令外散。所以者何？若彼比丘愚癡、不辨、不善，不取自心相而取外相，然後退減，自生障闕。譬如廚士愚癡、不辨，不善巧便調和眾味，奉養尊主，酸醎酢淡，不適其意。不能善取尊主所嗜，酸醎酢淡，眾味之和。不能親侍尊主左右，司其所須，聽其所欲，善取其心，而自用意調和眾味，以奉尊主。若不適其意，尊主不悅，不悅故不蒙爵賞，亦不愛念，愚癡比丘亦復如是。不辨、不善，於身身觀念住，不能除斷上煩惱，不能攝取其心，亦復不得內心寂靜，不得勝妙正念正知，亦復不得四種增上心法、現法樂住、本所未得安隱涅槃，是名比丘愚癡、不辨、不善，不能善攝內心之相而取外相，自生障闕。」

「若有比丘黠慧才辯，善巧方便，取內心已，然後取於外相，彼於後時終不退減，自生障闕。譬如廚士黠慧聰辯，善巧方便，供養尊主，能調眾味，酸醎酢淡，善取尊主所嗜之相，而和眾味，以應其心，聽其尊主所欲之味，數以奉之，尊主悅已，必得爵祿，愛念倍重。如是黠慧廚士善取尊主之心，比丘亦復如是。身身觀念住，斷上煩惱，善攝其心，內心寂止，正念正知，得四增心法，現法樂住，得所未得安隱涅槃，是名比丘黠慧辯才，善巧方便，取內心相，攝持外相，終無退減，自生障闕，受、心、法觀亦復如是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六一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有一鳥，名曰羅婆，為鷹所捉，飛騰虛空，於空鳴喚言：『我不自覺，忽遭此難，我坐捨離父母境界而遊他處，故遭此難。如何今日為他所困，不得自在。』鷹語羅婆：『汝當何處自有境界而得自在？』羅婆答言：『我於田耕壟中自有境界，足免諸難，是為我家父母境界。』

「鷹於羅婆起憍慢言：『放汝令去，還耕壟中，能得脫以不？』於是羅婆得脫鷹爪，還到耕壟大塊之下，安住止處，然後於塊上欲與鷹鬪。

「鷹則大怒，彼是小鳥，敢與我鬪，瞋恚極盛，駿飛直搏，於是羅婆入於塊下，鷹鳥飛勢，臆衝堅塊，碎身即死。

「時，羅婆鳥深伏塊下，仰說偈言：

「『鷹鳥用力來，    羅婆依自界，  
乘瞋猛盛力，    致禍碎其身，  
我具足通達，    依於自境界，  
伏怨心隨喜，    自觀欣其力，  
設汝有兇愚，    百千龍象力，  
不如我智慧，    十六分之一，  
觀我智殊勝，    摧滅於蒼鷹。』

「如是，比丘！如彼鷹鳥，愚癡自捨所親父母境界，遊於他處，致斯災患。汝等比丘亦應如是，於自境界所行之處，應善守持，離他境界，應當學。

「比丘！他處他境界者，謂五欲境界，眼見可意受、念妙色，欲心染著，耳識聲、鼻識香、舌識味、身識觸，可意、受、念妙觸，欲心染著，是名比丘他處他境界。比丘！自處父母境界者，謂四念處。云何為四？謂身身觀念處，受、心、法法觀念處。是故，比丘！於自行處父母境界而自遊行，遠離他處他境界，應當學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六一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四念處多修習，當得四果，四種福利。云何為四？謂須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羅漢果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六一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，於私伽陀聚落北身恕林中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有緣幢伎師，肩上豎幢，語弟子言：『汝等於幢上下向護我，我亦護汝，迭相護持，遊行嬉戲，多得財利。』時，伎弟子語伎師言：『不如所言，但當各各自愛護，遊行嬉戲，多得財利，身得無為安隱而下。』伎師答言：『如汝所言，各自愛護，然其此義亦如我說，己自護時即是護他，他自護時亦是護己；心自親近，修習隨護作證，是名自護護他。云何護他自護，不恐怖他、不違他、不害他，慈心哀彼，是名護他自護。』是故，比丘！當如是學。自護者修四念處，護他者亦修四念處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六二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大雪山中，寒冰嶮處，尚無猿猴，況復有人。或復有山，猿猴所居，而無有人。或復有山，人獸共居，於猿猴行處，獵師以羶膠塗其草上，有點猿猴遠避而去，愚癡猿猴不能遠避，以手小觸，即膠其手；復以二手欲解求脫，即膠二手，以足求解，復膠其足，以口嚙草，輒復膠口，五處同膠，聯捲臥地。獵師既至，即以杖貫，擔負而去。」

「比丘當知，愚癡猿猴捨自境界父母居處，遊他境界，致斯苦惱。如是，比丘！愚癡凡夫依聚落住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村乞食，不善護身，不守根門，眼見色已，則生染著。耳聲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觸皆生染著，愚癡比丘內根外境被五縛已，隨魔所欲。是故，比丘！當如是學，於自所行處父母境界依止而住，莫隨他處他境界行。云何比丘自所行處父母境界？謂四念處，身身觀念住，受、心、法法觀念住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六二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，尊者阿難與眾多比丘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

尊者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諸年少比丘當云何教授？云何為其說法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此諸年少比丘當以四念處教令修習。云何為四？謂身身觀念住，精勤方便，不放逸行，正智正念，寂定於心，乃至知身。受、心、法法觀念住，精勤方便，不放逸行，正念正智，寂靜於心，乃至知法。所以者何？若比丘住學地者，未得進上，志求安隱涅槃時，身身觀念住，精勤方便，不放逸行，正念正智，寂靜於心。受、心、法法觀念住，精勤方便，不放逸行，正念正智，寂靜於心，乃至於法遠離。若阿羅漢諸漏已盡，所作已作，捨諸重擔，盡諸有結，正知善解脫，當於彼時亦修身身觀念住，精勤方便，不放逸行，正念正智，寂靜於心，受、心、法法觀念住，乃至於法得遠離。」

時，尊者阿難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 (六二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跋祇人間遊行，到鞞舍離國菴羅園中住。

爾時，菴羅女聞世尊跋祇人間遊行至菴羅園中住，即自莊嚴乘車，出鞞舍離城，詣世尊所，恭敬供養。詣菴羅園門，下車步進，遙見世尊與諸大眾圍遶說法。

世尊遙見菴羅女來，語諸比丘：「汝等比丘勤攝心住，正念正智。今菴羅女來，是故誡汝。云何為比丘勤攝心住？若比丘已生惡不善法當斷，生欲、方便，精進攝心。未生惡不善法不令起，未生善法令生，已生善法令住不忘，修習增滿，生欲、方便，精勤攝心，是名比丘勤攝心住。

「云何名比丘正智？若比丘去來威儀常隨正智，迴顧視瞻，屈伸俯仰，執持衣鉢，行住坐臥，眠覺語默，皆隨正智住，是正智。

「云何正念？若比丘內身身觀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智正念，調伏世間貪憂。如是受、心、法法觀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智正念，調伏世間貪憂，是名比丘正念。是故汝等勤攝其心，正智正念，今菴羅女來，是故誡汝。」

時，菴羅女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却住一面。

爾時，世尊為菴羅女種種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默然而住。

爾時，菴羅女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：「唯願世尊與諸大眾明日受我請中食。」

爾時，世尊默然受請。菴羅女知世尊默然受請已，稽首禮足，還歸自家，設種種食，布置床座，晨朝遣使白佛：「時到。」

爾時，世尊與諸大眾詣菴羅女舍，就座而坐。

時，菴羅女手自供養種種飲食。食訖，澡漱、洗鉢竟。時，菴羅女持一小床坐於佛前，聽佛說法。

爾時，世尊為菴羅女說隨喜偈：

「施者人愛念，    多眾所隨從，  
名稱日增高，    遠近皆悉聞，  
處眾常和雅，    離慳無所畏，  
是故智慧施，    斷慳永無餘，  
上生忉利天，    長夜受快樂，  
盡壽常修德，    娛樂難陀園，  
百種諸天樂，    五欲悅其心，  
彼於此人間，    聞佛所說法，  
為善逝弟子，    樂彼受化生。」

爾時，世尊為菴羅女種種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從座起而去。

### (六二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波羅奈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世間言美色，世間美色者，能令多人集聚觀看者不？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若世間美色，世間美色者，又能種種歌舞伎樂，復極令多眾聚集看不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若有世間美色，世間美色者，在於一處，作種種歌舞伎樂戲笑，復有大眾雲集一處，若有士夫不愚不癡，樂樂背苦，貪生畏死，有人語言：『士夫，汝當持滿油鉢，於世間美色者所及大眾中過，使一能殺人者，拔刀隨汝，若失一滲油者，輒當斬汝命。』云何？比丘！彼持油鉢士夫能不念油鉢，不念殺人者，觀彼伎女及大眾不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！所以者何？世尊！彼士夫自見其後有拔刀者，常作是念：『我若落油一滲，彼拔刀者當截我頭。』唯一其心，繫念油鉢，於世間美色及大眾中徐步而過，不敢顧眄。」

「如是，比丘！若有沙門、婆羅門正身自重，一其心念，不顧聲色，善攝一切心法，住身念處者，則是我弟子，隨我教者。云何為比丘正身自重，一其心念，不顧聲色，攝持一切心法，住身念處。如是，比丘！身身觀念，精勤方便，正智正念，調伏世間貪憂，受、心、法法觀念住亦復如是。是名比丘正身自重，一其心念，不顧聲色，善攝心法，住四念處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專心正念， 護持油鉢，  
自心隨護， 未曾至方，  
甚難得過， 勝妙微細，  
諸佛所說， 言教利劍。  
當一其心， 專精護持，  
非彼凡人， 放逸之事，  
能入如是， 不放逸教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六二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尊者鬱低迦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為我說法，我聞法已，當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思惟：『所以善男子剷除鬚髮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……。』」如上廣說，乃至「不受後有。」

佛告鬱低迦：「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說。但於我所說法，不悅我心，彼所事業亦不成就，雖隨我後，而不得利，反生障闕。」

鬱低迦白佛：「世尊所說，我則能令世尊心悅，自業成就，不生障闕。唯願世尊為我說法，我當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……」如上廣說，乃至「不受後有。」如是第二、第三請。

爾時，世尊告鬱低迦：「汝當先淨其初業，然後修習梵行。」

鬱低迦白佛：「我今云何淨其初業，修習梵行？」

佛告鬱低迦：「汝當先淨其戒，直其見，具足三業，然後修四念處。何等為四？內身身觀念住，專精方便，正智正念，調伏世間貪憂。如是外身、內外身身觀念住，受、心、法法觀念住……」亦如是廣說。

時，鬱低迦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而去。

時，鬱低迦聞佛教授已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思惟：「所以善男子剷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乃至不受後有。」

如鬱低迦所問，如是異比丘所問亦如上說。

### (六二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異比丘名婆醯迦，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善哉世尊！為我說法……」如前鬱低迦修多羅廣說。差別者：「如是，婆醯迦比丘！初業清淨，身身觀念住者，超越諸魔；受、心、法法觀念住者，超越諸魔。」

時，婆醯迦比丘聞佛說法教誡已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不受後有。

### (六二六)

第二經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如是，比丘！超越生死。」

### (六二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尊者阿那律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有比丘住於學地，未得上進安隱涅槃，而方便求，是聖弟子當云何於正法、律修習多修習，得盡諸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？」

佛告阿那律：「若聖弟子住於學地，未得上進安隱涅槃，而方便求，彼於爾時，當內身身觀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智正念，調伏世間貪憂。如是受、心、法法觀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智正念，調伏世間貪憂。如是聖弟子多修習已，得盡諸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」

爾時，尊者阿那律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六二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巴連弗邑鷄林精舍。時，尊者優陀夷、尊者阿難陀亦住巴連弗邑鷄林精舍。

爾時，尊者優陀夷詣尊者阿難所，共相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，語尊者阿難：「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所知所見，為諸比丘說聖戒，令不斷、不缺、不擇、不離、不戒取，善究竟、善持，智者所歎、所不憎惡。何故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見，為諸比丘說聖戒，不斷、不缺，乃至智者所歎、所不憎惡？」

尊者阿難語優陀夷：「為修四念處故。何等為四？謂身身觀念住，受、心、法法觀念住。」



時，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還本處。

### (六二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巴連弗邑鷄林精舍。爾時，尊者阿難、尊者跋陀羅亦在彼住。

時，尊者跋陀羅問尊者阿難言：「頗有法修習多修習，得不退轉耶？」

尊者阿難語尊者跋陀羅：「有法修習多修習，能令行者得不退轉，謂四念處。何等為四？身身觀念住，受、心、法法觀念住。」

時，二正士共論說已，各還本處。

### (六三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巴連弗邑鷄林精舍。爾時，尊者阿難、尊者跋陀羅亦在彼住。

時，尊者跋陀羅問尊者阿難：「頗有法修習多修習，令不淨眾生而得清淨，轉增光澤耶？」

尊者阿難語尊者跋陀羅：「有法修習多修習，能令不淨眾生而得清淨，轉增光澤，謂四念處。身身觀念住，受、心、法法觀念住。」

時，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還本處。

### (六三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巴連弗邑鷄林精舍。爾時，尊者阿難、尊者跋陀羅亦在彼住。

時，尊者跋陀羅問尊者阿難：「頗有法修習多修習，能令未度彼岸眾生得度彼岸？」

尊者阿難語尊者跋陀羅：「有法修習多修習，能令未度彼岸眾生得度彼岸，謂四念處。何等為四？謂身身觀念住，受、心、法法觀念住。」

時，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還本處。

### (六三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巴連弗邑鷄林精舍。爾時，尊者阿難、尊者跋陀羅亦在彼住。

尊者跋陀羅問尊者阿難：「頗有法修習多修習，得阿羅漢？」

尊者阿難語尊者跋陀羅：「有法修習多修習，而得阿羅漢，謂四念處。何等為四？謂身身觀念住，受、心、法法觀念住。」

時，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還本處。

### (六三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巴連弗邑鷄林精舍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所說一切法，一切法者，謂四念處，是名正說。何等為四？謂身身觀念住，受、心、法法觀念住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六三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巴連弗邑鷄林精舍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於四念處修習多修習，名賢聖出離。何等為四？謂身身觀念住，受、心、法法觀念住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出離，如是正盡苦、究竟苦邊、得大果、得大福利、得甘露法、究竟甘露、甘露法作證，如上廣說。

### ( 六三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巴連弗邑鷄林精舍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於四念處修習多修習，未淨眾生令得清淨，已淨眾生令增光澤。何等為四？謂身身觀念住，受、心、法法觀念住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淨眾生，如是未度彼岸者令度、得阿羅漢、得辟支佛、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亦如上說。

### ( 六三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巴連弗邑鷄林精舍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為汝說修四念處。何等為修四念處？若比丘！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世尊出興于世，演說正法，上語亦善，中語亦善，下語亦善，善義善味，純一滿淨，梵行顯示。若族姓子、族姓女從佛聞法，得淨信心。如是修學，見在家和合欲樂之過，煩惱結縛，樂居空閑，出家學道，不樂在家，處於非家，欲一向清淨，盡其形壽，純一滿淨，鮮白梵行，我當剷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。作是思惟已，即便放捨錢財親屬，剷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正其身行，護口四過，正命清淨，習賢聖戒，守諸根門，護心正念，眼見色時，不取形相，若於眼根住不律儀，世間貪憂、惡不善法常漏於心，而今於眼起正律儀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起正律儀

，亦復如是。

「彼以賢聖戒律成就，善攝根門，來往周旋，顧視屈伸，坐臥眠覺語默，住智正智。彼成就如此聖戒，守護根門，正智正念，寂靜遠離，空處、樹下、閑房獨坐，正身正念，繫心安住，斷世貪憂，離貪欲，淨除貪欲；斷世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蓋，離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蓋，淨除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蓋，斷除五蓋惱心，慧力羸，諸障闕分，不趣涅槃者。是故，內身身觀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智正念，調伏世間貪憂。如是外身、內外身，受、心、法法觀念住，亦如是說，是名比丘修四念處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六三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修四念處……」如上廣說。差別者，乃至「如是出家已，住於靜處，攝受波羅提木叉律儀，行處具足，於細微罪生大怖畏，受持學戒，離殺、斷殺、不樂殺生，乃至一切業跡如前說，衣鉢隨身，如鳥兩翼。如是學戒成就，修四念處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六三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住摩竭提那羅聚落，疾病涅槃，純陀沙彌瞻視供養。
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因病涅槃。

時，純陀沙彌供養尊者舍利弗已，取餘舍利，擔持衣鉢，到王舍城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詣尊者阿難所。禮尊者阿難足已，却住一面，白尊者阿難：「尊者當知，我和上尊者舍利弗已涅槃，我持舍利及衣鉢來。」

於是尊者阿難聞純陀沙彌語已，往詣佛所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舉體離解，四方易韻，持辯閉塞，純陀沙彌來語我言：『和上舍利弗已涅槃，持餘舍利及衣鉢來。』」

佛言：「云何？阿難！彼舍利弗持所受戒身涅槃耶？定身、慧身、解脫身、解脫知見身涅槃耶？」

阿難白佛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佛告阿難：「若法我自知，成等正覺所說，謂四念處、四正斷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支、八道支涅槃耶？」

阿難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！雖不持所受戒身乃至道品法而涅槃，然尊者舍利弗持戒多聞，少欲知足，常行遠離，精勤方便，攝念安住，一心正受捷疾智慧、深利智慧、超出智慧、分別智慧、大智慧、廣智慧、甚深智慧、無等智慧，智寶成就，能視、能教、能照、能喜善、能讚歎，為眾說法。是故，世尊！我為法故，為受法者故，愁憂苦惱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汝莫愁憂苦惱。所以者何？若坐、若起、若作，有為敗壞之法，何得不壞，欲令不壞者，無有是處，我先已說，一切所愛念種種諸物、適意之事，一切皆是乖離之法，不可常保。譬如大樹，根、莖、枝、葉、華、果茂盛，大枝先折，如大寶山，大巖先崩。如是，如來大眾眷屬，其大聲聞先般涅槃，若彼方有舍利弗住者，於彼方我則無事，然其彼方，我則不空，以有舍利弗故，我先已說故。汝今，阿難！如我先說，所可愛念種種適意之事，皆是別離之法，是故汝今莫大愁毒。阿難！當知，如來不久亦當過去。是故，阿難！當作自洲而自依，當作法洲而法依，當作不異洲不異依。」

阿難白佛：「世尊！云何自洲以自依？云何法洲以法依？云何不異洲不異依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若比丘身身觀念處，精勤方便，正智正念，調伏世間貪憂。如是外身、內外身，受、心、法法觀念處，亦如是說。阿難！是名自洲以自依、法洲以法依、不異洲不異洲依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六三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摩偷羅國跋陀羅河側傘蓋菴羅樹林中，尊者舍利弗、目犍連涅槃未久。爾時，世尊月十五日布薩時，於大眾前敷座而坐。

爾時，世尊觀察眾會已，告諸比丘：「我觀大眾，見已虛空，以舍利弗、大目犍連般涅槃故。我聲聞唯此二人善能說法，教誡、教授，辯說滿足。有二種財，錢財及法財，錢財者從世人求，法財者從舍利弗、大目犍連求，如來已離施財及法財。」

「汝等莫以舍利弗、目犍連涅槃故愁憂苦惱。譬如大樹，根、莖、枝、葉、華、果茂盛，大枝先折，亦如寶山，大巖先崩。如是，如來大眾之中，舍利弗、目犍連二大聲聞先般涅槃。是故，比丘！汝等勿生愁憂苦惱，何有生法、起法、作法、為法、壞敗之法而不磨滅？欲令不壞，無有是處，我先已說，一切可愛之物皆歸離散，我今不久亦當過去。是故汝等當知，自洲以自依、法洲以法依、不異洲不異依，謂內身身觀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智正念，調伏世間貪憂。如是外身、內外身，受、心、法法觀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智正念，調伏世間貪憂，是名自洲以自依，法洲以法依，不異洲不異依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雜阿含經卷第二十四

## 雜阿含經卷第二十五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六四〇)

爾時，世尊告尊者阿難：「此摩偷羅國，將來世當有商人子，名曰掘多，掘多有子，名優波掘多，我滅度後百歲，當作佛事，於教授師中最为第一。阿難！汝遙見彼青色叢林不？」

阿難白佛：「唯然，已見。世尊！」

「阿難！是處名為優留曼茶山，如來滅後百歲，此山當有那吒跋置迦阿蘭若處，此處隨順寂默最为第一。」

爾時，世尊作是念：「我若以教法付囑人者，恐我教法不得久住；若付囑天者，恐我教法亦不得久住，世間人民則無有受法者。我今當以正法付囑人、天，諸天、世人共攝受法者，我之教法則千歲不動。」爾時，世尊起世俗心。

時，天帝釋及四大天王知佛心念，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

爾時，世尊告天帝釋及四大天王：「如來不久當於無餘涅槃而般涅槃，我般涅槃後，汝等當護持正法。」

爾時世尊復告東方天王：「汝當於東方護持正法。」次告南方、西方、北方天王：「汝當於北方護持正法。過千歲後，我教法滅時，當有非法出於世間，十善悉壞。閻浮提中，惡風暴起，水雨不時，世多飢饉，雨則災雹，江河消滅，華果不成，人無光澤，蟲村鬼村悉皆磨滅，飲食失味，珍寶沈沒，人民服食麤澁草木。

「時，有釋迦王、耶槃那王、鉢羅婆王、兜沙羅王，眾多眷屬。如來頂骨、佛牙、佛鉢安置東方。西方有王，名鉢羅婆，百千眷屬，破壞塔寺，殺害比丘。北方有王，名耶槃那，百千眷屬，破壞塔寺，殺害比丘。南方有王，名釋迦，百千眷屬，破壞塔寺，殺害比丘。東方有王，名兜沙羅，百千眷屬，破壞塔寺，殺害比丘。四方盡亂，諸比丘來集中國。

「時，拘睺彌國有王，名摩因陀羅西那，其王生子，手似血塗，身似甲冑，有大勇力。其生之日，五百大臣生五百子，皆類王子，血手冑身。

「時，拘睺彌國，一日雨血。拘睺彌王見此惡相，即大恐怖，請問相師。相師白王：『王今生子，當王閻浮提，多殺害人，生子七日，字曰難當，年漸長大。時，四惡王從四方來殺人民，摩因陀羅西那王聞則恐怖。』

「時，有天神告言：『大王且立難當為王，足能降伏彼四惡王。』時，摩因陀羅西那王受天神教，即捨位與子，以髻中明珠冠其子首，集諸大臣，香水灌頂。召五百大臣同日生子，身被甲冑，從王出征，與四惡王大眾戰；勝，殺害都盡，王閻浮提，治在拘睺彌韓國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四大天王：「巴連弗國，於彼國當有婆羅門，名曰阿耆尼達多，通達比陀經論，彼婆羅門當納妻。彼時，中陰眾生當來與其作子，入母胎中時，彼母欲與人論議。彼婆羅門即問諸相師，相師答云：『是胎中眾生當了達一切論，故令母生如是論議之心，欲將人論議。』如是日月滿足，出生母胎，以為童子，了達一切經論，恒以經論教授五百婆羅門子，及餘諸論教授餘人，以醫方教醫方者，如有眾多弟子。有眾多弟子故，名曰弟子。次當從父母求出家學道，乃至父母聽其出家，彼即於我法中出家學道，通達三藏，善能說法，辯才巧妙，言語談說，攝多眷屬。」

又復，世尊告四大天王：「即此巴連弗邑國中，當有大商主，名曰須陀那，中陰眾生來入母胎。彼眾生入母胎時，令母質直柔和，無諸邪想，諸根寂靜。

「時，彼商主即問相師，相師答曰：『胎中眾生極為良善，故令母如是，乃至諸根寂靜。』至月滿足，便生童子，名曰修羅他。年紀漸長，乃至啟白父母，求出家學道。父母即聽，於我法中出家學道，勤行精進，修習道業，便得漏盡，證阿羅漢果。然寡聞、少欲、知足及少知，舊居在山藪林間，山名捷陀摩羅。

「時，彼聖人恒來為難當王說法。彼父王當無常，無常之日，難當見父過世，兩手抱父屍，悲號啼哭，憂惱傷心。時，彼三藏將多眷屬來詣王所，為王說法，王聞法已，憂惱即止，於佛法中生大敬信，而發聲唱言：『自今以後，我施諸比丘無恐畏，適意為樂。』而問比丘：『前四惡王毀滅佛法有幾年歲？』諸比丘答云：『經十二年。』王心念口言，作師子吼：『我當十二年中，當供養五眾，乃至辦諸供具。』即便行施，行施之日，天當降香澤之雨，遍閻浮提，一切實種皆得增長。諸方人眾皆持供養，來詣拘睺彌國，供養眾僧。

「時，諸比丘大得供養。諸比丘輩食人信施，而不讀誦經書，不薩闍為人受經。戲論過日，眠臥終夜，貪著利養，好自嚴飾，身著妙服，離諸出要、寂靜、出家、三菩提樂。形類比丘，離沙門功德，是法中之大賊，助作末世壞正法幢，建惡魔幢，滅正法炬，然煩惱火，壞正法鼓，毀正法輪，消正法海，壞正法山，破正法城，拔正法樹，毀禪定智慧，斷戒瓔珞，污染正道。

「時，彼天、龍、鬼神、夜叉、乾闥婆等，於諸比丘所生惡意，毀訾諸比丘，厭惡、遠離，不復相親，異口同音：『嗚呼！如是惡比丘，不應於如來法中。』而說偈言：

「『非吉行惡行，行諸邪見法，  
此諸愚癡人，打壞正法山，  
行諸惡戒法，棄諸如法行，  
捨諸勝妙法，拔除今佛法，  
不信不調伏，樂行諸惡行，  
諂偽誑世間，打破牟尼法，

毀形習諸惡，    兇暴及千行，  
依法誑世人，    忿恨自貢高，  
貪著求名利，    無惡業不備，  
如佛所說法，    法沒有是相，  
今者悉已見，    智者所輕賤，  
此法今出已，    牟尼正法海，  
不久當枯竭，    正法今少在，  
惡人復來滅，    毀壞我正法。』

「時，彼諸天、龍、神等皆生不歡喜心，不復當護諸比丘，而同聲唱言：『佛法却後七日滅盡。』號咷悲泣，共相謂言：『至比丘說戒日，共相鬪諍，如來正法於中而滅。』如是諸天悲惱啼泣。

「時，拘睺彌城中有五百優婆塞，聞諸天之言，共詣諸比丘眾中，諫諸比丘鬪諍，而說偈言：

「『嗚呼苦劇歲，    愍念群生生，  
其法今便滅，    釋師子王法，  
惡輪壞法輪，    如是盡金剛，  
乃能不即壞，    安隱時已滅，  
危險法已起，    明智人已過，  
今見如是相，    當知不復久，  
牟尼法斷滅，    世間無復明，  
離垢寂滅口，    牟尼日今沒，  
世人失伏藏，    善惡無差別，  
善惡無差已，    誰能得正覺，  
法燈今在世，    及時行諸善，  
無量諸福田，    此法今當滅，  
是故我等輩，    知財不堅牢，  
及時取堅實。』

「至十五日說戒時，法當沒，今日五百優婆塞，一日之中，造五百佛塔。時，諸優婆塞各有餘務，不復來往眾僧眾中。

「爾時，住毘陀摩羅山修羅他阿羅漢觀閻浮提：『今日何處有眾僧說戒？』見有拘睺彌國如來弟子說戒為布薩，即詣拘睺彌。

「時，彼僧眾乃有百千人，中唯有一阿羅漢，名曰修羅他。又復有一三藏，名曰弟子，此是如來最後大眾集。爾時，維那行舍羅籌，白三藏上座言：『眾僧已集，有百千人，今為說波羅提木叉。』時，彼上座答言：『閻浮提如來弟子皆來集此，數有



百千。如是眾中，我為上首，了達三藏，尚不學戒律，況復餘者而有所學。今當為誰而說戒律？」而說偈言：

「『今是十五日，    夜靜月清明，  
如是諸比丘，    今集聽說戒，  
一切闍浮提，    眾僧最後集，  
我是眾中上，    不學戒律法，  
況復餘僧眾，    而有所學習，  
何能牟尼法，    釋迦師子王，  
彼戒誰有持，    是人乃能說。』

「爾時，彼阿羅漢修羅他立上座前，合掌白上座言：『上座！但說波羅提木叉，如佛在世時，舍利弗、目犍連等大比丘眾所學法，我今已悉學。如來雖滅度，於今已千歲，彼所制律儀，我悉已備足。』而說偈言：

「『上座聽我說，    我名修羅他，  
漏盡阿羅漢，    僧中師子吼。  
牟尼真弟子，    信佛諸鬼神，  
聞彼聖所說，    悲哀泣流淚。  
低頭念法滅，    從今去已後，  
無有說法者，    毘尼別解脫。  
不復在於世，    法橋今已壞，  
法水不復流，    法海已枯竭。  
法山已崩頽，    法會從今絕，  
法幢不復見，    法足不復行。  
律儀戒永沒，    法燈不復照，  
法輪不復轉，    閉塞甘露門。  
法師不在世，    善人說妙道，  
眾生不識善，    不異於野獸。』

「爾時，佛母摩訶摩耶夫人天上來下，詣諸眾僧所，號咷啼泣：『嗚呼！苦哉！是我之子經歷阿僧祇劫，修諸苦行，不顧勞體，積德成佛，今者忽然消滅。』而說偈言：

「『我是佛親母，    我子積苦行，  
經歷無數劫，    究竟成真道。  
悲泣不自勝，    今法忽磨滅，  
嗚呼智慧人，    爾今何所在。  
持法捨諍訟，    從佛口所生，

諸王無上尊， 真實佛弟子。  
頭陀修妙行， 宿止林藪間，  
如是真佛子， 今為何所在。  
今者於世間， 無有諸威德，  
曠野山林間， 諸神寂無言。  
施戒愍群生， 信戒自莊嚴，  
忍辱質直行， 觀察諸善惡。  
如是諸勝法， 今忽都已盡。』

「爾時，彼上座弟子作是念言：『彼修羅他比丘自言：「如來所制戒律，我悉備持。』』爾時，上座有弟子，名曰安伽陀，起不忍之心，極生忿恨。從座起，罵辱彼聖：『汝是下座比丘，愚癡無智，而毀辱我和上。』即持利刀，殺彼聖人，而說偈言：

「『我名安伽陀， 失沙之弟子，  
利劍殺汝身， 自謂我有德。』

「爾時，有一鬼名曰大提木佉，作是念言：『世間唯有此一阿羅漢，而為惡比丘弟子所害。』執持金剛利杵，杵頭火然，以此打破彼頭，即便命終，而說偈言：

「『我是惡鬼神， 名大提木佉，  
以此金剛杵， 破汝頭七分。』

「爾時，阿羅漢弟子見彼弟子殺害其師，忿恨不忍，即殺三藏。爾時，諸天、世人悲哀啼泣：『嗚呼！苦哉！如來正法今便都盡。』尋即此大地六種震動，無量眾生號咷啼泣，極為愁惱：『嗚呼！今日正法不復現世。』作是語已，各各離散。

「爾時，拘睺彌國五百優婆塞聞已，往詣寺中，舉手拍頭，高聲大哭：『嗚呼！如來愍念世間，濟諸群生，無有巨細，誰當為我說法義？今者，人、天解脫不復可得，眾生今日猶在闇暝，無有引導，長習諸惡，以此為歡，如諸野獸；不聞牟尼妙法，身壞命終，墮在三塗。譬如流星，世人從今已後，無復念慧、寂靜、三昧、十力妙法。』

「爾時，拘睺彌王聞諸比丘殺真人阿羅漢及三藏法師，心生悲惱，惋惜而坐。爾時，諸邪見輩諍競打破塔廟，及害比丘，從是佛法索然頓滅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語釋提桓因：「四大天王，諸天、世人於我滅度之後，法盡之相，如上所說。是故汝等，今者不可不以勤力加於精進，護持正法，久令在世。」

爾時，諸天、世人聞佛所說，各各悲顏，以手揮淚，頂禮佛足，各自退去。

**(六四一)**

阿育王施半阿摩勒果因緣經

阿育王於如來法中得大敬信。時，王問諸比丘言：「誰於如來法中行大布施？」

諸比丘白王言：「給孤獨長者最行大施。」

王復問曰：「彼施幾許寶物？」

比丘答曰：「以億千金。」

王聞已。如是思惟：「彼長者尚能捨億千金，我今為王，何緣復以億千金施？當以億百千金施。」

時，王起八萬四千佛塔，於彼諸塔中復施百千金，復作五歲大會，會有三百千比丘，用三百億金供養於彼僧眾中。第一分是阿羅漢，第二分是學人，第三分是真實凡夫。除私庫藏，此閻浮提夫人、嫫女、太子、大臣施與聖僧，四十億金還復贖取。如是計校，用九十六億千金，乃至王得重病時，王自知命欲終盡。

時，有大臣名羅陀崛多。時，王宿命是施佛土時同伴小兒。時，彼大臣羅陀崛多見王重病，命垂欲盡，稽首以偈問王：

「顏貌常鮮澤，    百千嫫女遶，  
譬如諸蓮華，    蜜蜂當聚集，  
今覩聖王顏，    無有諸鮮澤。」

王即以偈答：

「我今無所憂，    失財及王位，  
此身及餘親，    及諸種種寶，  
我今所愁者，    不復覩賢聖，  
四事以供養，    我今唯念此，  
顏色有變異，    心意無所寧。」

「又復，我常所願，欲以滿億百千金作功德，今願不得滿足，便就後世時，計校前後所施金銀珍寶，唯減四億未滿。」王即辦諸珍寶，送與鷄雀寺中。

法益之子，名三波提，為太子諸臣等，啟太子言：「大王將終不久，今以此珍寶送與寺舍中，今庫藏財寶已竭，諸王法以物為尊，太子今宜斷之，勿使大王用盡也。」時，太子即勅典藏者，勿復出與大王用之。

時，大王自知索諸物不復能得，所食金器送與寺中。時，太子令斷金器，給以銀器，王食已，復送與寺中。又斷銀器，給以銅器，王亦以此送與寺中。又斷銅器，給以瓦器。

時，大王手中有半阿摩勒果，悲淚告諸大臣：「今誰為地主？」

時，諸臣啟白大王：「王為地主。」

時，王即說偈答曰：

「汝等護我心，    何假虛妄語，  
我今坐王位，    不復得自在。  
阿摩勒半果，    今在於我手，  
此即是我物，    於是得自由。  
嗚呼尊富貴，    可厭可棄捨，  
先領閻浮提，    今一旦貧至。  
如恒河駛流，    一逝而不返，  
富貴亦復然，    逝者不復還。」

又復，如佛偈所說：

「凡盛必有衰，    以衰為究竟，  
如來神口說，    真實無有異，  
先時所教令，    速疾無有闕，  
今有所求索，    無復從我教，  
如風闕於山，    如水闕於岸，  
我今所教令，    於今已永絕，  
將從無量眾，    擊鼓吹貝螺，  
常作諸伎樂，    受諸五欲樂，  
姝女數百眾，    日夜自娛樂，  
今者都永盡，    如樹無花實，  
顏貌轉枯盡，    色力亦復然，  
如花轉萎悴，    我今亦復爾。」

時，阿育王呼侍者言：「汝今憶我恩養，汝持此半阿摩勒果送鷄雀寺中，作我意，禮拜諸比丘僧足，白言：『阿育王問訊諸大聖眾，我是阿育王，領此閻浮提，閻浮提是我所有，今者頓盡，無有財寶布施眾僧，於一切財而不得自在。今唯此半阿摩勒果，我得自由，此是最後布施檀波羅蜜，哀愍我故，納受此施，令我得供養僧福。』」而說偈言：

「半阿摩勒果，    是我之所有，  
於我得自在，    今捨於大眾。  
緣心在於聖，    更無濟我者，  
憐愍於我故，    納受阿摩勒。  
為我食此施，    因是福無量，  
世世受妙樂，    用之無有盡。」

時，彼使者受王勅已，即持此半阿摩勒果，至鷄雀寺中，至上座前，五體著地作禮，長跪合掌，向上座而說偈曰：

「領於閻浮提，    一繖繫一鼓，  
遊行無所礙，    如日照於世，  
業行報已至，    在世不復久，  
無有王威德，    如日雲所翳，  
號曰阿育王，    稽首禮僧足，  
送此布施物，    謂半阿摩勒，  
願求來世福，    哀愍彼王故，  
聖眾愍彼故，    受是半果施。」

時，彼上座告諸大眾：「誰聞是語而不厭世間？我等聞是事，不可不生厭離，如佛經所說。見他衰事，應生厭離，若有識類眾生者，聞是事豈得不捨世間？」而說偈曰：

「人王世中最，    阿育孔雀姓，  
閻浮提自在，    阿摩勒為主，  
太子及諸臣，    共奪大王施，  
送半阿摩勒，    降伏憍財者，  
使彼生厭心，    愚夫不識施，  
因果受妙樂，    示送半摩勒。」

時，彼上座作是念言：「云何令此半阿摩勒，一切眾僧得其分食？」即教令研磨，著石榴羹中，行已，眾僧一切皆得周遍。

時，王復問傍臣曰：「誰是閻浮提王？」

臣啟王言：「大王是也。」

時，王從臥起而坐，顧望四方，合掌作禮，念諸佛德，心念口言：「我今復以此閻浮提施與三寶，隨意用之。」而說偈曰：

「今此閻浮提，    多有珍寶飾，  
施與良福田，    果報自然得，  
以此施功德，    不求天帝釋，  
梵王及人主，    世界諸妙樂，  
如是等果報，    我悉不用受，  
以是施功德，    疾得成佛道，  
為世所尊仰，    成得一切智，  
世間作善友，    導師最第一。」

時，王以此語盡書紙上，而封緘之，以齒印印之。作如是事畢，便即就盡。

爾時，太子及諸臣、宮人、嫫女、國界人民，興種種供養葬送，如王之法而闍維之。

爾時，諸臣欲立太子紹王位，中有一大臣，名曰阿[少/兔]羅陀，語諸臣曰：「不得立太子為王。所以者何？大王阿育在時，本誓願滿十萬億金作諸功德，唯減四億，不滿十萬，以是故，今捨閻浮提施與三寶，欲令滿足。今是大地屬於三寶，云何而立為王？」

時，諸臣聞已，即送四億諸金，送與寺中，即便立法益之子為王，名三波提。次復太子，名毘梨訶波低，為紹王位，毘梨訶波低太子，名曰毘梨訶西那，次紹王位。毘梨訶西那太子，名曰沸沙須摩，次紹王位。沸沙須摩太子，名曰沸沙蜜多羅，次紹王位。

時，沸沙蜜多羅問諸臣曰：「我當作何等事，令我名德久存於世？」

時，賢善諸臣信樂三寶者，啟王言：「阿育大王是王之前種姓，彼王在世，造立八萬四千如來塔，復興種種供養，此之名德，相傳至今。王欲求此名者，當造立八萬四千塔，及諸供養。」

王言：「大王阿育有大威德，能辦此事，我不能作，更思餘事。」

中有惡臣，不信向者，啟王言：「世間二種法傳世不滅，一者作善，二者作惡。大王阿育作諸善行，王今當行惡行，打壞八萬四千塔。」

時，王用佞臣語，即興四兵眾，往詣寺舍，壞諸塔寺。王先往鷄雀寺中，寺門前有石師子，即作師子吼。王聞之即大驚怖，非生獸之類，而能吼鳴，還入城中。如是再三，欲壞彼寺。

時，王呼諸比丘來，問諸比丘：「使我壞塔為善？壞僧房為善？」

比丘答曰：「二不應行。王其欲壞者，寧壞僧房，勿壞佛塔。」

時，王殺害比丘，及壞塔寺。如是漸漸至婆伽羅國，又復唱令：「若有人能得沙門釋子頭來者，賞之千金。」

爾時，彼國中有一阿羅漢，化作眾多比丘頭，與諸百姓，令送至於王所，令王庫藏財寶竭盡。時，彼王聞阿羅漢作如是事，倍復瞋恚，欲殺彼阿羅漢。

時，彼羅漢入滅盡正受，王作無量方便，殺彼聖人，終不能得。入滅盡三昧力故，不傷其體。如是漸進至佛塔門邊。

彼所塔中，有一鬼神，止住其中，守護佛塔，名曰牙齒。彼鬼神作是念：「我是佛弟子，受持禁戒，不殺害眾生，我今不能殺害於王。」又復作念：「有一神名曰為蟲，行諸惡行，兇暴勇健，求索我女，我不與之；今者為護正法故，當嫁與彼，令其守護佛法。」即呼彼神語言：「我今嫁女與汝，然共立約誓，汝要當降伏此王，勿使興諸惡行，壞滅正法。」

時，王所有一大鬼神，名曰烏荼，威德具足，故彼神不奈王何。時，牙齒神作方便，今日王威勢自然由此鬼神，我今誘誑共作親厚。如是與彼神作知識，極作知識已，即將此神至於南方大海中。

時彼蟲神排攬大山，推迓王上，及四兵眾，無不死盡。眾人唱言：「快哉！快哉！」是世人相傳，名為快哉。彼王終亡，孔雀苗裔於此永終，是故世間富樂不足為貪。阿育大王有智之人，覺世無常，身命難保，五家財物亦如幻化。覺了彼法，勤行精進，作諸功德，乃至臨終，係心三寶，念念不絕，無所悋惜，唯願盡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## 雜阿含經卷第二十五

## 雜阿含經卷第二十六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六四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三根。未知當知根、知根、無知根。」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覺知學地時，    隨順直道進，  
精進勤方便，    善自護其心，  
如自知生盡，    無礙道已知，  
以知解脫已，    最後得無知，  
不動意解脫，    一切有能盡，  
諸根悉具足，    樂於根寂靜，  
持於最後身，    降伏眾魔怨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六四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根。何謂為五？謂信根、精進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六四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根。何等為五？謂信根、精進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。若比丘於此五根如實善觀察，如實善觀察者，於三結斷知，謂身見、戒取、疑，是名須陀洹，不墮惡趣法，決定正向於正覺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邊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六四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此五根如實觀察者，不起諸漏，心得離欲解脫，是名阿羅漢，諸漏已盡，所作已作，離諸重擔，逮得己利，盡諸有結，正智心善解脫。」

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六四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根。何等為五？謂信根、精進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。信根者，當知是四不壞淨，精進根者，當知是四正斷，念根者，當知是四念處，定根者，當知是四禪，慧根者，當知是四聖諦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六四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根。何等為五？謂信根、精進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。

「何等為信根？若比丘於如來所起淨信心，根本堅固，餘沙門、婆羅門、諸天、魔、梵、沙門、婆羅門，及餘世間，無能沮壞其心者，是名信根。

「何等為精進根？已生惡不善法令斷，生欲、方便、攝心、增進；未生惡不善法不起，生欲、方便、攝心、增進；未生善法令起，生欲、方便、攝心、增進；已生善法住不忘，修習增廣，生欲、方便、攝心、增進，是名精進根。

「何等為念根？若比丘內身身觀住，慤懃方便，正念正智，調伏世間貪憂；外身、內外身，受、心、法法觀念住亦如是說，是名念根。

「何等為定根？若比丘離欲惡不善法，有覺有觀，離生喜樂，乃至第四禪具足住，是名定根。

「何等為慧根？若比丘苦聖諦如實知，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，是名慧根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六四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若比丘於此五根如實觀察已，於三結斷知。何等為三？謂身見、戒取、疑。是名須陀洹，不墮惡趣，決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邊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 六四九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若比丘於此五根如實觀察已，得盡諸漏，離欲解脫，是名阿羅漢。諸漏已盡，所作已作，離諸重擔，逮得己利，盡諸有結，正智心得解脫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 六五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諸比丘！若我於此信根、信根集、信根滅、信根滅道跡不如實知者，我終不得於諸天、魔、梵、沙門、婆羅門中，為出為離，心離顛倒，亦不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如信根，精進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亦如是說。

「諸比丘！我於此信根正智如實觀察故，信根集、信根滅、信根滅道跡正智如實觀察故，我於諸天、魔、梵、沙門、婆羅門眾中，為出為離，心離顛倒，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如信根，精進、念、定、慧根亦如是說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 六五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諸比丘！我此信根集、信根沒、信根味、信根患、信根離不如實知者，我不得於諸天、魔、梵、沙門、婆羅門眾中，為解脫，為出為離，心離顛倒，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如是精進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亦如是說。

「諸比丘！我於信根、信根集、信根沒、信根味、信根患、信根離如實知故，於諸天、魔、梵、沙門、婆羅門眾中，為解脫，為出為離，心離顛倒，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 六五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若比丘於此五根若利、若滿足，得阿羅漢。若軟、若劣，得阿那含。若軟、若劣，得斯陀含。若軟、若劣，得須陀洹。滿足者成滿足事，不滿足者成不滿足事，於此五根不空無果，若於此五根一切無者，我說彼為外道凡夫之數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六五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若比丘於彼五根增上明利滿足者，得阿羅漢俱分解脫。若軟、若劣者，得身證。於彼若軟、若劣，得見到。於彼若軟、若劣，得信解脫。於彼若軟、若劣，得一種。於彼若軟、若劣，得斯陀含。於彼若軟、若劣，得家家。於彼若軟、若劣，得七有。於彼若軟、若劣，得法行。於彼若軟、若劣，得信行。是名比丘根波羅蜜因緣知果波羅蜜，果波羅蜜因緣知人波羅蜜。如是滿足者作滿足事，減少者作減少事，彼諸根則不空無果，若無此諸根者，我說彼為作凡夫數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六五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根。何等為五？謂信根、精進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。此五根，一切皆為慧根所攝受。譬如堂閣眾材，棟為其首，皆依於棟，以攝持故。如是五根，慧為其首，以攝持故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六五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根。何等為五？謂信根、精進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。信根者，當知是四不壞淨。精進根者，當知是四正斷。念根者，當知是四念處。定根者，當知是四禪。慧根者，當知是四聖諦。此諸功德，一切皆是慧為其首，以攝持故。」乃至……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六五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根。何等為五？信根、精進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。若聖弟子成就慧根者，能修信根，依離、依無欲、依滅、向於捨，是名信根成就，信根成就，即是慧根。如信根，如是精進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亦如是說。是故就此五根，慧根為其首，以攝持故。譬如堂閣，棟為其首，眾材所依，以攝持故。如是五根，慧為其首，以攝持故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六五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根。何等為五？信根、精進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。若聖弟子成就信根者，作如是學。聖弟子無始生死，無明所著，愛所繫，眾生長夜生死，往來流馳，不知本際，有因故有生死，因永盡者，則無生死，無明大闇聚障礙，誰般涅槃？唯苦滅、苦息、清涼、沒。如信根，如是精進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亦如是說。此五根，慧為首，慧所攝持。譬如堂閣，棟為首，棟所攝持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六五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根，信根、精進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。何等為信根？謂聖弟子於如來所起信心，根本堅固，諸天、魔、梵、沙門、婆羅門及諸世間法所不能壞，是名信根。何等為精進根？謂四正斷。何等為念根，謂四念處。何等為定根，謂四禪。何等為慧根？謂四聖諦，此諸功德，皆以慧為首。譬如堂閣，棟為其首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六五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根。何等為五？謂信根、精進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。何等為信根？若聖弟子於如來發菩提心所得淨信心，是名信根。何等為精進根？於如來發菩提心所起精進方便，是名精進根。何等念根？於如來初發菩提心所起念根。何等為定根？於如來初發菩提心所起三昧，是名定根。何等為慧根？於如來初發

菩提心所起智慧，是名慧根。所餘堂閣，譬如上說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六六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根。何等為五？謂信根、精進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。於此五根修習多修習，過去、未來、現在一切苦斷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苦斷，如是究竟苦邊、苦盡、苦息、苦沒，度苦流，於縛得解，害諸色，過去、未來、現在一切漏盡，亦如是說。

### ( 六六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二種力。何等為二？謂數力及修力。何等為數力？謂聖弟子空閑林中樹下，作如是思惟：『身惡行，現法、後世受於惡報。我若行身惡行者，我當自悔教，他亦悔我，大師亦當悔我，大德梵行亦當悔我，以法責我惡名流布，身壞命終，當生惡趣泥犁中。』如是現法後報，身惡行斷，修身善行。如身惡行，口、意惡行亦如是說，是名數力。何等為修力？若比丘學於數力，聖弟子數力成就已，隨得修力，得修力已，修力滿足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六六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聖弟子學數力成就已，貪、恚、癡若節若盡。如是聖弟子依於數力，盡立數力，隨得修力，得修力已，修力滿足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六六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何等為修力？謂修四念處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四念處，如是修四正斷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分、八聖道分、四道、四法句、止觀，亦如是說。

#### ( 六六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三種力。何等為三？謂信力、精進力、慧力。復次三力，何等為三？謂信力、念力、慧力。復次三力，何等為三？謂信力、定力、慧力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六六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三力，謂信力、精進力、慧力。如是，比丘！當作是學，我當成就信力、精進力、慧力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精進力，念力、定力，亦如是說。

#### ( 六六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三力——信力、念力、慧力。何等為信力？謂聖弟子於如來所入於淨信，根本堅固，諸天、魔、梵、沙門、婆羅門及諸同法所不能壞，是名信力。何等為精進力？謂修四正斷。何等為慧力？謂四聖諦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餘二力如上說。

#### ( 六六七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力。何等為四？謂信力、精進力、念力、慧力。復次四力，信力、念力、定力、慧力。復次四力，覺力、精進力、無罪力、攝力。」

此諸經如上三力說。差別者：「何等為覺力？於善、不善法如實知，有罪、無罪，習近、不習近，卑法、勝法，黑法、白法，有分別法、無分別法，緣起法、非緣起法如實知，是名覺力。何等為精進力？謂四正斷……」如前廣說。「何等為無罪力，謂無罪身、口、意，是名無罪力。何等為攝力？謂四攝事，惠施、愛語、行利、同利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六六八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若最勝施者，謂法施。最勝愛語者，謂善男子樂聞，應時說法。行利最勝者，諸不信者能令入信，建立於信；立戒者以淨戒，慳者以施，惡智者以正智令入建立。同利最勝者，謂阿羅漢以阿羅漢、阿那含以阿那含、斯陀含以斯陀含、須陀洹以須陀洹、淨戒者以淨而授於彼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六六九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若所有法，是眾之所取，一切皆是四攝事。或有一取施者，或一取愛語者，或一取行利者，或一取同利者。過去世時，過去世眾，以有所取者，亦是四攝事，未來世眾，當有所取者，亦是四攝事。或一取施者，或一取愛語，或一取行利者，或一取同利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布施及愛語， 或有行利者，  
同利諸行生， 各隨其所應。  
以此攝世間， 猶車因釘運。  
世無四攝事， 母恩子養忘，  
亦無父等尊， 謙下之奉事。  
以有四攝事， 隨順之法故，  
是故有大士， 德被於世間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六七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力。何等為四？謂覺力、精進力、無罪力、攝力……」如上說。「若比丘成就此四力者，得離五恐怖。何等五？謂不活恐怖、惡名恐怖、眾中恐怖、死恐怖、惡趣恐怖，是名五恐怖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六七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聖弟子成就此四力者，當作是學。我不畏不活，我何緣畏不活？若身行不淨行、口不淨行、意不淨行，作諸邪貪，不信、懈怠、不精進、失念、不定、惡慧、慳、不攝者，彼應畏不活。我有四力，謂覺力、精進力、無罪力、攝力，有此四力成就故，不應畏如不活畏。如是惡名畏、眾中畏、死畏、惡趣畏亦如上說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六七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力。覺力、精進力、無罪力、攝力。何等為覺力？謂慧、大慧、深慧、難勝慧，是名覺力。何等為精進力？若於不善法不善數、黑黑數、有罪有罪數、不應親近不應親近數，離此諸法已，若諸餘善善數、白白數、無罪無罪數、應親近應親近數，如此等修習，增上精勤、欲、方便、堪能，正念正知而學，是名精進力。無罪力、攝力如上修多羅說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六七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力。何等為五？信力、精進力、念力、定力、慧力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六七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諸比丘當作是學，我當勤加精進，成就信力、精進力、念力、定力、慧力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六七五 )

如是我聞：

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彼信力，當知是四不壞淨。精進力者，當知是四正斷。念力者，當知四念處。定力者，當知是四禪。慧力者，當知是四聖諦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六七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是故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，我成就信力、精進力、念力、定力、慧力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六七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學力。何等為五？謂信力是學力、精進力是學力、慚力是學力、愧力是學力、慧力是學力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六七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，我當成就信力是學力、成就精進力是學力、成就慚力是學力、成就愧力是學力、成就慧力是學力。」

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六七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何等信力是學力？於如來所善入於信，根本堅固，諸天、魔、梵、沙門、婆羅門及餘同法所不能壞。何等為精進力是學力？謂四正斷……」如前廣說。「何等為慚力是學力？謂羞恥，恥於起惡不善法諸煩惱數，受諸有熾然苦報，於未來世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苦、惱，是名慚力是學力。何等為愧力是學力？謂諸可愧事而愧，愧起諸惡不善法煩惱數，受諸有熾然苦報，於未來世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苦、惱，是名愧力是學力。何等為慧力是學力

？謂聖弟子住於智慧，成就世間生滅智慧，賢聖出厭離，決定正盡苦，是名慧力是學力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六八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，如上所說。差別者：「是故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，我當成就信力是學力，精進力、慚力、愧力、慧力是學力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六八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於善法若變、若退、若不久住者，他人當以五種白法來呵責汝。何等為五？言汝不以信入於善法，若依信者，能離不善法，修諸善法。汝無精進、無慚、無愧、無慧入於善法故。若依慧者，能離諸不善法，修諸善法。

「若比丘於正法不變、不退、久住者，他人當以五種白法來慶慰汝。何等為五？正信入於善法，若依信者，離不善法，修諸善法，精進、慚、愧、慧入於善法，若依慧者，離不善法，修諸善法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六八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還戒者、退戒者，他人當以五種白法來呵責汝。何等為五？若比丘不以信入於善法，若依信者，離不善法，修諸善法。不以精進、慚、愧、慧入於善法；若依慧者，離不善法，修諸善法。若比丘盡其壽命，純一滿淨，梵行清白者，他人當以五種白法來慶慰汝……」如上說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六八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若不欲令惡不善法生者，唯有信善法，若信退滅者，不信永住，諸不善法則生。乃至欲令惡不善法不生者，唯有精進、慚、愧、慧，若精進、慚、愧、慧力退滅，惡慧永住者，惡不善法則生。若比丘依於信者，則離

不善法，修諸善法，依精進、慚、愧、慧者，則離不善法，修諸善法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六八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於色生厭、離欲、滅盡、不起、解脫，是名阿羅訶三藐三佛陀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如是說。若復比丘於色生厭、離欲、不起、解脫者，是名阿羅漢慧解脫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如是說。諸比丘！如來應等正覺、阿羅漢慧解脫有何種種別異。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，唯願為說，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如來、應、等正覺者，先未聞法，能自覺知，現法自知，得三菩提，於未來世能說正法，覺諸聲聞，所謂四念處、四正斷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分、八聖道分，是名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。所未得法能得，未制梵行能制，能善知道、善說道，為眾將導，然後聲聞成就隨法隨道，樂奉大師教誡、教授，善於正法，是名如來應等正覺、阿羅漢慧解脫種種別異。

「復次，五學力、如來十力。何等為學力？謂信力、精進力、念力、定力、慧力。何等為如來十力？謂如來處非處如實知，是名如來初力，若成就此力者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，轉於梵輪，於大眾中能師子吼而吼。

「復次，如來於過去、未來、現在業法，受因事報如實知，是名第二如來力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成就此力，得先佛最勝處，能轉梵輪，於大眾中作師子吼而吼。

「復次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禪解脫，三昧正受，染惡清淨，處淨如實知，是名如來第三力。若此力成就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，能轉梵輪，於大眾中師子吼而吼。

「復次，如來知眾生種種諸根差別如實知，是名如來第四力，若成就此力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，能轉梵輪，於大眾中師子吼而吼。

「復次，如來悉知眾生種種意解如實知，是名第五如來力。若此力成就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，能轉梵輪，於大眾中師子吼而吼。

「復次，如來悉知世間眾生種種諸界如實知，是名第六如來力。若於此力成就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，能轉梵輪，於大眾中師子吼而吼。

「復次，如來於一切至處道如實知，是名第七如來力。若此力成就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，能轉梵輪，於大眾中師子吼而吼。

「復次，如來於過去宿命種種事憶念，從一生至百千生，從一劫至百千劫。我爾時於彼生如是族、如是姓、如是名、如是食、如是苦樂覺、如是長壽、如是久住、如是壽分齊，我於彼處死此處生，彼處生、此處死。如是行、如是因、如是方，宿命所更悉如實知，是名第八如來力，若此力成就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，能轉梵輪，於大眾中師子吼而吼。

「復次，如來以天眼淨過於人眼，見眾生死時、生時，妙色、惡色、下色、上色，向於惡趣、向於善趣、隨業法受悉如實知；此眾生身惡業成就，口、意惡業成就，謗毀賢聖，受邪見業，以是因緣，身壞命終，墮惡趣，生地獄中；此眾生身善行，口、意善行，不謗賢聖，正見業法受，彼因彼緣，身壞命終，生善趣天上悉如實知，是名第九如來力。若此力成就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，能轉梵輪，於大眾中師子吼而吼。

「復次，如來諸漏已盡，無漏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身作證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是名第十如來力。若此力成就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，能轉梵輪，於大眾中師子吼而吼，如此十力，唯如來成就，是名如來與聲聞種種差別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六八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嬰兒，父母生已，付其乳母，隨時摩拭，隨時沐浴，隨時乳哺，隨時消息。若乳母不謹慎者，兒或以草、以土諸不淨物著其口中，乳母當即教令除去。能時除却者善，兒不能自却者，乳母當以左手持其頭，右手探其哽，嬰兒當時雖苦，乳母要當苦探其哽，為欲令其子長夜安樂故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若嬰兒長大，有所識別，復持草、土諸不淨物著口中不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！嬰兒長大，有所別知，尚不以脚觸諸不淨物，況著口中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嬰兒小時，乳母隨時料理消息，及其長大，智慧成就，乳母放捨，不勤消息，以其長大不自放逸故。如是，比丘！若諸聲聞始學，智慧未足，如來以法隨時教授而消息之；若久學智慧深固，如來放捨，不復隨時慇懃教授，以其智慧成就不放逸故。是故，聲聞五種學力，如來成就十種智力……」如上廣說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六八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如來有六種力，若六種力成就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，能轉梵輪，於大眾中師子吼而吼，謂處非處如實知，如來初力。復次，過去、未來、現在心樂法受如實知……」如上廣說，「是名第二如來力。復次，如來禪、解脫、三昧、正受如實知……」如上廣說，「是名如來第三力。復次，如來過去種種宿命之事如實知……」如上廣說，「是名如來第四力。復次，如來天眼淨過於人眼，見諸眾生死此生彼……」如上廣說，「是名如來第五力。復次，如來結漏已盡，無漏心解脫、慧解脫……」如上廣說，乃至「於眾中師子吼而吼，是名如來第六力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六八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若有來問我如來處非處力，如如來處非處智力所知見覺，成等正覺，為彼記說。

「若復來問如來自以樂受智力，如如來自以樂受智力所知見覺，成等正覺，為彼記說，是名第二如來智力。

「若有來問如來禪定、解脫、三昧、正受智力，如如來禪定、解脫、三昧、正受，為彼記說。

「若有來問宿命所更智力，如如來宿命所更所知見覺，為彼記說。

「若有來問如來天眼智力，如如來天眼所見，為彼記說。

「若有來問如來漏盡智力，如如來漏盡智力所知見覺，為彼記說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六八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七力。何等為七？信力、精進力、慚力、愧力、念力、定力、慧力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信力精進力，    慚力及愧力，  
正念定慧力，    是說名七力，  
成就七力者，    得盡諸有漏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六八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七力……」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是故，比丘！當如是學，我當成就信力。如是精進力、慚力、愧力、念力、定力、慧力亦當學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六九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七力……」如上說。差別者，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  
「信力精進力，及說慚愧力，  
念力定慧力，是名為七力。  
七力成就者，疾斷諸有漏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六九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七力。何等為七？信力、精進力、慚力、愧力、念力、定力、慧力。何等為信力？於如來所起信心，深入堅固，諸天、魔、梵、沙門、婆羅門及餘同法所不能壞，是名信力。何等為精進力？謂四正斷……」如上廣說。「何等為慚力？謂恥惡不善法……」如上說。「何等為愧力？於可愧事愧，愧起惡不善法……」如上說。「何等為念力？謂四念處……」如上說。「何等為定力？謂四禪……」如上說。「何等為慧力？謂四聖諦……」如上說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六九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八力。何等為八？謂自在王者力、斷事大臣力、結恨女人力、啼泣嬰兒力、毀咎愚人力、審諦黠慧力、忍辱出家力、計數多聞力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六九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謂自在王力者，王者現自在威力。斷事大臣力者，大臣現斷事之力。結恨女人力者，女人之法現結恨力。啼泣嬰兒力者，嬰兒之法現啼泣力。毀咎愚人力者，愚人之法觸事毀咎。審諦黠慧力者，智慧之人常現審諦。忍辱出家力者，出家之人常現忍辱。計數多聞力者，多聞之人常現思惟計數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六九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漏盡比丘有幾力？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漏盡比丘有八力。何等為八？謂漏盡比丘心順趣於離、流注於離、浚輸於離，順趣於出、流注於出、浚輸於出，順趣涅槃、流注涅槃、浚輸涅槃。若見五欲，猶見火坑。如是見已，於欲念、欲受、欲著，心不永住，修四念處、四正斷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分、八聖道分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舍利弗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六九五 )

如尊者舍利弗問經。如是異比丘問佛。

### ( 六九六 )

問諸比丘經亦如上說。

### ( 六九七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九力。何等為九力？謂信力、精進力、慚力、愧力、念力、定力、慧力、數力、修力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六九八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九力。何等為九？謂信力、精進力、慚力、愧力、念力、定力、慧力、數力、修力。何等為信力？於如來所起正信心，深入堅固……」如

上說。「何等為精進力？謂四正斷……」如上說。「何等為慚力？……」如上說。「何等為愧力？……」如上說。「何等為念力？謂內身身觀住……」如上說。「何等為定力？謂四禪。何等為慧力？謂四聖諦。何等為數力？謂聖弟子若於閑房、樹下作如是學，身、口惡行者於現法後世當受惡報……」如上廣說。「何等為修力？謂修四念處……」如前說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六九九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十力。何等為十？自在王者力、斷事大臣力、機關工巧力、刀劍賊盜力、怨恨女人力、啼泣嬰兒力、毀眚愚人力、審諦黠慧力、忍辱出家力、計數多聞力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七〇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謂自在王力者，王者現自在威力。斷事大臣力者，大臣現斷事之功力。機關工巧力，造機關者，現其工巧力。刀劍盜賊力，盜賊必現刀劍力。計數多聞力者，凡思惟計數現多聞之力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七〇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十種如來力，若此力成就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，能轉梵輪，於大眾中師子吼而吼。何等為十？謂如來處非處如實知，是名初力……」乃至漏盡，如上說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七〇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若有來問如來處非處智力，如如來處非處智力所知所見所覺，成等正覺，為彼記說。如是乃至漏盡智力……」廣說如上。

。

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〇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所有法，彼彼意解作證，悉皆如來無畏智所生。若比丘來為我聲聞，不諂不偽，質直心生，我則教誡、教授為其說法。晨朝為彼教誡、教授說法，至日中時得勝進處；若日暮時為彼教誡、教授說法，至晨朝時得勝進處。如是教授已，彼生正直心，實則知實、不實知不實，上則知上、無上則知無上，當知、當見、當得、當覺者，皆悉了知，斯有是處。

「謂五學力、十種如來力。何等為五學力？謂信力、精進力、念力、定力、慧力，如來十種力。何等為十？謂是處如實知非處……」如上十力廣說。「若有來問處非處智力者，如如來處非處智等正覺所知所見所覺，為彼記說，乃至漏盡智力，亦如是說。諸比丘！處非處智力者，我說是定非不定，乃至漏盡智者，我說是定非不定，定者正道，非定者邪道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〇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不正思惟者，未起貪欲蓋則起，已起貪欲蓋重生令增廣；未起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蓋則起，已起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蓋重生令增廣。未起念覺支不起，已起念覺支則退；未起擇法、精進、猗、喜、定、捨覺支不起，已起擇法、精進、猗、喜、定、捨覺支則退。

「若比丘正思惟者，未起貪欲蓋不起，已起貪欲蓋令滅；未起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蓋不起，已起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蓋則斷。未起念覺支則起，已起者重生令增廣；未起擇法、精進、猗、喜、定、捨覺支則起，已起者重生令增廣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〇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退法。何等為五？謂貪欲、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蓋，是則退法。若修習七覺支，多修習令增廣，是則不退法。何等為七？謂念覺支、擇法覺支、精進覺支、猗覺支、喜覺支、定覺支、捨覺支，是名不退法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〇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法，能為黑闇，能為無目，能為無智，能羸智慧，非明、非等覺，不轉趣涅槃。何等為五？謂貪欲、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。如此五法能為黑闇，能為無目，能為無智，非明、非正覺，不轉趣涅槃。

「若有七覺支，能作大明，能為目，增長智慧，為明、為正覺，轉趣涅槃。何等為七？謂念覺支、擇法覺支、精進覺支、猗覺支、喜覺支、定覺支、捨覺支。為明、為目，增長智慧，為明、為正覺，轉趣涅槃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〇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障、五蓋，煩惱於心，能羸智慧，障閔之分，非明、非正覺，不轉趣涅槃。何等為五？謂貪欲蓋、瞋恚蓋、睡眠蓋、掉悔蓋、疑蓋。如此五蓋，為覆為蓋，煩惱於心，令智慧羸，為障閔分，非明、非等覺，不轉趣涅槃。

「若七覺支，非覆非蓋，不惱於心，增長智慧，為明、為正覺，轉趣涅槃。何等為七？謂念覺支等……」如上說，乃至捨覺支。「如此七覺支，非翳非蓋，不惱於心，增長智慧，為明、為正覺，轉趣涅槃。」爾時，世尊即說偈曰：

「貪欲瞋恚蓋，    睡眠掉悔疑，  
如此五種蓋，    增長諸煩惱，  
此五覆世間，    深著難可度，  
障蔽於眾生，    令不見正道。  
若得七覺支，    則能為照明，  
唯此真諦言，    等正覺所說，  
念覺支為首，    擇法正思惟，  
精進猗喜覺，    三昧捨覺支，  
如此七覺支，    牟尼之正道，  
隨順大仙人，    脫生死怖畏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〇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族姓子捨諸世務，出家學道，剷除鬚髮，著袈裟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。如是出家，而於其中，有愚癡士夫依止聚落城邑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村乞食，不善護身，不守根門，不攝其念，觀察女人少壯好色而生染著，不正思惟，心馳取相，趣色欲想，為欲心熾盛，燒心燒身，返俗還戒而自退沒。厭離俗務，出家學道而反染著，增諸罪業而自破壞，沈翳沒溺。

「有五種大樹，其種至微，而樹生長巨大，而能映障眾雜小樹，蔭翳萎悴，不得生長。何等五？謂鍵遮耶樹、迦裨多羅樹、阿濕波他樹、優曇鉢羅樹、尼拘留他樹。如是五種心樹，種子至微，而漸漸長大，蔭覆諸節，能令諸節蔭覆墮臥。何等為五？謂貪欲蓋漸漸增長，睡眠、掉悔、疑蓋漸漸增長，以增長故，令善心蔭覆墮臥。

「若修習七覺支，多修習已，轉成不退。何等為七？謂念覺支、擇法、精進、猗、喜、定、捨覺支。如是七覺支，修習多修習已，轉成不退轉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〇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「若比丘專一其心，側聽正法，能斷五法，修習七法，令其轉進滿足。何等為斷五法？謂貪欲蓋、瞋恚蓋、睡眠蓋、掉悔蓋、疑蓋，是名五法斷。何等修習七法？謂念覺支、擇法覺支、精進覺支、猗覺支、喜覺支、定覺支、捨覺支，修此七法，轉進滿足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一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聖弟子清淨信心，專精聽法者，能斷五法，修習七法，令其滿足。何等為五？謂貪欲蓋，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，此蓋則斷。何等七法？謂念覺支，擇法、精進、猗、喜、定、捨覺支，此七法修習滿足淨信者，謂心解脫，智者謂慧解脫。貪欲染心者，不得不樂，無明染心者，慧不清淨。是故，比丘！離貪欲者心解脫，離無明者慧解脫。若彼比丘離貪欲，心解脫，得身作證；離無明，慧解脫，是名比丘斷愛縛、結，慢無間等，究竟苦邊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 七一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。

時，有無畏王子，日日步涉，仿佯遊行，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有沙門、婆羅門作如是見，作如是說：『無因、無緣眾生煩惱，無因、無緣眾生清淨。』世尊復云何？」

佛告無畏：「沙門、婆羅門為其說，不思而說，愚癡、不辨、不善，非知思，不知量，作如是說：『無因、無緣眾生煩惱，無因、無緣眾生清淨。』所以者何？有因、有緣眾生煩惱，有因、有緣眾生清淨故。何因、何緣眾生煩惱？何因、何緣眾生清淨？謂眾生貪欲增上，於他財物、他眾具而起貪言：『此物於我有者，好、不離、愛樂。』於他眾生而起恨心、兇心，計狡、欲打、欲縛、欲伏，加諸不道。為造眾難，不捨瞋恚，身睡眠、心懈怠、心掉動，內不寂靜，心常疑惑，過去疑、未來疑、現在疑。無畏。如是因、如是緣眾生煩惱。如是因、如是緣眾生清淨。」

無畏白佛：「瞿曇！一分之蓋，足煩惱心，況復一切？」無畏白佛：「瞿曇！何因、何緣眾生清淨？」

佛告無畏：「若婆羅門有一勝念，決定成就，久時所作，久時所說，能隨憶念，當於爾時習念覺支。修念覺已，念覺滿足，念覺滿足已，則於選擇分別思惟，爾時擇法覺支修習。修擇法覺支已，擇法覺支滿足，彼選擇分別思量法已，則精進方便。精進覺支於此修習，修精進覺支已，精進覺支滿足，彼精進方便已，則歡喜生，離諸食想。修喜覺支，修喜覺支已，則喜覺支滿足，喜覺支滿足已，身心猗息，則修猗覺支。修猗覺支已，猗覺滿足，身猗息已，則愛樂，愛樂已心定，則修定覺支。修定覺支已，定覺滿足，定覺滿足已，貪憂滅，則捨心生，修捨覺支。修捨覺支已，捨覺支滿足。如是，無畏！此因、此緣眾生清淨。」

無畏白瞿曇：「若一分滿足，令眾生清淨，況復一切？」無畏白佛：「瞿曇！當何名此經？云何奉持？」

佛告無畏王子：「當名此為覺支經。」

無畏白佛：「瞿曇！此為最勝覺分。瞿曇！我是王子，安樂亦常求安樂，而希出入，今來上山，四體疲極，得聞瞿曇說覺支經，悉忘疲勞。」

佛說此已，王子無畏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，稽首禮佛足而去。

## 雜阿含經卷第二十六

## 雜阿含經卷第二十七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 七一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有沙門、婆羅門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『無因、無緣眾生無智、無見，無因、無緣眾生智、見』……」

如是廣說，乃至無畏王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禮佛足而去。

### ( 七一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眾多比丘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時，眾多比丘作是念：「今日太早，乞食時未至，我等且過諸外道精舍。」

眾多比丘即入外道精舍，與諸外道共相問訊慰勞，問訊慰勞已，於一面坐已，諸外道問比丘言：「沙門瞿曇為諸弟子說法，斷五蓋覆心，慧力羸，為障礙分，不轉趣涅槃，住四念處，修七覺意。我等亦復為諸弟子說斷五蓋覆心，慧力羸，善住四念處，修七覺分。我等與彼沙門瞿曇有何等異？俱能說法。」

時，眾多比丘聞外道所說，心不喜悅，反呵罵，從座起去。入舍衛城，乞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以諸外道所說，具白世尊。

爾時，世尊告眾多比丘：「彼外道說是語時，汝等應反問言：『諸外道！五蓋者，種應有十。七覺者，種應有十四。何等為五蓋之十、七覺之十四？』如是問者，彼諸外道則自駭散，說諸外道法，瞋恚、憍慢、毀訾、嫌恨、不忍心生，或默然低頭，失辯潛思。所以者何？我不見諸天、魔、梵、沙門、婆羅門、天、人眾中，聞我所說歡喜隨順者，唯除如來及聲聞眾於此聞者。」

「諸比丘！何等為五蓋之十？謂有內貪欲，有外貪欲。彼內貪欲者即是蓋，非智非等覺，不轉趣涅槃。彼外貪欲即是蓋，非智非等覺，不轉趣涅槃。謂瞋恚有瞋恚相，若瞋恚及瞋恚相即是蓋，非智非等覺，不轉趣涅槃。有睡有眠，彼睡彼眠即是蓋，非智非等覺，不轉趣涅槃。有掉有悔，彼掉彼悔即是蓋，非智非等覺，不轉趣涅槃。有疑善法，有疑不善法，彼善法疑、不善法疑即是蓋，非智非等覺，不轉趣涅槃。是名五蓋說十。」

「何等為七覺分說十四？有內法心念住，有外法心念住。彼內法念住即是念覺分，是智是等覺，能轉趣涅槃。彼外法念住即是念覺分，是智是等覺，能轉趣涅槃。」

「有擇善法、擇不善法。彼善法擇，即是擇法覺分，是智是等覺，能轉趣涅槃。彼不善法擇，即是擇法覺分，是智是等覺，能轉趣涅槃。」

「有精進斷不善法，有精進長養善法。彼斷不善法精進，即是精進覺分。是智是等覺，能轉趣涅槃。彼長養善法精進，即是精進覺分，是智是等覺，能轉趣涅槃。」

「有喜，有喜處。彼喜即是喜覺分，是智是等覺，能轉趣涅槃。彼喜處，亦即是喜覺分，是智是等覺，能轉趣涅槃。」

「有身猗息，有心猗息。彼身猗息，即是猗覺分，是智是等覺，能轉趣涅槃。彼心猗息，即是猗覺分，是智是等覺，能轉趣涅槃。」

「有定，有定相。彼定即是定覺分，是智是等覺，能轉趣涅槃。彼定相即是定覺分，是智是等覺，能轉趣涅槃。」

「有捨善法，有捨不善法。彼善法捨，即是捨覺分，是智是等覺，能轉趣涅槃。彼不善法捨，即是捨覺分，是智是等覺，能轉趣涅槃，是名七覺分說為十四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眾多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七一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眾多比丘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有諸外道出家作如是說者，當復問言：『若心微劣猶豫者，爾時應修何等覺分？何等為非修時？若復掉心者、掉心猶豫者，爾時復修何等覺分？何等為非時？』如是問者，彼諸外道心則駭散，說諸異法，心生忿恚、憍慢、毀訾、嫌恨、不忍，或默然低頭，失辯潛思。所以者何？我不見諸天、魔、梵、沙門、婆羅門、天、人眾中，聞我所說歡喜隨喜者，唯除如來及聲聞眾於此聞者。」

「諸比丘！若爾時其心微劣、其心猶豫者，不應修猗覺分、定覺分、捨覺分。所以者何？微劣心生、微劣猶豫，以此諸法增其微劣故。譬如小火，欲令其燃，增以焦炭。云何？比丘！非為增炭令火滅耶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「如是，比丘！微劣猶豫，若修猗覺分、定覺分、捨覺分者，此則非時，增懈怠故。若掉心起，若掉心猶豫，爾時不應修擇法覺分、精進覺分、喜覺分。所以者何？掉心起、掉心猶豫，以此諸法能令其增。譬如熾火，欲令其滅，足其乾薪，於意云何？豈不令火增熾燃耶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如是掉心生、掉心猶豫，修擇法覺分、精進覺分、喜覺分，增其掉心。諸比丘！若微劣心生、微劣猶豫，是時應修擇法覺分、精進覺分、喜覺分。所以

者何？微劣心生、微劣猶豫，以此諸法示、教、照、喜。譬如小火，欲令其燃，足其乾薪。云何？比丘！此火寧熾燃不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如是微劣心生、微劣猶豫，當於爾時修擇法覺分、精進覺分、喜覺分，示、教、照、喜。若掉心生、掉心猶豫，修猗覺分、定覺分、捨覺分。所以者何？掉心生、掉心猶豫，此等諸法，能令內住一心攝持。譬如燃火，欲令其滅，足其煤炭，彼火則滅。如是，比丘！掉心猶豫，修擇法覺分、精進、喜，則非時，修猗、定、捨覺分，自此則是時，此等諸法內住一心攝持。念覺分者，一切兼助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一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蓋、七覺分，有食、無食，我今當說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譬如身依食而立，非不食。如是五蓋依於食而立，非不食。貪欲蓋以何為食？謂觸相，於彼不正思惟，未起貪欲令起，已起貪欲能令增廣，是名欲愛蓋之食。

「何等為瞋恚蓋食？謂障礙相，於彼不正思惟，未起瞋恚蓋令起，已起瞋恚蓋能令增廣，是名瞋恚蓋食。

「何等為睡眠蓋食？有五法。何等為五？微弱、不樂、欠味、多食、懈怠，於彼不正思惟，未起睡眠蓋令起，已起睡眠蓋能令增廣，是名睡眠蓋食。

「何等為掉悔蓋食？有四法。何等為四？謂親屬覺、人眾覺、天覺、本所經娛樂覺。自憶念、他人令憶念而生覺，於彼起不正思惟，未起掉悔令起，已起掉悔令其增廣，是名掉悔蓋食。

「何等為疑蓋食？有三世。何等為三？謂過去世、未來世、現在世。於過去世猶豫、未來世猶豫、現在世猶豫，於彼起不正思惟，未起疑蓋令起，已起疑蓋能令增廣，是名疑蓋食。

「譬如身依於食而得長養，非不食。如是七覺分依食而住，依食長養，非不食。

「何等為念覺分不食？謂四念處不思惟，未起念覺分不起，已起念覺分令退，是名念覺分不食。

「何等為擇法覺分不食？謂於善法撰擇，於不善法撰擇，於彼不思惟，未起擇法覺分令不起，已起擇法覺分令退，是名擇法覺分不食。

「何等為精進覺分不食？謂四正斷，於彼不思惟，未起精進覺分令不起，已起精進覺分令退，是名精進覺分不食。

「何等為喜覺分不食？有喜，有喜處法，於彼不思惟，未起喜覺分不起，已起喜覺分令退，是名喜覺分不食。

「何等為猗覺分不食？有身猗息及心猗息，於彼不思惟，未生猗覺分不起，已生猗覺分令退，是名猗覺分不食。

「何等為定覺分不食？有四禪，於彼不思惟，未起定覺分不起，已起定覺分令退，是名定覺分不食。

「何等為捨覺分不食？有三界，謂斷界、無欲界、滅界，於彼不思惟，未起捨覺分不起，已起捨覺分令退，是名捨覺分不食。

「何等為貪欲蓋不食？謂不淨觀，於彼思惟，未起貪欲蓋不起，已起貪欲蓋令斷，是名貪欲蓋不食。

「何等為瞋恚蓋不食？彼慈心思惟，未生瞋恚蓋不起，已生瞋恚蓋令滅，是名瞋恚蓋不食。

「何等為睡眠蓋不食？彼明照思惟，未生睡眠蓋不起，已生睡眠蓋令滅，是名睡眠蓋不食。

「何等為掉悔蓋不食？彼寂止思惟，未生掉悔蓋不起，已生掉悔蓋令滅，是名掉悔蓋不食。

「何等為疑蓋不食？彼緣起法思惟，未生疑蓋不起，已生疑蓋令滅，是名疑蓋不食。譬如身依食而住、依食而立；如是七覺分依食而住、依食而立。

「何等為念覺分食？謂四念處思惟已，未生念覺分令起，已生念覺分轉生令增廣，是名念覺分食。

「何等為擇法覺分食？有擇善法，有擇不善法，彼思惟已，未生擇法覺分令起，已生擇法覺分重生令增廣，是名擇法覺分食。

「何等為精進覺分食？彼四正斷思惟，未生精進覺分令起，已生精進覺分重生令增廣，是名精進覺分食。

「何等為喜覺分食？有喜，有喜處，彼思惟，未生喜覺分令起，已生喜覺分重生令增廣，是名喜覺分食。

「何等為猗覺分食，有身猗息、心猗息思惟，未生猗覺分令起，已生猗覺分重生令增廣，是名猗覺分食。

「何等為定覺分食？謂有四禪思惟，未生定覺分令生起，已生定覺分重生令增廣，是名定覺分食。

「何等為捨覺分食？有三界。何等三？謂斷界、無欲界、滅界。彼思惟，未生捨覺分令起，已生捨覺分重生令增廣，是名捨覺分食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

## (七一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內法中，我不見一法，未生惡不善法令生，已生惡不善法重生令增廣，未生善法不生，已生則退，所謂不正思惟。諸比丘！不正思惟者，未生貪欲蓋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。未生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蓋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。未生念覺分不生，已生者令退，未生擇法、精進、喜、猗、定、捨覺分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。」

「我不見一法能令未生惡不善法不生，已生者令斷，未生善法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，正思惟。比丘！正思惟者，未生貪欲蓋令不生，已生者令斷，未生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蓋令不生，已生者令斷，未生念覺分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。未生擇法、精進、喜、猗、定、捨覺分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七一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外法中，我不見一法，未生惡不善法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，未生善法令不生，已生者令退，如惡知識、惡伴黨。惡知識、惡伴黨者，未生貪欲蓋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。未生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蓋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。未生念覺分令不生，已生者令退，未生擇法、精進、喜、猗、定、捨覺分令不生，已生者令退。」

「諸比丘！我不見一法，未生惡不善法令不生，已生者令斷，未生善法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，所謂善知識、善伴黨、善隨從者，若善知識、善伴黨、善隨從者，未生貪欲蓋令不生，已生者令斷。未生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蓋令不生，已生者令斷，未生念覺分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。未生擇法、精進、喜、猗、定、捨覺分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七一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告諸比丘：「有七覺分。何等為七？謂念覺分、擇法覺分、精進覺分、喜覺分、猗覺分、定覺分、捨覺分。此七覺分決定而得，不勤而得，我隨所欲，覺分正受。若晨朝時、日中時、日暮時，若欲正受，隨其所欲，多入正受。譬如

王大臣，有種種衣服，置箱籠中，隨其所須，日中所須、日暮所須，隨欲自在。如是，比丘！此七覺分，決定而得，不勤而得，隨意正受。我此念覺分，清淨純白，起時知起，滅時知滅，沒時知沒，已起知已起，已滅知已滅，如是擇法、精進、喜、猗、定、捨覺分亦如是說。」

尊者舍利弗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其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一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巴連弗邑。爾時，尊者優波摩、尊者阿提目多住巴連弗邑鷄林精舍。

爾時，尊者阿提目多晡時從禪覺，詣尊者優波摩所，共相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，問尊者優波摩：「尊者！能知七覺分方便，如是樂住正受，如是苦住正受？」

優波摩答言：「尊者阿提目多！比丘善知方便修七覺分，如是樂住正受，如是苦住正受。」

復問：「云何比丘善知方便修七覺分？」

優波摩答言：「比丘方便修念覺分時知思惟：『彼心不善解脫，不害睡眠，不善調伏掉悔，不害睡眠，如我念覺處法思惟，精進方便，不得平等。』如是擇法、精進、喜、猗、定、捨覺分，亦如是說。若比丘念覺分方便時先思惟：『心善解脫，正害睡眠，調伏掉悔，如我於此念覺處法思惟已，不勤方便，而得平等。』如是。阿提目多！比丘知方便修七覺分，如是樂住正受，如是不樂住正受。」

時，二正士共論義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### (七二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阿那律亦住舍衛國松林精舍。

時，有眾多比丘詣阿那律所，共相問訊慰勞，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，語尊者阿那律：「尊者知方便修七覺分時生樂住不？」

尊者阿那律語諸比丘言：「我知比丘方便修七覺分時生樂住。」

諸比丘問尊者阿那律：「云何知比丘方便修七覺分時生樂住？」

尊者阿那律語諸比丘：「比丘方便修念覺分，善知思惟，我心善解脫，善害睡眠，善調伏掉悔。如此念覺分處法思惟已，精勤方便，心不懈怠，身猗息不動亂，繫心令住，不起亂念，一心正受。如是擇法、精進、猗、定、捨覺分亦如是說，是名知比丘方便修七覺分時生樂住。」

時，眾多比丘聞尊者阿那律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而去。

### (七二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轉輪聖王出世之時，有七寶現於世間，金輪寶、象寶、馬寶、神珠寶、玉女寶、主藏臣寶、主兵臣寶。如是，如來出世，亦有七覺分寶現，齋戒處樓觀上，大臣圍遶，有金輪寶從東方出，輪有千輻，齊轂圓輞，輪相具足，有此吉瑞，必是轉輪聖王，我今決定為轉輪王。即以兩手承金輪寶，著左手中，右手旋轉，而說是言：『若是轉輪聖王金輪寶者，當復轉輪聖王古道而去。』於是輪寶即發，王蕃前隨，而於東方乘虛而逝，向於東方，遊古聖王正直之道。王隨輪寶，四兵亦從，若所至方，輪寶住者，王於彼住，四兵亦住。東方諸國處處小王，見聖王來，悉皆歸伏。

「如來出興於世，有七覺分現於世間，所謂念覺分、擇法覺分、精進覺分、喜覺分、猗覺分、定覺分、捨覺分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七二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轉輪聖王出於世時，有七寶現於世間。云何轉輪聖王出於世時，金輪寶現有？時，剎利灌頂聖王，月十五日，沐浴清淨，受持齋戒，於樓閣上，大臣圍遶。有金輪寶從東方出，輪有千輻，齊轂圓輞，輪相具足，天真金寶。古昔傳聞，剎利灌頂大王月十五日布薩時，沐浴清淨，受持福善。善來大王，此是王國，此國安隱，人民豐樂，願於中止，教化國人，我則隨從。聖王答言：『諸聚落主！汝今但當善化國人，有不順者，當來白我，當如法化，莫作非法，亦令國人善化非法，若如是者，則從我化。』於是聖王從東海度，乘古聖王道，至于南海；至於南海，度於南海，至西海；乘於古昔聖王之道，度於西海，至於北海。南、西、北方諸小國王奉迎啟請，亦如東方廣說。於是金輪寶，聖王隨從，度於北海，還至王宮正治殿上，住虛空中，是為轉輪聖王出興于世，金輪寶現於世間。

「云何為轉輪聖王出興于世，白象寶現於世間？若剎利灌頂大王純色之象，其色鮮好，七支柱地，聖王見已，心則欣悅，今此寶象，來應於我，告善調象師，令速調此寶象，調已送來。象師受命，不盈一日，象即調伏，一切調伏相悉皆具足，猶如餘象經年調者，今此象寶一日調伏亦復如是。調已送詣王所，上白大王：『此象已調，唯王自知時。』爾時，聖王觀察此象調相已備，即乘寶象，於晨旦時周行四海，至日中時還歸王宮，是名轉輪聖王出興于世，如此象寶現於世間。

「何等為轉輪聖王出興于世，馬寶現於世間？轉輪聖王所有馬寶純一青色，烏頭澤尾，聖王見馬，心生欣悅，今此神馬來應我故，付調馬師，令速調之，調已送來。馬師奉教，不盈一日，其馬即調，猶如餘馬經年調者，馬寶調伏亦復如是。知馬調已，還送奉王，白言：『大王！此馬已調。』爾時，聖王觀察寶馬調相已備，於晨旦時乘此寶馬周行四海，至日中時還歸王宮，是名轉輪聖王出興于世，馬寶現於世間。

「何等為轉輪聖王出興于世，摩尼珠寶現於世間？若轉輪聖王所有寶珠，其形八楞，光澤明照，無諸類隙，於王宮內，常為燈明。轉輪聖王察試寶珠，陰雨之夜，將四種兵入於園林，持珠前導，光明照耀，面一由旬，是為轉輪聖王出興于世，摩尼寶珠現於世間。

「何等為轉輪聖王出興于世，賢玉女寶現於世間？轉輪聖王所有玉女，不黑不白、不長不短、不麤不細、不肥不瘦，支體端正，寒時體暖、熱時體涼，身體柔軟如迦陵伽衣，身諸毛孔，出栴檀香，口鼻出息，作優鉢羅香。後臥先起，瞻王意色，隨宜奉事，軟言愛語，端心正念，發王道意，心無違越，況復身、口，是為轉輪聖王寶女。

「云何為轉輪聖王主藏臣寶現於世間？謂轉輪聖王主藏大臣本行施故，生得天眼，能見伏藏，有主無主、若水若陸、若遠若近，悉能見之，轉輪聖王須珍寶，即便告勅，隨王所須，輒以奉上。於是聖王有時試彼大臣，觀其所能，乘船遊海，告彼大臣：『我須寶物。』臣白王言：『小住岸邊，當以奉上。』王告彼臣：『我今不須岸邊之寶，且盡與我。』於是大臣即於水中出四金瓮，金寶滿中，以奉聖王，王所須即取用之，若取足已，餘則還歸水中。聖王出世，則有如此主藏之臣現於世間。

「云何聖王出興於世，有主兵之臣現於世間？謂有主兵臣聰明智辯。譬如世間善思量成就者，聖王所宜，彼則悉從，宜去、宜住、宜出、宜入。聖王四種兵行，道里頓止，不令疲勌，悉知聖王宜所應作，現法後世功德之事，以白聖王。轉輪聖王出興于世，有如是主兵之臣。

「如是如來、應、等正覺出興於世，有七覺分現於世間。何等為七？謂念覺分、擇法覺分、精進覺分、喜覺分、猗覺分、定覺分、捨覺分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二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善哉！比丘！僧人聞法，諸年少比丘供養奉事諸尊長老。所以者何？年少比丘供養奉事長老比丘者，時時得聞深妙之法，聞深法已，二正事成就，身正及心正。爾時修念覺分，修念覺分已，念覺分滿足；念覺分滿足已，於法選

擇，分別於法，思量於法。爾時，方便修擇法覺分，乃至捨覺分修習滿足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七二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持戒、修德、慚、愧，成真實法，見此人者，多得果報。若復聞者，若隨憶念者、隨出家者，多得功德，況復親近恭敬奉事。所以者何？親近奉事如是人者，時時得聞深妙之法；得聞深法已，成就二正，身正及心正，方便修習定覺分；修習已，修習滿足，乃至捨覺分修習滿足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七二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說不善積聚者，所謂五蓋，是為正說。所以者何？純一不善聚者，謂五蓋故。何等為五？謂貪欲蓋、瞋恚蓋、睡眠蓋、掉悔蓋、疑蓋。說善積聚者，謂七覺分，是為正說。所以者何？純一滿淨者，是七覺分故。何等為七？謂念覺分、擇法覺分、精進覺分、喜覺分、猗覺分、定覺分、捨覺分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七二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夾谷精舍。爾時，尊者阿難亦在彼住。

時，尊者阿難獨一靜處禪思思惟，作如是念：「半梵行者，所謂善知識、善伴黨、善隨從，非惡知識、惡伴黨、惡隨從。」

時，尊者阿難從禪覺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獨一靜處禪思思惟，作是念：『半梵行者，所謂善知識、善伴黨、善隨從，非惡知識、惡伴黨、惡隨從。』」

佛告阿難：「莫作是言：『半梵行者，謂善知識、善伴黨、善隨從，非惡知識、惡伴黨、惡隨從。』所以者何？純一滿靜，梵行清白，所謂善知識、善伴黨、善隨從，非惡知識、惡伴黨、惡隨從。我為善知識故，有眾生於我所取念覺分，依遠離、依無欲、依滅、向於捨。如是擇法覺分，精進、喜、猗、定、捨覺分，依遠離、依無欲、依滅、向於捨。以是故當知，阿難！純一滿靜，梵行清白，謂善知識、善伴黨、善隨從，非惡知識、非惡伴黨、非惡隨從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七二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力士聚落人間遊行，於拘夷那竭城希連河中間住，於聚落側告尊者阿難：「令四重裊疊敷世尊鬱多羅僧，我今背疾，欲小臥息。」

尊者阿難即受教勅，四重裊疊敷鬱多羅僧已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已四重裊疊敷鬱多羅僧，唯世尊知時。」

爾時，世尊厚裊僧伽梨枕頭，右脇而臥，足足相累，繫念明相，正念正智，作起覺想，告尊者阿難：「汝說七覺分。」

時，尊者阿難即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所謂念覺分，世尊自覺成等正覺，說依遠離、依無欲、依滅、向於捨，擇法、精進、喜、猗、定、捨覺分，世尊自覺成等正覺，說依遠離、依無欲、依滅、向於捨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汝說精進耶？」

阿難白佛：「我說精進。世尊！說精進。善逝！」

佛告阿難：「唯精進，修習多修習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說是語已，正坐端身繫念。

時，有異比丘即說偈言：

「樂聞美妙法，忍疾告人說，  
比丘即說法，轉於七覺分。  
善哉尊阿難，明解巧便說，  
有勝白淨法，離垢微妙說。  
念、擇法、精進、喜、猗、定、捨覺，  
此則七覺分，微妙之善說。  
聞說七覺分，深達正覺味，  
身嬰大苦患，忍疾端坐聽，  
觀為正法王，常為人演說，  
猶樂聞所說，況餘未聞者，  
第一大智慧，十力所禮者，  
彼亦應疾疾，來聽說正法，  
諸多聞通達，契經阿毘曇，  
善通法律者，應聽況餘者，  
聞說如實法，專心黠慧聽，  
於佛所說法，得離欲歡喜，

歡喜身猗息，    心自樂亦然，  
心樂得正受，    正觀有事行，  
厭惡三趣者，    離欲心解脫，  
厭惡諸有趣，    不集於人天，  
無餘猶燈滅，    究竟般涅槃，  
聞法多福利，    最勝之所說，  
是故當專思，    聽大師所說。」

異比丘說此偈已，從座起而去。

### ( 七二八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七覺分。何等為七？謂念覺分，乃至捨覺分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七二九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修七覺分。何等為修七覺分？謂念覺分，乃至捨覺分，若比丘修念覺分，依遠離、依無欲、依滅、向於捨。如是修擇法、精進、喜、猗、定、捨覺分，依遠離、依無欲、依滅、向於捨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七三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諸比丘！過去已如是修七覺分，未來亦當如是修七覺分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七三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念覺分清淨鮮白，無有支節，離諸煩惱，未起不起，除佛調伏教授，乃至捨覺分，亦如是說。諸比丘！念覺分清淨鮮白，無有支節，離諸煩惱，未起而起，佛所調伏教授，非餘，乃至捨覺分，亦如是說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三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未起不起，除善逝調伏教授，未起而起，是則善逝調伏教授，非餘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三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異比丘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謂覺分。世尊！云何為覺分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所謂覺分者，謂七道品法。然諸比丘七覺分漸次而起，修習滿足。」

異比丘白佛：「世尊！云何覺分漸次而起，修習滿足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若比丘內身身觀住，彼內身身觀住時，攝心繫念不忘。彼當爾時，念覺分方便修習，方便修習念覺分已，修習滿足；滿足念覺分已，於法選擇，分別思量。當於爾時修擇法覺分方便，修方便已，修習滿足，如是乃至捨覺分修習滿足。如內身身觀念住，如是外身、內外身，受、心、法法觀念住，當於爾時專心繫念不忘，乃至捨覺分亦如是說。如是住者，漸次覺分起，漸次起已，修習滿足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三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彼比丘，如上。差別者：「若比丘如是修習七覺分已，當得二種果，現法得漏盡無餘涅槃，或得阿那含果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三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如是比丘修習七覺分已，多修習已，得四種果、四種福利。何等為四？謂須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羅漢果。」



佛說此經已，異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三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若比丘修習七覺分，多修習已，當得七種果、七種福利。何等為七？是比丘得現法智證樂，若命終時若不得現法智證樂，及命終時，而得五下分結盡，中般涅槃。若不得中般涅槃，而得生般涅槃。若不得生般涅槃，而得無行般涅槃。若不得無行般涅槃，而得有行般涅槃。若不得有行般涅槃，而得上流般涅槃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異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三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所謂覺分。何等為覺分？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，唯願為說。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。」

佛告諸比丘、比丘尼：「七覺分者，謂七道品法。諸比丘！此七覺分漸次起，漸次起已，修習滿足。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云何七覺分漸次起，漸次起已，修習滿足？」

「若比丘身身觀念住，彼身身觀念住已，專心繫念不忘，當於爾時方便修念覺分；方便修念覺分已，修習滿足，謂修念覺分已，於法選擇，當於爾時修擇法覺分方便，修擇法覺分方便已，修習滿足。如是精進、喜、猗、定、捨覺分亦如是說。如內身，如是外身、內外身，受、心、法法觀念住，專心繫念不忘，當於爾時方便修念覺分，方便修念覺分已，修習滿足。乃至捨覺分亦如是說，是名比丘七覺分漸次起，漸次起已，修習滿足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三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此七覺分修習多修習，當得二果，得現法智有餘涅槃及阿那含果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三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若比丘修習七覺分，多修習已，當得四果。何等為四？謂須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羅漢果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四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若比丘修習此七覺分，多修習已，當得七果。何等為七？謂現法智有餘涅槃，及命終時，若不爾者，五下分結盡，得中般涅槃。若不爾者，得生般涅槃。若不爾者，得無行般涅槃。若不爾者，得有行般涅槃。若不爾者，得上流般涅槃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四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修不淨觀，多修習已，當得大果大福利。云何修不淨觀？多修習已，得大果大福利。是比丘不淨觀俱念覺分，依遠離、依無欲、依滅、向於捨，修擇法、精進、喜、猗、定、捨覺分，依遠離、依無欲、依滅、向於捨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四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修習隨死念，多修習已，得大果大福利。云何比丘修習隨死念？多修習已，得大果大福利。是比丘修隨死念俱念覺分，依遠離、依無欲、依滅、向於捨，乃至捨覺分亦如是說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四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釋氏黃枕邑。時，眾多比丘晨朝著衣持鉢，入黃枕邑乞食。

時，眾多比丘作是念：「今日太早，乞食時未至，我等可過外道精舍。」爾時，眾多比丘即入外道精舍，與諸外道出家共相問訊慰勞已，於一面坐。

諸外道出家言：「沙門瞿曇為諸弟子說如是法：『不斷五蓋惱心，慧力羸，為障礙分，不趣涅槃。盡攝其心，住四念處，心與慈俱，無怨無嫉，亦無瞋恚，廣大無量

，善修充滿，四方、四維、上、下一切世間。心與慈俱，無怨無嫉，亦無瞋恚，廣大無量，善修習充滿。如是修習。」悲、喜、捨心俱亦如是說。我等亦復為諸弟子作如是說，我等與彼沙門瞿曇有何等異？所謂俱能說法。」

時，眾多比丘聞諸外道出家所說，心不喜悅，默然不呵，從座起去。入黃枕邑，乞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以彼外道出家所說廣白世尊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如彼外道出家所說，汝等應問：『修習慈心，為何所勝？修習悲、喜、捨心，為何所勝？』如是問時，彼諸外道出家，心則駭散，或說外異事，或瞋慢、毀訾、違背、不忍，或默然萎熟，低頭失辯，思惟而住。所以者何？我不見諸天、魔、梵、沙門、婆羅門、天、人眾中，聞我所說隨順樂者，唯除如來及聲聞眾者。比丘！心與慈俱多修習，於淨最勝，悲心修習多修習，空入處最勝；喜心修習多修習，識入處最勝，捨心修習多修習，無所有入處最勝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七四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修習慈心，多修習已，得大果大福利。云何比丘修習慈心，得大果大福利？是比丘心與慈俱，修念覺分，依遠離、依無欲、依滅、向於捨，乃至修習捨覺分，依遠離、依無欲、依滅、向於捨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七四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修空入處，多修習已，得大果大福利。云何比丘修空入處，多修習已，得大果大福利？是比丘心與空入處俱，修念覺分，依遠離、依無欲、依滅、向於捨，乃至修捨覺分，依遠離、依無欲、依滅、向於捨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修空入處，如是識入處、無所有入處、非想非非想入處三經，亦如上說。

#### (七四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修習安那般那念，多修習已，得大果大福利。云何修習安那般那念，多修習已，得大果大福利？是比丘心與安那般那念俱，修念覺分

，依遠離、依無欲、依滅、向於捨，乃至修捨覺分，依遠離、依無欲、依滅、向於捨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四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修無常想，多修習已，得大果大福利。云何比丘修無常想，多修習已，得大果大福利？是比丘心口與無常想俱，修念覺分，依遠離、依無欲、依滅、向於捨，乃至得捨覺分，依遠離、依無欲、依滅、向於捨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無常想，如是無常苦想、苦無我想、觀食想、一切世間不可樂想、盡想、斷想、無欲想、滅想、患想、不淨想、青瘀想、膿潰想、臃脹想、壞想、食不盡想、血想、分離想、骨想、空想，一一經如上說。

### 雜阿含經卷第二十七

## 雜阿含經卷第二十八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七四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如日出前相，謂明相初光。如是比丘正盡苦邊、究竟苦邊前相者，所謂正見。彼正見者，能起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起定正受故，聖弟子心正解脫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如是心善解脫。聖弟子得正知見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四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無明為前相，故生諸惡不善法。時，隨生無慚、無愧；無慚、無愧生已，隨生邪見；邪見生已，能起邪志、邪語、邪業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。若起明為前相，生諸善法。時，慚愧隨生，慚愧生已，能生正見，正見生已，起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，次第而起。正定起已，聖弟子得正解脫貪欲、瞋恚、愚癡。如是聖弟子得正解脫已，得正知見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五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！諸惡不善法，比丘，一切皆以無明為根本，無明集、無明生、無明起。所以者何？無明者無知，於善、不善法不如實知，有罪、無罪，下法、上法，染污，不染污，分別、不分別，緣起、非緣起不如實知；不如實知故，起於邪見，起於邪見已，能起邪志、邪語、邪業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。

「若諸善法生，一切皆明為根本，明集、明生、明起。明，於善、不善法如實知者，罪、無罪，親近、不親近，卑法、勝法，穢污、白淨，有分別、無分別，緣起、非緣起悉如實知，如實知者，是則正見。正見者，能起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正定起已，聖弟子得正解脫貪、恚、癡，貪、恚、癡解脫已，是聖弟子得正智見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五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在家、若出家而起邪事者，我所不說。所以者何？若在家、出家而起邪事者，則不樂正法。何等為邪事？謂邪見，乃至邪定，若在家、出家而起正事，我所讚歎。所以者何？起正事者，則樂正法，善於正法。何等為正事？謂正見，乃至正定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在家及出家，而起邪事者，  
彼則終不樂，無上之正法，  
在家及出家，而起正事者，  
彼則常心樂，無上之正法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五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迦摩比丘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所謂欲者。云何為欲？」

佛告迦摩：「欲，謂五欲功德。何等為五？謂眼識明色，可愛、可意、可念，長養欲樂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識觸，可愛、可意、可念，長養欲樂，是名為欲。然彼非欲，於彼貪著者，是名為欲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世間雜五色，彼非為愛欲，  
貪欲覺想者，是則士夫欲，  
眾色常住世，行者斷心欲。」

迦摩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寧有道有跡，斷此愛欲不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有八正道，能斷愛欲，謂正見、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迦摩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五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比丘名阿梨瑟吒，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所謂甘露者。云何名為甘露？」

佛告阿梨瑟吒：「甘露者，界名說，然我為有漏盡者，現說此名。」

阿梨瑟吒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有道有跡，修習多修習，得甘露法不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有，所謂八聖道分——謂正見乃至正定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五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所謂賢聖等三昧根本眾具。云何為賢聖等三昧根本眾具？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謂七正道分為賢聖等三昧，為根本，為眾具。何等為七？謂正見、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。舍利弗！於此七道分為基業已，得一其心，是名賢聖等三昧根本眾具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五五~七)

如上三經。如是佛問諸比丘三經亦如是說。

### (七五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無母子畏，有母子畏。愚癡無聞凡夫所說，而不能知無母子畏，有母子畏。」

「諸比丘！有三種無母子畏，愚癡無聞凡夫所說。何等為三？諸比丘！有時兵兇亂起，殘害國土，隨流波迸，子失其母，母失其子，是名第一無母子畏，愚癡無聞凡夫所說。」

「復次，比丘！有時大火卒起，焚燒城邑聚落，人民馳走，母子相失，是名第二無母子畏，愚癡無聞凡夫所說。」

「復次，比丘！有時山中大雨，洪水流出，漂沒聚落，人民馳走，母子相失，是名第三無母子畏，愚癡無聞凡夫所說。」

「然此等畏，是有母子畏，愚癡無聞凡夫說名無母子畏。彼有時兵兇亂起，殘害國土，隨流波迸，母子相失，或時於彼母子相見，是名第一有母子畏，愚癡無聞凡夫說名無母子畏。」

「復次，大火卒起，焚燒城邑聚落，人民馳走，母子相失，或復相見，是名第二有母子畏，愚癡無聞凡夫說名無母子畏。

「復次，山中大雨，洪水流出，漂沒聚落，此人馳走，母子相失，或尋相見，是名第三有母子畏，愚癡無聞凡夫說名無母子畏。

「比丘！有三種無母子畏，是我自覺成三菩提之所記說。何等為三？若比丘！子若老時，無母能語：『子！汝莫老，我當代汝。』其母老時，亦無子語：『母！令莫老，我代之老。』是名第一無母子畏，我自覺成三菩提之所記說。

「復次，比丘！有時子病，母不能語：『子！令莫病，我當代汝。』母病之時，子亦不能語：『母！莫病，我當代母。』是名第二無母子畏，我自覺成三菩提之所記說。

「復次，子若死時，無母能語：『子！令莫死，我今代汝。』母若死時，無子能語：『母！令莫死，我當代母。』是名第三無母子畏，我自覺成三菩提之所記說。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有道有跡，修習多修習，斷前三種有母子畏，斷後三種無母子畏不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有道有跡，斷彼三畏。何等為道。何等為跡，修習多修習，斷前三種有母子畏，斷後三種無母子畏？謂八聖道分，正見、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五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三受，無常、有為、心所緣生。何等為三？謂樂受、苦受、不苦不樂受。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！有道有跡，修習多修習，斷此三受不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有道有跡，修習多修習，斷此三受。何等為道，何等為跡，修習多修習，斷此三受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謂八聖道，正見、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六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世有三法，不可喜、不可愛、不可念。何等為三？謂老、病、死，此三法不可喜、不可愛、不可念。世間若無此三法不可喜、不可愛、不可念者，無有如來、應、等正覺出於世間，世間亦不知有如來說法教誡、教授。以世間有此三法不可喜、不可愛、不可念故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出於世間，世間知有如來說法教誡、教授。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有道有跡，斷此三法不可喜、不可愛、不可念者不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有道有跡，修習多修習，斷此三法不可喜、不可愛、不可念。何等為道？何等為跡？修習多修習，斷此三法不可喜、不可愛、不可念？謂八聖道，正見、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六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當說學及無學。諦聽，善思念之。何等為學？謂學正見成就，學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成就，是名為學。何等為無學？謂無學正見成就，無學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成就，是名無學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學、無學，如是正士、如是大士，亦如是說。

### (七六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當說聖漏盡。云何為聖漏盡？謂無學正見成就，乃至無學正定成就，是名聖漏盡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六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八聖道分。何等為八？謂正見、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六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修八聖道。諦聽，善思。何等為修八聖道？是比丘修正見，依遠離、依無欲、依滅、向於捨，修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，依遠離、依無欲、依滅、向於捨，是名修八聖道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六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比丘過去已修八聖道，未來當修八聖道。」乃至……。

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六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正見清淨鮮白，無諸過患，離諸煩惱，未起不起，唯除佛所調伏，乃至正定亦如是說。若正見清淨鮮白，無諸過患，離諸煩惱，未起能起，乃至正定亦如是說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除佛所說，除善逝所說，亦如上說。

### (七六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說不善聚者，謂五蓋，是為正說。所以者何？純一不善聚者，所謂五蓋。何等為五？謂貪欲蓋，瞋恚、眠睡、掉悔、疑蓋。說善法聚者，所謂八聖道，是名正說。所以者何？純一滿淨善聚者，謂八聖道。何等為八？謂正見、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六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山谷精舍。

時，尊者阿難獨一靜處，作如是念：「半梵行者，謂善知識、善伴黨、善隨從。」乃至。佛告阿難：「純一滿淨具梵行者，謂善知識。所以者何？我為善知識故，令

諸眾生修習正見，依遠離、依無欲、依滅、向於捨，乃至修正定，依遠離、依無欲、依滅、向於捨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六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阿難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

時，有生聞婆羅門乘白馬車，眾多年少翼從，白馬、白車、白控、白鞭，頭著白帽、白傘蓋，手執白拂，著白衣服、白瓔珞，白香塗身，翼從皆白，出舍衛城，欲至林中教授讀誦，眾人見之咸言：「善乘！善乘！謂婆羅門乘。」

時，尊者阿難見婆羅門眷屬、眾具一切皆白，見已，入城乞食。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日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，見生聞婆羅門乘白馬車，眷屬、眾具一切皆白，眾人唱言：『善乘！善乘！謂婆羅門乘。』云何？世尊！於正法、律，為是世人乘？為是婆羅門乘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是世人乘，非我法、律婆羅門乘也。阿難！我正法、律乘、天乘、婆羅門乘、大乘，能調伏煩惱軍者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阿難！何等為正法、律乘、天乘、婆羅門乘、大乘，能調伏煩惱軍者？謂八正道——正見乃至正定。阿難！是名正法、律乘、天乘、梵乘、大乘，能調伏煩惱軍者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信戒為法軌，    慚愧為長縻，  
正念善護持，    以為善御者，  
捨三昧為轅，    智慧精進輪，  
無著忍辱鎧，    安隱如法行，  
直進不退還，    永之無憂處，  
智士乘戰車，    摧伏無智怨。」

### (七七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應離邪見，應斷邪見，若邪見不可斷者，我終不說應離、斷邪見。以邪見可斷故，我說比丘當離邪見。若不離邪見者，邪見當作非義不饒益苦，是故我說當離邪見。如是邪志、邪語、邪業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亦如是說。」

「諸比丘！離邪見已，當修正見，若不得修正見者，我終不說修習正見。以得修正見故，我說比丘應修正見。若不修正見者，當作非義不饒益苦，以不修正見，作非義不饒益苦故，是故我說當修正見，以義饒益，常得安樂。是故，比丘！當修正見。如是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亦如是說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七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生聞婆羅門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，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瞿曇！謂非彼岸及彼岸。瞿曇！云何非彼岸？云何彼岸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邪見者，非彼岸。正見者，是彼岸。邪志、邪語、邪業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非彼岸。正見是彼岸，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是彼岸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希有諸人民，能度於彼岸，  
一切諸世間，徘徊遊此岸。  
於此正法律，能善隨順者，  
斯等能度彼，生死難度岸。」

時，生聞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去。

### (七七二~四)

如是，異比丘問尊者阿難、問佛、問諸比丘，此三經亦如上說。

### (七七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內法中，我不見一法能令未生惡不善法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，如說不正思惟者。諸比丘！不正思惟者，未起邪見令起，已起重生令增廣。如是邪志、邪語、邪業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亦如是說。」

「諸比丘！於內法中，我不見一法令未生惡不善法不生，已生惡不善法令滅，如說正思惟者。諸比丘！正思惟者，未生邪見令不生，已生者令滅，如邪見，邪志、邪語、邪業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亦如是說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七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內法中，我不見一法，未生善法不生，已生善法令退，如說不正思惟者。諸比丘！不正思惟者，未生正見令不生，已生正見令退。如是未生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令不生，已生者令退。

「諸比丘！於內法中，我不見一法令未生善法令生，已生善法重生令增廣，如說正思惟者。諸比丘！正思惟者，未生正見令生，已生正見重生令增廣。如是未生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令生、已生者重生令增廣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七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內法中，我不見一法令未生惡不善法生，已生惡不善法重生令增廣，未生善法不生，已生者令退，所謂不正思惟。諸比丘！不正思惟者，未生邪見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，未生正見不生，已生者令退。如是未生邪志、邪語、邪業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；未生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不生，已生者令退。

「諸比丘！我於內法中，不見一法，未生惡不善法令不生，已生惡不善法令滅，未生善法令生，已生善法重生令增廣，如說正思惟。諸比丘！正思惟者，令未生邪見不生，已生邪見令滅，未生正見令生，已生正見重生令增廣。如是未生邪志、邪語、邪業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令不生，已生者令滅，未生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七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外法中，我不見一法令未生惡不善法生，已生惡不善法重生令增廣，如說惡知識、惡伴黨、惡隨從。諸比丘！惡知識、惡伴黨、惡隨從者，能令未生邪見令生，已生邪見重生令增廣。如是未生邪志、邪語、邪業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。

「諸比丘！外法中，我不見一法令未生惡不善法不生，已生惡不善法令滅，如說善知識、善伴黨、善隨從。諸比丘！善知識、善伴黨、善隨從，能令未生邪見不生，已生邪見令滅；未生邪志、邪語、邪業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不生，已生者

令滅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七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外法中，我不見一法能令未生善法生，已生善法重生令增廣，如說善知識、善伴黨、善隨從。諸比丘！善知識、善伴黨、善隨從者，能令未生正見生，已生正見重生令增廣。如是未生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八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外法中，我不見一法能令未生惡不善法生，已生惡不善法重生令增廣，未生善法不生，已生善法令滅，如說惡知識、惡伴黨、惡隨從。諸比丘！惡知識、惡伴黨、惡隨從者，能令未生邪見令生，已生邪見者重生令增廣。未生正見不生，已生正見令退。如是未生邪志、邪語、邪業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。未生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令不生，已生者令退。」

「諸比丘！於外法中，我不見一法能令未生惡不善法生，已生惡不善法令滅，未生善法令生，已生善法重生令增廣，如說善知識、善伴黨、善隨從。諸比丘！善知識、善伴黨、善隨從，能令未生邪見不生，已生邪見令滅，未生正見令生，已生正見重生令增廣。如是未生邪志、邪語、邪業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令不生，已生者令滅，未生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八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內法中，我不見一法能令未生惡不善法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，未生善法不生，已生者令退，如說不正思惟。諸比丘！不正思惟者，能令未生邪見生，已生邪見令重生增廣，未生正見不生，已生正見令退。」

「諸比丘！於內法中，我不見一法能令未生惡不善法不生，已生惡不善法令滅，未生善法令生，已生善法重生令增廣，如說正思惟。諸比丘！正思惟者，能令未生邪見不生，已生者令滅，未生正見令生，已生者重生令增廣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說邪見、正見，如是邪志、正志，邪語、正語，邪業、正業，邪命、正命，邪方便、正方便，邪念、正念，邪定、正定七經如上說。

如內法八經，如是外法八經，亦如是說。

### (七八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非法、是法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何等為非法、是法？謂邪見非法、正見是法，乃至邪定非法、正定是法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非法、是法，如是非律、正律，非聖、是聖，不善法、善法，非習法、習法，非善哉法、善哉法，黑法、白法，非義、正義，卑法、勝法，有罪法、無罪法，應去法、不去法，一一經皆如上說。

### (七八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拘睺彌國瞿師羅園。爾時，尊者阿難亦在彼住。

有異婆羅門來詣尊者阿難所，與尊者阿難共相問訊慰勞，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，白尊者阿難：「欲有所問，寧有閑暇為記說不？」

阿難答言：「隨汝所問，知者當答。」

婆羅門問：「尊者阿難！何故於沙門瞿曇所出家修梵行？」

阿難答言：「婆羅門！為斷故。」

復問：「斷何等？」

答言：「貪欲斷，瞋恚、愚癡斷。」

又問：「阿難！有道有跡，能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耶？」

阿難答言：「有，謂八聖道，正見、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」

婆羅門言：「阿難！賢哉之道！賢哉之跡！修習多修習，能斷斯等貪欲、恚、癡。」

尊者阿難說是法時，彼婆羅門聞其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去。

如斷貪、恚、癡。如是調伏貪、恚、癡，及得涅槃，及厭離，及不趣涅槃，及沙門義，及婆羅門義，及解脫，及苦斷，及究竟苦邊，及正盡苦，一一經皆如上說。

#### (七八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邪、有正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何等為邪？謂邪見，乃至邪定。何等為正？謂正見，乃至正定。何等為正見？謂說有施、有說、有齋，有善行、有惡行，有善惡行果報，有此世、有他世，有父母、有眾生，有阿羅漢善到、善向，有此世、他世自知作證具足住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何等為正志？謂出要志、無恚志、不害志。何等為正語？謂離妄語、離兩舌、離惡口、離綺語。何等為正業？謂離殺、盜、姪。何等為正命？謂如法求衣服、飲食、臥具、湯藥，非不如法。何等為正方便？謂欲、精進、方便、出離、勤競、堪能常行不退。何等為正念？謂念隨順，念不妄、不虛。何等為正定？謂住心不亂、堅固、攝持、寂止、三昧、一心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七八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何等為正見？謂正見有二種，有正見，是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轉向善趣；有正見，是聖、出世間，無漏、無取，正盡苦，轉向苦邊。何等為正見有漏、有取，向於善趣？若彼見有施、有說，乃至知世間有阿羅漢，不受後有，是名世間正見，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向於善趣。何等為正見是聖、出世間，無漏、不取，正盡苦，轉向苦邊？謂聖弟子苦苦思惟，集、滅、道道思惟，無漏思惟相應，於法選擇，分別推求，覺知黠慧，開覺觀察，是名正見是聖、出世間，無漏、不取，正盡苦，轉向苦邊。何等為正志？謂正志二種。有正志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向於善趣；有正志，是聖、出世間，無漏、不取，正盡苦，轉向苦邊。何等為正志有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向於善趣？謂正志出要覺、無恚覺、不害覺，是名正志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向於善趣。何等為正志是聖、出世間，無漏、不取，正盡苦，轉向苦邊？謂聖弟子苦苦思惟，集、滅、道道思惟，無漏思惟相應心法，分別自決意解，計數立意，是名正志是聖、出世間，無漏、不取，正盡苦，轉向苦邊。」

「何等為正語？正語有二種。有正語，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向於善趣；有正語，是聖、出世間，無漏、不取，正盡苦，轉向苦邊。何等為正語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



，向於善趣？謂正語離妄語、兩舌、惡口、綺語，是名正語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向於善趣。何等正語是聖、出世間，無漏、不取，正盡苦，轉向苦邊？謂聖弟子苦苦思惟，集、滅、道道思惟，除邪命，念口四惡行、諸餘口惡行，離於彼，無漏、遠離、不著，固守、攝持不犯，不度時節，不越限防，是名正語是聖、出世間，無漏、不取，正盡苦，轉向苦邊。

「何等為正業？正業有二種。有正業，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向於善趣；有正業，是聖、出世間，無漏、不取，正盡苦，轉向苦邊。何等為正業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轉向善趣？謂離殺、盜、婬，是名正業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轉向善趣。何等為正業是聖、出世間，無漏、不取，正盡苦，轉向苦邊。謂聖弟子苦苦思惟，集、滅、道道思惟，除邪命，念身三惡行、諸餘身惡行數，無漏、心不樂著，固守、執持不犯，不度時節，不越限防，是名正業是聖、出世間，無漏、不取，正盡苦，轉向苦邊。

「何等為正命？正命有二種。有正命，是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轉向善趣；有正命，是聖、出世間，無漏、不取，正盡苦，轉向苦邊。何等為正命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轉向善趣？謂如法求衣食、臥具、隨病湯藥，非不如法，是名正命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轉向善趣。何等為正命是聖、出世間，無漏、不取，正盡苦，轉向苦邊？謂聖弟子苦苦思惟，集、滅、道道思惟，於諸邪命無漏、不樂著，固守、執持不犯，不越時節，不度限防，是名正命是聖、出世間，無漏、不取，正盡苦，轉向苦邊。

「何等為正方便？正方便有二種。有正方便，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轉向善趣；有正方便，是聖、出世間，無漏、不取，正盡苦，轉向苦邊。何等為正方便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轉向善趣？謂欲、精進、方便超出、堅固建立，堪能造作精進、心法攝受、常、不休息，是名正方便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轉向善趣。何等為正方便是聖、出世間，無漏、不取，盡苦，轉向苦邊？謂聖弟子苦苦思惟，集、滅、道道思惟，無漏憶念相應心法，欲、精進、方便、勤踊，超出、建立堅固、堪能造作精進，心法攝受、常、不休息，是名正方便是聖、出世間，無漏、不取，正盡苦，轉向苦邊。

「何等為正念？正念有二種。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轉向善趣；有正念，是聖、出世間，無漏、不取，正盡苦，轉向苦邊。何等為正念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轉向善趣？若念、隨念、重念、憶念，不妄、不虛，是名正念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正向善趣。何等為正念是聖、出世間，無漏、不取，轉向苦邊？謂聖弟子苦苦思惟，集、滅、道道思惟，無漏思惟相應，若念、隨念、重念、憶念，不妄、不虛，是名正念是聖、出世間，無漏、不取，轉向苦邊。

「何等為正定？正定有二種。有正定，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轉向善趣；有正定，是聖、出世間，無漏、不取，正盡苦，轉向苦邊。何等為正定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轉向善趣？若心住不亂、不動、攝受、寂止、三昧、一心，是名正定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轉向善趣。何等為正定是聖、出世間，無漏、不取，正盡苦，轉向苦邊？謂

聖弟子苦苦思惟，集、滅、道道思惟，無漏思惟相應心法住，不亂、不散、攝受、寂止、三昧、一心，是名正定是聖、出世間，無漏、不取，正盡苦，轉向苦邊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八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心向邪者，違背於法，不樂於法；若向正者，心樂於法，不違於法。何等為邪？謂邪見，乃至邪定。何等為正？謂正見，乃至正定。」

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八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向邪者違於法，不樂於法，向正者樂於法，不違於法。何等為向邪者違於法，不樂於法？謂邪見人身業如所見，口業如所見，若思、若欲、若願、若為，彼皆隨順，一切得不愛果，不念、不可意果。所以者何？以見惡故，謂邪見。邪見者，起邪志、邪語、邪業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，是向邪者違於法，不樂於法。」

「何等為向正者樂於法，不違於法？謂正見人若身業隨所見，若口業、若思、若欲、若願、若為，悉皆隨順，得可愛、可念、可意果。所以者何？以見正故？謂正見。正見者，能起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，是名向正者樂於法，不違於法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八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向邪者違於法，不樂於法，向正者樂於法，不違於法。」

「何等為向邪者違於法，不樂於法？若邪見人身業如所見，口業如所見，若思、若欲、若願、若為、彼皆隨順，一切得不愛果，不念、不可意果。所以者何？惡見？謂邪見。邪見者，起邪志、邪語、邪業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。譬如苦果，種著地中，隨時澆灌，彼得地味、水味、火味、風味，一切悉苦。所以者何？以種苦故。如是邪見人，身業如所見，口業如所見，若思、若欲、若願、若為，悉皆隨順，彼一切得不愛、不念、不可意果。所以者何？惡見者？謂邪見。邪見者，能起邪志

，乃至邪定，是名向邪者違於法，不樂於法。

「何等為向正者樂於法，不違於法？若正見人身業如所見，口業如所見，若思、若欲、若為，悉皆隨順，彼一切得可愛、可念、可意果。所以者何？善見謂正見，正見者能起正志，乃至正定。譬如甘蔗、稻、麥、蒲桃種著地中，隨時溉灌，彼得地味、水味、火味、風味，彼一切味悉甜美。所以者何？以種子甜故。如是正見人，身業如所見，口業如所見，若思、若欲、若願、若為，悉皆隨順，彼一切得可愛、可念、可意果。所以者何？善見者？謂正見。正見者，能起正志，乃至正定，是名向正者樂於法，不違於法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世間、出世間亦如是說，如上三經，亦皆說偈言：

「鄙法不應近，    放逸不應行，  
不應習邪見，    增長於世間，  
假使有世間，    正見增上者，  
雖復百千生，    終不墮惡趣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八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生聞婆羅門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所謂正見者，何等為正見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正見有二種。有正見，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轉向善趣；有正見，是聖、出世間，無漏、不取，正盡苦，轉向苦邊。何等為正見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轉向善趣？謂正見有施、有說、有齋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婆羅門！是名正見世、俗，有漏、有取，向於善趣。婆羅門！何等為正見是聖、出世間，無漏、不取，正盡苦，轉向苦邊？謂聖弟子苦苦思惟，集、滅、道道思惟，無漏思惟相應，於法選擇，分別求覺，巧便黠慧觀察，是名正見是聖、出世間，無漏、不取，正盡苦，轉向苦邊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生聞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去。

如正見，如是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，一一經如上說。

### (七九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邪及邪道，有正及正道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何等為邪？謂地獄、畜生、餓鬼。何等為邪道？謂邪見，乃至邪定。何等為正？謂人、天、涅槃。何等為正道？謂正見，乃至正定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九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邪、有邪道，有正、有正道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何等為邪？謂地獄、畜生、餓鬼。何等為邪道？謂殺、盜、邪淫、妄語、兩舌、惡口、綺語、貪、恚、邪見。何等為正？謂人、天、涅槃。何等為正道？謂不殺、不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兩舌、不惡口、不綺語、無貪、無恚、正見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九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何等為惡趣道？謂殺父、殺母、殺阿羅漢、破僧、惡心出佛身血……」餘如上說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九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順流道，有逆流道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何等為順流道？謂邪見，乃至邪定。何等為逆流道？謂正見，乃至正定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順流、逆流，如是退道、勝道，下道、上道及三經道跡，亦如上說。

### (七九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沙門及沙門法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何等為沙門法？謂八聖道——正見乃至正定。何等為沙門？若成就此法者，是名沙門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九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沙門法、沙門義。何等為沙門法？謂八聖道——正見乃至正定。何等為沙門義？謂貪欲永盡，瞋恚、愚癡永盡，一切煩惱永盡，是名沙門義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九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沙門法及沙門果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何等為沙門法？謂八聖道——正見乃至正定。何等為沙門果？謂須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羅漢果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雜阿含經卷第二十八

## 雜阿含經卷第二十九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七九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沙門法及沙門果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何等為沙門法？謂八聖道——正見乃至正定。何等為沙門果？謂須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羅漢果。何等為須陀洹果？謂三結斷。何等為斯陀含果？謂三結斷，貪、恚、癡薄。何等為阿那含果？謂五下分結盡。何等為阿羅漢果？謂貪、恚、癡永盡，一切煩惱永盡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九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沙門法、沙門、沙門義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何等為沙門法？謂八聖道——正見乃至正定。何等為沙門？謂成就此法者。何等為沙門義？謂貪欲永斷，瞋恚、癡永斷，一切煩惱永斷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七九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有沙門果。何等為沙門果？謂須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羅漢果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〇〇)

如是婆羅門法、婆羅門、婆羅門義、婆羅門果。

梵行法、梵行者、梵行義、梵行果亦如上說。

### (八〇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法，多所饒益修安那般那念。何等為五？住於淨戒波羅提木叉律儀，威儀行處具足，於微細罪能生怖畏，受持學戒，是名第一多所饒益修習安那般那念。復次，比丘！少欲、少事、少務，是名二法多所饒益修習安那般那

念。復次，比丘！飲食知量，多少得中，不為飲食起求欲想，精勤思惟，是名三法多所饒益修安那般那念。復次，比丘！初夜、後夜不著睡眠，精勤思惟，是名四法多所饒益修安那般那念。復次，比丘！空閑林中，離諸憒鬧，是名五法多種饒益修習安那般那念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〇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修安那般那念。若比丘修習安那般那念多修習者，得身止息及心止息，有覺有觀，寂滅、純一，明分想修習滿足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〇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修習安那般那念。若比丘修習安那般那念，多修習者，得身心止息，有覺有觀，寂滅、純一，明分想修習滿足。何等為修習安那般那念多修習已，身心止息，有覺有觀，寂滅、純一，明分想修習滿足？是比丘若依聚落、城邑止住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村乞食，善護其身，守諸根門，善繫心住。乞食已，還住處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或入林中、閑房、樹下，或空露地，端身正坐，繫念面前，斷世貪愛，離欲清淨，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斷，度諸疑惑，於諸善法心得決定。遠離五蓋煩惱於心，令慧力羸，為障礙分，不趣涅槃。念於內息，繫念善學，念於外息，繫念善學。息長息短，覺知一切身入息，於一切身入息善學，覺知一切身出息，於一切身出息善學。覺知一切身行息入息，於一切身行息入息善學，覺知一切身行息出息，於一切身行息出息善學。覺知喜，覺知樂，覺知心行，覺知心行息入息，於覺知心行息入息善學；覺知心行息出息，於覺知心行息出息善學。覺知心，覺知心悅，覺知心定，覺知心解脫入息，於覺知心解脫入息善學，覺知心解脫出息，於覺知心解脫出息善學，觀察無常，觀察斷，觀察無欲，觀察滅入息，於觀察滅入息善學；觀察滅出息，於觀察滅出息善學，是名修安那般那念，身止息、心止息，有覺有觀，寂滅、純一，明分想修習滿足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〇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修安那般那念。安那般那念修習多修習者，斷諸覺想。云何安那般那念修習多修習斷諸覺想？若比丘依止聚落、城邑住……」如上廣說，乃至「於出息滅善學，是名安那般那念修習多修習斷諸覺想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斷覺想，如是不動搖，得大果大福利，如是得甘露、究竟甘露，得二果、四果、七果，一一經亦如上說。

### (八〇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如我所說安那般那念，汝等修習不？」

時，有比丘名阿梨瑟吒，於眾中坐，即從座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世尊所說安那般那念，我已修習。」

佛告阿梨瑟吒比丘：「汝云何修習我所說安那般那念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世尊！我於過去諸行不顧念，未來諸行不生欣樂，於現在諸行不生染著，於內外對礙想善正除滅。我已如是修世尊所說安那般那念。」

佛告阿梨瑟吒比丘：「汝實修我所說安那般那念，非不修，然其比丘於汝所修安那般那念所，更有勝妙過其上者。何等是勝妙過阿梨瑟吒所修安那般那念者？是比丘依止城邑、聚落……」如前廣說，乃至「於滅出息觀察善學，是名，阿梨瑟吒比丘！勝妙過汝所修安那般那念者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〇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於晨朝時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持尼師檀入安陀林，坐一樹下，晝日禪思。

時，尊者闍寶那亦晨朝時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還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持尼師檀入安陀林，於樹下坐禪，去佛不遠，正身不動，身心正直，勝妙思惟。

爾時，眾多比丘晡時從禪覺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佛足，退坐一面。

佛語諸比丘：「汝等見尊者闍寶那不？去我不遠，正身端坐，身心不動，住勝妙住。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！我等數見彼尊者正身端坐，善攝其身，不傾不動，專心勝妙。」



佛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修習三昧，身心安住，不傾不動，住勝妙住者，此比丘得此三昧，不勤方便，隨欲即得。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何等三昧，比丘得此三昧，身心不動，住勝妙住？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依止聚落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村乞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入林中，若閑房、露坐，思惟繫念，乃至息滅觀察善學，是名三昧，若比丘端坐思惟，身心不動，住勝妙住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〇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一奢能伽羅林中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欲二月坐禪，諸比丘勿復往來，唯除送食比丘及布薩時。」爾時，世尊作是語已，即二月坐禪，無一比丘敢往來者，唯除送食及布薩時。

爾時，世尊坐禪二月過已，從禪覺，於比丘僧前坐，告諸比丘：「若諸外道出家來問汝等：『沙門瞿曇於二月中云何坐禪？』汝應答言：『如來二月以安那般那念坐禪思惟住。』所以者何？我於此二月念安那般那，多住思惟，入息時念入息如實知，出息時念出息如實知。若長若短，一切身覺入息念如實知，一切身覺出息念如實知。身行休息入息念如實知，乃至滅出息念如實知。我悉知己，我時作是念：『此則龜思惟住，我今於此思惟止息已，當更修餘微細修住而住。』」

「爾時，我息止龜思惟已，即更入微細思惟，多住而住。時，有三天子，極上妙色，過夜來至我所。一天子作是言：『沙門瞿曇時到。』復有一天子言：『此非時到，是時向至。』第三天子言：『非為時到，亦非時向至，此則修住，是阿羅訶寂滅耳！』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若有正說，聖住、天住、梵住、學住、無學住、如來住，學人所得當得，不到當到，不證當證，無學人現法樂住者，謂安那般那念，此則正說。所以者何？安那般那念者，是聖住、天住、梵住，乃至無學現法樂住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〇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迦毘羅越尼拘律樹園中。

爾時，釋氏摩訶男詣尊者迦磨比丘所，禮迦磨比丘足已，退坐一面，語迦磨比丘言：「云何？尊者迦磨！學住者為即是如來住耶？為學住異、如來住異？」

迦磨比丘答言：「摩訶男！學住異、如來住異。摩訶男！學住者，斷五蓋多住。如來住者，於五蓋已斷已知，斷其根本，如截多羅樹頭，更不生長，於未來世成不生

法。

「一時，世尊住一奢能伽羅林中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『我欲於此一奢能伽羅林中二月坐禪，汝諸比丘勿使往來，唯除送食比丘及布薩時……』廣說如前，乃至『無學現法樂住。以是故知，摩訶男！學住異、如來住異。』」

釋氏摩訶男聞迦磨比丘所說歡喜，從座起去。

### (八〇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金剛聚落跋求摩河側薩羅梨林中。

爾時，世尊為諸比丘說不淨觀，讚歎不淨觀言：「諸比丘修不淨觀，多修習者，得大果大福利。」

時，諸比丘修不淨觀已，極厭患身，或以刀自殺，或服毒藥，或繩自絞、投巖自殺，或令餘比丘殺。

有異比丘極生厭患惡露不淨，至鹿林梵志子所，語鹿林梵志子言：「賢首！汝能殺我者，衣鉢屬汝。」

時，鹿林梵志子即殺彼比丘，持刀至跋求摩河邊，洗刀時，有魔天住於空中，讚鹿林梵志子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賢首！汝得無量功德，能令諸沙門釋子持戒有德，未度者度，未脫者脫，未穌息者令得穌息，未涅槃者令得涅槃，諸長利衣鉢雜物悉皆屬汝。」

時，鹿林梵志子聞讚歎已，增惡邪見，作是念：「我今真實大作福德，令沙門釋子持戒功德者，未度者度，未脫者脫，未穌息者令得穌息，未涅槃者令得涅槃，衣鉢雜物悉皆屬我。」於是手執利刀，循諸房舍、諸經行處、別房、禪房，見諸比丘，作如是言：「何等沙門持戒有德，未度者我能令度，未脫者令脫，未穌息者令得穌息，未涅槃令得涅槃？」

時，有諸比丘厭患身者，皆出房舍，語鹿林梵志子言：「我未得度，汝當度我；我未得脫，汝當脫我；我未得穌息，汝當令我得穌息；我未得涅槃，汝當令我得涅槃。」

時，鹿林梵志子即以利刀殺彼比丘，次第，乃至殺六十人。

爾時，世尊至十五日說戒時，於眾僧前坐，告尊者阿難：「何因何緣諸比丘轉少、轉減、轉盡？」

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為諸比丘說修不淨觀，讚歎不淨觀。諸比丘修不淨觀已，極厭患身……」廣說乃至「殺六十比丘。世尊！以是因緣故，令諸比丘轉少、轉減、轉盡。唯願世尊更說餘法，令諸比丘聞已，勤修智慧，樂受正法，樂住正法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是故，我今次第說，住微細住，隨順開覺，已起、未起惡不善法速令休息，如天大雨，起、未起塵能令休息。如是，比丘！修微細住，諸起、未起惡不善法能令休息，阿難！何等為微細住多修習，隨順開覺，已起、未起惡不善法能令休息？謂安那般那念住。」

阿難白佛：「云何修習安那般那念住，隨順開覺，已起、未起惡不善法能令休息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若比丘依止聚落……」如前廣說，乃至「如滅出息念而學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一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金剛跋求摩河側薩羅梨林中。

爾時，尊者阿難獨一靜處，思惟禪思，作如是念：「頗有一法，修習多修習，令四法滿足；四法滿足已，七法滿足；七法滿足已，二法滿足？」

時，尊者阿難從禪覺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獨一靜處，思惟禪思，作是念：『頗有一法，多修習已，令四法滿足，乃至二法滿足？我今問世尊，寧有一法，多修習已，能令，乃至二法滿足耶？』」

佛告阿難：「有一法，多修習已，乃至能令二法滿足。何等為一法？謂安那般那念。多修習已，能令四念處滿足；四念處滿足已，七覺分滿足；七覺分滿足已，明、解脫滿足。云何修安那般那念，四念處滿足？是比丘依止聚落，乃至如滅出息念學。阿難！如是聖弟子入息念時如入息念學，出息念時如出息念學；若長若短，一切身行覺知，入息念時如入息念學，出息念時如出息念學；身行休息入息念時，如身行休息入息念學；身行休息出息念時，如身行休息出息念學。聖弟子爾時身身觀念住，異於身者，彼亦如是隨身比思惟。

「若有時聖弟子喜覺知，樂覺知，心行覺知，心行息覺知，入息念時如心行息入息念學，心行息出息念時如心行息出息念學。是聖弟子爾時受受觀念住，若復異受者，彼亦受隨身比思惟。有時聖弟子心覺知，心悅、心定、心解脫覺知，入息念時如入息念學，心解脫出息念時如心解脫出息念學，是聖弟子爾時心心觀念住，若有異心者，彼亦隨心比思惟。

「若聖弟子有時觀無常、斷、無欲、滅，如無常、斷、無欲、滅觀念住，是聖弟子爾時法法觀念住異於法者，亦隨法比思惟，是名修安那般那念，滿足四念處。」

阿難白佛：「如是修習安那般那念，令四念處滿足。云何修四念處，令七覺分滿足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若比丘身身觀念住，念住已，繫念住不忘。爾時方便修念覺分，修念覺分已，念覺分滿足；念覺滿足已，於法選擇思量。爾時方便修擇法覺分，修擇法覺分已，擇法覺分滿足，於法選擇分別思量已，得精勤方便。爾時方便修習精進覺分，修精進覺分已，精進覺分滿足，方便精進已，則心歡喜。爾時方便修喜覺分，修喜覺分已，喜覺分滿足，歡喜已，身心猗息。爾時方便修猗覺分，修猗覺分已，猗覺分滿足，身心樂已，得三昧。爾時修定覺分，修定覺分已，定覺分滿足，定覺分滿足已，貪憂則滅，得平等捨。爾時方便修捨覺分，修捨覺分已，捨覺分滿足，受、心、法法念處亦如是說，是名修四念處，滿足七覺分。」

阿難白佛：「是名修四念處，滿足七覺分。云何修七覺分，滿足明、解脫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若比丘修念覺分，依遠離、依無欲、依滅、向於捨；修念覺分已，滿足明、解脫。乃至修捨覺分，依遠離、依無欲、依滅、向於捨，如是修捨覺分已，明、解脫滿足。阿難！是名法法相類、法法相潤。如是十三法，一法為增上，一法為門，次第增進，修習滿足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一—~八一—)

如是異比丘所問，佛問諸比丘亦如上說。

### (八一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金毘羅聚落金毘林中。

爾時，世尊告尊者金毘羅：「我今當說精勤修習四念處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」爾時，尊者金毘羅默然住，如是再三。

爾時，尊者阿難語尊者金毘羅：「今大師告汝！」如是三說。

尊者金毘羅語尊者阿難：「我已知。尊者阿難！我已知。尊者瞿曇！」

爾時，尊者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是時。世尊！是時。善逝！唯願為諸比丘說精勤修四念處，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若比丘入息念時，如入息學；乃至滅出息時，如滅出息學。爾時聖弟子念入息時，如念入息學；乃至身行止息、出息時，如身行止息、出息學。爾時聖弟子身身觀念住。爾時聖弟子身身觀念住已，如是知善內思惟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譬如有人乘車輿從東方顛沛而來，當於爾時踐踏諸土堆壠不？」

阿難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佛告阿難：「如是聖弟子念入息時，如入息念學，如是乃至善內思惟。若爾時聖弟子覺知喜，乃至覺知意行息學，聖弟子受受觀念住；聖弟子受受觀念已，如是知善

內思惟。譬如有人乘車輿從南方顛沛而來，云何？阿難！當踐踏土堆壠不？」

阿難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佛告阿難：「如是聖弟子受受觀念住，知善內思惟。若聖弟子覺知心、欣悅心、定心，解脫心入息如解脫心入息學，解脫心出息如解脫心出息學。爾時聖弟子心心觀念住。如是聖弟子心心觀念住已，知善內思惟。譬如有人乘車輿從西方來，彼當踐踏土堆壠不？」

阿難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佛告阿難：「如是聖弟子覺知心，乃至心解脫出息如心解脫出息學。如是聖弟子爾時心心觀念住，知善內思惟，善於身受心，貪憂滅捨。爾時聖弟子法法觀念住。如是聖弟子法法觀念住已，知善內思惟。阿難！譬如四衢道有土堆壠，有人乘車輿從北方顛沛而來，當踐踏土堆壠不？」

阿難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佛告阿難：「如是，聖弟子法法觀念住，知善內思惟。阿難！是名比丘精勤方便修四念處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八一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修安那般那念。修安那般那念多修習已，身不疲倦，眼亦不患，樂隨順觀住，樂覺知，不染著樂。云何修安那般那念，身不疲倦，眼亦不患，樂隨觀住，樂覺知，不染著樂？是比丘依止聚落，乃至觀滅出息時如滅出息學，是名修安那般那念，身不疲倦，眼亦不患，樂隨觀住，樂覺知，不染著樂。如是修安那般那念者，得大果大福利。是比丘欲求離欲、惡不善法，有覺有觀，離生喜樂，初禪具足住，是比丘當修安那般那念。如是修安那般那念，得大果大福利。是比丘欲求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禪，慈、悲、喜、捨，空入處、識入處、無所有入處、非想非非想入處，具足三結盡，得須陀洹果；三結盡，貪、恚、癡薄，得斯陀含果；五下分結盡，得阿那含果，得無量種神通力，天耳、他心智、宿命智、生死智、漏盡智者。如是比丘當修安那般那念。如是安那般那念，得大果大福利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八一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夏安居。爾時，眾多上座聲聞於世尊左右樹下、窟中安居。時，有眾多年少比丘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

佛為諸年少比丘種種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默然住。

諸年少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，作禮而去。

諸年少比丘往詣上座比丘所，禮諸上座足已，於一面坐。

時，諸上座比丘作是念：「我等當攝受此諸年少比丘，或一人受一人，或一人受二、三、多人。」作是念已，即便攝受，或一人受一人，或受二、三、多人，或有上座乃至受六十人。

爾時，世尊十五日布薩時，於大眾前敷座而坐。

爾時，世尊觀察諸比丘已，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我今喜諸比丘行諸正事。是故，比丘！當勤精進。」

於此舍衛國，滿迦低月，諸處人間比丘聞世尊於舍衛國安居，滿迦低月滿已，作衣竟，持衣鉢，於舍衛國人間遊行。漸至舍衛國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已，退坐一面。

爾時，世尊為人間比丘種種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默然住。

爾時人間比丘聞佛說法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，作禮而去。往詣上座比丘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

時，諸上座作是念：「我等當受此人間比丘，或一人受一人，或二、三，乃至多人。」即便受之，或一人受一人，或二、三，乃至有受六十人者。彼上座比丘受諸人間比丘，教誡、教授，善知先後次第。

爾時，世尊月十五日布薩時，於大眾前敷座而坐，觀察諸比丘眾，告諸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諸比丘！我欣汝等所行正事，樂汝等所行正事。諸比丘！過去諸佛亦有比丘眾所行正事如今此眾，未來諸佛所有諸眾亦當如是所行正事如今此眾。所以者何？今此眾中諸長老比丘，有得初禪、第二禪、第三禪、第四禪，慈、悲、喜、捨，空入處、識入處、無所有入處、非想非非想處具足住。有比丘三結盡，得須陀洹，不墮惡趣法，決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邊。有比丘三結盡，貪、恚、癡薄，得斯陀含。有比丘五下分結盡，得阿那含，生般涅槃，不復還生此世。有比丘得無量神通境界，天耳、他心智、宿命智、生死智、漏盡智。有比丘修不淨觀，斷貪欲，修慈心，斷瞋恚，修無常想，斷我慢，修安那般那念，斷覺想。云何？比丘！修安那般那念斷覺想？是比丘依止聚落，乃至觀滅出息如觀滅出息學，是名修安那般那念斷覺想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八一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三學。何等為三？謂增上戒學、增上意學、謂增上慧學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三學具足者，是比丘正行，  
增上戒心慧，三法勤精進，  
勇猛堅固城，常守護諸根。  
如晝如其夜，如夜亦如晝，  
如前如其後，如後亦如前，  
如上如其下，如下亦如上。  
無量諸三昧，映一切諸方，  
是說為覺跡，第一清涼集，  
捨離無明諍，其心善解脫，  
我為世間覺，明行悉具足，  
正念不忘住，其心得解脫，  
身壞而命終，如燈盡火滅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一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亦復有三學。何等為三？謂增上戒學、增上意學、增上慧學。何等為增上戒學？若比丘住於戒波羅提木叉律儀，威儀行處具足，見微細罪則生怖畏，受持學戒。何等為增上意學？若比丘離欲、惡不善法，乃至第四禪具足住。何等為增上慧學？是比丘此苦聖諦如實知，集、滅、道聖諦如實知，是名增上慧學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，如上所說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一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比丘增上戒學，非增上意、增上慧學，有增上戒、增上意學，非增上慧學。聖弟子增上慧方便隨順成就住者，增上戒、增上意修習滿足。如是聖弟子增上慧方便隨順成就住者，無上慧壽而活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一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二百五十戒，隨次半月來說波羅提木叉修多羅，令彼自求學者而學，說三學，能攝諸戒。何等為三？謂增上戒學、增上意學、增上慧學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二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何等為增上戒學？謂比丘重於戒，戒增上，不重於定，定不增上，不重於慧，慧不增上；於彼彼分細微戒，犯則隨悔。所以者何？我不說彼不堪能，若彼戒隨順梵行、饒益梵行、久住梵行，如是比丘戒堅固、戒師常住、戒常隨順生，受持而學。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斷三結，謂身見、戒取、疑。斷此三結，得須陀洹，不墮惡趣法，決定正趣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邊，是名學增上戒。」

「何等為增上意學？是比丘重於戒，戒增上，重於定，定增上，不重於慧，慧不增上；於彼彼分細微戒，乃至受持學戒。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斷於五下分結，謂身見、戒取、疑、貪欲、瞋恚。斷此五下分結，受生般涅槃，阿那含，不還此世，是名增上意學。」

「何等為增上慧學？是比丘重於戒，戒增上，重於定，定增上，重於慧，慧增上。彼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欲有漏心解脫、有有漏心解脫、無明有漏心解脫，解脫知見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是名增上慧學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二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二百五十戒，隨次半月來說波羅提木叉修多羅，若彼善男子自隨意所欲而學者，我為說三學。若學此三學，則攝受一切學戒。何等為三？謂增上戒學、增上意學、增上慧學。」

「何等為增上戒學？是比丘重於戒，戒增上，不重於定，定不增上，不重於慧，慧不增上；於彼彼分細微戒，乃至受持學戒。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斷三結，謂身見、



戒取、疑，貪、恚、癡薄，成一種子道。彼地未等覺者，名斯陀舍，彼地未等覺者，名家家，彼地未等覺者，名七有，彼地未等覺者，名隨法行，彼地未等覺者，名隨信行，是名增上戒學。

「何等為增上意學？是名比丘重於戒，戒增上，重於定，定增上，不重於慧，慧不增上；於彼彼分細微戒學，乃至受持學戒。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斷五下分結，謂身見、戒取、疑、貪欲、瞋恚。斷此五下分，能得中般涅槃。彼地未等覺者，得生般涅槃，彼地未等覺者，得無行般涅槃，彼地未等覺者，得有行般涅槃，彼地未等覺者，得上流般涅槃，是名增上意學。

「何等為增上慧學？是比丘重於戒，戒增上，重於定，定增上，重於慧，慧增上。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欲有漏心解脫、有有漏心解脫、無明有漏心解脫，解脫知見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是名增上慧學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二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具足戒住者，善攝持波羅提木叉，具足威儀行處，見細微罪，能生怖畏。比丘具足戒住，善攝持波羅提木叉，具足威儀行處，見細微罪，能生怖畏，等受學戒，令三學修習滿足。何等為三？增上戒學、增上意學、增上慧學。

「何等為增上戒學？是比丘戒為滿足，少定、少慧，於彼彼分細微戒，乃至受持戒學；彼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斷三結，謂身見、戒取、疑。斷此三結，得須陀洹，不墮惡趣，決定正趣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邊。

「何等為增上意學？是比丘定滿足，三昧滿足，少於慧，彼彼分細微戒，犯則隨悔，乃至受持學戒。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斷五下分結，謂身見、戒取、疑、貪欲、瞋恚，斷此五下分結，得生般涅槃，阿那含不復還生此世，是名增上意學。

「何等為增上慧學？是比丘學戒滿足、定滿足、慧滿足。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欲有漏心解脫、有有漏心解脫、無明有漏心解脫，解脫知見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是名增上慧學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二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具足戒住，善攝波羅提木叉，具足威儀行處，見微細罪，能生怖畏，受持學戒住，滿足三學。何等為三？謂增上戒、增上意、增上慧。

「何等為增上戒？是比丘戒滿足，少定、少慧，於彼彼分細微戒，乃至受持學戒。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斷三結，貪、恚、癡薄，得一種子道。若彼地未等覺者，得斯陀舍，彼地未等覺者，名家家，彼地未等覺者，得須陀洹，彼地未等覺者，得隨法行，彼地未等覺者，得隨信行，是名增上戒學。

「何等為增上意學？是比丘戒滿足、定滿足、少於慧，於彼彼分細微戒，乃至受持學戒。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斷五下分結，謂身見、戒取、疑、貪欲、瞋恚，斷此五下分結，得中般涅槃，於彼未等覺者，得生般涅槃，於彼未等覺者，得無行般涅槃，於彼未等覺者，得有行般涅槃，於彼未等覺者，得上流般涅槃，是名增上意學。

「何等為增上慧學？是比丘學戒滿足、定滿足、慧滿足。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欲有漏心解脫、有有漏心解脫、無明漏心解脫，解脫知見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是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是名增上慧學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八二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二學。何等為二？謂上威儀學、上波羅提木叉學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學者學戒時，    直道隨順行，  
專審勤方便，    善自護其身，  
得初漏盡智，    次究竟無知，  
得無知解脫，    知見悉已度。  
成不動解脫，    諸有結滅盡，  
彼諸根具足，    諸根寂靜樂，  
持此後邊身，    摧伏眾魔怨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八二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學戒多福利，住智慧為上，解脫堅固，念為增上。若比丘學戒福利，智慧為上，解脫堅固，念增上已，令三學滿足。何等為三？謂增上戒學

、增上意學、增上慧學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學戒隨福利，    專思三昧禪，  
智慧為最上，    現生之最後，  
牟尼持後邊，    降魔度彼岸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八二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諸比丘！何等為學戒隨福利？謂大師為諸聲聞制戒，所謂攝僧，極攝僧，不信者信，信者增其信，調伏惡人，慙愧者得樂住，現法防護有漏，未來得正對治，令梵行久住。如大師已為聲聞制戒，謂攝僧，乃至梵行久住。如是如是學戒者，行堅固戒、恒戒、常行戒、受持學戒，是名比丘戒福利。

「何等智慧為上？謂大師為聲聞說法，大悲哀愍，以義饒益，若安慰、若安樂、若安慰安樂。如是如是大師為諸聲聞說法，大悲哀愍，以義饒益，安慰安樂。如是如是於彼彼法、彼彼處，智慧觀察，是名比丘智慧為上。

「何等為解脫堅固？謂大師為諸聲聞說法，大悲哀愍，以義饒益，安慰安樂。如是如是說彼彼法。如是彼處如是彼處得解脫樂，是名比丘堅固解脫。

「何等為比丘念增上？未滿足戒身者，專心繫念安住，未觀察者，於彼彼處智慧繫念安住，已觀察者，於彼彼處重念安住，未觸法者，於彼彼處解脫念安住，已觸法者，於彼彼處解脫念安住，是名比丘正念增上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學戒隨福利，    專思三昧禪，  
智慧為最上，    現生最後邊，  
牟尼持後邊，    降魔度彼岸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尸婆迦修多羅，如後，佛當說。

如是阿難陀比丘及異比丘所問、佛問諸比丘三經，亦如上說。

## (八二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田夫有三種作田，隨時善作。何等為三？謂彼田夫隨時耕磨，隨時溉灌，隨時下種。彼田夫隨時耕磨、溉灌、下種已，不作是念：『欲令今日生長，今日果實，今日成熟，若明日、後日也。』諸比丘！然彼長者耕田、溉灌、下種已，不作是念：『今日生長、果實、成熟，若明日、若復後日。』而彼種子已入地中，則自隨時生長，果實成熟。如是，比丘於此三學隨時善學？謂善戒學、善意學、善慧學已，不作是念：『欲令我今日得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，若明日、若後日。』不作是念：『自然神力能令今日，若明日、後日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。』彼已隨時增上戒學、增上意學、增上慧學已，隨彼時節，自得起諸漏，心善解脫。」

「譬如，比丘！伏鷄生卵，若十乃至十二，隨時消息，冷暖愛護。彼伏鷄不作是念：『我今日，若明日、後日，當以口啄，若以瓜刮，令其兒安隱得生。』然其伏鷄善伏其子，愛護隨時，其子自然安隱得生。如是，比丘善學三學，隨其時節，自得起諸漏，心善解脫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二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驢隨群牛而行，而作是念：『我作牛聲。』然其彼形亦不似牛，色亦不似牛，聲出不似，隨大群牛，謂己是牛，而作牛鳴，而去牛實遠。如是，有一愚癡男子違律犯戒，隨逐大眾，言：『我是比丘。我是比丘。』而不學習勝欲增上戒學、增上意學、增上慧學，隨逐大眾，自言：『我是比丘。我是比丘。』其實去比丘大遠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同蹄無角獸，    四足具聲口，  
隨逐大群牛，    常以為等侶。  
形亦非牛類，    不能作牛聲，  
如是愚癡人，    不隨繫心念。  
於善逝教誡，    無欲勤方便，  
懈怠心輕慢，    不獲無上道。  
如驢在群牛，    去牛常自遠，  
彼雖隨大眾，    內行常自乖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二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跋耆聚落，尊者跋耆子侍佛左右。

爾時，尊者跋耆子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佛說過二百五十戒，令族姓子隨次半月來說波羅提木叉修多羅，令諸族姓子隨欲而學。然今，世尊！我不堪能隨學而學。」

佛告跋耆子：「汝堪能隨時學三學不？」

跋耆子白佛言：「堪能，世尊！」

佛告跋耆子：「汝當隨時增上戒學、增上意學、增上慧學。隨時精勤增上戒學、增上意學、增上慧學已，不久當得盡諸有漏，無漏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爾時，尊者跋耆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爾時，尊者跋耆子受佛教誡、教授已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……如上說，乃至心善解脫，得阿羅漢。

## 雜阿含經卷第二十九

## 雜阿含經卷第三十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八三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崩伽闍崩伽耆林中。

爾時，世尊為諸比丘說戒相應法，讚歎制戒法。

爾時，尊者迦葉氏於崩伽聚落住，聞世尊說戒相應法，讚歎是戒，極心不忍不喜，言：「此沙門極讚歎是戒，極制是戒。」

爾時，世尊於崩伽聚落隨所樂住已，向舍衛國去，次第遊行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尊者迦葉氏，世尊去後不久，心即生悔：「我今失利，得大不利，於世尊所說戒相應法，讚歎制戒時，於世尊所，心不忍不喜，心不歡喜，而作是言：『沙門極制是戒，極讚歎是戒。』」

時，尊者迦葉氏夜過晨朝，著衣持鉢，入崩伽聚落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付囑臥具，自持衣鉢，向舍衛城次第遊行，至舍衛國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詣世尊，稽首禮足，白佛言：「悔過。世尊！悔過。善逝！我愚我癡，不善不辨。我聞世尊為諸比丘說戒相應法，讚歎制戒時，於世尊所，不忍不喜，心不欣樂，而作是言：『是沙門極制是戒，讚歎是戒。』」

佛告迦葉氏：「汝何時於我所，心不忍不喜，不生欣樂，而作是言：『此沙門極制是戒，讚歎是戒。』？」

迦葉氏白佛言：「時，世尊於崩伽闍聚落崩伽耆林中，為諸比丘說戒相應法，讚歎是戒。我爾時於世尊所，心得不忍、不歡喜，心不欣樂，而作是言：『是沙門極制是戒，讚歎是戒。』世尊！我今日自知罪悔，自見罪悔，唯願世尊受我悔過，哀愍故！」

佛告迦葉氏：「汝自知悔、愚癡、不善不辨，聞我為諸比丘說戒相應法，讚歎制戒，而於我所，不忍不喜，心不欣樂，而作是言：『是沙門極制是戒，極歎是戒。』汝今迦葉自知悔、自見悔已，於未來世，律儀戒生戒，今授汝，哀愍故。迦葉氏！如是悔者，善法增長，終不退減。所以者何？若有自知罪、自見罪而悔過者，於未來世，律儀戒生，善法增長，不退減故。」

「正使迦葉為上座者，不欲學戒、不重於戒、不歎制戒，如是比丘我不讚歎。所以者何？若大師所讚歎者，餘人則復與相習近，恭敬親重；若餘人與相習近親重者，則與同見，同彼所作；同彼所作者，長夜當得不饒益苦。是故我於彼長老初不讚歎，以其初始不樂學戒故。如長老，中年、少年亦如是。」

「若是上座長老初始重於戒學，讚歎制戒，如是長老我所讚歎，以其初始樂戒學故。大師所讚歎者，餘人亦當與相習近親重，同其所見；同其所見故，於未來世，彼當長夜以義饒益。是故於彼長老比丘常當讚歎，以初始樂學戒故。中年、少年亦復如是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三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諸上座長老比丘初始不樂學戒、不重於戒，見餘比丘初樂學戒、重於戒、讚歎制戒者，彼亦不隨時讚歎，我於此等比丘所亦不讚歎，以其初始不樂學戒故。所以者何？若大師讚歎彼者，餘人當復習近親重，同其所見；以同其所見故，長夜當受不饒益苦。是故我於彼長老，中年、少年亦復如是。樂學戒者，如前說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三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三學。何等為三？謂增上戒學、增上意學、增上慧學。何等為增上戒學？若比丘住於戒波羅提木叉，具足威儀行處，見微細罪則生怖畏，受持學戒，是名增上戒學。何等為增上意學？若比丘離諸惡不善法，有覺有觀，離生喜樂，初禪具足住，乃至第四禪具足住，是名增上意學。何等為增上慧學？若比丘此苦聖諦如實知，此苦集聖諦、此苦滅聖諦、此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，是名增上慧學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三學餘經，如前念處說。

如禪，如是無量、無色。如四聖諦，如是四念處、四正斷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分、八聖道、四道、四法句、止觀修習，亦如是說。

### (八三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毘舍離國彌猴池側重閣講堂。

時，有善調象師離車，名曰難陀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

爾時，世尊告離車難陀言：「若聖弟子成就四不壞淨者，欲求壽命，即得壽命，求好色、力、樂、辯、自在即得。何等為四？謂佛不壞淨成就，法、僧不壞淨，聖

戒成就。我見是聖弟子於此命終，生於天上，於天上得十種法。何等為十？得天壽、天色、天名稱、天樂、天自在，天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。若聖弟子於天上命終，來生人中者，我見彼十事具足。何等為十？人間壽命、人好色、名稱、樂、自在、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。我說彼多聞聖弟子不由他信、不由他欲、不從他聞、不取他意、不因他思，我說彼有如實正慧知見。」

爾時，難陀有從者，白難陀言：「浴時已到，今可去矣！」

難陀答言：「我今不須人間澡浴，我今於此勝妙法以自沐浴，所謂於世尊所得清淨信樂。」

爾時，離車調象師難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八三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毘舍離國彌猴池側重閣講堂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聖弟子成就四不壞淨者，不於人中貧活而活，不寒乞，自然富足。何等為四？謂於佛不壞淨成就，法、僧、聖戒不壞淨成就。是故，比丘！當如是學，我當成就於佛不壞淨，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三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轉輪王七寶具足，成就人中四種神力，王四天下，身壞命終，生於天上。雖復轉輪聖王七寶具足，成就人間神力，王四天下，身壞命終，得生天上，然猶未斷地獄、畜生、餓鬼惡趣之苦。所以者何？以轉輪王不得於佛不壞淨，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不成就故。」

「多聞聖弟子持糞掃衣，家家乞食，草蓐臥具；而彼多聞聖弟子解脫地獄、畜生、餓鬼惡趣之苦。所以者何？以彼多聞聖弟子於佛不壞淨，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。是故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：『於佛不壞淨，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三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汝等當起哀愍心、慈悲心。若有人於汝等所說樂聞樂受者，汝當為說四不壞淨，令入令住。何等為四？於佛不壞淨、於法不壞淨、於僧不壞淨、於聖戒成就。所以者何？若四大——地、水、火、風，有變易增損，此四不壞淨



未嘗增損變異。彼無增損變異者，謂多聞聖弟子於佛不壞淨成就，若墮地獄、畜生、餓鬼者，無有是處！是故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：『我當成就於佛不壞淨，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，亦當建立餘人，令成就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三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信人者，生五種過患，彼人或時犯戒違律，為眾所棄。恭敬其人者，當作是念：『此是我師，我所重敬，眾僧棄薄，我今何緣入彼塔寺？』不入塔寺已，不敬眾僧；不敬僧已，不得聞法；不聞法已，退失善法，不得久住於正法中。是名信敬人生初過患。

「復次，敬信人者，所敬之人犯戒違律，眾僧為作不見舉。敬信彼人者，當作是念：『此是我師，我所敬重，而今眾僧作不見舉，我今何緣復入塔寺？』不入塔寺已，不敬眾僧；不敬眾僧已，不得聞法；不聞法已，退失善法，不得久住於正法中。是名敬信人故生第二過患。

「復次，彼人若持衣鉢，餘方遊行。敬彼人者，而作是念：『我所敬人著衣持鉢，人間遊行，我今何緣入彼塔寺？』不入塔寺已，不得恭敬眾僧；不敬眾僧已，不得聞法；不聞法已，退失善法，不得久住於正法中。是名敬信人故生第三過患。

「復次，彼所信敬人捨戒還俗。敬信彼人者，而作是念：『彼是我師，我所敬重，捨戒還俗，我今不應入彼塔寺。』不入寺已，不敬眾僧；不敬僧已，不得聞法；不聞法已，退失善法，不得久住於正法中。是名敬信人故生第四過患。

「復次，彼所信敬人身壞命終。敬信彼人者，而作是念：『彼是我師，我所敬重，今已命終，我今何緣入彼塔寺？』不入寺故，不得敬僧；不敬僧已，不得聞法；不聞法故，退失善法，不得久住於正法中。是名敬信人故生第五過患。

「是故，諸比丘！當如是學：『我當成就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三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種食，長養眾生，四大增長攝受。何等為四？謂搏食、觸食、意思食、識食。如是，福德潤澤，為安樂食。何等為四？謂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。是故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：『我當成就於佛不壞淨

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三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於佛不壞淨成就者，為聞法、眾僧所念、聖戒成就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四〇)

次經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若於佛不壞淨成就者，法、僧，慳垢纏眾生離慳垢心，在家而住解脫，心施，常行樂施，常樂於捨，行平等施，聖戒成就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四一)

次經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如是聖弟子四種福德潤澤，善法潤澤，攝受稱量功德，不可稱量爾所果福、爾所果、爾所福果集，然彼得眾多福利，是大功德聚數。譬如五河合流，謂恒河、耶菩那、薩羅由、伊羅跋提、摩醯，於彼諸水無能度量百瓶、千瓶、百千萬瓶者，然彼水多，是大水聚數。如是聖弟子成就四功德潤澤者，無能度量其福多少，然彼多福，是大功德聚數。是故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：『我當成就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。』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眾吉之巨海，    自淨能淨彼，  
汪洋而平流，    實諸百川長，  
一切諸江河，    群生之所依，  
悉歸於大海，    此身亦復然，  
施戒修功德，    百福流所歸。」

### (八四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婆羅門者，說虛偽道，愚癡惡邪，不正趣向，非智等覺向於涅槃。彼作如是化諸弟子：於十五日，以胡麻屑、菴羅摩羅屑沐浴身體，著新劫貝，頭垂長纒，牛屎塗地而臥於上，言：『善男子！晨朝早起，脫衣舉著一處，裸其形體，向東方馳走，正使道路逢兇象、惡馬、狂牛、獠狗、棘刺、叢林、坑澗、深水，直前莫避，遇害死者，必生梵天。』是名外道愚癡邪見，非智等覺向於涅槃。我為

弟子說平正路，非愚癡，向智慧等覺，向於涅槃，謂八聖道，正見，乃至正定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四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尊者舍利弗：「所謂流者。何等為流？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所說流者，謂八聖道。」

復問舍利弗：「謂入流分。何等為入流分？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有四種入流分。何等為四？謂親近善男子、聽正法、內正思惟、法次法向。」

復問舍利弗：「入流者成就幾法？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有四分成就入流者。何等為四？謂於佛不壞淨、於法不壞淨、於僧不壞淨、聖戒成就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如汝所說，流者，謂八聖道。入流分者有四種，謂親近善男子、聽正法、內正思惟、法次法向。入流者成就四法，謂於佛不壞淨、於法不壞淨、於僧不壞淨、聖戒成就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舍利弗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四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詣尊者阿難所，問訊慰勞已，退住一面。尊者舍利弗語尊者阿難：「欲有所問，寧有閑暇為記說不？」

尊者阿難語舍利弗：「隨意所問，知者當答。」

舍利弗問尊者阿難：「為斷幾法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知所見，記說彼人得須陀洹，不墮惡趣法，決定向正覺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邊？」

尊者阿難語尊者舍利弗：「斷四法、成就四法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記說彼人得須陀洹，不墮惡趣法，決定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邊。何等為四？謂聖弟子於佛不信住，則已斷已知，成就於佛不壞淨；於法、僧不信惡戒，彼則已斷已知，成就法、僧不壞淨及聖戒成就。如是四法斷、四法成就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知所見，記說彼人得須陀洹，不墮惡趣法，決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邊。」

尊者阿難尊者舍利弗：「如是！如是！四法斷、四法成就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知所見，記說彼人得須陀洹，決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邊。」

時，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展轉隨喜，從座起去。

### (八四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於五恐怖怨對休息，三事決定，不生疑惑，如實知見賢聖正道，彼聖弟子能自記說：『地獄、畜生、餓鬼惡趣已盡，得須陀洹，不墮惡趣法，決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邊。』」

「何等為五恐怖怨對休息？若殺生因緣罪怨對恐怖生，若離殺生者，彼殺生罪怨對因緣生恐怖休息。若偷盜、邪淫、妄語、飲酒罪怨對因緣生恐怖；彼若離偷盜、邪淫、妄語、飲酒罪怨對者，因緣恐怖休息，是名罪怨對因緣生五恐怖休息。

「何等為三事決定，不生疑惑？謂於佛決定離於疑惑，於法、僧決定離疑惑，是名三法決定離疑惑。

「何等名為聖道如實知見？謂此苦聖諦如實知，此苦集聖諦、此苦滅聖諦、此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，是名聖道如實知見。

「若於此五恐怖罪怨對休息、於三法決定離疑惑、於聖意如實知見，是聖弟子能自記說：『我地獄盡，畜生、餓鬼惡趣盡，得須陀洹，不墮惡趣法，決定正趣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邊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四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何等為聖道如實知見？謂八聖道，正見，乃至正定。」

次經亦如是說。差別者：「何等為聖道如實知見？謂十二支緣起如實知見。如所說：『是事有故是事有，是事起故是事起。如緣無明行，緣行識，緣識名色，緣名色六入處，緣六入處觸，緣觸受，緣受愛，緣愛取，緣取有，緣有生，緣生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苦、惱。』是名聖弟子如實知見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四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種諸天天道，未淨眾生令淨，已淨者重令淨。何等為四？謂聖弟子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，是名四種諸天天道，未淨

眾生令淨，已淨者重令淨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四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種諸天天道。何等為四？謂聖弟子念如來事，如是：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世尊。於此如來事生隨喜心，隨喜已，心歡悅，心歡悅已，身猗息，身猗息已，覺受樂，覺受樂已，三昧定，三昧定已，聖弟子作如是學：『何等為諸天天道？』復作是念：『我聞無恙為上諸天天道。』作是念：『我從今日，於世間若怖若安，不起瞋恚，我但當自受純一滿淨諸天天道。』是名第一諸天天道，未淨眾生令淨，已淨者重令淨。

「復次，比丘！聖弟子念於法事，謂如來說正法、律，現法離諸熾然，不待時節，通達涅槃，即身觀察，緣自覺知。如是知法事已，心生隨喜；隨喜已，身猗息，身猗息已，覺受樂，覺受樂已，三昧定，三昧定已，聖弟子作如是學：『何等為諸天天道？』復作是念：『我聞無恙為上諸天天道，我從今日，於此世間若怖若安，不起瞋恚，我當受持純一滿淨諸天天道。』是名第二諸天天道。

「復次，比丘！若於僧事起於正念，謂世尊弟子僧正直等向，所應恭敬、尊重、供養，無上福田。彼如是於諸僧事正憶念已，心生隨喜；心隨喜已，得歡悅，歡悅已，身猗息，身猗息已，覺受樂，覺受樂已，三昧定，三昧定已，彼聖弟子作如是學：『何等諸天天道？』復作是念：『我聞諸天無恙為上諸天天道，我從今日，於諸世間若怖若安，不起瞋恚，我但當受持純一滿淨諸天天道。』是名第三諸天天道。

「復次，比丘！謂聖弟子自念所有戒事，隨憶念言：『我於此不缺戒、不污戒、不雜戒、明智所歎戒、智者不厭戒。』於如是等戒事正憶念已，心生隨喜；隨喜已，歡悅，歡悅已；身猗息，身猗息已，覺受樂，覺受樂已，三昧定，三昧定已，聖弟子作是念：『何等為諸天天道？』復作是念：『我聞諸天無恙為上，我從今日，於諸世間若怖若安，不起瞋恚，我當受持純一滿淨諸天天道。』是名第四諸天天道。未淨眾生令淨，已淨者重令淨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四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種諸天天道。未淨眾生令淨，已淨者增其淨。何等為四？謂聖弟子念如來事，如是：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世尊。彼如是念如來事已，則斷惡貪，及斷心惡不善過。念如來故，心生隨喜；心隨喜已，則歡悅，歡悅已，身猗息，身猗息已，覺受樂，覺受樂已，三昧定，三昧定已，聖弟子作如是學：『何等為諸天天道？』復作是念：『我聞無恚為上諸天天道。我從今日，於諸世間若怖若安，不起瞋恚，但當受持純一滿淨諸天天道。』如是法、僧、聖戒成就亦如是說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五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種諸天天道，未淨眾生令淨，已淨者增其淨。何等為四？謂聖弟子念如來事，如是：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世尊。彼聖弟子念如來事已，心貪欲纏、瞋恚、愚癡纏，其心正直。念如來事，是聖弟子得法流水、得義流水、得念如來饒益隨喜；隨喜已，生歡悅，歡悅已，身猗息，身猗息已，覺受樂，覺受樂已，三昧定，三昧定已，是聖弟子作如是學。何等為諸天天道？復作是念：『我聞無恚為上諸天天道，我從今日，於諸世間不起瞋恚，純一滿淨諸天天道。』如是法、僧、聖戒成就亦如是說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五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法鏡經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何等為法鏡經？謂聖弟子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，是名法鏡經。」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五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眾多比丘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乞食時，聞難屠比丘命終、難陀比丘尼命終、善生優婆塞命終、善生優婆夷命終。乞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晨朝入舍衛城乞食，聞難屠比丘、難陀比丘尼、善生優婆塞、善生優婆夷命終。世尊！彼四人命終，應生何處？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彼難屠比丘、難陀比丘尼諸漏已盡，無漏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善生優婆塞、善生優婆夷五下分結盡，得阿那含，生於天上而般涅槃，不復還生此世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為汝說法鏡經，於佛不壞淨，乃至聖戒成就，是名法鏡經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五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……如上廣說。差別者：「有異比丘、異比丘尼、異優婆塞、異優婆夷命終……」亦如上說。

### (八五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那梨迦聚落繁耆迦精舍。爾時，那梨迦聚落多人命終。

時，有眾多比丘著衣持鉢，入那梨迦聚落乞食，聞那梨迦聚落闍迦舍優婆塞命終，尼迦吒、佉楞迦羅、迦多梨沙婆、闍露、優婆闍露、梨色吒、阿梨色吒、跋陀羅、須跋陀羅、耶舍耶輸陀、耶舍鬱多羅悉皆命終。聞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眾多比丘晨朝入那梨迦聚落乞食，聞闍迦舍優婆塞等命終。世尊！彼等命終，當生何處？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彼闍迦舍等已斷五下分結，得阿那含，於天上般涅槃，不復還生此世。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！復有過二百五十優婆塞命終，復有五百優婆塞於此那梨迦聚落命終，皆五下分結盡，得阿那含，於彼天上般涅槃，不復還生此世？復有過二百五十優婆塞命終，皆三結盡，貪、恚、癡薄，得斯陀含，當受一生，究竟苦邊？此那梨迦聚落復有五百優婆塞於此那梨迦聚落命終，三結盡，得須陀洹，不墮惡趣法，決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邊？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汝等隨彼命終、彼命終而問者，徒勞耳！非是如來所樂答者。夫生者有死，何足為奇？如來出世及不出世，法性常住。彼如來自知成等正覺，顯現演說，分別開示。所謂是事有故是事有，是事起故是事起，緣無明有行，乃至緣生有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。如是苦陰集；無明滅則行滅，乃至生滅則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滅，如是苦陰滅。今當為汝說法鏡經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何等為法鏡經？謂聖弟子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八五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難提優婆塞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聖弟子於此五根一切時不成就者，為放逸？為不放逸？」

佛告難提：「若於此五根一切時不成就者，我說此等為凡夫數。若聖弟子不成就者，為放逸，為不放逸。難提！若聖弟子於佛不壞淨成就，而不上求，不於空閑林中，若露地坐，晝夜禪思，精勤修習，勝妙出離，饒益隨喜；彼不隨喜已，歡喜不生，歡喜不生已，身不猗息，身不猗息已，苦覺則生，苦覺生已，心不得定，心不得定者，是聖弟子名為放逸。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亦如是說。如是，難提！若聖弟子成就於佛不壞淨，其心不起知足想。於空閑林中，樹下露地，晝夜禪思，精勤方便，能起勝妙出離隨喜；隨喜已，生歡喜，生歡喜已，身猗息，身猗息已，覺受樂，覺受樂已，心則定。若聖弟子心定者，名不放逸，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亦如是說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難提優婆塞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，禮佛足而去。

## (八五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釋氏難提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聖弟子於四不壞淨一切時不成就者，是聖弟子為是放逸？為不放逸？」

佛告釋氏難提：「若於四不壞淨一切時不成就者，我說是等為外凡夫數。釋氏難提！若聖弟子放逸、不放逸，今當說……」廣說如上。

佛說此經已，釋氏難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，作禮而去。

## (八五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前三月夏安居竟，有眾多比丘集於食堂，為佛縫衣。如來不久作衣竟，當著衣持鉢出精舍，人間遊行。

時，釋氏難提聞眾多比丘集於食堂，為佛縫衣，如來不久作衣竟，著衣持鉢，人間遊行。釋氏難提聞已，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四體支解，四方易韻，先所聞法，今悉迷忘，聞眾多比丘集於食堂，為世尊縫衣言：『如來不久作衣竟，著衣持鉢，人間遊行。』是故我今心生大苦，何時當復得見世尊及諸知識比丘？」



佛告釋氏難提：「汝見佛、若不見佛，若見知識比丘、若不見，汝當隨時修習五種歡喜之處。何等為五？汝當隨時念如來事：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世尊，法事、僧事、自持戒事、自行世事。隨時憶念：『我得已利，我於慳垢眾生所，當多修習離慳垢住，修解脫施、捨施、常熾然施、樂於捨，平等惠施，常懷施心。』如是，釋氏難提！此五支定若住、若行、若坐、若臥，乃至妻子俱，常當繫心此三昧念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釋氏難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八五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前三月夏安居。

時，有釋氏難提聞佛於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前三月結夏安居，聞已，作是念：「我當往彼，并復於彼造作供養眾事，供給如來及比丘僧。」即到彼，三月竟，時，眾多比丘集於食堂，為世尊縫衣，而作是言：「如來不久作衣竟，著衣持鉢，人間遊行。」

時，釋氏難提聞眾多比丘集於食堂，言：「如來不久作衣竟，著衣持鉢，人間遊行。」聞已，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四體支解，四方易韻，先所受法，今悉迷忘。我聞世尊人間遊行，我何時當復更見世尊及諸知識比丘？」

佛告釋氏難提：「若見如來、若不見，若見知識比丘、若不見，汝當隨時修於六念。何等為六？當念如來、法、僧事、自所持戒、自所行施，及念諸天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釋氏難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八五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前三月結夏安居……如前說。差別者：時，有長者名梨師達多及富蘭那兄弟二人，聞眾多比丘集於食堂，為世尊縫衣……如上難提修多羅廣說。

佛說此經已，梨師達多長者及富蘭那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八六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前三月結夏安居竟，眾多比丘集於食堂，為世尊縫衣。

時，有長者梨師達多及富蘭那兄弟二人，於鹿徑澤中修治田業，聞眾多比丘在於食堂，為世尊縫衣，言：「如來不久作衣竟，著衣持鉢，人間遊行。」聞已，語一士

夫言：「汝今當往詣世尊所，瞻視世尊；若必去者，速來語我。」

時，彼士夫即受教勅，往到一處，見世尊出，即速來還白梨師達多及富蘭那：「世尊已來，及諸大眾。」

時，梨師達多及富蘭那往迎世尊。世尊遙見梨師達多及富蘭那隨路而來，即出路邊，敷尼師壇，正身端坐。

梨師達多及富蘭那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四體支解，四方易韻，所憶念事，今悉迷忘，何時當復得見世尊及諸知識比丘？世尊今出至拘薩羅，從拘薩羅至伽尸，從伽尸至摩羅，從摩羅至摩竭陀，從摩竭陀至殃伽，從殃伽至修摩，從修摩至分陀羅，從分陀羅至迦陵伽。是故我今極生憂苦，何時當復得見世尊及諸知識比丘？」

佛告梨師達多及富蘭那：「汝見如來及不見如來，見諸知識比丘及不見，汝且隨時修習六念。何等為六？汝當念如來事……」廣說乃至「念天。然其長者！在家憤鬧，在家染著；出家空閑，難可俗人處於非家，一向鮮潔，純一滿淨，梵行清白。」

長者白佛：「奇哉！世尊！善說此法：『在家憤鬧，在家染著，出家空閑，難可俗人處於非家，一向鮮潔，純一滿淨，梵行清白。』我是波斯匿王大臣，波斯匿王欲入園觀，令我乘於大象，載王第一宮女，一在我前，一在我後，我坐其中。象下坂時，前者抱我項，後者攀我背；象上坂時，後者抱我頸，前者攀我衿。彼諸嫫女為娛樂王故，衣繒綵衣，著眾妙香，瓔珞莊嚴。我與同遊，常護三事：一者御象，恐失正道。二自護心，恐生染著。三自護持，恐其顛墜。世尊！我於爾時，於王嫫女，無一剎那不正思惟。」

佛告長者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能善護心。」

長者白佛：「我在家中所有財物，常與世尊及諸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、等共受用，不計我所。」

佛告長者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拘薩羅國錢財巨富，無有與汝等者，而能於財，不計我所。」

爾時，世尊為彼長者種種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從座而去。

### 雜阿含經卷第三十

## 雜阿含經卷第三十一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八六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人間四百歲是兜率陀天上一日一夜，如是三十日一月，十二月一歲，兜率陀天壽四千歲。愚癡無聞凡夫於彼命終，生地獄、畜生、餓鬼中；多聞聖弟子於彼命終，不生地獄、畜生、餓鬼中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六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人間八百歲是化樂天上一日一夜。如是三十日一月，十二月一歲，化樂天壽八千歲。愚癡無聞凡夫於彼命終，生地獄、畜生、餓鬼中；多聞聖弟子於彼命終，不生地獄、畜生、餓鬼中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六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人間千六百歲是他化自在天上一日一夜，如是三十日一月，十二月一歲，他化自在天壽一萬六千歲。愚癡無聞凡夫於彼命終，生地獄、畜生、餓鬼中；多聞聖弟子於彼命終，不生地獄、畜生、餓鬼中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佛說六經，如是異比丘問六經、佛問諸比丘六經，亦如是說。

### (八六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若行、若形、若相，離欲、惡不善法，有覺有觀，離生喜樂，初禪具足住。彼不憶念如是行、如是形、如是相，然於彼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法；作如病、如癰、如刺、如殺、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思惟，於彼法生厭、怖畏、防護；生厭、怖畏、防護已，以甘露門而自饒益，如是寂靜，如是勝妙，所謂捨離，餘愛盡、無欲、滅盡、涅槃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六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如是知、如是見已，欲有漏心解脫、有有漏心解脫、無明漏心解脫，解脫知見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六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若不得解脫，以欲法、念法、樂法故，取中般涅槃。若不如是，或生般涅槃，若不如是，或有行般涅槃，若不如是，或無行般涅槃，若不如是，或上流般涅槃。若不如是，或復即以此欲法、念法、樂法功德生大梵天中，或生梵輔天中，或生梵身天中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六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如是行、如是形、如是相，息有覺有觀，內淨一心，無覺無觀，定生喜樂，第二禪具足住。若不如是行、如是形、如是相憶念，而於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法思惟如病、如癰、如刺、如殺、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；於此等法心生厭離、怖畏、防護，厭離、防護已，於甘露法界以自饒益。此則寂靜，此則勝妙，所謂捨離，一切有餘愛盡、無欲、滅盡、涅槃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六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彼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欲有漏心解脫、有有漏心解脫、無明漏心解脫，解脫知見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若不解脫，而以彼法，欲法、念法、樂法取中般涅槃；若不爾者，取生般涅槃；若不爾者，取有行般涅槃；若不爾者，取無行般涅槃；若不爾者，取上流般涅槃；若不爾者，彼以欲法、念法、樂法生自性光音天；若不爾者，生無量光天

；若不爾者，生少光天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六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如是行、如是形、如是相，離貪喜，捨住正念正智，覺身樂，聖人能說能捨念樂住，第三禪具足住。若不爾者，以如是行、如是形、如是相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法思惟如病、如癰、如刺、如殺，乃至上流；若不爾者，以彼法，欲法、念法、樂生遍淨天；若不爾者，生無量淨天；若不爾者，生少淨天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七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如是行、如是形、如是相，離苦息樂，前憂喜已滅，不苦不樂捨，淨念一心，第四禪具足住。若不如是憶念，而於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思惟如病、如癰、如刺、如殺，乃至上流般涅槃；若不爾者，或生因性果實天，若不爾者，生福生天，若不爾者，生少福天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四禪，如是四無色定，亦如是說。

### (八七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風雲天作是念：『我今欲以神力遊戲。』如是念時，風雲則起。如風雲天，如是焰電天、雷震天、雨天、晴天、寒天、熱天亦如是說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說如是，異比丘問佛、佛問諸比丘亦如是說。

### (八七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於夜闍中，天時小雨，電光焰照。佛告阿難：「汝可以傘蓋覆燈持出。」

尊者阿難即受教，以傘蓋覆燈，隨佛後行，至一處，世尊微笑。尊者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不以無因緣而笑，不審世尊今日何因何緣而發微笑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如是！如是！如來不以無因緣而笑，汝今持傘蓋覆燈，隨我而行；我見梵天亦復如是持傘蓋覆燈，隨拘隣比丘後行；釋提桓因亦復持傘蓋覆燈，隨摩訶迦葉後行；袞栗帝羅色吒羅天王亦持傘蓋覆燈，隨舍利弗後行；毘樓勒迦天王亦持傘蓋覆燈，隨大目犍連後行；毘樓訶叉天王亦持傘蓋覆燈，隨摩訶拘絺羅後行；毘沙門天王亦持傘蓋覆燈，隨摩訶劫賓那後行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七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種善好調伏眾。何等為四？謂比丘調伏、比丘尼調伏、優婆塞調伏、優婆夷調伏，是名四眾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若才辯無畏，    多聞通達法，  
行法次法向，    是則為善眾。  
比丘持淨戒，    比丘尼多聞，  
優婆塞淨信，    優婆夷亦然，  
是名為善眾。    如日光自照，  
如則善好僧，    是則僧中好，  
是法令僧好，    如日光自照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調伏，如是辯、柔和、無畏、多聞、通達法、說法、法次法向、隨順法行，亦如是說。

### (八七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三種子。何等為三？有隨生子、有勝生子、有下生子、何等為隨生子？謂子父母不殺、不盜、不婬、不妄語、不飲酒，子亦隨學不殺、不盜、不婬、不妄語、不飲酒，是名隨生子。何等為勝生子？若子父母不受不殺、不盜、不婬、不妄語、不飲酒戒，子則能受不殺、不盜、不婬、不妄語、不飲酒戒，是名勝生子。云何下生子？若子父母受不殺、不盜、不婬、不妄語、不飲酒戒，子不能受不殺、不盜、不婬、不妄語、不飲酒戒，是名下生子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生隨及生上，    智父之所欲，  
生下非所須，    以不紹繼故，  
為人法之子，    當作優婆塞。  
於佛法僧寶，    勤修清淨心，  
雲除月光顯，    光榮眷屬眾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五戒，如是信、戒、施、聞、慧經，亦如是說。

### (八七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正斷。何等為四？一者斷斷，二者律儀斷，三者隨護斷，四者修斷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七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正斷。何等為四？一者斷斷，二者律儀斷，三者隨護斷，四者修斷。」

爾時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斷斷及律儀，    隨護與修習，  
如此四正斷，    諸佛之所說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七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正斷。何等為四？一者斷斷，二者律儀斷，三者隨護斷，四者修斷。云何為斷斷？謂比丘亦已起惡不善法斷，生欲、方便、精勤、心攝受，是為斷斷。云何律儀斷？未起惡不善法不起，生欲、方便、精勤、攝受，是名律儀斷。云何隨護斷？未起善法令起，生欲、方便、精勤攝受，是名隨護斷。云何修斷？已起善法增益修習，生欲、方便、精勤、攝受，是為修斷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八七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正斷。何等為四？一者斷斷，二者律儀斷，三者隨護斷，四者修斷。云何為斷斷？謂比丘已起惡不善法斷，生欲、方便、精勤、心攝受，是為斷斷。云何律儀斷？未起惡不善法不起，生欲、方便、精勤、攝受，是名律儀斷。云何隨護斷？未起善法令起，生欲、方便、精勤、攝受，是名隨護斷。云何修斷？已起善法增益修習，生欲、方便、精勤、攝受，是名修斷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斷斷及律儀， 隨護與修習，  
如此四正斷， 諸佛之所說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八七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正斷。何等為四？一者斷斷，二者律儀斷，三者隨護斷，四者修斷。云何斷斷？若比丘已起惡不善法斷，生欲、方便、精勤、攝受；未起惡不善法不起，生欲、方便、精勤、攝受；未生善法令起、生欲、方便、精勤、攝受；已生善法增益修習，生欲、方便、精勤、攝受，是名斷斷。云何律儀斷？若比丘善護眼根，隱密、調伏、進向；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根善護、隱密、調伏、進向，是名律儀斷。云何隨護斷？若比丘於彼彼真實三昧相善守護持，所謂青瘀相、脹相、膿相、壞相、食不盡相，修習守護，不令退沒，是名隨護斷。云何修斷？若比丘修四念處等，是名修斷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斷斷律儀斷， 隨護修習斷，  
此四種正斷， 正覺之所說，  
比丘勤方便， 得盡於諸漏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四念處，如是四正斷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支、八道支、四道、四法句、正觀修習，亦如是說。

## (八八〇)

如是我聞：

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有人作世間建立，彼一切皆依於地；如是比丘修習禪法，一切皆依不放逸為根本，不放逸集、不放逸生、不放逸轉，比丘不放逸者，能修四禪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八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如是比丘能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如是調伏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；貪欲究竟，瞋恚、愚癡究竟，出要、遠離、涅槃，亦如是說。

### (八八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百草藥木，皆依於地而得生長；如是種種善法，皆依不放逸為本……」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

「譬如黑沈水香是眾香之上，如是種種善法，不放逸最為其上。

「譬如堅固之香，赤栴檀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一切皆不放逸為根本。如是，乃至涅槃。

「譬如水陸諸華，優鉢羅華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皆不放逸為根本，乃至涅槃。

「譬如陸地生華，摩利沙華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，乃至涅槃。

「譬如，比丘！一切畜生跡中，象跡為上；如是一切諸善法，不放逸最為根本……」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

「譬如一切畜生，師子為第一；所謂畜生主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……」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

「譬如一切屋舍堂閣，以棟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。

「譬如一切閻浮果，唯得閻浮名者，果最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。

「如是一切俱毘陀羅樹，薩婆耶旨羅俱毘陀羅樹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根本……」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

「譬如諸山，以須彌山王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……」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

「譬如一切金，以閻浮提金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……」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

「譬如一切衣中，伽尸細[疊\*毛]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……」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

「譬如一切色中，以白色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……」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

「譬如眾鳥，以金翅鳥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……」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

「譬如諸王，轉輪聖王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……」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

「譬如一切天王，四大天王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……」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

「譬如一切三十三天，以帝釋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……」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

「譬如焰摩天中，以宿焰摩天王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……」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

「譬如兜率陀天，以兜率陀天王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……」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

「譬如化樂天，以善化樂天王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……」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

「譬如他化自在天，以善他化自在天子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……」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

「譬如梵天，大梵王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……」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

「譬如閻浮提一切眾流皆順趣大海，其大海者最為第一；以容受故，如是一切善法皆順不放逸……」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

「譬如一切雨滄皆歸大海，如是一切善法皆順趣不放逸海……」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

「譬如一切薩羅，阿耨大薩羅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第一……」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

「譬如閻浮提一切河，四大河為第一；謂恒河、新頭、搏叉、司陀，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第一……」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

「譬如眾星光明，月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第一……」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

「譬如諸大身眾生，羅睺羅阿修羅最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……」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

「譬如諸受五欲者，頂生王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……」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

「譬如欲界諸神力，天魔波旬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……」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

「譬如一切眾生，無足、兩足、四足、多足，色、無色，想、無想，非想、非無想，如來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……」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

「譬如所有諸法，有為、無為，離貪欲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……」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

「譬如一切諸法眾，如來眾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……」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

「譬如一切所有諸界苦行，梵行聖界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為其根本……」如上說，乃至涅槃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八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種禪，有禪三昧善，非正受善；有禪正受善，非三昧善；有禪三昧善，亦正受善；有禪非三昧善，非正受善。

「復次，四種禪，有禪住三昧善，非住正受善；有禪住正受善，非住三昧善；有禪住三昧善，亦住正受善；有禪非住三昧善，亦非住正受善。

「復次，四種禪，有禪三昧起善，非正受起善；有禪正受起善，非三昧起善；有禪三昧起善，亦正受起善；有禪非三昧起善，亦非正受起善。

「復次，四種禪，有禪三昧時善，非正受時善；有禪正受時善，非三昧時善；有禪三昧時善，亦正受時善；有禪非三昧時善，亦非正受時善。

「復次，四種禪，有禪三昧處善，非正受處善；有禪正受處善，非三昧處善；有禪三昧處善，亦正受處善；有禪非三昧處善，亦非正受處善。

「復次，四種禪，有禪三昧迎善，非正受迎善；有禪正受迎善，非三昧迎善；有禪三昧迎善，亦正受迎善；有禪非三昧迎善，亦非正受迎善。

「復次，四種禪，有禪三昧念善，非正受念善；有禪正受念善，非三昧念善；有禪三昧念善，亦正受念善；有禪非三昧念善，亦非正受念善。

「復次，四種禪，有禪三昧念不念善，非正受念不念善；有禪正受念不念善，非三昧念不念善；有禪三昧念不念善，亦正受念不念善；有禪非三昧念不念善，亦非正受念不念善。

「復次，四種禪，有禪三昧來善，非正受來善；有禪正受來善，非三昧來善；有禪三昧來善，亦正受來善；有禪非三昧來善，亦非正受來善。

「復次，四種禪，有禪三昧惡善，非正受惡善；有禪正受惡善，非三昧惡善；有禪三昧惡善，亦正受惡善；有禪非三昧惡善，亦非正受惡善。

「復次，四種禪，有禪三昧方便善，非正受方便善；有禪正受方便善，非三昧方便善；有禪三昧方便善，亦正受方便善；有禪非三昧方便善，亦非正受方便善。

「復次，四種禪，有禪三昧止善，非正受止善；有禪正受止善，非三昧止善；有禪三昧止善，亦正受止善；有禪非三昧止善，亦非正受止善。

「復次，四種禪，有禪三昧舉善，非正受舉善；有禪正受舉善，非三昧舉善；有禪三昧舉善，亦正受舉善；有禪非三昧舉善，亦非正受舉善。

「復次，四種禪，有禪三昧捨善，非正受捨善；有禪正受捨善，非三昧捨善；有禪三昧捨善，亦正受捨善；有禪非三昧捨善，亦非正受捨善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八八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無學三明。何等為三？無學宿命智證通、無學生死智證通、無學漏盡智證通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觀察知宿命，    見天惡趣生，  
生死諸漏盡，    是則牟尼明。  
其心得解脫，    一切諸貪愛，  
三夜悉通達，    故說為三明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八八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無學三明。何等為三？謂無學宿命智證通、無學生死智證通、無學漏盡智證通。

「云何無學宿命智證通？謂聖弟子知種種宿命事，從一生至百千萬億生，乃至劫數成壞，我及眾生宿命所更如是名、如是生、如是性、如是食、如是受苦樂、如是長壽、如是久住、如是受分齊；我及眾生於此處死、餘處生，於餘處死、此處生，有如是行、如是因、如是信，受種種宿命事，皆悉了知，是名宿命智證明。

「云何生死智證明？謂聖弟子天眼淨過於人眼，見諸眾生死時、生時，善色、惡色，上色、下色，向於惡趣，隨業受生如實知；如此眾生身惡行成就、口惡行成就、意惡行成就，謗聖人，邪見受邪法因緣故，身壞命終，生惡趣泥犁中；此眾生身善行、口善行，意善行，不謗毀聖人，正見成就，身壞命終，生於善趣天人中，是名生死智證明。

「云何漏盡智證明？謂聖弟子此苦如實知，此苦集、此苦滅、此苦滅道跡如實知；彼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欲有漏心解脫、有有漏心解脫、無明漏心解脫，解脫知見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是名漏盡智證明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觀察知宿命，    見天惡趣生，  
生死諸漏盡，    是則牟尼明。  
知心得解脫，    一切諸貪愛，  
三處悉通達，    故說為三明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八八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異婆羅門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慰勞，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而作是說：「此則婆羅門三明，此則婆羅門三明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婆羅門言：「云何名為婆羅門三明？」

婆羅門白佛言：「瞿曇！婆羅門父母具相，無諸瑕穢，父母七世相承，無諸譏論，世世相承，常為師長，辯才具足；誦諸經典、物類名字、萬物差品、字類分合、歷世本末，此五種記，悉皆通達，容色端正。是名，瞿曇！婆羅門三明。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我不以名字言說為三明也，賢聖法間說真要實三明，謂賢聖知見，賢聖法、律真實三明。」

婆羅門白佛：「云何？瞿曇！賢聖知見，賢聖法、律所說三明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有三種無學三明。何等為三？謂無學宿命智證明、無學生死智證明、無學漏盡智證明……」如上經廣說。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一切法無常， 持戒寂靜禪，  
知一切宿命， 已生天惡趣，  
得斷生漏盡， 是為牟尼通。  
悉知心解脫， 一切貪恚癡，  
我說是三明， 非言語所說。

「婆羅門！是為聖法、律所說三明。」

婆羅門白佛：「瞿曇！是真三明。」

爾時，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而去。

### ( 八八七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異婆羅門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慰勞，慰勞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：「瞿曇！我名信。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所謂信者，信增上戒、施、聞、捨、慧，是則為信，非名字是信也。」

時，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而去。

### ( 八八八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異婆羅門來詣佛所，面相慰勞，慰勞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我名增益。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所謂增益者，信增益，戒、聞、捨、慧增益，是為增益，非名字為增益也。」

時，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而去。

### ( 八八九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異婆羅門來詣佛所，問訊安否，問訊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起。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夫等起者，謂起於信，起戒、聞、捨、慧，是為等起，非名字為等起也。」

爾時，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而去。

### (八九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為汝說無為法，及無為道跡。諦聽，善思。云何無為法？謂貪欲永盡，瞋恚、愚癡永盡，一切煩惱永盡，是無為法。云何為無為道跡？謂八聖道分，正見、正智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，是名無為道跡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無為，如是難見、不動、不屈、不死、無漏、覆蔭、洲渚、濟渡、依止、擁護、不流轉、離熾焰、離燒然、流通、清涼、微妙、安隱、無病、無所有、涅槃，亦是說。

### (八九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湖池，廣長五十由旬，深亦如是。若有士夫以一毛端滌彼湖水。云何？比丘！彼湖水為多？為士夫毛端一滌水多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世尊！士夫毛端少耳，湖水無量千萬億倍，不得為比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具足見真諦，正見具足。世尊弟子見真諦果，正無間等，彼於爾時已斷、已知，斷其根本，如截多羅樹頭，更不復生，所斷諸苦甚多無量，如大湖水，所餘之苦如毛端滌水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毛端滌水，如是草籌之端滌水亦如是。

如湖池水，如是薩羅多吒伽、恒水、耶扶那、薩羅[泳-永+與]、伊羅跋提、摩醯、大海，亦是說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八九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內六入處。云何為六？謂眼內入處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內入處。於此六法觀察忍，名為信行，超昇離生，離凡夫地，未得須陀洹果，乃

至未命終，要得須陀洹果。若此諸法增上觀察忍，名為法行，超昇離生，離凡夫地，未得須陀洹果，乃至未命終，要得須陀洹果。若此諸法如實正智觀察，三結已盡、已知，謂身見、戒取、疑，是名須陀洹。不墮決定惡趣，定趣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邊。此等諸法正智觀察，不起諸漏，離欲解脫，名阿羅漢。諸漏已盡，所作已作，離諸重擔，逮得己利，盡諸有結，正智心善解脫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內六入處，如是外六入處、六識身、六觸身、六受身、六想身、六思身、六愛身、六界身、五陰，亦如上說。

### (八九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種種子生。何等為五？謂根種子、莖種子、節種子、枝種子、種種子。此諸種子不斷、不破、不腐、不傷、不穿堅，新得地界，不得水界，彼諸種子不得生長增廣；得水界，不得地界，彼諸種子不得生長增廣；要得地界、水界，彼諸種子得生長增廣。如是業，煩惱、有、愛、見、慢、無明而生行；若有業而無煩惱、愛、見、無明者，行則滅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行，如是識、名色、六入處、觸、受、愛、取、有、生、老死，亦如是說。

### (八九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我世間，於世間及世間集不如是知者，我終不得於諸天、魔、梵、沙門、婆羅門及諸世間，為解脫、為出、為離，離顛倒想，亦不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以我於世間及世間集如實知故，是故我於諸天、世人、魔、梵、沙門、婆羅門及餘眾生，為得解脫、為出、為離，心離顛倒，具足住，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是世間世間集、世間滅，世間集、世間出，世間集、世間滅、世間味、世間患、世間出，世間集、世間滅、世間出，世間集、世間滅道跡，世間集、世間滅、世間集道跡、世間滅道跡，世間集、世間滅、世間味、世間患、世間出，世間集、世間滅、世間集道跡、世間滅道跡、世間味、世間患、世間出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

### (八九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三愛。何等為三？謂欲愛、色愛、無色愛。為斷此三愛故，當求大師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求大師，如是次師、教師、廣導師、度師、廣度師、說師、廣說師、隨說師、阿闍梨、同伴、真知識之善友、哀愍、慈悲、欲義、欲安、欲樂、欲觸、欲通、欲者、精進者、方便者、出者、堅固者、勇猛者、堪能者、攝者、常者、學者、不放逸者、修者、思惟者、憶念者、覺想者、思量者、梵行者、神力者、智者、識者、慧者、分別者、念處、正勤、根、力、覺、道、止觀、念身、正思惟求，亦如是說。

### (八九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三有漏。何等為三？謂欲有漏、有有漏、無明有漏，為斷此三有漏故，當求大師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求大師，如是乃至求正思惟，亦如是說。

### (八九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尊者羅睺羅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知、云何見，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不憶念，於其中間盡諸有漏？」

佛告羅睺羅：「有內六入處。何等為六？謂眼入處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入處，此等諸法，正智觀察，盡諸有漏，正智心善解脫，是名阿羅漢，盡諸有漏，所作已作，已捨重擔，逮得己利，盡諸有結，正智心得解脫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內六入處，如是外六入處乃至五陰，亦如是說。

### (八九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於眼欲貪斷，欲貪斷者，是名眼已斷，已知斷其根本，如截多羅樹頭，於未來世成不生法。如眼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如是說

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內六入處，如是外六入處乃至五陰，亦如是說。

### (八九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眼生、住、成就顯現，苦生、病住、老死顯現；如是，乃至意亦如是說。若眼滅、息、沒，苦則滅、病則息、老死則沒；乃至意亦如是說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內六入處，如是外六入處乃至五陰，亦如是說。

### (九〇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於眼味著者，則生上煩惱，生上煩惱者，於諸染污心不得離欲，彼障礙亦不得斷，乃至意入處亦如是說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內六入處，如是外六入處乃至五陰，亦如是說。

### (九〇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世間所作，皆依於地而得建立，如是一切善法，皆依內六入處而得建立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內六入處，如是外六入處乃至五陰，亦如是說。

### (九〇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有眾生，無足、二足、四足、多足，色、無色，想、無想，非想、非非想，於一切如來最第一，乃至聖戒亦如是說。」

### (九〇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諸世間眾生所作，彼一切皆依於地而得建立；如是一切法，有為、無為，離貪欲法最為第一……」如是廣說，乃至「聖戒亦如是說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九〇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諸世間眾生，彼一切皆依於地而得建立；如是一切諸眾，如來聲聞眾最為第一……」如是廣說，乃至「聖戒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雜阿含經卷第三十一

## 雜阿含經卷第三十二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九〇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摩訶迦葉、尊者舍利弗、住耆闍崛山中。

時，有眾多外道出家詣尊者舍利弗，與尊者面相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，語尊者舍利弗言：「云何？舍利弗！如來有後生死耶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諸外道！世尊說言，此是無記。」

又問：「云何？舍利弗！如來無後生死耶？」

舍利弗答言：「諸外道！世尊說言，此是無記。」

又問：「舍利弗！如來有後生死、無後生死耶？」

舍利弗答言：「世尊說言，此是無記。」

又問舍利弗：「如來非有後生死、非無後生死耶？」

舍利弗答言：「諸外道！世尊說言，此是無記。」

諸外道出家又問尊者舍利弗：「云何所問如來有後生死、無後生死、有後無後、非有後非無後，一切答言：『世尊說，此是無記。』云何為上座，如愚如癡，不善不辯，如嬰兒無自性智？」作此語已，從坐起去。

爾時，尊者摩訶迦葉、尊者舍利弗相去不遠，各坐樹下，晝日禪思。尊者舍利弗知諸外道出家去已，詣尊者摩訶迦葉所，共相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以向與諸外道出家所論說事，具白尊者摩訶迦葉：「尊者摩訶迦葉！何因何緣世尊不記說，後有生死、後無生死、後有後無、非有非無生死耶？」

尊者摩訶迦葉語舍利弗言：「若說如來後有生死者，是則為色；若說如來無後生死，是則為色；若說如來有後生死、無後生死，是則為色；若說如來非有後、非無後生死，是則為色。如來者，色已盡，心善解脫。言有後生死者，此則不然；無後生死、有後無後、非有後非無後生死，此亦不然。如來者，色已盡，心善解脫，甚深廣大，無量無數，寂滅涅槃。」

「舍利弗！若說如來有後生死者，是則為受、為想、為行、為識、為動、為慮、為虛誑、為有為、為愛，乃至非有非無後有亦如是說。如來者，愛已盡，心善解脫，是故說後有者不然，後無、後有無、後非有非無者不然，如來者，愛已盡，心善解脫，甚深廣大，無量無數，寂滅涅槃。舍利弗！如是因、如是緣，故有問世尊：『如來若有、若無、若有無、若非有非無後生死？』不可記說。」

時，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還本處。

### (九〇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尊者摩訶迦葉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，晡時從禪覺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何緣，世尊先為諸聲聞少制戒時，多有比丘心樂習學；今多為聲聞制戒，而諸比丘少樂習學？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迦葉！命濁、煩惱濁、劫濁、眾生濁、見濁，眾生善法退減故，大師為諸聲聞多制禁戒，少樂習學，迦葉。譬如劫欲壞時，真寶未滅，有諸相似偽寶出於世間；偽寶出已，真寶則沒。如是，迦葉！如來正法欲滅之時，有相似像法生；相似像法出世間已，正法則滅。譬如大海中，船載多珍寶，則頓沈沒；如來正法則不如是漸漸消滅。如來正法不為地界所壞，不為水、火、風界所壞，乃至惡眾生出世，樂行諸惡、欲行諸惡、成就諸惡，非法言法、法言非法、非律言律、律言非律，以相似法，句味熾然，如來正法於此則沒。

「迦葉！有五因緣能令如來正法沈沒。何等為五？若比丘於大師所，不敬不重，不下意供養；於大師所，不敬不重，不下意供養已，然復依猗而住。若法、若學、若隨順教、若諸梵行，大師所稱歎者，不敬不重，不下意供養，而依止住。是名，迦葉！五因緣故，如來正法於此沈沒。

「迦葉！有五因緣令如來法、律不沒、不忘、不退。何等為五？若比丘於大師所，恭敬尊重，下意供養，依止而住，若法、若學、若隨順教、若諸梵行，大師所稱歎者，恭敬尊重，下意供養，依止而住。迦葉！是名五因緣如來法、律不沒、不忘、不退。是故，迦葉！當如是學：『於大師所，當修恭敬尊重，下意供養，依止而住；若法、若學、若隨順教、若諸梵行，大師所讚歎者，恭敬尊重，下意供養，依止而住。』」

佛說是經已，尊者摩訶迦葉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九〇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有遮羅周羅那羅聚落主來詣佛所，面前問訊慰勞，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我聞古昔歌舞戲笑耆年宿士作如是說：『若伎兒於大眾中歌舞戲笑，作種種伎，令彼大眾歡樂喜笑，以是業緣，身壞命終，生歡喜天。』於此，瞿曇法中所說云何？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且止！莫問此義。」如是再三，猶請不已。

佛告聚落主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汝意答。古昔此聚落眾生不離貪欲、貪欲縛所縛，不離瞋恚、瞋恚縛所縛，不離愚癡、愚癡縛所縛。彼諸伎兒於大眾坐中，種種歌舞伎樂嬉戲，令彼眾人歡樂喜笑。聚落主！當其彼人歡樂喜笑者，豈不增長貪、恚、癡縛耶？」

聚落主白佛言：「如是，瞿曇！」

「聚落主！譬如有人以繩反縛，有人長夜以惡心欲令此人非義饒益，不安不樂，數數以水澆所縛繩，此人被縛豈不轉增急耶？」

聚落主言：「如是，瞿曇！」

佛言：「聚落主！古昔眾生亦復如是，不離貪欲、瞋恚、癡縛，緣彼嬉戲歡樂喜笑，更增其縛。」

聚落主言：「實爾，瞿曇！彼諸伎兒令其眾生歡樂喜笑，轉增貪欲、瞋恚、癡縛。以是因緣，身壞命終，生善趣者，無有是處！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若言古昔伎兒能令大眾歡樂喜笑，以是業緣，生歡喜天者，是則邪見！若邪見者，應生二趣，若地獄趣、若畜生趣。」

說是語時，遮羅周羅那羅聚落主悲泣流淚！

爾時，世尊告聚落主：「是故我先三問不答，言聚落主：『且止！莫問此義。』」

聚落主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我不以瞿曇說故而悲泣也。我自念，昔來云何為彼愚癡不辨不善諸伎兒輩所見欺誑，言大眾中作諸伎樂，乃至生歡喜天。我今定思：『云何伎兒歌舞嬉戲生歡喜天？』瞿曇！我從今日，捨彼伎兒惡不善業，歸佛、歸法、歸比丘僧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聚落主！此真實要。」

爾時，遮羅周羅那羅聚落主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頂禮佛足，歡喜而去。

## (九〇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戰鬪活聚落主來詣佛所，恭敬問訊，問訊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我聞古昔戰鬪活耆年宿士作是言：『若戰鬪活，身被重鎧，手執利器，將士先鋒，堪能方便摧伏怨敵，緣此業報，生箭降伏天。』於瞿曇法中，其義云何？」

佛告戰鬪活：「且止！莫問此義。」

如是再三問，亦再三止之，猶問不已。

佛告聚落主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汝意答。聚落主！於意云何？若戰鬪活，身被甲冑，為戰士先鋒，堪能方便摧伏怨敵，此人豈不先起傷害之心，欲攝縛枷鎖，斫刺殺害於彼耶？」

聚落主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為戰鬪活，有三種惡邪，若身若口若意；以此三種惡邪因緣，身壞命終，得生善趣箭降伏天者，無有是處。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若古昔戰鬪活耆年宿士，作如是見、作如是說，若諸戰鬪活，身被甲冑，手執利器，命敵先登，堪能方便摧伏怨敵，以是因緣，生箭降伏天者，是則邪見。邪見之人，應生二處，若地獄趣、若畜生趣。」

說是語時，彼聚落主悲泣流淚！

佛告聚落主：「以是義故，我先再三語汝：『且止！不為汝說。』」

聚落主白佛言：「我不以瞿曇語故悲泣，我念古昔諸鬪戰活耆年宿士愚癡，不善不辨，長夜，欺誑作如是言：『若戰鬪活，身被甲冑，手執利器，命敵先登，乃至得生箭降伏天。』是故悲泣。我今定思：『諸戰鬪活，惡業因緣，身壞命終，生箭降伏天者，無有是處。』瞿曇！我從今日，捨諸惡業，歸佛、歸法、歸比丘僧。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此真實要。」

時，戰鬪活聚落主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即從坐起，作禮而去。

## (九〇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有調馬聚落主來詣佛所，恭敬問訊，退坐一面。

爾時，世尊告調馬聚落主：「調伏馬者，有幾種法？」

聚落主答言：「瞿曇！有三種法。何等為三？謂一者柔軟，二者剛強，三者柔軟剛強。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若以三種法，馬猶不調，當如之何？」

聚落主言：「便當殺之？」

聚落主白佛言：「瞿曇！無上調御丈夫者，當以幾種法調御丈夫？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我亦以三法調御丈夫。何等為三？一者柔軟，二者剛強，三者柔軟剛強。」

聚落主白佛：「瞿曇！若三種調御丈夫，猶不調者，當如之何？」

佛言：「聚落主！三事調伏猶不調者，便當殺之。所以者何？莫令我法有所屈辱。」

調馬聚落主白佛言：「瞿曇法中，殺生者不淨，瞿曇法中不應殺，而今說言：『不調伏者，亦當殺之。』？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如汝所言：『如來法中，殺生者不淨，如來不應有殺。』聚落主！然我以三種法調御丈夫，彼不調者，不復與語，不復教授，不復教誡。聚落主！若如來調御丈夫，不復與語，不復教授，不復教誡，豈非殺耶？」

調馬聚落主白佛言：「瞿曇！若調御丈夫不復與語，不復教授，不復教誡，真為殺也。是故我從今日，捨諸惡業，歸佛、歸法、歸比丘僧。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此真實要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調馬聚落主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即從坐起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九一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有兇惡聚落主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不修何等法故，於他生瞋恚；生瞋恚故，口說惡言，他為其作惡性名字？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不修正見故，於他生瞋；生瞋恚已，口說惡言，他為其作惡性名字。不修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故，於他生瞋；生瞋恚故，口說惡言，他為其作惡性名字。」

復問：「世尊！修習何法，於他不瞋，不瞋恚故，口說善言，他為其作賢善名字？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修正見故，於他不瞋；不瞋恚故，口說善言，他為其作賢善名字。修習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故，於他不瞋；不瞋恚故，口說善言，他為其作賢善名字。」

兇惡聚落主白佛言：「奇哉！世尊！善說此言。我不修正見故，於他生瞋；生瞋恚已，口說惡言，他為我作惡性名字。我不修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故，於他生瞋；生瞋恚故，口說惡言，他為我作惡性名字。是故，我今當捨瞋恚、剛強、麤澁。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此真實要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兇惡聚落主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九一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有摩尼珠髻聚落主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先日國王集諸大臣，共論議言：『云何沙門釋子比丘自為受畜金銀寶物，為淨耶？為不淨』」



耶？」其中有言：『沙門釋子應受畜金銀寶物。』又復有言：『不應自為受畜金銀寶物。』世尊！彼言沙門釋子應自為受畜金銀寶物者，為從佛聞？為自出意說？作是語者，為隨順法？為不隨順？為真實說？為虛妄說？如是說者，得不墮於呵責處耶？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此則妄說，非真實說、非是法說、非隨順說，墮呵責處。所以者何？沙門釋子自為受畜金銀寶物者，不清淨故；若自為己受畜金銀寶物者，非沙門法、非釋種子法。」

聚落主白佛言：「奇哉！世尊！沙門釋子受畜金銀寶物者，非沙門法、非釋種子法，此真實說！世尊！作是說者，增長勝妙，我亦作是說：『沙門釋子不應自為受畜金銀寶物。』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若沙門釋子自為受畜金銀珍寶清淨者，五欲功德悉應清淨！」

摩尼珠髻聚落主聞佛所說，歡喜作禮而去。

爾時，世尊知摩尼珠髻聚落主去已，告尊者阿難：「若諸比丘依止迦蘭陀竹園住者，悉呼令集於食堂。」

時，尊者阿難即受佛教，周遍宣令依止迦蘭陀竹園比丘集於食堂。比丘集已，往白世尊：「諸比丘已集食堂，惟世尊知時！」

爾時，世尊往詣食堂，大眾前坐，坐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日有摩尼珠髻聚落主來諒我所，作如是言：『先日國王集諸大臣，作如是論議：『沙門釋子自為受畜金銀寶物，為清淨不？』其中有言清淨者，有言不清淨者。今問世尊，言清淨者，為從佛聞？為自妄說？』……」如上廣說。「彼摩尼珠髻聚落主聞我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」

「諸比丘！國王、大臣共集論議，彼摩尼珠髻聚落主於大眾前師子吼說：『沙門釋種子不應自為受畜金銀寶物。』諸比丘！汝等從今日，須木索木、須草索草、須車索車、須作人索作人，慎勿為己受取金銀種種寶物！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九一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瞻婆國揭伽池側。時，有王頂聚落主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

爾時，世尊告王頂聚落主：「今者眾生依於二邊。何等為二？一者樂著卑下、田舍、常人凡夫五欲。二者自苦方便，不正、非義饒益。聚落主！有三種樂受欲樂，卑下、田舍、常人凡夫；有三種自苦方便，不正、非義饒益。」

「聚落主！何等為三種卑下、田舍、常人凡夫樂受欲樂？有受欲者，非法濫取，不以安樂自供，不供養父母、給足兄弟、妻子、奴婢、眷屬、朋友、知識，亦不隨

時供養沙門、婆羅門、仰求勝處安樂果報、未來生天，是名世間第一受欲。

「復次，聚落主！受欲樂者，以法、非法濫取財物，以樂自供，供養父母，給足、兄弟、妻子、奴婢、眷屬、朋友、知識，而不隨時供養沙門、婆羅門、仰求勝處安樂果報、未來生天，是名第二受欲樂者。

「復次，聚落主！有受欲樂者，以法求財，不以濫取，以樂自供，供養父母，給足兄弟、妻子、奴婢、眷屬、知識，隨時供養沙門、婆羅門，仰求勝處安樂果報，未來生天，是名第三受欲樂者。

「聚落主！我不一向說受欲平等，我說受欲者其人卑下，我說受欲者是其中人，我說受欲者是其勝人。

「何等為卑下受欲者？謂非法濫取，乃至不仰求勝處安樂果報、未來生天，是名我說卑下者受欲。

「何等為中人受欲？謂受欲者以法、非法而求財物，乃至不求未來生天，是名我說第二中人受欲。

「何等為我說勝人受欲？謂彼以法求財，乃至未來生天，是名我說第三勝人受欲。

「何等為三種自苦方便？是苦非法、不正、非義饒益？有一自苦枯槁活，初始犯戒、污戒，彼修種種苦行，精勤方便住處住，彼不能現法得離熾然、過人法、勝妙知見安樂住。聚落主！是名第一自苦方便枯槁活。

「復次，自苦方便枯槁活，始不犯戒、污戒，而修種種苦行，亦不由此現法得離熾然、過人法、勝妙知見安樂住，是名第二自苦方便枯槁活。

「復次，自苦方便枯槁活，不初始犯戒、污戒，然修種種苦行方便，亦不能現法離熾然、得過人法、勝妙知見安樂住，是名第三自苦方便枯槁活。

「聚落主！我不說一切自苦方便枯槁活悉等，我說有自苦方便是卑劣人，有說自苦方便是中人，有說自苦方便是勝人。

「何等自苦方便卑劣人？若彼自苦方便，初始犯戒、污戒，乃至不得勝妙知見安樂住，是名我說自苦方便卑劣人。

「何等為自苦方便中人？若彼自苦方便，不初始犯戒、污戒，乃至不得勝妙知見安樂住，是名我說自苦方便中間人。

「何等為自苦方便勝人？若彼自苦方便枯槁活，不初始犯戒、污戒，乃至不得勝妙知見安樂住，是名我說自苦方便勝人。

「聚落主！是名三種自苦方便，是苦非法、不正、非義饒益。

「聚落主！有道有跡，不向三種受欲隨順方便，卑下、田舍、常人凡夫，不向三種自苦方便，是苦非法、不正、非義饒益。聚落主！何等為道，何等為跡，不向三種受欲、三種自苦方便？聚落主！為欲貪障闕故，或欲自害，或欲害他，或欲俱害，現

法後世得斯罪報，心法憂苦。瞋恚、癡所障，或欲自害，或欲害他，或欲俱害，現法後世得斯罪報，心法憂苦。若離貪障，不欲方便自害、害他、自他俱害，不現法後世受斯罪報；彼心、心法常受喜樂，如是離瞋恚、愚癡障闕，不欲自害，不欲害他、自他俱害，不現法後世受斯罪報；彼心、心法常受安樂，於現法中，遠離熾然，不待時節，親近涅槃，即此身現緣自覺知。聚落主！如此現法永離熾然，不待時節，親近涅槃，即此現身緣自覺知者，為八聖道——正見乃至正定。」

當其世尊說是法時，王頂聚落主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。時，王頂聚落主見法、得法、知法、深入於法，度疑不由於他，於正法、律得無所畏。即從坐起，整衣服，合掌白佛：「我今已度。世尊！歸佛、歸法、歸比丘僧，從今盡壽為優婆塞。」

時，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九一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力士人間遊行，到鬱鞞羅住處鸚鵡閻浮林。

時，有竭曇聚落主聞沙門瞿曇在力士人間遊行，至鬱鞞羅聚落鸚鵡閻浮林，說現法苦集、苦沒。我當往詣彼沙門瞿曇，若我詣沙門瞿曇者，彼必為我說現法苦集、苦沒。即往彼鬱鞞羅聚落，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聞世尊常為人說現法苦集、苦沒。善哉！世尊！為我說現法苦集、苦沒。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我若說過去法苦集、苦沒者，知汝於彼為信、為不信，為欲、不欲，為念、不念，為樂、不樂，汝今苦不？我若說未來苦集、苦沒者，知汝於彼為信、不信，為欲、不欲，為念、不念，為樂、不樂，汝今苦不？我今於此說現法苦集、苦沒，聚落主！若眾生所有苦生，彼一切皆以欲為本，欲生、欲集、欲起、欲因、欲緣而苦生。」

聚落主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極略說法，不廣分別，我所不解。善哉！世尊！唯願廣說，令我等解。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汝意說，聚落主！於意云何？若眾生於此鬱鞞羅聚落住者，是若縛、若打、若責、若殺，汝心當起憂、悲、惱、苦不？」

聚落主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亦不一向。若諸眾生於此鬱鞞羅聚落住者，於我有欲、有貪、有愛、有念、相習近者，彼遭若縛、若打、若責、若殺，我則生憂、悲、惱、苦。若彼眾生所無欲、貪、愛、念、相習近者，彼遭縛、打、責、殺，我何為橫生憂、悲、惱、苦？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是故當知，眾生種種苦生，彼一切皆以欲為本，欲生、欲習、欲起、欲因、欲緣而生眾苦。聚落主！於意云何？汝依父母不相見者，則生欲、貪、愛、念不？」

聚落主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「聚落主！於意云何？若見、若聞彼依父母，當起欲、愛、念不？」

聚落主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復問：「聚落主！於意云何？彼依父母，若無常變異者，當起憂、悲、惱、苦不？」

聚落主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若依父母無常變異者，我或隣死，豈唯憂、悲、惱、苦？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是故當知，若諸眾生所有苦生，一切皆以愛欲為本，欲生、欲集、欲起、欲因、欲緣而生苦。」

聚落主言：「奇哉！世尊！善說如此依父母譬。我有依父母，居在異處，我日日遣信問其安否；使未時還，我以憂苦，況復無常，而無憂苦？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是故我說，其諸眾生所有憂苦，一切皆以欲為根本，欲生、欲集、欲起、欲因、欲緣而生憂苦。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若有四愛念無常變異者，則四憂苦生；若三、二，若一愛念無常變異者，則一憂苦生。聚落主！若都無愛念者，則無憂苦塵勞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若無世間愛念者，  
則無憂苦塵勞患，  
一切憂苦消滅盡，  
猶如蓮花不著水。」

當其世尊說是法時，揭曇聚落主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，見法得法，深入於法，度諸狐疑不由於他、不由他度，於正法、律得無所畏。從坐起，整衣服，合掌白佛：「已度。世尊！我以超越。我從今日，歸佛、歸法、歸比丘僧，盡其壽命為優婆塞，唯憶持我！」

佛說此經已，揭曇聚落主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 (九一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摩竭提國人間遊行，與千二百五十比丘、千優婆塞、五百乞殘食人，從城至城，從聚落至聚落，人間遊行，至那羅聚落好衣菴羅園中。

時，有刀師氏聚落主是尼犍弟子，詣尼犍所，禮尼犍足，退坐一面。

爾時，尼犍語刀師氏聚落主：「汝能共沙門瞿曇作蒺[卅/梨]論，令沙門瞿曇不得語、不得不語耶？」

聚落主言：「阿梨！我立何等論為蒺[卅/梨]論，令沙門瞿曇不得語、不得不語？」

尼犍語聚落主言：「汝往詣沙門瞿曇所，作是問：『瞿曇常願欲令諸家福利具足增長，作如是願、如是說不？』若答汝言不者，汝當問言：『沙門瞿曇與凡愚夫有何

等異？」若言有願有說者，當復問言：『沙門瞿曇若有如是願、如是說者，今云何於飢饉世，遊行人間，將諸大眾千二百五十比丘、千優婆塞、五百乞殘食人，從城至城，從村至村，損費世間，如大雨雹雨已，乃是減損，非增益也。瞿曇所說，殊不相應，不類不似，前後相違。』如是。聚落主！是名蒺[卅/梨]論，令彼沙門瞿曇不得語、不得不語。」

爾時，刀師氏聚落主受尼捷勸教已，詣佛所恭敬問訊，恭敬問訊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：「瞿曇常欲願令諸家福利增長不？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如來長夜欲令諸家福利增長，亦常作是說。」

聚落主言：「若如是者，云何瞿曇於飢饉世人間乞食，將諸大眾……」，乃至「不似不類，前後相違？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我憶九十一劫以來，不見一人施一比丘，有盡有減。聚落主！汝觀今日有人家大富，多錢財、多眷屬、多僕從，當知其家長夜好施，真實寂止，故致斯福利。聚落主！有八因緣，令人損減福利不增。何等為八？王所逼、賊所劫、火所焚、水所漂、藏自消滅、抵債不還、怨憎殘破、惡子費用，有是八種為錢財難聚。聚落主！我說無常為第九句。如是，聚落主！汝捨九因九緣，而言沙門瞿曇破壞他家，不捨惡言、不捨惡見，如鐵槍投水，身壞命終，生地獄中。」

時，刀師氏聚落主心生恐怖，身毛皆豎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悔過！如愚如癡，不善不辯，於瞿曇所不實欺誑，虛說妄語。」

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去。

### (九一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那羅聚落好衣菴羅園中。

時，有刀師氏聚落主，先是尼捷弟子，詣尼捷所，禮尼捷足，退坐一面。

爾時，尼捷語聚落主：「汝能共沙門瞿曇作蒺[卅/梨]論，令沙門瞿曇不得語、不得不語？」

聚落主白尼捷：「阿梨！何等為蒺[卅/梨]論，令沙門瞿曇不得語、不得不語耶？」

尼捷語聚落主：「汝往沙門瞿曇所，作如是言：『瞿曇不常欲安慰一切眾生、讚歎安慰一切眾生耶？』若言不者，應語言：『瞿曇與凡愚夫有何等異？』若言常欲安慰一切眾生，讚歎安慰一切眾生者，復應問言：『若欲安慰一切眾生者，以何等故，或為一種人說法？或不為一種人說法？』作如是問者，是名蒺[卅/梨]論，令彼沙門瞿曇不得語、不得不語。」

爾時，聚落主受尼撻勸進已，往詣佛所，恭敬問訊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瞿曇豈不欲常安慰一切眾生，歎說安慰一切眾生？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如來長夜慈愍安慰一切眾生，亦常歎說安慰一切眾生。」

聚落主白佛言：「若然者，如來何故為一種人說法？又復不為一種人說法？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聚落主！譬如有三種田，有一種田沃壤肥澤，第二田中，第三田[塔-月+目]薄，云何？聚落主！彼田主先於何田耕治下種？」

聚落主言：「瞿曇！於最沃壤肥澤者，先耕下種。」

「聚落主！復於何田次耕下種？」

聚落主言：「瞿曇！當於中田次耕下種。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復於何田次耕下種？」

聚落主言：「當於最下[塔-月+目]薄之田，次耕下種。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何故如是？」

聚落主言：「不欲廢田存種而已。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我亦如是，如彼沃壤肥澤田者，我諸比丘、比丘尼亦復如是。我常為彼演說正法，初、中、後善，善義善味，純一滿淨，梵行清白，開示顯現。彼聞法已，依於我舍、我洲、我覆、我蔭、我趣，常以淨眼，觀我而住，作如是念：『佛所說法，我悉受持，令我長夜以義饒益，安隱樂住。』」

「聚落主！如彼中田者，我弟子優婆塞、優婆夷亦復如是。我亦為彼演說正法，初、中、後善，善義善味，純一滿淨，梵行清白，開發顯示。彼聞法已，依於我舍、我洲、我覆、我蔭、我趣，常以淨眼，觀察我住，作如是念：『世尊說法，我悉受持，令我長夜以義饒益，安隱樂住。』」

「聚落主！如彼田家最下田者，如是我為諸外道異學尼撻子輩，亦為說法，初、中、後善，善義善味，純一滿淨，梵行清白，開示顯現，然於彼等少聞法者，亦為其說，多聞法者，亦為其說。然其彼眾於我善說法中，得一句法，知其義者，亦復長夜以義饒益，安隱樂住。」

時，聚落主白佛：「甚奇！世尊！善說如是三種田譬。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汝聽我更說譬類。譬如士夫有三水器，不穿不壞，亦不津漏。第二器不穿不壞，而有津漏。第三器者，穿壞津漏。云何？聚落主！彼士夫三種器中，常持淨水著何等器中？」

聚落主言：「瞿曇！當以不穿不壞、不津漏者，先以盛水。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次復應以何器盛水？」

聚落主言：「瞿曇！當持彼器不穿不壞而津漏者，次以盛水。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彼器滿已，復以何器為後盛水？」

聚落主言：「以穿壞津漏之器最後盛水。所以者何？須臾之間，供小用故。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如彼士夫不穿不壞、不津漏器，諸弟子比丘、比丘尼亦復如是。我常為彼演說正法，乃至長夜以義饒益，安隱樂住。如第二器不穿不壞而津漏者，我諸弟子優婆塞、優婆夷亦復如是。我常為彼演說正法，乃至長夜以義饒益，安隱樂住，如第三器穿壞津漏者，外道異學諸尼犍輩亦復如是。我亦為彼演說正法，初、中、後善，善義善味，純一滿淨，梵行清白，開示顯現。多亦為說，少亦為說。彼若於我說一句法，知其義者，亦得長夜安隱樂住。」

時，刀師氏聚落主聞佛所說，心大恐怖，身毛皆豎，前禮佛足悔過：「世尊！如愚如癡，不善不辯，於世尊所不諦真實，虛偽妄說！」

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禮足而去。

### (九一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那羅聚落好衣菴羅園中。

時，有刀師氏聚落主，尼犍弟子，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

爾時，世尊告聚落主：「欲何所論？尼犍若提子為何所說？」

聚落主言：「彼尼犍若提子說：『殺生者，一切皆墮泥犁中，以多行故，則將至彼；如是盜、邪淫、妄語皆墮泥犁中，以多行故，則將至彼。』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若如尼犍若提子說殺生者墮泥犁中，以多行故，而往生彼者，則無有眾生墮泥犁中。聚落主！於意云何？何等眾生於一切時有心殺生？復於何時有心不殺生，乃至何時有心妄語，何時有心不妄語？」

聚落主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人於晝夜，少時有心殺生，乃至少時有心妄語，而多時不有心殺生，乃至妄語。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若如是者，豈非無有人墮於泥犁中耶？如尼犍所說：『有人殺生者，一切墮泥犁中，多習行者將往生彼，乃至妄語亦復如是。』聚落主！彼大師出興于世，覺想籌量，入覺想地住。於凡夫地自辯所說，隨意籌量，為諸弟子作如是說法，言殺生者，一切皆墮泥犁中，多習行將往生彼，乃至妄語亦復如是。彼諸弟子若信其說，言：『我大師知其所知，見其所見，能為弟子作如是說：「若殺生者，一切皆墮泥犁中，多習行故，將往生彼。」我本有心殺生、偷盜、邪淫、妄語，當墮泥犁中。』得如是見，乃至不捨此見，不厭彼業，不覺彼悔，於未來世，不捨殺生，乃至不捨妄語，彼意解脫不滿足，慧解脫亦不滿足。意解脫不滿足、慧解脫不滿足故，則為謗聖邪見；邪見因緣故，身壞命終，生惡趣泥犁中。如是，聚落主！有因、有緣眾生煩惱，有因、有緣眾生業煩惱。」

「聚落主！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世尊出興於世，常為眾生呵責殺生，讚歎不殺；呵責偷盜、邪淫、妄語，讚歎不盜、不淫、不妄語。常以此法，化諸聲聞，令念、樂、信、重，言：『我大師知其所知，見其所見，呵責殺生，讚歎不殺，乃至呵責妄語，讚歎不妄語，我從昔來，以愚癡無慧，有心殺生，我緣是故，今自悔責。』雖不能令彼業不為，且因此悔責故，於未來世，得離殺生，乃至得離盜、淫、妄語，亦得滿足正意解脫，滿足慧解脫，意解脫、慧解脫滿足已，得不謗賢聖，正見成就；正見因緣故，得生善趣天上。如是，聚落主！有因、有緣眾生業煩惱清淨。」

「聚落主！彼多聞聖弟子作如是學：『隨時晝夜觀察所起少有心殺生、多有心不殺生。』若於有心殺生，當自悔責，不是不類。若不有心殺生，無怨無憎，心生隨喜；隨喜已，歡喜生；歡喜已，心猗息；心猗息已，心受樂；受樂已，則心定；心定已，聖弟子心與慈俱，無怨無嫉，無有瞋恚，廣大無量，滿於一方，正受住。二方、三方，乃至四方、四維、上下、一切世間，心與慈俱，無怨無嫉，無有瞋恚，廣大無量，善修習，充滿諸方，具足正受住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爪甲抄少土，語刀師氏聚落主言：「云何？聚落主！我爪甲土多？大地為多？」

聚落主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爪甲土少少耳，大地土無量無數。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如甲上之土甚少，大地之土其數無量。如是心與慈俱，修習多修習，諸有量業者，如甲上土，不能將去，不能令住。如是偷盜對以悲心，邪淫對以喜心，妄語對以捨心，不得為比。」

說是語時，刀師氏聚落主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，聚落主見法、得法、覺法、知法、深入於法，離諸狐疑不由於他、不隨於他，於正法、律得無所畏。從坐起，整衣服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：「我已度。世尊！已越。世尊！我今歸佛、歸法、歸比丘僧，盡其壽命為優婆塞。世尊！譬如士夫欲求燈明，取其馬尾，以為燈炷，欲吹令然，終不得明，徒自疲勞，燈竟不然。我亦如是，欲求明智，於諸愚癡尼犍子所，愚癡習近，愚癡和合，愚癡奉事，徒自勞苦，不得明智，是故我今重歸依佛、歸法、歸僧。從今以去，於彼尼犍愚癡不善不辯者所，少信、少敬、少愛、少念，於今遠離。是故，我今第三歸佛、歸法、歸僧，乃至盡壽，為優婆塞，自淨其心。」

時，刀師氏聚落主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九一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世間有三種調馬。何等為三種？有馬捷疾具足、色不具足、形體不具足。有馬色具足、捷疾具足形體不具足。有馬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形體具足。如是有三種調士夫相。何等為三？有士夫捷疾具足、色不具足、形體不具足。有士夫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形體不具足。有士夫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形體具足。」

「比丘！何等為不調士夫捷疾具足、色不具足、形體不具足，有士夫於此苦如實知，此苦集、此苦滅、此苦滅道跡如實知，如是觀者三結斷，身見、戒取、疑。此三結斷得須陀洹，不墮惡趣法，決定正趣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邊，是名捷疾具足。何等為非色具足？若有問阿毘曇、律，不能以具足句味，次第隨順，具足解說，是名色不具足。云何形體不具足？非大德名聞，感致衣被、飲食、床臥、湯藥、眾具，是名士夫捷疾具足、色不具足、形體不具足。」

「何等為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形體不具足？謂士夫此苦如實知，此苦集、此苦滅、此苦滅道跡如實知，乃至究竟苦邊，是捷疾具足。何等為色具足？若問阿毘曇、律，乃至能為解說，是名色具足。何等為形體不具足？非大德名聞，不能感致衣被、飲食、臥具、湯藥，是名士夫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形體不具足。」

「何等為士夫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形體具足？謂士夫此苦如實知，此苦集、此苦滅、此苦滅道跡如實知，乃至究竟苦邊，是名捷疾具足。何等為色具足，若問阿毘曇、律，乃至能解說，是名色具足。何等為形體具足，大德名聞，乃至臥具、湯藥，是名形體具足，是名士夫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形體具足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九一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世間有三種良馬。何等為三？有馬捷疾具足、非色具足、非形體具足。有馬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非形體具足，有馬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形體具足。於正法、律有三種善男子。何等為三？有善男子捷疾具足、非色具足、非形體具足，有善男子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非形體具足，有善男子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形體具足。」

「何等為善男子捷疾具足、非色具足、非形體具足？謂善男子苦聖諦如實知，苦集聖諦如實知，苦滅聖諦如實知，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。作如是知、如是見已，斷五下分結，謂身見、戒取、疑、貪欲、瞋恚；斷此五下分結已，得生般涅槃阿那含，不復還生此世，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。云何色不具足？若問阿毘曇、律，不能解了句味，次第隨順，決定解說，是名色不具足。云何形體不具足？謂非名聞大德，能感財利供養、衣被、飲食、隨病湯藥，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、非色具足、非形體具足。」

「何等為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非形體具足？謂善男子此苦聖諦如實知，乃至得生般涅槃阿那含，不復還生此世，是名捷疾具足。云何色具足？若有問阿毘曇、律，能以次第句味，隨順決定，而為解說，是名色具足。云何非形體具足？謂非名聞大德，能感財利供養、衣被、飲食、隨病湯藥，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非形體具足。

「何等為善男子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形體具足？謂善男子此苦聖諦如實知，乃至得阿那含生般涅槃，不復還生此世，是名捷疾具足。何等為色具足，若有問阿毘曇、毘尼，乃至而為解說，是名色具足。何等為形體具足？謂名聞大德能感財利，乃至湯藥、眾具，是名形體具足，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形體具足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雜阿含經卷第三十二

## 雜阿含經卷第三十三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九一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世間有三種良馬。何等為三？謂有馬捷疾具足、非色具足、非形體具足。有馬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非形體具足。有馬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形體具足。如是於此法、律有三種善男子。何等為三？有善男子捷疾具足、非色具足、非形體具足，有善男子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非形體具足，有善男子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形體具足。

「何等為善男子捷疾具足、非色具足、非形體具足？謂善男子此苦聖諦如實知，此苦集聖諦如實知，此苦滅聖諦如實知，此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。如是知、如是見已，欲有漏心解脫、有有漏心解脫、無明有漏心解脫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是名捷疾具足。云何非色具足？若有問阿毘曇、律，乃至不能為決定解說，是名色不具足。何等非形體具足？謂非名聞大德，乃至不感湯藥、眾具，是名形體不具足，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、非色具足、非形體具足。

「何等為善男子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非形體具足？謂善男子此苦聖諦如實知，乃至不受後有，是名捷疾具足。云何色具足？謂若有問阿毘曇、毘尼，乃至能為決定解說，是名色具足。何等為非形體具足？謂非名聞大德，乃至不能感湯藥、眾具，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非形體具足。

「何等為善男子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形體具足？謂善男子此苦聖諦如實知，乃至不受後有，是名捷疾具足。何等為色具足？謂善男子若有問阿毘曇、毘尼，乃至能為決定解說，是名色具足。何等為形體具足？謂善男子名聞大德，乃至能感湯藥、眾具，是名形體具足，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形體具足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九二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世有三種良馬，王所服乘。何等為三？謂良馬色具足、力具足、捷疾具足。如是於正法、律有三種善男子，世所奉事、供養、恭敬，為無上福田。何等為三？謂善男子色具足、力具足、捷疾具足。

「何等為色具足？謂善男子住於淨戒波羅提木叉律儀，威儀行處具足，見微細罪，能生怖畏，受持學戒，是名色具足。

「何等力具足？已生惡不善法令斷，生欲、精勤方便，攝受增長；未生惡不善法不起，生欲、精勤方便，攝受增長。未生善法令起，生欲、精勤方便，攝受增長；已生善法住不忘失，生欲、精勤方便，攝受增長，是名力具足。

「何等為捷疾具足？謂此苦聖諦如實知，乃至得阿羅漢，不受後有，是名捷疾具足。是名善男子色具足、力具足、捷疾具足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九二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世有良馬，四能具足，當知是良馬，王所服乘。何等為四？所謂賢善、捷疾、堪能、調柔。如是善男子四德成就，世所宗重，承事供養，為無上福田。何等為四？謂善男子成就無學戒身、無學定身、無學慧身、無學解脫身。

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九二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世有四種良馬，有良馬駕以平乘，顧其鞭影馳馱，善能觀察御者形勢，遲速左右，隨御者心。是名，比丘！世間良馬第一之德。復次，比丘！世間良馬不能顧影而自驚察，然以鞭杖觸其毛尾則能驚速察御者心，遲速左右，是名世間第二良馬。復次，比丘！若世間良馬不能顧影，及觸皮毛能隨人心，而以鞭杖小侵皮肉則能驚察，隨御者心，遲速左右。是名，比丘！第三良馬。復次，比丘！世間良馬不能顧其鞭影，及觸皮毛，小侵膚肉，乃以鐵錐刺身，徹膚傷骨，然後方驚，牽車著路，隨御者心，遲速左右，是名世間第四良馬。

「如是於正法、律有四種善男子。何等為四？謂善男子聞他聚落有男子、女人疾病困苦，乃至死，聞已，能生恐怖，依正思惟，如彼良馬顧影則調，是名第一善男子於正法、律能自調伏。復次，善男子不能聞他聚落若男、若女老、病、死苦，能生怖畏，依正思惟；見他聚落若男、若女老、病、死苦，則生怖畏，依正思惟，如彼良馬觸其毛尾，能速調伏，隨御者心，是名第二善男子於正法、律能自調伏。復次，善男子不能聞、見他聚落中男子、女人老、病、死苦，生怖畏心，依正思惟，然見聚落、城邑有善知識及所親近老、病、死苦，則生怖畏，依正思惟，如彼良馬，觸其膚肉，然後調伏，隨御者心，是名善男子於聖法、律而自調伏。復次，善男子不能聞、見他聚落中男子、女人及所親近老、病、死苦，生怖畏心，依正思惟；然於自身老、病

、死苦能生厭怖，依正思惟，如彼良馬侵肌徹骨，然後乃調，隨御者心，是名第四善男子於聖法、律能自調伏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九二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有調馬師名曰只尸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觀世間甚為輕賤，猶如群羊。世尊！唯我堪能調馬；狂逸惡馬，我作方便，須臾令彼態病悉現，隨其態病，方便調伏。」

佛告調馬師聚落主：「汝以幾種方便調伏於馬？」

馬師白佛：「有三種法調伏惡馬。何等為三？一者柔軟，二者麤澁，三者柔軟麤澁。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汝以三種方便調馬，猶不調者，當如之何？」

馬師白佛：「遂不調者，便當殺之。所以者何？莫令辱我。」調馬師白佛：「世尊是無上調御丈夫，為以幾種方便調御丈夫？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我亦以三種方便調御丈夫。何等為三？一者一向柔軟，二者一向麤澁，三者柔軟麤澁。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所謂一向柔軟者，如所說：『此是身善行，此是身善行報，此是口、意善行，此是口、意善行報，是名天、是名人、是名善趣化生、是名涅槃，是為柔軟。』

「麤澁者，如所說：『是身惡行，是身惡行報，是口、意惡行，是口、意惡行報，是名地獄、是名畜生、是名餓鬼、是名惡趣、是名墮惡趣，是名如來麤澁教也。』

「彼柔軟麤澁俱者，謂如來有時說身善行，有時說身善行報，有時說口、意善行，有時說口、意善行報；有時說身惡行，有時說身惡行報，有時說口、意惡行，有時說口、意惡行報。如是名天、如是名人、如是名善趣、如是名涅槃。如是名地獄、如是名畜生、餓鬼、如是名惡趣、如是墮惡趣，是名如來柔軟麤澁教。」

調馬師白佛：「世尊！若以三種方便調伏眾生，有不調者，當如之何？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亦當殺之。所以者何？莫令辱我。」

調馬師白佛言：「若殺生者，於世尊法為不清淨，世尊法中亦不殺生，而今言殺，其義云何？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如是！如是！如來法中殺生不清淨，如來法中亦不殺生；然如來法中以三種教授不調伏者，不復與語、不教、不誠。聚落主！於意云何？如來法中不復與語、不教、不誠，豈非死耶？」

調馬師白佛：「實爾。世尊！不復與語，永不教、誠，真為死也。世尊！以是之故，我從今日離諸惡不善業。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善哉所說！」

時，調馬師聚落主只尸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禮足而去。

## ( 九二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世間馬有八態。何等為八？謂惡馬臨駕車時，後脚躡人，前脚跪地，奮頭齧人，是名世間馬第一態。復次，惡馬就駕車時，低頭振軛，是名世間惡馬第二之態。復次，世間惡馬就駕車時，下道而去，或復偏厲車，令其翻覆，是名第三之態。復次，世間惡馬就駕車時，仰頭却行，是名世間惡馬第四之態。復次，世間惡馬就駕車時，小得鞭杖，或斷繮折勒，縱橫馳走，是名第五之態。復次，世間惡馬就駕車時，舉前兩足，而作人立，是名第六之態。復次，世間惡馬就駕之時，加之鞭杖，安住不動，是名第七之態。復次，世間惡馬就駕之時，叢聚四脚，伏地不起，是名第八之態。」

「如是，世間惡丈夫於正法、律有八種過。何等為八？若比丘！諸梵行者以見聞疑罪而發舉時，彼則瞋恚，反呵責彼言：『汝愚癡，不辯不善，他立舉汝，汝云何舉我？』如彼惡馬，後脚雙躡，前脚跪地，斷鞅折軛，是名丈夫於正法、律第一之過。」

「復次，比丘！諸梵行者以見聞疑舉，反出他罪，猶如惡馬怒項折軛，是名丈夫於正法、律第二之過。」

「復次，比丘！諸梵行者以見聞疑舉，不以正答，橫說餘事，瞋恚憍慢，隱覆嫌恨，不忍，無所由作，如彼惡馬不由正路，令車翻覆，是名丈夫於正法、律第三之過。」

「復次，比丘！諸梵行者以見聞疑舉，令其憶念，而作是言：『我不憶念！』舐突不伏，如彼惡馬却縮轉退，是名丈夫於正法、律第四之過。」

「復次，比丘！諸梵行者以見聞疑舉時，輕蔑不數其人，亦不數僧，攝持衣鉢，隨意而去，如彼惡馬加以鞭杖，縱橫馳走，是名丈夫於正法、律第五之過。」

「復次，比丘！諸梵行者以見聞疑舉時，自處高床、與諸上座共諍曲直，如彼惡馬雙脚人立，是名丈夫於正法、律第六之過。」

「復次，比丘！諸梵行者以見聞疑舉時，默然不應，以惱大眾，如彼惡馬加其鞭杖，兀然不動，是名丈夫於正法、律第七之過。」

「復次，比丘！諸梵行者以見聞疑舉時，則便捨戒，自生退沒，到於寺門，而作是言：『汝默然快喜安住，我自捨戒退沒。』如彼惡馬叢聚四足，伏地不動，是名丈

夫於正法、律第八之過。是名比丘於正法、律有八種丈夫過惡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九二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世間良馬有八種德成就者，隨人所欲，取道多少。何等為八？生於良馬鄉，是名良馬第一之德。復次，體性溫良，不驚恐人，是名良馬第二之德。復次，良馬不擇飲食，是名良馬第三之德。復次，良馬厭惡不淨，擇地而臥，是名良馬第四之德。復次，良馬諸情態速為調馬者現，馬師調習，速捨其態，是名良馬第五之德。復次，良馬安於駕乘，不顧餘馬，隨其輕重，能盡其力，是名良馬第六之德。復次，良馬常隨正路，不隨非道，是名良馬第七之德。復次，良馬若病、若老，勉力駕乘，不厭不倦，是名良馬第八之德。

「如是，丈夫於正法、律八德成就，當知是賢士夫。何等為八？謂賢士夫住於正戒波羅提木叉律儀，威儀行處具足，見微細罪，能生怖畏，受持學戒，是名丈夫於正法、律第一之德。復次，丈夫性自賢善，善調善住，不惱、不怖諸梵行者，是名丈夫第二之德。復次，丈夫次行乞食，隨其所得，若麤、若細，其心平等，不嫌、不著，是名丈夫第三之德。復次，丈夫心生厭離於身惡業，口、意惡業，惡不善法及諸煩惱，重受諸有熾然苦報，於未來世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，增其厭離，是名丈夫第四之德。復次，丈夫若有沙門過，諂曲不實，速告大師及善知識，大師說法則時除斷，是名丈夫第五之德。復次，丈夫學心具足，作如是念：『設使餘人學以不學，我悉當學。』是名丈夫第六之德。復次，丈夫行八正道，不行非道，是名丈夫第七之德。復次，丈夫乃至盡壽，精勤方便，不厭不倦，是名丈夫第八之德。如是丈夫八德成就，隨其行地，能速昇進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九二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那梨聚落深谷精舍。

爾時，世尊告誑陀迦旃延：「當修真實禪，莫習強良禪，如強良馬，繫槽檣上，彼馬不念：『我所應作、所不應作。』但念穀草。如是，丈夫於貪欲纏多所修習故，彼以貪欲心思惟，於出離道不如實知，心常馳騁，隨貪欲纏而求正受；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多修習故，於出離道不如實知，以疑蓋心思惟，以求正受。

「誑陀！若真生馬繫槽檣上，不念水草，但作是念：『駕乘之事。』如是，丈夫不念貪欲纏，住於出離如實知，不以貪欲纏而求正受，亦不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纏

，多住於出離；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纏如實知，不以疑纏而求正受。

「如是，誑陀！比丘如是禪者，不依地修禪，不依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識、無所有、非想非非想而修禪。不依此世、不依他世，非日、月，非見、聞、覺、識，非得非求，非隨覺，非隨觀而修禪。

「誑陀！比丘如是修禪者，諸天主、伊濕波羅、波闍波提恭敬合掌，稽首作禮而說偈言：

「『南無大士夫，南無士之上，  
以我不能知，依何而禪定？』」

爾時，有尊者跋迦利住於佛後，執扇扇佛。時，跋迦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比丘云何入禪，而不依地、水、火、風，乃至覺觀，而修禪定？云何比丘禪，諸天主、伊濕波羅、波闍波提合掌恭敬，稽首作禮而說偈言：

「『南無大士夫，南無士之上，  
以我不能知，依何而禪定？』」

佛告跋迦利：「比丘於地想能伏地想，於水、火、風想、無量空入處想、識入處想、無所有入處、非想非非想入處想。此世他世，日、月、見、聞、覺、識，若得若求，若覺若觀，悉伏彼想。跋迦利！比丘如是禪者，不依地、水、火、風，乃至不依覺、觀而修禪。跋迦利！比丘如是禪者，諸天主、伊濕波羅、波闍波提恭敬合掌，稽首作禮而說偈言：

「『南無大士夫，南無士之上，  
以我不能知，何所依而禪？』」

佛說此經時，誑陀迦旃延比丘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。跋迦利比丘不起諸漏，心得解脫。

佛說此經已，跋迦利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九二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。

時，有釋種名摩訶男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為優婆塞？」

佛告摩訶男：「在家清白修習淨住，男相成就，作是說言：『我今盡壽歸佛、歸法、歸比丘僧，為優婆塞，證知我！』是名優婆塞。」

摩訶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為優婆塞信具足？」

佛告摩訶男：「優婆塞者，於如來所正信為本，堅固難動，諸沙門、婆羅門、諸天、魔、梵，及餘世間所不能壞。摩訶男！是名優婆塞信具足。」



摩訶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優婆塞戒具足？」

佛告摩訶男：「優婆塞離殺生、不與取、邪淫、妄語、飲酒，不樂作。摩訶男！是名優婆塞戒具足。」

摩訶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優婆塞聞具足？」

佛告摩訶男：「優婆塞聞具足者，聞則能持，聞則積集，若佛所說初、中、後善，善義善味，純一滿淨，梵行清白，悉能受持。摩訶男！是名優婆塞聞具足。」

摩訶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優婆塞捨具足？」

佛告摩訶男：「優婆塞捨具足者，為慳垢所纏者，心離慳垢，住於非家，修解脫施、勤施、常施，樂捨財物，平等布施。摩訶男！是名優婆塞捨具足。」

摩訶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優婆塞智慧具足？」

佛告摩訶男：「優婆塞智慧具足者，謂此苦如實知，此苦集如實知，此苦滅如實知，此苦滅道跡如實知。摩訶男！是名優婆塞慧具足。」

爾時，釋氏摩訶男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九二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。

爾時，釋氏摩訶男與五百優婆塞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優婆塞？」

佛告摩訶男：「優婆塞者，在家淨住，乃至盡壽，歸依三寶，為優婆塞，證知我！」

摩訶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優婆塞須陀洹？」

佛告摩訶男：「優婆塞須陀洹者，三結已斷已知，謂身見、戒取、疑。摩訶男！是名優婆塞須陀洹。」

摩訶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優婆塞斯陀含？」

佛告摩訶男：「謂優婆塞三結已斷已知，貪、恚、癡薄。摩訶男！是名優婆塞斯陀含。」

摩訶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優婆塞阿那含？」

佛告摩訶男：「優婆塞阿那含者，五下分結已斷已知，謂身見、戒取、疑、貪欲、瞋恚。摩訶男！是名優婆塞阿那含。」

時，摩訶男釋氏顧視五百優婆塞，而作是言：「奇哉！諸優婆塞，在家清白，乃得如是深妙功德。」

時，摩訶男優婆塞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，作禮而去。

## ( 九二九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。

爾時，釋氏摩訶男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優婆塞？」

佛告摩訶男：「優婆塞者，在家清白，乃至盡壽，歸依三寶，為優婆塞，證知我！」

摩訶男白佛：「世尊！云何為滿足一切優婆塞事？」

佛告摩訶男：「若優婆塞有信無戒，是則不具，當勤方便，具足淨戒。具足信、戒而不施者，是則不具；以不具故，精勤方便，修習布施，令其具足滿。信、戒、施滿，不能隨時往詣沙門，聽受正法，是則不具；以不具故，精勤方便，隨時往詣塔寺，見諸沙門，不一心聽受正法，是不具足。信、戒、施、聞修習滿足，聞已不持，是不具足；以不具足故，精勤方便，隨時往詣沙門，專心聽法，聞則能持。不能觀察諸法深義，是不具足；不具足故，精勤方便，信、戒、施、聞，聞則能持，持已，觀察甚深妙義，而不隨順知法次法向，是則不具，以不具故，精勤方便，信、戒、施、聞，受持觀察，了達深義，隨順行法次法向。摩訶男！是名滿足一切種優婆塞事。」

摩訶男白佛：「世尊！云何名優婆塞能自安慰，不安慰他？」

佛告摩訶男：「若優婆塞能自立戒，不能令他立於正戒；自持淨戒，不能令他持戒具足；自行布施，不能以施建立於他；自詣塔寺見諸沙門，不能勸他令詣塔寺往見沙門；自專聽法，不能勸人樂聽正法；聞法自持，不能令他受持正法；自能觀察甚深妙義，不能勸人令觀深義；自知深法能隨順行法次法向，不能勸人令隨順行法次法向。摩訶男！如是八法成就者，是名優婆塞能自安慰，不安慰他。」

摩訶男白佛：「世尊！優婆塞成就幾法自安安他？」

佛告摩訶男：「若優婆塞成就十六法者，是名優婆塞自安安他。何等為十六？摩訶男！若優婆塞具足正信，建立他人；自持淨戒，亦以淨戒建立他人；自行布施，教人行施；自詣塔寺見諸沙門，亦教人往見諸沙門；自專聽法，亦教人聽；自受持法，教人受持；自觀察義，教人觀察；自知深義，隨順修行法次法向，亦復教人解了深義，隨順修行法次法向。摩訶男！如是十六法成就者，是名優婆塞能自安慰，亦安慰他人。」

「摩訶男！若優婆塞成就如是十六法者，彼諸大眾悉詣其所，謂婆羅門眾、剎利眾、長者眾、沙門眾，於諸眾中威德顯曜。譬如日輪，初、中及後，光明顯照。如是，優婆塞十六法成就者，初、中及後，威德顯照。如是，摩訶男！若優婆塞十六法成就者，世間難得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釋氏摩訶男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即從坐起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九三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。

爾時，釋氏摩訶男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迦毘羅衛國安隱豐樂，人民熾盛，我每出入時，眾多羽從，狂象、狂人、狂乘常與是俱。我自恐與此諸狂俱生俱死，忘於念佛、念法、念比丘僧。我自思惟，命終之時，當生何處？」

佛告摩訶男：「莫恐，莫怖，命終之後，不生惡趣，終亦無惡。譬如大樹，順下、順注、順輸，若截根本，當墮何處？」

摩訶男白佛：「隨彼順下、順注、順輸。」

佛告摩訶男：「汝亦如是，若命終時，不生惡趣，終亦無惡。所以者何？汝已長夜修習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若命終時，此身若火燒，若棄塚間，風飄日曝，久成塵末，而心意識久遠長夜正信所熏，戒、施、聞、慧所熏，神識上昇，向安樂處，未來生天。」

時，摩訶男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九三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。

爾時，釋氏摩訶男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比丘在於學地，求所未得，上昇進道，安隱涅槃。世尊！彼當云何修習，多修習住，於此法、律得諸漏盡，無漏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？」

佛告摩訶男：「若比丘在於學地，求所未得，上昇進道，安隱涅槃，彼於爾時，當修六念，乃至進得涅槃。譬如飢人，身體羸瘦，得美味食，身體肥澤。如是，比丘住在學地，求所未得，上昇進道，安隱涅槃，修六隨念，乃至疾得安隱涅槃。

「何等六念？謂聖弟子念如來事：『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世尊。』聖弟子如是念時，不起貪欲纏，不起瞋恚、愚癡心，其心正直。得如來義，得如來正法，於如來正法、於如來所得隨喜心；隨喜心已，歡悅；歡悅已，身猗息；身猗息已，覺受樂；覺受樂已，其心定；心定已，彼聖弟子於兇嶮眾生中，無諸罣闕，入法流水，乃至涅槃。

「復次，聖弟子念於法事，世尊法、律，現法能離生死熾然，不待時節，通達現法，緣自覺知。聖弟子如是念法者，不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乃至念法所熏，上昇進涅槃。」

槃。

「復次，聖弟子念於僧事，世尊弟子善向、正向、直向、誠向，行隨順法，有向須陀洹、得須陀洹，向斯陀含、得斯陀含，向阿那含、得阿那含，向阿羅漢、得阿羅漢，此是四雙八輩賢聖，是名世尊弟子僧，淨戒具足、三昧具足、智慧具足、解脫具足、解脫知見具足，所應奉迎，承事供養，為良福田。聖弟子如是念僧事時，不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乃至念僧所熏，昇進涅槃。

「復次，聖弟子自念淨戒，不壞戒、不缺戒、不污戒、不雜戒、不他取戒、善護戒、明者稱譽戒、智者不厭戒。聖弟子如是念戒時，不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乃至念戒所熏，昇進涅槃。

「復次，聖弟子自念施事，我得善利，於慳垢眾生中而得離慳垢處，於非家行解脫施，常自手施，樂行捨法，具足等施。聖弟子如是念施時，不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乃至念施所熏，昇進涅槃。

「復次，聖弟子念諸天事，有四大天王、三十三天、焰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樂天、他化自在天。若有正信心者，於此命終，生彼諸天，我亦當行此正信；彼得淨戒、施、聞、捨、慧，於此命終，生彼諸天，我今亦當行此戒、施、聞、慧。聖弟子如是念天事者，不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其心正直，緣彼諸天。彼聖弟子如是直心者，得深法利、得深義利、得彼諸天饒益隨喜；隨喜已，生欣悅；欣悅已，身猗息；身猗息已，覺受樂；覺受樂已，得心定；心定已，彼聖弟子處兇嶮眾生中，無諸罣闕，入法水流。念天所熏故，昇進涅槃。

「摩訶男！若比丘住於學地，欲求上昇安樂涅槃。如是多修習，疾得涅槃者，於正法、律速盡諸漏，無漏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時，釋氏摩訶男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九三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。時，有眾多比丘集於食堂為世尊縫衣。

時，釋氏摩訶男聞眾多比丘集於食堂為世尊縫衣，世尊不久三月安居訖，作衣竟，持衣鉢，人間遊行。聞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四體不攝，迷於四方，聞法悉忘。以聞眾多比丘集於食堂為世尊縫衣，世尊不久安居訖，作衣竟，持衣鉢，人間遊行，是故我今思惟：『何時當復得見世尊及諸知識比丘？』」

佛告摩訶男：「汝正使見世尊、不見世尊，見諸知識比丘及與不見，但當念於五法，精勤修習。摩訶男！當以正信為主，非不正信；戒具足、聞具足、施具足、慧具

足為本，非不智慧。如是，摩訶男！依此五法，修六念處。何等為六？此摩訶男！念如來，當如是念：『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乃至佛世尊。』當念法、僧、戒、施、天事，乃至自行得智慧。如是，摩訶男！聖弟子成就十一法者，則為學跡，終不腐敗，堪任知見、堪任決定，住甘露門，近於甘露，不能一切疾得甘露涅槃。

「譬如伏鷄伏其卵，或五或十，隨時消息，愛護將養，正復中間放逸，猶能以爪以口啄卵，得生其子。所以者何？以彼鷄母初隨時消息，善愛護故。如是聖弟子成就十一法者，住於學跡，終不腐敗，乃至不能一切疾得甘露涅槃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摩訶男釋氏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 九三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。時，有眾多比丘集於食堂為世尊縫衣。

時，釋氏摩訶男聞諸比丘集於食堂為世尊縫衣，世尊不久安居訖，作衣竟，持衣鉢，人間遊行。聞已，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四體不攝，迷於四方，先所聞法，今悉忘失，以聞眾多比丘集於食堂為世尊縫衣，乃至人間遊行，我作是念：『何時當復得見世尊及諸知識比丘？』」

佛告摩訶男：「汝見如來、不見如來，見諸比丘、不見諸比丘，且汝常當勤修六法。何等為六？正信為本，戒、施、聞、空、慧以為根本，非不智慧，是故。摩訶男！依此六法已，於上增修六隨念，念如來事，乃至念天。如是十二種念成就，彼聖弟子諸惡退減不增長，消滅不起，離塵垢，不增塵垢，捨離不取；不取故不著，以不取著故，緣自涅槃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釋氏摩訶男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 九三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。

爾時，釋氏摩訶男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我解佛所說，正受故解脫，非不正受。云何？世尊！為先正受而後解脫耶？為先解脫而後正受耶？為正受解脫不前不後一時俱生耶？」

爾時，世尊默然而住。如是摩訶男第二第三問，佛亦再三默然住。

爾時，尊者阿難住於佛後，執扇扇佛。尊者阿難作是念：「釋氏摩訶男以此深義而問世尊，世尊病差未久，我今當說餘事，以引於彼語。」

「摩訶男！學人亦有戒，無學人亦有戒；學人有三昧，無學人亦有三昧；學人有慧，無學人亦有慧；學人有解脫，無學人亦有解脫。」

摩訶男問尊者阿難：「云何為學人戒？云何為無學人戒？云何學人三昧？云何無學人三昧？云何學人慧？云何無學人慧？云何學人解脫？云何無學人解脫？」

尊者阿難語摩訶男：「此聖弟子住於戒波羅提木叉律儀，威儀行處，受持學戒，受持學戒具足已；離欲、惡不善法，乃至第四禪具足住；如是三昧具足已，此苦聖諦如實知，此苦集如實知，此苦滅如實知，此苦滅道跡如實知；如是知、如是見已，五下分結已斷已知，謂身見、戒取、疑、貪欲、瞋恚，此五下分結斷，於彼受生，得般涅槃阿那含，不復還生此世。彼當爾時，成就學戒、學三昧、學慧、學解脫，復於餘時盡諸有漏，無漏解脫、慧解脫，自知作證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彼當爾時成就無學戒、無學三昧、無學慧、無學解脫。如是，摩訶男！是名世尊所說學戒、學三昧、學慧、學解脫，無學戒、無學三昧、無學慧、無學解脫。」

爾時，釋氏摩訶男聞尊者阿難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，禮佛而去。

爾時，世尊知摩訶男去不久，語尊者阿難：「迦毘羅衛釋氏乃能與諸比丘共論深義？」

阿難白佛：「唯然，世尊！迦毘羅衛釋氏能與諸比丘共論深義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迦毘羅衛諸釋氏快得善利，能於甚深佛法賢聖慧眼而得深入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九三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。

爾時，釋氏名曰沙陀，語釋氏摩訶男：「世尊說須陀洹成就幾種法？」

摩訶男答言：「世尊說須陀洹成就四法。何等為四？謂於佛不壞淨，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，是名四法成就須陀洹。」

釋氏沙陀語釋氏摩訶男：「莫作是說！莫作是言世尊說四法成就須陀洹。然彼三法成就須陀洹。何等為三？謂於佛不壞淨、於法不壞淨、於僧不壞淨。如是三法成就須陀洹。」如是第三說。釋氏摩訶男不能令沙陀受四法，釋氏沙陀不能令摩訶男受三法，共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

釋氏摩訶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釋氏沙陀來詣我所，問我言：『世尊說幾法成就須陀洹？』我即答言：『世尊說四法成就須陀洹。何等為四？謂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。如是四法成就須陀洹。』釋氏沙陀作是言：『釋氏摩訶男！莫作是語，世尊說四法成就須陀洹，但三法成就須陀洹。何等為三？謂於佛不壞淨、於法不壞淨、於僧不壞淨，世尊說如是三法成就須陀洹。』如是再三說，我亦不能令彼釋氏沙陀受四法，釋氏沙陀亦不能令我受三法，是故俱來詣世尊所，今問世尊，須陀洹

成就幾法？」

時，沙陀釋氏從坐起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：「世尊！若有如是像類法起，一者世尊，一者比丘僧，我寧隨世尊，不隨比丘僧。或有如是像類法起，一者世尊，一者比丘尼僧、優婆塞、優婆夷、若天、若魔、若梵、若沙門、婆羅門、諸天、世人，我寧隨世尊！不隨餘眾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釋氏摩訶男：「如摩訶男！釋氏沙陀作如是論，汝當云何？」

摩訶男白佛：「世尊！彼沙陀釋氏作如是論，我知復可說，我唯言善，唯言真實。」

佛告摩訶男：「是故當知四法成就須陀洹，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。如是受持。」

時，釋氏摩訶男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九三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。

時，有迦毘羅衛釋氏集供養堂，作如是論，問：「摩訶男！云何最後記說彼百手釋氏命終，世尊記彼得須陀洹，不墮惡趣法，決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邊。然彼百手釋氏犯戒飲酒，而復世尊記彼得須陀洹，乃至究竟苦邊。汝摩訶男！當往問佛，如佛所說，我等奉持！」

爾時，摩訶男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迦毘羅衛諸釋氏集供養堂，作如是論，摩訶男：『云何最後記說，是中百手釋氏命終，世尊記說得須陀洹，乃至究竟苦邊。汝今當往重問世尊，如世尊所說，我等奉持！』我今問佛，唯願解說。」

佛告摩訶男：「『善逝大師、善逝大師』者，聖弟子所說，口說善逝，而心正念直見，悉入善逝。『正法律、正法律』者，聖弟子所說，口說正法，發心正念直見，悉入正法。『善向僧、善向僧』者，聖弟子所說，口說善向，發心正念直見，悉入善向。如是，摩訶男！聖弟子於佛一向淨信，於法、僧一向淨信，於法利智、出智、決定智，八解脫具足身作證，以智慧見，有漏斷知。如是聖弟子不趣地獄、畜生、餓鬼，不墮惡趣，說阿羅漢俱解脫。」

「復次，摩訶男！聖弟子一向於佛清淨信，乃至決定智慧，不得八解脫身作證具足住，然彼知見有漏斷，是名聖弟子不墮惡趣，乃至慧解脫。復次，摩訶男！聖弟子一向於佛清淨信，乃至決定智慧，八解脫身作證具足住，而不見有漏斷，是名聖弟子不墮惡趣，乃至身證。」

「復次，摩訶男！若聖弟子一向於佛清淨信，乃至決定智慧，不得八解脫身作證具足住，然於正法、律如實知見，是名聖弟子不墮惡趣，乃至見到。復次，摩訶男！聖弟子一向於佛清淨信，乃至決定智慧，於正法、律如實知見，不得見到，是名聖弟子不墮惡趣，乃至信解脫。」

「復次，摩訶男！聖弟子信於佛言說清淨，信法、信僧言說清淨，於五法增上智慧，審諦堪忍，謂信、精進、念、定、慧，是名聖弟子不墮惡趣，乃至隨法行。」

「復次，摩訶男！聖弟子信於佛言說清淨，信法、信僧言說清淨，乃至五法少慧，審諦堪忍，謂信、精進、念、定、慧，是名聖弟子不墮惡趣，乃至隨信行。」

「摩訶男！此堅固樹，於我所說能知義者，無有是處！若能知者，我則記說，況復百手釋氏而不記說得須陀洹？摩訶男！百手釋氏臨命終時，受持淨戒，捨離飲酒，然後命終，我記說彼得須陀洹，乃至究竟苦邊。」

摩訶男釋氏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九三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毘舍離獼猴池側重閣講堂。時，有四十比丘住波梨耶聚落，一切皆修阿練若行、糞掃衣、乞食，學人未離欲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

爾時，世尊作是念：「此四十比丘住波梨耶聚落，皆修阿練若行、糞掃衣、乞食，學人未離欲，我今當為說法，令其即於此生不起諸漏，心得解脫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波梨耶聚落四十比丘：「眾生無始生死，無明所蓋，愛繫其頸，長夜生死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諸比丘！於意云何？恒水洪流趣於大海，中間恒水為多？汝等本來長夜生死輪轉，破壞身體流血為多？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如我解世尊所說義，我等長夜輪轉生死，其身破壞流血甚多，多於恒水百千萬倍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置此恒水，乃至四大海水為多？汝等長夜輪轉生死，其身破壞血流為多？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如我解世尊所說義，我等長夜輪轉生死，其身破壞流血甚多，踰四大海水也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等長夜輪轉生死，所出身血甚多無數，過於恒水及四大海。所以者何？汝於長夜，曾生象中，或截耳、鼻、頭、尾、四足，其血無量。或受馬身，駝、驢、牛、犬諸禽獸類，斷截耳、鼻、頭、足四體，其血無量，汝等長夜或為賊盜，為人所害，斷截頭、足、耳、鼻，分離四體，其血無量。汝等長夜身壞命終，棄於塚間，膿壞流血，其數無量，或墮地獄、畜生、餓鬼，身壞命終，其流血出亦復無量。」



佛告比丘：「色為是常，為非常耶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無常。世尊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若無常者，是苦耶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是苦。世尊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若無常、苦者，是變易法，聖弟子寧復於中見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

佛告比丘：「若所有色，過去、未來、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。如是如實知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聖弟子如是觀者，於色厭離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厭離；厭已不樂，不樂已解脫，解脫知見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佛說是法時，四十比丘波梨耶聚落住者不起諸漏，心得解脫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九三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無始生死以來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於意云何？恒河流水，乃至四大海，其水為多？為汝等長夜輪轉生死，流淚為多？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如我解世尊所說義，我等長夜輪轉生死，流淚甚多，過於恒水及四大海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等長夜輪轉生死，流淚甚多，非彼恒水及四大海。所以者何？汝等長夜喪失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宗親、知識，喪失錢財，為之流淚，甚多無量。汝等長夜棄於塚間，膿血流出，及生地獄、畜生、餓鬼。諸比丘！汝等從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其身血淚甚多無量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色為常耶？為無常耶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無常。世尊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若無常者，是苦耶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是苦。世尊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若無常、苦者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寧於其中見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

「諸比丘！聖弟子如是知、如是見，乃至於色解脫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解脫，解脫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九三九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於無始生死，無明所蓋，愛繫其頸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於意云何？恒河流水及四大海，其水為多，汝等長夜輪轉生死，飲其母乳為多耶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如我解世尊所說義，我等長夜輪轉生死，飲其母乳，多於恒河及四大海水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等長夜輪轉生死，飲其母乳，多於恒河及四大海水。所以者何？汝等長夜或生象中，飲其母乳，無量無數。或生駝、馬、牛、驢諸禽獸類飲其母乳，其數無量。汝等長夜棄於塚間，膿血流出，亦復無量。或墮地獄、畜生、餓鬼，髓血流出，亦復如是。比丘！汝等無始生死輪轉已來，不知苦之本際。云何？比丘！色為常耶？為無常耶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非常。世尊！」

「乃至聖弟子於五受陰觀察非我、非我所，於諸世間得無所取；不取已，無所著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雜阿含經卷第三十三

## 雜阿含經卷第三十四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 九四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諸比丘！於意云何？若此大地一切草木，以四指量，斬以為籌，以數汝等長夜輪轉生死所依父母；籌數已盡，其諸父母數猶不盡。諸比丘！如是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是故，比丘！當如是學：『當勤精進，斷除諸有，莫令增長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九四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云何？比丘！此大地土泥悉以為丸，如婆羅果，以數汝等長夜生死以來所依父母；土丸既盡，所依父母其數不盡。比丘！眾生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，其數如是。是故，比丘！當勤方便，斷除諸有，莫令增長，當如是學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九四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諸比丘！汝等見諸眾生安隱諸樂，當作是念：『我等長夜輪轉生死，亦曾受斯樂，其趣無量。』是故，比丘！當如是學：『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，當勤精進，斷除諸有，莫令增長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九四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諸比丘！若見眾生受諸苦惱，當作是念：『我長夜輪轉生死以來，亦曾更受如是之苦，其數無量，當勤方便，斷除諸有，莫令增長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九四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諸比丘！汝等見諸眾生而生恐怖，衣毛為豎，當作是念：『我等過去必曾殺生，為傷害者，為惡知識，於無始生死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』諸比丘！當作是學，斷除諸有，莫令增長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九四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諸比丘！若見眾生愛念歡喜者，當作是念：『如是眾生過去世時，必為我等父母、兄弟、妻子、親屬、師友、知識，如是長夜生死輪轉，無明所蓋，愛繫其頸，故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』是故，諸比丘！當如是學，精勤方便，斷除諸有，莫令增長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九四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異婆羅門來詣佛所，恭敬問訊，問訊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未來世當有幾佛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未來佛者，如無量恒河沙。」

爾時，婆羅門作是念：「未來當有如無量恒河沙三藐三佛陀，我當從彼修諸梵行。」

爾時，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去。

時，婆羅門隨路思惟：「我今唯問沙門瞿曇未來諸佛，不問過去。」即隨路還，復問世尊：「云何？瞿曇！過去世時，復有幾佛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過去世佛亦如無量恒河沙數。」

時，婆羅門即作是念：「過去世中有無量恒河沙等諸佛世尊，我曾不習近。設復未來如無量恒河沙三藐三佛陀，亦當不與習近娛樂。我今當於沙門瞿曇所修行梵行。」即便合掌白佛言：「唯願聽我於正法、律出家修梵行。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聽汝於正法、律出家修梵行，得比丘分。」

爾時，婆羅門即出家受具足。出家已，獨一靜處思惟：「所以善男子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……。」乃至得阿羅漢。

### (九四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毘富羅山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一人於一劫中生死輪轉，積累白骨不腐壞者，如毘富羅山。若多聞聖弟子此苦聖諦如實知，此苦集聖諦如實知，此苦滅聖諦如實知，此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，彼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斷三結，謂身見、戒取、疑，斷此三結，得須陀洹，不墮惡趣法，決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邊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一人一劫中，    積聚其身骨，  
常積不腐壞，    如毘富羅山。  
若諸聖弟子，    正智見真諦，  
此苦及苦因，    離苦得寂滅。  
修習八道跡，    正向般涅槃，  
極至於七有，    天人來往生，  
盡一切諸結，    究竟於苦邊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九四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於無始生死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」

時，有異比丘從坐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為佛作禮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：「世尊！劫長久如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我能為汝說，而汝難知。」

比丘白佛：「可說譬不？」

佛言：「可說，比丘！譬如鐵城，方一由旬，高下亦爾，滿中芥子，有人百年取一芥子，盡其芥子，劫猶不竟。如是，比丘！其劫者，如是長久。如是長劫，百千萬億大苦相續，白骨成丘，膿血成流，地獄、畜生、餓鬼惡趣。是名，比丘！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是故，比丘！當如是學：『斷除諸有，莫令增長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九四九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」

時，有異比丘從坐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：「世尊！劫長久如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我能為汝說，汝難得知。」

比丘白佛：「可說譬不？」

佛言：「可說。比丘！如大石山，不斷不壞，方一由旬，若有士夫以迦尸劫貝百年一拂，拂之不己，石山遂盡，劫猶不竟。比丘！如是長久之劫，百千萬億劫受諸苦惱，乃至諸比丘！當如是學：『斷除諸有，莫令增長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九五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」

時，有異比丘從坐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：「世尊！過去有幾劫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我悉能說，汝知甚難。」

比丘白佛：「可說譬不？」

佛言：「可說。譬如，比丘！有士夫壽命百歲，晨朝憶念三百千劫，日中憶念三百千劫，日暮憶念三百千劫。如是日日憶念劫數，百年命終，不能憶念劫數邊際。比丘當知，過去劫數無量如是，過去無量劫數，長夜受苦，積骨成山，髓血成流，乃至地獄、畜生、餓鬼惡趣。如是，比丘！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是故，比丘！當如是學：『斷除諸有，莫令增長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九五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，無有一處不生不死者。如是長夜無始生死，不知苦之本際。是故，比丘！當如是學：『斷除諸有，莫令增長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九五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，無有一處無父母、兄弟、妻子、眷屬、宗親、師長者。如是，比丘！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是故，比丘！當如是學：『斷除諸有，莫令增長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九五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譬如大雨滂沱，一生一滅，如是，眾生無明所蓋，愛繫其頸，無始生死。生者、死者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是故，比丘！當如是學：『斷除諸有，莫令增長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九五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譬如普天大雨洪澍，東西南北無斷絕處。如是東方、南方、西方、北方，無量國土劫成、劫壞，如天大雨，普雨天下，無斷絕處。如是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譬如擲杖空中，或頭落地，或尾落地，或中落地；如是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或墮地獄，或墮畜生，或墮餓鬼。如是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。是故，比丘！當如是學：『斷除諸有，莫令增長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九五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譬如，比丘！若有士夫轉五節輪，常轉不息；如是眾生轉五趣輪，或墮地獄、畜生、餓鬼及人、天趣，常轉不息。如是無始生死，長夜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。是故，比丘！當如是學：『斷除諸有，莫令增長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九五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毘富羅山側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一切行無常，一切行不恒、不安、變易之法。諸比丘！於一切行當生厭離、求樂、解脫。

「諸比丘！過去世時，此毘富羅山名長竹山，有諸人民圍遶山居，名低彌羅邑。低彌羅邑人壽四萬歲，低彌羅邑人上此山頂，四日乃得往反。時，世有佛，名迦羅迦孫提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世尊出興於世，說法教化，初、中、後善，善義善味，純一滿淨，梵行清白，開發顯示。彼長竹山於今名字亦滅，低彌羅聚落人民亦沒，彼佛如來已般涅槃。比丘！當知一切諸行皆悉無常、不恒、不安、變易之法，於一切行，當修厭離、離欲、解脫。

「諸比丘！過去世時，此毘富羅山名曰朋迦。時，有人民遶山而居，名阿毘迦邑，彼時人民壽三萬歲，阿毘迦人上此山頂，經三日中乃得往反。時，世有佛，名拘那含牟尼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世尊出興於世，演說經法，初、中、後善，善義善味，純一滿淨，梵行清白，開發顯示。諸比丘！彼朋迦山名字久滅，阿毘迦邑人亦久亡沒，彼佛世尊亦般涅槃。如是，比丘！一切諸行皆悉無常、不恒、不安、變易之法，汝等比丘當修厭離、求樂、解脫。

「諸比丘！過去世時，此毘富羅山名宿波羅首，有諸人民遶山居止，名赤馬邑，人壽二萬歲，彼諸人民上此山頂，經二日中乃得往反。爾時，有佛名曰迦葉如來、應供，乃至出興於世，演說經法，初、中、後善，善義善味，純一滿淨，梵行清白，開示顯現。比丘！當知宿波羅首山名字久滅，赤馬邑人亦久亡沒，彼佛世尊亦般涅槃。如是，比丘！一切諸行皆悉無常、不恒、不安、變易之法。是故，比丘！當修厭離、離欲、解脫。

「諸比丘！今日此山名毘富羅，有諸人民遶山而居，名摩竭提國，此諸人民壽命百歲，善自消息，得滿百歲，摩竭提人上此山頂，須臾往反，我今於此得成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乃至佛世尊，演說正法，教化令得寂滅涅槃、正道、善逝、覺知。比丘！當知此毘富羅山名亦當磨滅，摩竭提人亦當亡沒，如來不久當般涅槃。如是，比丘！一切諸行悉皆無常、不恒、不安、變易之法。是故，比丘！當修厭離、離欲、解脫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

「古昔長竹山，    低彌羅村邑，  
次名朋迦山，    阿毘迦聚落，  
宿波羅首山，    聚落名赤馬，  
今毘富羅山，    國名摩竭陀，  
名山悉磨滅，    其人悉沒亡，  
諸佛般涅槃，    有者無不盡。  
一切行無常，    悉皆生滅法，  
有生無不盡，    唯寂滅為樂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九五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有婆蹉種出家來詣佛所，合掌問訊，問訊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欲有所問，寧有閑暇見答以不？」

佛告婆蹉種出家：「隨汝所問，當為汝說。」

婆蹉種出家白佛言：「云何？瞿曇！命即身耶？」

佛告婆蹉種出家：「命即身者，此是無記。」

「云何？瞿曇！為命異身異耶？」

佛告婆蹉種出家：「命異身異者，此亦無記。」

婆蹉種出家白佛：「云何？瞿曇！命即身耶？答言：『無記』。命異身異？答言：『無記』。沙門瞿曇有何等奇？弟子命終，即記說言：『某生彼處，某生彼處。』彼諸弟子於此命終捨身，即乘意生身生於餘處。當於爾時，非為命異身異也？」

佛告婆蹉：「此說有餘，不說無餘。」

婆蹉白佛：「瞿曇！云何說有餘，不說無餘？」

佛告婆蹉：「譬如火，有餘得然，非無餘。」

婆蹉白佛：「我見火無餘亦然。」

佛告婆蹉：「云何見火無餘亦然？」

婆蹉白佛：「譬如大聚熾火，疾風來吹，火飛空中，豈非無餘火耶？」

佛告婆蹉：「風吹飛火，即是有餘，非無餘也。」

婆蹉白佛：「瞿曇！空中飛火。云何名有餘？」

佛告婆蹉：「空中飛火依風故住，依風故然；以依風故，故說有餘。」

婆蹉白佛：「眾生於此命終，乘意生身往生餘處。云何有餘？」

佛告婆蹉：「眾生於此處命終，乘意生身生於餘處，當於爾時，因愛故取，因愛而住，故說有餘。」

婆蹉白佛：「眾生以愛樂有餘，染著有餘；唯有世尊得彼無餘，成等正覺。沙門瞿曇！世間多緣，請辭還去。」

佛告婆蹉：「宜知是時！」

婆蹉出家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而去。

### (九五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尊者大目犍連亦於彼住。

時，有婆蹉種出家詣尊者大目犍連所，與尊者目犍連面相問訊慰勞，慰勞已，退坐一面，語尊者大目犍連：「欲有所問，寧有閑暇見答以不？」

目連答言：「婆蹉！隨意所問，知者當答。」

時，婆蹉種出家問尊者目犍連：「何因、何緣餘沙門、婆羅門有人來問云何如來有後死、無後死、有無後死、非有非無後死，皆悉隨答。而沙門瞿曇有來問言如來有後死、無後死、有無後死、非有非無後死，而不記說？」

目犍連言：「婆蹉！餘沙門、婆羅門於色、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出不如實知；不如實知故，於如來有後死則取著，如來無後死、有後死、有無後死、非有後死非無後死則生取著。受、想、行、識、識集、識滅、識味、識患、識出不如實知；不如實知故，於如來有後死生取著，無後死、有無後死、非有非無後死生取著。

「如來者，於色如實知，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出如實知；如實知故，於如來有後死則不著，無後死、有無後死、非有非無後死則不著。受、想、行、識如實知，識集、識滅、識味、識患、識出如實知；如實知故，於如來有後死則不然，無後死、有無後死、非有非無後死則不然。甚深廣大，無量無數，皆悉寂滅。

「婆蹉！如是因、如是緣，餘沙門、婆羅門若有來問如來有後死、無後死、有無後死、非有非無後死，則為記說。如是因、如是緣，如來若有來問如來有後死、無後死、有無後死、非有非無後死，不為記說。」

時，婆蹉種出家聞尊者大目犍連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而去。

### (九五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有婆蹉種出家來詣佛所，合掌問訊，問訊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瞿曇！何因、何緣餘沙門、婆羅門若有來問……」如上廣說。

爾時，婆蹉種出家歎言：「奇哉！瞿曇！弟子、大師義同義、句同句、味同味，乃至同第一義。瞿曇！我今詣摩訶目犍連，以如是義、如是句、如是味而問於彼，彼亦以如是義、如是句、如是味而答我，如今瞿曇所說。是故，瞿曇！真為奇特，大師、弟子義同義、句同句、味同味，同第一義。」

爾時，婆蹉種出家有諸因緣至那梨聚落。營事訖已，詣尊者訖陀迦旃延所，共相問訊，問訊已，退坐一面，問訖陀迦旃延：「何因、何緣沙門瞿曇若有來問如來有後死、無後死、有無後死、非有非無後死，不為記說？」

訖陀迦旃延語婆蹉種出家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於汝意云何？若因、若緣，若行身施，若色、若無色，若想、若非想、若非想非非想，若彼因、彼緣、彼行無餘行滅。永滅已，如來於彼有所記說，言：『有後死、無後死、有無後死、非有非無後死』耶？」

婆蹉種出家語訖陀迦旃延：「若因、若緣，若種施設諸行，若色、若非色，若想、若非想、若非想非非想，彼因、彼緣、彼行無餘滅。云何瞿曇於彼記說如來有後死、無後死、有無後死、非有非無後死？」

訖陀迦旃延語婆蹉種出家：「是故如來以是因、以是緣故，有問如來有後死、無後死、有無後死、非有非無後死，不為記說。」

婆蹉種出家問訖陀迦旃延：「汝於沙門瞿曇弟子，為日久如？」

訖陀迦旃延答言：「少過三年，於正法、律出家修梵行。」

婆蹉種出家言：「訖陀迦旃延！快得善利，少時出家而得如是身律儀、口律儀，又得如是智慧辯才。」

時，婆蹉種出家聞訖陀迦旃延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去。

## (九六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有婆蹉種出家來詣佛所，合掌問訊，問訊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欲有所問，寧有閑暇為解說不？」

佛告婆蹉種出家：「隨所欲問，當為汝說。」

婆蹉種出家白佛言：「瞿曇！何因、何緣有人來問如來有後死、無後死、有無後死、非有非無後死，而不為記說耶？」

佛告婆蹉種出家……如上訖陀迦旃延廣說，乃至「非有非無後死。」

婆蹉種出家白佛言：「奇哉！瞿曇！師及弟子義義同，句句同，味味同，其理悉合，所謂第一句說。瞿曇！我為小緣事至那利伽聚落，營事訖已，暫過沙門迦旃延，以如是義、如是句、如是味問沙門迦旃延，彼亦以如是義、如是句、如是味答我所

問，如今沙門瞿曇所說。是故當知，實為奇特！師及弟子義、句、味，義、句、味悉同。」

時，婆蹉種出家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而去。

### (九六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有婆蹉種出家來詣佛所，合掌問訊，問訊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云何？瞿曇！為有我耶？」

爾時，世尊默然不答。

如是再三。爾時，世尊亦再三不答。

爾時，婆蹉種出家作是念：「我已三問沙門瞿曇，而不見答，但當還去。」

時，尊者阿難住於佛後，執扇扇佛。爾時，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彼婆蹉種出家三問，世尊何故不答？豈不增彼婆蹉種出家惡邪見，言沙門不能答其所問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我若答言有我，則增彼先來邪見；若答言無我，彼先癡惑豈不更增癡惑？言先有我從今斷滅。若先來有我則是常見，於今斷滅則是斷見。如來離於二邊，處中說法，所謂是事有故是事有，是事起故是事生，謂緣無明行，乃至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滅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九六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婆蹉種出家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問訊，問訊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瞿曇！云何瞿曇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『世間常，此是真實，餘則虛妄。』耶？」

佛告婆蹉種出家：「我不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『世間常，是則真實，餘則虛妄。』」

「云何瞿曇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『世間無常、常無常、非常非無常，有邊、無邊、邊無邊、非邊非無邊，命即是身、命異身異，如來有後死、無後死、有無後死、非有非無後死。』？」

佛告婆蹉種出家：「我不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，乃至非有非無後死。」

爾時，婆蹉種出家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於此見，見何等過患，而於此諸見，一切不說？」

佛告婆蹉種出家：「若作是見，世間常，此則真實，餘則虛妄者，此是倒見、此是觀察見、此是動搖見、此是垢污見、此是結見，是苦、是閔、是惱、是熱，見結所

繫，愚癡無聞凡夫於未來世，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生。婆蹉種出家！若作是見，世間無常、常無常、非常非無常，有邊、無邊、邊無邊、非有邊非無邊，是命是身、命異身異，如來有後死、無後死、有無後死、非有非無後死。此是倒見，乃至憂、悲、惱、苦生。」

婆蹉種出家白佛：「瞿曇！何所見？」

佛告婆蹉種出家：「如來所見已畢。婆蹉種出家！然如來見，謂見此苦聖諦、此苦集聖諦、此苦滅聖諦、此苦滅道跡聖諦；作如是知、如是見已，於一切見、一切受、一切生，一切我、我所見、我慢繫著使，斷滅、寂靜、清涼、真實，如是等解脫。比丘！生者不然，不生亦不然。」

婆蹉白佛：「瞿曇！何故說言生者不然？」

佛告婆蹉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婆蹉！猶如有人於汝前然火，汝見火然不？即於汝前火滅，汝見火滅不？」

婆蹉白佛：「如是，瞿曇！」

佛告婆蹉：「若有人問汝：『向者火然，今在何處？為東方去耶？西方、南方、北方去耶？』如是問者，汝云何說？」

婆蹉白佛：「瞿曇！若有來作如是問者，我當作如是答：『若有於我前然火，薪草因緣故然，若不增薪，火則永滅，不復更起，東方、南方、西方、北方去者，是則不然。』」

佛告婆蹉：「我亦如是說，色已斷已知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已斷已知，斷其根本，如截多羅樹頭，無復生分，於未來世永不復起。若至東方，南、西、北方，是則不然，甚深廣大，無量無數永滅。」

婆蹉白佛：「我當說譬。」

佛告婆蹉：「為知是時。」

婆蹉白佛：「瞿曇！譬如近城邑聚落，有好淨地，生堅固林，有一大堅固樹，其生已來經數千歲，日夜既久，枝葉零落，皮膚枯朽，唯幹獨立。如是，瞿曇！如來法、律離諸枝條柯葉，唯空幹堅固獨立。」

爾時，婆蹉出家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去。

### (九六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有婆蹉種出家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瞿曇！彼云何無知故，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『世間常，此是真實，餘則虛妄，世間無常、世間常無常、世間非常非無常，世有邊、世無邊、世有邊無邊、世非有邊非無邊

，命即是身、命異身異，如來有後死、無後死、有無後死、非有非無後死』？」

佛告婆蹉：「於色無知故，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『世間常，此是真實，餘則虛妄，乃至非有非無後死。』於受、想、行、識無知故，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『世間常，此是真實，餘則虛妄，乃至非有非無後死。』」

婆蹉白佛：「瞿曇！知何法故，不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『世間常，此是真實，餘則虛妄，乃至非有非無後死。』」

佛告婆蹉：「知色故，不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『世間常，此是真實，餘則虛妄，乃至非有非無後死。』知受、想、行、識故，不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，世間常，此是真實，餘則虛妄，乃至非有非無後死，如是不知、知。如是不見、見，不識、識，不斷、斷，不觀、觀，不察、察，不覺、覺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婆蹉種出家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而去。

### (九六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有婆蹉種出家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慰勞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欲有所問，寧有閑暇為解說不？」爾時，世尊默然而住。

婆蹉種出家第二、第三問，佛亦第二、第三默然而住。

時，婆蹉種出家白佛言：「我與瞿曇共相隨順，今有所問，何故默然？」

爾時，世尊作是念：「此婆蹉種出家長夜質直，不諂不偽，時有所問，皆以不知故，非故惱亂，我今當以阿毘曇律納受於彼。」作是念已，告婆蹉種出家：「隨汝所問，當為解說。」

婆蹉白佛：「云何？瞿曇！有善法耶？」

佛答言：「有。」

婆蹉白佛：「當為我說善、不善法，令我得解。」

佛告婆蹉：「我今當為汝略說善、不善法。諦聽。善思。婆蹉！貪欲者是不善法，調伏貪欲是則善法；瞋恚、愚癡是不善法，調伏恚、癡是則善法。殺生者是不善法，離殺生者是則善法；偷盜、邪淫、妄語、兩舌、惡口、綺語、貪、恚、邪見是不善法，不盜，乃至正見是則善法，是為，婆蹉！我今已說三種善法、三種不善法。如是，聖弟子於三種善法、三種不善法如實知，十種不善法、十種善法如實知者，則於貪欲無餘滅盡，瞋恚、愚癡無餘滅盡者，則於一切有漏滅盡，無漏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婆蹉白佛：「頗有一比丘於此法、律得盡有漏，無漏心解脫，乃至不受後有耶？」

佛告婆蹉：「不但若一，若二、若三，乃至五百，有眾多比丘於此法、律盡諸有漏，乃至不受後有。」

婆蹉白佛：「且置比丘，有一比丘尼於此法、律盡諸有漏，乃至不受後有不？」

佛告婆蹉：「不但一、二、三比丘尼，乃至五百，有眾多比丘尼於此法、律盡諸有漏，乃至不受後有。」

婆蹉白佛：「置比丘尼，有一優婆塞修諸梵行，於此法、律度狐疑不？」

佛告婆蹉：「不但一、二、三，乃至五百優婆塞，乃有眾多優婆塞修諸梵行，於此法、律斷五下分結，得成阿那含，不復還生此。」

婆蹉白佛：「復置優婆塞，頗有一優婆夷於此法、律修持梵行，於此法、律度狐疑不？」

佛告婆蹉：「不但一、二、三優婆夷，乃至五百，乃有眾多優婆夷於此法、律斷五下分結，於彼化生，得阿那含，不復還生此。」

婆蹉白佛：「置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修梵行者，頗有優婆塞受五欲，而於此法、律度狐疑不？」

佛告婆蹉：「不但一、二、三，乃至五百，乃有眾多優婆塞居家妻子，香華嚴飾，畜養奴婢，於此法、律斷三結，貪、恚、癡薄，得斯陀含，一往一來，究竟苦邊。」

婆蹉白佛：「復置優婆塞，頗有一優婆夷受習五欲，於此法、律得度狐疑不？」

佛告婆蹉：「不但一、二、三，乃至五百，乃有眾多優婆夷在於居家，畜養男女，服習五欲，華香嚴飾，於此法、律三結盡，得須陀洹，不墮惡趣法，決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邊。」

婆蹉白佛言：「瞿曇！若沙門瞿曇成等正覺，若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修梵行者，及優婆塞、優婆夷服習五欲，不得如是功德者，則不滿足；以沙門瞿曇成等正覺，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修諸梵行，及優婆塞、優婆夷服習五欲，而成就爾所功德故，則為滿足。瞿曇！今當說譬。」

佛告婆蹉：「隨意所說。」

婆蹉白佛：「如天大雨，水流隨下，瞿曇法、律亦復如是。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若男、若女，悉皆隨流，向於涅槃，沒輪涅槃。甚奇！佛、法、僧平等法、律。為餘異道出家來詣瞿曇所，於正法、律求出家、受具足者，幾時便聽出家？」

佛告婆蹉：「若餘異道出家欲來於正法、律求出家、受具足者，乃至四月於和尚所受衣而住，然此是為人粗作齊限耳。」

婆蹉白佛：「若諸異道出家來於正法、律欲求出家、受具足，聽於和尚所受依，若滿四月聽出家者，我今堪能於四月在和尚所受依。若於正法、律而得出家、受具

足，我當於瞿曇法中出家、受具足，修持梵行。」

佛告婆蹉：「我先不說粗為人作分齊耶？」

婆蹉白佛：「如是，瞿曇！」

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汝等當度彼婆蹉出家於正法、律出家、受具足。」

婆蹉種出家即得於正法、律出家、受具足，成比丘分，乃至半月，學所應知、應識、應見、應得、應覺、應證，悉知、悉識、悉見、悉得、悉覺、悉證如來正法。

尊者婆蹉作是念：「我今已覺所應知、應識、應見、應得、應覺、應證，彼一切悉知、悉識、悉見、悉得、悉覺、悉證，今當往見世尊。」

是時，婆蹉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於一面住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於學所應知、應識、應見、應得、應覺、應證，悉知、悉識、悉見、悉得、悉覺、悉證世尊正法，唯願世尊為我說法，我聞法已，當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思惟：『所以善男子勿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出家學道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佛告婆蹉：「有二法，修習多修習，所謂止、觀。此二法修習多修習，得知界、果，覺了於界，知種種界，覺種種界。如是，比丘！欲求離欲，惡不善法，乃至第四禪具足住，慈、悲、喜、捨，空入處、識入處、無所有入處、非想非非想入處，令我三結盡，得須陀洹；三結盡，貪、恚、癡薄，得斯陀含；五下分結盡，得阿那含；種種神通境界，天眼、天耳、他心智、宿命智、生死智、漏盡智皆悉得。是故，比丘！當修二法，修習多修習，修二法故，知種種界，乃至漏盡。」

爾時，尊者婆蹉聞佛所說，歡喜作禮而去。爾時，婆蹉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

時，有眾多比丘莊嚴方便，欲詣世尊恭敬供養。

爾時，婆蹉問眾多比丘：「汝等莊嚴方便，欲詣世尊恭敬供養耶？」

諸比丘答言：「爾。」

爾時，婆蹉語諸比丘：「尊者！持我語，敬禮世尊，問訊起居輕利，少病少惱，安樂住不？言：『婆蹉比丘白世尊言：「我已供養世尊，具足奉事，令歡悅，非不歡悅；大師弟子所作皆悉已作，供養大師，令歡悅，非不歡悅。」』」

時，眾多比丘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尊者婆蹉稽首敬禮世尊足……」乃至「歡悅，非不歡悅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諸天先已語我，汝今復說。如來成就第一知見，亦如婆蹉比丘，有如是德力。」

爾時，世尊為彼婆蹉比丘說第一記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

## ( 九六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有外道出家名曰鬱低迦，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瞿曇！云何？瞿曇！世有邊耶？」

佛告鬱低迦：「此是無記。」

鬱低迦白佛：「云何？瞿曇！世無邊耶？有邊無邊耶？非有邊非無邊耶？」

佛告鬱低迦：「此是無記。」

鬱低迦白佛：「云何？瞿曇！世有邊耶？答言『無記。』世無邊耶？世有邊無邊耶？世非有邊非無邊耶？答言『無記。』瞿曇！於何等法而可記說？」

佛告鬱低迦：「知者，智者，我為諸弟子而記說道，令正盡苦，究竟苦邊。」

鬱低迦白佛：「云何？瞿曇！為諸弟子說道，令正盡苦，究竟苦邊？為一切世間從此道出，為少分耶？」

爾時，世尊默然不答。

第二、第三問，佛亦第二、第三默然不答。

爾時，尊者阿難住於佛後，執扇扇佛。尊者阿難語鬱低迦外道出家：「汝初已問此義，今復以異說而問，是故，世尊不為記說。鬱低迦！今當為汝說譬，夫智者因譬得解。

「譬如國王，有邊境城，四周堅固，巷陌平正，唯有一門。立守門者聰明黠慧，善能籌量，外有人來，應入者聽入，不應入者不聽。周匝遶城，求第二門，都不可得，都無狐狸出入之處，況第二門？彼守門者都不覺悟入者、出者，然彼士夫知一切人唯從此門若出若入，更無餘處。如是，世尊雖不用心覺悟眾生，一切世間從此道出，及以少分，然知眾生正盡苦，究竟苦邊者，一切皆悉從此道出。」

時，鬱低迦外道出家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而去。

## ( 九六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，有尊者富隣尼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。

時，有眾多外道出家詣尊者富隣尼，共相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，問尊者富隣尼：「我聞沙門瞿曇作斷滅破壞有教授耶？今問尊者富隣尼，竟為爾不？」

富隣尼語諸外道出家：「我不如是知世尊教語，眾生斷滅壞有，令無所有者，無有是處！我作如是解：『世尊所說有諸眾生，計言有我、我慢、邪慢，世尊為說，令其斷滅。』」

時，諸外道出家聞富隣尼所說，心不喜悅，呵責而去。

爾時，尊者富隣尼，諸外道去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以向諸外道出家所說具白世尊：「世尊！我向答諸外道說，得無謗毀世尊耶？為是法說，如佛所說，如法說，隨順法說，得不為諸論議者所見嫌責耶？」

佛告富隣尼：「如汝所說，不謗如來，不失次第。如我記說，如法法說，隨順法說，不為諸論者之所嫌責。所以者何？富隣尼！先諸眾生我慢、邪慢，邪慢所迫、邪慢集、邪慢不無間等，亂如狗腸，如鐵鉤鑊，亦如亂草，往反驅馳，此世他世、他世此世，驅馳往反，不能遠離。富隣尼！一切眾生於諸邪慢無餘永滅者，彼一切眾生長夜安隱快樂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富隣尼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九六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尊者阿難陀於後夜時，向[木\*翁]補河邊，脫衣置岸邊，入水洗手足。還上岸，著一衣，摩拭身體。時，俱迦那外道出家亦至水邊。尊者阿難聞其行聲，聞聲已，即便警咳作聲。

俱迦那外道出家聞有人聲，而問言：「為何等人？」

尊者阿難答言：「沙門。」

俱迦那外道言：「何等沙門？」

尊者阿難答言：「釋種子。」

俱迦那外道言：「欲有所問，寧有閑暇見答以不？」

尊者阿難答言：「隨意所問，知者當答。」

俱迦那言：「云何？阿難！如來死後有耶？」

阿難答言：「世尊所說，此是無記。」

復問：「如來死後無耶？死後有無耶？非有非無耶？」

阿難言：「世尊所說，此是無記。」

俱迦那外道言：「云何？阿難！如來死後有？答言無記，死後無？死後有無？死後非有非無？答言無記。云何？阿難！為不知不見耶？」

阿難答言：「非不知、非不見，悉知、悉見。」

復問阿難：「云何知？云何見？」

阿難答言：「見可見處，見所起處，見纏斷處，此則為知，此則為見。我如是知、如是見，云何說言不知、不見？」

俱迦那外道復問：「尊者何名？」

阿難陀答言：「我名阿難陀。」

俱迦那外道言：「奇哉！大師弟子，而共論議！我若知是尊者阿難陀者，不敢發問。」說是語已，即捨而去。

### (九六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給孤獨長者日日出見世尊，禮事供養，給孤獨長者作是念：「我今出太早，世尊及諸比丘禪思未起，我寧可過諸外道住處。」即入外道精舍，與諸外道共相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

時，彼外道問言：「長者！汝見沙門瞿曇，云何見？何所見？」

長者答言：「我亦不知云何見世尊，世尊何所見。」

諸外道言：「汝言見眾僧，云何見眾僧？眾僧何所見？」

長者答言：「我亦不知云何見僧，僧何所見。」

外道復問：「長者！汝今云何自見？自何所見？」

長者答言：「汝等各各自說所見，然後我說所見，亦不難。」

時，有一外道作如是言：「長者！我見一切世間常，是則真實，餘者虛妄。」

復有說言：「長者！我見一切世間無常，此是真實，餘則虛妄。」

復有說言：「長者！世間常無常，此是真實，餘則虛妄。」

復有說言：「世間非常非無常，此是真實，餘則虛妄。」

復有說言：「世有邊，此是真實，餘則虛妄。」

復有說言：「世無邊，此是真實，餘則虛妄。」

復有說言：「世有邊無邊。」

復有說言：「世非有邊非無邊。」

復有說言：「命即是身。」

復有說言：「命異身異。」

復有說言：「如來死後有。」

復有說言：「如來死後無。」

復有說言：「如來死後有無。」

復有說言：「如來死後非有非無，此是真實，餘則虛妄。」

諸外道語長者言：「我等各各已說所見，汝復應說汝所見。」

長者答言：「我之所見真實、有為、思量、緣起，若復真實、有為、思量、緣起者，彼則無常，無常者是苦。如是知己，於一切見都無所得。如汝所見：『世間常

，此是真實，餘則虛妄。』者，此見真實、有為、思量、緣起；若真實、有為、思量、緣起者，是則無常，無常者是苦。是故汝等習近於苦，唯得於苦，堅住於苦，深入於苦。如是汝言世間無常，此是真實，餘則虛妄。有如是咎。」

世間常、無常、非常非無常，世有邊、世無邊、世有邊無邊、世非有邊非無邊，命即是身、命異身異，如來死後有、如來死後無、如來死後有無、如來死後非有非無，此是真實，餘則虛妄，皆如上說。

有一外道語給孤獨長者言：「如汝所說，若有見彼，則真實、有為、思量、緣起者，是無常法，若無常者是苦。是故，長者所見亦習近苦，得苦，住苦，深入於苦？」

長者答言：「我先不言所見者，是真實、有為、思量、緣起法，悉皆無常，無常者是苦，知苦已，我於所見無所得耶？」

彼外道言：「如是，長者！」

爾時，給孤獨長者於外道精舍伏彼異論，建立正論，於異學眾中作師子吼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以向與諸外道共論事向佛廣說。

佛告給孤獨長者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宜應時時摧伏愚癡外道，建立正論。」

佛說是語已，給孤獨長者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九六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有長爪外道出家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我一切見不忍。」

佛告火種：「汝言一切見不忍者，此見亦不忍耶？」

長爪外道言：「向言一切見不忍者，此見亦不忍。」

佛告火種：「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此見則已斷、已捨、已離，餘見更不相續、不起、不生。火種！多人與汝所見同，多人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，汝亦與彼相似，火種！若諸沙門、婆羅門捨斯等見，餘見不起，是等沙門、婆羅門世間亦少少耳。

「火種！依三種見。何等為三？有一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『我一切忍。』復次，有一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『我一切不忍。』復次，有一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『我於一忍、一不忍』。火種！若言一切忍者，此見與貪俱生，非不貪；與恚俱生，非不恚，與癡俱生，非不癡；繫，不離繫，煩惱，非清淨，樂取，染著生。若如是見：『我一切不忍。』此見非貪俱、非恚俱、非癡俱，清淨非煩惱，離繫非繫，不樂不取，不著生。火種！若如是見：『我一忍、一不忍。』彼若忍者，則有貪，乃至染著生，若如是見不忍者，則離貪，乃至不染著生。

「彼多聞聖弟子所學言：『我若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「我一切忍。」則為二者所責、所詰。何等二種？謂一切不忍，及一忍、一不忍，則為此等所責。責故詰，詰故害，彼見責、見詰、見害故，則捨所見，餘見則不復生。如是斷見、捨見、離見，餘見不復相續，不起不生。』

「彼多聞聖弟子作如是學：『我若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「我一切不忍。」者，則有二種二詰。何等為二？謂我一切忍，及一忍、一不忍。如是二責二詰，乃至不相續，不起不生。』

「彼多聞聖弟子作如是學：『我若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「一忍、一不忍。」則有二責二詰。何等二？謂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「我一切忍，及一切不忍。」如是二責，乃至不相續，不起不生。』

「復次，火種！如是身色龜四大，聖弟子當觀無常、觀生滅、觀離欲、觀滅盡、觀捨。若聖弟子觀無常、觀滅、觀離欲、觀滅盡、觀捨住者，於彼身、身欲、身念、身愛、身染、身著，永滅不住。

「火種！有三種受，謂苦受、樂受、不苦不樂受。此三種受，何因？何集？何生？何轉？謂此三受觸因、觸集、觸生、觸轉。彼彼觸集，則受集；彼彼觸滅，則受滅，寂靜、清涼、永盡。彼於此三受，覺苦、覺樂、覺不苦不樂。彼彼受若集、若滅、若味、若患、若出如實知；如實知己，即於彼受觀察無常、觀生滅、觀離欲、觀滅盡、觀捨。彼於身分齊受覺如實知，於命分齊受覺如實知，若彼身壞命終後，即於爾時一切受永滅、無餘永滅。彼作是念：『樂受覺時，其身亦壞；苦受覺時，其身亦壞；不苦不樂受覺時，其身亦壞，悉為苦邊。於彼樂覺，離繫不繫；於彼苦覺，離繫不繫；於不苦不樂覺，離繫不繫。於何離繫？離於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離於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，我說斯等，名為離苦。』」

當於爾時，尊者舍利弗受具足始經半月。時，尊者舍利弗住於佛後，執扇扇佛。時，尊者舍利弗作是念：「世尊歎說於彼彼法，斷欲、離欲，欲滅盡、欲捨。」爾時，尊者舍利弗即於彼彼法觀察無常，觀生滅、觀離欲、觀滅盡、觀捨，不起諸漏，心得解脫。

爾時，長爪外道出家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。長爪外道出家見法、得法、覺法、入法、度諸疑惑，不由他度，入正法、律，得無所畏，即從坐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：「願得於正法、律出家、受具足，於佛法中修諸梵行。」

佛告長爪外道出家：「汝得於正法、律出家、受具足，成比丘分。」

即得善來比丘出家，彼思惟：「所以善男子剷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……。」乃至心善解脫，得阿羅漢。

佛說是經已，尊者舍利弗、尊者長爪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雜阿含經卷第三十四

## 雜阿含經卷第三十五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九七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王舍城有外道出家名舍羅步，住須摩竭陀池側，於自眾中作如是唱言：「沙門釋子法我悉知，我先已知彼法、律而悉棄捨。」

時，有眾多比丘晨朝著衣持鉢，入王舍城乞食。聞有外道名舍羅步，住王舍城須摩竭陀池側，於自眾中作如是唱：「沙門釋子所有法、律我悉已知，先已知彼法、律，然後棄捨。」聞是語已，乞食畢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晨朝著衣持鉢，入王舍城乞食，聞有外道出家名舍羅步，住王舍城須摩竭陀池側，於自眾中作是唱言：『沙門釋子法我已悉知，知彼法、律已，然後棄捨。』善哉！世尊！可自往彼須摩竭陀池側，憐愍彼故！」

爾時，世尊默然而許，於日晡時從禪覺，往到須摩竭陀池側外道舍羅步所。

時，舍羅步外道出家遙見世尊來，即敷床坐，請佛令坐。

佛即就坐，告舍羅步言：「汝實作是語：『沙門釋子所有法、律，我悉已知。知彼法、律已，然後棄捨。』耶？」時，舍羅步默而不答。

佛告舍羅步：「汝今應說，何故默然？汝所知滿足者，我則隨喜；不滿足者，我當令汝滿足。」時，舍羅步猶故默然。如是第二、第三說，彼再三默然住。

時，舍羅步有一梵行弟子白舍羅步言：「師應往詣沙門瞿曇說所知見，今沙門瞿曇自來詣此，何故不說？沙門瞿曇又告師言：『若滿足者，我則隨喜；不滿足者，當令滿足。』何故默然而不記說？」彼舍羅步梵行弟子勸時，亦復默然。

爾時，世尊告舍羅步：「若復有言：『沙門瞿曇非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。』我若善諫善問，善諫善問時，彼則遼落說諸外事；或忿恚慢覆，對閱不忍，無由能現；或默然抱愧低頭，密自思省，如今舍羅步。若復作如是言非沙門瞿曇無正法、律者，我若善諫善問，彼亦如汝今日默然而住。若復有言非沙門瞿曇聲聞善向者，我若善諫善問，彼亦乃至如汝今日默然而住。」爾時，世尊於須摩竭陀池側師子吼已，從坐起而去。

爾時，舍羅步梵行弟子語舍羅步言：「譬如有牛，截其兩角，入空牛欄中，跪地大吼；師亦如是，於無沙門瞿曇弟子眾中作師子吼。譬如女人欲作丈夫聲，發聲即作女聲；師亦如是，於非沙門瞿曇弟子眾中作師子吼。譬如野干欲作狐聲，發聲還作野干聲；師亦如是，於非沙門瞿曇弟子眾中欲作師子吼。」

時，舍羅步梵行弟子於舍羅步面前呵責毀訾已，從坐起去。

### (九七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王舍城須摩竭陀池側有外道出家名上坐，住彼池側，於自眾中作如是語：「我說一偈，若能報者，我當於彼修行梵行。」

時，有眾多比丘晨朝著衣持鉢，入王舍城乞食，聞有外道出家名曰上座，住須摩竭陀池側，於自眾中作如是說：「我說一偈，有能報者，我當於彼所修行梵行。」乞食畢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晨朝與眾多比丘入城乞食，聞有外道出家名曰上坐，住須摩竭陀池側，於自眾中作如是說：『我說一偈，有能報者，我當於彼修行梵行。』唯願世尊應自往彼，哀愍故！」

爾時，世尊默然而許，即日晡時從禪覺，往至須摩竭陀池側。

時，上坐外道出家遙見世尊，即敷床座，請佛令坐。世尊坐已，告上坐外道出家言：「汝實作是語：『我說一偈，若能報者，我當於彼修行梵行』耶？汝今便可說偈，我能報答。」

時，彼外道即累繩床以為高座，自昇其上。即說偈言：

「比丘以法活，    不恐怖眾生，  
意寂行捨離，    持戒順息止。」

爾時，世尊知彼上坐外道心。即說偈言：

「汝於所說偈，    能自隨轉者，  
我當於汝所，    作善士夫觀，  
觀汝今所說，    言行不相應，  
寂止自調伏，    莫恐怖眾生，  
行意寂遠離，    受持淨戒者，  
順調伏寂止，    身口心離惡，  
善攝於住處，    不令放逸者，  
是則名隨順，    調伏及寂止。」

爾時，上坐外道出家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已知我心。」即從床而下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今我得於正法、律出家、受具足，成比丘法不？」

佛告上坐外道出家：「今汝可得於正法、律出家、受具足，成比丘分。」

如是上坐外道出家得出家，作比丘已，思惟：「所以善男子剷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……。」乃至心善解脫，得阿羅漢。

## (九七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有眾多婆羅門出家住須摩竭陀池側，集聚一處，作如是論：「如是婆羅門真諦，如是婆羅門真諦。」

爾時，世尊知彼眾多婆羅門出家心念，往到須摩竭陀池側。

時，眾多婆羅門出家遙見佛來，即為佛敷床座，請佛就坐。

佛即就坐，告諸婆羅門出家：「汝等於此須摩竭陀池側，眾共集聚，何所論說？」

婆羅門出家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我等眾多婆羅門出家集於此坐，作如是論：『如是婆羅門真諦。如是婆羅門真諦。』」

佛告婆羅門出家：「有三種婆羅門真實，我自覺悟成等正覺而復為人演說。汝婆羅門出家作如是說：『不害一切眾生，是婆羅門真諦，非為虛妄。』彼於彼言我勝、言相似、言我卑，若於彼真諦不繫著，於一切世間作慈心色像，是名第一婆羅門真諦，我自覺悟成等正覺，為人演說。

「復次，婆羅門作如是說：『所有集法皆是滅法，此是真諦，非為虛妄。』乃至於彼真諦不計著，於一切世間觀察生滅，是名第二婆羅門真諦。

「復次，婆羅門作如是說：『無我處所及事都無所有，無我處所及事都無所有，此則真諦，非為虛妄。』如前說，乃至於彼無所繫著，一切世間無我像類，是名第三婆羅門真諦，我自覺悟成等正覺而為人說。」爾時，眾多婆羅門出家默然住。

時，世尊作是念：「今映彼愚癡，殺彼惡者，今此眾中無一能自思量欲造因緣，於沙門瞿曇法中修行梵行。」如是知己，從坐起而去。

## (九七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拘睺彌國瞿師羅園，尊者阿難亦住於彼。

時，有外道出家名曰栴陀，詣尊者阿難所，與尊者阿難共相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，問尊者阿難言：「何故於沙門瞿曇所出家修梵行？」

阿難答言：「為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故，於彼出家修梵行。」

栴陀復問：「彼能說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耶？」

阿難答言：「我亦能說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。」

栴陀復問：「汝見貪欲、瞋恚、愚癡有何過患，說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耶？」

阿難答言：「染著貪欲映障心故，或自害，或復害他，或復俱害，現法得罪、後世得罪、現法後世二俱得罪，彼心常懷憂、苦受覺。若瞋恚映障、愚癡映障，自害、



害他、自他俱害，乃至常懷憂、苦受覺。又復，貪欲為盲、為無目、為無智、為慧力羸、為障闕，非明、非等覺，不轉向涅槃。瞋恚、愚癡亦復如是。我見貪欲、瞋恚、愚癡有如是過患，故說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。」

梅陀復問：「汝見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有何福利，而說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？」

阿難答言：「斷貪欲已，不自害，又不害他，亦不俱害；又復不現法得罪、後世得罪、現法後世得罪，心法常懷喜樂、受覺。瞋恚、愚癡亦復如是。於現法中常離熾然，不待時節，有得餘現法緣自覺知。見有如是功德利益故，說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。」

梅陀復問：「尊者阿難！有道有跡，修習多修習，能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不？」

阿難答言：「有。謂八正道——正見乃至正定。」

梅陀外道白尊者阿難：「此是賢哉之道、賢哉之跡，修習多修習，能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。」

時，梅陀外道聞尊者阿難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而去。

#### (九七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

爾時，世尊為尊者舍利弗種種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默然住。

時，尊者舍利弗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已，稽首禮足而去。

時，有外道出家補縷低迦隨路而來，問尊者舍利弗：「從何所來？」

舍利弗答言：「火種！我從我世尊所，聽大師說教授法來。」

補縷低迦問尊者舍利弗：「今猶不離乳，從師聞說教授法耶？」

舍利弗答言：「火種！我不離乳，於大師所，聞說教授法。」

補縷低迦語尊者舍利弗言：「我久已離乳，捨師所說教授法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汝法是惡說法、律，惡覺，非為出離、非正覺道，壞法、非可讚歎法、非可依止法，又彼師者，非等正覺，是故汝等疾疾捨乳，離師教法。譬如乳牛，麤惡狂騷，又少乳汁，彼犢飲乳，疾疾捨去；如是惡說法、律，惡覺，非出離、非正覺道，壞法、非可讚歎法、非可依止法。又彼師者，非等正覺，是故速捨師教授法。我所有法是正法、律，是善覺，是出離正覺道，不壞、可讚歎、可依止。又彼大師是等正覺，是故久飲其乳，聽受大師說教授法。譬如乳牛，不麤狂騷，又多乳汁，彼犢飲時，久而不厭。我法如是，是正法、律，乃至久聽說教授法。」

時，補縷低迦語舍利弗：「汝等快得善利，於正法、律，乃至久聽說教授法。」  
時，補縷低迦外道出家聞舍利弗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道而去。

### ( 九七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補縷低迦外道出家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瞿曇！先日眾多種種異道出家沙門、婆羅門集於未曾有講堂，作如是論議：『沙門瞿曇智慧猶如空舍，不能於大眾中建立論議，此應此不應，此合此不合。譬如盲牛，偏行邊畔，不入中田；沙門瞿曇亦復如是，無應不應，無合不合。』」

佛告補縷低迦：「此諸外道論議，說應不應，合不合，於聖法、律，如小兒戲。譬如士夫，年八、九十，髮白齒落，作小兒戲，團治泥土，作象作馬，種種形類，眾人皆言：『此老小兒。』如是。火種！種種諸論，謂應不應，合不合，於聖法、律，如小兒戲，然於彼中，無有比丘方便所應。」

補縷低迦白佛：「瞿曇！於何處有比丘方便所應？」

佛告外道：「不清淨者令其清淨，是名比丘方便所應。不調令調，是名比丘方便所應。諸不定者令得正受，是名比丘方便所應。不解脫者令得解脫，是名比丘方便所應。不斷令斷、不知令知、不修令修、不得令得，是名比丘方便所應。

「云何不淨令淨？謂戒不淨者，令其清淨。云何不調伏令其調伏？謂眼根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根不調伏，令其調伏，是名不調伏者令其調伏。云何不定令其正受，謂心不正定，令得正受。云何不解脫者令得解脫？謂心不解脫貪欲、恚、癡，令得解脫。云何不斷令斷？謂無明、有、愛，不斷令斷。云何不知令知？謂其名色，不知令知。云何不修令修？謂止、觀，不修令修。云何不得令得？謂般涅槃，不得令得，是名比丘方便所應。」

補縷低迦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是義比丘方便所應，是堅固比丘方便所應，所謂盡諸有漏。」

時，補縷低迦外道出家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而去。

### ( 九七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有外道出家，名曰尸婆，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瞿曇！云何為學？所謂學者，云何學？」

佛告尸婆：「學其所學，故名為學。」

尸婆白佛：「何所學？」

佛告尸婆：「隨時學增上戒，增上意，學增上慧。」

尸婆白佛：「若阿羅漢比丘諸漏已盡，所作已作，捨諸重擔，逮得己利，盡諸有結，正智善解脫，當於爾時，復何所學？」

佛告尸婆：「若阿羅漢比丘諸漏已盡，乃至正智善解脫，當於爾時，覺知貪欲永盡無餘；覺知瞋恚、愚癡永盡無餘，故不復更造諸惡，常行諸善。尸婆！是名為學其所學。」

時，尸婆外道出家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去。

## (九七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尸婆外道出家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有一沙門婆羅門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『若人有所知覺，彼一切本所作因，修諸苦行，令過去業盡，更不造新業，斷於因緣，於未來世無復諸漏。諸漏盡故業盡，業盡故苦盡，苦盡者究竟苦邊。』今瞿曇所說云何？」

佛告尸婆：「彼沙門婆羅門實爾洛漠說耳，不審不數，愚癡不善不辯。所以者何？或從風起苦，眾生覺知，或從痰起，或從涎唾起，或等分起，或自害，或他害，或因節氣。彼自害者，或拔髮、或拔鬚，或常立舉手，或蹲地，或臥灰土中，或臥棘刺上，或臥杵上、或板上，或牛屎塗地而臥其上，或臥水中，或日三洗浴，或一足而立，身隨日轉。如是眾苦精勤有行，尸婆！是名自害。他害者，或為他手石、刀、杖等，種種害身，是名他害。尸婆！若復時節所害，冬則大寒，春則大熱，夏寒暑俱，是名節氣所害。世間真實，非為虛妄。尸婆！世間有此真實，為風所害，乃至節氣所害，彼眾生如實覺知。汝亦自有此患，風痰涎唾，乃至節氣所害覺，如是如實覺知。尸婆！若彼沙門婆羅門言一切人所知覺者皆是本所造因，捨世間真實事而隨自見，作虛妄說。

「尸婆！有五因五緣生心法憂苦。何等為五？謂因貪欲纏，緣貪欲纏，生心法憂苦；因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纏，緣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纏，生彼心法憂苦，尸婆！是名五因五緣生心法憂苦。尸婆！有五因五緣不生心法憂苦。何等為五？謂因貪欲纏，緣貪欲纏，生彼心法憂苦者，離彼貪欲纏，不起心法憂苦，是名五因五緣不起心法憂苦。現法得離熾然，不待時節，通達現見，緣自覺知。尸婆！復有現法離熾然，不待時節，通達現見，緣自覺知，謂八正道——正見乃至正定。」

說是法時，尸婆外道出家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。時，尸婆外道出家見法、得法、知法、入法，離諸狐疑，不由於他，入正法、律，得無所畏。即從坐起，整衣服，合

掌白佛：「世尊！我今可得於正法、律出家、受具足，得比丘分耶？」

佛告尸婆：「汝今得出家……」如上說，乃至「心善解脫，得阿羅漢。」

### (九七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那羅聚落好衣菴羅園中。爾時，那羅聚落有商主外道出家，百二十歲，年耆根熟，為那羅聚落諸沙門、婆羅門、長者、居士尊重供養，如阿羅漢。

彼商主外道出家先有宗親一人，命終生天，於彼天上見商主外道出家已，作是念：「我欲往教彼商主外道出家詣世尊所，修行梵行，恐其不隨我語，我今當往彼，以意論令問。」

即下那羅聚落，詣彼商主外道出家所，說偈而問：

「云何惡知識，    現善知識相？

云何善知識，    如己同一體？

何故求於斷，    云何離熾然？

「若汝仙人持此意論而問於彼，有能分明解說其義而答汝者，便可從彼出家，修行梵行。」

時，商主外道出家受天所問，持詣富蘭那迦葉所，以此意論偈問富蘭那迦葉。彼富蘭那迦葉尚自不解，況復能答？彼時，商主外道出家復至末迦梨瞿舍利子所、刪闍耶毘羅坻子所、阿耆多枳舍欽婆羅所、迦羅拘陀迦梅延所、尼乾陀若提子所，皆以此意論偈而問，悉不能答。

時，商主外道出家作是念：「我以此意論問諸出家師，悉不能答，我今復欲求出家；為我今自有財寶，不如還家，服習五欲。」復作是念：「我今可往詣沙門瞿曇。然彼耆舊、諸師、沙門、婆羅門、富蘭那迦葉等，悉不能答，而沙門瞿曇年少出家，詎復能了？然我聞先宿所說莫輕新學年少出家，或有沙門年少出家，有大德力，今且當詣沙門瞿曇。」詣已，以彼意論心念而問，如偈所說。

爾時，世尊知彼商主心之所念。即說偈言：

「云何惡知識？    現善友相者，

內心實恥厭，    口說我同心，

造事不樂同，    故知非善友，

口說恩愛語，    心不實相應，

所作而不同，    慧者應覺知，

是名惡知識，    現善知識相，

與己同一體。    云何善知識？

與己同體者，    非彼善知識，

放逸而不制，    沮壞懷疑惑，  
伺求其端緒，    安於善知識，  
如子臥父懷，    不為傍人聞，  
當知善知識，    何故求於斷，  
生歡喜之處，    清涼稱讚歎，  
修習福利果，    清涼永息滅，  
是故求於斷。    云何離熾然？  
寂靜止息味，    知彼遠離味，  
遠離熾然惡，    飲以法喜味，  
寂滅離欲火，    是名離熾然。」

爾時，商主外道出家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知我心念。」而白佛言：「我今得入沙門瞿曇正法、律中修行梵行，出家、受具足，成比丘分不？」

佛告商主外道出家：「汝今可得於正法、律修行梵行，出家、受具足，成比丘分。」如是出家已，思惟，乃至心善解脫，得阿羅漢。

### (九七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俱夷那竭國力士生處堅固雙樹林中。

爾時，世尊涅槃時至，告尊者阿難：「汝為世尊於雙樹間敷繩床，北首，如來今日中夜於無餘涅槃而般涅槃。」

爾時，尊者阿難奉教，於雙樹間敷繩床，北首，訖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已於雙樹間敷繩床，北首。」

爾時，世尊詣雙樹間，於繩床上北首右脇而臥，足足相累，繫念明想，正念正智。

時，俱夷那竭國有須跋陀羅外道出家，百二十歲，年耆根熟，為俱夷那竭國人恭敬供養，如阿羅漢。彼須跋陀羅出家聞世尊今日中夜當於無餘涅槃而般涅槃，然我有所疑，希望而住，沙門瞿曇有力，能開覺我，我今當詣沙門瞿曇，問其所疑。即出俱夷那竭，詣世尊所。

爾時，尊者阿難於園門外經行。時，須跋陀羅語阿難言：「我聞沙門瞿曇今日中夜於無餘涅槃而般涅槃，我有所疑，希望而住，沙門瞿曇有力，能開覺我。若阿難不憚勞者，為我往白瞿曇，少有閑暇，答我所問？」

阿難答言：「莫逼世尊！世尊疲極。」

如是須跋陀羅再三請尊者阿難，尊者阿難亦再三不許。

須跋陀羅言：「我聞古昔出家耆年大師所說，久久乃有如來、應、等正覺出於世間，如優曇鉢花。而今如來中夜當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，我今於法疑，信心而住，沙門瞿曇有力，能開覺我，若阿難不憚勞者，為我白沙門瞿曇。」

阿難復答言：「須跋陀羅！莫逼世尊！世尊今日疲極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天耳聞阿難與須跋陀羅共語來往，而告尊者阿難：「莫遮外道出家須跋陀羅！令入問其所疑。所以者何？此是最後與外道出家論議，此是最後得證聲聞善來比丘，所謂須跋陀羅。」

爾時，須跋陀羅，世尊為開善根，歡喜增上，詣世尊所，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瞿曇！凡世間入處，謂富蘭那迦葉等六師，各作如是宗：『此是沙門，此是沙門。』云何？瞿曇！為實各各有是宗不？」

爾時，世尊即為說偈言：

「始年二十九， 出家修善道，  
成道至於今， 經五十餘年，  
三昧明行具， 常修於淨戒，  
離斯少道分， 此外無沙門。」

佛告須跋陀羅：「於正法、律不得八正道者，亦不得初沙門，亦不得第二、第三、第四沙門。須跋陀羅！於此法、律得八正道者，得初沙門，得第二、第三、第四沙門，除此已，於外道無沙門，斯則異道之師，空沙門、婆羅門耳。是故，我今於眾中作師子吼。」

說是法時，須跋陀羅外道出家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。爾時，須跋陀羅見法、得法、知法、入法，度諸狐疑，不由他信，不由他度，於正法、律得無所畏。從坐起，整衣服，右膝著地，白尊者阿難：「汝得善利，汝得大師，為大師弟子，為大師雨，雨灌其頂。我今若得於正法、律出家、受具足，得比丘分者，亦當得斯善利！」

時，尊者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是須跋陀羅外道出家今求於正法、律出家、受具足，得比丘分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須跋陀羅：「此比丘來修行梵行。」

彼尊者須跋陀羅即於爾時出家，即是受具足，成比丘分。如是思惟，乃至心善解脫，得阿羅漢。

時，尊者須跋陀羅得阿羅漢，解脫樂覺知己，作是念：「我不忍見佛般涅槃，我當先般涅槃。」時，尊者須跋陀羅先般涅槃已，然後世尊般涅槃。

(九八○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跋耆人間遊行，至毘舍離國，住獼猴池側重閣講堂。時，毘舍離國有眾多賈客，欲向怛剎尸羅國方便莊嚴。是眾多賈客聞世尊於跋耆人間遊行，至毘舍離國，住獼猴池側重閣講堂。聞已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佛為諸賈客種種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默然住。

時，諸賈客從坐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諸賈客方便莊嚴，欲至怛剎尸羅國，唯願世尊與諸大眾明旦受我供養。」

爾時，世尊默然而許。

時，諸賈客知世尊受請已，從坐起，禮佛足，各還自家，辦種種淨美飲食，敷床座，安置淨水。晨朝遣使，白佛：「時到。」

爾時，世尊與諸大眾著衣持鉢。詣諸賈客所，就座而坐。

時，諸賈客以淨美飲食自手供養。食畢洗鉢訖，取卑小床，於大眾前坐，聽佛說法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賈客：「汝等當行於曠野中，有諸恐怖，心驚毛豎。爾時，當念如來事，謂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乃至佛世尊。如是念者，恐怖則除。又，念法事，佛正法、律，現法能離熾然，不待時節，通達親近，緣自覺知。又，念僧事，世尊弟子善向、正向，乃至世間福田。如是念者，恐怖即除。」

「過去世時，天、阿須輪共鬪。時，天帝釋告諸天眾：『汝等與阿須輪共鬪戰之時，生恐怖者，當念我幢，名摧伏幢。念彼幢時，恐怖得除。若不念我幢者，當念伊舍那天子幢；若不念伊舍那天子幢者，當念婆留那天子幢。念彼幢時，恐怖即除。』如是，諸商人！汝等於曠野中，有恐怖者，當念如來事、法事、僧事。」

爾時，世尊為諸毘舍離賈客說供養隨喜偈：

「供養比丘僧，    飲食隨時服，  
專念諦思惟，    正知而行捨。  
淨物良福田，    汝等悉具足，  
緣斯功德利，    長夜獲安樂。  
發心有所求，    眾利悉皆應，  
兩足四足安，    道路往來安。  
夜安晝亦安，    一切離諸惡，  
如沃壤良田，    精純好種子。  
溉灌以時澤，    收實不可量，  
淨戒良福田，    精餽饒種子。  
正行以將順，    終期妙果成，  
是故行施者，    欲求備眾德。  
當隨智慧行，    眾果自然備，

於明行足尊，    正心盡恭敬。  
殖眾善本，    終獲大福利，  
如實知世間，    得具備正見。  
具足見正道，    具足而昇進，  
遠離一切垢，    遠得涅槃道，  
究竟於苦邊，    是名備眾德。」

爾時，世尊為諸毘舍離賈客說種種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從坐起去。

### (九八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住於空閑、樹下、空舍，有時恐怖，心驚毛豎者，當念如來事及法事、僧事……」如前廣說。「念如來事、法事、僧事之時，恐怖即除。」

「諸比丘！過去世時，釋提桓因與阿修羅共戰。爾時，帝釋語諸三十三天言：『諸仁者，諸天阿修羅共鬪戰時，若生恐怖，心驚毛豎者，汝當念我伏敵之幢。念彼幢時，恐怖即除。』如是。比丘！若於空閑、樹下、空舍而生恐怖，心驚毛豎者，當念如來：『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乃至佛世尊。』彼當念時，恐怖即除。所以者何？彼天帝釋懷貪、恚、癡，於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不得解脫，有恐怖、畏懼、逃竄、避難，而猶告諸三十三天令念我摧伏敵幢，況復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乃至佛世尊，離貪、恚、癡，解脫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，無諸恐怖、畏懼、逃避，而不能令其念如來者，除諸恐怖？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九八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娑枳國安闍那林中。

爾時，世尊告尊者舍利弗：「我能於法略說、廣說，但知者難。」

尊者舍利弗白佛言：「唯願世尊略說、廣說、法說，於法實有解知者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若有眾生於自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我、我所、我慢繫著使，乃至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者；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、我慢使繫著，故我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。」

「舍利弗！彼比丘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繫著使，及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；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繫著使，彼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。」



「舍利弗！若復比丘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繫著使，彼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。

「舍利弗！若復比丘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我、我所見、我慢繫著使，彼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；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我、我所見、我慢繫著使，彼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。舍利弗！是名比丘斷愛縛結、慢無間等，究竟苦邊。

「舍利弗！我於此有餘說，答波羅延富隣尼迦所問：

「世間數差別，    安所遇不動，  
寂靜離諸塵，    拔根無悵望，  
已度三有海，    無復老死患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尊者舍利弗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即從坐起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九八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尊者阿難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獨一靜處。如是思惟：「或有一人作如是念，我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繫著使，及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；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繫著使，我當於彼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。」

爾時，尊者阿難晡時從禪覺，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獨一靜處，作是思惟：『若有一人作如是言：「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……」乃至自知作證具足住。』」

佛告阿難：「如是！如是！有一人作如是念：『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繫著使，及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。』阿難！彼比丘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繫著使，及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；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繫著使，及彼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。

「阿難！若復比丘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乃至自知作證具足住，是名比丘斷愛縛結、慢無間等，究竟苦邊。

「阿難！我於此有餘說，答波羅延憂陀耶所問：

「斷於愛欲想，    憂苦亦俱離，  
覺悟於睡眠，    滅除掉悔蓋，  
捨貪恚清淨，    現前觀察法，  
我說智解脫，    滅除無明闇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尊者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禮佛而去。

#### (九八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愛為網、為膠、為泉、為藕根。此等能為眾生障、為蓋、為膠、為守衛、為覆、為閉、為塞、為闇冥、為狗腸、為亂草、為絮，從此世至他世，從他世至此世，往來流轉，無不轉時。諸比丘！何等愛為網、為膠，乃至往來流馳，無不轉？謂有我故有：我、欲我、爾我、有我、無我、異我、當我、不當我、欲我、當爾時、當異異我、或欲我、或爾我、或異、或然、或欲然、或爾然、或異。如是十八愛行從內起。」

比丘言：「有我，於諸所有，言我、欲我、爾，乃至十八愛行從外起，如是總說十八愛行。如是三十六愛行，或於過去起，或於未來起，或於現在起。如是總說百八愛行，是名為愛、為網、為膠、為泉、為藕根，能為眾生障、為蓋、為膠、為守衛、為覆、為閉、為塞、為闇冥、為狗腸、為亂草、為絮，從此世至他世，從他世至此世，往來流馳，無不轉時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九八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從愛生愛，從愛生恚；從恚生愛，從恚生恚。」

「云何為從愛生愛？謂有一於眾生有喜、有愛、有念、有可意，他於彼有喜、有愛、有念、有可意隨行此，作是念：『我於彼眾生有喜、有愛、有念、有可意，他復於彼有喜、有愛、有念、有可意隨行故，我於他人復生於愛。』是名從愛生愛。」

「云何從愛生恚？謂有一於眾生有喜、有愛、有念、有可意，而他於彼不喜、不愛、不念、不可意隨行此，作是念：『我於眾生有喜、有愛、有念、有可意，而他於彼不喜、不愛、不念、不可意隨行故，我於他而生瞋恚。』是名從愛生恚。」

「云何為從恚生愛？謂有一於眾生不喜、不愛、不念、不可意，他復於彼不喜、不愛、不念、不可意隨行故，我於他而生愛念，是名從恚生愛。」

「云何從恚生恚？謂有一於眾生不喜、不愛、不念、不可意，而他於彼有喜、有愛、有念、有可意隨行此，作是念：『我於彼眾生不喜、不愛、不念、不可意，而他於彼有喜、有愛、有念、有可意隨行，我於他所問起瞋恚。』是名從恚生恚。」

「若比丘離欲、惡不善法，有覺有觀，乃至初禪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禪具足住者，從愛生愛、從恚生恚、從恚生愛、從愛生恚已斷已知，斷其根本，如截多羅樹頭

，無復生分，於未來世成不生法。

「若彼比丘盡諸有漏，無漏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當於爾時，不自舉，不起塵，不熾然，不嫌彼。

「云何自舉？謂見色是我、色異我、我中色、色中我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，是名自舉。云何不自舉？謂不見色是我、色異我、我中色、色中我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，是名不自舉。云何還舉？謂於罵者還罵，瞋者還瞋，打者還打，觸者還觸，是名還舉。云何不還舉？謂罵者不還罵，瞋者不還瞋，打者不還打，觸者不還觸，是名不還舉。

「云何起塵？謂有我、我欲，乃至十八種愛，是名起塵。云何不起塵？謂無我、無我欲，乃至十八愛不起，是名不起塵。

「云何熾然？謂有所、我所欲，乃至外十八愛行，是名熾然。云何不熾然？謂無我所、無我所欲，乃至無外十八愛行，是名不熾然。

「云何嫌彼？謂見我真實起，於我慢、我欲、我使不斷不知，是名嫌彼。云何不嫌彼？謂不見我真實，我慢、我欲、我使已斷已知，是名不嫌彼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九八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二事斷難持。何等為二？若俗人處非人處，於衣食、床臥、資生眾具，持彼斷者，是則難行。又，比丘非家出家，斷除貪愛，持彼斷者，亦甚難行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世間有二事，    持斷則難行，  
是真諦所說，    等正覺所知。  
在家財入出，    衣食等眾具，  
世間貪愛樂，    持斷者甚難。  
比丘已離俗，    信非家出家，  
滅除於貪愛，    持斷亦難行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九八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於二法依止多住。云何為二？於諸善法未曾知足，於斷未曾遠離，於善法不知足故，於諸斷法未曾遠離故，乃至肌消肉盡，筋連骨立，終不捨離精勤方便，不捨善法，不得未得，終不休息，未曾於劣心生歡喜，常樂增進，昇上上道。如是精進住故，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等。比丘！當於二法依止多住，於諸善法不生足想；依於諸斷，未曾捨離，乃至肌消肉盡，筋連骨立，精勤方便，堪能修習善法不息。是故，比丘！於諸下劣，生歡喜想，當修上上昇進多住。如是修習不久，當得速盡諸漏，無漏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九八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釋提桓因形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天身威力，光明遍照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釋提桓因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世尊曾於隔界山石窟中說言：『若有沙門、婆羅門無上愛盡解脫、心善解脫，彼邊際、究竟邊際、離垢邊際、梵行畢竟。』云何為比丘邊際、究竟邊際、離垢邊際、梵行畢竟？」

佛告天帝釋：「謂比丘若所有受覺，若苦、若樂、若不苦不樂，彼諸受集、受滅、受味、受患、受出如實知；如實知己，觀察彼受無常，觀生滅、觀離欲、觀滅盡、觀捨；如是觀察已，則邊際，究竟邊際、離垢邊際、梵行畢竟。拘尸迦！是名比丘於正法、律邊際、究竟邊際、離垢邊際、梵行畢竟。」

乃至天帝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九八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尊者大目犍連住耆闍崛山，後夜起經行，見有光明遍照迦蘭陀竹園。見已，作是念：「今夜或有大力鬼神詣世尊所，故有此光明。」

時，尊者大目犍連晨朝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於昨暮後夜出房經行，見勝光明普照迦蘭陀竹園。見已，作是念：『有何大力鬼神詣世尊所，故有此光明？』」

佛告尊者大目犍連：「昨暮後夜，釋提桓因來詣我所，稽首作禮，退坐一面。」

如上修多羅廣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 (九九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尊者阿難晨朝著衣持鉢，詣舍衛城，次第乞食，至鹿住優婆夷舍。

鹿住優婆夷遙見尊者阿難，疾敷床座，白言：「尊者阿難令坐。」

時，鹿住優婆夷稽首禮阿難足，退住一面，白尊者阿難：「云何言世尊知法？我父富蘭那先修梵行，離欲清淨，不著香花，遠諸凡鄙；叔父梨師達多不修梵行，然其知足。二俱命終，而今世尊俱記二人同生一趣，同一受生，同於後世得斯陀舍，生兜率天，一來世間，究竟苦邊。云何？阿難！修梵行、不修梵行，同生一趣、同一受生、同其後世？」

阿難答言：「姊妹！汝今且停。汝不能知眾生世間根之差別，如來悉知眾生世間根之優劣。」如是說已，從坐起去。

時，尊者阿難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以鹿住優婆夷所說廣白世尊。

佛告阿難：「彼鹿住優婆夷云何能知眾生世間根之優劣？阿難！如來悉知眾生世間根之優劣。阿難！或有一犯戒，彼於心解脫、慧解脫不如實知，彼所起犯戒無餘滅、無餘沒、無餘欲盡。或有一犯戒，於心解脫、慧解脫如實知，彼所起犯戒無餘滅、無餘沒、無餘欲盡。於彼籌量者言：『此亦有如是法，彼亦有是法，此則應俱同生一趣、同一受生、同一後世。』彼如是籌量者，得長夜非義饒益苦。

「阿難！彼犯戒者，於心解脫、慧解脫不如實知，彼所起犯戒無餘滅、無餘沒、無餘欲盡。當知此人是退，非勝進，我說彼人為退分。阿難！有犯戒，彼於心解脫、慧解脫如實知，彼於所起犯戒無餘滅、無餘沒、無餘欲盡。當知是人勝進不退，我說彼人為勝進分。自非如來，此二有間，誰能悉知？是故，阿難！莫籌量人人而取，人善籌量人人而病。人籌量人人，自招其患。唯有如來能知人耳，如二犯戒，二持戒亦如是。彼於心解脫、慧解脫不如實知，彼所起持戒無餘滅。若掉動者，彼於心解脫、慧解脫不如實知，彼所起掉無餘滅。彼若瞋恨者，彼於心解脫、慧解脫不如實知，彼所起瞋恨無餘滅。若苦貪者，彼於心解脫、慧解脫如實知，彼所起苦貪無餘滅……」穢污清淨如上說，乃至「如來能知人人。」

「阿難！鹿住優婆夷愚癡少智，而於如來一向說法心生狐疑。云何？阿難！如來所說，豈有二耶？」

阿難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佛告阿難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來說法若有二者，無有是處。阿難！若富蘭那持戒，梨師達多亦同持戒者，所生之趣，富蘭那所不能知。梨師達多為生何趣？云何受生

？云何後世？若梨師達多所成就智，富蘭那亦成就此智者，梨師達多亦不能知彼富蘭那當生何趣？云何受生？後世云何？阿難！彼富蘭那持戒勝，梨師達多智慧勝；彼俱命終，我說二人同生一趣，同一受生，後世亦同是斯陀含，生兜率天，一來生此究竟苦邊。彼二有間，自非如來，誰能得知？是故，阿難！莫量人人，量人人者，自生損減。唯有如來能知人耳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九九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釋氏彌城留利邑夏安居，有餘比丘於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夏安居。時，彼比丘於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，次第至鹿住優婆夷舍，鹿住優婆夷遙見比丘來，疾敷床座，請比丘令坐，如上阿難修多羅說。

時，彼比丘語鹿住優婆夷：「姊妹且停！汝那得知眾生根之優劣。姊妹！唯有如來能知眾生根之優劣。」如是說已，從坐起去。

時，彼比丘三月夏安居訖，作衣竟，持衣鉢，往詣彌城留利釋氏邑。到已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以共鹿住優婆夷所論說事向佛廣說。

佛告比丘：「鹿住優婆夷云何能知世間眾生諸根優劣？唯有如來能知世間眾生諸根優劣耳。不離瞋恨、憍慢，時起貪法，不聽受法，不學多聞，於法不調伏見，不能時時起解脫心法。比丘！若復有一不離瞋慢，時起貪法，然彼聞法，修學多聞，於善調伏見，時時能起解脫心法。若思量彼，此有是法，彼有是法，此則同一趣、同一受生、同一後世；如是思量者，長得非義不饒益苦。比丘！若復彼人不離瞋慢，時時起貪法，亦不聽法，不習多聞，不調伏見，亦不時時得解脫心法，我說此人卑鄙下賤。比丘！若復彼人不離瞋慢，時時起貪法，然彼聞法，樂多聞，調伏諸見，時時能得解脫心法，我說是人第一勝妙。彼二有間，自非如來，誰能別知？是故，比丘！莫量人人，乃至如來能知優劣。」

「比丘！復次，有一不離瞋慢，時時起口惡行……」餘如上說。「比丘！復次，有一賢善，安樂同止，欣樂明智，修梵行者樂與同止，而彼不樂聞法，乃至不時時得心法解脫，當知彼人住賢善地，不能轉進。賢善地者，謂人、天趣。復次，有一其性賢善，同止安樂，欣樂梵行，以為伴侶，樂聞正法，學習多聞，善調伏見，時時能得解脫心法，當知彼人於賢善地能轉勝進，當知此人於正法流有所堪能。此二有間，自非如來，誰能別知？是故，比丘！莫量人人，量人人者，自招其患。唯有如來能知人耳。比丘！鹿住優婆夷愚癡少智……」如上修多羅廣說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 九九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給孤獨長者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世間有幾種福田？」

佛告長者：「世間有二種福田。何等為二？學及無學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世有學無學，    大會常延請，  
正直心真實，    身口亦復然，  
是即良福田，    施者獲大果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給孤獨長者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雜阿含經卷第三十五

## 雜阿含經卷第三十六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 九九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諸上座比丘隨佛左右，依止而住。所謂尊者阿若憍陳如、尊者摩訶迦葉、尊者舍利弗、尊者摩訶目犍連、尊者阿那律陀、尊者二十億耳、尊者陀羅驃摩羅子、尊者婆那迦婆娑、尊者耶舍舍羅迦毘訶利、尊者富留那、尊者分陀檀尼迦。如此及餘上座比丘隨佛左右，依止而住。

時，尊者婆耆舍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。時，尊者婆耆舍作是念：「今日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諸上座比丘隨佛左右，依止而住，我今當往至世尊所，各各說偈歎諸上座比丘。」

作是念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上上座比丘， 已斷諸貪欲，  
超過諸世間， 一切之積聚，  
深智少言說， 勇猛勤方便，  
道德淨明顯， 我今稽首禮。  
已伏諸魔怨， 遠離於群聚，  
不為五欲縛， 常習於空閑，  
清虛而寡欲， 我今稽首禮。  
遮羅延勝族， 禪思不放逸，  
內心樂正受， 清淨離塵穢，  
辯慧顯深義， 是故稽首禮。  
所得神通慧， 超諸神通力，  
六神通眾中， 自在無所畏，  
神通最勝故， 是故稽首禮。  
於大千世界， 五道諸趣生，  
乃至於梵世， 人天優劣想，  
淨天眼悉見， 是故稽首禮。  
精勤方便力， 斷除諸愛集，  
壞裂生死網， 心常樂正法，  
離諸惛望想， 超度於彼岸，  
清淨無塵穢， 是故稽首禮。」



永離諸恐畏，無依離財物，  
知足度疑惑，伏諸魔怨敵，  
身念觀清淨，是故稽首禮。  
無有諸世間，煩惱棘刺林，  
結縛使永除，三有因緣斷，  
精練滅諸垢，究竟明顯現，  
於林離林去，是故稽首禮。  
無舍宅所依，幻偽癡恚滅，  
調伏諸愛喜，出一切見處，  
清淨無瑕穢，是故稽首禮。  
其心自在轉，堅固不傾動，  
智慧大德力，難伏魔能伏，  
斷除無明結，是故稽首禮。  
大人離闇冥，寂滅牟尼尊。  
正法離垢過，光明自顯照，  
照一切世界，是故名為佛。  
地神虛空天，三十三天子，  
光明悉映障，是故名為佛。  
度生死有邊，超踰越群眾，  
柔弱善調伏，正覺第一覺。  
斷一切結縛，伏一切異道，  
降一切魔怨，得無上正覺。  
離塵滅諸垢，是故稽首禮。」

尊者婆耆舍偈讚歎時，諸比丘聞其所說，皆大歡喜！

#### ( 九九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尊者婆耆舍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，疾病困篤，尊者富隣尼為看病人，供給供養。

時，尊者婆耆舍語尊者富隣尼言：「汝往詣世尊所，持我語白世尊言：『尊者婆耆舍稽首世尊足，問訊世尊少病少惱、起居輕利、得自安樂住不？』復作是言：『尊者婆耆舍住東園鹿子母講堂，疾病困篤，欲求見世尊，無力方便堪詣世尊。善哉！世尊！願往至東園鹿子母講堂尊者婆耆舍所，哀愍故。』」

時，尊者富隣尼即受其語，往詣世尊。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作是言：「尊者婆耆舍住東園鹿子母講堂，疾病困篤，願見世尊，無力方便堪能奉見。善哉！世尊！願往東園鹿子母講堂尊者婆耆舍所，為哀愍故。」

爾時，世尊默然而許。

時，尊者富隣尼知佛許已，即從坐起，禮佛足而去。

世尊晡時從禪起，往詣尊者婆耆舍。尊者婆耆舍遙見世尊，憑床欲起。

爾時，世尊見尊者婆耆舍憑床欲起，語言：「婆耆舍！莫自輕動！」世尊即坐，問尊者婆耆舍：「汝所患苦，為平和可堪忍不？身諸苦痛為增為損？……」

如前焰摩迦修多羅廣說，乃至「我所苦患，轉覺其增，不覺其損。」

佛告婆耆舍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汝得心不染、不著、不污、解脫、離諸顛倒不？」

婆耆舍白佛言：「我心不染、不著、不污、解脫、離諸顛倒。」

佛告婆耆舍：「汝云何得心不染、不著、不污、解脫、離諸顛倒？」

婆耆舍白佛：「我過去眼識於色，心不顧念，於未來色不欣想，於現在色不著。我過去、未來、現在眼識於色，貪欲愛樂念於彼得盡，無欲、滅、沒、息、離、解脫；心解脫已，是故不染、不著、不污、離諸顛倒，正受而住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，過去於法，心不顧念，未來不欣，現在不著。過去、未來、現在法中，念欲愛盡，無欲、滅、沒、息、離、解脫；心解脫已，是故不染、不著、不污、解脫、離諸顛倒，正受而住。唯願世尊今日最後饒益於我，聽我說偈。」

佛告婆耆舍：「宜知是時！」

尊者婆耆舍起，正身端坐，繫念在前，而說偈言：

「我今住佛前，    稽首恭敬禮，  
於一切諸法，    悉皆得解脫。  
善解諸法相，    深信樂正法，  
世尊等正覺，    世尊為大師。  
世尊降魔怨，    世尊大牟尼，  
滅除一切使，    自度群生類。  
世尊於世間，    諸法悉覺知，  
世間悉無有，    知法過佛者。  
於諸天人中，    亦無與佛等，  
是故我今日，    稽首大精進。  
稽首土之上，    拔諸愛欲刺，  
我今是最後，    得見於世尊。  
稽首日種尊，    暮當般涅槃，

正智繫正念，  
餘勢之所起，  
三界不復染，  
苦受及樂受，  
從觸因緣生，  
苦受及樂受，  
從觸因緣生，  
若內及與外，  
於受無所著，  
於初中最後，  
諸聚既已斷，  
明見真實者，  
三劫中不空，  
餘空無洲依，  
當知大仙人，  
安慰諸天人，  
示悟諸眾生，  
苦苦及苦集，  
賢聖八正道，  
世間難得者，  
生世得人身，  
隨己之所欲，  
專修其己利，  
空過則生憂，  
於所說正法，  
當久處生死，  
長夜懷憂惱，  
我今眾慶集，  
輪迴悉已斷，  
愛識河水流，  
已拔陰根本，  
供養大師畢，  
重擔悉已捨，  
不復樂受生，

於此朽壞身。  
從今夜永滅，  
入無餘涅槃。  
亦不苦不樂，  
於今悉永斷。  
亦不苦不樂，  
於今悉已知。  
苦樂等諸受，  
正智正繫心。  
諸聚無障礙，  
了知受無餘。  
說九十一劫，  
有大仙人尊。  
唯畏恐怖劫，  
乃復出於世。  
開眼離塵冥，  
令覺一切苦。  
超苦之寂滅，  
安隱趣涅槃。  
現前悉皆得，  
演說於正法。  
離垢求清淨，  
勿令空無果。  
隣於地獄苦，  
不樂不欲受。  
輪迴息無期，  
如商人失財。  
無復生老死，  
不復重受生。  
於今悉枯竭，  
連鎖不相續。  
所作者已作，  
有流悉已斷。  
亦無死可惡，

正智正繫念，        唯待終時至。  
念空野龍象，        六十雄猛獸，  
一旦免枷鎖，        逸樂山林中。  
婆耆舍亦然，        大師口生子，  
厭捨於徒眾，        正念待時至。  
今告於汝等，        諸來集會者，  
聽我最後偈，        其義所饒益。  
生者悉歸滅，        諸行無有常，  
速生速死法，        何可久依怙。  
是故強其志，        精勤方便求，  
觀察有恐怖，        隨順牟尼道。  
速盡此苦陰，        勿復增輪轉，  
佛口所生子，        歎說此偈已。  
長辭於大眾，        婆耆舍涅槃，  
彼以慈悲故，        說此無上偈。  
尊者婆耆舍，        如來法生子，  
垂心哀愍故，        說此無上偈。  
然後般涅槃，        一切當敬禮。」

### ( 九九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而說偈問佛：

「阿練若比丘，        住於空閑處，  
寂靜修梵行，        於一坐而食，  
以何因緣故，        顏色特鮮明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於過去無憂，        未來不欣樂，  
現在隨所得，        正智繫念持，  
飯食繫念故，        顏色常鮮澤，  
未來心馳想，        過去追憂悔，  
愚癡火自煎，        如雹斷生草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九九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不欲起憍慢，    善自調其心，  
未曾修寂默，    亦不入正受，  
處林而放逸，    不度死彼岸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已離於憍慢，    心常入正受，  
明智善分別，    解脫一切縛，  
獨一處閑林，    其心不放逸，  
於彼死魔怨，    疾得度彼岸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九九七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云何得晝夜，    功德常增長？  
云何得生天，    唯願為解說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種植園果故，    林樹蔭清涼，  
橋船以濟度，    造作福德舍，

穿井供渴乏，    客舍給行旅，  
如此之功德，    日夜常增長，  
如法戒具足，    緣斯得生天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九九八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施何得大力？    施何得妙色？  
施何得安樂？    施何得明目？  
修習何等施，    名曰一切施？  
今啟問世尊，    願為分別說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施食得大力，    施衣得妙色，  
施乘得安樂，    施燈得明目，  
虛館以待賓，    是名一切施，  
以法而誨彼，    是則施甘露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九九九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天子名悉鞞梨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諸天及世人，於食悉欣樂，  
頗有諸世間，福樂自隨逐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淨信心惠施，此世及後世，  
隨其所至處，福報常影隨。  
是故當捨慳，行無垢惠施，  
施已心歡喜，此世他世受。」

時，彼悉鞞梨天子白佛言：「奇哉！世尊！善說斯義：

「淨信心惠施，此世及他世，  
隨其所至處，福報常影隨。  
是故當捨慳，行無垢惠施，  
施已心歡喜，此世他世受。」

悉鞞梨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自知過去世時曾為國王，名悉鞞梨，於四城門普施為福，於其城內有四交道，亦於其中布施作福。

「時，有第一夫人來語我言：『大王大作福德，而我無力修諸福業。』我時告言：『城東門外布施作福悉皆屬汝。』時，諸王子復來白我：『大王多作功德，夫人亦同，而我無力作諸福業，我今願得依於大王少作功德。』我時答言：『城南門外所作施福悉皆屬汝。』時，有大臣復來白我：『今日大王多作功德，夫人、王子悉皆共之，而我無力作諸福業，願依大王少有所作。』我時告言：『城西門外所作施福悉皆屬汝。』時，諸將士復來白我：『今日大王多作功德，夫人、太子及諸大臣悉皆共之，唯我無力能修福業，願依大王得有所作。』我時答言：『城北門外所作施福悉皆屬汝。』國中庶民復來白我：『今日大王多作功德，夫人、王子、大臣、諸將悉皆共之，唯我無力不能修福，願依大王少有所作。』我時答言：『於其城內四交道頭所作施福悉屬汝等。』爾時，國王夫人、王子、大臣、將士、庶民悉皆惠施，作諸功德，我先所作惠施功德於茲則斷。

「時，我所使諸作福者，還至我所，為我作禮而白我言：『大王當知，諸修福處，夫人、王子、大臣、將士及諸庶民各據其處，行施作福，大王所施於茲則斷。』我時答言：『善男子！諸方邊國歲輸財物應入我者，分半入庫，分其半分，即於彼處惠施作福。』彼聞教旨，往詣邊國，集諸財物，半送於庫，半留於彼惠施作福。

「我先長夜如是惠施作福，長夜常得可愛、可念、可意福報，常受快樂，無有窮極。以斯福業及福果福報，悉皆入於大功德聚數。譬如五大河合為一流，所謂恒河、耶蒲那、薩羅由、伊羅跋提、摩醯。如是五河合為一流，無有人能量其河水百千萬億斗斛之數。彼大河水得為大水聚數，我亦如是，所作功德果、功德報不可稱量，悉得入於大功德聚數。」

爾時，悉鞞梨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( 一〇〇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皆悉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何等人能為，    遠遊善知識？  
何等人能為，    居家善知識？  
何等人能為，    通財善知識？  
何等人能為，    後世善知識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言：

「商人之導師，    遊行善知識，  
貞祥賢良妻，    居家善知識，  
宗親相習近，    通財善知識，  
自所修功德，    後世善知識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( 一〇〇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冥運持命去，    故令人短壽，  
為老所侵迫，    而無救護者。  
覩斯老病死，    令人大恐怖，  
唯作諸功德，    樂住至樂所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冥運持命去，    故令人短壽，  
為老所侵迫，    而無救護者。」



觀此有餘過， 令人大恐怖，  
當斷世貪愛， 無餘涅槃樂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 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 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〇〇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斷除於幾法， 幾法應棄捨，  
而復於幾法， 增上方便修，  
幾聚應超越， 比丘度馱流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斷除五捨五， 增修於五根，  
超越五和合， 比丘度流淵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 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 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〇〇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天子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幾人於覺眠？ 幾人於眠覺？  
幾人取塵垢？ 幾人得清淨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五人於覺眠， 五人於眠覺，  
五人取於垢， 五人得清淨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# ( 一〇〇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天子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母子更相喜，    牛主樂其牛，  
眾生樂有餘，    無樂無餘者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母子更相憂，    牛主憂其牛，  
有餘眾生憂，    無餘則無憂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# ( 一〇〇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何等人之物，    何名第一伴，  
以何而活命，    眾生何處依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田宅眾生有，    賢妻第一伴，  
飲食已存命，    業為眾生依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一〇〇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天子容色絕妙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所愛無過子，財無貴於牛，  
光明無過日，薩羅無過海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愛無過於己，財無過於穀，  
光明無過慧，薩羅無過見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一〇〇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天子容色絕妙，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剎利兩足尊，[絳-糸+牛]牛四足勝，  
童英為上妻，貴生為上子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正覺兩足尊，生馬四足勝，  
順夫為賢妻，漏盡子之上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一〇〇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天子容色絕妙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從地起眾生，    何者為最勝？  
於空墮落者，    復以何勝上？  
凡所祈請處，    何者最第一？  
於諸言語中，    何者為上辯？」

時，有一天子本為田家子，今得生天上，以本習故，即便說偈答彼天子：

「五穀從地生，    是則為最勝，  
種子於空中，    落地為最勝。  
[絳-糸+牛]牛資養人，    是則依中勝，  
愛子有所說，    是則言中勝。」

彼發問天子語答者言：「我不問汝，何故多言輕躁妄說，我自說偈問世尊言：

「從地起眾生，    何者為最勝？  
於空墮地者，    復以何為勝？  
凡所祈請處，    何者為最勝？  
於諸言語中，    何者為上辯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從下踊出者，    三明為最上，  
從空流下者，    三明亦第一，  
賢聖弟子僧，    是師依之上，  
如來之所說，    諸說之最辯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世間幾法起？    幾法相順可？  
世幾法取愛？    世幾法損減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世六法等起，    世六法順可，  
世六法取愛，    世六法損減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(一〇〇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天子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誰持世間去，    誰拘牽世間？  
何等為一法，    制御於世間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心持世間去，    心拘引世間，  
其心為一法，    能制御世間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( 一〇一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天子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誰縛於世間，    誰調伏令解？  
斷除何等法，    說名得涅槃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欲能縛世間，    調伏欲解脫，  
斷除愛欲者，    說名得涅槃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( 一〇一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誰掩於世間？ 誰遮絡世間？  
誰結縛眾生？ 何處建立世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衰老掩世間， 死遮絡世間，  
愛繫縛眾生， 法建立世間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 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 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( 一〇一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誰隱彼世間， 誰繫於世間，  
誰憶於眾生， 誰建眾生幢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無明覆世間， 愛結縛眾生，  
隱覆憶眾生， 我慢眾生幢。」

時，彼天子即復說偈而問佛言：

「誰無有覆蓋， 誰復無愛結，  
誰即出隱覆， 誰不建慢幢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如來等正覺， 正智心解脫，  
不為無明覆， 亦無愛結繫，  
超出於隱覆， 摧滅我慢幢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 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 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〇一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何等為上士，    所有資財物？  
云何善修習，    而致於安樂？  
云何眾味中，    得為最上味？  
云何眾生中，    得為第一壽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清淨信樂心，    名士夫勝財。  
修行於正法，    能招安樂果。  
真諦之妙說，    是則味之上。  
賢聖智慧命，    是為壽中最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〇一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云何為比丘，    同己之第二？  
云何為比丘，    隨順教授者？  
比丘於何處，    遊心自娛樂，  
娛樂彼處已，    能斷諸結縛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信為同己二，    智慧教授者，  
涅槃喜樂處，    比丘斷結縛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〇一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天子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云何善至老？    云何善建立？  
云何為人寶？    云何賊不奪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正戒善至老，    淨信善建立，  
智慧為人寶，    功德賊不奪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〇一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天子容色絕妙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何法生眾生，    何等前驅馳，  
云何起生死，    何者不解脫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愛欲生眾生，    意在前驅馳，  
眾生起生死，    苦法不解脫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一〇一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天子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何法生眾生？ 何等前驅馳？

云何起生死？ 何法可依怙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愛欲生眾生， 意在前驅馳，

眾生起生死， 業者可依怙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 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過， 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一〇一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天子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何法生眾生？ 何等前驅馳？

云何起生死？ 何法甚可畏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愛欲生眾生， 意在前驅馳，

眾生起生死， 業為甚可畏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 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過， 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一〇一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天子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何名為非道？    云何日夜遷？  
云何垢梵行？    云何累世間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貪欲名非道，    壽命日夜遷，  
女人梵行垢，    女則累世間。  
熾然修梵行，    已洗諸非小。」

時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( 一〇二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天子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何法映世間？    何法無有上？  
何等為一法，    普制御眾生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名者映世間，    名者世無上，  
唯有一名法，    能制御世間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( 一〇二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天子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何法為偈因？    以何莊嚴偈？  
偈者何所依？    何者為偈體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欲者是偈因，    文字莊嚴偈，  
名者偈所依，    造作為偈體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( 一〇二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天子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坐一面，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云何知車乘？    云何復知火？  
云何知國土？    云何知妻婦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見幢蓋知車，    見煙則知火，  
見王知國土，    見夫知其妻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雜阿含經卷第三十六

## 雜阿含經卷第三十七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 一〇二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，有尊者叵求那住東園鹿母講堂，疾病困篤。

尊者阿難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尊者叵求那住東園鹿母講堂，疾病困篤，如是病比丘多有死者。善哉！世尊！願至東園鹿母講堂尊者叵求那所，以哀愍故！」

爾時，世尊默然而許，至日晡時，從禪覺，往詣東園鹿母講堂，至尊者叵求那房，敷座而坐，為尊者叵求那種種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從坐起去。

尊者叵求那，世尊去後，尋即命終。當命終時，諸根喜悅，顏貌清淨，膚色鮮白。

時，尊者阿難供養尊者叵求那舍利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尊者叵求那，世尊來後，尋便命終，臨命終時，諸根喜悅，膚色清淨，鮮白光澤。不審世尊！彼當生何趣？云何受生，後世云何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若有比丘先未病時，未斷五下分結，若覺病起，其身苦患，心不調適，生分微弱，得聞大師教授、教誡種種說法，彼聞法已，斷五下分結。阿難！是則大師教授設法福利。

「復次，阿難！若有比丘先未病時，未斷五下分結，然後病起，身遭苦患，生分轉微，不蒙大師教授、教誡說法，然遇諸餘多聞大德修梵行者教授、教誡說法，得聞法已，斷五下分結。阿難！是名教授、教誡聽法福利。

「復次，阿難！若比丘先未病時，不斷五下分結，乃至生分微弱，不聞大師教授、教誡說法，復不聞餘多聞大德諸梵行者教授、教誡說法，然彼先所受法，獨靜思惟，稱量觀察，得斷五下分結。阿難！是名思惟觀察先所聞法所得福利。

「復次，阿難！若有比丘先未病時，斷五下分結，不得無上愛盡解脫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，然後得病，身遭苦患，生分微弱，得聞大師教授、教誡說法，得無上愛盡解脫，不起諸漏，離欲解脫。阿難！是名大師說法福利。

「復次，阿難！若有比丘先未病時，斷五下分結，不得無上愛盡解脫，不起諸漏，離欲解脫，覺身病起，極遭苦患，不得大師教授、教誡說法，然得諸餘多聞大德諸梵行者教授、教誡說法，得無上愛盡解脫，不起諸漏，離欲解脫。阿難！是名教授教誡聞法福利。

「復次，阿難！若有比丘先未病時，斷五下分結，不得無上愛盡解脫，不起諸漏，離欲解脫。其身病起，極生苦患，不得大師教授、教誡說法，不得諸餘多聞大德教授、教誡說法，然先所聞法，獨一靜處，思惟稱量觀察，得無上愛盡解脫，不起諸漏，離欲解脫。阿難！是名思惟先所聞法所得福利。」

「何緣叵求那比丘不得諸根欣悅，色貌清淨，膚體鮮澤？叵求那比丘先未病時，未斷五下分結，彼親從大師聞教授、教誡說法，斷五下分結，世尊為彼尊者叵求那受阿那含記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 一〇二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尊者阿濕波誓住東園鹿母講堂，身遭重病，極生苦患。尊者富隣尼瞻視供給……如前跋迦梨修多羅廣說，謂說三受，乃至「轉增無損。」

佛告阿濕波誓：「汝莫變悔！」

阿濕波誓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實有變悔。」

佛告阿濕波誓：「汝得無破戒耶？」

阿濕波誓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不破戒。」

佛告阿濕波誓：「汝不破戒，何為變悔？」

阿濕波誓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先未病時，得身息樂正受多修習；我於今日不復能得入彼三昧，我作是思惟：『將無退失是三昧耶？』」

佛告阿濕波誓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阿濕波誓，汝見色即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阿濕波誓白佛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復問：「汝見受、想、行、識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阿濕波誓白佛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佛告阿濕波誓：「汝既不見色是我、異我、相在，不見受、想、行、識是我、異我、相在，何故變悔？」

阿濕波誓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不正思惟故。」

佛告阿濕波誓：「若沙門、婆羅門三昧堅固，三昧平等，若不得入彼三昧，不應作念：『我於三昧退減。』若復聖弟子不見色是我、異我、相在，不見受、想、行、識是我、異我、相在，但當作是覺知：『貪欲永盡無餘，瞋恚、愚癡永盡無餘。』貪、恚、癡永盡無餘已，一切漏盡，無漏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佛說是法時，尊者阿濕波誓不起諸漏，心得解脫，歡喜踊悅。歡喜踊悅故，身病即除。

佛說此經，令尊者阿濕波誓歡喜隨喜已，從坐起而去。  
差摩迦修多羅如五受陰處說。

### ( 一〇二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，有異比丘年少新學，於此法、律出家未久，少知識，獨一客旅，無人供給，住邊聚落客僧房中，疾病困篤。

時，有眾多比丘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却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有一比丘年少新學，乃至疾病困篤，住邊聚落客僧房中。有是病比丘多死無活。善哉！世尊！往彼住處，以哀愍故！」

爾時，世尊默然而許。即日晡時從禪覺，至彼住處。

彼病比丘遙見世尊，扶床欲起。

佛告比丘：「息臥勿起！云何？比丘！苦患寧可忍不？……」如前差摩迦修多羅廣說如是三受，乃至「病苦但增不損。」

佛告病比丘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汝得無變悔耶？」

病比丘白佛：「實有變悔。世尊！」

佛告病比丘：「汝得無犯戒耶？」

病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實不犯戒。」

佛告病比丘：「汝若不犯戒，何為變悔？」

病比丘白佛：「世尊！我年幼稚出家未久，於過人法勝妙知見未有所得，我作是念：『命終之時，知生何處？』故生變悔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云何？比丘！有眼故有眼識耶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復問：「比丘！於意云何？有眼識故有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內受，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耶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如是說。

「云何？比丘！若無眼則無眼識耶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復問：「比丘！若無眼識則無眼觸耶？若無眼觸，則無眼觸因緣生內受，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耶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如是說。

「是故，比丘！當善思惟如是法，得善命終，後世亦善。」爾時，世尊為病比丘種種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從坐起去。

時，病比丘，世尊去後，尋即命終。臨命終時，諸根喜悅，顏貌清淨，膚色鮮白。

時，眾多比丘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彼年少比丘疾病困篤，尊者今已命終。當命終時，諸根喜悅，顏貌清淨，膚色鮮白。云何？世尊！如是比丘當生何處？云何受生？後世云何？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彼命過比丘是真寶物，聞我說法，分明解了，於法無畏，得般涅槃，汝等但當供養舍利。」

世尊爾時為彼比丘受第一記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〇二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若彼比丘作如是念：『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繫著使，及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；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繫著使，及彼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。』彼比丘：『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繫著使，及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；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繫著使，及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。』若彼比丘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繫著使，及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；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繫著使，及彼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者，是名比丘斷愛欲，轉諸結，止慢無間等，究竟苦邊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〇二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，乃至佛告病比丘：「汝不自犯戒耶？」

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不以持淨戒故，於世尊所修梵行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汝以何等法故，於我所修梵行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為離貪欲故，於世尊所修梵行；為離瞋恚、愚癡故，於世尊所修梵行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如是，如是。汝正應為離貪欲故，於我所修梵行；離瞋恚、愚癡故，於我所修梵行。比丘！貪欲纏故，不得離欲；無明纏故，慧不清淨。是故，比丘！於欲離欲心解脫，離無明故慧解脫。若比丘於欲離欲心解脫身作證，離無明故慧解脫，是名比丘斷諸愛欲，轉結縛，止慢無間等，究竟苦邊。是故，比丘！於此法善思惟……」如前廣說，乃至「受第一記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一〇二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，有眾多比丘集於伽梨隸講堂。時，多有比丘疾病。

爾時，世尊晡時從禪覺，往至伽梨隸講堂，於大眾前敷座而坐。坐已，告諸比丘：「當正念正智以待時，是則為我隨順之教。比丘！云何為正念？謂比丘內身身觀念處，精勤方便，正念正智，調伏世間貪憂；外身身觀念處、內外身身觀念處，內受、外受、內外受，內心、外心、內外心，內法、外法、內外法法觀念處，精勤方便，正念正智，調伏世間貪憂，是名比丘正憶念。

「云何正智？謂比丘若來若去，正知而住，瞻視觀察，屈申俯仰，執持衣鉢，行、住、坐、臥、眠、覺，乃至五十、六十，依語默正智行。比丘！是名正智。

「如是，比丘！正念正智住者能起樂受，有因緣，非無因緣。云何因緣？謂緣於身，作是思惟：『我此身無常、有為、心因緣生；樂受亦無常、有為、心因緣生。』身及樂受觀察無常，觀察生滅，觀察離欲，觀察滅盡，觀察捨彼，觀察身及樂受無常，乃至捨已，若於身及樂受貪欲使者永不復使。

「如是，正念正智生苦受因緣，非不因緣。云何為因緣？如是緣身，作是思惟：『我此身無常、有為、心因緣生；苦受亦無常、有為、心因緣生。』身及苦受觀察無常，乃至捨，於此及苦受瞋恚所使，永不復使。

「如是，正念正智生不苦不樂受因緣，非不因緣。云何因緣？謂身因緣，作是思惟：『我此身無常、有為、心因緣生；彼不苦不樂受亦無常、有為、心因緣生。』彼身及不苦不樂受觀察無常，乃至捨，若所有身及不苦不樂受無明使使，使永不復使。多聞聖弟子如是觀者，於色厭離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厭離，厭離已離欲，離欲已解脫，解脫知見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樂覺所覺時，    莫能知樂覺，  
貪欲使所使，    不見於出離。  
苦受所覺時，    莫能知苦受，



瞋恚使所使， 不見出離道。  
不苦不樂受， 等正覺所說，  
彼亦不能知， 終不度彼岸。  
若比丘精勤， 正智不傾動，  
於彼一切受， 點慧能悉知。  
能知諸受已， 現法盡諸漏，  
依慧而命終， 涅槃不墮數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〇二九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……如上說。時，有眾多比丘集會迦梨隸講堂，多有疾病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乃至聖弟子如是觀者，於色解脫，於受、想、行、識解脫，我說是等解脫生、老、病、死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智慧多聞者， 非不覺諸受，  
若於苦樂受， 分別諦明了。  
當知堅固事， 凡夫有昇降，  
於樂不染著， 於苦不傾動。  
知受不受生， 依於貪恚覺，  
斷除斯等已， 其心善解脫。  
繫念緣妙境， 正向待終期，  
若比丘精勤， 正智不傾動。  
於此一切受， 慧者能覺知，  
了知諸受已， 現法盡諸漏。  
依慧而命終， 涅槃不墮數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歡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 一〇三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給孤獨長者得病，身極苦痛。世尊聞已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，次第乞食至給孤獨長者舍。

長者遙見世尊，馮床欲起。

世尊見已，即告之言：「長者勿起！增其苦患。」世尊即坐，告長者言：「云何？長者，病可忍不？身所苦患，為增、為損？」

長者白佛：「甚苦！世尊！難可堪忍……」乃至說三受，如差摩修多羅廣說，乃至「苦受但增不損。」

佛告長者：「當如是學：『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。』」

長者白佛：「如世尊說四不壞淨，我有此法，此法中有我。世尊！我今於佛不壞淨，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。」

佛告長者：「善哉！善哉！」即記長者得阿那含果。

長者白佛：「唯願世尊今於此食。」爾時，世尊默而許之。

長者即勅辦種種淨美飲食，供養世尊。世尊食已，為長者種種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從坐起而去。

### ( 一〇三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尊者阿難聞給孤獨長者身遭苦患，往詣其舍。長者遙見阿難，馮床欲起……乃至說三受，如前叉摩修多羅廣說，乃至「苦患但增不損。」

時，尊者阿難告長者言：「勿恐怖！若愚癡無聞凡夫不信於佛，不信法、僧，聖戒不具，故有恐怖，亦畏命終及後世苦。汝今不信已斷、已知，於佛淨信具足，於法、僧淨信具足，聖戒成就。」

長者白尊者阿難：「我今何所恐怖？我始於王舍城寒林中丘塚間見世尊，即得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。自從是來，家有錢財悉與佛、弟子，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共。」

尊者阿難言：「善哉！長者！汝自記說是須陀洹果。」

長者白尊者阿難：「可就此食。」

尊者阿難默然受請。

即辦種種淨美飲食，供養尊者阿難，食已，復為長者種種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從坐起而去。

### ( 一〇三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聞給孤獨長者身遭苦患。聞已，語尊者阿難：「知不？給孤獨長者身遭苦患，當共往看。」尊者阿難默然而許。

時，尊者舍利弗與尊者阿難共詣給孤獨長者舍。長者遙見尊者舍利弗，扶床欲起……乃至說三種受，如又摩修多羅廣說，「身諸苦患轉增無損。」

尊者舍利弗告長者言：「當如是學：『不著眼，不依眼界生貪欲識；不著耳、鼻、舌、身，意亦不著，不依意界生貪欲識。不著色，不依色界生貪欲識；不著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不依法界生貪欲識。不著於地界，不依地界生貪欲識；不著於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識界，不依識界生貪欲識。不著色陰，不依色陰生貪欲識；不著受、想、行、識陰，不依識陰生貪欲識。』」

時，給孤獨長者悲歎流淚。尊者阿難告長者言：「汝今怯劣耶？」

長者白阿難：「不怯劣也。我自顧念，奉佛以來二十餘年，未聞尊者舍利弗說深妙法，如今所聞。」

尊者舍利弗告長者言：「我亦久來未嘗為諸長者說如是法。」

長者白尊者舍利弗：「有居家白衣，有勝信、勝念、勝樂，不聞深法，而生退沒。善哉！尊者舍利弗！當為居家白衣說深妙法，以哀愍故！尊者舍利弗！今於此食。」尊者舍利弗等默然受請。

即設種種淨美飲食，恭敬供養。食已，復為長者種種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即從坐起而去。

### ( 一〇三三 )

達磨提離長者修多羅亦如世尊為給孤獨長者初修多羅廣說，第二修多羅亦如是說。差別者：「若復長者依此四不壞淨已，於上修習六念：謂念如來事，乃至念天。」

長者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依四不壞淨，於上修六隨念，我今悉成就，我常修念如來事，乃至念天。」

佛告長者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今自記阿那含果。」

長者白佛：「唯願世尊受我請食。」爾時，世尊默然受請。

長者知佛受請已，即具種種淨美飲食，恭敬供養，世尊食已，復為長者種種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從坐起而去。

### ( 一〇三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有長壽童子，是樹提長者孫子，身嬰重病。

爾時，世尊聞長壽童子身嬰重病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王舍城乞食，次第到長壽童子舍。長壽童子遙見世尊，扶床欲起……乃至說三受，如又摩修多羅廣說，乃至「病苦但增無損。是故，童子！當如是學，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，當如是學！」

童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說四不壞淨，我今悉有，我常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。」

佛告童子：「汝當依四不壞淨，於上修習六明分想。何等為六？謂一切行無常想、無常苦想、苦無我想、觀食想、一切世間不可樂想、死想。」

童子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說，依四不壞淨，修習六明分想，我今悉有。然我作是念：『我命終後，不知我祖父樹提長者當云何？』」

爾時，樹提長者語長壽童子言：「汝於我所，故念且停。汝今且聽世尊說法，思惟憶念，可得長夜福利安樂饒益。」

時，長壽童子言：「我於一切諸行當作無常想、無常苦想、苦無我想、觀食想、一切世間不可樂想、死想，常現在前。」

佛告童子：「汝今自記斯陀含果。」

長壽童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唯願世尊住我舍食。」爾時世尊默然而許。

長壽童子即辦種種淨美飲食，恭敬供養。世尊食已，復為童子種種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從坐起而去。

### ( 一〇三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波羅[木\*奈]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

時，婆藪長者身遭苦患。

爾時，世尊聞婆藪長者身遭苦患……如前達摩提那長者修多羅廣說，得阿那含果記，乃至從坐起而去。

### ( 一〇三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。

時，有釋氏沙羅疾病委篤。

爾時，世尊聞釋氏沙羅疾病委篤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迦維羅衛國乞食，次到釋氏沙羅舍。釋氏沙羅遙見世尊，扶床欲起……乃至說三受，如差摩迦修多羅廣說，乃至「患苦但增不損。是故，釋氏沙羅，當如是學：『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。』」

釋氏沙羅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說：『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。』我悉有之，我常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。」

佛告釋氏沙羅：「是故，汝當依佛不壞淨，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，於上修習五喜處。何等為五？謂念如來事，乃至自所施法。」

釋氏沙羅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說，依四不壞淨，修五喜處，我亦有之，我常念如來事，乃至自所施法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今自記斯陀含果。」

沙羅白佛：「唯願世尊今我舍食。」爾時，世尊默然而許。

沙羅長者即辦種種淨美飲食，恭敬供養，世尊食已，復為沙羅長者種種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從坐起而去。

### (一〇三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那梨聚落曲谷精舍。

爾時，耶輸長者疾病困篤……如是乃至得阿那含果記，如達摩提那修多羅廣說。

### (一〇三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瞻婆國竭伽池側。時，有摩那提那長者疾病新差。

時，摩那提長者語一士夫言：「善男子！汝往尊者阿那律所，為我稽首阿那律足，問訊起居輕利、安樂住不？明日通身四人願受我請。若受請者，汝復為我白言：『我俗人多有王家事，不能得自往奉迎，唯願尊者時到，通身四人來赴我請，哀愍故！』」

時，彼男子受長者教，詣尊者阿那律所，稽首禮足。白言尊者：「摩那提那長者敬禮問訊：『少病少惱、起居輕利、安樂住不？唯願尊者通身四人明日日中，哀受我請。』」時，尊者阿那律默然受請。

時，彼士夫復以摩那提那長者語白尊者阿那律：「我是俗人，多有王家事，不得躬自奉迎，唯願尊者通身四人明日日中，哀受我請，憐愍故！」

尊者阿那律陀言：「汝且自安！我自知時，明日通身四人往詣其舍。」

時，彼士夫受尊者阿那律教，還白長者：「阿梨！當知我已詣尊者阿那律，具宣尊意。尊者阿那律言：『汝且自安，我自知時。』」

彼長者摩那提那夜辦淨美飲食。晨朝復告彼士夫：「汝往至彼尊者阿那律所，白言：『時到。』」

時，彼士夫即受教，行詣尊者阿那律所，稽首禮足，白言：「供具已辦，唯願知時！」

時，尊者阿那律著衣持鉢，通身四人詣長者舍。

時，摩那提那長者姪女圍遶，住內門左，見尊者阿那律，舉體執足敬禮，引入就坐，各別稽首，問訊起居，退坐一面。

尊者阿那律問訊長者：「堪忍安樂住不？」

長者答言：「如是，尊者！堪忍樂住。先遭疾病，當時委篤，今已蒙差。」

尊者阿那律問長者言：「汝住何住，能令疾病苦患時得除差？」

長者白言：「尊者阿那律！我住四念處，專修繫念故，身諸苦患時得休息。何等為四？謂內身身觀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念正智，調伏世間貪憂。外身、內外身，內受、外受、內外受，內心、外心、內外心，內法、外法、內外法法觀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念正智，調伏世間貪憂。如是，尊者阿那律！我於四念處繫心住故，身諸苦患時得休息，尊者阿那律，住故，身諸苦患時得休息。」

尊者阿那律告長者言：「汝今自記阿那含果。」

時，摩那提那長者以種種淨美飲食自手供養，自恣飽滿。食已，澡漱畢，摩那提那長者復坐卑床，聽說法。尊者阿那律種種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從坐起去。

### (一〇三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金師精舍。時，有淳陀長者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

爾時，世尊問淳陀長者：「汝今愛樂何等沙門、婆羅門淨行？」

淳陀白佛：「有沙門、婆羅門，奉事於水，事毘濕波天，執杖澡罐，常淨其手。如是正士能善說法言：『善男子！月十五日，以胡麻屑、菴摩羅屑以澡其髮，修行齋法，被著新淨長髮白[疊\*毛]，牛糞塗地而臥其上。善男子！晨朝早起，以手觸地，作如是言：「此地清淨，我如是淨。」手執牛糞團并把生草，口說是言：「此是清淨，我如是淨。」若如是者，見為清淨，不如是者，永不清淨。』世尊！如是像類沙門、婆羅門，若為清淨，我所宗仰。」

佛告淳陀：「有黑法、黑報，不淨、不淨果，負重向下。成就如此諸惡法者，雖復晨朝早起，以手觸地，唱言清淨，猶是不淨；正復不觸，亦不清淨。執牛糞團，并及生草，唱言清淨，亦復不淨；正復不觸，亦不清淨。」

「淳陀！何等為黑、黑報，不淨、不淨果，負重向下，乃至觸以不觸，悉皆不淨？淳陀！謂殺生惡業，手常血腥，心常思惟搥捶殺害，無慚無愧，慳貪悋惜，於一切眾生乃至昆蟲，不離於殺。於他財物、聚落、空地，皆不離盜。行諸邪婬，若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夫主、親族，乃至授花鬘者，如是等護，以力強干，不離邪婬。不實妄語，或於王家、真實言家、多眾聚集，求當言處，作不實說，不見言見，見言不見，不聞言聞，聞言不聞，知言不知，不知言知，因自因他，或因財利，知而妄語，而不捨離，是名妄語。兩舌乖離，傳此向彼，傳彼向此，遍相破壞，令和合者離，離者歡喜，是名兩舌。不離惡口罵，若人軟語說，悅耳心喜，方正易知，樂聞無依說，多人愛念，適意、隨順三昧。捨如是等，而作剛強，多人所惡，不愛、不適意、不順三

昧說。如是等言，不離龜澁，是名惡心。綺飾壞語，不時言、不實言、無義言、非法言、不思言，如是等，名壞語。

「不捨離貪，於他財物而起貪欲，言：『此物我有者好。』不捨瞋恚弊惡，心思惟言：『彼眾生應縛、應鞭、應伏、應殺。』欲為生難。不捨邪見顛倒，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『無施、無報、無福，無善行惡行、無善惡業果報，無此世、無他世，無父母、無眾生生世間，無世阿羅漢等趣等向此世他世自知作證：「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」』淳陀！是名黑、黑報，不淨、不淨果，乃至觸以不觸，皆悉不淨。

「淳陀！有白、白報，淨有、淨果，輕仙上昇，成就已，晨朝觸地，此淨我淨者，亦得清淨；若不觸者，亦得清淨，把牛糞團，手執生草，淨因淨果者，執與不執，亦得清淨。

「淳陀！何等為白、白報，乃至執以不執，亦得清淨？謂有人不殺生，離殺生，捨刀杖，慚愧，悲念一切眾生。不偷盜，遠離偷盜，與者取，不與不取，淨心不貪。離於邪淫，若父母護，乃至授一花鬘者，悉不強干起於邪淫，離於妄語，審諦實說，遠離兩舌，不傳此向彼，傳彼向此，共相破壞，離者令和，和者隨喜，遠離惡口，不剛強，多人樂其所說。離於壞語，諦說、時說、實說、義說、法說、見說。離於貪欲，不於他財、他眾具作己有想，而生貪著，離於瞋恚，不作是念：『搥打縛殺，為作眾難。』正見成就，不顛倒見，有施、有說報、有福，有善惡行果報，有此世，有父母、有眾生生，有世阿羅漢於此世他世現法自知作證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淳陀！是名白、白報，乃至觸與不觸，皆悉清淨。」

爾時，淳陀長者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# (一〇四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金師精舍。

時，有異婆羅門於十五日，洗頭已，受齋法，被新長髮白[疊\*毛]，手執生草，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

爾時，佛告婆羅門：「汝洗頭被新長髮白[疊\*毛]，是誰家法？」

婆羅門白佛：「瞿曇！是學捨法。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云何婆羅門捨法？」

婆羅門白佛言：「瞿曇！如是十五日，洗頭受持法齋，著新淨長髮白[疊\*毛]，手執生草，隨力所能，布施作福。瞿曇！是名婆羅門修行捨行。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賢聖法、律所行捨行異於此也。」

婆羅門白佛：「瞿曇！云何為賢聖法、律所行捨行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謂離殺生，不樂殺生……」如前清淨分廣說。「依於不殺，捨離殺生……」乃至如前清淨分廣說。「離偷盜，不樂於盜，依於不盜，捨不與取。離諸邪婬，不樂邪婬，依於不婬，捨非梵行。離於妄語，不樂妄語，依不妄語，捨不實言。離諸兩舌，不樂兩舌，依不兩舌，捨別離行。離於惡口，不樂惡口，依不惡口，捨於麁言。離諸綺語，不樂綺語，依不綺語，捨無義言。斷除貪欲，遠離苦貪，依無貪心，捨於愛著。斷除瞋恚，不生忿恨，依於無恚，捨彼瞋恨。修習正見，不起顛倒，依於正見，捨彼邪見。婆羅門！是名賢聖法、律所行捨行。」

婆羅門白佛：「善哉！瞿曇賢聖法、律所行捨行。」

時，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去。

### (一〇四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有生聞梵志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我有親族，極所愛念，忽然命終，我為彼故，信心布施。云何？世尊！彼得受不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非一向得。若汝親族生地獄中者，得彼地獄眾生食，以活其命，不得汝所信施飲食；若生畜生、餓鬼、人中者，得彼人中飲食，不得汝所施者。婆羅門！餓鬼趣中有一處，名為入處餓鬼，若汝親族生彼入處餓鬼中者，得汝施食。」

婆羅門白佛：「若我親族不生入處餓鬼趣中者，我信施，誰應食之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若汝所可為信施親族不生入處餓鬼趣者，要有餘親族知識生入處餓鬼趣中者，得食之。」

婆羅門白佛：「瞿曇！若我所為信施親族不生入處餓鬼趣中，亦無更餘親族知識生入處餓鬼趣者，此信施食，誰當食之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設使所為施親族知識不生入處餓鬼趣中，復無諸餘知識生餓鬼者，且信施而自得其福，彼施者所作信施，而彼施者不失達嚩。」

婆羅門白佛：「云何施者行施，施者得彼達嚩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有人殺生行惡，手常血腥，乃至十不善業跡……」如淳陀修多羅廣說，「而復施諸沙門、婆羅門，乃至貧窮、乞士，悉施錢財、衣被、飲食、燈明、諸莊嚴具。婆羅門！彼惠施主若復犯戒，生象中者，以彼曾施沙門、婆羅門錢財、衣被、飲食，乃至莊嚴眾具故，雖在象中，亦得受彼施報，衣服、飲食，乃至種種莊嚴眾具。」



「若復生牛、馬、驢、騾等種種畜生趣中，以本施惠功德，悉受其報，隨彼生處所應受用，皆悉得之。婆羅門！若復施主持戒，不殺、不盜，乃至正見，布施諸沙門、婆羅門乃至乞士錢財、衣服、飲食，乃至燈明，緣斯功德，生人道中，坐受其報，衣被、飲食，乃至燈明眾具。

「復次，婆羅門！若復持戒生天上者，彼諸惠施天上受報，財寶、衣服、飲食，乃至莊嚴眾具。婆羅門！是名施者行施，施者受達嚩，果報不失。」

時，生聞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去。

### (一〇四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拘薩羅國人間遊行，住鞞羅磨聚落北身恕林中。

鞞羅聚落婆羅門長者聞世尊住聚落北身恕林中，聞已，共相招集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、何緣有眾生身壞命終，生地獄中？」

佛告諸婆羅門長者：「行非法行、行危嶮行因緣故，身壞命終，生地獄中。」諸婆羅門長者白佛：「行何等非法行、危嶮行，身壞命終，生地獄中？」

佛告婆羅門長者：「殺生，乃至邪見，具足十不善業因緣故。婆羅門！是非法行、危嶮行，身壞命終，生地獄中。」

婆羅門白佛：「何因緣諸眾生身壞命終，得生天上？」

佛告婆羅門長者：「行法行、行正行，以是因緣故，身壞命終，得生天上。」

復問：「世尊！行何等法行、何等正行，身壞命終，得生天上？」

佛告婆羅門長者：「謂離殺生，乃至正見，十善業跡因緣故，身壞命終，得生天上。婆羅門長者！若有行此法行、行此正行者，欲求剎利大性家、婆羅門大性家、居士大性家，悉得往生。所以者何？以法行、正行因緣故。

「若復欲求生四王、三十三天，乃至他化自在天，悉得往生。所以者何？以法行、正行故，行淨戒者，其心所願，悉自然得。

「若復如是法行、正行者，欲求生梵天，亦得往生。所以者何？以行正行、法行故，持戒清淨，心離愛欲，所願必得。

「若復欲求往生光音、遍淨，乃至阿伽尼吒，亦復如是。所以者何？以彼持戒清淨，心離欲故。

「若復欲求離欲、惡不善法，有覺有觀，乃至第四禪具足住，悉得成就。所以者何？以彼法行、正行故，持戒清淨，心離愛欲，所願必得。

「欲求慈、悲、喜、捨，空入處、識入處、無所有入處、非想非非想入處皆悉得。所以者何？以法行、正行故，持戒清淨，心離愛欲，所願必得。

「欲求斷三結，得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果，無量神通，天耳、他心智、宿命智、生死智、漏盡智皆悉得。所以者何？以法行、正行故，持戒、離欲，所願必得。」

時，婆羅門長者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 一〇四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拘薩羅國人間遊行，住鞞羅磨聚落北身恕林中。

時，鞞羅磨聚落中，婆羅門長者聞世尊住鞞羅磨聚落身恕林中，聞已，乘白馬車，多將翼從，持金斗、傘蓋、金澡瓶，出鞞羅磨聚落，詣身恕林。至道口，下車步進，入於園門，至世尊前，面相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瞿曇！何因、何緣有人命終生地獄中，乃至生天？……」如上修多羅廣說。

時，鞞羅磨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而去。

### ( 一〇四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在拘薩羅人間遊行，至鞞紐多羅聚落北身恕林中住。鞞紐多羅聚落婆羅門長者聞世尊住聚落北身恕林中，聞已，共相招引，往詣身恕林，至世尊所，面相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

爾時，世尊告婆羅門長者：「我當為說自通之法。諦聽。善思。何等自通之法？謂聖弟子作如是學，我作是念：『若有欲殺我者，我不喜；我若所不喜，他亦如是。云何殺彼？』作是覺已，受不殺生，不樂殺生……」如上說。「我若不喜人盜於我，他亦不喜，我云何盜他？是故持不盜戒，不樂於盜……」如上說。「我既不喜人侵我妻，他亦不喜，我今云何侵人妻婦？是故受持不他姪戒……」如上說。「我尚不喜為人所欺，他亦如是，云何欺他？是故受持不妄語戒……」如上說。「我尚不喜他人離我親友，他亦如是，我今云何離他親友？是故不行兩舌。我尚不喜人加龜言，他亦如是，云何於他而起罵辱？是故於他不行惡口……」如上說。「我尚不喜人作綺語，他亦如是，云何於他而作綺語？是故於他不行綺飾……」如上說。「如是七種，名為聖戒。」

「又復於佛不壞淨成就，於法、僧不壞淨成就，是名聖弟子四不壞淨成就。自現前觀察，能自記說：『我地獄盡，畜生、餓鬼盡，一切惡趣盡，得須陀洹，不墮惡趣法，決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邊。』」

時，鞞紐聚落婆羅門長者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而去。

### ( 一〇四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相習近法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何等為相習近法？謂殺生者、殺生者習近，盜、姪、妄語、兩舌、惡口、綺語、貪、恚、邪見，各各隨類更相習近。譬如不淨物、不淨物自相和合。如是，殺生、殺生，乃至邪見、邪見自相習近。如是，比丘！不殺生、不殺生相習近，乃至正見、正見更相習近。譬如淨物、淨物自相和合，乳生酪，酪生酥，酥生醍醐，醍醐自相和合。如是，不殺、不殺更相習近，乃至正見、正見更相習近，是名比丘相習近法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〇四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蛇行法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何等為蛇行法？謂殺生惡行，手常血腥，乃至十不善業跡……」如前淳陀修多羅廣說。「彼當爾時，身蛇行、口蛇行、意蛇行；彼如是身、口、意蛇行已，於其二趣向一一趣，若地獄、若畜生。蛇行眾生？謂蛇、鼠、猫、狸等腹行眾生，是名蛇行法。」

「云何非蛇行法？謂不殺生，乃至正見……」如前淳陀修多羅十業跡廣說，「是名非蛇行法。身非蛇行、口非蛇行、意非蛇行，於其二趣生一一趣，若天上、若人中，是名非蛇行法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〇四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惡業因、惡心因、惡見因，如是眾生身壞命終，必墮惡趣泥犁中。譬如圓珠，擲著空中，落地流轉，不一處住。如是，惡業因、惡心因、惡見因，身壞命終，必墮地獄，中無住處。」

「云何為惡業？謂殺生，乃至綺語……」如上廣說，「是名惡業。云何惡心？謂貪恚心……」如上廣說，「是名惡心。云何惡見？謂邪顛倒……」如上廣說，「是名惡見。是名惡業因、惡心因、惡見因，身壞命終，必生惡趣泥犁中；善業因、善心因、善見因，身壞命終，必生善趣天上。」

「婆羅門！云何為善業？謂離殺生、不樂殺生，乃至不綺語，是名善業。云何善心？謂不貪、不恚，是名心善。云何為見善？謂正見不顛倒，乃至見不受後有，是名見善。是名業善因、心善因、見善因，身壞命終，得生天上。譬如四方摩尼珠，擲著

空中，隨墮則安；如是彼三善因，所在受生，隨處則安。」

佛說如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〇四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殺生人多習多行，生地獄中；若生人中，必得短壽。不與取多習多行，生地獄中；若生人中，錢財多難。邪淫多習多行，生地獄中；若生人中，所有妻室為人所圖。妄語多習多行，生地獄中；若生人中，多被譏論。兩舌多習多行，生地獄中，若生人中，親友乖離。惡口多習多行，生地獄中；若生人中，常聞醜聲。綺語多習多行，生地獄中；若生人中，言無信用。貪欲多習多行，生地獄中；若生人中，增其貪欲。瞋恚多習多行，生地獄中；若生人中，增其瞋恚。邪見多習多行，生地獄中，若生人中，增其愚癡。

「若離殺生修習多修習，得生天上；若生人中，必得長壽。不盜修習多修習，得生天上；若生人中，錢財不喪。不邪淫修習多修習，得生天上；若生人中，妻室修良。不妄語修習多修習，得生天上；若生人中，不被譏論。不兩舌修習多修習，得生天上；若生人中，親友堅固。不惡口修習多修習，得生天上；若生人中，常聞妙音。不綺語修習多修習，得生天上；若生人中，言見信用。不貪修習多修習，得生天上；若生人中，不增愛欲。不恚修習多修習，得生天上；若生人中，不增瞋恚。正見修習多修習，得生天上；若生人中，不增愚癡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〇四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殺生有三種，謂從貪生故、從恚生故、從癡生。乃至邪見亦三種，從貪生、從恚生、從癡生。離殺生亦有三種，不貪生、不恚生、不癡生。乃至離邪見亦三種，不貪生、不恚生、不癡生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〇五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所謂有出法，出不出法。何等為出法，出不出法？謂不殺生出於殺生，乃至正見出於邪見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〇五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有生聞婆羅門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所說此、彼岸。云何此岸？云何彼岸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殺生者，謂此岸；不殺生者，謂彼岸。邪見者，謂此岸；正見者，謂彼岸。」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少有修善人，能度於彼岸，  
一切眾生類，駙馳走此岸。  
於此正法律，觀察法法相，  
此等度彼岸，摧伏死魔軍。」

爾時，生聞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去。

如是，異比丘所問、尊者阿難所問、佛問諸比丘三經，亦如上說。

### ( 一〇五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惡法，有真實法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云何為惡法？謂殺生、不與取、邪淫、妄語、兩舌、惡口、綺語、貪、恚、邪見，是名惡法。云何為真實法？謂離殺生，乃至正見，是名真實法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〇五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惡法、惡惡法，有真實法、真實真實法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云何為惡法？謂殺生，乃至邪見，是名惡法。云何為惡惡法？謂自殺生，教人令殺，乃至自起邪見，復以邪見教人令行，是名惡惡法。云何為真實法？謂不殺生，乃至正見，是名真實法。云何為真實真實法？謂自不殺生，教人不殺，乃至自行正見，復以正見教人令行，是名真實真實法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〇五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不善男子、善男子。諦聽，善思，今當為汝說。云何為不善男子？謂殺生者，乃至邪見者，是名不善男子。云何善男子？謂不殺生，乃至正見，是名善男子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〇五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不善男子、不善男子不善男子，有善男子、善男子善男子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

「云何為不善男子？謂殺生，乃至邪見者，是名不善男子。云何為不善男子不善男子？謂手自殺生，教人令殺，乃至自行邪見，教人令行邪見，是名不善男子不善男子。

「云何為善男子？謂不殺生，乃至正見者，是名善男子。云何為善男子善男子？謂自不殺生，教人不殺，乃至自行正見，復以正見教人令行，是名善男子善男子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〇五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成就十法者，如鐵鉞鑽水，身壞命終，下入惡趣泥犁中。何等為十？謂殺生，乃至邪見。若成就十法，譬如鐵鉞仰鑽虛空，身壞命終，上生天上。何等為十？謂不殺生，乃至正見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〇五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成就二十法者，如鐵鉞鑽水，身壞命終，下生惡趣泥犁中。何等為二十？謂自手殺生，教人令殺，乃至自行邪見，復以邪見教人令行，是名二十法成就。如鐵鉞鑽水，身壞命終，下生惡趣泥犁中。二十法成就。譬如鐵鉞仰鑽虛空，身壞命終，上生天上。何等為二十法？謂自不殺生，教人不殺，乃至自行正見，復以正見教人令行，是名二十法成就。如鐵鉞仰鑽虛空，身壞命終，上生天上。」

」

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〇五八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三十法成就者，如鐵鉞鑽水，身壞命終，下生惡趣泥犁中。何等為三十法？謂自手殺生，教人令殺，讚歎殺生，乃至自行邪見，復以邪見教人令行，常復讚歎行邪見者，是名三十法。如鐵鉞鑽水，身壞命終，下生惡趣泥犁中。有三十法成就者，如鐵鉞鑽空，身壞命終，上生天上。何等為三十法？謂自不殺生，教人不殺，常復讚歎不殺功德；乃至自行正見，復以正見教人令行，常復讚歎正見功德，是名三十法成就。如鐵鉞鑽空，身壞命終，上生天上。」

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〇五九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十法成就，如鐵槍投水，身壞命終，下生惡趣泥犁中。何等為四十法？謂手自殺生，教人令殺，讚歎殺生，見人殺生心隨歡喜，乃至自行邪見，教人令行，讚歎邪見，見行邪見心隨歡喜，是名四十法成就。如鐵槍投水，身壞命終，下生惡趣泥犁中。有四十法成就，如鐵槍鑽空，身壞命終，上生天上。何等為四十？謂不殺生，教人不殺，口常讚歎不殺功德，見不殺者心隨歡喜；乃至自行正見，教人令行，亦常讚歎正見功德，見人行者心隨歡喜，是名四十法成就。如鐵槍鑽空，身壞命終，上生天上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〇六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非法，有正法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何等為非法？謂殺生，乃至邪見，是名非法。何等正法？謂不殺生，乃至正見，是名正法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〇六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非律，有正律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何等為非律？謂殺生，乃至邪見，是名非律。何等為正律？謂不殺，乃至正見，是名正律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非律、正律。如是非聖及聖，不善及善，非親近、親近，非善哉、善哉，黑法、白法，非義、正義，卑法、勝法，有罪法、無罪法，棄法、不棄法，一一經如上說。

### 雜阿含經卷第三十七



## 雜阿含經卷第三十八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一〇六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尊者善生，新刈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諸比丘！當知此善生善男子有二處端嚴：一者刈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。二者盡諸有漏，無漏心解脫、慧解脫，現法自知作證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寂靜盡諸漏，    比丘莊嚴好，  
離欲斷諸結，    涅槃不復生。  
持此最後身，    摧伏魔怨敵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〇六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異比丘形色醜陋，難可觀視，為諸比丘之所輕慢，來詣佛所。

爾時，世尊四眾圍遶，見彼比丘來，皆起輕想，更相謂言：「彼何等比丘？隨路而來，形貌醜陋，難可觀視，為人所慢。」

爾時，世尊知諸比丘心之所念，告諸比丘：「汝等見彼比丘來，形狀甚醜，難可視見，令人起慢不？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唯然，已見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汝等勿於彼比丘起於輕想。所以者何？彼比丘已盡諸漏，所作已作，離諸重擔，斷諸有結，正智，心善解脫。諸比丘！汝等莫妄量於人，唯有如來能量於人。」

彼比丘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

爾時，世尊復告諸比丘：「汝等見此比丘稽首作禮，退坐一面不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唯然，已見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汝等勿於是比丘起於輕想；乃至汝等莫量於人，唯有如來能知人耳。」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飛鳥及走獸，    莫不畏師子，  
唯師子獸王，    無有與等者。  
如是智慧人，    雖小則為大，  
莫取其身相，    而生輕慢心。  
何用巨大身，    多肉而無慧，  
此賢勝智慧，    則為上士夫。  
離欲斷諸結，    涅槃永不生，  
持此最後身，    摧伏眾魔軍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〇六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提婆達多有利養起，摩竭陀王阿闍世毘提希子日日侍從五百乘車，來詣提婆達多所，日日持五百釜食，供養提婆達多，提婆達多將五百人別眾受其供養。

時，有眾多比丘晨朝著衣持鉢，入王舍城乞食，聞提婆達多有如是利養起，乃至五百人別眾受其供養。乞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晨朝著衣持鉢，入王舍城乞食，聞提婆達多有如是利養起，乃至五百人別眾受其供養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汝等莫稱是提婆達多所得利養。所以者何？彼提婆達多別受利養，今則自壞，他世亦壞。譬如芭蕉、竹、蘆，生果即死，來年亦壞；提婆達多亦復如是，受其利養，今世則壞，他世亦壞。譬如駙驢，受胎必死；提婆達多亦復如是，受諸利養，今世亦壞。他世亦壞，彼愚癡提婆達多隨幾時受其利養，當得長夜不饒益苦。是故，諸比丘！當如是學：『我設有利養起，莫生染著。』」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芭蕉生果死，    竹蘆實亦然，  
駙驢坐妊死，    士以貪自喪。  
常行非義行，    多知不免愚，  
善法日損減，    莖枯根亦傷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〇六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舍衛國有手比丘是釋氏子，在舍衛國命終。

時，有眾多比丘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，聞手比丘釋子於舍衛國命終。聞已，入舍衛城，乞食還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日晨朝，眾多比丘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，聞釋氏子手比丘於舍衛國命終。云何？世尊！手比丘命終，當生何處？云何受生？後世云何？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是手比丘成就三不善法，彼命終當生惡趣泥犁中。何等三不善法？謂貪欲、瞋恚、愚癡。此三不善法結縛於心，釋種子手比丘生惡趣泥犁中。」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貪欲瞋恚癡，        結縛士夫心，  
內發還自傷，        猶如竹蘆實。  
無貪恚癡心，        是說為點慧，  
內發不自傷，        是名為勝出。  
是故當離貪，        瞋恚癡冥心，  
比丘智慧明，        苦盡般涅槃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〇六六)

如手比丘，難陀修多羅亦如是說。

### (一〇六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尊者難陀是佛姨母子，好著好衣，染色，擣治光澤，執持好鉢，好作嬉戲調笑而行。

時，有眾多比丘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尊者難陀是佛姨母子，好著好衣，擣治光澤，執持好鉢，好作嬉戲調笑而行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一比丘：「汝往詣難陀比丘所，語言：『難陀！大師語汝。』」

時，彼比丘受世尊教，往語難陀言：「世尊語汝。」

難陀聞已，即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

佛告難陀：「汝實好著好衣，擣治光澤，好作嬉戲調笑而行不？」

難陀白佛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

佛告難陀：「汝佛姨母子，貴姓出家，不應著好衣服，擣令光澤，執持好鉢，好作嬉戲調笑而行。汝應作是念：『我是佛姨母子，貴姓出家，應作阿練若，乞食，著糞掃衣，常應讚歎著糞掃衣，常處山澤，不顧五欲。』」

爾時，難陀受佛教已，修阿蘭若行，乞食，著糞掃衣，亦常讚歎著糞掃衣者，樂處山澤，不顧愛欲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難陀何見汝，    修習阿蘭若，  
家家行乞食，    身著糞掃衣，  
樂處於山澤，    不顧於五欲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難陀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〇六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尊者低沙自念，我是世尊姑子兄弟故，不修恭敬，無所顧錄，亦不畏懼，不堪諫止。

時，有眾多比丘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尊者低沙自念是世尊姑子兄弟故，不修恭敬，無所顧錄，亦不畏懼，不堪諫止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一比丘：「汝往詣低沙比丘所，語言：『低沙！大師語汝！』」

時，彼比丘受世尊教，往語低沙比丘言：「世尊語汝！」

低沙比丘即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

佛告低沙：「汝實作是念：『我是世尊姑子兄弟，不修恭敬，無所顧錄，亦不畏懼，不堪忍諫。』不？」

低沙白佛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

佛告低沙：「汝不應爾！汝應念言：『我是世尊姑子兄弟故，應修恭敬畏懼，堪忍諫止。』」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善哉汝低沙，    離瞋恚為善，  
莫生瞋恚心，    瞋恚者非善。  
若能離瞋慢，    修行軟下心，  
然後於我所，    修行於梵行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低沙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一〇六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尊者毘舍佉般闍梨子，集供養堂，為眾多比丘說法，言辭滿足，妙音清徹，句味辯正，隨智慧說，聽者樂聞，無所依說，顯現深義，令諸比丘一心專聽。

爾時，世尊入晝正受，以淨天耳過於人耳，聞說法聲，從三昧起，往詣講堂，於大眾前坐，告毘舍佉般闍梨子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毘舍佉！汝能為諸比丘於此供養堂

，為眾多比丘說法，言辭滿足，乃至顯現深義，令諸比丘專精敬重，一心樂聽，汝當數數為諸比丘如是說法，令諸比丘專精敬重，一心樂聽，當得長夜以義饒益，安隱樂住。」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若不說法者，    愚智雜難分，  
此愚此智慧，    無由自顯現，  
善說清涼法，    因說智乃彰，  
說法為明照，    光顯大仙幢，  
善說為仙幢，    法為羅漢幢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毘舍佉般闍梨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一〇七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眾多比丘集供養堂，悉共作衣。時，有一年少比丘！出家未久，初入法、律，不欲營助諸比丘作衣。

時，眾多比丘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時，有眾多比丘集供養堂，為作衣故。有一年少比丘，出家未久，始入法、律，不欲營助諸比丘作衣。」

爾時，世尊問彼比丘：「汝實不欲營助諸比丘作衣耶？」

彼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隨我所能，當力營助。」

爾時，世尊知彼比丘心之所念，告諸比丘：「汝等莫與是年少比丘語。所以者何？是比丘得四增心法，正受現法安樂住，不勤而得。若彼本心所為，刳鬚髮，著袈裟衣，出家學道，增進修學，現法自知作證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非下劣方便，    薄德少智慧，  
正向於涅槃，    免脫煩惱鎖。  
此賢年少者，    速得上士處，  
離欲心解脫，    涅槃不復生。  
持此最後身，    摧伏眾魔軍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〇七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比丘名曰上坐，獨住一處，亦常讚歎獨一住者，獨行乞食，食已，獨還，獨坐禪思。

時，有眾多比丘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有尊者名曰上坐，樂一獨處，亦常讚歎獨一住者，獨入聚落乞食，獨出聚落，還至住處，獨坐禪思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語一比丘：「汝往詣彼上坐比丘所，語上坐比丘言：『大師告汝！』」

比丘受教，詣上坐比丘所，白言：「尊者！大師告汝！」

時，上坐比丘即時奉命，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

爾時，世尊告上坐比丘：「汝實獨一靜處，讚歎獨處者，獨行乞食，獨出聚落，獨坐禪思耶？」

上坐比丘白佛：「實爾，世尊！」

佛告上坐比丘：「汝云何獨一處，讚歎獨住者，獨行乞食，獨還住處，獨坐禪思？」

上坐比丘白佛：「我唯獨一靜處，讚歎獨住者，獨行乞食，獨出聚落，獨坐禪思。」

佛告上坐比丘：「汝是一住者，我不言非一住，然更有勝妙一住。何等為勝妙一住？謂比丘前者枯乾，後者滅盡，中無貪喜，是婆羅門心不猶豫，已捨憂悔，離諸有愛，群聚使斷，是名一住，無有勝住過於此者！」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悉映於一切，    悉知諸世間，  
不著一切法，    悉離一切愛，  
如是樂住者，    我說為一住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上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 (一〇七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尊者僧迦藍於拘薩羅人間遊行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彼僧迦藍比丘有本二，在舍衛國中，聞僧迦藍比丘於拘薩羅人間遊行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聞已，著好衣服，莊嚴華瓔，抱其兒來詣祇洹，至僧迦藍比丘房前。

爾時，尊者僧迦藍出房露地經行。時，彼本二來到其前，作是言：「此兒幼小，汝捨出家，誰當養活？」

時，僧迦藍比丘不共語。如是再三，亦不共語。

時，彼本二作如是言：「我再三告，不與我語，不見顧視，我今置兒。」著經行道頭而去，言：「沙門！此是汝子，汝自養活，我今捨去。」

尊者僧迦藍亦不顧視其子。

彼本二復言：「是沙門今於此兒都不顧視，彼必得仙人難得之處。善哉！沙門！必得解脫。」情願不遂，抱子而去。

爾時，世尊入晝正受，以天耳過人之耳，聞尊者僧迦藍本二所說，即說偈言：

「來者不歡喜，    去亦不憂感。  
於世間和合，    解脫不染著。  
我說彼比丘，    為真婆羅門。  
來者不歡喜，    去亦不憂感。  
不染亦無憂，    二心俱寂靜，  
我說是比丘，    是真婆羅門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僧迦藍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一〇七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尊者阿難獨一靜處，作是思惟：「有三種香，順風而熏，不能逆風。何等為三？謂根香、莖香、華香。或復有香，順風熏，亦逆風熏，亦順風逆風熏耶？」作是念已，晡時從禪覺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獨一靜處，作是思惟：『有三種香，順風而熏，不能逆風。何等為三？謂根香、莖香、華香。或復有香，順風熏、逆風熏，亦順風逆風熏耶？』」

佛告阿難：「如是！如是！有三種香，順風熏，不能逆風，謂根香、莖香、華香。阿難！亦有香，順風熏、逆風熏、順風逆風熏。阿難！順風熏、逆風熏、順風逆風熏者。阿難！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在所城邑、聚落，成就真實法，盡形壽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飲酒。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八方上下，崇善士夫，無不稱歎言：『某方某聚落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持戒清淨，成真實法，盡形壽不殺，乃至不飲酒。』阿難！是名有香順風熏、逆風熏、順風逆風熏。」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非根莖華香，    能逆風而熏，  
唯有善士女，    持戒清淨香。  
逆順滿諸方，    無不普聞知，  
多迦羅栴檀，    優鉢羅末利。  
如是比諸香，    戒香最為上，  
栴檀等諸香，    所熏少分限。」

唯有戒德香，    流熏上昇天，  
斯等淨戒香，    不放逸正受。  
正智等解脫，    魔道莫能入，  
是名安隱道，    是道則清淨。  
正向妙禪定，    斷諸魔結縛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# (一〇七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摩竭提國人間遊行。與千比丘俱，皆是古昔縈髮出家，皆得阿羅漢，諸漏已盡，所作已作，捨諸重擔，逮得己利，盡諸有結，正智，善解脫，到善建立支提杖林中住。

摩竭提王瓶沙聞世尊摩竭提國人間遊行，至善建立支提杖林中住，與諸小王群臣羽從，車萬二千、乘馬萬八千、步逐眾無數，摩竭提婆羅門長者悉皆從。

王出王舍城，詣世尊所，恭敬供養。到於道口，下車步進，及於內門，除去五飾，脫冠却蓋，除扇去劍刀，脫革屣，到於佛前，整衣服，偏露右肩，為佛作禮，右邊三匝，自稱姓名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是摩竭提王瓶沙。」

佛告瓶沙：「如是，大王！汝是瓶沙，可就此坐，隨其所安。」

時，瓶沙王重禮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諸王大臣、婆羅門居士悉禮佛足，次第而坐。

時，鬱鞞羅迦葉亦在座中。

時，摩竭提婆羅門長者作是念：「為大沙門從鬱鞞羅迦葉所修梵行耶？為鬱鞞羅迦葉於大沙門所修梵行耶？」

爾時，世尊知摩竭提婆羅門長者心之所念，即說偈而問言：

「鬱鞞羅迦葉，    於此見何利，  
棄汝先所奉，    事火等眾事。  
今可說其義，    捨事火之由。」

鬱鞞迦葉說偈白佛：

「錢財等滋味，    女色五欲果，  
觀察未來受，    斯皆大垢穢，  
是故悉棄捨，    先諸奉火事。」

爾時，世尊復說偈問言：

「汝不著世間，    錢財五色味，  
復何捨天人，    迦葉隨義說。」



迦葉復以偈答世尊言：

「見道離有餘，    寂滅無餘跡，  
無所有不著，    無異趣異道。  
是故悉棄捨，    先修奉火事，  
大會等受持，    奉事於水火。  
愚癡沒於中，    志求解脫道，  
盲無智慧目，    向生老病死。  
不見於正路，    永離生死道，  
今始因世尊，    得見無為道。  
大龍所說力，    得度於彼岸，  
牟尼廣濟度，    安慰無量眾。  
今始知瞿曇，    真諦超出者。」

佛復說偈歎迦葉言：

「善哉汝迦葉，    先非惡思量，  
次第分別求，    遂至於勝處。

「汝今，迦葉！當安慰汝徒眾之心。」

時，鬱鞞羅迦葉即入正受，以神足力向於東方，上昇虛空，作四種神變，行、住、坐、臥，入火三昧，舉身洞然，青、黃、赤、白、頗梨紅色。身上出水，身下出火，還燒其身，身上出水以灌其身，或身上出火，以燒其身，身下出水，以灌其身。如是種種現化神通息已，稽首佛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佛是我師，我是弟子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我是汝師，汝是弟子，隨汝所安，復座而坐。」

時，鬱鞞羅迦葉還復故坐。

爾時，摩竭提婆羅門長者作是念：「鬱鞞羅迦葉定於大沙門所修行梵行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摩竭提王瓶沙及諸婆羅門長者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 (一〇七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有陀驪摩羅子，舊住王舍城，典知眾僧飲食，床座隨次差請，不令越次。

時，有慈地比丘，頻三過次得麤食處，食時辛苦，作是念：「怪哉！大苦！陀驪摩羅子比丘有情故，以麤食惱我，令我食時極苦，我當云何為其作不饒益事？」

時，慈地比丘有姊妹比丘尼，名蜜多羅，住王舍城王園比丘尼眾中。蜜多羅比丘尼來詣慈地比丘，稽首禮足，於一面住。慈地比丘不顧眄，不與語。蜜多羅比丘尼語慈地比丘：「阿梨！何故不見顧眄，不共言語？」

慈地比丘言：「陀驃摩羅子比丘數以羸食惱我，令我食時極苦，汝復棄我。」

比丘尼言：「當如何？」

慈地比丘言：「汝可至世尊所，白言：『世尊！陀驃摩羅子比丘非法不類，共我作非梵行波羅夷罪。』我當證言：『如是。世尊！如妹所說。』」

比丘尼言：「阿梨！我當云何於梵行比丘所，以波羅夷謗？」

慈地比丘言：「汝若不如是者，我與汝絕，不復來往言語、共相瞻視。」

時，比丘尼須臾默念，而作是言：「阿梨！欲令我爾，當從其教。」

慈地比丘言：「汝且待我先至世尊所，汝隨後來。」

時，慈地比丘即往稽首，禮世尊足，退住一面。蜜多羅比丘尼即隨後至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一何不善不類陀驃摩羅子！於我所作非梵行波羅夷罪。」

慈地比丘復白佛言：「如妹所說，我先亦知。」

爾時，陀驃摩羅子比丘即在彼大眾中。

爾時，世尊告陀驃摩羅子比丘：「汝聞此語不？」

陀驃摩羅子比丘言：「已聞，世尊！」

佛告陀驃摩羅子比丘：「汝今云何？」

陀驃摩羅子白佛：「如世尊所知，如善逝所知。」

佛告陀驃摩羅子：「汝言如世尊所知，今非是時，汝今憶念，當言憶念；不憶念，當言不憶念。」

陀驃摩羅子言：「我不自憶念。」

爾時，尊者羅睺羅住於佛後，執扇扇佛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不善不類是比丘尼言：『尊者陀驃摩羅子共我作非梵行。』慈地比丘言：『如是，世尊！我先已知，如妹所說。』」

佛告羅睺羅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若蜜多羅比丘尼來語我言：『世尊！不善不類羅睺羅，共我作非梵行波羅夷罪。』慈地比丘復白我言：『如是，世尊！如妹所說，我先亦知』者，汝當云何？」

羅睺羅白佛：「世尊！我若憶念，當言憶念；不憶念，當言不憶念。」

佛言：「羅睺羅！愚癡人汝尚得作此語，陀驃摩羅子清淨比丘何以不得作如是語？」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陀驃摩羅子比丘當憶念，蜜多羅比丘尼當以自言滅，慈地比丘僧當極善呵諫教誡：『汝云何見？何處見？汝何因往見？』」世尊如是教已，從座起，入室坐禪。

爾時，諸比丘於陀驃摩羅子比丘憶念，蜜多羅比丘尼與自言滅，慈地比丘極善呵諫教誡言：「汝云何見？何處見？何因往見？」

如是諫時，彼作是言：「彼陀驃摩羅子不作非梵行，不犯波羅夷，然陀驃摩羅子比丘三以麤惡食恐怖，令我食時辛苦。我於陀驃摩羅子比丘愛恚癡怖，故作是說，然陀驃摩羅子清淨無罪。」

爾時，世尊晡時從禪覺，至大眾前敷座而坐。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於陀驃摩羅子比丘所憶念持，蜜多羅比丘尼與自言滅，慈地比丘極善呵諫，乃至彼言：『陀驃摩羅子清淨無罪。』」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云何愚癡？以因飲食故，知而妄語。」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若能捨一法，    知而故妄語，  
不計於後世，    無惡而不為。  
寧食熱鐵丸，    如熾然炭火，  
不以犯禁戒，    而食僧信施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〇七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尊者陀驃摩羅子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願於佛前取般涅槃。」

世尊默然。如是三啟，佛告陀驃摩羅子：「此有為諸行，法應如是！」

爾時，尊者陀驃摩羅子即於佛前，入於三昧，如其正受，向於東方，昇虛空行，現四威儀，行、住、坐、臥，入火三昧，身下出火，舉身洞然，光焰四布，青、黃、赤、白、頗梨紅色。身下出火，還燒其身，身上出水，以灑其身，或身上出火，下燒其身，身下出水，上灑其身。周向十方，種種現化已，即於空中，內身出火，還自焚其身，取無餘涅槃，消盡寂滅，令無遺塵。譬如空中然燈，油炷俱盡，陀驃摩羅子空中涅槃，身心俱盡，亦復如是。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譬如燒鐵丸，    其焰洞熾然，  
熱勢漸息滅，    莫知其所歸。  
如是等解脫，    度煩惱淤泥，  
諸流永已斷，    莫知其所之。  
遠得不動跡，    入無餘涅槃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〇七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央瞿多羅國人間遊行。經陀婆闍梨迦林中，見有牧牛者、牧羊者、採柴草者，及餘種種作人，見世尊行路，見已，皆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莫從此道去！前有央瞿利摩羅賊，脫恐怖人。」

佛告諸人：「我不畏懼！」作此語已，從道而去。彼再三告，世尊猶去。遙見央瞿利摩羅手執刀楯走向，世尊以神力現身徐行，令央瞿利摩羅駛走不及。走極疲乏已，遙語世尊：「住！住！勿去！」

世尊竝行而答：「我常住耳，汝自不住！」

爾時，央瞿利摩羅即說偈言：

「沙門尚駛行，        而言我常住，  
我今疲勸住，        說言汝不住，  
沙門說云何，        我住汝不住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言：

「央瞿利摩羅，        我說常住者，  
於一切眾生，        謂息於刀杖。  
汝恐怖眾生，        惡業不休息，  
我於一切蟲，        止息於刀杖。  
汝於一切蟲，        常逼迫恐怖，  
造作凶惡業，        終無休息時。  
我於一切神，        止息於刀杖，  
汝於一切神，        長夜苦逼迫。  
造作黑惡業，        于今不止息，  
我住於息法，        一切不放逸。  
汝不見四諦，        故不息放逸。」

央瞿利摩羅說偈白佛：

「久乃見牟尼，        故隨路而逐，  
今聞真妙說，        當捨久遠惡。  
作如是說已，        即放捨刀楯，  
投身世尊足，        願聽我出家。  
佛以慈悲心，        大僊多哀愍，  
告比丘善來，        出家受具足。」

爾時，央瞿利摩羅出家已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：「所以族姓子剷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增修梵行，現法自知作證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時，央瞿利摩羅得阿羅漢，覺解脫喜樂。即說偈言：

「本受不害名，而中多殺害，  
今得見諦名，永離於傷殺。  
身行不殺害，口意俱亦然，  
當知真不殺，不迫於眾生。  
洗手常血色，名央瞿摩羅，  
浚流之所漂，三歸制令息。  
歸依三寶已，出家得具足，  
成就於三明，佛教作已作。  
調牛以捶杖，伏象以鐵鈎，  
不以刀捶杖，正度調天人。  
利刀以水石，直箭以熅火，  
治材以斧斤，自調以點慧。  
人前行放逸，隨後能自斂，  
是則照世間，如雲解月現。  
人前放逸行，隨後能自斂，  
於世恩愛流，正念而超出。  
少壯年出家，精勤修佛教，  
是則照世間，如雲解月現。  
少壯年出家，精勤修佛教，  
於世恩愛流，正念以超出。  
若度諸惡業，正善能令滅，  
是則照世間，如雲解月現。  
人前造惡業，正善能令滅，  
於世恩愛流，正念能超出。  
我已作惡業，必向於惡趣，  
已受於惡報，宿責食已食。  
若彼我怨憎，聞此正法者，  
得清淨法眼，於我修行忍。  
不復興鬪訟，蒙佛恩力故，  
我怨行忍辱，亦常讚歎忍。  
隨時聞正法，聞已隨修行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央瞿利摩羅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一〇七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有異比丘，於夜明相出時，出搗補河邊，脫衣著岸邊，入水洗浴。浴已上岸，被一衣，待身乾。

時，有一天子放身光明，普照搗補河側，語比丘言：「汝少出家，鮮白髮黑，年始盛美，應習五欲，莊嚴瓔珞，塗香華鬘，五樂自娛，而於是時，違親背俗，悲泣別離，剷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。如何捨現前樂，而求非時之利？」

比丘答言：「我不捨現前樂求非時樂，我今乃是捨非時樂得現前樂。」

天問比丘：「云何捨非時樂得現前樂？」

比丘答言：「如世尊說，非時之欲，少味多苦，少利多難。我今於現法中，已離熾然，不待時節，能自通達，現前觀察，緣自知覺。如是，天子！是名捨非時樂得現前樂。」

天復問比丘：「云何復是如來所說，非時之欲，少樂多苦？云何復是如來所說，現法利樂，乃至緣自覺知？」

比丘答言：「我年少出家，不能廣宣如來所說正法、律儀。世尊近在迦蘭陀竹園。汝可往詣如來，問其所疑，如世尊說，隨憶受持。」

天子復言：「比丘！於如來所，有諸力天眾多圍遶，我先無問，未易可詣。比丘！汝若能為先白世尊者，我可隨往。」

比丘答言：「當為汝去！」

天白比丘：「唯然，尊者！我隨後來。」

時，彼比丘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，以向天子往反問答具白世尊：「今者，世尊！彼天子誠實言者須與應至，不誠實者自當不來。」

時，彼天子遙語比丘：「我已在此，我已在此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眾生隨愛想，    以愛想而住，  
以不知愛故，    則為死方便。」

佛告天子：「汝解此偈者，便可發問。」

天子白佛：「不解，世尊！不解，善逝！」佛復說偈而告天子曰：

「若知所愛者，    不於彼生愛，  
彼此無所有，    他人莫能說。」

佛告天子：「汝解此義者，便可發問。」

天子白佛：「不解，世尊！不解，善逝！」

佛復說偈言：

「見等勝劣者，則有言論生，  
三事不傾動，則無軟中上。」

佛告天子：「解此義者，則可發問。」

天子白佛：「不解，世尊！不解，善逝！」

佛復說偈言：

「斷愛及名色，除慢無所繫，  
寂滅息瞋恚，離結絕悵望，  
不見於人天，此世及他世。」

佛告天子：「解此義者，乃可發問。」

天子白佛：「已解，世尊！已解，善逝！」

佛說此經已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一〇七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有異比丘於後夜時至搗補河邊，脫衣置岸邊，入水洗浴。浴已，還上岸，著一衣，待身乾。

時，有一天子放身光明，普照搗補河側，問比丘言：「比丘！比丘！此是丘塚，夜則起烟，晝則火然，彼婆羅門見已而作是言：『壞此丘塚，發掘者智，持以刀劍。』又見大龜，婆羅門見已，作是言：『除此大龜，發掘者智，持以刀劍。』見有毳毼，婆羅門見已，作此言：『却此毳毼，發掘者智，持以刀劍。』見有肉段，彼婆羅門見已，作是言：『除此肉段，發掘者智，持以刀劍。』見有屠殺，婆羅門見已，作是言：『壞是屠殺處，發掘者智，持以刀劍。』見有楞耆，彼婆羅門見已，作是言：『却此楞耆，發掘者智，持以刀劍。』見有二道，彼婆羅門見已，作是言：『除此二道，發掘者智，持以刀劍。』見有門扇，婆羅門見已，作是言：『却此門扇，發掘者智，持以刀劍。』見有大龍，婆羅門見已，作是言：『止！勿却大龍，應當恭敬。』比丘！汝來受此論，往問世尊，如佛所說，汝隨受持。所以者何？除如來，我不見世間諸天、魔、梵、沙門、婆羅門於此論心悅樂者，若諸弟子從我所聞，然後能說。」

爾時，比丘從彼天所聞此論已，往詣世尊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以彼天子所問諸論廣問世尊：「云何為丘塚？云何為夜則起烟？云何為晝則火然？云何是婆羅門？云何發掘？云何智者？云何刀劍？云何為大龜？云何毳毼？云何為肉段？云何為屠

殺處？云何為楞耆？云何為二道？云何為門扇？云何為大龍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丘塚者，謂眾生身，羸四大色父母遺體，搏食、衣服、覆蓋、澡浴、摩飾、長養，皆是變壞磨滅之法。夜起烟者，謂有人於夜時起，隨覺隨觀。晝行其教，身業、口業。婆羅門者，謂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。發掘者，謂精勤方便。智士者，謂多聞聖弟子。刀劍者，謂智慧刀劍。大龜者，謂五蓋。毳毼者，謂忿恨。肉段者，謂慳慳。屠殺者，謂五欲功德。楞耆者，謂無明。二道，謂疑惑。門扇者，謂我慢。大龍者，謂漏盡羅漢。如是，比丘！若大師為聲聞所作，哀愍悲念，以義安慰，於汝已作，汝等當作所作，當於曝露、林中、空舍、山澤、巖窟，敷草樹葉，思惟禪思，不起放逸，莫令後悔，是則為我隨順之教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說身為丘塚，    覺觀夜起烟，  
晝業為火然，    婆羅門正覺。  
精進勤發掘，    點慧明智士，  
以智慧利劍，    厭離勝進者。  
五蓋為巨龜，    忿恨為毳毼，  
慳慳為肉段，    五欲屠殺處。  
無明為楞耆，    疑惑於二道，  
門扇現我慢，    漏盡羅漢龍。  
究竟斷諸論，    故我如是說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彼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(一〇八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波羅[木\*奈]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

爾時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鉢，入波羅[木\*奈]城乞食。

時，有異比丘以不住心，其心惑亂，不攝諸根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波羅[木\*奈]城乞食。是比丘遙見世尊，見已，攝持諸根，端視而行。世尊見是比丘攝持諸根，端視而行，見已入城。乞食畢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入室坐禪。晡時從禪覺，入僧中，敷坐具，於大眾前坐，告諸比丘：「我今晨朝著衣持鉢，入波羅[木\*奈]城乞食，見有比丘！以不住心、惑亂心，諸根放散，亦持衣鉢入城乞食，彼遙見我，即自斂攝竟，為是誰？」

時，彼比丘從座起，整衣服，到於佛前，偏袒右肩，合掌白佛：「世尊！我於晨朝入城乞食，其心惑亂，不攝諸根行，遙見世尊，即自斂心，攝持諸根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見我已，能自斂心，攝持諸根。比丘！是法應當如是。若見比丘，亦應自攝持。若復見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亦當如是攝持諸根



，當得長夜以義饒益，安隱快樂。」

爾時，眾中復有異比丘說偈歎曰：

「以其心迷亂，    不專繫念住，  
晨朝持衣鉢，    入城邑乞食。  
中路見大師，    威德容儀備，  
欣悅生慚愧，    即攝持諸根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雜阿含經卷第三十八

## 雜阿含經卷第三十九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一〇八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波羅[木\*奈]國鹿野苑中。

爾時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鉢，入波羅[木\*奈]城乞食。時，有異比丘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，於其路邊，住一樹下，起不善覺，以依惡貪。

爾時，世尊見彼比丘住一樹下，以生不善覺，依惡貪嗜，而告之曰：「比丘！比丘！莫種苦種，而發熏生臭，汁漏流出。若比丘種苦種子，自發生臭，汁漏流出者，欲令蛆蠅不競集者，無有是處！」

時，彼比丘作是念：「世尊知我心之惡念。」即生恐怖，身毛皆豎。

爾時，世尊入城乞食畢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入室坐禪。晡時從禪覺，至於僧中，於眾前敷座而坐，告諸比丘：「我今晨朝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，見一比丘住於樹下，以生不善覺，依惡貪嗜。我時見已，即告之言：『比丘！比丘！莫種苦種，發熏生臭，惡汁流出。若有比丘種苦種子，發熏生臭，惡汁流出，蛆蠅不集，無有是處！』時，彼比丘即思念：『佛已知我心之所念。』慚愧恐怖，心驚毛豎，隨路而去。」

時，有異比丘從坐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合掌白佛：「世尊！云何苦種？云何生臭？云何汁流？云何蛆蠅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忿怒煩怨，名曰苦種。五欲功德，名為生臭。於六觸入處不攝律儀，是名汁流。謂觸入處不攝已，貪、憂、諸惡不善心競生，是名蛆蠅。」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耳目不防護，    貪欲從是生，  
是名為苦種。    生臭汁潛流，  
諸覺觀氣味，    依於惡貪嗜，  
聚落及空處，    若於晝若夜，  
遠離修梵行，    究竟於苦邊，  
若內心寂靜，    決定諦明了。  
臥覺常安樂，    諸惡蛆蠅滅，  
正士所習近，    善說賢聖路。  
了知八正道，    不還更受身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一〇八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畢，還精舍，洗足已，入安陀林坐禪。

時，有異比丘亦復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畢，還精舍，洗足已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樹下，入晝正受。是比丘入晝正受時，有惡不善覺起，依貪嗜心。

時，有天神，依安陀林住止者，作是念：「此比丘不善不類，於安陀林坐禪而起不善覺，心依惡貪，我當往呵責。」作是念已，往語比丘言：「比丘！比丘！作瘡疣耶？」

比丘答言：「當治令愈！」

天神語比丘：「瘡如鐵鑊，云何可復？」

比丘答言：「正念正智，足能令復。」

天神白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此是真賢治瘡，如是治瘡，究竟能愈，無有發時。」

爾時，世尊晡時從禪覺，還祇樹給孤獨園。入僧中，於大眾前敷座而坐，告諸比丘：「我今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乞食還，至安陀林坐禪，入晝正受。有一比丘亦乞食還至安陀林，坐一樹下，入晝正受，而彼比丘起不善覺，心依惡貪。有天神依安陀林住，語比丘言：『比丘！比丘！作瘡疣耶？』……」如上廣說，乃至「『如是，比丘！善哉！善哉！此治眾賢。』」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士夫作瘡疣，        自生於苦患，  
願求世間欲，        心依於惡貪。  
以生瘡疣故，        蛆蠅競來集，  
愛欲為瘡疣，        蛆蠅諸惡覺。  
及諸貪嗜心，        皆悉從意生，  
鑽鑿士夫心，        以求華名利。  
欲火轉熾然，        妄想不善覺，  
身心日夜羸，        遠離寂靜道。  
若內心寂靜，        決定智明了，  
無有斯瘡疣，        見佛安隱路。  
正士所遊跡，        賢聖善宣說，  
明智所知道，        不復受諸有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〇八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毘舍離國彌猴池側重閣講堂。時，有眾多比丘晨朝著衣持鉢，入毘舍離乞食。

時，有年少比丘出家未久，不閑法、律，當乞食時，不知先後次第。餘比丘見已而告之言：「汝是年少，出家未久，未知法、律，莫越！莫重！前後失次而行乞食，長夜當得不饒益苦。」

年少比丘言：「諸上座亦復越次，不隨前後，非獨我也。」如是再三，不能令止。

眾多比丘乞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晨朝著衣持鉢，入毘舍離乞食，有一年少比丘！於此法、律出家未久，行乞食時不以次第，前後復重。諸比丘等再三諫不受，而作是言：『諸上座亦不次第，何故呵我？』我等諸比丘三呵不受，故來白世尊。唯願世尊為除非法，哀愍故！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如空澤中有大湖水，有大龍象而居其中，拔諸藕根，洗去泥土，然後食之。食已，身體肥悅，多力多樂，以是因緣，常喜樂住。有異種族象，形體羸小，効彼龍象，拔其藕根，洗不能淨，合泥土食。食之不消，體不肥悅，轉轉羸弱，緣斯致死，或同死苦。

「如是，宿德比丘學道日久，不樂嬉戲，久修梵行，大師所歎，諸餘明智修梵行者亦復加歎。是等比丘依止城邑聚落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，善護身口，善攝諸根，專心繫念，能令彼人不信者信、信者不異，若得財利、衣被、飲食、床臥、湯藥，不染、不著、不貪、不嗜、不迷、不逐，見其過患，見其出離，然後復食之。食已，身心悅澤，得色得力，以是因緣，常得安樂。

「彼年少比丘出家未久，未閑法、律，依諸長老，依止聚落，著衣持鉢，入村乞食，不善護身，不守根門，不專繫念，不能令彼不信者信、信者不變。若得財利、衣被、飲食、臥具、湯藥，染著貪逐，不見過患，不見出離，以嗜欲心食，不能令身悅澤，安隱快樂。緣斯食故，轉向於死，或同死苦。所言死者，謂捨戒還俗，失正法、正律。同死苦者，謂犯正法、律，不識罪相，不知除罪。」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龍象拔藕根，    水洗而食之，  
異族象効彼，    合泥而取食。  
因雜泥食故，    羸病遂至死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〇八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寒林中丘塚間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壽命甚促，轉就後世，應勤習善法，修諸梵行。無有生而不死者，而世間人不勤方便專修善法、修賢修義。」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住王舍城寒林中丘塚間，為諸聲聞如是說法：『人命甚促，乃至不修賢修義。』我今當往，為作擾亂。」

時，魔波旬化作年少，往住佛前，而說偈言：

「常逼迫眾生，    得人間長壽，  
迷醉放逸心，    亦不向死處。」

爾時，世尊作是念：「此是惡魔來作惱亂。即說偈言：

「常逼迫眾生，    受生極短壽，  
當勤修精進，    猶如救頭然。  
勿得須臾懈，    令死魔忽至，  
知汝是惡魔，    速於此滅去。」

天魔波旬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已知我心。」慚愧憂感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〇八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寒林中丘塚間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一切行無常，一切行不恒、不安，非蘇息，變易之法，乃至當止一切有為行，厭離、不樂、解脫。」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今沙門瞿曇住王舍城寒林中，為諸聲聞說如是法：『一切行無常、不恒，非蘇息，變易之法，乃至當止一切有為，厭離、不樂、解脫。』我當往彼，為作擾亂。」即化作年少，往詣佛所，住於佛前，而說偈言：

「壽命日夜流，    無有窮盡時，  
壽命當來去，    猶如車輪轉。」

爾時，世尊作是念：「此是惡魔欲作擾亂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日夜常遷流，    壽亦隨損減，  
人命漸消亡，    猶如小河水。  
我知汝惡魔，    便自消滅去。」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已知我心。」慚愧憂感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〇八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夜起經行，至於後夜，洗足入室，斂身正坐，專心繫念。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今沙門瞿曇於王舍城迦蘭陀竹園，夜起經行，於後夜時，洗足入室，正身端坐，繫念禪思。我今當往，為作擾亂。」即化作年少，住於佛前，而說偈言：

「我心於空中，    執長繩羈下，  
政欲縛沙門，    不令汝得脫。」

爾時，世尊作是念：「惡魔波旬欲作擾亂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我說於世間，    五欲意第六，  
於彼永已離，    一切苦已斷。  
我已離彼欲，    心意識亦滅，  
波旬我知汝，    速於此滅去。」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沙門已知我心。」慚愧憂感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一〇八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夜起經行，至後夜時，洗足入室，右脇臥息，繫念明相，正念正智，作起覺想。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今沙門瞿曇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，乃至作起覺想。我今當往，為作留難。」即化作年少，往住佛前，而說偈言：

「何眠何故眠？    已滅何復眠？  
空舍何以眠，    得出復何眠？」

爾時，世尊作是念：「惡魔波旬欲作擾亂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愛網故染著，    無愛誰持去，  
一切有餘盡，    唯佛得安眠，  
汝惡魔波旬，    於此何所說。」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已知我心。」慚愧憂感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一〇八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。

爾時，世尊於夜闍時，天小微雨，電光睽現，出房經行。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今沙門瞿曇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，夜闇微雨，電光時現，出房經行。我今當往，為作留難。」執大團石，兩手調弄，到於佛前，碎成微塵。

爾時，世尊作是念：「惡魔波旬欲作燒亂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若耆闍崛山，於我前令碎，  
於佛等解脫，不能動一毛。  
假令四海內，一切諸山地，  
放逸之親族，令其碎成塵。  
亦不能傾動，如來一毛髮。」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已知我心。」內懷憂感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一〇八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。

爾時，世尊夜起經行，至後夜時，洗足入房，正身端坐，繫念在前。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今沙門瞿曇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，夜起經行，後夜入房，正身端坐，繫念在前。我今當往，為作留難。」即化作大龍，遶佛身七匝，舉頭臨佛頂上，身如大船，頭如大帆，眼如銅鑪，舌如曳電，出息入息若雷電聲。

爾時，世尊作是念：「惡魔波旬欲作燒亂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猶如空舍宅，牟尼心虛寂，  
於中而旋轉，佛身亦如是。  
無量凶惡龍，蚊虻蠅蚤等，  
普集食其身，不能動毛髮。  
破裂於虛空，傾覆於大地，  
一切眾生類，悉來作恐怖。  
刀矛槍利箭，悉來害佛身，  
如是諸暴害，不能傷一毛。」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已知我心。」內懷憂感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一〇九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毘婆羅山七葉樹林石室中。

爾時，世尊夜起露地，或坐或經行。至後夜時，洗足入室，安身臥息，右脇著地，足足相累，繫念明相，正念正智，作起覺想。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住王舍城毘婆羅山七葉樹林石室中，夜起露地若坐若行，至後夜時，洗足入室而坐，右脇臥息，足足相累，繫念明相，正念正智，作

起覺想。我今當往，為作留難。」化作年少，往住佛前，而說偈言：

「為因我故眠，    為是後邊故，  
多有錢財寶，    何故守空閑？  
獨一無等侶，    而著於睡眠。」

爾時，世尊作是念：「惡魔波旬欲作擾亂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不因汝故眠，    非為最後邊，  
亦無多錢財，    唯集無憂寶。  
哀愍世間故，    右脇而臥息，  
覺亦不疑惑，    眠亦不恐怖。  
若晝若復夜，    無增亦無損，  
為哀眾生眠，    故無有損減。  
正復以百槍，    貫身常掘動，  
猶得安隱眠，    已離內槍故。」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已知我心。」內懷憂感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一〇九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毘婆羅山七葉樹林石室中。

時，有尊者瞿低迦，住王舍城仙人山側黑石室中，獨一思惟，不放逸行，修自饒益，時受意解脫身作證，數數退轉；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反退，還復得，時受意解脫身作證，尋復退轉。

彼尊者瞿低迦作是念：「我獨一靜處思惟，不放逸行，精勤修習，以自饒益，時受意解脫身作證，而復數數退轉；乃至六反，猶復退轉。我今當以刀自殺，莫令第七退轉。」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住王舍城毘婆羅山側七葉樹林石窟中，有弟子瞿低迦住王舍城仙人山側黑石室中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得時受意解脫身作證，六反退轉，而復還得。彼作是念：『我已六反退，而復還得，莫令我第七退轉，我寧以刀自殺，莫令第七退轉。』若彼比丘以刀自殺者，莫令自殺，出我境界去，我今當往告彼大師。」

爾時，波旬執琉璃柄琵琶，詣世尊所，鼓絃說偈：

「大智大方便，    自在大神力，  
得熾然弟子，    而今欲取死。  
大牟尼當制，    勿令其自殺，  
何聞佛世尊，    正法律聲聞。」



學其所不得，而取於命終。」

時，魔說此偈已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波旬放逸種，以自事故來，  
堅固具足士，常住妙禪定。  
晝夜勤精進，不顧於性命，  
見三有可畏，斷除彼愛欲。  
已摧伏魔軍，瞿低般涅槃，  
波旬心憂惱，琵琶落於地。  
內懷憂感已，即沒而不現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汝等當來，共至仙人山側黑石室所，觀瞿低迦比丘以刀自殺。」

爾時，世尊與眾多比丘往至仙人山側黑石室中，見瞿低迦比丘殺身在地，告諸比丘：「汝等見此瞿低迦比丘殺身在地不？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唯然，已見，世尊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汝等見瞿低迦比丘周匝遶身黑闇烟起，充滿四方不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已見，世尊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此是惡魔波旬於瞿低迦善男子身側，周匝求其識神，然比丘瞿低迦以不住心，執刀自殺。」

爾時，世尊為瞿低迦比丘受第一記。

爾時，波旬而說偈言：

「上下及諸方，遍求彼識神，  
都不見其處，瞿低何所之？」

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如是堅固士，一切無所求，  
拔恩愛根本，瞿低般涅槃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一〇九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鬱鞞羅聚落尼連禪河側，於菩提樹下成佛未久。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今沙門瞿曇住鬱鞞羅聚落尼連禪河側，於菩提樹下成佛未久。我當往彼，為作留難。」即化作年少，往住佛前，而說偈言：

「獨入一空處，禪思靜思惟，  
已捨國財寶，於此復何求？」

若求聚落利，    何不習近人，  
既不習近人，    終竟何所得。」

爾時，世尊作是念：「惡魔波旬欲作嬈亂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已得大財利，    志足安寂滅，  
摧伏諸魔軍，    不著於色欲。  
獨一而禪思，    服食禪妙樂，  
是故不與人，    周旋相習近。」

魔復說偈言：

「瞿曇若自知，    安隱涅槃道，  
獨善無為樂，    何為強化人。」

佛復說偈答言：

「非魔所制處，    來問度彼岸，  
我則以正答，    令彼得涅槃。  
時得不放逸，    不隨魔自在。」

魔復說偈言：

「有石似凝膏，    飛鳥欲來食，  
竟不得其味，    損觜還歸空。  
我今亦如彼，    徒勞歸天宮。」

魔說是已，內懷憂感，心生變悔，低頭伏地，以指畫地。

魔有三女，一名愛欲，二名愛念，三名愛樂，來至波旬所，而說偈言：

「父今何愁感，    士夫何足憂，  
我以愛欲繩，    縛彼如調象。  
牽來至父前，    令隨父自在。」

魔答女言：

「彼已離恩愛，    非欲所能招，  
已出於魔境，    是故我憂愁。」

時，魔三女身放光焰，熾如雲中電，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我今歸世尊足下，給侍使令。」

爾時，世尊都不顧視。

知如來離諸愛欲，心善解脫。如是第二、第三說。

時，三魔女自相謂言：「士夫有種種隨形愛欲，今當各各變化，作百種童女色、作百種初嫁色、作百種未產色、作百種已產色、作百種中年色、作百種宿年色，作此種種形類，詣沙門瞿曇所，作是言：『今悉歸尊足下，供給使令。』」

作此議已，即作種種變化，如上所說，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今日歸尊足下，供給使令。」

爾時，世尊都不顧念。

「如來法離諸愛欲。」如是再三說已。

時，三魔女自相謂言：「若未離欲士夫，見我等種種妙體，心則迷亂，欲氣衝擊，胸臆破裂，熱血熏面。然今沙門瞿曇於我等所都不顧眄，如其如來離欲解脫，得善解脫想。我等今日當復各各說偈而問。」復到佛前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

愛欲天女即說偈言：

「獨一禪寂默，    捨俗錢財寶，  
既捨於世利，    今復何所求？  
若求聚落利，    何不習近人，  
竟不習近人，    終竟何所得？」

佛說偈答言：

「已得大財利，    志足安寂滅，  
摧伏諸魔軍，    不著於色欲。  
是故不與人，    周旋相習近。」

愛念天女復說偈言：

「多修何妙禪，    而度五欲流？  
復以何方便，    度於第六海？  
云何修妙禪，    於諸深廣欲，  
得度於彼岸，    不為愛所持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身得止息樂，    心得善解脫，  
無為無所作，    正念不傾動，  
了知一切法，    不起諸亂覺，  
愛恚睡眠覆，    斯等皆已離。  
如是多修習，    得度於五欲，  
亦於第六海，    悉得度彼岸。  
如是修習禪，    於諸深廣欲，  
悉得度彼岸，    不為彼所持。」

時，愛樂天女復說偈言：

「已斷除恩愛，    淳厚積集欲，  
多生人淨信，    得度於欲流。  
開發明智慧，    超踰死魔境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大方便廣度，    入如來法律，  
斯等皆已度，    慧者復何憂？」

時，三天女志願不滿，還詣其父魔波旬所。

時，魔波旬遙見女來，說偈弄之：

「汝等三女子，    自誇說堪能，  
咸放身光焰，    如電雲中流，  
至大精進所，    各現其容姿，  
反為其所破，    如風飄其綿。  
欲以爪破山，    齒齧破鐵丸，  
欲以髮藕絲，    旋轉於大山。  
和合悉解脫，    而望亂其心，  
若能縛風足，    令月空中墮。  
以手杼大海，    氣獻動雪山，  
和合悉解脫，    亦可令傾動。  
於深巨海中，    而求安足地，  
如來於一切，    和合悉解脫。  
正覺大海中，    求傾動亦然。」

時魔波旬弄三女已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一〇九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鬱鞞羅處尼連禪河側大菩提樹下，初成佛道。

天魔波旬作是念：「此沙門瞿曇在鬱鞞羅住處尼連禪河側菩提樹下，初成佛道。我今當往，為作留難。」即自變身，作百種淨、不淨色，詣佛所。

佛遙見波旬百種淨、不淨色，作是念：「惡魔波旬作百種淨、不淨色，欲作擾亂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長夜生死中，    作淨不淨色，  
汝何為作此，    不度苦彼岸。  
若諸身口意，    不作留難者，  
魔所不能教，    不隨魔自在。  
如是知惡魔，    於是自滅去。」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已知我心。」內懷憂感，即沒不現。

## ( 一〇九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鬱鞞羅處尼連禪河側菩提樹下，初成正覺。

爾時，世尊獨一靜處，專心禪思，作如是念：「我今解脫苦行。善哉！我今善解脫苦行，先修正願，今已果得無上菩提。」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今沙門瞿曇住鬱鞞羅處尼連禪河側菩提樹下，初成正覺。我今當往，為作留難。」即化作年少，住於佛前，而說偈言：

「大修苦行處，    能令得清淨，  
而今反棄捨，    於此何所求？  
欲於此求淨，    淨亦無由得。」

爾時，世尊作是念：「此魔波旬欲作燒亂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知諸修苦行，    皆與無義俱，  
終不獲其利，    如弓彈有聲。  
戒定聞慧道，    我已悉修習，  
得第一清淨，    其淨無有上。」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已知我心。」內懷憂感，即沒不現。

## ( 一〇九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娑羅婆羅門聚落。

爾時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鉢，入婆羅聚落乞食。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今沙門瞿曇晨朝著衣持鉢，入婆羅聚落乞食，我今當往，先入其舍，語諸信心婆羅門長者，令沙門瞿曇空鉢而出。」

時，魔波旬隨逐佛後，作是唱言：「沙門！沙門！都不得食耶？」

爾時，世尊作是念：「惡魔波旬欲作燒亂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汝新於如來，    獲得無量罪，  
汝謂呼如來，    受諸苦惱耶？」

時，魔波旬作是言：「瞿曇！更入聚落，當令得食。」

爾時，世尊而說偈言：

「正使無所有，    安樂而自活，  
如彼光音天，    常以欣悅食。  
正使無所有，    安樂而自活，  
常以欣悅食，    不依於有身。」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已知我心。」內懷憂感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一〇九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波羅[木\*奈]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已解脫人天繩索，汝等亦復解脫人天繩索。汝等當行人間，多所過度，多所饒益，安樂人天，不須伴行，一一而去。我今亦往鬱鞞羅住處人間遊行。」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住波羅[木\*奈]仙人住處鹿野苑中，為諸聲聞如是說法：『我已解脫人天繩索，汝等亦能。汝等各別人間教化，乃至我亦當至鬱鞞羅住處人間遊行。』我今當往，為作留難。」即化作年少，住於佛前，而說偈言：

「不脫作脫想，    謂呼已解脫，  
為大縛所縛，    我今終不放。」

爾時，世尊作是念：「惡魔波旬欲作燒亂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我已脫一切，    人天諸繩索，  
已知汝波旬，    即自消滅去。」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已知我心。」內懷憂感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一〇九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釋氏石主釋氏聚落。

時，石主釋氏聚落多人疫死。處處人民，若男若女，從四方來受持三歸，其諸病人，若男若女，若大若小，皆因來者自稱名字：「我某甲等，歸佛、歸法、歸比丘僧。」舉村舉邑，皆悉如是。

爾時，世尊勤為聲聞說法。

時，諸信心歸三寶者，斯則皆生人、天道中。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今沙門瞿曇住於釋氏石主釋氏聚落，勤為四眾說法。我今當往，為作留難。」化作年少，往住佛前，而說偈言：

「何為勤說法，    教化諸人民，  
相違不相違，    不免於驅馳，  
以有繫縛故，    而為彼說法？」

爾時，世尊作是念：「惡魔波旬欲作燒亂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汝夜叉當知，    眾生群集生，  
諸有智慧者，    孰能不哀愍？  
以有哀愍故，    不能不教化，

哀愍諸眾生，法自應如是。」

惡魔波旬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已知我心。」內懷憂感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一〇九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釋氏石主釋氏聚落。

爾時，世尊獨一靜處，禪思思惟，作是念：「頗有作王，能得不殺，不教人殺，一向行法，不行非法耶？」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今沙門瞿曇住石主釋氏聚落，獨一禪思，作是念：『頗有作王，不殺生，不教人殺，一向行法，不行非法耶？』我今當往，為其說法。」化作年少，往住佛前，作是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如是，善逝！可得作王，不殺生，不教人殺，一向行法，不行非法。世尊！今可作王，善逝！今可作王，必得如意。」

爾時，世尊作是念：「惡魔波旬欲作嬖亂。」而告魔言：「汝魔波旬！何故作是言：『作王！世尊！作王！善逝！可得如意。』？」

魔白佛言：「我面從佛聞作是說：『若四如意足修習多修習已，欲令雪山王變為真金，即作不異。』世尊今有四如意足，修習多修習，令雪山王變為真金，如意不異。是故，我白世尊：『作王！世尊！作王！善逝！可得如意。』」

佛告波旬：「我都無心欲作國王，云何當作？我亦無心欲令雪山王變為真金，何由而變？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正使有真金，如雪山王者，  
一人得此金，亦復不知足。  
是故智慧者，金石同一觀。」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已知我心。」內懷憂感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一〇九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釋氏石主釋氏聚落。時，有眾多比丘集供養堂，為作衣事。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今沙門瞿曇住於釋氏石主釋氏聚落，眾多比丘集供養堂，為作衣故，我今當往，為作留難。」化作少壯婆羅門像，作大鬘髮，著獸皮衣，手執曲杖，詣供養堂，於眾多比丘前默然而住。須臾，語諸比丘言：「汝等年少出家，膚白髮黑，年在盛時，應受五欲莊嚴自娛，如何違親背族，悲泣別離，信於非家，出家學道？何為捨現世樂，而求他世非時之樂？」

諸比丘語婆羅門：「我不捨現世樂求他世非時之樂，乃是捨非時樂就現世樂。」

波旬復問：「云何捨非時樂就現世樂？」

比丘答言：「如世尊說，他世樂少味多苦，少利多患；世尊說現世樂者，離諸熾然，不待時節，能自通達，於此觀察，緣自覺知。婆羅門！是名現世樂。」

時，婆羅門三反掉頭瘡痂，以杖築地，即沒不現。

時，諸比丘即生恐怖，身毛皆豎，此是何等婆羅門像，來此作變？即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眾多比丘集供養堂，為作衣故。有一盛壯婆羅門，縈髮大髻，來詣我所，作是言：『汝等年少出家……』」如上廣說，乃至三反掉頭瘡痂，以杖築地，即沒不現。「我等即生恐怖，身毛皆豎，是何婆羅門像，來作此變？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此非婆羅門，是魔波旬來至汝所，欲作擾亂。」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凡生諸苦惱， 皆由於愛欲，  
知世皆劍刺， 何人樂於欲？  
覺世間有餘， 皆悉為劍刺，  
是故黠慧者， 當勤自調伏。  
巨積真金聚， 猶如雪山王，  
一人受用者， 意猶不知足。  
是故黠慧者， 當修平等觀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(一一〇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釋氏石主釋氏聚落。

時，有尊者善覺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石主釋氏聚落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持尼師壇，置右肩上，入林中，坐一樹下，修晝正受，作是念：「我得善利！於正法、律出家學道；我得善利！遭遇大師如來、等正覺；我得善利！得在梵行、持戒、備德、賢善真實眾中。我今當得賢善命終，於當來世亦當賢善。」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今沙門瞿曇往石主釋氏聚落，有聲聞弟子名曰善覺，著衣持鉢……」如上廣說，乃至「賢善命終，後世亦賢。我今當往，為作留難。」化作大身，盛壯多力，見者怖畏，謂其力能翻發動大地，至善覺比丘所。

善覺比丘遙見大身勇盛壯士，即生恐怖。從坐起，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晨朝著衣持鉢……」廣說如上，乃至「賢善命終，後世亦賢。見有大身士夫，勇壯熾盛，力能動地，見生恐怖，心驚毛豎。」



佛告善覺：「此非大身士夫，是魔波旬欲作燒亂。汝且還去，依彼樹下，修前三昧，動作彼魔，因斯脫苦。」

時，尊者善覺即還本處，至於晨朝，著衣持鉢，入石主釋氏聚落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……如上廣說，乃至「賢善命終，後世亦賢。」

時，魔波旬復作是念：「此沙門瞿曇住於釋氏，有弟子名曰善覺……」如上廣說，乃至「賢善命終，後世亦賢。我今當往，為作留難。」復化作大身，勇壯熾盛，力能發地，往往其前。

善覺比丘復遙見之。即說偈言：

「我正信非家，        而出家學道，  
於佛無價寶，        正念繫心住。  
隨汝變形色，        我心不傾動，  
覺汝為幻化，        便可從此滅。」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是沙門已知我心。」內懷憂感，即沒不現。

( 一一〇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波羅[木\*奈]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如來聲聞作師子吼，說言：『已知！已知！』不知如來聲聞於何等法已知、已知故作師子吼？謂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。」

時，天魔波旬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住波羅[木\*奈]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，為諸聲聞說法，乃至已知四聖諦。我今當往，為作留難。」化作年少，住於佛前，而說偈言：

「何於大眾中，        無畏師子吼，  
謂呼無有敵，        望調伏一切？」

爾時，世尊作是念：「惡魔波旬欲作燒亂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如來於一切，        甚深正法律，  
方便師子吼，        於法無所畏。  
若有智慧者，        何故自憂怖？」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已知我心。」內懷憂感，即沒不現。

( 一一〇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多眾踐踏曠野中，與五百比丘眾俱，而為說法，以五百鉢置於中庭。

爾時，世尊為五百比丘說五受陰生滅之法。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住王舍城多眾踐踏曠野中，與五百比丘俱，乃至說五受陰是生滅法。我今當往，為作留難。」化作大牛，往詣佛所，入彼五百鉢間，諸比丘即驅，莫令壞鉢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此非是牛，是魔波旬欲作燒亂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色受想行識，    非我及我所，  
若知真實義，    於彼無所著。  
心無所著法，    超出色結縛，  
了達一切處，    不住魔境界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一〇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多眾踐踏曠野中，與六百比丘眾俱，為諸比丘說六觸入處集、六觸集、六觸滅。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今沙門瞿曇住王舍城多眾踐踏曠野，為六百比丘說六觸入處是集法、是滅法，我今當往，為作留難。」化作壯士，大身勇盛，力能動地，來詣佛所。

彼諸比丘遙見壯士，身大勇盛，見生怖畏，身毛皆豎，共相謂言：「彼為何等，形狀可畏？」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此是惡魔，欲作燒亂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色聲香味觸，    及第六諸法，  
愛念適可意，    世間唯有此。  
此是最惡貪，    能繫著凡夫，  
超越斯等者，    是佛聖弟子。  
度於魔境界，    如日無雲翳。」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已知我心。」內懷憂感，即沒不現。

## 雜阿含經卷第三十九

## 雜阿含經卷第四十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 一一〇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能受持七種受者，以是因緣得生天帝釋處。謂天帝釋本為人時，供養父母，及家諸尊長，和顏軟語，不惡口，不兩舌，常真實言；於慳慳世間，雖在居家而不慳惜，行解脫施，勤施，常樂行施，施會供養，等施一切。」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供養於父母， 及家之尊長，  
柔和恭遜辭， 離麤言兩舌。  
調伏慳慳心， 常修真實語，  
彼三十三天， 見行七法者。  
咸各作是言， 當來生此天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一〇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鞞舍離國獼猴池側重閣講堂。

時，有離車名摩訶利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見天帝釋不？」

佛答言：「見。」

離車復問：「世尊！見有鬼似帝釋形以不？」

佛告離車：「我知天帝釋，亦知有鬼似天帝釋，亦知彼帝釋法，受持彼法緣故，得生帝釋處。離車！帝釋本為人時，供養父母，乃至行平等捨。」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供養於父母， 及家之尊長，  
柔和恭遜辭， 離麤言兩舌。  
調伏慳慳心， 常修真實語，  
彼三十三天， 見行七法者。  
咸各作是言， 當來生此天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時摩訶利離車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 一一〇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鞞舍離國彌猴池側重閣講堂。

時，有異比丘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、何緣釋提桓因名釋提桓因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釋提桓因本為人時，行於頓施；沙門、婆羅門、貧窮、困苦、求生行路乞，施以飲食、錢財、穀、帛、華香、嚴具、床臥、燈明，以堪能故，名釋提桓因。」

比丘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、何緣故，釋提桓因復名富蘭陀羅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彼釋提桓因本為人時，數數行施衣被、飲食，乃至燈明。以是因緣，故名富蘭陀羅。」

比丘復白佛言：「何因、何緣故，復名摩伽婆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彼釋提桓因本為人時，名摩伽婆故，釋提桓因即以本名，名摩伽婆。」

比丘復白佛言：「何因、何緣復名娑婆婆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彼釋提桓因本為人時，數以婆洗私衣布施供養。以是因緣故，釋提桓因名娑婆婆。」

比丘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、何緣釋提桓因復名憍尸迦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彼釋提桓因本為人時，為憍尸族姓人。以是因緣故，彼釋提桓因復名憍尸迦。」

比丘問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、何緣彼釋提桓因名舍脂鉢低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彼阿修羅女名曰舍脂，為天帝釋第一天后，是故帝釋名舍脂鉢低。」

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、何緣釋提桓因復名千眼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彼釋提桓因本為人時，聰明智慧，於一坐間，思千種義，觀察稱量。以是因緣，彼天帝釋復名千眼。」

比丘白佛：「何因、何緣彼釋提桓因復名因提利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彼天帝釋於諸三十三天，為王為主。以是因緣故，彼天帝釋名因提利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然彼釋提桓因本為人時，受持七種受。以是因緣，得天帝釋。何等為七？釋提桓因本為人時，供養父母；乃至等行惠施，是為七種受。以是因緣，為天帝釋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……如上廣說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一一〇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鞞舍離國彌猴池側重閣講堂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，有一夜叉鬼，醜陋惡色，在帝釋空座上坐。三十三天見此鬼醜陋惡色，在帝釋空座上坐。見已，咸各瞋恚。諸天如是極瞋恚已，彼鬼如是如是隨瞋恚漸漸端正。

「時，三十三天往詣天帝釋，白帝釋言：『憍尸迦！當知有一異鬼，醜陋惡色，在天王空座上坐，我等諸天見彼鬼醜陋惡色，坐天王座，極生瞋恚，隨彼諸天瞋恚，彼鬼隨漸端正。』釋提桓因告諸三十三天：『彼是瞋恚對治鬼。』

「爾時，天帝釋自往彼鬼所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合掌三稱名字而言：『仁者！我是釋提桓因。』隨釋提桓因如是恭敬下意，彼鬼如是如是隨漸醜陋，即復不現。

「時，釋提桓因自坐已，而說偈言：

「『人當莫瞋恚，    見瞋莫瞋報，  
於惡莫生惡，    當破壞憍慢。  
不瞋亦不害，    名住賢聖眾，  
惡罪起瞋恚，    堅住如石山。  
盛瞋恚能持，    如制逸馬車，  
我說善御士，    非謂執繩者。』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釋提桓因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，歎說不瞋。汝等如是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亦應讚歎不瞋，當如是學！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一一〇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乞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持尼師壇，著右肩上，至安陀林，布尼師壇，坐一樹下，入晝正受。

爾時，祇桓中有兩比丘諍起，一人罵詈，一人默然。其罵詈者，即便改悔懺謝於彼，而彼比丘不受其懺，以不受懺故。時，精舍中眾多比丘共相勸諫，高聲鬧亂。

爾時，世尊以淨天耳過於人耳，聞祇桓中高聲鬧亂。聞已，從禪覺，還精舍，於大眾前敷座而坐，告諸比丘：「我今晨朝乞食，還至安陀林，坐禪入晝正受，聞精舍中高聲大聲，紛紜鬧亂，竟為是誰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此精舍中有二比丘諍起，一比丘罵，一者默然。時，罵比丘尋向悔謝，而彼不受。緣不受故，多人勸諫，故致大聲，高聲鬧亂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云何？比丘！愚癡之人，人向悔謝，不受其懺，若人懺而不受者，是愚癡人，長夜當得不饒益苦。諸比丘！過去世時，釋提桓因有三十三天共諍，說偈教誡言：

「『於他無害心，    瞋亦不纏結，  
懷恨不經久，    於瞋以不住。  
雖復瞋恚盛，    不發於麤言，  
不求彼開節，    揚人之虛短。  
常當自防護，    以義內省察，  
不怒亦不害，    常與賢聖俱。  
若與惡人俱，    剛彊猶山石，  
盛恚能自持，    如制逸馬車。  
我說為善御，    非謂執繩者。』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釋提桓因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，常行忍辱，亦復讚歎行忍者。汝等比丘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當行忍辱，讚歎忍者，應當學！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一〇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，天、阿修羅對陣欲戰，釋提桓因語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：『莫得各各共相殺害，但當論議，理屈者伏。』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言：『設共論議，誰當證知理之通塞？』天帝釋言：『諸天眾中自有智慧明記識者，阿修羅眾亦復自有明記識者。』毘摩質多羅阿修羅言：『可爾。』釋提桓因言：『汝等可先立論，然後我當隨後立論，則不為難。』

「時，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即說偈立論言：

「『我若行忍者，    於事則有闕，  
愚癡者當言，    怖畏故行忍。』

「釋提桓因說偈答言：

「『正使愚癡者，    言恐怖故忍，  
及其不言者，    於理何所傷。  
但自觀其義，    亦觀於他義，  
彼我悉獲安，    斯忍為最上。』

「毘摩質多羅阿修羅復說偈言：

「『若不制愚癡，    愚癡則傷人，  
猶如兇惡牛，    捨走逐觸人。  
執杖而強制，    怖畏則調伏，  
是故堅持杖，    折伏彼愚夫。』

「帝釋復說偈言：

「『我常觀察彼，    制彼愚夫者，  
愚者瞋恚盛，    智以靜默伏。  
不瞋亦不害，    常與賢聖俱，  
惡罪起瞋恚，    堅住如石山。  
盛瞋恚能持，    如制逸馬車，  
我說善御士，    非謂執繩者。』

「爾時，天眾中有天智慧者，阿修羅眾中有阿修羅智慧者，於此偈思惟稱量觀察，作是念：『毘摩質多羅阿修羅所說偈，終竟長夜起於鬪訟戰諍，當知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教人長夜鬪訟戰諍；釋提桓因所說偈，長夜終竟息於鬪訟戰諍，當知天帝釋長夜教人息於鬪訟戰諍，當知帝釋善論得勝。』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釋提桓因以善論議伏阿修羅。諸比丘！釋提桓因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，立於善論，讚歎善論。汝等比丘亦應如是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亦當善論，讚歎善論，應當學！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(一一一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，有天帝釋，天、阿修羅對陣欲戰。釋提桓因語三十三天眾言：『今日諸天與阿修羅軍戰，諸天得勝，阿修羅不如者，當生擒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以五繫縛，將還天宮。』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告阿修羅眾：『今日諸天、阿修羅共戰，若阿修羅勝，諸天不如者，當生擒釋提桓因，以五繫縛，將還阿修羅宮。』當其戰時，諸天得勝，阿修羅不如。

「時，彼諸天捉得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以五繫縛，將還天宮，縛在帝釋斷法殿前門下。帝釋從此門入出之時，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縛在門側瞋恚罵詈。

「時，帝釋御者見阿修羅王，身被五縛，在於門側，帝釋出入之時輒瞋恚罵詈。見已即便說偈，白帝釋言：

「『釋今為畏彼，    為力不足耶，  
能忍阿修羅，    面前而罵辱。』

「釋即答言：

「『不以畏故忍，亦非力不足，  
何有點慧人，而與愚夫對。』

「御者復白言：

「『若但行忍者，於事則有關，  
愚癡者當言，畏怖故行忍。  
是故當苦治，以智制愚癡。』

「帝釋答言：

「『我常觀察彼，制彼愚夫者，  
見愚者瞋盛，智以靜默伏。  
非力而為力，是彼愚癡力，  
愚癡違遠法，於道則無有。  
若使有大力，能忍於劣者，  
是則為上忍。無力何有忍？  
於他極罵辱，大力者能忍，  
是則為上忍。無力何所忍？  
於己及他人，善護大恐怖，  
知彼瞋恚盛，還自守靜默。  
於二義俱備，自利亦利他。  
謂言愚夫者，以不見法故，  
愚夫謂勝忍，重增其惡口，  
未知忍彼罵，於彼常得勝。  
於勝己行忍，是名恐怖忍。  
於等者行忍，是名忍諍忍。  
於劣者行忍，是則為上忍。』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釋提桓因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，常行忍辱，讚歎於忍。汝等比丘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亦應如是行忍，讚歎於忍，應當學！」

佛說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( — — — 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，釋提桓因欲入園觀。時，勅其御者，令嚴駕千馬之車詣於園觀。御者奉勅，即嚴駕千馬之車，往白帝釋：『唯！俱尸迦！嚴駕已



竟，唯王知時。』天帝釋即下常勝殿，東向合掌禮佛。爾時，御者見，即心驚毛豎，馬鞭落地。

「時，天帝釋見御者心驚毛豎，馬鞭落地，即說偈言：

「『汝見何憂怖，馬鞭落於地。』

「御者說偈白帝釋言：

「『見王天帝釋，為舍脂之夫，  
所以生恐怖，馬鞭落地者。  
常見天帝釋，一切諸大地，  
人天大小王，及四護世主。  
三十三天眾，悉皆恭敬禮，  
何處更有尊，尊於帝釋者。  
而今正東向，合掌修敬禮。』

「爾時，帝釋說偈答言：

「『我實於一切，世間大小王，  
及四護世王，三十三天眾，  
最為其尊王，故悉來恭敬，  
而復有世間，隨順等正覺，  
名號滿天師，故我稽首禮。』

「御者復白言：

「『是必世間勝，故使天王釋，  
恭敬而合掌，東向稽首禮。  
我今亦當禮，天王所禮者。』

「時，天帝釋，舍脂之夫說如是偈，禮佛已，乘千馬車，往詣園觀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彼天帝釋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，尚恭敬佛，亦復讚歎恭敬於佛。汝等比丘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亦應如是恭敬於佛，亦當讚歎恭敬佛者，應當學！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(一一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……廣說如上。差別者：「爾時，帝釋下常勝殿，合掌東向敬禮尊法。」乃至……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……如上廣說。差別者：「爾時，帝釋說偈答御者言：

「『我實為大地，        世間大小王，  
及四護世主，        三十三天眾，  
如是等一切，        悉尊重恭敬，  
然復有淨戒，        長夜入正受。  
正信而出家，        究竟諸梵行，  
故我於彼所，        尊重恭敬禮。  
又調伏貪恚，        超越愚癡境，  
修學不放逸，        亦恭敬禮彼。  
貪欲瞋恚癡，        悉已永不著，  
漏盡阿羅漢，        復應敬禮彼。  
若復在居家，        奉持於淨戒，  
如法修布薩，        亦復應敬禮。』

「御者白帝釋言：

「『是必世間勝，        故天王敬禮，  
我亦當如是，        隨天王恭敬。』

「諸比丘！彼天帝釋，舍脂之夫敬禮法、僧，亦復讚歎禮法、僧者，汝等已能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亦當如是敬禮法、僧，當復讚歎禮法、僧者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一一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，有天帝釋欲入園觀，王勅御者，令嚴駕千馬之車。御者受教，即嚴駕已，還白帝釋：『乘已嚴駕，唯王知時。』

「爾時，帝釋從常勝殿來下，周向諸方，合掌恭敬。

「時，彼御者見天帝釋從殿來下，住於中庭，周向諸方，合掌恭敬。見已驚怖，馬鞭落地，而說偈言：

「『諸方唯有人，        臭穢胞胎生，  
神處穢死尸，        飢渴常焦然。  
何故憍尸迦，        故重於非家？  
為我說其義，        飢渴願欲聞。』

「時，天帝釋說偈答言：

「『我正恭敬彼，能出非家者，  
自在遊諸方，不計其行止。  
城邑國土色，不能累其心，  
不畜資生具，一往無欲定。  
往則無所求，唯無為為樂，  
言則定善言，不言則寂定。  
諸天阿修羅，各各共相違，  
人間自共諍，相違亦如是。  
唯有出家者，於諸諍無諍，  
於一切眾生，放捨於刀杖。  
於財離財色，不醉亦不荒，  
遠離一切惡，是故敬禮彼。』

「是時，御者復說偈言：

「『天王之所敬，是必世間勝，  
故我從今日，當禮出家人。』

「如是說已，天帝釋敬禮諸方一切僧畢，昇於馬車，遊觀園林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彼天帝釋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，而常恭敬眾僧，亦常讚歎恭敬僧功德。汝等比丘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亦當如是恭敬眾僧，亦當讚歎敬僧功德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一一一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，阿修羅王與四種兵——象兵、馬兵、車兵、步兵。時，三十三天欲共鬪戰。時，天帝釋聞阿修羅王與四種兵——象兵、馬兵、車兵、步兵，來欲共戰。聞已，即告宿毘梨天子言：『阿公知不？阿修羅與四種兵——象兵、馬兵、車兵、步兵，欲與三十三天共戰。阿公可勅三十三天與四種兵——象兵、馬兵、車兵、步兵，與彼阿修羅共戰。』爾時，宿毘梨天子受帝釋教，還自天宮，慢緩寬縱，不勤方便。

「阿修羅眾已出在道路，帝釋聞已，復告宿毘梨天子：『阿公！阿修羅軍已在道路，阿公可速告令起四種兵與阿修羅戰。』宿毘梨天子受帝釋教已，即復還宮，懈怠寬縱。

「時，阿修羅王軍已垂至，釋提桓因聞阿修羅軍已在近路，復告宿毘梨天子：『阿公知不？阿修羅軍已在近路，阿公！速告諸天起四種兵。』」

「時，宿毘梨天子即說偈言：

「『若有不起處，    無為安隱樂，  
得如是處者，    無作亦無憂。  
當與我是處，    令我得安隱。』」

「爾時，帝釋說偈答言：

「『若有不起處，    無為安隱樂，  
若得是處者，    無作亦無憂。  
汝得是處者，    亦應將我去。』」

「宿毘梨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『若處無方便，    不起安隱樂，  
若得彼處者，    無作亦無憂。  
當與我是處，    令我得安隱。』」

「時，天帝釋復說偈答言：

「『若處無方便，    不起安隱樂，  
若人得是處，    無作亦無憂。  
汝得是處者，    亦應將我去。』」

「宿毘梨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『若處不放逸，    不起安隱樂，  
若人得是處，    無作亦無憂。  
當與我是處，    令得安隱樂。』」

「時，天帝釋復說偈言：

「『若處不放逸，    不起安隱樂，  
若人得是處，    無作亦無憂。  
汝得是處者，    亦應將我去。』」

「宿毘梨復說偈言：

「『懶惰無所起，    不知作已作，  
行欲悉皆會，    當與我是處。』」

「時，天帝釋復說偈言：

「『懶惰無所起，    得究竟安樂，  
汝得彼處者，    亦應將我去。』」

「宿毘梨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『無事亦得樂，無作亦無憂，  
若與我是處，令我得安樂。』

「天帝釋復說偈言：

「『若見若復聞，眾生無所作，  
汝得是處者，亦應將我去。  
汝若畏所作，不念於有為，  
但當速淨除，涅槃之徑路。』

「時，宿毘梨天子嚴四兵——象兵、馬兵、車兵、步兵，與阿修羅戰，摧阿修羅眾，諸天得勝，還歸天宮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釋提桓因興四種兵，與阿修羅戰，精勤得勝。諸比丘！釋提桓因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，常以精勤方便，亦常讚歎精勤之德。汝等比丘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當勤精進，讚歎精勤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一一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，有一聚落，有諸仙人於聚落邊空閑處住止。

「時，有諸天、阿修羅去聚落不遠，對陣戰鬪。

「爾時，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除去五飾，脫去天冠，却傘蓋，除劍刀，屏寶拂，脫革屣，至彼仙人住處，入於門內，周向看視，不顧眄諸仙人，亦不問訊。看已，還出。

「時，有一仙人遙見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除去五飾入園，看已，還出。見已，語諸仙人言：『此何等人？有不調伏色，不似人形，非威儀法，似田舍兒，非長者子，除去五飾，入於園門，高視觀看，亦不顧眄問訊諸仙人。』有一仙人答言：『此是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除去五飾，觀看而去。』彼仙人言：『此非賢士，不好不善，非賢非法，除去五飾，來入園門，看已，還去，亦不顧眄問訊諸仙人。以是故，當知天眾增長，阿修羅損減。』

「時，釋提桓因除去五飾，入仙人住處，與諸仙人面相問訊慰勞，然後還出。

「復有仙人見天帝釋除去五飾，入於園門，周遍問訊。見已，問諸仙人：『此是何人？入於園林，有調伏色，有可適人色，有威儀色，非田舍兒，似族姓子，除去五飾，來入園門，周遍問訊，然後還出。』有仙人答言：『此是天帝釋，除去五飾，來入園門，周遍問訊，然後還去。』彼仙人言：『此是賢士，善好真實威儀法，除去五飾，來入園門，周遍問訊，然後還去，以是當知天眾增長，阿修羅眾損減。』

「時，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聞仙人稱歎諸天，聞已，瞋恚熾盛。

「時，彼空處仙人聞阿修羅王瞋恚熾盛，往詣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所，而說偈言

：

「『仙人故來此，    求乞施無畏，  
汝能施無畏，    賜牟尼恩教。』

「毘摩質多羅以偈答言：

「『於汝仙人所，    無有施無畏，  
違背阿修羅，    習近帝釋故。  
於此諸無畏，    當遺以恐怖。』

「仙人復說偈言：

「『隨行殖種子，    隨類果報生，  
來乞於無畏，    遺之以恐怖。  
當獲無盡畏，    施畏種子故。』

「時，諸仙人於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面前說呪已，凌虛而逝。

「即於是夜，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心驚三起，眠中聞惡聲言：『釋提桓因興四種兵，與阿修羅戰！』驚覺恐怖，慮戰必敗，退走而還阿修羅宮。

「時，天帝釋敵退得勝已，詣彼空閑仙人住處，禮諸仙人足已，退於西面諸仙人前，東向而坐。

「時，東風起，有異仙人即說偈言：

「『今此諸牟尼，    出家來日久，  
腋下流汗臭，    莫順坐風下。  
千眼可移坐，    此臭難可堪。』

「時，天帝釋說偈答言：

「『種種眾香華，    結以為華鬘，  
今之所聞香，    其香復過是，  
寧久聞斯香，    未曾生厭患。』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彼天帝釋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，恭敬出家人，亦常讚歎出家人，亦常讚歎恭敬之德。汝等比丘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常應恭敬諸梵行者，亦當讚歎恭敬之德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(一一一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，天帝釋晨朝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以帝釋神力，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精舍。

時，釋提桓因說偈問佛言：

「為殺於何等，    而得安隱眠？  
為殺於何等，    而得無憂畏？  
為殺何等法，    瞿曇所讚歎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害兇惡瞋恚，    而得安隱眠，  
害兇惡瞋恚，    心得無憂畏。  
瞋恚為毒根，    滅彼苦種子，  
滅彼苦種子，    而得無憂畏。  
彼苦種滅故，    賢聖所稱歎。」

爾時，釋提桓因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一一一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月八日，四大天王勅遣大臣，案行世間：『為何等人供養父母、沙門、婆羅門，宗親尊重，作諸福德，見今世惡，畏後世罪，行施作福，受持齋戒，於月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，及神變月，受戒布薩？』至十四日，遣太子下，觀察世間：『為何等人供養父母，乃至受戒布薩？』至十五日，四大天王自下世間，觀察眾生：『為何等人供養父母，乃至受戒布薩？』諸比丘！爾時，世間無有多人供養父母，乃至受戒布薩者。

「時，四天王即往詣三十三天集法講堂，白天帝釋：『天王當知，今諸世間，無有多人供養父母，乃至受戒布薩。』時，三十三天眾聞之不喜，轉相告語：『今世間人，不賢不善，不好不類，無真實行，不供養父母，乃至不受戒布薩。緣斯罪故，諸天眾減，阿修羅眾當漸增廣。』

「諸比丘！爾時，世間若復多人供養父母，乃至受戒布薩者，四天王至三十三天集法講堂，白天帝釋：『天王當知，今諸世間，多有人民供養父母，乃至受戒布薩。』時，三十三天心皆歡喜，轉相告語：『今諸世間，賢聖真實如法，多有人民供養父母，乃至受戒布薩。緣斯福德，阿修羅眾減，諸天眾增廣。』

「時，天帝釋知諸天眾皆歡喜已。即說偈言：

「『若人月八日，    十四十五日，  
及神變之月，    受持八支齋。』

如我所修行， 彼亦如是修。』」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彼天帝釋所說偈言：

「『若人月八日， 十四十五日，  
及神變之月， 受持八支齋。

如我所修行， 彼亦如是修。』

「此非善說。所以者何？彼天帝釋自有貪、恚、癡患，不脫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故。

「若阿羅漢比丘！諸漏已盡，所作已作，離諸重擔，斷諸有結，心善解脫，說此偈言：

「『若人月八日， 十四十五日，  
及神變之月， 受持八支齋。

如我所修行， 彼亦如是修。』

「如是說者，則為善說。所以者何？阿羅漢比丘離貪、恚、癡，已脫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，是故此偈則為善說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一一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，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疾病困篤，往詣釋提桓因所，語釋提桓因言：『憍尸迦！當知我今疾病困篤，為我療治，令得安隱！』釋提桓因語毘摩質多羅阿修羅言：『汝當授我幻法，我當療治汝病，令得安隱。』毘摩質多羅阿修羅語帝釋言：『我當還問諸阿修羅眾，聽我者，當授帝釋阿修羅幻法。』

「爾時，毘摩質多羅阿修羅即往至諸阿修羅眾中，語諸阿修羅言：『諸人當知，我今疾病困篤，往詣釋提桓因所，求彼治病。彼語我言：「汝能授我阿修羅幻法者，當治汝病，令得安隱。」我今當往為彼說阿修羅幻法。』

「時，有一詐偽阿修羅語毘摩質多羅阿修羅：『其彼天帝釋質直好信不虛偽，但語彼言：「天王！此阿修羅幻法，若學者，令人墮地獄，受罪無量百千歲。」彼天帝釋必當息意，不復求學，當言：「汝去！令汝病差，可得安隱！」』

「時，毘摩質多羅阿修羅復往帝釋所，說偈白言：

「『千眼尊天王， 阿修羅幻術，  
皆是虛誑法， 令人墮地獄。  
無量百千歲， 受苦無休息。』



「時，天帝釋語毘摩質多羅阿修羅言：『止！止！如是幻術，非我所須，汝且還去，令汝身病寂滅休息，得力安隱！』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釋提桓因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，長夜真實，不幻不偽，賢善質直。汝等比丘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亦應如是不幻不偽，賢善質直，當如是學！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一一九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時，有天帝釋及鞞盧闍那子婆稚阿修羅王，有絕妙之容，於晨朝時，俱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時，天帝釋及鞞盧闍那子婆稚阿修羅王，身諸光明，普照祇樹給孤獨園。」

爾時，鞞盧闍那阿修羅王說偈白佛：

「人當勤方便，    必令利滿足，  
是利滿足已，    何須復方便。」

時，天帝釋復說偈言：

「若人勤方便，    必令利滿足，  
是利滿足已，    修忍無過上。」

說是偈已，俱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者善說？」世尊告言：「汝等所說，二說俱善。」

然今汝等復聽我說。

「一切眾生類，    悉皆求己利，  
彼彼諸眾生，    各自求所應。  
世間諸和合，    及與第一義，  
當知世和合，    則為非常法。  
若人勤方便，    必令利滿足，  
是利滿足已，    修忍無過上。」

爾時，天帝釋及鞞盧闍那子婆稚阿修羅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釋提桓因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，修行於忍，讚歎於忍。汝等比丘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亦應如是修行於忍，讚歎於忍！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一二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，有天帝釋白佛言：『世尊！我今受如是戒：「乃至佛法住世，盡其形壽，有惱我者，要不反報加惱於彼。」』時，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聞天帝釋受如是戒：『乃至佛法住世，盡其形壽，有惱我者，我不反報加惱於彼。』聞已，執持利劍，逆道而來。

「時，天帝釋遙見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執持利劍，逆道而來，即遙告言：『阿修羅！住！縛汝勿動！』

「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即不得動，語帝釋言：『汝今豈不受如是戒：「若佛法住世，盡其形壽，有惱我者，必不還報。」耶？』天帝釋答言：『我實受如是戒，但汝息住受縛。』阿修羅言：『今且放我！』帝釋答言：『汝若約誓不作亂者，然後放汝。』阿修羅言：『放我當如法作。』帝釋答言：『先如法作，然後放汝！』

「時，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即說偈言：

「『貪欲之所趣，        及瞋恚所趣，  
妄語之所趣，        謗毀賢聖趣。  
我若燒亂者，        趣同彼趣趣。』

「釋提桓因復告言：『放汝令去，隨汝所安。』

「爾時，天帝釋令阿修羅王作約誓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『世尊！我於佛前受如是戒：「乃至佛法住世，盡其形壽，有惱我者，我不反報。」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聞我受戒，手執利劍，隨路而來。我遙見已，語言：「阿修羅！住！住！縛汝勿動！」彼阿修羅言：「汝不受戒耶？」我即答言：「我實受戒，且汝今住，縛汝勿動。」彼即求脫，我告彼言：「若作約誓不作亂者，當令汝脫。」阿修羅言：「且當放我，當說約誓。」我即告言：「先說約誓，然後放汝。」彼即說偈，作約誓言：

「『貪欲之所趣，        及瞋恚所趣，  
妄語之所趣，        謗毀賢聖趣，  
我若作燒亂，        趣同彼趣趣。』

「『如是。世尊！我要彼阿修羅王令說約誓，為是法不？彼阿修羅復為燒亂不？』

「佛告天帝釋：『善哉！善哉！汝要彼約誓，如法不違，彼亦不復敢作燒亂。』爾時，天帝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彼天帝釋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，不為燒亂，亦常讚歎不燒亂法。汝等比丘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亦應如是行不燒亂，亦當讚歎不擾亂法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雜阿含經卷第四十

## 雜阿含經卷第四十一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( 一一二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。時，有眾多釋氏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釋氏：「汝等諸瞿曇！於法齋日及神足月受持齋戒，修功德不？」

諸釋氏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於諸齋日有時得受齋戒，有時不得；於神足月有時齋戒，修諸功德，有時不得。」

佛告諸釋氏：「瞿曇！汝等不獲善利，汝等是憍慢者、煩惱人、憂悲人、惱苦人。何故於諸齋日或得齋戒，或不得？於神足月或得齋戒，作諸功德，或不得？諸瞿曇！譬人求利，日日增長，一日一錢，二日兩錢，三日四錢，四日八錢，五日十六錢，六日三十二錢。如是士夫日常增長，八日、九日乃至一月，錢財轉增廣耶？」

長者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佛告釋氏：「云何？瞿曇！如是士夫錢財轉增，當得自然錢財增廣，復欲令我於十年中一向喜樂心樂，多住禪定，寧得以不？」

釋氏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佛告釋氏：「若得九年、八年、七年、六年、五年、四年、三年、二年、一年喜樂心樂，多住禪定以不？」

釋氏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佛告釋氏：「且置年歲，寧得十月、九月、八月乃至一月喜樂心樂，多住禪定以不？復置一月，寧得十日、九日、八日乃至一日一夜喜樂心樂，禪定多住以不？」

釋氏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佛告釋氏：「我今語汝，我聲聞中有直心者，不諂不幻，我於彼人，十年教化，以是因緣，彼人則能百千萬歲一向喜樂心樂，多住禪定，斯有是處！復置十年，若九年、八年乃至一年，十月、九月乃至一月，十日、九日乃至一日一夜，我教化，至其明旦，能令勝進。晨朝教化，乃至日暮，能令勝進，以是因緣，得百千萬歲一向喜樂心樂，多住禪定，成就二果，或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，以彼士夫先得須陀洹故。」

釋氏白佛：「善哉！世尊！我從今日，於諸齋日當修齋戒，乃至八支，於神足月受持齋戒，隨力惠施，修諸功德。」

佛告釋氏：「善哉！瞿曇！為真實要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時諸釋種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( 一一二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。

時，有眾多釋氏集論議堂，作如是論議。時，有釋氏語釋氏難提：「我有時得詣如來，恭敬供養，有時不得；有時得親近供養知識比丘，有時不得，又復不知有諸智慧優婆塞，有餘智慧優婆塞、智慧優婆夷疾病困苦，復云何教化、教誡說法，今當共往詣世尊所，問如此義，如世尊教，當受奉行。」

爾時，難提與諸釋氏俱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諸釋氏集論議堂，作如是論議，有諸釋氏語我言：『難提！我等或時見如來，恭敬供養，或時不見，或時往見諸知識比丘，親近供養，或時不得……』」如是廣說，乃至「『如佛所教誡，當受奉行。』我等今日請問世尊，若智慧優婆塞，有餘智慧優婆塞、優婆夷疾病困苦。云何教化、教誡說法？」

佛告難提：「若有智慧優婆塞，當詣餘智慧優婆塞、優婆夷疾病困苦者所，以三種穌息處而教授之言：『仁者！汝當成就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。』以是三種穌息處而教授已，當復問言：『汝顧戀父母不？』彼若有顧戀父母者，當教令捨，當語彼言：『汝顧戀父母得活者，可顧戀耳，既不由顧戀而得活，用顧戀為？』彼若言不顧戀父母者，當歎善隨喜，當復問言：『汝於妻子、奴僕、錢財諸物有顧念不？』若言顧念，當教令捨，如捨顧戀父母法；若言不顧念，歎善隨喜，當復問言：『汝於人間五欲顧念以不？』若言顧念，當為說言：『人間五欲惡露不淨，敗壞臭處，不如天上勝妙五欲。』教令捨離人間五欲，教令志願天上五欲。若復彼言心已遠離人間五欲，先已顧念天勝妙欲，歎善隨喜，復語彼言：『天上妙欲無常、苦、空、變壞之法，諸天上有身勝天五欲。』若言已捨顧念天欲，顧念有身勝欲，歎善隨喜，當復教言：『有身之欲，亦復無常、變壞之法，有行滅、涅槃、出離之樂，汝當捨離有身顧念，樂於涅槃寂滅之樂為上、為勝。』彼聖弟子已能捨離有身顧念，樂涅槃者，歎善隨喜。」

「如是，難提！彼聖弟子先後次第教誡、教授，令得不起、涅槃，猶如比丘百歲壽命，解脫涅槃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釋氏難提等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( 一一二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。

時，有釋氏名曰菩提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我等快得善利，得為世尊親屬。」

佛告菩提：「莫作是語：『我得善利，得與世尊親屬故然。』菩提！所謂善利者，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。是故，菩提！當作是學：『我當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釋氏菩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# ( 一一二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聖弟子得於佛不壞淨成就。時，若彼諸天先得於佛不壞淨戒成就因緣往生者，皆大歡喜，歎言：『我以得於佛不壞淨成就因緣故，來生於此善趣天上。彼聖弟子今得於佛不壞淨成就，以是因緣，亦當復來生此善趣天中。』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亦如是說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一一二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種須陀洹道分，親近善男子、聽正法、內正思惟、法次法向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一一二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須陀洹分。何等為四？謂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，是名須陀洹分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# ( 一一二七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有成就四法者，當知是須陀洹。何等為四？謂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，是名四法成就者，當知是須陀洹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不分別說，如是分別，比丘、比丘尼、式叉摩尼、沙彌、沙彌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成就四法者，當知是須陀洹，一一經如上說。

### ( 一一二八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沙門果。何等為四？謂須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羅漢果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一二九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沙門果。何等為四？謂須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羅漢果。何等為須陀洹果？謂三結斷，是名須陀洹果。何等為斯陀含果？謂三結斷，貪、恚、癡薄，是名斯陀含果。何等為阿那含果？謂五下分結斷，是名阿那含果。何等為阿羅漢果？若彼貪欲永盡，瞋恚永盡，愚癡永盡，一切煩惱永盡，是名阿羅漢果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一三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於彼處，有比丘經行於彼處，四沙門果中得一果者，彼比丘盡其形壽，常念彼處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經行處，如是住處、坐處、臥處，亦如是說。

如是比丘，如是比丘尼、式叉摩尼、沙彌、沙彌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一一四經如上說。

### ( 一一三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如四食於四大，眾生安立，饒益攝受。何等為四？謂搏食、觸食、意思食、識食。如是四種，福德潤澤、善法潤澤，安樂食。何等為四？謂於佛不壞淨成就，福德潤澤、善法潤澤、安樂食；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，福德潤

澤、善法潤澤、安樂食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一三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於佛不壞淨成就，福德潤澤、善法潤澤、安樂食；於法不壞淨，於諸聞法可意愛念，聖戒成就，福德潤澤、善法潤澤、安樂食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一三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於佛不壞淨成就者，福德潤澤、善法潤澤、安樂食；若法、若慳垢纏眾生所，心離慳垢眾多住，行解脫施，常施，樂於捨，等心行施，聖戒成就，福德潤澤、善法潤澤、安樂食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一三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如是四種福德潤澤、善法潤澤、安樂食，彼聖弟子功德果報不可稱量，得爾所福、爾所果報；然彼多福墮大功德積聚數，如前五河譬經說，乃至說偈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一三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有四十天子，極妙之色，夜過晨朝，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天子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諸天子！汝等成就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？」

時，天子從座起，整衣服，稽首佛足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成就於佛不壞淨，緣此功德，身壞命終，今生天上。」

一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於法不壞淨成就，緣此功德，身壞命終，今生天上。」

一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於僧不壞淨成就，緣此功德，身壞命終，今生天上。」

一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於聖戒成就，緣此功德，身壞命終，今生天上。」時，四十天子各於佛前自記說須陀洹果已，即沒不現。

如四十天子，如是四百天子、八百天子、十千天子、二十千天子、三十千天子、四十千天子、五十千天子、六十千天子、七十千天子、八十千天子，各於佛前自記說須陀洹果已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一一三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如月譬住，如新學，慚愧軟下，攝心斂形而入他家。如明目士夫臨深登峰，攝心斂形，難速前進。如是，比丘如月譬住，亦如新學，慚愧軟下，御心斂形而入他家。迦葉比丘如月譬住，亦如新學，慚愧軟下諸高慢，御心控形而入他家。如明目士夫臨深登峰，御心控形，正觀而進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於意云何？比丘為何等像類應入他家？」

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，唯願廣說！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若有比丘於他家心不縛著貪樂，於他得利，他作功德，欣若在己，不生嫉想，亦不自舉，亦不下人。如是像類比丘應入他家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手捫摸虛空，告諸比丘：「我今此手，寧著空、縛空、染空不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比丘之法常如是：不著、不縛、不染心而入他家。唯迦葉比丘以不著、不縛、不染之心而入他家，於他得利及作功德，欣若在己，不生嫉想、不自舉、不下人，其唯迦葉比丘應入他家。」

爾時，世尊復以手捫摸虛空，告諸比丘：「於意云何？我今此手，寧著空、縛空、染空以不？」

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其唯迦葉比丘心常如是，以不著、不縛、不染之心入於他家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何等像類比丘應清淨說法？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，唯願廣說！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。」



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若有比丘作如是心為人說法：『何等人於我起淨信心，為本已當得供養衣被、飲食、臥具、湯藥。』如是說者，名不清淨說法。」

「若復比丘為人說法，作如是念：『世尊顯現正法、律，離諸熾然，不待時節，即此現身，緣自覺知，正向涅槃，而諸眾生沈溺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，如此眾生聞正法者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』以是正法因緣，以慈心、悲心、哀愍心，欲令正法久住心而為人說，是名清淨說法。唯迦葉比丘有如是清淨心為人說法，以如來正法、律，乃至令法久住心而為人說。是故，諸比丘！當如是學、如是說法，於如來正法、律，乃至令法久住心為人說法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一三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有比丘欲入他家，作如是念，彼當施我，莫令不施，頓施非漸施，多施非少施，勝施非陋施，速施非緩施。以如是心而至他家，若他不施，乃至緩施，是比丘心則屈辱。以是因緣，其心退沒，自生障闕。」

「若復比丘欲入他家，作如是念：『出家之人卒至他家，何由得施非不施，頓施非漸施，多施非少施，勝施非陋施，速施非緩施？』作如是念而至他家。若彼不施，乃至緩施，是比丘心不屈辱，亦不退沒，不生障礙，唯迦葉比丘作如是念而入他家。是故，諸比丘！當如是學，作如是念而入他家，出家之人卒至他家，何由得施非不施，乃至速施非緩施？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一三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尊者摩訶迦葉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。時，尊者摩訶迦葉晡時從禪覺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

爾時，世尊告尊者摩訶迦葉：「汝當為諸比丘說法教誡、教授。所以者何？我常為諸比丘說法教誡、教授，汝亦應爾。」

尊者摩訶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世比丘難可教授，或有比丘不忍聞說。」

佛告摩訶迦葉：「汝何因緣作如是說？」

摩訶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見有兩比丘，一名槃稠，是阿難弟子；二名阿浮毘，是摩訶目犍連弟子。彼二人共諍多聞，各言：『汝來當共論議，誰所知多？誰所知

勝？」」

時，尊者阿難住於佛後，以扇扇佛，語尊者摩訶迦葉言：「且止！尊者摩訶迦葉！且忍！尊者迦葉！此年少比丘少智、惡智。」

尊者摩訶迦葉語尊者阿難言：「汝且默然！莫令我於僧中問汝事。」

時，尊者阿難即默然住。

爾時，世尊告一比丘：「汝往至彼槃稠比丘、阿浮毘比丘所，作是言：『大師語汝。』」時，彼比丘即受教，至槃稠比丘、阿浮毘比丘所，作是言：「大師語汝。」

時，槃稠比丘、阿浮毘比丘答言奉教，即俱往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

爾時，世尊告二比丘：「汝等二人，實共諍論，各言：『汝來試共論議，誰多誰勝』耶？」

二比丘白佛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

佛告二比丘：「汝等持我所說修多羅、祇夜、受記、伽陀、優陀那、尼陀那、阿波陀那、伊帝目多伽、闍多伽、毘富羅、阿浮多達摩、優波提舍等法，而共諍論，各言：『汝來試共論議，誰多誰勝』耶？」

二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佛告二比丘：「汝等不以我所說修多羅，乃至優波提舍，而自調伏，自止息，自求涅槃耶？」

二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佛告二比丘：「汝知我所說修多羅，乃至優波提舍，汝愚癡人應共諍論，誰多誰勝耶？」

時，二比丘前禮佛足，重白佛言：「悔過！世尊！悔過！善逝！我愚我癡，不善不辯，而共諍論。」

佛告二比丘：「實知罪悔過，愚癡，不善不辯，而共諍論。今已自知罪，自見罪，知見悔過，於未來世律儀戒生。我今受汝，憐愍故，令汝善法增長，終不退減。所以者何？若有自知罪，自見罪，知見悔過，於未來世律儀戒生，終不退減。」

時，二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一一三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尊者摩訶迦葉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，晡時從禪覺，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

佛告迦葉：「汝當教授、教誡諸比丘！為諸比丘說法教誡、教授。所以者何？我常為諸比丘說法教誡、教授，汝亦應爾。」

尊者摩訶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諸比丘難可為說法，若說法者，當有比丘不忍、不喜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汝見何等因緣而作是說？」

摩訶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有比丘於諸善法無信敬心，若聞說法，彼則退沒。若惡智人於諸善法無精進、慚愧、智慧，聞說法者，彼則退沒，若人貪欲、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惑，身行慳暴，忿恨失念，不定無智，聞說法者，彼則退沒。世尊！如是比諸惡人者，尚不能令心住善法，況復增進！當知是輩，隨其日夜，善法退減，不能增長。」

「世尊！若有士夫於諸善法信心清淨，是則不退；於諸善法精進、慚愧、智慧，是則不退，不貪，不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惑，是則不退；身不弊暴，心不染污，不忿，不恨，定心正念智慧，是則不退。如是人者，於諸善法日夜增長，況復心住，此人日夜常求勝進，終不退減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如是，如是。於諸善法無信心者，是則退減……」亦如迦葉次第廣說。

時，尊者摩訶迦葉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，作禮而去。

#### (一一四○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尊者摩訶迦葉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，晡時從禪覺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

爾時，世尊告摩訶迦葉：「汝當為諸比丘說法教誡、教授。所以者何？我常為諸比丘說法教誡、教授，汝亦應爾。」

尊者摩訶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諸比丘難可為說法教誡、教授，有諸比丘聞所說法，不忍、不喜。」

佛告摩訶迦葉：「汝何因緣作如是說？」

摩訶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，唯願世尊為諸比丘說法，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昔日，阿練若比丘於阿練若比丘所，歎說阿練若法，於乞食比丘所，歎說乞食功德；於糞掃衣比丘所，歎說糞掃衣功德。若少欲知足，修行遠離，精勤方便，正念正定，智慧漏盡，身作證比丘所，隨其所行，讚歎稱說。迦葉！若於阿練若所，歎說阿練若法，乃至漏盡比丘所，歎說漏盡身作證。若見其人，悉共語言，隨宜慰勞善來者：『汝名何等？為誰弟子？』讓座令坐，歎其賢善，如其法像類，有沙

門義、有沙門欲。如是讚嘆時，若彼同住同遊者，則便決定隨順彼行，不久亦當同其所見，同其所欲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若是年少比丘見彼阿練若比丘來讚歎阿練若法，乃至漏盡身作證，彼年少比丘應起出迎，恭敬禮拜問訊，乃至彼同住者，不久當得自義饒益。如是恭敬者，長夜當得安樂饒益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今日比丘見彼來者，知見大德，能感財利、衣被、飲食、床臥、湯藥者，與共言語，恭敬問訊，歎言善來：『何某名字？為誰弟子？』歎其福德，能感大利、衣被、飲食、臥具、湯藥。若與尊者相習近者，亦當豐足衣被、飲食、臥具、湯藥。若復年少比丘見彼來者，大智大德，能感財利、衣被、飲食、臥具、湯藥者，疾起出迎，恭敬問訊，歎言善來大智大德，能感大利、衣被、飲食、臥具、湯藥。迦葉！如是年少比丘，長夜當得非義不饒益苦。」

「如是，迦葉！斯等比丘為沙門患，為梵行溺，為大障、惡不善法、煩惱之患，重受諸有，熾燃生死，未來苦報，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苦、惱。是故，迦葉！當如是學：『為阿練若，於阿練若所，稱譽讚歎糞掃衣、乞食，少欲知足，修行遠離，精勤方便，正念正定，正智漏盡，身作證者，稱譽讚歎。』當如是學！」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摩訶迦葉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# (一一四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尊者摩訶迦葉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，晡時從禪覺，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

爾時，世尊告摩訶迦葉言：「汝今已老，年耆根熟，糞掃衣重，我衣輕好，汝今可住僧中，著居士壞色輕衣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已長夜習阿練若，讚歎阿練若、糞掃衣、乞食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汝觀幾種義，習阿練若，讚歎阿練若、糞掃衣、乞食，讚歎糞掃衣、乞食法？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觀二種義，現法得安樂住義，復為未來眾生，而作大明。未來世眾生當如是念：『過去上座六神通，出家日久，梵行純熟，為世尊所歎，智慧梵行者之所奉事。彼於長夜習阿練若，讚歎阿練若、糞掃衣、乞食，讚歎糞掃衣、乞食法。諸有聞者，淨心隨喜，長夜皆得安樂饒益。』」

佛告迦葉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迦葉！汝則長夜多所饒益，安樂眾生，哀愍世間，安樂天人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若有毀咎頭陀法者，則毀於我；若有稱歎頭陀法者，則稱歎我。所以者何？頭陀法者，我所長夜稱譽讚歎。是故，迦葉！阿練若者，當稱歎阿練若；糞掃衣、乞食者，當稱歎糞掃衣、乞食法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摩訶迦葉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 一一四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尊者摩訶迦葉久住舍衛國阿練若床坐處，長鬚髮，著弊納衣，來詣佛所。爾時，世尊、無數大眾圍繞說法。

時，諸比丘見摩訶迦葉從遠而來，見已，於尊者摩訶迦葉所起輕慢心，言：「此何等比丘？衣服麤陋，無有儀容而來，衣服佻佻而來。」

爾時，世尊知諸比丘心之所念，告摩訶迦葉：「善來！迦葉！於此半座，我今竟知誰先出家，汝耶？我耶？」

彼諸比丘心生恐怖，身毛皆豎，並相謂言：「奇哉！尊者！彼尊者摩訶迦葉，大德大力，大師弟子，請以半座。」

爾時，尊者摩訶迦葉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佛是我師，我是弟子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如是！如是！我為大師，汝是弟子，汝今且坐，隨其所安。」

尊者摩訶迦葉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

爾時，世尊復欲警悟諸比丘，復以尊者摩訶迦葉同己所得殊勝廣大功德為現眾故，告諸比丘：「我離欲、惡不善法，有覺有觀，初禪具足住，若日、若夜、若日夜；摩訶迦葉亦復如我，離欲、惡不善法，乃至初禪具足住，若日、若夜、若日夜。我欲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禪具足住，若日、若夜、若日夜，彼摩訶迦葉亦復如是。乃至第四禪具足住，若日、若夜、若日夜。我隨所欲，慈、悲、喜、捨，空入處、識入處、無所有入處、非想非非想入處，神通境界，天耳、他心智、宿命智、生死智、漏盡智具足住，若日、若夜、若日夜；彼迦葉比丘亦復如是。乃至漏盡智具足住，若日、若夜、若日夜。」

爾時，世尊於無量大眾中稱歎摩訶迦葉同己廣大勝妙功德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一四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尊者摩訶迦葉、尊者阿難住耆闍崛山。

時，尊者阿難詣尊者摩訶迦葉所，語尊者摩訶迦葉言：「今可共出耆闍崛山，入王舍城乞食。」

尊者摩訶迦葉默然而許。

時，尊者摩訶迦葉、尊者阿難著衣持鉢，入王舍城乞食。尊者阿難語尊者摩訶迦葉：「日時太早，可共暫過比丘尼精舍。」即便往過。

時，諸比丘尼遙見尊者摩訶迦葉、尊者阿難從遠而來，疾敷床座，請令就坐。時，諸比丘尼禮尊者摩訶迦葉、阿難足已，退坐一面。

尊者摩訶迦葉為諸比丘尼種種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；示、教、照、喜已。時，偷羅難陀比丘尼不喜悅，說如是惡言：「云何？阿梨摩訶迦葉於阿梨阿難，鞞提訶牟尼前為比丘尼說法？譬如販針兒於針師家賣，阿梨摩訶迦葉亦復如是，於阿梨阿難，鞞提訶牟尼前為諸比丘尼說法。」

尊者摩訶迦葉聞偷羅難陀比丘尼心不喜悅，口說惡言。聞已，語尊者阿難：「汝看！是偷羅難陀比丘尼心不喜悅，口說惡言。云何？阿難！我是販針兒，汝是針師，於汝前賣耶？」

尊者阿難語尊者摩訶迦葉：「且止！當忍！此愚癡老嫗，智慧薄少，不曾修習故。」

「阿難！汝豈聞世尊、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知見，於大眾中說月譬經，教誡、教授。比丘！當如月譬住，常如新學。如是廣說為說，阿難！如月譬住，常如新學耶？」

阿難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摩訶迦葉！」

「阿難！汝聞世尊、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知所見說言：『比丘！當如月譬住，常如新學，其唯摩訶迦葉比丘！』？」

阿難答言：「如是，尊者摩訶迦葉！」

「阿難！汝曾為世尊、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知所見，於無量大眾中請汝來坐耶？又復世尊以同己廣大之德稱歎汝：『阿難離欲、惡不善法，乃至漏盡通。』稱歎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摩訶迦葉！」

「如是，阿難！世尊、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於無量大眾中，口自說言：『善來摩訶迦葉！請汝半座。』復於大眾中以同己廣大功德，離欲、惡不善法，乃至漏盡通，稱歎摩訶迦葉耶？」

阿難答言：「如是，尊者摩訶迦葉！」

時，摩訶迦葉於比丘尼眾中師子吼已。

## (一一四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尊者摩訶迦葉、尊者阿難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，世尊涅槃未久。時，世飢饉，乞食難得。

時，尊者阿難與眾多年少比丘俱，不能善攝諸根，食不知量，不能初夜、後夜精勤禪思，樂著睡眠，常求世利。人間遊行至南天竺，有三十年少弟子捨戒還俗，餘多童子。時，尊者阿難於南山國土遊行，以少徒眾還王舍城。時，尊者阿難舉衣鉢，洗足已，至尊者摩訶迦葉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

時，尊者摩訶迦葉問尊者阿難：「汝從何來？徒眾尠少？」

阿難答言：「從南山國土人間遊行，年少比丘三十人捨戒還俗，徒眾損減，又今在者多是童子。」

尊者摩訶迦葉語阿難言：「有幾福利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知所見，聽三人已上制群食戒？」

阿難答言：「為二事故。何等為二？一者為貧小家，二者多諸惡人以為伴黨，相破壞故。莫令惡人於僧中住，而受眾名，映障大眾，別為二部，互相嫌諍。」

尊者迦葉語阿難言：「汝知此義，如何於飢饉時，與眾多年少弟子南山國土遊行，令三十人捨戒還俗，徒眾損減，餘者多是童子？如阿難！汝徒眾消滅，汝是童子，不知籌量。」

阿難答言：「云何？尊者摩訶迦葉！我以頭髮二色，猶言童子？」

尊者摩訶迦葉言：「汝於飢饉世，與諸年少弟子人間遊行，致令三十弟子捨戒還俗，其餘在者復是童子。徒眾消滅，不知籌量，而言宿士眾壞，阿難！眾極壞，阿難！汝是童子，不籌量故。」

時，低舍比丘尼聞尊者摩訶迦葉以童子責尊者阿難，毘提訶牟尼，聞已不歡喜，作是惡言：「云何？阿梨摩訶迦葉本外道聞，而已童子呵責阿梨阿難，毘提訶牟尼，令童子名流行？」

尊者摩訶迦葉以天耳聞低舍比丘尼心不歡喜，口出惡言。聞已，語尊者阿難：「汝看！是低舍比丘尼心不歡喜，口說惡語，言：『摩訶迦葉本外道，而責阿梨阿難，毘提訶牟尼，令童子名流行。』」

尊者阿難答言：「且止！尊者摩訶迦葉！忍之！尊者摩訶迦葉！此愚癡老嫗無自性智。」

尊者摩訶迦葉語阿難言：「我自出家，都不知有異師，唯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。我未出家時，常念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苦，知在家荒務，多諸煩惱，出家空閑，難可俗人處於非家，一向鮮潔，盡其形壽，純一滿淨，梵行清白。當刎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以百千金貴價之衣，段段割截為僧伽梨，若世間阿羅漢者，闍從出家。我出家已，於王舍城那羅聚落中間多子塔所，遇值世尊正身端坐，相好奇特，諸根寂靜，第一息滅，猶如金山。」

「我時見已，作是念：『此是我師！此是世尊！此是羅漢！此是等正覺！』我時一心合掌敬禮，白佛言：『是我大師！我是弟子。』」

「佛告我言：『如是，迦葉！我是汝師！汝是弟子。迦葉！汝今成就如是真實淨心所恭敬者。不知言知，不見言見，實非羅漢而言羅漢，非等正覺言等正覺者，應當自然身碎七分。迦葉！我今知故言知，見故言見，真阿羅漢言阿羅漢，真等正覺言等正覺。迦葉！我今有因緣故，為聲聞說法，非無因緣故。依，非無依；有神力，非無神力。是故，迦葉！若欲聞法，應如是學：「若欲聞法，以義饒益，當一其心，恭敬尊重，專心側聽，而作是念：『我當正觀五陰生滅，六觸入處集起、滅沒，於四念處正念樂住，修七覺分、八解脫身作證，常念其身，未嘗斷絕，離無慚愧，於大師所及大德梵行常住慚愧。』」如是應當學！」

「爾時，世尊為我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；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從座起去。我亦隨去，向於住處。我以百千價直衣割截僧伽梨，四攝為座。爾時，世尊知我至心，處處下道，我即敷衣，以為坐具，請佛令坐。世尊即坐，以手摩衣，歎言：『迦葉！此衣輕細，此衣柔軟。』我時白言：『如是。世尊！此衣輕細，此衣柔軟，唯願世尊受我此衣！』佛告迦葉：『汝當受我糞掃衣，我當受汝僧伽梨。』佛即自手授我糞掃納衣，我即奉佛僧伽梨。如是漸漸教授，我八日之中，以學法受於乞食，至第九日，起於無學。」

「阿難！若有正問：『誰是世尊法子，從佛口生、從法化生，付以法財，諸禪、解脫、三昧、正受？』應答我是，是則正說。譬如轉輪聖王第一長子，當以灌頂，住於王位，受王五欲，不苦方便自然而得，我亦如是，為佛法子，從佛口生、從法化生，得法餘財法，禪、解脫、三昧、正受，不苦方便自然而得。譬如轉輪聖王寶象，高七八肘，一多羅葉能映障者。如是我所成就六神通智，則可映障，若有於神通境界智證有疑惑者，我悉能為分別記說，天耳、他心通、宿命智、生死智、漏盡作證智通有疑惑者，我悉能為分別記說，令得決定。」

尊者阿難語尊者摩訶迦葉：「如是！如是！摩訶迦葉！如轉輪聖王寶象，高七八肘，欲以一多羅葉能映障者。如是，尊者摩訶迦葉六神通智則可映障，若有於神通境界作證智，乃至漏盡作證智有疑惑者，尊者摩訶迦葉能為記說，令其決定。我於長夜敬信尊重尊者摩訶迦葉，以有如是大德神力故。」

尊者摩訶迦葉說是語時，尊者阿難聞其所說，歡喜受持。

## 雜阿含經卷第四十一



## 雜阿含經卷第四十二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 一一四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波斯匿王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應施何等人？」

佛言：「大王！隨心所樂處。」

波斯匿王復白佛言：「應施何處，得大果報？」

佛言：「大王！此是異問。所問『應施何處？』此問則異。復問『施何處，應得大果？』此問復異。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大王！譬如此國臨陣戰鬪，集諸戰士，而有一婆羅門子，從東方來，年少幼稚，柔弱端正，膚白髮黑，不習武藝，不學術策，恐怖退弱，不能自安，不忍敵觀，若刺若射，無有方便，不能傷彼。云何？大王，如此士夫，王當賞不？」

王白佛言：「不賞。世尊！」

「如是，大王！有剎利童子從南方來，鞞舍童子從西方來，首陀羅童子從北方來，無有伎術，皆如東方婆羅門子，王當賞不？」

王白佛言：「不賞。世尊！」

「佛告大王，此國集軍臨戰鬪時，有婆羅門童子從東方來，年少端正，膚白髮黑，善學武藝，知鬪術法，勇健無畏，苦戰不退，安住諦觀，運戈能傷，能破巨敵。云何？大王！如此戰士，加重賞不？」

王白佛言：「重賞，世尊！」

「如是，剎利童子從南方來，鞞舍童子從西方來，首陀羅童子從北方來，年少端正，善諸術藝，勇健堪能，苦戰却敵，皆如東方婆羅門子。如是戰士，王當賞不？」

王白佛言：「重賞，世尊！」

佛言：「大王！如是沙門、婆羅門遠離五支，成就五支，建立福田。施此田者，得大福利，得大果報。何等為捨離五支？所謂貪欲蓋，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蓋，已斷已知，是名捨離五支。何等為成就五支？謂無學戒身成就，無學定身、慧身、解脫身、解脫知見身，是名成就五支。大王！如是捨離五支，成就五支，建立福田，施此田者，得大果報。」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運戈猛戰鬪，    堪能勇士夫，  
為其戰鬪故，    隨功重加賞。  
不賞名族胄，    怯劣無勇者，

忍辱修賢良，見諦建福田。  
賢聖律儀備，成就深妙智，  
族胄雖卑微，堪為施福田。  
衣食錢財寶，床臥等眾具，  
悉應以敬施，為持淨戒故。  
人表林野際，穿井給行人，  
溪澗施橋梁，迴路造房舍。  
戒德多聞眾，行路得止息，  
譬如重雲起，雷電聲振耀。  
普雨於壤土，百卉悉扶踈，  
禽獸皆歡喜，田夫並欣樂。  
如是淨信心，聞慧捨慳垢，  
錢財豐飲食，常施良福田。  
高唱增歡愛，如雷雨良田，  
功德注流澤，霑洽施主心。  
財富名稱流，及涅槃大果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波斯匿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一一四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波斯匿王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云何？世尊！為婆羅門死還生自姓婆羅門家，剎利、鞞舍、首陀羅家耶？」

佛言：「大王！何得如是？大王當知，有四種人。何等為四？有一種人，從冥入冥；有一種人，從冥入明；有一種人，從明入冥；有一種人，從明入明。

「大王！云何為一種人從冥入冥？謂有人生卑姓家，若生旃陀羅家、魚獵家、竹作家、車師家，及餘種種下賤工巧業家，貧窮短命，形體憔悴，而復修行卑賤之家，亦復為人下賤作使，是名為冥。處斯冥中，復行身惡行、行口惡行、行意惡行，以是因緣，身壞命終，當生惡趣，墮泥梨中。猶如有人從閻入閻，從廁入廁，以血洗血，捨惡受惡；從冥入冥者亦復如是。是故名為從冥入冥。

「云何名為從冥入明？謂有世人生卑姓家，乃至為人作諸鄙業，是名為冥。然其彼人於此冥中，行身善行、行口善行、行意善行，以是因緣，身壞命終，生於善趣，受天化生。譬如有人登床跨馬，從馬昇象；從冥入明亦復如是。是名有人從冥入明。

。

「云何有人從明入冥？謂有世人生富樂家，若剎利大姓、婆羅門大姓家、長者大姓家，及餘種種富樂家生，多諸錢財，奴婢、客使，廣集知識，受身端正，聰明黠慧，是名為明。於此明中，行身惡行、行口惡行、行意惡行，以是因緣，身壞命終，生於惡趣，墮泥梨中。譬如有人從高樓下乘於大象，下象乘馬，下馬乘輿，下輿坐床、下床墮地，從地落坑，從明入冥者亦復如是。

「云何有人從明入明？謂有世人生富樂家，乃至形相端嚴，是名為明。於此明中，行身善行、行口善行、行意善行，以是因緣，身壞命終，生於善趣，受天化生。譬如有人從樓觀至樓觀。如是，乃至從床至床；從明入明者亦復如是。是名有人從明入明。」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貧窮困苦者，不信增瞋恨，  
慳貪惡邪想，癡惑不恭敬。  
見沙門道士，持戒多聞者，  
毀訾而不譽，障他施及受。  
如斯等士夫，從此至他世，  
當墮泥梨中，從冥入於冥。  
若有貧窮人，信心少瞋恨，  
常生慚愧心，惠施離慳垢。  
見沙門梵志，持戒多聞者，  
謙虛而問訊，隨宜善供給。  
勸人令施與，歎施及受者，  
如是修善人，從此至他世。  
善趣上生天，從冥而入明，  
有富樂士夫，不信多瞋恨。  
慳貪疾惡想，邪惑不恭敬，  
見沙門梵志，毀訾而不譽。  
障他人施惠，亦斷受施者，  
如是惡士夫，從此至他世。  
當生苦地獄，從明入冥中，  
若有富士夫，信心不瞋恨。  
常起慚愧心，惠施離瞋妬，  
見沙門梵志，持戒多聞者。  
先奉迎問訊，隨宜給所須，  
勸人令供養，歎施及受者。  
如是等士夫，從此至他世，

生三十三天，從明而入明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波斯匿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一一四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波斯匿王日日身蒙塵土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

佛言：「大王！從何所來？」

波斯匿王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彼灌頂王法，人中自在，精勤方便。王領大地，統理王事，周行觀察，而來至此。」

佛告大王：「今問大王，隨意答我。譬如有人從東方來，有信有緣，未曾虛妄，而白王言：『我東方來，見一石山，極方廣大，不穿不壞，亦無缺壞，磨地而來，一切眾生草木之類悉磨令碎。』南、西、北方亦有人來，有信有緣，亦不虛妄，而白王言：『我見石山，方廣高大，不斷不壞，亦不缺壞，磨地而來，眾生草木悉皆磨碎。』大王！於意云何？如是像貌大恐怖事，嶮惡相殺，眾生運盡，人道難得，當作何計？」

王白佛言：「若如是者，更無餘計，唯當修善，於佛法、律專心方便。」

佛告大王：「何故說言：『嶮惡恐怖於世卒起，眾生運盡，人身難得，唯當行法、行義、行福，於佛法教專精方便。』何以不言：『灌頂王位眾人首，堪能自在。』王於大地，事務眾人，當須營理耶？」

王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為復閑時言：『灌頂王位為眾人首，王於大地，多所經營，以言鬪言，以財鬪財，以象鬪象，以車鬪車，以步鬪步。當於爾時，無有自在，若勝若伏。』是故我說：『嶮惡恐怖卒起之時，眾生運盡，人身難得，無有餘計，唯有行義、行法、行福，於佛法教專心歸依。』」

佛告大王：「如是！如是！經常磨迕，謂惡劫、老、病、苦，磨迕眾生。當作何計？正當修義、修法、修福、修善、修慈，於佛法中精勤方便。」爾時，世尊而說偈言：

「如有大石山，高廣無缺壞，  
周遍四方來，磨迕此大地。  
非兵馬呪術，力所能防禦，  
惡劫老病死，常磨迕眾生。  
四種大族姓，梅陀羅獵師，  
在家及出家，持戒犯戒者。  
一切皆磨迕，無能救護者，

是故慧士夫，    觀察自己利。  
建立清淨信，    信佛法僧寶，  
身口心清淨，    隨順於正法。  
現世名稱流，    終則生天上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波斯匿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一一四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波斯匿王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時，有尼乾子七人、闍祇羅七人、一舍羅七人，身皆龐大，徜徉行住祇洹門外。

時，波斯匿王遙見斯等徜徉門外，即從座起，往至其前，合掌問訊，三自稱名言：「我是波斯匿王、拘薩羅王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波斯匿王：「汝今何故恭敬斯等，三稱姓名，合掌問訊？」

王白佛言：「我作是念：『世間若有阿羅漢者，斯等則是。』」

佛告波斯匿王：「汝今且止！汝亦不知是阿羅漢、非阿羅漢，不得他心智故。且當親近觀其戒行，久而可知，勿速自決！審諦觀察，勿但洛莫！當用智慧，不以不智。經諸苦難，堪能自辯；交契計校，真偽則分。見說知明，久而則知，非可卒識，當須思惟，智慧觀察！」

王白佛言：「奇哉！世尊！善說斯理，言：『久相習，觀其戒行，乃至見說知明。』我有家人，亦復出家，作斯等形相，周流他國，而復來還，捨其被服，還受五欲。是故當知世尊善說，應與同止，觀其戒行，乃至言說知有智慧。」

爾時，世尊而說偈言：

「不以見形相，    知人之善惡，  
不應暫相見，    而與同心志。  
有現身口密，    俗心不斂攝，  
猶如鍮石銅，    塗以真金色。  
內懷鄙雜心，    外現聖威儀，  
遊行諸國土，    欺誑於世人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波斯匿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一一四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波斯匿王為首，并七國王及諸大臣悉共集會，作如是論議：「五欲之中，何者第一？」有一人言：「色最第一。」又復有稱聲、香、味、觸為第一者。中有人言：「我等人人各說第一，竟無定判，當詣世尊！問如此義。如世尊說，當共憶持。」

爾時，波斯匿王為首，與七國王、大臣、眷屬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七王與諸大臣如是論議：『五欲功德，何者為勝？』其中有言色勝、有言聲勝、有言香勝、有言味勝、有言觸勝，竟無決定。來問世尊，竟何者勝？」

佛告諸王：「各隨意適，我悉有餘說，以是因緣，我說五欲功德。然自有人於色適意，止愛一色，滿其志願，正使過上有諸勝色，非其所愛，不觸不視，言己所愛最為第一，無過其上。如愛色者。聲、香、味、觸亦皆如是。當其所愛，輒言最勝，歡喜樂著，雖更有勝過其上者，非其所欲，不觸不視，唯我愛者最勝最妙，無比無上。」

爾時，座中有一優婆塞，名曰栴檀，從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合掌白佛：「善說！世尊！善說！善逝！」

佛告優婆塞：「善說！栴檀！快說！栴檀！」

時，栴檀優婆塞即說偈言：

「央伽族姓王，服珠瓔珞鎧，  
摩竭眾慶集，如來出其國。  
名聞普流布，猶如雪山王，  
如淨水蓮華，清淨無瑕穢。  
隨日光開敷，芬香熏其國，  
央耆國明顯，猶如空中日。  
觀如來慧力，如夜然炬火，  
為眼為大明，來者為決疑。」

時，諸國王歎言：「善說！栴檀優婆塞！」

爾時，七王脫七寶上衣，奉優婆塞。

時，彼七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去。

爾時，栴檀優婆塞知諸王去已，從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合掌白佛：「今七國王遺我七領上衣，唯願世尊受此七衣，以哀愍故！」

爾時，世尊為哀愍故，受其七衣，栴檀優婆塞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(一一五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波斯匿王其體肥大，舉體流汗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氣息長喘

爾時，世尊告波斯匿王：「大王身體極肥盛。」

大王白佛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患身肥大，常以此身極肥大故，慚恥厭苦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人當自繫念，    每食知節量，  
是則諸受薄，    安消而保壽。」

時，有一年少，名鬱多羅，於會中坐。時，波斯匿王告鬱多羅：「汝能從世尊受向所說偈，每至食時，為我誦不？若能爾者，賜金錢十萬，亦常與食。」

鬱多羅白王：「奉教當誦。」

時，波斯匿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時，鬱多羅知王去已，至世尊前，受所說偈，於王食時，食食為誦，白言大王：「如佛世尊、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知所見，而說斯偈：

「『人當自繫念，    每食知節量，  
是則諸受薄，    安消而保壽。』」

如是，波斯匿王漸至後時，身體傭細，容貌端正，處樓閣上，向佛住處合掌恭敬，右膝著地，三說是言：「南無敬禮世尊、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南無敬禮世尊、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與我現法利益、後世利益、現法後世利益，以其飯食知節量故。」

### (一一五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。

時，有年少阿修羅來詣佛所，於佛面前龜惡不善語，瞋罵呵責。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不怒勝瞋恚，    不善以善伏，  
惠施伏慳貪，    真言壞妄語。  
不罵亦不虐，    常住賢聖心，  
惡人住瞋恨，    不動如山石。  
起瞋恚能持，    勝制狂馬車，  
我說善御士，    非彼攝繩者。」

時，年少阿修羅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我今悔過，如愚如癡，不辯不善，於瞿曇面前訶罵毀辱。」如是懺悔已，時，阿修羅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 ( 一一五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年少寶耆迦婆羅門來詣佛所，於世尊面前作麤惡不善語，瞋罵呵責。

爾時，世尊告年少寶耆迦：「若於一時吉星之日，汝當會諸宗親眷屬耶？」

寶耆白佛：「如是，瞿曇！」

佛告寶耆：「若汝宗親不受食者，當如之何？」

寶耆白佛：「不受食者，食還屬我。」

佛告寶耆：「汝亦如是，如來面前作麤惡不善語，罵辱呵責，我竟不受，如此罵者，應當屬誰？」

寶耆白佛：「如是，瞿曇！彼雖不受，且以相贈，則便是與。」

佛告寶耆：「如是不名更相贈遺，何得便為相與？」

寶耆白佛：「云何名為更相贈遺，名為相與？云何名不受相贈遺，不名相與？」

佛告寶耆：「若當如是罵則報罵，瞋則報瞋，打則報打，鬪則報鬪，名相贈遺，名為相與，若復，寶耆！罵不報罵，瞋不報瞋，打不報打，鬪不報鬪，若如是者，非相贈遺，不名相與。」

寶耆白佛：「瞿曇！我聞古昔婆羅門長老宿重行道大師所說：『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面前罵辱，瞋恚訶責，不瞋不怒。』而今瞿曇有瞋恚耶？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無瞋何有瞋，    正命以調伏，  
正智心解脫，    慧者無有瞋。  
以瞋報瞋者，    是則為惡人，  
不以瞋報瞋，    臨敵伏難伏。  
不瞋勝於瞋，    三偈如前說。」

爾時，年少寶耆白佛言：「悔過！瞿曇！如愚如癡，不辯不善，而於沙門瞿曇面前麤惡不善語，瞋罵呵責。」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 ( 一一五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。

爾時，世尊晡時從禪覺，詣講堂東蔭蔭中，露地經行。

時，有健罵婆羅豆婆遮婆羅門來詣佛所，世尊面前作麤惡不善語，罵詈呵責。世尊經行，彼隨世尊後行。世尊經行已竟，住於一處，彼婆羅門言：「瞿曇伏耶？」

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勝者更增怨，    伏者臥不安，  
勝伏二俱捨，    是得安隱眠。」

婆羅門白言：「瞿曇！我今悔過，如愚如癡，不辯不善，何於瞿曇面前作麤惡不善語，罵詈呵責？」

時，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復道而去。

### (一一五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時，健罵婆羅豆婆遮婆羅門遙見世尊，作麤惡不善語，瞋罵呵責，把土塗佛。時，有逆風，還吹其土，反自塗身。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若人無瞋恨，    罵辱以加者，  
清淨無結垢，    彼惡還歸己，  
猶如土塗彼，    逆風還自污。」

時，彼婆羅門白佛言：「悔過！瞿曇！如愚如癡，不善不辯，何於瞿曇面前麤惡不善語，瞋罵呵責？」

時，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復道而去。

### (一一五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婆羅門名曰違義，聞沙門瞿曇從拘薩羅國人間遊行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聞已，作是念：「我當往詣沙門瞿曇所，聞所說法，當反其義。」作是念已，往詣精舍，至世尊所。

爾時，世尊無量眷屬圍繞說法。世尊遙見違義婆羅門來，即默然住。

違義婆羅門白佛言：「瞿曇說法，樂欲聞之！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違義婆羅門，    未能解深義，  
內懷嫉恚心，    欲為法留難。  
調伏違反心，    諸不信樂意，  
息諸障礙垢，    則解深妙說。」

時，違義婆羅門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已知我心。」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而去。

## ( 一一五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世尊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

時，有不害婆羅門來詣佛所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名不害，為稱實不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如是稱實者，若身不害，若口不害，若心不害，則為稱實。」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若心不殺害，    口意亦俱然，  
是則為離害，    不恐怖眾生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不害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復道而去。

## ( 一一五七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世尊晨朝著衣持鉢，入王舍城乞食，次第行乞至火與婆羅門舍。

火與婆羅門遙見佛來，即具眾美飲食，滿鉢與之。

如是二日、三日，乞食復至其舍。

火與婆羅門遙見佛來，作是念：「禿頭沙門何故數來，貪美食耶？」

爾時，世尊知火與婆羅門心念已，即說偈言：

「王天日日雨，    田夫日夜耕，  
數數殖種子，    是田數收穀。  
如人數懷妊，    乳牛數懷犢，  
數數有求者，    則能數惠施。  
數數惠施故，    常得大名稱，  
數數棄死屍，    數數哭悲戀。  
數數生數死，    數數憂悲苦，  
數數以火燒，    數數諸蟲食。  
若得賢聖道，    不數受諸有，  
亦不數生死，    不數憂悲苦。  
不數數火燒，    不數諸蟲食。」

時，火與婆羅門聞佛說偈，還得信心，復以種種飲食滿鉢與之，世尊不受，以因說偈而施故，復說偈言：

「因為說偈法，    不應受飲食，  
當觀察自法，    說法不受食。  
婆羅門當知，    斯則淨命活，

應以餘供養，    純淨大仙人。  
已盡諸有漏，    穢法悉已斷，  
供養以飲食，    於其良福田。  
欲求福德者，    則我田為良。」

火與婆羅門白佛：「今以此食，應著何所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我不見諸天、魔、梵、沙門、婆羅門、天神、世人有能食此信施，令身安樂。汝持是食去棄於無蟲水中，及少生草地。」

時，婆羅門即以此食持著無蟲水中，水即烟出，沸聲啾啾；譬如鐵丸燒令火色，擲著水中，水即烟起，沸聲啾啾，亦復如是。婆羅門持此飲食著水中，水即烟出，沸聲啾啾，於時火與婆羅門歎言：「甚奇！瞿曇！大德大力，能令此食而作神變。」

時，火與婆羅門因此飯食神變，得信敬心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可得於正法中出家、受具足，修梵行不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汝今可得於正法中出家、受具足。」

彼即出家已，作是思惟：「所以族姓子剷除髮鬚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……。」乃至得阿羅漢，心善解脫。

### （一一五八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舍衛國中婆肆吒婆羅門女信佛、法、僧，歸佛、歸法、歸比丘僧。於佛、法、僧已離狐疑，於苦習盡道亦離疑惑；見諦得果，得無間慧。其夫是婆羅豆婆遮種姓婆羅門。每至左右所為作時，有小得失，即稱南無佛，向如來所住方面，隨方合掌，三說是言：「南無多陀阿伽度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，身純金色，圓光一尋，方身圓滿如尼拘律樹，善說妙法，牟尼之尊，仙人上首，是我大師！」

時，夫婆羅門聞之，瞋恚不喜，語其婦言：「為鬼著耶？無有此義，捨諸三明大德婆羅門，而稱歎彼禿頭沙門。黑闇之分，世所不稱。我今當往共汝大師論議，足知勝如。」

婦語夫言：「不見諸天、魔、梵、沙門、婆羅門、諸神、世人，能共世尊——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金色之身，圓光一尋，如尼拘律樹圓滿之身，言說微妙，仙人上首，我之大師——共論議者。然今婆羅門且往，自可知之！」

時，婆羅門即往詣佛，面相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而說偈言：

「為殺於何等，    而得安隱眠？  
為殺於何等，    令心得無憂？」

為殺於何等，瞿曇所稱歎？」

爾時，世尊知婆羅門心之所念，而說偈言：

「殺於瞋恨者，而得安隱眠，  
殺於瞋恚者，而心得無憂。  
瞋恚為毒本，能害甘種子，  
能害於彼者，賢聖所稱歎。  
若能害彼者，其心得無憂？」

時，婆羅豆婆遮婆羅門聞佛所說，示、教、照、喜，次第說法，謂說施，說戒，說生天法，說欲味著為災患煩惱，清淨出要，遠離隨順，福利清淨，分別廣說；譬如清淨白[疊\*毛]，易為染色。如是，婆羅豆婆遮婆羅門即於座上，於四聖諦得無閼等，所謂苦、集、滅、道。

是婆羅門見法、得法、知法、入法，度諸疑惑，不由他度，於正法、律得無所畏。即從座起，偏露右肩，合掌白佛：「已度，世尊！已度，善逝！我今歸佛、歸法、歸比丘僧已，盡其壽命為優婆塞，證知我！」

時，婆羅豆婆遮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，還歸自家。

其婦優婆夷遙見夫來，見已，白言：「已與如來、應、等正覺——純金色身，圓光一尋，如尼拘律樹圓滿之身，妙說之上，仙人之首，大牟尼尊，為我大師——共論議耶？」

其夫答言：「我未嘗見諸天、魔、梵、沙門、婆羅門、諸神、世人，有能與如來、應、等正覺——真金色身，圓光一尋，如尼拘律樹圓滿之身，妙說之上，諸仙之首，牟尼之尊，汝之大師——共論議也。汝今與我作好法衣，我持至世尊所出家學道。」

時，婦悉以鮮潔白[疊\*毛]，令作法衣。

時，婆羅門持衣往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，白言：「世尊！我今可得於世尊法中出家學道，修梵行不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汝今可得於此法、律出家學道，修諸梵行。」

即出家已，獨靜思惟：「所以善男子剷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出家學道……。」乃至得阿羅漢，心善解脫。

### (一一五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魔瞿婆羅門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我於家中常行布施，若一人來，施於一人；若二人、三人，乃至百千，悉皆施與

。我如是施，得多福不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汝如是施，實得大福。所以者何？以於家中常行布施，一人來乞，即施一人，二人、三人，乃至百千，悉皆施與故，即得大福。」

時，魔瞿婆羅門即說偈言：

「在家所為作， 布施復大會，  
因此惠施故， 欲求大功德。  
今問於牟尼， 我之所應知，  
同梵天所見， 為我分別說。  
云何為解脫， 勝妙之善趣？  
云何修方便， 得生於梵世？  
云何隨樂施， 生明勝梵天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施者設大會， 隨彼愛樂施，  
歡喜淨信心， 攀緣善功德。  
以其所建立， 求離諸過惡，  
遠離於貪欲， 其心善解脫。  
修習於慈心， 其功德無量，  
況復加至誠， 廣施設大會。  
若於其中間， 所得諸善心，  
正向善解脫， 或餘純善趣。  
如是勝因緣， 得生於梵世，  
如是之惠施， 其心平等故。  
得生於梵世， 其壽命延長。」

時，魔瞿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而去。

(一一六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持金蓋、著舍勒導從婆羅門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而說偈言：

「無非婆羅門， 所行為清淨，  
剎利修苦行， 於靜亦復乖。  
三典婆羅門， 是則為清淨，  
如是清淨者， 不在餘眾生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不知清淨道，    及諸無上淨，  
於餘求靜者，    至竟無淨時。」

婆羅門白佛：「瞿曇說清淨道及無上清淨耶？何等為清淨道？何等為無上清淨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正見者為清淨道，正見修習多修習，斷貪欲、斷瞋恚、斷愚癡。若婆羅門貪欲永斷，瞋恚、愚癡永斷，一切煩惱永斷，是名無上清淨。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，是名清淨道；正定修習多修習已，斷貪欲、斷瞋恚、斷愚癡。若婆羅門貪欲永斷，瞋恚、愚癡永斷，一切煩惱永斷，是名無上清淨。」

婆羅門白佛言：「瞿曇說清淨道、無上清淨耶？瞿曇！世務多事，今且辭還。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宜知是時。」

持華蓋著舍勒導從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去。

### (一一六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有異婆羅門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而說偈言：

「云何為尸羅？    云何正威儀？  
云何為功德？    云何名為業？  
成就何等法，    羅漢婆羅門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宿命憶念智，    見生天惡趣，  
得諸受生盡，    牟尼明決定。  
知心善解脫，    解脫一切貪，  
具足於三明，    三明婆羅門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異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而去。

### (一一六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世尊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，尊者阿難從世尊後。

時，有二老男女，是其夫婦，年耆根熟，偻背如鉤，諸里巷頭，燒糞掃處，俱蹲向火。

世尊見彼二老夫婦，年耆愚老，僂背如鉤，俱蹲向火，猶如老鵠，欲心相視。見已，告尊者阿難：「汝見彼夫婦二人，年耆愚老，僂背如鉤，俱蹲向火，猶如老鵠，欲心相視不？」

阿難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佛告阿難：「此二老夫婦，於年少時盛壯之身，勤求財物者，亦可得為舍衛城中第一富長者；若復刈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精勤修習者，亦可得阿羅漢第一上果。於第二分盛壯之身，勤求財物，亦可得為舍衛城中第二富者；若復刈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者，亦可得阿那含果證。若於第三分中年之身，勤求財物，亦可得為舍衛城中第三富者；若刈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者，亦可得為斯陀含果證。彼於今日，年耆根熟，無有錢財，無有方便，無所堪能，不復堪能，若覓錢財，亦不能得勝過人法。」

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不行梵行故，    不得年少財，  
思惟古昔事，    眠地如曲弓。  
不修於梵行，    不得年少財，  
猶如老鵠鳥，    守死於空池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阿難陀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一六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……如上說。差別者，唯說異偈言：

「老死之所壞，    身及所受滅，  
唯有惠施福，    為隨己資糧。  
依於善攝護，    及修禪功德，  
隨力而行施，    錢財及飲食。  
於群則眠覺，    非為空自活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彼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 雜阿含經卷第四十二

## 雜阿含經卷第四十三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一一六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波羅[木\*奈]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

時，有眾多比丘集於講堂，作如是論：「諸尊！如世尊說波羅延低舍彌德勒所問：

「『若知二邊者，於中永無著，  
說名大丈夫，不顧於五欲，  
無有煩惱鑊，超出縫紵憂。』

「諸尊！此有何義？云何邊？云何二邊？云何為中？云何為縫紵？云何思？以智知，以了了；智所知，了所了，作苦邊，脫於苦。」

有一答言：「六內入處是一邊，六外入處是二邊，受是其中，愛為縫紵。習於受者，得彼彼因，身漸轉增長出生，於此即法，以智知，以了了，智所知，了所了，作苦邊，脫於苦。」

復有說言：「過去世是一邊，未來世是二邊，現在世名為中，愛為縫紵。習近此愛，彼彼所因，身漸觸增長出生，乃至脫苦。」

復有說言：「樂受者是一邊，苦受者是二邊，不苦不樂是其中，愛為縫紵，習近此愛，彼彼所得，自身漸觸增長出生，乃至作苦。」

復有說言：「有者是一邊，集是二邊，受是其中，愛為縫紵……」如是廣說，乃至「脫苦。」

復有說言：「身者是一邊，身集是二邊，愛為縫紵……」如是廣說，乃至「脫苦。」

復有說言：「我等一切所說不同，所謂向來種種異說，要不望知。云何世尊有餘之說，波羅延低舍彌德勒所問經？我等應往具問世尊，如世尊所說，我等奉持。」

爾時，眾多比丘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向諸比丘集於講堂，作如是言：『於世尊所說波羅延低舍彌德勒所問經，所謂二邊，乃至脫苦。』有人說言：『內六入處是說一邊，外六入處是說二邊，受是其中，愛為縫紵……』如前廣說，悉不決定，今日故來請問世尊，具問斯義，我等所說，誰得其義？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汝等所說，皆是善說，我今當為汝等說有餘經。我為波羅延低舍彌德勒有餘經說，謂觸是一邊，觸集是二邊，受是其中，愛為縫紵。習近愛已，彼彼所得，身緣觸增長出生，於此法，以智知，以了了；智所知，了所了，作苦邊，脫於苦。」

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一六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尊者賓頭盧住拘睺彌國瞿師羅園。

時，有婆蹉國王，名優陀延那，詣尊者賓頭盧所，共相問訊；問訊已，退坐一面。婆蹉王優陀延那白尊者賓頭盧言：「欲有所問，寧有閑暇見答已不？」

尊者賓頭盧答言：「大王！大王且問，知者當答。」

婆蹉王優陀延那問尊者賓頭盧：「何因何緣，新學年少比丘於此法、律，出家未久，極安樂住，諸根欣悅，顏貌清淨，膚色鮮白，樂靜少動，任他而活，野獸其心，堪能盡壽，修持梵行，純一清淨？」

尊者賓頭盧答言：「如佛所說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知所見，為比丘說：『汝諸比丘！若見宿人，當作母想；見中間者，作姊妹想；見幼稚者，當作女想。以是因緣，年少比丘於此法、律，出家未久，安隱樂住，諸根敷悅，顏貌清淨，膚色鮮白，樂靜少動，任他而活，野獸其心，堪能盡壽，修持梵行，純一清淨。』」

婆蹉王優陀延那語尊者賓頭盧言：「今諸世間貪求之心，若見宿人，而作母想；見中年者，作姊妹想；見幼稚者，而作女想。當於爾時，心亦隨起，貪欲燒燃、瞋恚燒燃、愚癡燒燃，要當更有勝因緣不？」

尊者賓頭盧語婆蹉王優陀延那：「更有因緣，如世尊說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知所見，為比丘說：『此身從足至頂，骨幹肉塗，覆以薄皮，種種不淨充滿其中；周遍觀察，髮、毛、爪、齒、塵垢、流涎、皮、肉、白骨、筋、脈、心、肝、肺、脾、腎、腸、肚、生藏、熟藏、胞、淚、汗、涕、沫、肪、脂、髓、痰、癢、膿、血、腦、汁、尿、溺。』大王！此因此緣故，年少比丘於此法、律，出家未久，安隱樂住，乃至純一滿淨。」

婆蹉王優陀延那語尊者賓頭盧：「人心飄疾，若觀不淨，隨淨想現。頗更有因緣，令年少比丘於此法、律，出家未久，安隱樂住，乃至純一滿淨不？」

尊者賓頭盧言：「大王！有因有緣，如世尊說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所知所見，告諸比丘：『汝等應當守護根門，善攝其心。若眼見色時，莫取色相，莫取隨形好，增上執持。若於眼根不攝斂住，則世間貪、愛、惡不善法則漏其心，是故此等當受持眼律儀。耳聲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觸、意法亦復如是。乃至受持意律儀。』」

爾時，婆蹉王優陀延那語尊者賓頭盧：「善哉！善說法，乃至受持諸根律儀。尊者賓頭盧！我亦如是，有時不守護身，不持諸根律儀，不一其念，入於宮中，其心極生貪欲熾燃、愚癡燒燃；正使閑房獨處，亦復三毒燒燃其心，況復宮中！又我有時善護其身，善攝諸根，專一其念，入於宮中，貪欲、恚、癡不起燒燃其心，於內宮中尚

不燒身，亦不燒心，況復閑獨！以是之故，此因此緣，能令年少比丘於此法、律，出家未久，安隱樂住，乃至純一滿淨。」

時，婆蹉王優陀延那聞尊者賓頭盧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去。

### (一一六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拘睺彌國瞿師羅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手故知有取捨，有足故知有往來，有關節故知有屈伸，有腹故知有飢渴。如是，比丘！有眼故眼觸因緣生受，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」

「諸比丘！若無手則不知取捨，若無足則不知往來，若無關節則不知有屈伸，若無腹則不知有飢渴。如是，諸比丘！若無眼則無眼觸因緣生受，內覺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一六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拘睺彌國瞿師羅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有河中草，有龜於中住止。時，有野干飢行覓食，遙見龜蟲，疾來提取。龜蟲見來，即便藏六，野干守伺，冀出頭足，欲取食之。久守，龜蟲永不出頭，亦不出足；野干飢乏，瞋恚而去。」

「諸比丘！汝等今日亦復如是。知魔波旬常伺汝便，冀汝眼著於色、耳聞聲、鼻嗅香、舌嘗味、身覺觸、意念法，欲令出生染著六境。是故，比丘！汝等今日常當執持眼律儀住，執持眼根律儀住，惡魔波旬不得其便，隨出隨緣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於其六根若出若緣，不得其便，猶如龜蟲，野干不得其便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龜蟲畏野干，    藏六於殼內，  
比丘善攝心，    密藏諸覺想。  
不依不怖彼，    覆心勿言說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一六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拘睺彌國瞿師羅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[麩-夫+黃]麥著四衢道頭，有六壯夫執杖共打，須與塵碎，有第七人執杖重打。諸比丘！於意云何？如[麩-夫+黃]麥聚，六人共打，七

人重打，當極碎不？」

諸比丘白佛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如是愚癡士夫六觸入處之所搥打。何等為六？謂眼觸入處，常所搥打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入處，常所搥打，彼愚癡士夫為六觸入處之所搥打，猶復念求當來世有，如第七人重打令碎。

「比丘！若言是我，是則動搖；言是我所，是則動搖。未來當有，是則動搖；未來當無，是則動搖。當復有色，是則動搖；當復無色，是則動搖。當復有想，是則動搖；當復無想，是則動搖；當復非有想非無想，是則動搖。動搖故病，動搖故癱，動搖故刺，動搖故著。正觀察動搖故苦者，得不動搖心，多修習住，繫念正知。

「如動搖。如是思量虛誑，有行因愛。言我，是則為愛；言我所，是則為愛。言當來有，是則為愛；言當來無，是則為愛。當有色，是則為愛；當無色，是則為愛。當有想，是則為愛；當無想，是則為愛；當非想非非想，是則為愛。愛故為病，愛故為癱，愛故為刺。若善思觀察愛生苦者，當多住離愛心，正念正智。

「諸比丘！過去世時，阿修羅與軍與帝釋鬪。時，天帝釋告三十三天：『今日諸天、阿修羅苦戰，若諸天勝，阿修羅不如者，當生執阿修羅，縛以五繫，送還天宮。』阿修羅語其眾言：『今阿修羅軍與諸天戰，若阿修羅勝，諸天不如者，當生執帝釋，縛以五繫，還歸阿修羅宮。』當其戰爭，諸天得勝，阿修羅不如。時，三十三天生執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縛以五繫，還歸天宮。

「爾時，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身被五繫，置於正法殿上，以種種天五欲樂而娛樂之。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作是念：『唯阿修羅賢善聰慧，諸天雖善，我今且當還歸阿修羅宮。』作是念時，即自見身被五繫縛，諸天五欲自然化沒。

「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復作是念：『諸天賢善，智慧明徹，阿修羅雖善，我今且當住此天宮。』作是念時，即自見身五縛得解，諸天五欲自然還出。

「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乃至有如是微細之縛，魔波旬縛轉細。於是心動搖時，魔即隨縛；心不動搖，魔即隨解。是故，諸比丘！多住不動搖心，正念正智，應當學！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一一六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拘睺彌國瞿師羅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有比丘、比丘尼，眼色識因緣生，若欲、若貪、若昵、若念、若決定著處，於彼諸心善自防護。所以者何？此等皆是恐懼之道，有礙、有難，此惡人所依，非善人所依，是故應自防護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譬如

田夫有好田苗，其守田者懶惰放逸，欄牛噉食；愚癡凡夫亦復如是。六觸入處，乃至放逸亦復如是。

「若好田苗，其守田者心不放逸，欄牛不暴，設復入田，盡驅令出；所謂若心、若意、若識，多聞聖弟子於五欲功德善自攝護，盡心令滅。若好田苗，其守護田者不自放逸，欄牛入境，左手牽鼻，右手執杖，遍身搥打，驅出其田。諸比丘！於意云何？彼牛遭苦痛已，從村至宅，從宅至村，復當如前過食田苗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所以者何？憶先入田遭捶杖苦故。」

「如是，比丘！若心、若意、若識，多聞聖弟子於六觸入處極生厭離、恐怖，內心安住，制令一意。諸比丘！過去世時，有王聞未曾有好彈琴聲，極生愛樂，耽湎染著，問諸大臣：『此何等聲？甚可愛樂！』大臣答言：『此是琴聲。』語大臣：『取彼聲來。』大臣受教，即往取琴來，白言：『大王！此是琴作好聲者。』王語大臣：『我不用琴，取其先聞可愛樂聲來。』大臣答言：『如此之琴，有眾多種具，謂有柄、有槽、有麗、有絃、有皮，巧方便人彈之，得眾具因緣乃成音聲，非不得眾具而有音聲，前所聞聲，久已過去，轉亦盡滅，不可持來。』

「爾時，大王作是念言：『咄！何用此虛偽物為？世間琴者是虛偽物，而令世人耽湎染著；汝今持去，片片析破，棄於十方。』大臣受教，析為百分，棄於處處。如是，比丘！若色、受、想、思、欲，知此諸法無常、有為、心因緣生，而便說言：『是我、我所。』彼於異時，一切悉無。諸比丘！應作如是平等正智，如實觀察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一七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拘睢彌國瞿師羅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如癩病人，四體瘡壞，入茅荻中，為諸刺葉針刺所傷，倍增苦痛；如是愚癡凡夫六觸入處受諸苦痛亦復如是。如彼癩人，為草葉針刺所傷，膿血流出；如是愚癡凡夫，其性弊暴，六觸入處所觸則起瞋恚，惡聲流出，如彼癩人。所以者何？愚癡無聞凡夫心如癩瘡。」

「我今當說律儀、不律儀。云何律儀？云何不律儀？愚癡無聞凡夫眼見色已，於可念色而起貪著，不可念色而起瞋恚，於彼次第隨生眾多覺想相續，不見過患；復見過患，不能除滅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比丘！是名不律儀。云何律儀？多聞聖弟子若眼見色，於可念色不起欲想，不可念色不起恚想，次第不起眾多覺想相續住，見色過患；見過患已，能捨離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是名律儀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
## (一一七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拘睺彌國瞿師羅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士夫遊空宅中，得六種眾生。一者得狗，即執其狗，繫著一處。次得其鳥，次得毒蛇，次得野干，次得失收摩羅，次得獼猴。得斯眾生，悉縛一處。其狗者，樂欲入村。其鳥者，常欲飛空。其蛇者，常欲入穴。其野干者，樂向塚間。失收摩羅者，長欲入海。獼猴者，欲入山林。此六眾生悉繫一處，所樂不同，各各嗜欲到所安處，各各不相樂於他處；而繫縛故，各用其力，向所樂方，而不能脫。

「如是六根種種境界，各各自求所樂境界，不樂餘境界。眼根常求可愛之色，不可意色則生其厭。耳根常求可意之聲，不可意聲則生其厭。鼻根常求可意之香，不可意香則生其厭。舌根常求可意之味，不可意味則生其厭。身根常求可意之觸，不可意觸則生其厭。意根常求可意之法，不可意法則生其厭。此六種根種種行處，種種境界，各各不求異根境界。此六種根其有力者，堪能自在，隨覺境界。如彼士夫繫六眾生於其堅柱，正出用力隨意而去，往反疲極，以繩繫故，終依於柱。

「諸比丘！我說此譬，欲為汝等顯示其義。六眾生者，譬猶六根；堅柱者，譬身念處。若善修習身念處，有念、不念色，見可愛色則不生著，不可愛色則不生厭；耳聲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觸、意法，於可意法則不求欲，不可意法則不生厭。是故，比丘！當勤修習，多住身念處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
## (一一七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拘睺彌國瞿師羅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有四虻蛇，凶惡毒虐，盛一篋中。時，有士夫聰明不愚，有智慧，求樂厭苦，求生厭死。時，有一士夫語向士夫言：『汝今取此篋盛毒蛇，摩拭洗浴，恩親養食，出內以時。若四毒蛇脫有惱者，或能殺汝，或令近死，汝當防護。』爾時，士夫恐怖馳走。『忽有五怨，拔刀隨逐，要求欲殺，汝當防護。』爾時，士夫畏四毒蛇及五拔刀怨，驅馳而走。

「人復語言：『士夫！內有六賊，隨逐伺汝，得便當殺，汝當防護。』爾時，士夫畏四毒蛇、五拔刀怨及內六賊，恐怖馳走，還入空村，見彼空舍，危朽腐毀，有諸惡物，捉皆危脆，無有堅固。

「人復語言：『士夫！是空聚落當有群賊，來必奄害汝。』爾時，士夫畏四毒蛇、五拔刀賊、內六惡賊、空村群賊，而復馳走。忽爾道路臨一大河，其水浚急，但見

此岸有諸怖畏，而見彼岸安隱快樂，清涼無畏，無橋船可渡得至彼岸，作是思惟：『我取諸草木，縛束成棧，手足方便，渡至彼岸。』作是念已，即拾草木，依於岸傍，縛束成棧，手足方便，截流橫渡。

「如是士夫免四毒蛇、五拔刀怨、六內惡賊，復得脫於空村群賊，渡於浚流，離於此岸種種怖畏，得至彼岸安隱快樂。我說此譬，當解其義。比丘！篋者，譬此身色麤四大，四大所造精血之體，穢食長養，沐浴衣服，無常變壞危脆之法。毒蛇者，譬四大——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風界。地界若諍，能令身死，及以近死；水、火、風諍亦復如是。五拔刀怨者，譬五受陰。六內賊者，譬六愛喜。空村者，譬六內入。善男子！觀察眼入處，是無常變壞，執持眼者，亦是無常虛偽之法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入處亦復如是。空村群賊者，譬外六入處。眼為可意、不可意色所害；耳聲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觸、意，為可意、不可意法所害。浚流者，譬四流——欲流、有流、見流、無明流。河者，譬三愛——欲愛、色愛、無色愛。此岸多恐怖者，譬有身。彼岸清涼安樂者，譬無餘涅槃。棧者，譬八正道。手足方便截流渡者，譬精進勇猛到彼岸。婆羅門住處者，譬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。

「如是，比丘！大師慈悲安慰弟子，為其所作；我今已作，汝今亦當作其所作，於空閑樹下，房舍清淨，敷草為座，露地、塚間，遠離邊坐，精勤禪思，慎莫放逸，令後悔恨！此則是我教授之法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
### (一一七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拘睺彌國瞿師羅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多聞聖弟子於一切苦法集、滅、味、患、離如實知見，見五欲猶如火坑。如是觀察五欲已，於五欲貪、欲愛、欲念、欲著不永覆心，知其欲心行處、住處，而自防閉；行處、住處逆防閉已，隨其行處、住處，世間貪、憂、惡不善法不漏其心。

「云何名為多聞聖弟子於一切苦法集、滅、味、患、離如實知見？多聞聖弟子於此苦聖諦如實知，此苦集、此苦滅、此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，是名多聞聖弟子於一切苦法集、滅、味、患、離如實知見。

「云何多聞聖弟子見五欲如火坑，乃至世間貪、憂、惡不善法不永覆心？譬如近一聚落，邊有深坑，滿中盛火，無有烟焰。時，有士夫不愚不癡，聰明黠慧，樂樂厭苦，樂生惡死。彼作是念：『此有火坑，滿中盛火，我若墮中，必死無疑。』於彼生遠、思遠、欲遠。如是多聞聖弟子見五欲如火坑，乃至世間貪、憂、惡不善法不永覆心；若行處、住處逆防逆知，乃至世間貪、憂、惡不善法不漏其心。

「譬如聚落邊有[木\*奈]林，多諸棘刺，時，有士夫入於林中，有所營作。入林中已，前後左右上下盡有棘刺。爾時，士夫正念而行、正念來去、正念明目、正念端視、正念屈身。所以者何？莫令利刺傷壞身故。多聞聖弟子亦復如是，若依聚落城邑而住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村乞食，善護其身，善執其心，正念安住、正念而行、正念明目、正念觀察。所以者何？莫令利刺傷聖法、律。

「云何利刺傷聖法、律？謂可意愛念之色，是名利刺傷聖法、律。云何是可意愛念之色傷聖法、律？謂五欲功德，眼識色生愛念，長養欲樂；耳識聲、鼻識香、舌識味、身識觸生愛念，長養欲樂，是名可愛念色傷聖法、律；是名多聞聖弟子所行處、所住處逆防逆知，乃至不令世間貪、憂、不善法以漏其心。

「或時多聞聖弟子生於正念，生惡不善覺，長養欲、長養恚、長養癡，是鈍根；多聞聖弟子雖起集滅，以欲覆心。譬如鐵丸，燒令極熱，以少水灑，尋即乾消，如是多聞聖弟子鈍根生念，尋滅如是。多聞聖弟子如是行，如是住。若王、大臣若親往詣其所，請以俸祿，語言：『男子！何用刈髮，執持瓦器，身著袈裟，家家乞食為？不如安慰服五欲樂，行施作福。』云何？比丘！多聞聖弟子，國王、大臣、諸親檀越請以俸祿，彼當還戒退滅以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。所以者何？多聞聖弟子於一切苦法集、滅、味、患、離如實知見故，見火坑，譬五欲，乃至世間貪、憂、惡不善法不永覆心，行處、住處逆防逆知，乃至世間貪、憂、惡不善法不漏其心。若復為國王、大臣、親族請以俸祿，還戒退滅，無有是處！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彼多聞聖弟子其心長夜臨趣、流注、浚輸，向於遠離，向於離欲，而於涅槃，寂靜捨離，樂於涅槃；於有漏處，寂滅清涼。若為國王、長者、親族所請，還戒退滅者，無有是處！餘得大苦。譬如恒河，長夜臨趣、流注、浚輸東方，多眾斷截，欲令臨趣、流注、浚輸西方，寧能得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能。世尊！所以者何？恒水長夜流注東方，欲令西流，未而可得，彼諸大眾徒辛苦耳！如是多聞聖弟子長夜臨趣、流注、浚輸，向於遠離，乃至欲令退滅，無有是處，徒辛苦耳！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
### (一一七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阿毘闍恒水邊。時，有比丘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為我說法，我聞法已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：『所以族姓子刈除鬚髮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於上增修梵行，見法自知作證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』」

爾時，世尊觀察水，見恒水中有一大樹，隨流而下，語彼比丘：「汝見此恒水中大樹流不？」

答言：「已見。世尊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此大樹不著此岸，不著彼岸，不沈水底，不闕洲渚，不入洄瀆，人亦不取，非人不取，又不腐敗，當隨水流，順趣、流注、浚輸大海不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佛言：「比丘亦復如是。亦不著此岸，不著彼岸，不沈水底，不闕洲渚，不入洄瀆，人亦不取，非人不取，又不腐敗，臨趣、流注、浚輸涅槃。」

比丘白佛：「云何此岸？云何彼岸？云何沈沒？云何洲渚？云何洄瀆？云何人取？云何非人取？云何腐敗？善哉世尊！為我廣說，我聞法已，當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此岸者，謂六入處。彼岸者，謂六外入處。人取者，猶如有一習近俗人及出家者，若喜、若憂、若苦、若樂，彼彼所作，悉與共同，始終相隨，是名人取。非人取者，猶如有人願修梵行，我今持戒、苦行、修諸梵行，當生在處，在處天上，是非人取。洄瀆者，猶如有一還戒退轉。腐敗者，犯戒行惡不善法，腐敗寡聞，猶莠稗、吹貝之聲，非沙門為沙門像，非梵行為梵行像。如是，比丘！是名不著此彼岸，乃至浚輸涅槃。」

時，彼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時，彼比丘獨一靜處，思惟佛所說水流大樹經教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，得阿羅漢。

時，有牧牛人，名難屠，去佛不遠，執杖牧牛。比丘去已，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於一面住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堪能著此岸，不著彼岸，不沈沒，不闕洲渚，非人所取，不非人取，不入洄瀆，亦不腐敗，我得於世尊正法、律中出家修梵行不？」

佛告牧牛者：「汝送牛還主不？」

牧牛者言：「諸牛中悉有犢牛，自能還歸，不須送也，但當聽我出家學道。」

佛告牧牛者：「牛雖能還家，汝今已受食人衣食，要當還報其家主。」

時，牧牛者聞佛教已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時，尊者舍利弗在此會中，牧牛者去不久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難屠牧牛者求欲出家，世尊何故遣還歸家？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難屠牧牛者若還住家受五欲者，無有是處！牛付主人已，輒自當還，於此法，律出家學道，淨修梵行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，得阿羅漢。」

時，難屠牧牛者以牛付主人已，還至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牛已付主，聽我於正法、律出家學道。」



佛告難屠牧牛者：「汝得於此法、律出家、受具足，得比丘分。」

出家已，思惟：「所以族姓子刳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增修梵行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」成阿羅漢。

### (一一七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異比丘獨處坐禪，作是思惟：「比丘云何知、云何見，得見清淨？」作是念已，詣諸比丘，語諸比丘言：「諸尊比丘！云何知、云何見，令見清淨？」

比丘答言：「尊者！於六觸入處集滅、味、患、離如實正知。比丘！作如是知、如是見者，得見清淨。」

是比丘聞彼比丘記說，心不歡喜，復詣餘比丘所，問彼比丘言：「諸尊比丘！云何知、云何見，得見清淨？」

彼比丘答言：「於六界集、滅、味、患、離如實正知。如是，比丘！如是知、如是見，得見清淨。」

時，比丘聞其記說，心亦不喜，復詣餘比丘，作是問言：「比丘！云何知、云何見，得見清淨？」

彼比丘答言：「於五受陰觀察，如病、如癰、如刺、如殺，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；作如是知、如是見，得見清淨。」

是比丘聞諸比丘記說，心亦不喜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獨靜思惟：『比丘云何知、云何見，得見清淨？』作是念已，詣諸比丘，三處所說，具白世尊，我聞彼說，心不歡喜，來詣世尊。故以此義請問世尊：『比丘云何知、云何見，得見清淨？』」

佛告比丘：「過去世時，有一士夫，未曾見緊獸，往詣曾見緊獸者，問曾見緊獸士夫言：『汝知緊獸不？』答言：『知。』復問：『其狀云何？』答言：『其色黑如火燒柱。』當彼見時，緊獸黑色，如火燒柱。

「時，彼士夫聞緊獸黑色如火燒柱，不大歡喜，復更詣一曾見緊獸士夫，復問彼言：『汝知緊獸不？』彼答言：『知。』復問：『其狀云何？』彼曾見緊獸士夫答言：『其色赤而開敷，狀似肉段。』彼人見時，緊獸開敷，實似肉段。

「是士夫聞彼所說，猶復不喜，復更詣餘曾見緊獸士夫，問：『汝知緊獸不？』答言：『知。』復問：『其狀云何？』答言：『毳毳下垂，如尸利沙果。』

「是人聞已，心復不喜，復行問餘知緊獸者，問：『汝知緊獸不？』彼答言：『知。』又問：『其狀云何？』彼復答言：『其葉青、其葉滑、其葉長廣，如尼拘婁陀樹。』如彼士夫問其緊獸，聞則不喜，處處更求，而彼諸人見緊獸者，隨時所見，而

為記說，是故不同。

「如是，諸比丘！若於獨處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所因思惟法不起諸漏，心得解脫，隨彼所見，而為記說。汝今復聽我說譬，其智者以譬喻得解。

「譬如有邊國王，善治城壁，門下堅固，交道平正，於四城門置四守護，悉皆聰慧，知其來去。當其城中，有四交道，安置床榻，城主坐上。若東方使來，問守門者：『城主何在？』彼即答言：『主在城中四交道頭，床上而坐。』彼使聞已，往詣城主，受其教令，復道而還。南、西、北方遠使來人，問守門者：『城主何在？』彼亦答言：『在其城中四交道頭。』彼使聞已，悉詣城主，受其教令，各還本處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我說斯譬，今當說義。所謂城者，以譬人身麤色，如篋毒蛇譬經說。善治城壁者，謂之正見。交道平正者，謂內六入處。四門者，謂四識住。四守門者，謂四念處。城主者，謂識受陰。使者，謂正觀。如實言者，謂四真諦。復道還者，以八聖道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若大師為弟子所作，我今已作，以哀愍故，如篋毒蛇譬經說。」

爾時，比丘聞佛說已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增修梵行，乃至不受後有，成阿羅漢。

### (一一七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世尊釋氏人間遊行，至迦毘羅衛國，住尼拘婁陀園。

爾時，迦毘羅衛釋氏作新講堂，未有諸沙門、婆羅門、釋迦年少及諸人民在中住者，聞世尊來至釋氏迦毘羅衛人間遊行，住尼拘婁陀園，論苦樂義。此堂新成，未有住者，可請世尊與諸大眾於中供養，得功德福報，長夜安隱，然後我等當隨受用。作是議已，悉共出城，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

爾時，世尊為諸釋氏演說要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默然而住。

時，諸釋氏從座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釋氏新作講堂，未有住者，今請世尊及諸大眾於中供養，得功德福利，長夜安隱，然後我等當隨受用。」爾時，世尊默然受請。

時，諸釋氏知世尊受請已，稽首佛足，各還其所，即以其日，以車輿經紀，運其器具，莊嚴新堂，敷置床座，軟草布地，備香油燈。眾事辦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白言：「眾事辦已，惟聖知時。」

爾時，世尊與諸大眾前後圍繞，至新堂外，洗足已，然後上堂，於中柱下，東向而坐。時，諸比丘亦洗足已，隨入講堂，於世尊後，西面東向，次第而坐。時，諸釋氏即於東面西向而坐。

爾時，世尊為諸釋氏廣說要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語諸釋氏：「瞿曇！初夜已過，於時可還迦毘羅越。」時，諸釋氏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爾時，世尊知釋氏去已，告大目犍連：「汝當為諸比丘說法，我今背疾，當自消息。」時，大目犍連默然受教。

爾時，世尊四褻鬱多羅僧安置脇下，卷髮僧伽梨，置於頭下，右脇而臥，屈膝累足，係念明相，作起想思惟。

爾時，大目犍連語諸比丘：「佛所說法，初、中、後善，善義善味，純一滿淨，清白梵行。我今當說漏、不漏法，汝等諦聽！云何為漏法？愚癡無聞凡夫眼見色已，於可念色而起樂著，不可念色而起憎惡，不住身念處，於心解脫、慧解脫無少分智，而起種種惡不善法，不無餘滅，不無餘永盡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比丘！如是者，天魔波旬往詣其所，伺其虛短，於其眼色，即得其闕；耳聲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觸、意法亦復如是，即得其闕。

「譬如枯乾草積，四方火起，尋時即燒。如是，比丘！於其眼色，天魔波旬即得其闕。如是，比丘！不勝於色，於耳聲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觸、意法，受制於法，不能勝法，不勝色，不勝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亦復不勝意不善法、諸煩惱熾然苦報，及未來世生、老、病、死。諸尊！我從世尊親受於此諸有漏法，是名有漏法經。

「云何無漏法經？多聞聖弟子眼見色，於可念色不起樂著，不可念色不起憎惡，繫念而住，無量心解脫、慧解脫如實知，於彼已起惡不善法無餘滅盡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

「如是像類比丘，弊魔波旬往詣其所，於其眼色伺求其短，不得其短；於耳聲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觸、意法伺求其短，不得其短。譬如樓閣，墻壁牢固，窗戶重閉，泥塗厚密，四方火起，不能燒然。斯等比丘亦復如是，弊魔波旬往詣其所，伺求其短，不得其短。如是比丘能勝彼色，不為彼色之所勝也；勝於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不為彼法之所勝也。若勝於色，勝於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已，亦復勝於惡不善法、煩惱熾燃苦報，及未來世生、老、病、死。我親從世尊面受此法，是名無漏法經。」

爾時，世尊知大目犍連說法竟，起正身坐，繫念在前，告大目犍連：「善哉！善哉！目犍連！為人說此經法，多所饒益，多所過度，長夜安樂諸天世人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汝當受持漏、無漏法經，廣為人說。所以者何？義具足故，法具足故，梵行具足故，開發神通，正向涅槃；乃至信心善男子，在家、出家，當受持讀誦，廣為人說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(一一七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灰河，南岸極熱，多諸利刺，在於闇處，眾多罪人在於河中隨流漂沒。中有一人，不愚不癡，聰明黠慧，樂樂厭苦，樂生厭死，作如是念：『我今何緣在此灰河，南岸極熱，又多利刺，在闇冥處隨流漂沒？我當以手足方便，逆流而上。』漸見小明。其人默念：『今已疾強見此小明。』復運手足，勤加方便，遂見平地，即住於彼，觀察四方，見大石山，不斷不壞，亦不穿穴，即登而上。復見清涼八分之水，所謂冷、美、輕、軟、香、淨，飲時不噎，咽中不闕。飲已安身，即入其中，若浴若飲，離諸惱熱。

「然後復進大山上，見七種華，謂優鉢羅華、鉢曇摩華、拘牟頭華、分陀利華、修提提華、彌離頭提提花、阿提目多花。聞花香已，復上石山，見四層階堂，即坐其上；見五柱帳，即入其中，斂身正坐，種種枕褥，散花遍布，莊嚴妙好；而於其中自恣坐臥，涼風四湊，令身安隱，坐高林下，高聲唱言：『灰河眾生諸賢正士！如彼灰河，南岸極熱，多諸利刺，其處闇冥，求出於彼。』

「河中有聞聲者，乘聲問言：『何方得出？從何處出？』其中有言：『汝何須問何處得出？彼喚聲者亦自不知、不見從何而出，彼亦當復在此灰河，南岸極熱，多諸利刺，於闇冥中隨流來下，用問彼為？』

「如是，比丘！我說此譬，今當說義。灰者，謂三惡不善覺。云何三？欲覺、恚覺、害覺。河者，謂三愛——欲愛、色愛、無色愛。南岸極熱者，謂內、外六入處。多諸利刺者，謂五欲功德。闇冥處者，謂無明障閉慧眼。眾多者，謂愚癡凡夫。流，謂生死河。中有一人不愚不癡者，謂菩薩摩訶薩。手足方便，逆流上者，謂精勤修學。微見小明者，謂得法忍。得平地者，謂持戒。觀四方者，謂見四真諦。大石山者，謂正見。八分水者，謂八聖道。七種花者，謂七覺分。四層堂者，謂四如意足。五柱帳者，謂信等五根。正身坐者，謂無餘涅槃。散花遍布者，謂諸禪、解脫、三昧、正受。自恣坐臥者，謂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。四方風吹者，謂四增心見法安樂住。舉聲唱喚者，謂轉法輪。彼有人問『諸賢正士何處去？何處出』者，謂舍利弗、目犍連等諸賢坐比丘。於中有言『汝何所問？彼亦不知不見有所出處，彼亦當復於此灰河，南岸極熱，多諸利刺，於闇冥處隨流來下』者，謂六師等諸邪見輩，所謂富蘭那迦葉、末伽梨瞿舍梨子、散闍耶毘羅胝子、阿耆多枳舍欽婆羅、伽拘羅迦氈延、尼犍連陀闍提弗多羅，及餘邪見輩。如是，比丘！大師為諸聲聞所作，我今已作，汝今當作所作，如前篋毒蛇說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雜阿含經卷第四十三

## 雜阿含經卷第四十四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一一七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彌締羅國菴羅園中。

時，有婆四吒婆羅門尼，有六子相續命終，念子發狂，裸形被髮，隨路而走，至彌締羅菴羅園中。

爾時，世尊無量大眾圍繞說法，婆四吒婆羅門尼遙見世尊，見已，即得本心，慚愧羞恥，斂身蹲坐。

爾時，世尊告尊者阿難：「取汝鬱多羅僧與彼婆四吒婆羅門尼，令著聽法。」尊者阿難即受佛教，取衣令著。

時，婆羅門尼得衣著已，至於佛前，稽首禮佛，退坐一面。

爾時，世尊為其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如佛常法，說法次第，乃至信心清淨，受三自歸，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彼婆四吒優婆夷於後時，第七子忽復命終，彼優婆夷都不啼哭憂悲惱苦。時，婆四吒優婆夷夫說偈而告婆四吒優婆夷言：

「先諸子命終，    念子生憂苦，  
晝夜不飲食，    乃至發狂亂。  
今喪弟七子，    而不生憂苦？」

婆四吒優婆夷即復說偈答其夫言：

「兒孫有千數，    因緣和合生，  
長夜遷過去，    我與君亦然。  
子孫及宗族，    其數無限量，  
彼彼所生處，    更互相殘食。  
若知生要者，    何足生憂苦？  
我已知出離，    生死存亡相，  
不復生憂苦，    入佛正教故。」

時，婆四吒優婆夷夫說偈歎曰：

「未曾所聞法，    而今聞汝說，  
何處聞說法，    不念子憂悲？」

婆四吒優婆夷說偈答言：

「今日等正覺，    在彌絺羅國，  
菴羅樹園中，    永離一切苦，  
演說一切苦、    苦習、苦寂滅、  
賢聖八正道，    安隱趣涅槃！  
則是我大師，    深樂其正教。  
我已知正法，    能開子憂苦。」

其夫婆羅門復說偈言：

「我今亦當往，    彌絺菴羅園，  
彼世尊亦當，    開我子憂苦。」

優婆夷復說偈言：

「當觀等正覺，    柔軟金色身；  
不調者能調，    廣度海流人。」

爾時，婆羅門即嚴駕乘於馬車，詣彌絺羅菴羅園。遙見世尊，轉增信樂，詣大師前。

彼時，大師即為說偈，開其法眼，苦、習、滅、道，正向涅槃。彼即見法，成無間等。既知法已，請求出家。

時，婆羅門即得出家，獨靜思惟，乃至得阿羅漢。世尊記說：「於第三夜，逮得三明。」得三明已，佛即告之：「命遣御者乘車還家，告婆四吒優婆夷，令發隨喜，語言：『婆羅門往見世尊，得淨信心，奉事大師，即為說法，為開法眼，見苦聖諦、苦集、苦滅、賢聖八道，安趣涅槃，成無間等。既知法已，即求出家。世尊記說：『於第三夜，具足三明。』』」

時，彼御者奉教疾還。時，婆四吒優婆夷遙見御者空車而還。即遙問言：「婆羅門為見佛不？佛為說法，開示法眼，見聖諦不？」

御者白言：「婆羅門已見世尊，得淨信心，奉事大師，為開法眼，說四聖諦，成無間等。既知法已，即求出家，專精思惟。世尊記說：『於第三夜，具足三明。』」

時，優婆夷心即隨喜，語御者言：「車馬屬汝，加復賜汝金錢一千，已汝傳信言：『婆羅門宿闍諦，已得三明。』令我歡喜故。」

御者白言：「我今何用車馬金錢為？車馬金錢還優婆夷，我今當還婆羅門所，隨彼出家。」

優婆夷言：「汝意如此，便可速還。不久亦當如彼所得，具足三明，隨後出家。」

御者白言：「如是，優婆夷！如彼出家，我亦當然。」

優婆夷言：「汝父出家，汝隨出家，我今不久亦當隨去。如空野大龍，乘虛而遊，其餘諸龍、龍子、龍女悉皆隨去，我亦如是，執持衣鉢，易養易滿。」御者白言

：「優婆夷！若如是者，所願必果，不久當見優婆夷少欲知足，執持衣鉢，人所棄者，乞受而食，刳髮染衣，於陰、界、入斷除愛欲，離貪繫縛，盡諸有漏。」

彼婆羅門及其御者、婆四吒優婆夷、優婆夷女孫陀槃梨，悉皆出家，究竟苦邊。

### (一一七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毘舍離國大林精舍。

時，有毘梨耶婆羅豆婆遮婆羅門，晨朝買牛，未償其價，即日失牛，六日不見。

時，婆羅門為覓牛故，至大林精舍，遙見世尊坐一樹下，儀容挺特，諸根清淨，其心寂默，成就止觀，其身金色，光明焰照。見已，即詣其前，而說偈言：

「云何無所求，    空寂在於此，  
獨一處空閑，    而得心所樂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曰：

「若失若復得，    於我心不亂。  
婆羅門當知，    莫謂彼如我，  
心計於得失，    其心不自在。」

時，婆羅門復說偈言：

「最勝梵志處，    如比丘所說；  
我今當自說，    真實語諦聽。  
沙門今定非，    晨朝失牛者，  
六日求不得，    是故安樂住。  
沙門今定非，    種殖胡麻田，  
慮其草荒沒，    是故安樂住。  
沙門今定非，    種稻田乏水，  
畏葉枯便死，    是故安樂住。  
沙門今定無，    寡女有七人，  
悉養孤遺子，    是故安樂住。  
沙門今定無，    七不愛念子，  
放逸多負債，    是故安樂住。  
沙門今定無，    債主守其門，  
求索長息財，    是故安樂住。  
沙門今定無，    七領重臥具，  
憂勤擇諸蟲，    是故安樂住。  
沙門今定無，    赤眼黃髮婦，

晝夜聞惡聲，    是故安樂住。  
沙門今定無，    空倉群鼠戲，  
常憂其羸乏，    是故安樂住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我今日定不，    晨朝失其牛，  
六日求不得，    是故安樂住。  
我今日定無，    種殖胡麻田，  
常恐其荒沒，    是故安樂住。  
我今日定無，    種稻田乏水，  
畏葉便枯死，    是故安樂住。  
我今日定無，    寡女有七人，  
悉養孤遺子，    是故安樂住。  
我今日定無，    七不愛念子，  
放逸多負債，    是故安樂住。  
我今日定無，    債主守其門，  
求索長息財，    是故安樂住。  
我今日定無，    七領重臥具，  
憂勤擇諸蟲，    是故安樂住。  
我今日定無，    黃頭赤眼婦，  
晝夜聞惡聲，    是故安樂住。  
我今日定無，    空倉群鼠戲，  
常憂其羸乏，    是故安樂住。  
不捨念不念，    眾生安樂住，  
斷欲離恩愛，    而得安樂住。」

爾時，世尊為精進婆羅豆婆遮婆羅門種種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，如佛常法，次第說法，布施、持戒，乃至於正法中，心得無畏。即從座起，合掌白佛：「我今得於正法、律出家學道，成比丘分，修梵行不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汝今可得於正法、律出家、受具足，修諸梵行，乃至得阿羅漢，心善解脫。」

爾時，精進婆羅豆婆遮婆羅門得阿羅漢，緣自覺知，得解脫樂，而說偈言：

「我今甚欣樂，    大仙法之上，  
得離貪欲樂，    不生見於佛。」



## ( 一一八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娑羅樹林婆羅門聚落。爾時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鉢，入婆羅門聚落乞食，有非時雲起。

爾時，世尊作是念：「我今當往婆羅門聚落婆羅長者大會堂中。」作是念已，即往向彼大會堂所。

時，婆羅門長者悉集堂上，遙見世尊，共相謂言：「彼刳頭沙門竟知何法？」

爾時，世尊告彼婆羅聚落婆羅門長者言：「諸婆羅門有知法者，有不知者；剎利長者亦有知法者，有不知法者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非朋欲勝朋，    王不伏難伏，  
妻不求勝夫，    無子不恭父。  
無會無智者，    無智不法言，  
貪恚癡悉斷，    是則名智者。」

時，彼婆羅門長者白佛言：「善士瞿曇！善士夫可入此堂，就座而坐。」世尊坐已。即白言：「瞿曇說法，我等樂聽。」

爾時，世尊為彼大會婆羅門長者種種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復說偈言：

「愚智群聚會，    非說孰知明？  
能說寂靜道，    因說智則辯。  
說者顯正法，    建立大仙幢，  
善說為仙幢，    法為羅漢幢。」

爾時，世尊為婆羅聚落婆羅門長者建立正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從座起而去。

## ( 一一八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，至浮梨聚落，住天作婆羅門菴羅園中，尊者優波摩為侍者。

爾時，世尊患背痛，告尊者優波摩：「汝舉衣鉢已，往至天作婆羅門舍。」

時，天作婆羅門處於中堂，令梳頭者理刳鬚髮，見尊者優波摩於外門住，見已，即說偈言：

「何等刳鬚髮，    身著僧迦梨？  
住於彼門外，    為欲何所求？」

尊者優波摩說偈答言：

「羅漢世善逝，    所患背風疾，  
頗有安樂水，    療牟尼疾不？」

時，天作婆羅門以滿鉢酥、一瓶油、一瓶石蜜，使人擔持，并持暖水，隨尊者優波摩詣世尊所，以塗其體，暖水洗之，酥蜜作飲，世尊背疾即得安隱。

時，天作婆羅門晨朝早起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何言婆羅門？    施何得大果？  
何等為時施？    云何淨福田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若得宿命智，    見天定趣生，  
得盡諸有漏，    牟尼起三明，  
善知心解脫，    解脫一切貪；  
說名婆羅門，    施彼得大果，  
施彼為時施，    隨所欲福田。」

時，天作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一一八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，於一夜時，住止娑羅林中。

時，有一婆羅門，去娑羅林不遠，營作田業。晨朝起作，至娑羅林中，遙見世尊坐一樹下，儀容端正，諸根清淨，其心寂定，具足成就第一止觀，其身金色，光明徹照。見已，往詣其所，白言：「瞿曇！我近在此經營事業，故樂此林。瞿曇於此有何事業，樂此林中？」復說偈言：

「比丘於此林，    為何事業故，  
獨一守空閑，    樂於此林中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曰：

「無事於此林，    林根久已斷，  
於林離林脫，    禪思不樂斷。」

時，彼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一一八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，夜宿一娑羅林中。

時，有一婆羅門，近彼林側，與五百年少婆羅門共。彼婆羅門常稱歎欽想：「欲見世尊，何時遊於此林，我因得見遇，問所疑，頗有閑暇為我記說？」

時，彼婆羅門年少弟子為採薪故，入於林中，遙見世尊坐一樹下，儀容端正，諸根寂靜，其心寂定，形若金山，光明徹照。見已，作是念：「我和上婆羅門常稱歎欽仰，欲見瞿曇，問其所疑，今此沙門瞿曇到此林中，我當疾往白和上令知。」即持薪束，疾還學堂。捨薪束已，詣和上所，白言：「和上當知，和上由來常所稱歎欽仰欲見沙門瞿曇，脫到此林，當問所疑，今日瞿曇已到此林，和上知時！」

時，婆羅門即詣世尊所，面相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而說偈言：

「獨入此恐怖，    深邃叢林中，  
堅住不傾動，    善修正勤法。  
無歌舞音樂，    寂默住空閑；  
我所未曾見，    獨樂深林者，  
欲求於世間，    自在增上主？  
為三十三天，    天上自在樂？  
何故深林中，    苦行自枯槁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若欲種種求，    諸界多種著；  
彼一切皆是，    愚癡之根本，  
如是一切求，    我久悉已吐，  
不求不諂偽，    一切無所觸。  
於一切諸法，    唯一清淨觀，  
得無上菩提，    禪思修不樂。」

婆羅門復說偈言：

「我今敬禮汝，    大寂牟尼尊，  
禪思之妙王，    覺無邊大覺；  
如來天人救，    巍巍若金山。  
解脫於叢林，    於林永不著；  
已拔深利刺，    清淨無餘跡。  
論師之上首，    言說最勝辯；  
人中雄師子，    震吼於深林。  
顯現苦聖諦、    集、滅、八正道；  
能盡眾苦聚，    乘出淨無垢。  
自脫一切苦，    濟彼苦眾生；  
安樂眾生故，    演說於正法。  
已斷於恩愛，    遠離於欲網；  
斷除於一切，    有愛之結縛。」

如水生蓮花，    塵水不染著；  
如日停虛空，    清淨無雲翳。  
善哉我今日，    至拘薩羅林，  
得見於大師，    兩足之勝尊，  
大林大精進，    得第一廣度；  
調御師之首，    敬禮無所畏。」

時，婆羅門廣說斯偈，讚歎佛已，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# (一一八四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，宿於孫陀利河側。

爾時，世尊刈髮未久，於後夜時，結跏趺坐，正身思惟，繫念在前，以衣覆頭。

時，孫陀利河側有婆羅門住止，夜起持祠，餘食不盡，時至河邊，欲求大德婆羅門以奉之。

爾時，世尊聞河邊婆羅門聲。聞已，警咳作聲，却衣現頭。

時，孫陀利河側婆羅門見佛已，作是念：「是刳頭沙門，非婆羅門。」欲持食還去。彼婆羅門復作是念：「非獨沙門是刳頭者，婆羅門中亦有刳頭，應往至彼，問其所生。」時，孫陀利河側婆羅門詣世尊所，而問之言：「為何姓生？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汝莫問所生，    但當問所行。  
刻木為鑽燧，    亦能生於火；  
下賤種姓中，    生堅固牟尼。  
智慧有慚愧，    精進善調伏，  
究竟大明際，    清淨修梵行。  
而今正是時，    應奉施餘食。」

時，孫陀利河側婆羅門復說偈言：

「我今吉良日，    求福修供養，  
遇得見大士，    三時最勝尊，  
若不見佛者，    當更施餘人。」

爾時，孫陀利河側婆羅門轉得信心，即持餘食以奉世尊，世尊不受，以說偈得故，如上因說偈而得食廣說。

孫陀利河側婆羅門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此施食當置何所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我不見諸天、魔、梵、沙門、婆羅門、天神、世人有能食此食，令身安隱者。汝持此食去著無虫水中，及少生草地。」

時，婆羅門即持此食著無虫水中，水即烟起涌沸，啾啾作聲，如燒鐵丸投之冷水，烟起涌沸，啾啾作聲。如是彼食著無虫水中，烟起涌沸，啾啾作聲。孫陀利河側婆羅門心欲恐怖，身毛皆豎，謂為災變，馳走上岸，集聚乾木，供養祠火，令息災恠。

世尊見彼集聚乾木，供養祠火，望息災恠。見已。即說偈言：

「婆羅門祠火， 焚燒乾草木，  
莫呼是淨道， 能却諸災患。  
此則惡供養， 而謂為黠慧；  
作如是因緣， 外道取修淨。  
汝今棄薪火， 起內火熾然，  
常修不放逸， 常富於供養。  
處處興淨信， 廣施設大會，  
心意為束薪， 曠恚黑烟起，  
妄語為塵味， 口舌為木杓，  
胸懷燃火處， 欲火常熾然。  
當善自調伏， 消滅士夫火，  
正信為大河， 淨戒為度濟，  
澄淨清流水， 智者之所歎！  
人中淨天德， 當於中洗浴，  
涉水不著身， 安樂度彼岸。  
正法為深淵， 福德為下濟，  
澄淨水充滿， 智者所讚嘆！  
人中天淨德， 當於中洗浴，  
涉水不著身， 安樂度彼岸。  
真諦善調御， 攝護修梵行，  
慈悲為苦行， 真實心清淨，  
沐浴以正法， 智者所稱歎。」

爾時，孫陀利河側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復道而去。

### ( 一一八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，住孫陀利河側叢林中。

時，有孫陀利河側住止婆羅門來詣佛所，面相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，問佛言：「瞿曇！至孫陀利河中洗浴不？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何用於孫陀利河中洗浴為？」

婆羅門白佛：「瞿曇！孫陀利河是濟度之數，是吉祥之數，是清淨之數，若有於中洗浴者，悉能除人一切諸惡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非孫陀利河，亦非婆休多，  
非伽耶、薩羅，如是諸河等，  
作諸惡不善，能令其清淨。  
恒河、婆休多、孫陀利河等，  
愚者常居中，不能除眾惡。  
其清淨之人，何用洗浴為？  
其清淨之人，何用布薩為？  
淨業以自淨，是生於受持，  
不殺亦不盜，不婬不妄語，  
信施除慳垢，於斯而洗浴。  
於一切眾生，常起慈悲心，  
井水以洗浴，用伽耶等為？  
內心自清淨，不待洗於外。  
下賤田舍兒，身體多污垢，  
以水洗塵穢，不能淨其內。」

爾時，孫陀利河側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而去。

### (一一八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。

時，有縈髻羅豆婆遮婆羅門，本俗人時，為佛善知識，來詣佛所，面相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而說偈言：

「外身縈髻者，是但名縈髻；  
內心縈髻者，是結縛眾生。  
今請問瞿曇，云何解縈髻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受持於淨戒，內心修正覺，  
專精勤方便，是則解縈髻。」

時，縈髻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而去。

## (一一八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。

時，有縈髻波羅豆婆遮婆羅門來詣佛所，而前問訊，相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而說偈言：

「身外縈髻者，    是但名縈髻；  
內心縈髻者，    是結縛眾生。  
我今問瞿曇，    如此縈髻者，  
云何作方便？    於何斷縈髻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眼耳及與鼻，    舌身意入處，  
於彼名及色，    滅盡令無餘。  
諸識永滅者，    於彼斷縈髻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縈髻婆羅豆婆遮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去。

## (一一八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鬱毘羅聚落尼連禪河側菩提樹下，成佛未久。

爾時，世尊獨靜思惟，作是念：「不恭敬者，則為大苦，無有次序。無他自在可畏懼者，則於大義有所退減；有所恭敬，有次序，有他自在者，得安樂住；有所恭敬，有次序，有他自在，大義滿足。頗有諸天、魔、梵、沙門、婆羅門、天神、世人中，能於我所具足戒勝、三昧勝、智慧勝、解脫勝、解脫知見勝，令我恭敬宗重，奉事供養，依彼而住？」

復作是念：「無有諸天、魔、梵、沙門、婆羅門、天神、世人能於我所戒具足勝、三昧勝、智慧勝、解脫勝、解脫知見勝，令我恭敬宗重，奉事供養，依彼而住者。唯有正法令我自覺，成三藐三佛陀者，我當於彼恭敬宗重，奉事供養，依彼而住。所以者何？過去如來、應、等正覺亦於正法恭敬宗重，奉事供養，依彼而住；諸當來世如來、應、等正覺亦於正法恭敬宗重，奉事供養，依彼而住。」

爾時，娑婆世界主梵天王知世尊心念已，如力士屈伸臂頃，從梵天沒，住於佛前，歎言：「善哉！如是，世尊！如是，善逝！懈怠不恭敬者，甚為大苦……」廣說乃至「大義滿足，其實無有諸天、魔、梵、沙門、婆羅門、天神、世人於世尊所戒具足勝、三昧勝、智慧勝、解脫勝、解脫知見勝，令世尊恭敬宗重，奉事供養，依彼而住者。唯有正法，如來自悟成等正覺，則是如來所應恭敬宗重，奉事供養，依彼而住者。所以者何？過去諸如來、應、等正覺亦於正法恭敬宗重，奉事供養，依彼而住；諸

未來如來、應、等正覺亦當於正法恭敬宗重，奉事供養，依彼而住。世尊亦當於彼正法恭敬宗重，奉事供養，依彼而住。」

時，梵天王復說偈言：

「過去等正覺，    及未來諸佛，  
現在佛世尊，    能除眾生憂。  
一切恭敬法，    依正法而住；  
如是恭敬者，    是則諸佛法。」

時，梵天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一一八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鬱毘羅聚落尼連禪河側菩提樹下，成佛未久。

爾時，世尊獨靜思惟，作是念：「有一乘道能淨眾生，度諸憂悲，滅除苦惱，得真如法，謂四念處。何等為四？身身觀念處，受、心、法法觀念處。若有人不樂四念處者，則不樂如聖法；不樂如聖法者，則不樂如聖道；不樂如聖道者，則不樂甘露法；不樂甘露法者，則不解脫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。若樂修四念處者，則樂修如聖法；樂修如聖法者，則樂如聖道；樂如聖道者，則樂甘露法；樂甘露法者，得解脫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。」

爾時，娑婆世界主梵天王知佛心念已，譬如力士屈伸臂頃，於梵天沒，住於佛前，作是歎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如是，善逝！有一乘道能淨眾生，謂四念處，乃至解脫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。」

時，梵天王復說偈言：

「謂有一乘道，    見生諸有邊，  
演說於正法，    安慰苦眾生。  
過去諸世尊，    以乘斯道度；  
當來諸世尊，    亦度乘斯道。  
現在尊正覺，    乘此度海流，  
究竟生死際，    調伏心清淨，  
於生死輪轉，    悉已永消盡；  
知種種諸界，    慧眼顯正道。  
譬若恒水流，    悉歸趣大海，  
激流浚漂遠，    正道亦如是。  
廣智善顯示，    逮得甘露法，  
殊勝正法輪，    本所未曾聞，



哀愍眾生故，        而為眾生轉。  
覆護天人眾，        令度有彼岸，  
是故諸眾生，        咸皆稽首禮。」

爾時，梵天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一九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鬱毘羅聚落尼連禪河側菩提樹下，成佛未久。

爾時，娑婆世界主梵天王絕妙色身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於諸種姓中，        剎利兩足尊，  
明行具足者，        天人中最勝！」

佛告梵天王：「如是，梵天！如是，梵天！」

「於諸種姓中，        剎利兩足尊，  
明行具足者，        天人中最勝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娑婆世界主梵天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一九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，住止空閑無聚落處，與比丘眾夜宿其中。爾時，世尊為諸比丘說隨順阿練若法。

時，娑婆世界主梵天王作是念：「今者世尊在拘薩羅人間遊行，住一空閑無聚落處，與諸大眾止宿空野。爾時，世尊為諸大眾說隨順空法，我今當往隨順讚嘆！」

譬如力士屈伸臂頃，於梵天沒，住於佛前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而說偈言：

「習近邊林座，        斷除諸煩惱；  
若不樂空閑，        入眾自攝護。  
自調伏其心，        家家行乞食，  
攝持於諸根，        專精繫心念；  
然後習空閑，        阿練若床座，  
遠離諸恐怖，        無畏安隱住。  
若彼諸兇險，        惡蛇眾毒害，  
黑雲大闇冥；        震雷曜電光，  
離諸煩惱故，        晝夜安隱住。  
如我所聞法，        乃至不究竟，  
獨一修梵行，        不畏千死魔，

若修於覺道，    不畏於萬數。  
一切須陀洹，    或得斯陀含，  
及阿那含者，    其數亦無量，  
不能定其數，    恐怖於妄說。」

時，娑婆世界主梵天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已，為佛作禮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一九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迦毘羅衛迦毘羅衛林中，與五百比丘俱，皆是羅漢，諸漏已盡，所作已作，離諸重擔，逮得己利，盡諸有結，正智心善解脫。爾時，世尊為諸大眾說涅槃相應法。

時，有十方世界大眾威力諸天皆悉來會，供養世尊及比丘僧。復有諸梵天王住於梵世，作是念：「今日佛住迦毘羅衛國……」如上廣說，乃至「供養世尊及諸大眾，我今當往各各讚歎！」

作是念已，譬如力士屈伸臂頃，從梵天沒，住於佛前。第一梵天即說偈言：

「於此大林中，    大眾普雲集，  
十方諸天眾，    皆悉來恭敬，  
故我遠來禮，    最勝難伏僧。」

第二梵天復說偈言：

「是諸比丘僧，    真實心精進，  
於此大林中，    攝諸根求度。」

第三梵天次說偈言：

「善方便消融，    恩愛深利刺；  
堅固不傾動，    如因陀羅幢。  
度深塹水流，    清淨不求欲，  
善度之導師，    諸調伏大龍。」

第四梵天次說偈言：

「歸依於佛者，    終不墮惡趣；  
能斷人中身，    得天身受樂。」

各說偈已，四梵天身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一九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，有娑婆世界主梵天王，日日精勤，往詣佛所，尊重供養。

時，娑婆世界主作是念：「今旦太早而來見佛，正值世尊入大三昧，我等且當入提婆達多伴黨瞿迦梨比丘房中。」作是念已，即入彼房，至房戶中，以指扣戶，口說是言：「瞿迦梨！瞿迦梨！於舍利弗、目連所起淨信心，汝莫長夜得不饒益苦！」

瞿迦梨言：「汝是誰？」

梵天答言：「娑婆世界主梵天王。」

瞿迦梨言：「世尊不記汝得阿那含耶？」

梵天王言：「如是，比丘！」

瞿迦梨言：「汝何故來？」

娑婆世界主梵天王答言：「此不可治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於無量處所，生心欲籌量；  
何有點慧者，而生此覺想？  
無量而欲量，是陰蓋凡夫。」

時，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常日日勤到佛所，親觀供養，我作是念：『今旦太早來見世尊，正值世尊入大三昧，我且當入提婆達多伴黨瞿迦梨比丘房中。』即住戶中，徐徐扣戶，口說是言：『瞿迦梨！瞿迦梨！當於舍利弗、目捷連賢善智慧者所起淨信心，莫長夜得不饒益苦！』瞿迦梨言：『汝是誰？』我即答言：『是娑婆世界主梵天王。』瞿迦梨言：『世尊不記汝得阿那含耶？』我即答言：『如是。』瞿迦梨復言：『汝何故來？』我作是念：『此不可治。』即說偈言：

「『於不可量處，發心欲籌量，  
不可量欲量，是陰蓋凡夫。』」

佛語梵王：「如是，如是。梵王！」

「於不可量處，而發心欲量；  
何有智慧人，而生此妄想？  
不可量欲量，是陰蓋凡夫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娑婆世界主梵天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，為佛作禮，即沒不現。

## ( 一一九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大梵天王及餘別梵天——善臂別梵天，日日方便，往見供養世尊。

時，有婆旬梵天見別梵天——善臂梵天，精勤方便，而問言：「汝欲何之？」

彼即答言：「欲見世尊，恭敬供養。」

時，婆句梵天即說偈言：

「彼有四鵠鳥，    三種金色宮，  
五百七十二，    修行禪思者，  
熾焰金色身，    普照梵天宮；  
汝且觀我身，    何用至彼為？」

爾時，善梵王、別梵王——善臂別梵王復說偈言：

「雖有金色身，    普照梵天宮，  
其有智慧者，    知色有煩惱，  
智者不樂色，    於其心解脫。」

時，彼善梵天、別梵天——善臂別梵天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方便，欲來見世尊，恭敬供養。有婆句梵天，見我方便，而問我言：『汝今方便，欲何所之？』我即答言：『欲往見世尊，禮事供養。』婆句梵天即說偈言：

「『有四種鵠鳥，    三種金色宮，  
五百七十二，    於中而禪思，  
觀我身金色，    普照梵天宮；  
汝且觀我身，    何用至彼為？』

「我即說偈而答彼言：

「『雖有金色身，    普照梵天宮，  
當知真金色，    是則煩惱事。  
智者解脫色，    於色不復樂。』」

佛告梵天：「如是，梵天！如是，梵天！

「雖有真金色，    普照梵天宮，  
當知真金色，    則是煩惱事，  
智者解脫色，    於色不復樂。」

時，彼梵天為迦吒務陀低沙比丘故，說偈言：

「夫士生世間，    利斧在口中；  
還自斬其身，    斯由惡言故。  
應毀者稱譽，    應譽而反毀；  
惡口增其過，    所生無安樂！  
博弈酒喪財，    其過失甚少；  
惡心向善逝，    是則為大過！  
地獄有百千，    名尼羅浮地，

三十有六百，    及五阿浮陀；  
斯皆謗聖獄，    口意惡願故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彼諸梵天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一九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有婆句梵天住梵天上，起如是惡邪見言：「此處常、恒、非變易法，純一出離之處。」

爾時，世尊知婆句梵天心念已，入於三昧，如其正受，於王舍城沒，住梵天上。

婆句梵天遙見世尊而說偈言：

「梵天七十二，    造作諸福樂；  
自在而常住，    生老死已過。  
我於諸明論，    修習已究竟；  
彼諸天眾等，    唯謂我長存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此則極短壽，    非是長存者；  
而婆句梵天，    自謂為長壽。  
尼羅浮多獄，    其壽百千數；  
我悉憶念知，    汝自謂長存！」

婆句梵天復說偈言：

「佛世尊所見，    其劫數無邊，  
生老死憂悲，    皆悉已過去。  
唯願說知我，    過去曾所更，  
受持何戒業，    而得生於此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過去久遠劫，    於大曠野中，  
有諸大眾行，    多賢聖梵行，  
飢乏無資糧，    汝救之令度，  
慈救心相續，    經劫而不失。  
是則汝過去，    所受持功德，  
我悉憶念知，    久近如眠覺。  
過去有村邑，    為賊所抄掠，  
汝時悉皆救，    令其得解脫；

是則過去世， 所受持福業，  
我憶此因緣， 久近如眠覺。  
過去有人眾， 乘船恒水中，  
惡龍持彼船， 欲盡害其命，  
汝時以神力， 救令得解脫；  
是則汝過去， 所受持福業，  
我憶是因緣， 久近如眠覺。」

婆句梵天復說偈言：

「決定悉知我， 古今壽命事，  
亦知餘一切， 是則為正覺；  
是故所受身， 金光炎普照，  
其身住於此， 光明遍世間。」

爾時，世尊為婆句梵天種種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如其正受，從梵天沒，還王舍城。

### ( 一一九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一梵天住梵天上，起如是邪見言：「此處常、恒、不變易，純一出離，未曾見有來至此處，況復有過此上者？」

爾時，世尊知彼梵天心之所念，即入三昧，如其正受，於舍衛國沒，現梵天宮，當彼梵天頂上，於虛空中結跏趺坐，正身繫念。

爾時，尊者阿若俱隣作是念：「今日世尊為在何所？」即以天眼淨過人間眼，觀見世尊在梵天上。見已，即入三昧，如其正受，於舍衛國沒，現彼梵世，在於東方，西面向佛，結跏趺坐，端身繫念，在佛座下，梵天座上。

爾時，尊者摩訶迦葉作是念：「今日世尊為在何所？」即以天眼淨過於人眼，見世尊在梵天上。見已，即入三昧，如其正受，於舍衛國沒，現梵天上，在於南方，北面向佛，結跏趺坐，端身繫念，在佛座下，梵天座上。

時，尊者舍利弗作是念：「世尊今者為在何所？」即以天眼淨過於人眼，見世尊在梵天上。見已，即入三昧，如其正受，於舍衛國沒，住梵天上，在於西方，東面向佛，結跏趺坐，端身繫念，在佛座下，梵天座上。

爾時，尊者大目犍連即作是念：「今日世尊為在何所？」以天眼淨過於人眼，遙見世尊在梵天上。見已，即入三昧，如其正受，於舍衛國沒，住梵天上，在於北方，南面向佛，結跏趺坐，端身繫念，在佛座下，梵天座上。

爾時，世尊告梵天曰：「汝今復起是見：『從本已來，未曾見有過我上者』不？」

梵天白佛：「我今不敢復言：『我未曾見有過我上者。』唯見梵天光明被障。」  
爾時，世尊為彼梵天種種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即入三昧，如其正受，於梵天上沒，還舍衛國。

尊者阿若俱隣、摩訶迦葉、舍利弗為彼梵天種種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即入三昧，如其正受，於梵天沒，還舍衛國，唯尊者大目犍連仍於彼住。

時，彼梵天問尊者大目犍連：「世尊諸餘弟子悉有如是大德大力不？」

時，尊者大目犍連即說偈言：

「大德具三明，    通達觀他心，  
漏盡諸羅漢，    其數無有量。」

時，尊者大目犍連為彼梵天種種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即入三昧，如其正受，於梵天沒，還舍衛國。

### (一一九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俱尸那竭國力士生地堅固雙樹林。

爾時，世尊臨般涅槃，告尊者阿難：「汝於堅固雙樹間敷繩床，北首，如來今日中夜於無餘涅槃而般涅槃。」

時，尊者阿難奉世尊教，於雙堅固樹間為世尊敷繩床，北首已，還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白言世尊：「已為如來於雙堅固樹間敷繩床，令北首。」

於是，世尊往就繩床，右脇著地，北首而臥，足足相累，繫念明相。

爾時，世尊即於中夜，於無餘涅槃而般涅槃。般涅槃已，雙堅固樹尋即生花，周匝垂下，供養世尊。

時，有異比丘即說偈言：

「善好堅固樹，    枝條垂禮佛，  
妙花以供養，    大師般涅槃。」

尋時，釋提桓因說偈：

「一切行無常，    斯皆生滅法，  
雖生尋以滅，    斯寂滅為樂。」

尋時，娑婆世界主梵天王次復說偈言：

「世間一切生，    立者皆當捨，  
如是聖大師，    世間無有比。  
逮得如來力，    普為世間眼，

終歸會磨滅， 入無餘涅槃。」

尊者阿那律陀次復說偈言：

「出息入息住， 立心善攝護，  
從所依而來， 世間般涅槃。  
大恐怖相生， 令人身毛豎，  
一切行力具， 大師般涅槃。  
其心不懈怠， 亦不住諸愛，  
心法漸解脫， 如薪盡火滅。」

如來涅槃後七日，尊者阿難往枝提所，而說偈言：

「導師此寶身， 往詣梵天上，  
如是大神力， 內火還燒身。  
五百[疊\*毛]纏身， 悉燒令磨滅，  
千領細[疊\*毛]衣， 以衣如來身。  
唯二領不燒， 最上及襯身。」

尊者阿難說是偈時，諸比丘默然悲喜！

#### 雜阿含經卷第四十四



## 雜阿含經卷第四十五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 一一九八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阿臈毘比丘尼，住舍衛國王園精舍比丘尼眾中。時，阿臈毘比丘尼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，持尼師壇，著右肩上，入安陀林坐禪。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今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有弟子阿臈毘比丘尼，住舍衛國王園精舍比丘尼眾中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持尼師壇，著右肩上，入安陀林坐禪。我今當往，為作留難。」即化作年少，容貌端正，往詣彼比丘尼所，語比丘尼言：「阿姨！欲何處去？」

比丘尼答言：「賢者！到遠離處去。」

時，魔波旬即說偈言：

「世間無有出，    用求遠離為，  
還服食五欲，    勿令後變悔。」

時，阿臈毘比丘尼作是念：「是誰？欲恐怖我。為是人耶？為非人耶？姦狡人耶？」

心即念言：「此必惡魔欲亂我耳。」覺知己，而說偈言：

「世間有出要，    我自知所得，  
鄙下之惡魔，    汝不知其道。  
譬如利刀害，    五欲亦如是，  
譬如斬肉形，    苦受陰亦然。  
如汝向所說，    服樂五欲者，  
是則不可樂，    大恐怖之處。  
離一切喜樂，    捨諸大闇冥，  
以滅盡作證，    安住離諸漏。  
覺知汝惡魔，    尋即自滅去。」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彼阿臈毘比丘尼已知我心。」愁憂不樂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一九九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蘇摩比丘尼，住舍衛國王園精舍比丘尼眾中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持尼師壇，著右肩上，至安陀林坐禪。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今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有蘇摩比丘尼，住舍衛國王園精舍比丘尼眾中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持尼師壇，著右肩上，入安陀林坐禪。我今當往，為作留難。」即化作年少，容貌端正，往至蘇摩比丘尼所，問言：「阿姨！欲至何所？」

答言：「賢者！欲至遠離處去。」

時，魔波旬即說偈言：

「仙人所住處，是處甚難得，  
非彼二指智，能得到彼處。」

時，蘇摩比丘尼作是念：「此是何等？欲恐怖我。為人？為非人？為姦狡人？」作此思惟已，決定智生，知是惡魔來欲擾亂，即說偈言：

「心入於正受，女形復何為，  
智或若生已，逮得無上法。  
若於男女想，心不得俱離，  
彼即隨魔說，汝應往語彼。  
離於一切苦，捨一切闇冥，  
逮得滅盡證，安住諸漏盡。  
覺知汝惡魔，即自磨滅去。」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蘇摩比丘尼已知我心。」內懷憂悔，即沒不現。

( 一二〇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吉離舍瞿曇彌比丘尼，住舍衛國王園精舍比丘尼眾中，晨朝著衣持鉢，至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持尼師壇，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於一樹下結跏趺坐，入晝正受。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今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，吉離舍瞿曇彌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精舍比丘尼眾中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持尼師壇，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於一樹下結跏趺坐，入晝正受。我今當往，為作留難。」即化作年少，容貌端正，往至吉離舍瞿曇彌比丘尼所，而說偈言：

「汝何喪其子，涕泣憂愁貌，  
獨坐於樹下，何求於男子？」

時，吉離舍瞿曇彌比丘尼作是念：「為誰恐怖我？為人？為非人？為姦狡者？」如是思惟，生決定智：「惡魔波旬來燒我耳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無邊際諸子，    一切皆亡失，  
此則男子邊，    已度男子表。  
不惱不憂愁，    佛教作已作，  
一切離愛苦，    捨一切闇冥。  
已滅盡作證，    安隱盡諸漏，  
已知汝弊魔，    於此自滅去。」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吉離舍瞿曇彌比丘尼已知我心。」愁憂苦惱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 二 〇 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優鉢羅色比丘尼，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持尼師壇，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樹下，入晝正受。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今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優鉢羅色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持尼師壇，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樹下，入晝正受。我今當往，為作留難。」即化作年少，容貌端正，至優鉢羅色比丘尼所，而說偈言：

「妙華堅固樹，    依止其樹下，  
獨一無等侶，    不畏惡人耶？」

時，優鉢羅色比丘尼作是念：「為何等人？欲恐怖我？為是人？為非人？為姦狡人？」如是思惟，即得覺知：「必是惡魔波旬欲亂我耳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設使有百千，    皆是姦狡人，  
如汝等惡魔，    來至我所者，  
不能動毛髮，    不畏汝惡魔。」

魔復說偈言：

「我今入汝腹，    住於內藏中，  
或住兩眉間，    汝不能見我。」

時，優鉢羅色比丘尼復說偈言：

「我心有大力，    善修習神通，  
大縛已解脫，    不畏汝惡魔。  
我已吐三垢，    恐怖之根本，

住於不恐地，    不畏於魔軍。  
於一切愛喜，    離一切闇冥，  
已證於寂滅，    安住諸漏盡。  
覺知汝惡魔，    自當消滅去。」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優鉢羅色比丘尼已知我心。」內懷憂愁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二〇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尸羅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持尼師壇，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樹下，入晝正受。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今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尸羅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精舍比丘尼眾中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持尼師壇，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樹下，入晝正受。我今當往，為作留難。」即化作年少，容貌端正，往到尸羅比丘尼前而說偈言：

「眾生云何生？    誰為其作者？

眾生何處起，    去復至何所？」

尸羅比丘尼作是念：「此是何人？欲恐怖我。為人？為非人？為姦狡人？」作是思惟已，即生知覺：「此是惡魔欲作留難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汝謂有眾生，    此則惡魔見，

唯有空陰聚，    無是眾生者。

如和合眾材，    世名之為車，

諸陰因緣合，    假名為眾生。

其生則苦生，    住亦即苦住，

無餘法生苦，    苦生苦自滅。

捨一切愛苦，    離一切闇冥，

已證於寂滅，    安住諸漏盡。

已知汝惡魔，    則自消滅去。」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尸羅比丘尼已知我心。」內懷憂感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二〇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毘羅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持尼師壇，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樹下，入晝正受。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今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毘羅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持尼師壇，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樹下，入晝正受。我當往彼，為作留難。」即化作年少，容貌端正，至毘羅比丘尼所而說偈言：

「云何作此形？ 誰為其作者？  
此形何處起？ 形去至何所？」

毘羅比丘尼作是念：「是何人來恐怖我？為人？為非人？為姦狡人？」如是思惟，即得知覺：「惡魔波旬欲作嬈亂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此形不自造， 亦非他所作，  
因緣會而生， 緣散即磨滅。  
如世諸種子， 因大地而生，  
因地水火風， 陰界入亦然。  
因緣和合生， 緣離則磨滅，  
捨一切愛苦， 離一切闇冥。  
已證於寂滅， 安住諸漏盡，  
惡魔以知汝， 即自磨滅去。」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毘羅比丘尼已知我心。」生大憂感，即沒不現。

#### ( 一二〇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毘闍耶比丘尼，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持尼師壇，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樹下，入晝正受。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此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弟子毘闍耶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持尼師壇，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樹下，入晝正受。我今當往，為作留難。」即化作年少，容貌端正，往至其前而說偈言：

「汝今年幼少， 我亦是年少，  
當共於此處， 作五種音樂。  
而共相娛樂， 用是禪思為。」

時，毘闍耶比丘尼作是念：「此何等人？欲恐怖我。為是人耶？為非人耶？為姦狡人耶？」如是思惟已，即得知覺：「是魔波旬欲作嬈亂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歌舞作眾伎，    種種相娛樂，  
今悉已惠汝，    非我之所須。  
若寂滅正受，    及天人五欲，  
一切持相與，    亦非我所須。  
捨一切喜歡，    離一切闇冥，  
寂滅以作證，    安住諸漏盡。  
已知汝惡魔，    當自消滅去。」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是毘闍耶比丘尼已知我心。」內懷憂感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二〇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遮羅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持尼師壇，著肩上，至安陀林，坐一樹下，入晝正受。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今沙門瞿曇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遮羅比丘尼亦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洗足畢，舉衣鉢，持尼師壇，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樹下，入晝正受。我今當往，為作留難。」化作年少，容貌端正，至遮羅比丘尼前而說偈言：

「覺受生為樂，    生服受五欲，  
為誰教受汝，    令厭離於生。」

時，遮羅比丘尼作是念：「此是何人？欲作恐怖？為人？為非人？為姦狡人？而來至此，欲作擾亂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生者必有死，    生則受諸苦，  
鞭打諸惱苦，    一切緣生有。  
當斷一切苦，    超越一切生，  
慧眼觀聖諦，    牟尼所說法。  
苦苦及苦集，    滅盡離諸苦，  
修習八正道，    安隱趣涅槃。  
大師平等法，    我欣樂彼法，  
我知彼法故，    不復樂受生。  
一切離愛喜，    捨一切闇冥，  
寂滅以作證，    安住諸漏盡。  
覺知汝惡魔，    自當消滅去。」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遮羅比丘尼已知我心。」內懷憂感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二〇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優波遮羅比丘尼亦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持尼師壇，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樹下，入晝正受。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今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優波遮羅比丘尼亦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，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持尼師壇，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樹下，入晝正受。我今當往，為作留難。」即化作年少，容貌端正，至優波遮羅比丘尼所而說偈言：

「三十三天上，    炎魔兜率陀，  
化樂他自在，    發願得往生。」

優波遮羅比丘尼作是念：「此何等人？欲恐怖我？為人？為非人？為是姦狡人？」自思覺悟：「必是惡魔欲作擾亂。」而說偈言：

「三十三天上，    炎魔兜率陀，  
化樂他自在，    斯等諸天上。  
不離有為行，    故隨魔自在，  
一切諸世間，    悉是眾行聚。  
一切諸世間，    悉皆動搖法，  
一切諸世間，    苦火常熾然。  
一切諸世間，    悉皆烟塵起，  
不動亦不搖，    不習近凡夫。  
不隨於魔趣，    於是處娛樂，  
離一切愛苦，    捨一切闇冥。  
寂滅以作證，    安住諸漏盡，  
已覺汝惡魔，    則自磨滅去。」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優波遮羅比丘尼已知我心。」內懷憂感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二〇七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尸利沙遮羅比丘尼亦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持尼師壇，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樹下，入

晝正受。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今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，尸利沙遮羅比丘尼亦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，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持尼師壇，著肩上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樹下，入晝正受。我當往彼，為作留難。」化作年少，容貌端正，往到尸利沙遮羅比丘尼所而作是言：「阿姨！汝樂何等諸道？」

比丘尼答言：「我都無所樂！」

時，魔波旬即說偈言：

「汝何所諮受，    刎頭作沙門？  
身著袈裟衣，    而作出家相，  
不樂於諸道，    而守愚癡住。」

時，尸利沙遮羅比丘尼作是念：「此何等人？欲恐怖我。為人？為非人？為姦狡人？」如是思惟已，即自知覺：「惡魔波旬欲作嬈亂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此法外諸道，    諸見所纏縛，  
縛於諸見已，    常隨魔自在。  
若生釋種家，    稟無比大師，  
能伏諸魔怨，    不為彼所伏。  
清淨一切脫，    道眼普觀察，  
一切智悉知，    最勝離諸漏。  
彼則我大師，    我唯樂彼法，  
我入彼法已，    得遠離寂滅。  
離一切愛喜，    捨一切闇冥，  
寂滅以作證，    安住諸漏盡。  
已知汝惡魔，    如是自滅去。」

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：「尸利沙遮羅比丘尼已知我心。」內懷憂感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二〇八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瞻婆國揭伽池側。

爾時，世尊月十五日布薩時，於大眾前坐。月初出時。時，有尊者婆耆舍於大眾中，作是念：「我今欲於佛前歎月譬偈。」作是念已，即從坐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欲有所說。善逝！欲有所說。」

佛告婆耆舍：「欲說者便說！」



時，尊者婆耆舍即於佛前而說偈言：

「如月停虛空，    明淨無雲翳，  
光炎明暉曜，    普照於十方。  
如來亦如是，    慧光照世間，  
功德善名稱，    周遍滿十方。」

尊者婆耆舍說是偈時，諸比丘聞其所說，皆大歡喜。

### ( 一二〇九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瞻婆國揭伽池側。

爾時，尊者阿若憍陳如久住空閑阿練若處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以面掩佛足上，而說是言：「久不見世尊！久不見善逝！」

爾時，尊者婆耆舍在於會中，作是念：「我今當於尊者阿若憍陳如面前，以上座譬而讚歎之。」作此念已，即從坐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：「世尊！欲有所說。善逝！欲有所說。」

佛告婆耆舍：「欲說時便說！」

時，尊者婆耆舍即說偈言：

「上座之上座，    尊者憍陳如，  
已度已超越，    得安樂正受。  
於阿練若處，    常樂於遠離，  
聲聞之所應，    大師正法教。  
一切悉皆陳，    正受不放逸，  
大德力三明，    他心智明了。  
上座憍陳如，    護持佛法財，  
增上恭敬心，    頭面禮佛足。」

尊者婆耆舍說是語時，諸比丘聞其所說，皆大歡喜。

### ( 一二一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瞻婆國揭伽池側。

時，尊者舍利弗在供養堂，有眾多比丘集會而為說法，句味滿足，辯才簡淨，易解樂聞，不闕不斷，深義顯現。彼諸比丘專至樂聽，尊重憶念，一心側聽。

時，尊者婆耆舍在於會中，作是念：「我當於尊者舍利弗面前說偈讚歎。」作是念已，即起，合掌白尊者舍利弗：「我欲有所說。」

舍利弗告言：「隨所樂說！」

尊者婆耆舍即說偈言：

「善能略說法，    令眾廣開解，  
賢優婆提舍，    於大眾宣暢。  
當所說法時，    咽喉出美聲，  
悅樂愛念聲，    調和漸進聲。  
聞聲皆欣樂，    專念不移轉。」

尊者婆耆舍說此語時，諸比丘聞其所說，皆大歡喜。

( 一 二 一 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那伽山側，五百比丘俱，皆是阿羅漢，諸漏已盡，所作已作，離諸重擔，逮得己利，斷諸有結，正智心善解脫。

尊者大目犍連觀大眾心，一切皆悉解脫貪欲。時，尊者婆耆舍於大眾中，作是念：「我今當於世尊及比丘僧面前說偈讚歎。」作是念已，即從座起，整衣服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欲有所說。善逝！欲有所說。」

佛告婆耆舍：「隨所樂說！」

時，尊者婆耆舍即說偈言：

「導師無上士，    住那伽山側，  
五百比丘眾，    親奉於大師。  
尊者大目連，    神通諦明了，  
觀彼大眾心，    悉皆離貪欲。  
如是具足度，    牟尼度彼岸，  
持此最後身，    我今稽首禮。」

尊者婆耆舍說是語時，諸比丘聞其所說，皆大歡喜。

( 一 二 一 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夏安居，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，皆是阿羅漢，諸漏已盡，所作已作，離諸重擔，斷除有結，正智心善解脫，除一比丘，謂尊者阿難，世尊記說彼現法當得無知證。

爾時，世尊臨十五日月食受時，於大眾前敷座而坐，坐已，告諸比丘：「我為婆羅門，得般涅槃，持後邊身，為大醫師，拔諸劍刺。我為婆羅門，得般涅槃，持此後邊身，無上醫師，能拔劍刺。汝等為子，從我口生，從法化生，得法餘財，當懷受我，莫令我若身、若口、若心有可嫌責事。」
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在眾會中，從座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：「世尊向者作如是言：『我為婆羅門，得般涅槃，持最後身，無上大醫，能拔劍刺。汝為我子，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，得法餘財。諸比丘！當懷受我，莫令我身、口、心有可嫌責。』我等不見世尊身、口、心有可嫌責事。所以者何？世尊不調伏者能令調伏，不寂靜者能令寂靜，不穌息者能令穌息，不般涅槃者能令般涅槃。如來知道，如來說道，如來向道，然後聲聞成就，隨道、宗道，奉受師教，如其教授，正向欣樂真如善法。

「我於世尊都不見有可嫌責身、口、心行。我今於世尊所，乞願懷受見聞疑罪，若身、口、心有嫌責事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我不見汝有見聞疑身、口、心可嫌責事。所以者何？汝舍利弗持戒多聞，少欲知足，修行遠離，精勤方便，正念正受，捷疾智慧、明利智慧、出要智慧、厭離智慧、大智慧、廣智慧、深智慧、無比智慧，智寶成就，示、教、照、喜，亦常讚歎示、教、照、喜，為眾說法，未曾疲倦。

「譬如轉輪聖王，第一長子應受灌頂而未灌頂，已住灌頂儀法，如父之法，所可轉者亦當隨轉。汝今如是，為我長子，隣受灌頂而未灌頂，住於儀法，我所應轉法輪，汝亦隨轉，得無所起，盡諸有漏，心善解脫。如是，舍利弗！我於汝所，都無見聞疑身、口、心可嫌責事。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我無有見聞疑身、口、心可嫌責事，此諸五百諸比丘得無有見聞疑身、口、心可嫌責事耶？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我於此五百比丘亦不見有見聞疑身、口、心可嫌責事。所以者何？此五百比丘皆是阿羅漢，諸漏已盡，所作已作，已捨重擔，斷諸有結，正智心善解脫，除一比丘，謂尊者阿難，我記說彼於現法中得無知證。是故，諸五百比丘我不見其有身、口、心見聞疑罪可嫌責者。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五百比丘既無有見聞疑身、口、心可嫌責事，然此中幾比丘得三明？幾比丘俱解脫？幾比丘慧解脫？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此五百比丘中，九十比丘得三明，九十比丘得俱解脫，餘者慧解脫。舍利弗！此諸比丘離諸飄轉，無有皮膚，真實堅固。」

時，尊者婆耆舍在眾會中，作是念：「我今當於世尊及大眾面前歎說懷受偈。」作是念已，即從座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：「世尊！欲有所說。善逝！欲有所說。」

佛告婆耆舍：「隨所樂說！」

時，婆耆舍即說偈言：

「十五清淨日， 其眾五百人，  
斷除一切結， 有盡大仙人。」

清淨相習近，    清淨廣解脫，  
不更受諸有，    生死已永絕。  
所作者已作，    得一切漏盡，  
五蓋已雲除，    拔刺根本愛。  
師子無所畏，    離一切有餘，  
害諸有怨結，    超越有餘境。  
諸有漏怨敵，    皆悉已潛伏，  
猶如轉輪王，    懷受諸眷屬。  
慈心廣宣化，    海內悉奉用，  
能伏魔怨敵，    為無上導師。  
信敬心奉事，    三明老死滅，  
為法之真子，    無有飄轉患。  
拔諸煩惱刺，    敬禮日種胤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 二 一 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尊者尼拘律相住於曠野禽獸住處。尊者婆耆舍出家未久，有如是威儀，依聚落城邑住，晨朝著衣持鉢，於彼聚落城邑乞食，善護其身，守諸根門，攝心繫念。食已，還住處，舉衣鉢，洗足畢，入室坐禪。速從禪覺，不著乞食，而彼無有隨時教授、無有教誡者，心不安樂，周圓隱覆。如是深住。

時，尊者婆耆舍作是念：「我不得利，難得非易得。我不隨時得教授、教誡，不得欣樂周圓隱覆心住。我今當讚歎自厭之偈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當捨樂不樂，    及一切貪覺，  
於隣無所作，    離染名比丘。  
於六覺心想，    馳騁於世間，  
惡不善隱覆，    不能去皮膚。  
穢污樂於心，    是不名比丘，  
有餘縛所縛，    見聞覺識俱。  
於欲覺悟者，    彼處不復染，  
如是不染者，    是則為牟尼。  
大地及虛空，    世間諸色像，  
斯皆磨滅法，    寂然自決定。」

法器久修習，    而得三摩提，  
不觸不諂偽，    其心極專至。  
彼聖久涅槃，    繫念待時滅。」

時，尊者婆耆舍說自厭離偈，心自開覺，於不樂等開覺已，欣樂心住。

### ( 一二一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尊者阿難陀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，以尊者婆耆舍為伴。時，尊者婆耆舍見女人有上妙色，見已，貪欲心起。

時，尊者婆耆舍作是念：「我今得不利，得苦非得樂，我今見年少女人有妙絕之色，貪欲心生。今為生厭離故，而說偈言：

「貪欲所覆故，    熾然燒我心，  
今尊者阿難，    為我滅貪火。  
慈心哀愍故，    方便為我說。」

尊者阿難說偈答言：

「以彼顛倒想，    熾然燒其心，  
遠離於淨想，    長養貪欲者。  
當修不淨觀，    常一心正受，  
速滅貪欲火，    莫令燒其心。  
諦觀察諸行，    苦空非有我，  
繫念正觀身，    多修習厭離。  
修習於無相，    滅除憍慢使，  
得慢無間等，    究竟於苦邊。」

尊者阿難說是語時，尊者婆耆舍聞其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二一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一長者請佛及僧就其舍食。入其舍已，尊者婆耆舍直日住守，請其食分。

時，有眾多長者婦女從聚落出，往詣精舍。時，尊者婆耆舍見年少女人容色端正，貪欲心起。

時，尊者婆耆舍作是念：「我今不利，不得利，得苦不得樂，見他女人容色端正，貪欲心生。我今當說厭離偈。」念已，而說偈言：

「我已得出離，    非家而出家，  
貪欲隨逐我，    如牛念他苗。  
當如大將子，    大力執強弓，  
能破彼重陣，    一人摧伏千。  
今於日種胤，    面前聞所說，  
正趣涅槃道，    決定心樂住。  
如是不放逸，    寂滅正受住，  
無能於我心，    幻惑欺誑者。  
決定善觀察，    安住於正法，  
正使無量數，    欲來欺惑我。  
如是等惡魔，    莫能見於我。」

時，尊者婆耆舍說是偈已，心得安住。

### ( 一二一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尊者婆耆舍自以智慧堪能善說，於法聰明梵行所生憍慢心，即自心念：「我不利，不得利，得苦不得樂，我自以智慧輕慢於彼聰明梵行者，我今當說能生厭離偈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瞿曇莫生慢，    斷慢令無餘，  
莫起慢覺想，    莫退生變悔。  
莫隱覆於他，    涅槃殺慢墮，  
正受能除憂，    見道住正道。  
其心得喜樂，    見道自攝持，  
是故無礙辯，    清淨離諸蓋。  
斷一切諸慢，    起一切明處，  
正念於三明，    神足他心智。」

時，尊者婆耆舍說此生厭離偈已，心得清淨。

### ( 一二一七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尊者婆耆舍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，獨一思惟，不放逸住，專修自業，逮得三明，身作證。

時，尊者婆耆舍作是念：「我獨一靜處思惟，不放逸住，專修自業，起於三明，身作證，今當說偈讚歎三明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本欲心狂惑，聚落及家家，  
遊行遇見佛，授我殊勝法。  
瞿曇哀愍故，為我說正法，  
聞法得淨信，捨非家出家。  
聞彼說法已，正住於法教，  
勤方便繫念，堅固常堪能。  
遠得於三明，於佛教已作，  
世尊善顯示，日種苗胤說。  
為生盲眾生，開其出要門，  
苦苦及苦因，苦滅盡作證。  
八聖離苦道，安樂趣涅槃，  
善義善句味，梵行無過上。  
世尊善顯示，涅槃濟眾生。」

### ( 一二一八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四法句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何等為四？

「賢聖善說法，是則為最上。  
愛說非不愛，是則為第二。  
諦說非虛妄，是則第三說。  
法說不異言，是則為第四。」

「諸比丘！是名說四法句。」

爾時，尊者婆耆舍於眾會中，作是念：「世尊於四眾中說四法句，我當以四種讚歎稱譽隨喜。」即從座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欲有所說。善逝！欲有所說。」

佛告婆耆舍：「隨所樂說！」

時，尊者婆耆舍即說偈言：

「若善說法者，於己不惱迫，  
亦不恐怖他，是則為善說。  
所說愛說者，說令彼歡喜，  
不令彼為惡，是則為愛說。」

諦說知甘露，    諦說知無上，  
諦義說法說，    正士建立處。  
如佛所說法，    安隱涅槃道，  
滅除一切苦，    是名善說法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二一九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那伽山側，與千比丘俱，皆是阿羅漢，盡諸有漏，所作已作，離諸重擔，逮得己利，盡諸有結，正智心善解脫。

爾時，尊者婆耆舍住王舍城寒林中丘塚間，作是念：「今世尊住王舍城那伽山側，與千比丘俱，皆是阿羅漢，諸漏已盡，所作已作，離諸重擔，逮得己利，盡諸有結，正智心善解脫。我今當往，各別讚歎世尊及比丘僧。」作是念已，即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而說偈言：

「無上之導師，    住那伽山側，  
千比丘眷屬，    奉事於如來。  
大師廣說法，    清涼涅槃道，  
專聽清白法，    正覺之所說。  
正覺尊所敬，    處於大眾中，  
德陰之大龍，    仙人之上首。  
興功德密雲，    普雨聲聞眾，  
起於晝正受，    來奉觀大師。  
弟子婆耆舍，    稽首而頂禮。

「世尊！欲有所說。唯然，善逝！欲有所說。」

佛告婆耆舍：「隨汝所說，莫先思惟。」

時，婆耆舍即說偈言：

「波旬起微惡，    潛制令速滅，  
能掩障諸魔，    令自覺知過。  
觀察解結縛，    分別清白法，  
明照如日月，    為諸異道王。  
超出智作證，    演說第一法，  
出煩惱諸流，    說道無量種。  
建立於甘露，    見諦真實法，  
如是隨順道，    如是師難得。



建立甘露道， 見諦崇遠離，  
世尊善說法， 能除人陰蓋。  
明見於諸法， 為調伏隨學。」

尊者婆耆舍說是偈已，諸比丘聞其所說，皆大歡喜。

( 一二二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波羅[木\*奈]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爾時，世尊為比丘眾說四聖諦相應法，謂此苦聖諦、此苦集聖諦、此苦滅聖諦、此苦滅道跡聖諦。

時，尊者婆耆舍在會中，作是念：「我今當於世尊面前讚歎拔箭之譬。」如是念已，即從座起，整衣服，合掌白佛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欲有所說。唯然，善逝！欲有所說。」

佛告婆耆舍：「隨所樂說！」

時，尊者婆耆舍即說偈言：

「我今敬禮佛， 哀愍諸眾生，  
第一拔利箭， 善解治眾病。  
迦露醫投藥， 波睺羅治藥，  
及彼瞻婆耆， 耆婆醫療病。  
或有病小差， 名為善治病，  
後時病還發， 抱病遂至死。  
正覺大醫王， 善投眾生藥，  
究竟除眾苦， 不復受諸有。  
乃至百千種， 那由他病數，  
佛悉為療治， 究竟於苦邊。  
諸醫來會者， 我今悉告汝，  
得甘露法藥， 隨所樂而服。  
第一拔利箭， 善覺知眾病，  
治中之最上， 故稽首瞿曇。」

尊者婆耆舍說是語時，諸比丘聞其所說，皆大歡喜。

( 一二二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有尊者尼拘律想住於曠野禽獸之處，疾病委篤，尊者婆耆舍為看病人，瞻視供養。

彼尊者尼拘律想以疾病故，遂般涅槃。

時，尊者婆耆舍作是念：「我和上為有餘涅槃？無餘涅槃？我今當求其相。」

爾時，尊者婆耆舍供養尊者尼拘律想舍利已，持衣鉢，向王舍城。次第到王舍城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而說偈言：

「我今禮大師，      等正覺無滅，  
於此現法中，      一切疑網斷。  
曠野住比丘，      命終般涅槃，  
威儀攝諸根，      大德稱於世。  
世尊為制名，      名尼拘律想，  
我今問世尊，      彼不動解脫。  
精進勤方便，      功德為我說，  
我為釋迦種，      世尊法弟子。  
及餘皆欲知，      圓道眼所說，  
我等住於此，      一切皆欲聞。  
世尊為大師，      無上救世間，  
斷疑大牟尼，      智慧已具備。  
圓照神道眼，      光明顯四眾，  
猶如天帝釋，      曜三十三天。  
諸貪欲疑惑，      皆從無明起，  
若得遇如來，      斷滅悉無餘。  
世尊神道眼，      世間為最上，  
滅除眾生愚，      如風飄遊塵。  
一切諸世間，      煩惱覆隱沒，  
設餘悉無有，      明目如佛者。  
慧光照一切，      令同大精進，  
唯願大智尊，      當為眾記說。  
言出微妙聲，      我等專心聽，  
柔軟音演說，      諸世間普聞。  
猶如熱渴逼，      求索清涼水，  
如佛無滅知，      我等亦求知。」

尊者婆耆舍復說偈言：

「今聞無上士，      記說其功德，  
不空修梵行，      我聞大歡喜。  
如說隨說得，      順牟尼弟子，

滅生死長縻，    虛偽幻化縛。  
以見世尊故，    能斷除諸愛，  
度生死彼岸，    不復受諸有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婆耆舍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 雜阿含經卷第四十五

## 雜阿含經卷第四十六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 一二二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，天、阿修羅對陣鬪戰，阿修羅勝，諸天不如。時，天帝釋軍壞退散，極生恐怖，乘車北馳，還歸天宮。

「須彌山下道逕叢林，林下有金翅鳥巢，多有金翅鳥子。爾時，帝釋恐車馬過，踐殺鳥子，告御者言：『可回車還，勿殺鳥子。』御者白王：『阿修羅軍後來逐人，若回還者，為彼所困。』帝釋告言：『寧當回還為阿修羅殺，不以軍眾蹈殺眾生。』於道，御者轉乘南向。阿修羅軍遙見帝釋轉乘而還，謂為戰策，即還退走，眾大恐怖，壞陣流散，歸阿修羅宮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彼天帝釋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，以慈心故，威力摧伏阿修羅軍，亦常讚嘆慈心功德。汝等比丘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當修慈心，亦應讚嘆慈心功德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二二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王舍城中有一士夫，貧窮辛苦，而住佛、法、僧，受持禁戒，多聞廣學，力行惠施，正見成就。彼身壞命終，得生天上，生三十三天，有三事勝於餘三十三天。何等為三？一者天壽，二者天色，三者天名稱。諸三十三天見是天子三事特勝，天壽、天色、天名稱勝。

餘諸天見已，往詣天帝釋所，作如是言：「僑尸迦當知，有一天子始生此天，於先諸天三事特勝，天壽、天色及天名稱。」

時，天帝釋告彼天子：「諸仁者！我見此人於王舍城作一士夫，貧窮辛苦，於如來法、律得信向心，乃至正見成就。身壞命終，來生此天，於諸三十三天三事特勝，天壽、天色及天名稱。」時，天帝釋即說偈言：

「正信於如來， 決定不傾動，  
受持真實戒， 聖戒無厭者。  
於佛心清淨， 成就於正見，  
當知非貧苦， 不空而自活。  
故於佛法僧， 當生清淨信，

智慧力增明， 思念佛正教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二二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。爾時，王舍城人普設大會，悉為請種種異道。

有事遮羅迦外道者作是念：「我今請遮羅迦道天，先作福田。」或有事外道出家者，有事尼乾子道者，有事老弟子者，有事大弟子者，有事佛弟子僧者，咸作是念：「今當令佛面前僧，先作福田。」

時，天帝釋作是念：「莫令王舍城諸人捨佛面前僧，而奉事餘道，求索福田。我當疾往，為王舍城人建立福田。」即化作大婆羅門，儀容嚴整，乘白馬車，諸年少婆羅門眾前後導從，持金斗繖蓋，至王舍城，詣諸處處大眾會中。

諸王舍城一切士女咸作是念：「但當觀望此大婆羅門所奉事處，我當從彼而先供養，為良福田。」

時，天帝釋知王舍城一切士女心之所念，駕乘導從，逕詣耆闍崛山，至於門外，除去五飾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而說偈言：

「善分別顯示， 一切法彼岸，

悉度諸恐怖， 故稽首瞿曇。

諸人普設會， 欲求大功德，

各各設大施， 常願有餘果。

願為說福田， 令斯施果成。」

「帝釋大自在， 天王之所問，

於耆闍崛山， 大師為記說。

諸人普設會， 欲求大功德，

各各設大施， 常願有餘果。

今當說福田， 施得大果處。

正向者有四， 四聖住於果，

是名僧福田， 明行定具足。

僧福田增廣， 無量踰大海，

調人師弟子， 照明顯正法。

斯等善供養， 施僧良福田，

於僧良福田， 佛說得大果。

以僧離五蓋， 清淨應讚嘆，

施彼最上田， 少施收大利。

是故諸人者，當施僧福田，  
增得勝妙法，明行定相應。  
供此珍寶僧，施主心歡喜，  
起於三種心，施衣服飲食。  
離塵垢劔刺，超度諸惡趣，  
躬自行啟請，自手平等與。  
自利亦利他，是施獲大利，  
慧者如是施，淨信心解脫。  
無罪安樂施，乘智往生彼。」

時，天帝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為佛作禮，即沒不現。

爾時，王舍城諸人民即從座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唯願世尊與諸大眾受我供養。」爾時，世尊默然受請。

是王舍城人民知世尊默然受其請已，作禮而歸，到諸人會處，具飲食，布置床座，晨朝遣使，白佛：「時到，唯願知時！」

爾時，世尊與諸大眾著衣持鉢，至大會所，於大眾前敷座而坐。

王舍城人知佛坐定，自行種種豐美飲食。食訖，洗鉢澡漱畢，還復本座，聽佛說法。

爾時，世尊為王舍城人種種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從座起而去。

### ( 一二二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……廣說如上說。差別者：時，天帝釋說異偈，而問佛言：

「今請問瞿曇，微密深妙慧，  
世尊之所體，無障礙知見。」

眾人普設會……偈如上廣說，乃至為王舍城諸設會者說種種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從座起去。

### ( 一二二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波斯匿王聞世尊拘薩羅人間遊行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聞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聞世尊自記說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諸人傳者，得非虛妄過長說耶？為如說說、如法說、隨順法說耶？非是他人損同法者，於其問答生厭薄處耶？」

佛告大王：「彼如是說，是真諦說，非為虛妄。如說說、如法說、隨順法說，非是他人損同法者，於其問答生厭薄處。所以者何？大王，我今實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。」

波斯匿王白佛言：「雖復世尊作如是說，我猶故不信。所以者何？此間有諸宿重沙門、婆羅門，所謂富蘭那迦葉、末迦利瞿舍梨子、刪闍耶毘羅胝子、阿耆多枳舍欽婆羅、迦羅拘陀迦栴延、尼乾陀若提子，彼等不自說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何得世尊幼少年少，出家未久，而便自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？」

佛告大王：「有四種雖小而不可輕。何等為四？剎利王子年少幼小而不可輕，龍子年少幼小而不可輕、小火雖微而不可輕、比丘幼小而不可輕。」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剎利形相具，	貴族發名稱，
雖復年幼稚，	智者所不輕。
此必居王位，	顧念生怨害，
是故難可輕，	應生大恭敬。
善求自護者，	自護如護命，
以平等自護，	而等護於命。
聚落及空處，	見彼幼龍者，
莫以小蛇故，	而生輕慢想。
雜色小龍形，	亦應令安樂，
輕蛇無士女，	悉為毒所害。
是故自護者，	當如護己命，
以斯善護己，	而等護於彼。
猛火之所食，	雖小食無限，
小燭亦能燒，	足薪則彌廣。
從微漸進燒，	盡聚落城邑，
是故自護者，	當如護己命。
以斯善護己，	而等護於彼，
盛火之所焚，	百卉蕩燒盡。
滅已不盈縮，	戒火還復生，
若輕毀比丘，	受持淨戒火。
燒身及子孫，	眾災流百世，
如燒多羅樹，	無有生長期。
是故當自護，	如自護己命，
以斯善自護，	而等護於彼。

剎利形相具，    幼龍及小火，  
比丘具淨戒，    不應起輕想。  
是故當自護，    如自護己命，  
以斯善自護，    而等護於彼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波斯匿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一二二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波斯匿王有祖母，極所敬重，忽爾命終。出城闍維，供養舍利畢，弊衣亂髮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

爾時，世尊告波斯匿王：「大王！從何所來，弊衣亂髮？」

波斯匿王白佛：「世尊！我亡祖母，極所敬重，捨我命終，出於城外闍維，供養畢，來詣世尊。」

佛告大王：「極愛重敬念祖親耶？」

波斯匿王白佛：「世尊！極敬重愛戀。世尊！若國土所有象馬七寶，乃至國位，悉持與人，能救祖母命者，悉當與之。既不能救，生死長辭，悲戀憂苦，不自堪勝！曾聞世尊所說：『一切眾生、一切虫、一切神，生者皆死，無不窮盡，無有出生而不死者。』今日乃知世尊善說。」

佛言：「大王！如是！如是！一切眾生、一切虫、一切神，生者輒死，終歸窮盡，無有一生而不死者。」

佛告大王：「正使婆羅門大姓、剎利大姓、長者大姓，生者皆死，無不死者。正使剎利大王灌頂居位，王四天下，得力自在，於諸敵國無不降伏，終歸有極，無不死者。若復，大王！生長壽夭，王於天宮，自在快樂，終亦歸盡，無不死者。若復，大王！羅漢比丘諸漏已盡，離諸重擔，所作已作，逮得己利，盡諸有結，正智心善解脫，彼亦歸盡，捨身涅槃。若復緣覺善調善寂，盡此身命，終歸涅槃，諸佛世尊十力具足，四無所畏，勝師子吼，終亦捨身，取般涅槃。以如是比，大王當知，一切眾生、一切虫、一切神，有生輒死，終歸磨滅，無不死者！」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一切眾生類，    有命終歸死，  
各隨業所趣，    善惡果自受。  
惡業墮地獄，    為善上昇天，  
修習勝妙道，    漏盡般涅槃。  
如來及緣覺，    佛聲聞弟子，  
會當捨身命，    何況俗凡夫。」



佛說此經已，波斯匿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 一二二八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波斯匿王獨一靜處，禪思思惟，作是念：「云何為自念？云何為不自念？」復作是念：「若有行身惡行、行口惡行、行意惡行者，當知斯等為不自念。若復行身善行、行口善行、行意善行者，當知斯等則為自念。」從禪覺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於靜處獨一思惟，作是念：『云何為自念？云何為不自念？』復作是念：『若有行身惡行、行口惡行、行意惡行者，當知斯等為不自念。若復行身善行、行口善行、行意善行者，當知斯等則為自念。』」

佛告大王：「如是，大王！如是，大王！若有行身惡行、行口惡行、行意惡行者，當知斯等為不自念。彼雖自謂：『為自愛念。』而實非自念。所以者何？無有惡知識所作惡不念者，所不念不愛者，所不愛所作如其自為自己所作者，是故斯等為不自念。

「若復，大王！行身善行、行口善行、行意善行者，當知斯等則為自念，斯等自謂：『不自愛惜己身。』然其斯等實為自念。所以者何？無有善友，於善友所作念者，念作愛者，愛作如自為己所作者，是故斯等則為自念。」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謂為自念者， 不應造惡行，  
終不因惡行， 令己得安樂。  
謂為自念者， 終不造惡行，  
造諸善業者， 令己得安樂。  
若自愛念者， 善護而自護，  
如善護國王， 外防邊境城。  
若自愛念者， 極善自寶藏，  
如善守之王， 內防邊境城。  
如是自寶藏， 剎那無間缺，  
剎那缺致憂， 惡道長受苦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波斯匿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 一二二九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波斯匿王獨靜思惟，作如是念：「云何自護？云何不自護？」復作是念：「若有行身惡行、行口惡行、行意惡行者，當知斯等為不自護。若復行身善行、行

口善行、行意善行者，當知斯等則為自護。」從禪覺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獨靜思惟，而作是念：『云何為自護？云何為不自護？』復作是念：『若有行身惡行、行口惡行、行意惡行者，當知斯等為不自護。若復行身善行、行口善行、行意善行者，當知斯等則為自護。』」

佛告大王：「如是，大王！如是，大王！若有行身惡行、行口惡行、行意惡行者，當知斯等為不自護，而彼自謂能自防護。象軍、馬軍、車軍、步軍以自防護，雖謂自護，實非自護。所以者何？雖護於外，不護於內。是故，大王！名不自護。大王！若復有行身善行、行口善行、行意善行者，當知斯等則為自護。彼雖不以象、馬、車、步四軍自防，而實自護。所以者何？護其內者，名善自護，非謂防外。」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善護於身口，        及意一切業，  
慚愧而自防，        是名善守護。」

時，波斯匿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( 一二三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波斯匿王獨靜思惟，作是念：「世少有人得勝妙財利能不放逸，能不貪著，能於眾生不起惡行。世多有人得勝妙財利起於放逸，增其貪著，起諸邪行。」作是念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獨靜思惟，作是念：『世間少有人得勝妙財，能於財利不起放逸，不起貪著，不作邪行。世多有人得勝妙財而起放逸，生於貪著，多起邪行。』」

佛告波斯匿王：「如是，大王！如是，大王！世少有人得勝妙財利能不貪著，不起放逸，不起邪行。世多有人得勝妙財利，於財放逸，而起貪著，起諸邪行。大王當知，彼諸世人得勝財利，於財放逸，而起貪著，作邪行者，愚癡人，長夜當得不饒益苦。大王！譬如獵師、獵師弟子，空野林中張網施羅，多殺禽獸，困苦眾生，惡業增廣。如是，世人得勝妙財利，於財放逸，而起貪著，造諸邪行，亦復如是。是愚癡人，長夜當得不饒益苦。」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貪欲於勝財，        為貪所迷醉，  
狂亂不自覺，        猶如捕獵者，  
緣斯放逸故，        當受大苦報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波斯匿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( 一二三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波斯匿王於正殿上自觀察王事，見勝剎利大姓、見勝婆羅門大姓、見勝長者大姓因貪欲故，欺詐妄語，即作是念：「止此斷事！息此斷事！我更不復親臨斷事；我有賢子，當令斷事。云何自見此勝剎利大姓、婆羅門大姓、長者大姓為貪欲故，欺詐妄語？」

時，波斯匿王作是念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於殿上自斷王事，見諸勝剎利大姓、婆羅門大姓，長者大姓為貪利故，欺詐妄語。世尊！我見是事已，作是念：『我從今日，止此斷事，息此斷事；我有賢子，當令其斷。不親自見此勝剎利大姓、婆羅門大姓、長者大姓緣貪利故，欺詐妄語。』」

佛告波斯匿王：「如是，大王！如是，大王！彼勝剎利大姓、婆羅門大姓、長者大姓因貪利故，欺詐妄語，彼愚癡人長夜當得不饒益苦！大王當知，譬如漁師、漁師弟子，於河溪谷截流張網，殘殺眾生，令遭大苦。如是，大王！彼勝剎利大姓、婆羅門大姓、長者大姓因貪利故，欺詐妄語，長夜當得不饒益苦！」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於財起貪欲，    貪欲所迷醉，  
狂亂不自覺，    猶如漁捕者，  
緣斯惡業故，    當受劇苦報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波斯匿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( 一二三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波斯匿王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舍衛國有長者，名摩訶男，多財巨富，藏積真金至百千億，況復餘財！世尊！摩訶男長者如是巨富，作如是食用：食麤碎米、食豆羹、食腐敗薑，著麤布衣、單皮革屣，乘羸敗車，戴樹葉蓋，未曾聞其供養施與沙門、婆羅門，給恤貧苦、行路頓乏、諸乞匄者；閉門而食，莫令沙門、婆羅門、貧窮、行路、諸乞匄者見之。」

佛告波斯匿王：「此非正士，得勝財利，不自受用，不知供養父母，供給妻子、宗親、眷屬，恤諸僕使，施與知識，不知隨時供給沙門、婆羅門，種勝福田，崇向勝處，長受安樂，未來生天。得勝財物，不知廣用，收其大利。大王！譬如曠野湖池聚水，無有受用、洗浴、飲者，即於澤中煎熬消盡。如是，不善士夫得勝財物，乃至不廣受用，收其大利，如彼池水。」

「大王！有善男子得勝財利，快樂受用，供養父母，供給妻子、宗親、眷屬，給恤僕使，施諸知識，時時供養沙門、婆羅門，種勝福田，崇向勝處，未來生天。得勝錢財，能廣受用，倍收大利。譬如，大王！聚落、城郭邊有池水，澄淨清涼，樹林蔭覆，令人受樂，多眾受用，乃至禽獸。如是，善男子得勝妙財，自供快樂，供養父母，乃至種勝福田，廣收大利。」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曠野湖池水，清涼極鮮淨，  
無有受用者，即於彼消盡。  
如是勝妙財，惡士夫所得，  
不能自受用，亦不供恤彼。  
徒自苦積聚，聚已而自喪，  
慧者得勝財，能自樂受用。  
廣施作功德，及與親眷屬，  
隨所應給與，如牛王領眾。  
施與及受用，不失所應者，  
乘理而壽終，生天受福樂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波斯匿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 一 二 三 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舍衛國有長者，名摩訶男，命終無有兒息。波斯匿王以無子、無親屬之財，悉入王家。波斯匿王日日校閱財物，身蒙塵土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

爾時，世尊告波斯匿王：「大王！從何所來？身蒙塵土，似有疲倦。」

波斯匿王白佛：「世尊！此國長者摩訶男命終，有無子之財，悉入王家。瞻視料理，致令疲勞，塵土全身，從其舍來。」

佛問波斯匿王：「彼摩訶男長者大富多財耶？」

波斯匿王白佛：「大富，世尊！錢財甚多，百千巨億金錢寶物，況復餘財！世尊！彼摩訶男在世之時，羸衣惡食……」如上廣說。

佛告波斯匿王：「彼摩訶男過去世時，遇多迦羅尸棄辟支佛，施一飯食，非淨信心，不恭敬與，不自手與，施後變悔，言：『此飯食自可供給我諸僕使，無辜持用，施於沙門！』由是施福，七反往生三十三天，七反生此舍衛國中最勝族姓，最富錢財。以彼施辟支佛時，不淨信心，不手自與，不恭敬與，施後隨悔故，在所生處，雖得財富，猶故受用羸衣、羸食、羸弊臥具、屋舍、車乘，初不嘗得上妙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，以自安身。」

「復次，大王！時，彼摩訶男長者殺其異母兄，取其財物，緣斯罪故，經百千歲，墮地獄中，彼餘罪報生舍衛國，七反受身，常以無子，財沒入王家。大王！摩訶男長者今此壽終，過去施報盡，於此身，以彼慳貪，於財放逸，因造過惡，於此命終已，墮地獄受極苦惱！」

波斯匿王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摩訶男長者命終已，入地獄受苦痛耶？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大王！已入地獄！」

時，波斯匿王念彼悲泣，以衣拭淚，而說偈言：

「財物真金寶，象馬莊嚴具，  
奴僕諸僮使，及諸田宅等。  
一切皆遺棄，裸神獨遊往，  
福運數已窮，永捨於人身。  
彼今何所有，何所持而去，  
於何事不捨，如影之隨形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唯有罪福業，若人已作者，  
是則己之有，彼則常持去。  
生死未曾捨，如影之隨形，  
如人少資糧，涉遠遭苦難。  
不修功德者，必經惡道苦，  
如人豐資糧，安樂以遠遊。  
修德淳厚者，善趣長受樂，  
如人遠遊行，歲久安隱歸。  
宗親善知識，歡樂欣集會，  
善修功德者，此沒生他世。  
彼諸親眷屬，見則心歡喜，  
是故當修福，積集期永久。  
福德能為人，建立他世樂，  
福德天所歎，等修正行故。  
現世人不毀，終則生天上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波斯匿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**( 一二三四 )**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波斯匿王普設大會，為大會故，以千特牛行列繫住，集眾供具，遠集一切諸異外道，悉來聚集波斯匿王大會之處。

時，有眾多比丘亦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聞波斯匿王普設大會……如上廣說，乃至種種外道皆悉來集。聞已，乞食畢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今日眾多比丘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，聞波斯匿王普設大會……」如上廣說，乃至種種異道集於會所。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月月設大會，    乃至百千數，  
不如正信佛，    十六分之一。  
如是信法僧，    慈念於眾生，  
彼大會之福，    十六不及一。  
若人於世間，    億年設福業，  
於直心敬禮，    四分不及一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二三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波斯匿王忿諸國人，多所囚執，若剎利、若婆羅門、若鞞舍、若首陀羅、若旃陀羅，持戒、犯戒，在家、出家，悉皆被錄，或鑊、或杻械、或以繩縛。

時，有眾多比丘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，聞波斯匿王多所攝錄，乃至或鑊、或縛，乞食畢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今日眾多比丘入城乞食，聞波斯匿王多所收錄，乃至鑊縛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非繩鑊杻械，    名曰堅固縛，  
染污心顧念，    錢財寶妻子，  
是縛長且固，    雖緩難可脫，  
慧者不顧念，    世間五欲樂，  
是則斷諸縛，    安隱永超世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二三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波斯匿王、摩竭提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共相違背。摩竭提王阿闍世韋提希子起四種軍——象軍、馬軍、車軍、步軍，來至拘薩羅國。波斯匿王聞阿闍世王韋提希子四種軍至，亦集四種軍——象軍、馬軍、車軍、步軍，出共鬪戰。阿闍世王四軍得勝，波斯匿王四軍不如，退敗星散，單車馳走，還舍衛城。

時，有眾多比丘晨朝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，聞摩竭提王阿闍世韋提希子起四種軍，來至拘薩羅國；波斯匿王起四種軍出共鬪戰，波斯匿王四軍不如，退敗星散，波斯匿王恐怖狼狽，單車馳走，還舍衛城。聞已，乞食畢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今日眾多比丘入城乞食，聞摩竭提主阿闍世王韋提希子起四種軍……」如是廣說，乃至「單車馳走，還舍衛城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戰勝增怨敵，    敗苦臥不安，  
勝敗二俱捨，    臥覺寂靜樂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二三七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波斯匿王與摩竭提王阿闍世韋提希子共相違背。摩竭提王阿闍世韋提希子起四種軍，來至拘薩羅國，波斯匿王倍興四軍，出共鬪戰。

波斯匿王四種軍勝，阿闍世王四種軍退，摧伏星散。波斯匿王悉皆虜掠阿闍世王象馬、車乘、錢財寶物，生禽阿闍世王身，載以同車，俱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波斯匿王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是阿闍世王韋提希子，長夜於我無怨恨人而生怨結，於好人所而作不好；然其是我善友之子，當放令還國。」

佛告波斯匿王：「善哉！大王！放其令去，令汝長夜安樂饒益。」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乃至力自在，    能廣虜掠彼，  
助怨在力增，    倍收己他利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波斯匿王及阿闍世王韋提希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 一二三八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波斯匿王獨靜思惟，作是念：「世尊正法，現法離諸熾然，不待時節，通達現見，自覺證知此法，是善知識、善伴黨，非是惡知識、惡伴黨。」作是念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獨靜思惟，作是念：『世尊正法，現法離諸熾然，不待時節，通達現見，自覺證知，是則善知識、善伴黨，非惡知識、惡伴黨。』」

佛告波斯匿王：「如是，大王！如是，大王！世尊正法、律，現法離諸熾然，不待時節，通達現見，緣自覺知，是則善知識、善伴黨，非惡知識、惡伴黨。所以者何？我為善知識，眾生有生法者，解脫於生，眾生有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者，悉令解脫。

「大王！我於一時住王舍城山谷精舍。時，阿難陀比丘獨靜思惟，作是念：『半梵行者是善知識、善伴黨，非惡知識、惡伴黨。』作是念已，來詣我所，稽首我足，退坐一面，白我言：『世尊！我獨靜思惟，作是念：「半梵行者是善知識、善伴黨，非惡知識、惡伴黨。」』我時告言：『阿難！莫作是語，半梵行者是善知識、善伴黨，非惡知識、惡伴黨。所以者何？純一滿淨，梵行清白，謂善知識、善伴黨，非惡知識、惡伴黨。所以者何？我常為諸眾生作善知識。其諸眾生有生故，當知世尊正法，現法令脫於生；有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者，離諸熾然，不待時節，現令脫惱苦，見通達，自覺證知。是則善知識、善伴黨，非惡知識、惡伴黨。』」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讚歎不放逸，        是則佛正教，  
修禪不放逸，        速得證諸漏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波斯匿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 一二三九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波斯匿王獨靜思惟，作是念：「頗有一法修習多修習，得現法願滿足、後世願滿足、現法後世願滿足不？」作是念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獨靜思惟，作是念：『頗有一法修習多修習，得現法願滿足、得後世願滿足、現法後世願滿足不？』」

佛告波斯匿王：「如是，大王！如是，大王！有一法修習多修習，得現法願滿足、得後世願滿足、得現法後世願滿足，謂不放逸善法。不放逸善法修習多修習，得現法願滿足、得後世願滿足、得現法後世願滿足。

「大王！譬如世間所作龜業，彼一切皆依於地而得建立。不放逸善法亦復如是。修習多修習，得現法願滿足、得後世願滿足、得現法後法願滿足。如力。如是種子、



根、堅、陸、水、足、行、師子、舍宅，亦如是說。是故，大王！當住不放逸，當依不放逸。住不放逸、依不放逸已，夫人當作是念：『大王住不放逸、依不放逸，我今亦當如是住不放逸、依不放逸。』如是夫人，如是大臣、太子、猛將亦如是。國土人民應當念：『大王住不放逸、依不放逸，夫人、太子、大臣、猛將住不放逸、依不放逸，我等亦應如是住不放逸、依不放逸。』大王！若住不放逸、依不放逸者，則能自護。夫人、姪女亦能自保，倉藏財寶增長豐實。」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稱譽不放逸，    毀訾放逸者，  
帝釋不放逸，    能主忉利天。  
稱譽不放逸，    毀訾放逸者，  
不放逸具足，    攝持於二義。  
一者現法利，    二後世亦然，  
是名無間等，    甚深智慧者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波斯匿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 一二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波斯匿王獨靜思惟，作是念：「此有三法，一切世間所不愛念。何等為三？謂老、病、死。如是三法，一切世間所不愛念。若無此三法世間所不愛者，諸佛世尊不出於世，世間亦不知有諸佛如來所覺知法為人廣說。以有此三法世間所不愛念，謂老、病、死故，諸佛如來出興於世，世間知有諸佛如來所覺知法廣宣說者。」波斯匿王作是念已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以其所念，廣白世尊。

佛告波斯匿王：「如是，大王！如是，大王！此有三法，世間所不愛念，謂老、病、死，乃至世間知有如來所覺知法為人廣說。」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王所乘寶車，    終歸有朽壞，  
此身亦復然，    遷移會歸老。  
唯如來正法，    無有衰老相，  
稟斯正法者，    永到安隱處。  
但凡鄙衰老，    醜弊惡形類，  
衰老來踐踏，    迷魅愚夫心。  
若人壽百歲，    常慮死隨至，  
老病競追逐，    伺便輒加害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波斯匿王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 雜阿含經卷第四十六

## 雜阿含經卷第四十七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 一二四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給孤獨長者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有人在我舍者，皆得淨信；諸在我舍而命終者，皆得生天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長者！是深妙說，是一向受，於大眾中作師子吼言：『在我舍者，皆得淨信；及其命終，皆生天上。』有何大德神力比丘為汝說言：『凡在汝舍命終者，皆生天上。』耶？」

長者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復問：「云何？為比丘尼、為諸天、為從我所面前聞說？」

長者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「云何？長者！汝緣自知見，知『在我舍命終者，皆生天上』耶？」

長者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佛告長者：「汝既不從大德神力比丘所聞，非比丘尼、非諸天，又不從我面前聞說，復不緣自見知：『若有諸人於我舍命終者，皆生天上。』汝今何由能作如是甚深妙說，作一向受，於大眾中作師子吼，而作是言：『有人於我舍命終者，皆生天上。』？」

長者白佛：「無有比丘大德神力而來告我……」如上廣說，乃至「悉皆生天。世尊！然我有眾生主懷妊之時，我即教彼，為其子故，歸佛、歸法、歸比丘僧；及其生已，復教三歸；及生知見，復教持戒。設復婢使、下賤客人懷妊及生，亦如是教。若人賣奴婢者，我輒往彼語言：『賢者！我欲買人。汝當歸佛、歸法、歸比丘僧，受持禁戒。』隨我教者，輒授五戒，然後隨價而買；不隨我教，則所不取。若復止客，若傭作人，亦復先要受三歸五戒，然後受之。若復有來求為弟子，若復乞貸舉息，我悉要以三歸五戒，然後受之。又復我舍供養佛及比丘僧時，稱父母名，兄弟、妻子、宗親、知識、國王、大臣、諸天、龍神，若存若亡，沙門、婆羅門、內外眷屬、下至僕使，皆稱其名，而為呪願。又從世尊聞稱名呪願因緣，皆得生天，或因園田布施、或因房舍、或因床臥具、或因常施、或施行路，下至一搏施與眾生，此諸因緣，皆生天上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長者！汝以信心，故能作是說。如來於彼有無上知見，審知汝舍有人命終，皆悉生天。」

爾時，給孤獨長者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 一二四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恭敬住，常當繫心，常當畏慎，隨他自在諸修梵行上、中、下座。所以者何？若有比丘不恭敬住，不繫心，不畏慎，不隨他自在諸修梵行上、中、下座，而欲令威儀足者，無有是處！不備威儀，欲令學法滿者，無有是處！學法不滿，欲令戒身、定身、慧身、解脫身、解脫知見身具足者，無有是處！解脫知見不滿足，欲令得無餘涅槃者，無有是處！」

「如是，比丘！當勤恭敬、繫心、畏慎，隨他德力諸修梵行上、中、下座，而威儀具足者，斯有是處！威儀具足已，而學法具足者，斯有是處，學法備足已，而戒身、定身、慧身、解脫身、解脫知見身具足者，斯有是處！解脫知見身具足已，得無餘涅槃者，斯有是處！是故，比丘！當勤恭敬、繫心、畏慎，隨他德力諸修梵行上、中、下座，威儀滿足，乃至無餘涅槃，當如是學！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二四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二淨法，能護世間。何等為二？所謂慚、愧。假使世間無此二淨法者，世間亦不知有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妻子、宗親、師長尊卑之序，顛倒渾亂，如畜生趣。以有二種淨法，所謂慚、愧，是故世間知有父母，乃至師長尊卑之序，則不渾亂，如畜生趣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世間若無有，    慚愧二法者，  
違越清淨道，    向生老病死。  
世間若成就，    慚愧二法者，  
增長清淨道，    永閉生死門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二四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燒燃法、不燒燃法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」

「云何燒燃法？若男、若女犯戒行惡不善法，身惡行成就，口、意惡行成就，若彼後時疾病困苦，沈頓床褥，受諸苦毒；當於爾時，先所行惡悉皆憶念。譬如大山，日西影覆。如是眾生先所行惡，身、口、意業諸不善法，臨終悉現，心乃追悔：『咄哉！咄哉！先不修善，但行眾惡，當墮惡趣，受諸苦毒。』憶念是已，心生燒燃，心生變悔；心生悔已，不得善心，命終後世，亦不善心相續生，是名燒燃法。

「云何不燒燃？若男子、女人受持淨戒，修真實法，身善業成就，口、意善業成就，臨壽終時，身遭苦患，沈頓床褥，眾苦觸身；彼心憶念先修善法，身善行，口、意善行成就，當於爾時，攀緣善法：『我作如是身、口、意善，不為眾惡，當生善趣，不墮惡趣。』心不變悔，不變悔故，善心命終，後世續善，是名不燒燃法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已種燒燃業， 依於非法活，  
乘斯惡業行， 必生地獄中。  
等活及黑繩， 眾合二叫呼，  
燒燃極燒燃， 無澤大地獄。  
是八大地獄， 極苦難可過，  
惡業種種故， 各別十六處。  
四周開四門， 中間量悉等，  
鐵為四周板， 四門扇亦鐵。  
鐵地盛火燃， 其焰普周遍，  
縱廣百由旬， 焰焰無間息。  
調伏非諸行， 考治強梁者，  
長夜加楚毒， 其苦難可見。  
見者生恐怖， 悚慄身毛豎，  
墮彼地獄時， 足上頭向下。  
止聖柔和心， 修行梵行者，  
於此賢聖所， 輕心起非義。  
及殺害眾生， 墮斯熱地獄，  
宛轉於火中， 猶如火炙魚。  
苦痛號叫呼， 如群戰象聲，  
大火自然生， 斯由自業故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( 一二四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捨身惡行者，能得身惡行斷；不得身惡行斷者，我不說彼捨身惡行。以彼能得身惡行斷故，是故我說彼捨身惡行。身惡行者，不以義饒益安樂。眾生離身惡行，以義饒益，得安樂故，是故我說捨身惡行；口、意惡行亦如是說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二四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金師住處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如鑄金者，積聚沙土，置於槽中，然後以水灌之，瓮上煩惱、剛石堅塊隨水而去，猶有瓮沙纏結。復以水灌，瓮沙隨水流出，然後生金，猶為細沙、黑土之所纏結。復以水灌，細沙、黑土隨水流出，然後真金純淨無雜，猶有似金微垢。然後金師置於爐中，增火鼓鞴，令其融液，垢穢悉除，然其生金猶故，不輕、不軟、光明不發，屈伸則斷。彼鍊金師、鍊金弟子復置爐中，增火鼓鞴，轉側陶鍊，然後生金輕軟光澤，屈伸不斷，隨意所作釵、鐺、鑲、釧諸莊嚴具。」

「如是，淨心進向比丘瓮煩惱纏、惡不善業、諸惡邪見漸斷令滅，如彼生金，淘去剛石堅塊。」

「復次，淨心進向比丘除次瓮垢，欲覺、恚覺、害覺，如彼生金除瓮沙礫。」

「復次，淨心進向比丘次除細垢，謂親里覺、人眾覺、生天覺，思惟除滅，如彼生金除去塵垢、細沙、黑土。」

「復次，淨心進向比丘有善法覺，思惟除滅，令心清淨，猶如生金除去金色相似之垢，令其純淨。」

「復次，比丘於諸三昧有行所持，猶如池水周匝岸持，為法所持，不得寂靜勝妙，不得息樂，盡諸有漏。如彼金師、金師弟子陶鍊生金，除諸垢穢，不輕、不軟、不發光澤，屈伸斷絕，不得隨意成莊嚴具。」

「復次，比丘得諸三昧，不為有行所持，得寂靜勝妙，得息樂道，一心一意，盡諸有漏。如鍊金師、鍊金師弟子陶鍊生金，令其輕軟、不斷、光澤，屈伸隨意。」

「復次，比丘離諸覺觀，乃至得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禪。如是正受，純一清淨，離諸煩惱，柔軟真實不動。於彼彼入處，欲求作證悉能得證。如彼金師陶鍊生金，極令輕軟、光澤、不斷，任作何器，隨意所欲。如是，比丘三昧正受，乃至於諸入處悉能得證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二四七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應當專心方便，隨時思惟三相。云何為三？隨時思惟止相，隨時思惟舉相，隨時思惟捨相。若比丘一向思惟止相，則於是處其心下劣。若復一向思惟舉相，則於是處掉亂心起，若復一向思惟捨相，則於是處不得正定，盡諸有漏。

「以彼比丘隨時思惟止相，隨時思惟舉相，隨時思惟捨相故，心則正定，盡諸有漏。如巧金師、金師弟子以生金著於爐中增火，隨時扇鞞，隨時水灑，隨時俱捨。若一向鼓鞞者，即於是處生金焦盡。一向水灑，則於是處，生金堅強。若一向俱捨，則於是處生金不熟，則無所用。是故，巧金師、金師弟子於彼生金隨時鼓鞞，隨時水灑，隨時兩捨。如是生金，得等調適，隨事所用。如是，比丘！專心方便，時時思惟，憶念三相，乃至漏盡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二四八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，摩竭提國有牧牛者，愚癡無慧，夏末秋初，不善觀察恒水此岸，亦不善觀恒水彼岸，而馱群牛峻岸而下，峻岸而上，中間洄洑，多起患難。諸比丘！過去世時，摩竭提國有牧牛人，不愚不癡者，有方便慧，夏末秋初，能善觀察恒水此岸，亦善觀察恒水彼岸，善度其牛，至平博山谷好水草處。彼初度時，先度大牛能領群者，斷其急流。次馱第二多力少牛，隨後而度，然後第三馱羸小者，隨逐下流，悉皆次第安隱得度。新生犢子愛戀其母，亦隨其後，得度彼岸。

「如是，比丘！我說斯譬，當知其義。彼摩竭提牧牛者，愚癡無慧；彼諸六師富蘭那等亦復如是，習諸邪見，向於邪道。如彼牧牛人愚癡無慧，夏末秋初，不善觀察此岸彼岸，高峻山嶮，從峻岸下，峻岸而上，中間洄洑，多生患難。如是六師富蘭那等愚癡無慧，不觀此岸，謂於此世；不觀彼岸，謂於他世；中間洄洑，謂境諸魔，自遭苦難。彼諸見者，習其所學，亦遭患難。

「彼摩竭提善牧牛者，不愚不癡，有方便慧，謂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。如牧牛者善觀此岸，善觀彼岸，善度其牛，於平博山谷，先度大牛能領群者，橫截急流，安度彼岸。如是我聲聞能盡諸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橫截惡魔世間貪流，安隱得度生死彼岸。

「如摩竭提國善牧牛者，次度第二多力少牛，截流橫度。如是我諸聲聞斷五下分結，得阿那含，於彼受生，不還此世，亦復斷截惡魔貪流，安隱得度生死彼岸。

「如摩竭提國善牧牛者，駟其第三羸小少牛，隨其下流，安隱得度。如是我聲聞斷三結，貪、恚、癡薄，得斯陀含，一來此世，究竟苦邊，橫截於彼惡魔貪流，安隱得度生死彼岸。

「如摩竭提國善牧牛者，新生犢子愛戀其母，亦隨得度。如是我聲聞斷三結，得須陀洹，不墮惡趣，決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邊，斷截惡魔貪流，安隱得度生死彼岸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此世及他世，    明智善顯現，  
諸魔得未得，    乃至於死魔。  
一切悉知者，    三藐三佛智，  
斷截諸魔流，    破壞令消亡。  
開示甘露門，    顯現正真道，  
心常多欣悅，    速得安隱處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( 一二四九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牧牛人成就十一法者，不能令牛增長，亦不能擁護大群牛，令等安樂。何等為十一？謂不知色、不知相、不去蟲、不能覆護其瘡、不能起烟、不知擇路、不知擇處、不知度處、不知食處、盡[(穀-一)/牛]其乳、不善料理能領群者，是名十一法成就，不能黨護大群牛。

「如是，比丘成就十一法者，不能自安，亦不安他。何等為十一？謂不知色、不知相、不能除其害蟲、不覆其瘡、不能起烟、不知正路、不知止處、不知度處、不知食處、盡[(穀-一)/牛]其乳、若有上座多聞耆舊，久修梵行，大師所歎，不向諸明智修梵行者稱譽其德，悉令宗敬、奉事、供養。

「云何名不知色？諸所有色，彼一切四大，及四大造，是名為色不如實知。

「云何不知相？事業是過相，事業是慧相，是不如實知，是名不知相。

「云何名不知去蟲？所起欲覺能安，不離、不覺、不滅，所起瞋恚、害覺能安，不離，不覺、不滅，是名不去蟲。

「云何不覆瘡？謂眼見色，隨取形相，不守眼根，世間貪憂，惡不善法，心隨生漏，不能防護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根亦復如是。是名不覆其瘡。

「云何不起烟？如所聞，如所受法，不能為人分別顯示，是名不起烟。

「云何不知正道？八正道及聖法、律是名為道，彼不如實知，是名不知道。

「云何不知止處？謂於如來所知法，不得歡喜、悅樂、勝妙、出離、饒益，是名不知止處。

「云何不知度處？謂彼不知修多羅、毘尼、阿毘曇，不隨時往到其所，諮問請受：『云何為善？云何不善？云何有罪？云何無罪？作何等法為勝非惡？』於隱密法不能開發，於顯露法不能廣問，於甚深句義自所知者，不能廣宣顯示，是名不知度處。

「云何不知放牧處？謂四念處及賢聖法、律是名放牧處，於此不如實知，是名不知放牧處。

「云何為盡[(殼-一)/牛]其乳？彼剎利、婆羅門長者自在施與衣被、飲食、床臥、醫藥、資生眾具，彼比丘受者不知限量，是名盡[(殼-一)/牛]其乳。

「云何為上座大德多聞耆舊，乃至不向諸勝智梵行者所稱其功德，令其宗重承事供養，令得悅樂？謂比丘不稱彼上座，乃至令諸智慧梵行者往詣其所，以隨順身、口、意業承望奉事，是名不於上座多聞耆舊，乃至令智慧梵行往詣其所，承望奉事，令得悅樂。

「彼牧牛者成就十一法，堪能令彼群牛增長，擁護群牛，令其悅樂。何等為十一？謂知色、知相，如上清淨分說，乃至能領群者，隨時料理，令得安樂，是名牧牛者十一事成就，能令群牛增長擁護，令得安樂。如是，比丘成就十一法者，能自安樂，亦能安他。何等十一？謂知色、知相乃至十一……」如清淨分廣說，「是名比丘十一事成就，自安安他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二五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，至一奢能伽羅聚落，住一奢能伽羅林中。

時，有尊者那提伽，舊住一奢能伽羅聚落。一奢能伽羅聚落沙門、婆羅門聞沙門瞿曇拘薩羅人間遊行，至一奢能伽羅聚落，住一奢能伽羅林中。聞已，各辦一釜食，著門邊，作是念：「我先供養世尊！我先供養善逝！」各各高聲大聲，作如是唱。

爾時，世尊聞園林內有多人眾高聲大聲，語尊者那提伽：「何因、何緣園林內有眾多人高聲大聲唱說之聲？」

尊者那提伽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一奢能伽羅聚落諸剎利、婆羅門長者聞世尊住此林中，各作一釜食置園林內，各自唱言：『我先供養世尊！我先供養善逝！』以是故，於此林中多人高聲大聲唱說之聲。唯願世尊當受彼食。」



佛告那提伽：「莫以利我，我不求利；莫以稱我，我不求稱。那提伽！若於如來如是便得出要、遠離、寂滅、等正覺樂者，則於彼彼所起利樂，若味若求？那提伽！唯我於此像類得出要、遠離、寂滅、等正覺樂，不求而得，不苦而得，於何彼彼所起利樂，若味若求？那提伽！汝等於如是像類色不得出要、遠離、寂滅、等正覺樂故，不得不求之樂、不苦之樂。那提伽！天亦不得如是像類出要、遠離、寂滅、等正覺樂、不求之樂、不苦之樂。唯有我得如是像類出要、遠離、寂滅、等正覺樂、不求之樂、不苦之樂。於何彼彼所起利樂，若味若求？」

那提伽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欲說譬。」

佛告那提伽：「宜知是時。」

那提伽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譬如天雨，水流順下，隨其彼彼世尊住處，於彼彼處剎利、婆羅門長者信敬奉事，以世尊戒德清淨，正見真直。是故，我今作如是說，唯願世尊哀受彼請。」

佛告那提伽：「莫以利我，我不求利。乃至云何於彼彼所起利樂，有味有求？那提伽！我見比丘食好食已，仰腹而臥，急喘長息。我見已，作是思惟：『如此長老不得出要、遠離、寂滅、等正覺樂、不求之樂、不苦之樂。』復次，那提伽！我見此有二比丘食好食已，飽腹喘息，偃闡而行。我作是念：『非彼長老能得出要、遠離、寂滅、等正覺樂、不求之樂、不苦之樂。』

「那提伽！我見眾多比丘食好食已，從園至園，從房至房，從人至人，從群聚至群聚。我見是已，而作是念：『非彼長老如是能得出要、遠離、寂滅、等正覺樂、不求之樂、不苦之樂；我得如是像類出要、遠離、寂滅、等正覺樂、不求之樂、不苦之樂。』

「復次，那提伽！我於一時隨道行，見有比丘於前遠去，復有比丘於後來亦遠。我於爾時，閑靜無為，亦無有便利之勞。所以者何？依於食飲，樂著滋味，故有便利，此則為依。觀五受陰生滅，而厭離住，此則為依。於六觸入處觀察集滅，厭離而住，此則為依。於群聚之樂勤習群聚，厭於遠離，是則為依。樂修遠離，則勤於遠離，厭離群聚，是則為依。是故，那提伽！當如是學：『於五受陰觀察生滅，於六觸入處觀察集滅，樂於遠離，精勤遠離。』當如是學！」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那提伽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 一二五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，至那楞伽羅聚落……如上廣說，乃至彼彼所起求利。

佛告那提迦：「我見聚落邊有精舍，有比丘坐禪。我見已，作如是念：『今此尊者聚落人，此或沙彌，來往聲響作亂，障其禪思，覺其正受，於不到欲到、不獲欲獲、不證欲證而作留難。』那提迦！我不喜彼比丘住聚落精舍。

「那提迦！我見比丘住空閑處，仰臥吁咄。我見是已，而作是念：『令彼比丘覺寤睡眠，思空閑想。』那提迦！我亦不喜如是比丘住空閑處。

「那提迦！我復見比丘住空閑處，搖身坐睡。見已，作是念：『今此比丘於睡覺寤，不定得定，定心者得解脫。』是故，那提迦！我不喜如是比丘住空閑處。

「那提迦！我復見比丘住空閑處，端坐正受。我見已，作是念：『令此比丘不解脫者，疾得解脫；已解脫者，令自防護，使不退失。』那提迦！我喜如是比丘住空閑處。

「那提迦！我復見比丘住空閑處，彼於後時，遠離空處集捨床臥具，還入聚落受床臥具。那提迦！我亦不喜如是比丘還入聚落。

「復次，那提迦！我見比丘住聚落精舍，名聞大德能感財利、衣被、飲食、湯藥、眾具。彼於後時，集捨利養聚落床座，至於空閑，床臥安止。那提迦！我喜如是比丘集捨利養聚落床臥，住於空閑。那提迦！比丘當如是學！」

佛說此經已，那提迦比丘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 一二五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鞞舍離國彌猴池側重閣講堂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諸離車子常枕木枕，手足龜坼，疑畏莫令摩竭陀王阿闍世毘提希子得其間便。是故，常自儆策，不放逸住；以彼不放逸住故，摩竭陀王阿闍世毘提希子不能伺求得其間便。於未來世，不久，諸離車子恣樂無事，手足柔軟，繒纒為枕，四體安臥，日出不起，放逸而住；以放逸住故，摩竭陀王阿闍世毘提希子得其間便。

「如是，比丘精勤方便，堅固堪能，不捨善法，肌膚損瘦，筋連骨立。精勤方便，不捨善法，乃至未得所應得者，不捨精進，常攝其心，不放逸住，以不放逸住故；魔王波旬不得其便。

「當來之世，有諸比丘恣樂無事，手足柔軟，繒纒為枕，四體安臥，日出不起，放逸而住；以放逸住故，惡魔波旬伺得其便。是故，比丘！當如是學：『精勤方便，乃至不得未得，不捨方便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二五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士夫晨朝以三百釜食惠施眾生，日中、日暮亦復如是。第二士夫，時節須臾，於一切眾生修習慈心，乃至如[(穀-一)/牛]牛乳頃，比先士夫惠施功德所不能及，百分千分巨億萬分，算數譬類不得為比！是故，比丘！當作是學：『時節須臾，於一切眾生修習慈心，下至如[(穀-一)/牛]牛乳頃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二五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人家多女人少男子，當知是家易為盜賊之所劫奪。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不能數數下至如[(穀-一)/牛]牛乳頃，於一切眾生修習慈心，當知是人易為諸惡鬼神所欺。

「譬如人家多男子少女人，不為盜賊數數劫奪。如是，善男子數數下至如[(穀-一)/牛]牛乳頃，於一切眾生修習慈心，不為諸惡鬼神所欺。是故，諸比丘！常當隨時數數下至如[(穀-一)/牛]牛乳頃，修習慈心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二五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有人有七手劍，其刃廣利。有健士夫言：『我能以手以拳椎打汝劍，令其摧碎。』諸比丘！彼健士夫當能以手以拳椎打彼劍，令摧碎不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不能。世尊！彼七手劍其刃廣利，非彼士夫能以手以拳椎打碎折，正足自困。

「如是，比丘！若沙門、婆羅門下至如[(穀-一)/牛]牛乳頃，於一切眾生修習慈心，若有諸惡鬼神欲往伺求其短，不能得其間便，正可反自傷耳。是故，諸比丘！當如是學：『數數下至如[(穀-一)/牛]牛乳頃，修習慈心。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二五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以爪抄土，告諸比丘：「於意云何？我爪上土多，為大地土多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世尊！爪上土甚少耳，其大地土無量無數，不可為比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如是，眾生能數數下至彈指頃，於一切眾生修習慈心者，如甲上土耳；其諸眾生不能數數下至如彈指頃，於一切眾生修習慈心者，如大地土。是故，諸比丘！常當數數於一切眾生修習慈心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二五七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鞞舍離國彌猴池側重閣講堂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一切行無常，不恒、不安，是變易法。諸比丘！常當觀察一切諸行，修習厭離、不樂、解脫。」

時，有異比丘從座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：「壽命遷滅，遲速如何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我則能說，但汝欲知者難。」

比丘白佛：「可說譬不？」

佛言：「可說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有四士夫手執強弓，一時放發，俱射四方。有一士夫及箭未落，接取四箭。云何？比丘！如是士夫為捷疾不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捷疾。世尊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此接箭士夫雖復捷疾，有地神天子倍疾於彼，虛空神天倍疾地神，四王天子來去倍疾於虛空神天，日月天子復倍捷疾於四王天，導日月神復倍捷疾於日月天子。諸比丘！命行遷變倍疾於彼導日月神。是故，諸比丘！當勤方便，觀察命行無常迅速如是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二五八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波羅[木\*奈]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，有一人名陀舍羅訶，彼陀舍羅訶有鼓名阿能訶，好聲、美聲、深聲，徹四十里。彼鼓既久，處處裂壞。爾時，鼓士裁割牛皮，周匝纏縛；雖復纏縛，鼓猶無復高聲、美聲、深聲。彼於後時，轉復朽壞，皮大剝落，唯有聚木。

「如是，比丘！修身、修戒、修心、修慧，以彼修身、修戒、修心、修慧故，於如來所說修多羅甚深明照，難見難覺，不可思量，微密決定，明智所知，彼則頓受、

周備受，聞其所說，歡喜崇習，出離饒益。當來比丘不修身、不修戒、不修心、不修慧，聞如來所說修多羅甚深明照空相應隨順緣起法，彼不頓受持，不至到受。聞彼說者，不歡喜崇習，而於世間眾雜異論、文辭綺飾、世俗雜句，專心頂受，聞彼說者，歡喜崇習，不得出離饒益。於彼如來所說甚深明照空相要法隨順緣起者，於此則滅，猶如彼鼓，朽故壞裂，唯有聚木。是故，諸比丘！當勤方便修身、修戒、修心、修慧，於如來所說甚深明照空相要法隨順緣起，頓受、遍受。聞彼說者，歡喜崇習，出離饒益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二五九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鐵丸投著火中，與火同色，盛著劫貝綿中。云何？比丘！當速燃不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愚癡之人依聚落住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村乞食，不善護身，不守根門，心不繫念，若見年少女人，不正思惟，取其色相，起貪欲心；欲燒其心，欲燒其身；身心燒已，捨戒退減。是愚癡人長夜當得非義饒益。是故，比丘！當如是學：『善護其身，守護根門，繫念，入村乞食。』當如是學！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二六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，有一猫狸，飢渴羸瘦，於孔穴中伺求鼠子。若鼠子出，當取食之。有時鼠子出穴遊戲，時，彼猫狸疾取吞之。鼠子身小，生入腹中；入腹中已，食其內藏，食內藏時，猫狸迷悶，東西狂走，空宅、塚間，不知何止，遂至於死。

「如是，比丘！有愚癡人依聚落住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村乞食，不善護身，不守根門，心不繫念，見諸女人，起不正思惟，而取色相，發貪欲心，貪欲發已，欲火熾燃，燒其身心；燒身心已，馳心狂逸，不樂精舍、不樂空閑、不樂樹下，為惡不善心侵食內法，捨戒退減，此愚癡人長夜常得不饒益苦。是故，比丘！當如是學：『善護其身，守諸根門，繫心正念，入村乞食。』當如是學！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二六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木杵，常用不止，日夜消滅。如是，比丘！若沙門、婆羅門從本以來，不閉根門，食不知量，初夜、後夜不勤覺悟修習善法，當知是輩終日損減，不增善法，如彼木杵。

「諸比丘！譬如優鉢羅、鉢曇摩、拘牟頭、分陀利生於水中，長於水中，隨水增長。如是，沙門、婆羅門善閉根門，飲食知量，初夜、後夜精勤覺悟，當知是等善根功德日夜增長，終不退減。當如是學：『善閉根門，飲食知量，初夜、後夜精勤覺悟，功德善法日夜增長。』當如是學！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二六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於後夜時聞野狐鳴。

爾時，世尊夜過天明，於大眾前敷座而坐，告諸比丘：「汝等後夜時聞野狐鳴不？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有一愚癡人作如是念：『令我受身得如是形類，作如是聲。』此愚癡人欲求如是像類處所受生，何足不得？是故，比丘！汝等但當精勤方便，求斷諸有，莫作方便，增長諸有，當如是學！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二六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不讚歎受少有身，況復多受？所以者何？受有者苦。譬如糞屎，少亦臭穢，何況於多？如是諸有，少亦不歎，乃至剎那，況復於多？所以者何？有者，苦故。是故，比丘！當如是學：『斷除諸有，莫增長有。』當如是學！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二六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世尊夜後分時聞野狐鳴。

是夜過已，於大眾前敷座而坐，告諸比丘：「汝等於夜後分聞野狐鳴不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彼野狐者，疥瘡所困，是故鳴喚。若能有人為彼野狐治疥瘡者，野狐必當知恩報恩。而今有一愚癡之人，無有知恩報恩。是故，諸比丘！當如是學：『知恩報恩。』其有小恩尚報，終不忘失，況復大恩？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二六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，有尊者跋迦梨住王舍城金師精舍，疾病困苦，尊者富隣尼瞻視供養。

時，跋迦梨語富隣尼：「汝可詣世尊所，為我稽首禮世尊足，問訊世尊少病少惱、起居輕利、安樂住不？言：『跋迦梨住金師精舍，疾病困篤，委積床褥，願見世尊。疾病困苦，氣力羸憊，無由奉詣。唯願世尊降此金師精舍，以哀愍故！』」

時，富隣尼受跋迦梨語已，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尊者跋迦梨稽首世尊足，問訊世尊少病少惱、起居輕利、安樂住不？」

世尊答言：「令彼安樂。」

富隣尼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尊者跋迦梨住金師精舍，疾病困篤，委在床褥，願見世尊，無有身力來詣世尊。善哉！世尊！詣金師精舍，以哀愍故！」

爾時，世尊默然聽許。時，富隣尼知世尊聽許已，禮足而去。

爾時，世尊晡時從禪覺，往詣金師精舍，至跋迦梨住房。跋迦梨比丘遙見世尊，從床欲起。

佛告跋迦梨：「且止！勿起！」

世尊即坐異床，語跋迦梨：「汝心堪忍此病苦不？汝身所患，為增、為損？」

跋迦梨白佛……如前又摩比丘修多羅廣說。「世尊！我身苦痛，極難堪忍，欲求刀自殺，不樂苦生。」

佛告跋迦梨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云何？跋迦梨！色是常耶？為非常耶？」

跋迦梨答言：「無常。世尊！」

復問：「若無常，是苦耶？」

答言：「是苦。世尊！」

復問：「跋迦梨！若無常、苦者，是變易法，於中寧有可貪、可欲不？」

跋迦梨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如是說。

佛告跋迦梨：「若於彼身無可貪、可欲者，是則善終，後世亦善。」

爾時，世尊為跋迦梨種種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從座起去。即於彼夜，尊者跋迦梨思惟解脫，欲執刀自殺，不樂久生。

時，有二天身極端正，於後夜時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尊者跋迦梨疾病困苦，思惟解脫，欲執刀自殺，不樂久生。」

第二天言：「彼尊者跋迦梨已於善解脫而得解脫。」說此語已，俱禮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爾時，世尊夜過晨朝，於大眾前敷座而坐，告諸比丘：「昨夜有二天子，形體端正，來詣我所，稽首作禮，退住一面。而作是言：『尊者跋迦梨住金師精舍，疾病困苦，思惟解脫，欲執刀自殺，不樂久生。』」第二天言：『尊者跋迦梨已於善解脫而得解脫。』說此語已，稽首作禮，即沒不現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一比丘：「汝當往詣尊者跋迦梨比丘所，語跋迦梨言：『昨夜有二天來詣我所，稽首作禮，退住一面，語我言：『尊者跋迦梨疾病困苦，思惟解脫，欲執刀自殺，不樂久生。』』」第二天言：「尊者跋迦梨於善解脫而得解脫。」說此語已，即沒不現。此是天語，佛復記汝：「汝於此身不起貪欲，是則善終，後世亦善。」』」

時，彼比丘受世尊教已，詣金師精舍跋迦梨房。

爾時，跋迦梨語侍病者：「汝等持繩床，共舉我身，著精舍外，我欲執刀自殺，不樂久生。」

時，有眾多比丘出房舍，露地經行。受使比丘詣眾多比丘所，問眾多比丘言：「諸尊！跋迦梨比丘住在何所？」

諸比丘答言：「跋迦梨比丘告侍病者，令舉繩床，出精舍外，欲執刀自殺，不樂久生。」受使比丘即詣跋迦梨所。

跋迦梨比丘遙見使比丘來，語侍病者：「下繩床著地，彼比丘疾來，似世尊使。」彼侍病者即下繩床著地。

時，彼使比丘語跋迦梨：「世尊有教及天有所說。」

時，跋迦梨語侍病者：「扶我著地，不可於床上受世尊教及天所說。」時，侍病者即扶跋迦梨，下置於地。

時，跋迦梨言：「汝可宣示世尊告勅及天所說。」

使比丘言：「跋迦梨！大師告汝：『夜有二天來白我言：『跋迦梨比丘疾病困苦，思惟解脫，欲執刀自殺，不樂久生。』』」第二天言：「跋迦梨比丘已於善解脫而得解脫。」說此語已，即沒不現。』世尊復記說，汝善於命終，後世亦善。」

跋迦梨言：「尊者！大師善知所知，善見所見；彼二天者亦善知所知，善見所見。然我今日於色常、無常，決定無疑；無常者是苦，決定無疑。若無常、苦者，是變易法，於彼無有可貪、可欲，決定無疑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然我今日疾病苦



痛猶故隨身，欲刀自殺，不樂久生。」即執刀自殺。

時，使比丘供養跋迦梨死身已，還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以世尊所勅，具告尊者跋迦梨。彼作是言：『大師善知所知，善見所見；彼二天者亦善知所知，善見所見……』」廣說乃至「執刀自殺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共詣金師精舍跋迦梨尸所。」見跋迦梨死身，有遠離之色。見已，語諸比丘：「汝等見是跋迦梨比丘死身在地，有遠離之色不？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已見。世尊！」

復告諸比丘：「遶跋迦梨身，四面周匝，有闇冥之相圍遶身不？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已見。世尊！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此是惡魔之像，周匝求覓跋迦梨善男子識神當生何處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跋迦梨善男子不住識神，以刀自殺。」

爾時，世尊為彼跋迦梨說第一記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二六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，有尊者闍陀，住那羅聚落好衣菴羅林中，疾病困篤。

時，尊者舍利弗聞尊者闍陀在那羅聚落好衣菴羅林中，疾病困篤。聞已，語尊者摩訶拘絺羅：「尊者知不？闍陀比丘在那羅聚落好衣菴羅林中疾病困篤，當往共看。」摩訶拘絺羅默然許之。

時，尊者舍利弗與尊者摩訶拘絺羅共詣那羅聚落好衣菴羅林中，至尊者闍陀住房。

尊者闍陀遙見尊者舍利弗、尊者摩訶拘絺羅，凭床欲起。

尊者舍利弗語尊者闍陀：「汝且莫起！」

尊者舍利弗、尊者摩訶拘絺羅坐於異床，問尊者闍陀：「云何？尊者闍陀！所患為可堪忍不？為增、為損？……」如前又摩修多羅廣說。

尊者闍陀言：「我今身病，極患苦痛，難可堪忍。所起之病，但增無損，唯欲執刀自殺，不樂苦活。」

尊者舍利弗言：「尊者闍陀！汝當努力，莫自傷害！若汝在世，我當與汝來往周旋；汝若有乏，我當給汝如法湯藥；汝若無看病人，我當看汝，必令適意，非不適意。」

闍陀答言：「我有供養，那羅聚落諸婆羅門長者悉見看視，衣被、飲食、臥具、湯藥無所乏少；自有弟子修梵行者隨意瞻病，非不適意。但我疾病苦痛逼身，難可堪

忍，唯欲自殺，不樂苦生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闍陀！眼及眼識、眼所識色，彼寧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闍陀答言：「不也。」

尊者舍利弗復問：「闍陀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及意識、意識所識法，彼寧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闍陀答言：「不也。」

尊者舍利弗復問：「闍陀！汝於眼、眼識及色，為何所見、何所識、何所知故，言眼、眼識及色，非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？」

闍陀答言：「我於眼、眼識及色，見滅、知滅故，見眼、眼識及色，非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。」

復問：「闍陀！汝於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意識及法，何所見、何所知故，於意、意識及法，見非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？」

闍陀答言：「尊者舍利弗！我於意、意識及法，見滅、知滅故，於意、意識及法，見非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。尊者舍利弗！然我今日身病苦痛，不能堪忍，欲以刀自殺，不樂苦生。」

時，尊者摩訶拘絺羅語尊者闍陀：「汝今當於大師修習正念，如所說句：『有所依者，則為動搖；動搖者，有所趣向；趣向者，為不休息；不休息者，則隨趣往來；隨趣往來者，則有未來生死；有未來生死故，有未來出沒；有未來出沒故，則有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苦、惱。如是純一苦聚集。』如所說句：『無所依者，則不動搖；不動搖者，得無趣向；無趣向者，則有止息；有止息故，則不隨趣往來；不隨趣往來，則無未來出沒，無未來出沒者；則無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。如是純大苦聚滅。』」

闍陀言：「尊者摩訶拘絺羅！供養世尊事，於今畢矣！隨順善逝，今已畢矣！適意，非不適意。弟子所作，於今已作。若復有餘弟子所作供養師者，亦當如是供養大師，適意，非不適意。然我今日身病苦痛，難可堪忍，唯欲以刀自殺，不樂苦生。」爾時，尊者闍陀即於那羅聚落好衣菴羅林中以刀自殺。

時，尊者舍利弗供養尊者闍陀舍利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尊者闍陀於那羅聚落好衣菴羅林中以刀自殺。云何？世尊！彼尊者闍陀當至何趣？云何受生？後世云何？」

佛告尊者舍利弗：「彼不自記說言：『尊者摩訶拘絺羅！我供養世尊，於今已畢；隨順善逝，於今已畢，適意，非不適意。若復有餘供養大師者，當如是作，適意，非不適意。』耶？」
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復問：「世尊！彼尊者闍陀先於鎮珍尼婆羅門聚落，有供養家、極親厚家、善言語家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如是，舍利弗！正智、正善解脫善男子，有供養家、親厚家、善言語家。舍利弗！我不說彼有大過。若有捨此身，餘身相續者，我說彼等則有大過；若有捨此身已，餘身不相續者，我不說彼有大過也。無大過故，於那羅聚落好衣菴羅林中以刀自殺。」

如是，世尊為彼尊者闍陀說第一記。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舍利弗歡喜作禮而去。

## 雜阿含經卷第四十七

## 雜阿含經卷第四十八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 一二六七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比丘！比丘度駛流耶？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天子！」

天子復問：「無所攀緣，亦無所住，度駛流耶？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天子！」

天子復問：「無所攀緣，亦無所住而度駛流，其義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天子！我如是如是抱，如是如是直進，則不為水之所[漂\*寸]。如是如是不抱。如是如是不直進，則為水所[漂\*寸]。如是，天子！名為無所攀緣，亦無所住而度駛流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二六八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白佛言：「比丘知一切眾生所著、所集，決定解脫、廣解脫、極廣解脫耶？」

佛告天子：「我悉知一切眾生所著、所集，決定解脫、廣解脫、極廣解脫。」天子白佛：「比丘云何知一切眾生所著、所集，決定解脫、廣解脫、極廣解脫？」

佛告天子：「愛喜滅盡，我心解脫；心解脫已，故知一切眾生所著、所集，決定解脫、廣解脫、極廣解脫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二六九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誰度於諸流？ 晝夜勤精進，  
不攀亦不住， 何染而不著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一切戒具足， 智慧善正受，  
內思惟繫念， 度難度諸流。  
不樂於欲想， 超越於色結，  
不繫亦不住， 於染亦不著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 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 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二七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山谷精舍。

時，有拘迦尼，是光明天女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諸光明遍照山谷。

時，拘迦尼天女而說偈言：

「其心不為惡， 及身口世間，  
五欲悉虛空， 正智正繫念。  
不習近眾苦， 非義和合者。」

佛告天女：「如是，如是。」

「其心不為惡， 及身口世間，  
五欲悉虛空， 正智正繫念。  
不習近眾苦， 非義和合者。」

時，拘迦那娑天女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爾時，世尊夜過晨朝，入於僧中，敷尼師壇，於大眾前坐，告諸比丘：「昨日夜後，有拘迦那天女，容色絕妙，來詣我所，稽首我足，退坐一面而說偈言：

「其心不為惡，    及身口世間，  
五欲悉虛空，    正智正繫念，  
不習近眾苦，    非義和合者。」

我即答言：「如是，天女！如是，天女！

「其心不為惡，    及身口世間，  
五欲悉虛空，    正智正繫念。  
不習近眾苦，    非義和合者。」

「說是語時，拘迦尼天女聞我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我足，即沒不現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二七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山谷精舍。

爾時，尊者阿難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四句法經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何等為四句法經。」

爾時，尊者阿難即說偈言：

「其心不為惡，    及身口世間，  
五欲悉虛空，    正智正繫念。  
不習近眾苦，    非義和合者。」

「諸比丘！是名四句法經。」

爾時，有一異婆羅門，去尊者阿難不遠，為諸年少婆羅門受誦經。時，彼婆羅門作是念：「若沙門阿難所說偈，於我所說經，便是非人所說。」

時，彼婆羅門即往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瞿曇！沙門阿難所說偈言：

「其心不為惡，    及身口世間，  
五欲悉虛空，    正智正繫念。  
不習近眾苦，    非義和合者。」

「如是等所說，則是非人語，非為人語。」

佛告婆羅門：「如是，如是，婆羅門！是非人語，非為人語也。時，有拘迦尼天女來詣我所，稽首我足，退坐一面而說偈言：

「其心不為惡，    及身口世間，  
五欲悉虛空，    正智正繫念。」

不習近眾苦， 非義和合者。」

「我時答言：『如是，如是，如天女所言：

「『其心不為惡， 及身口世間，

五欲悉虛空， 正智正繫念。

不習近眾苦， 非義和合者。』』

「是故，婆羅門！當知此所說偈，是非人所說，非是人所說也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彼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禮佛足而去。

### (一二七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山谷精舍。

時，有拘迦那娑天女，是光明天女，起大電光熾然，歸佛、歸法、歸比丘僧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普照山谷，即於佛前而說偈言

「其心不為惡， 及身口世間，

五欲悉虛空， 正智正繫念。

不習近眾苦， 非義和合者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天女言：「如是，如是，天女！如汝所說：

「『其心不為惡， 及身口世間，

五欲悉虛空， 正智正繫念。

不習近眾苦， 非義和合者。』』

爾時，拘迦那娑天女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爾時，世尊夜過晨朝入僧中，敷尼師壇，於大眾前坐，告諸比丘：「於昨後夜，拘迦那娑天女，光明之天女，來詣我所，稽首我足，退坐一面。而說偈言：

「『其心不為惡， 及身口世間，

五欲悉虛空， 正智正繫念。

不習近眾苦， 非義和合者。』』

「我時答言：『如是，天女！如是，天女！如汝所說：

「『其心不為惡， 及身口世間，

五欲悉虛空， 正智正繫念。

不習近眾苦， 非義和合者。』』

「拘迦那天女， 電光熾然，

敬禮佛法僧， 說偈義饒益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二七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山谷精舍。

時，有拘迦那娑天女，光明之天女，放電光明，炎照熾然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普照山谷，即於佛前而說偈言：

「我能廣分別，    如來正法律，  
今且但略說，    足以表其心。  
其心不為惡，    及身口世間，  
五欲悉虛空，    正智正繫念。  
不習近眾苦，    非義和合者。」

佛告天女：「如是，天女！如是，天女！如汝所說：

「『其心不為惡，    及身口世間，  
五欲悉虛空，    正智正繫念。  
不習近眾苦，    非義和合者。』」

時，拘迦那娑天女聞佛所說，歡喜稽首，即沒不現。

爾時，世尊夜過晨朝，入於僧前，於大眾中敷座而坐，告諸比丘：「昨後夜時，拘迦那娑天女來詣我所，恭敬作禮，退坐一面而說偈言：

「我能廣分別，    如來正法律，  
今且但略說，    足以表我心。  
其心不為惡，    及身口世間，  
五欲悉虛空，    正智正繫念。  
不習近眾苦，    非義和合者。」

「我時答言：『如是，天女！如汝所說：

「『其心不為惡，    及身口世間，  
五欲悉虛偽，    正智正繫念。  
不習近眾苦，    非義和合者。』」

「時，彼天女聞我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我足，即沒不現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二七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毘舍離獼猴池側重閣講堂。

時，有拘迦那娑天女、朱盧陀天女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遍照一切獼猴池側。



時，朱盧陀天女說偈白佛：

「大師等正覺，    住毘舍離國，  
拘迦那朱盧，    稽首恭敬禮。  
我昔未曾聞，    牟尼正法律，  
今乃得親見，    現前說正法。  
若於聖法律，    惡慧生厭惡，  
必當墮惡道，    長夜受諸苦。  
若於聖法律，    正念律儀備，  
彼則生天上，    長夜受安樂。」

拘迦娑天女復說偈言：

「其心不為惡，    及身口世間，  
五欲悉虛偽，    正智正繫念。  
不習近眾苦，    非義和合者。」

佛告天女：「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說：

「『其心不為惡，    及身口世間，  
五欲悉虛偽，    正智正繫念。  
不習近眾苦，    非義和合者。』」

時，彼天女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即沒不現。

爾時，世尊夜過晨朝入僧中，敷座而坐，告諸比丘：「昨後夜時，有二天女，容  
色絕妙，來詣我所，為我作禮，退坐一面。朱盧陀天女而說偈言：

「『大師等正覺，    住毘舍離國，  
我拘迦那娑，    及以朱盧陀。  
如是二天女，    稽首禮佛足，  
我昔未曾聞，    牟尼正法律。  
今乃見正覺，    演說微妙法，  
若於正法律，    厭惡住惡慧。  
必墮於惡道，    長夜受大苦，  
若於正法律，    正念律儀備。  
生善趣天上，    長夜受安樂。』

「拘迦那天女復說偈言：

「『其心不為惡，    及身口世間，  
五欲悉虛偽，    正智正繫念。  
不習近眾苦，    非義和合者。』

「我時答言：『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說：

「『「其心不為惡，及身口世間，  
五欲悉虛偽，正智正繫念。  
不習近眾苦，非義和合者。」』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二七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天子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無觸不報觸，觸則以觸報，  
以觸報觸故，不瞋不招瞋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有於不瞋人，而加之以瞋，  
清淨之正士，離諸煩惱結。  
於彼起惡心，惡心還自中，  
如逆風揚塵，還自坌其身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二七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愚癡人所行，不合於黠慧，  
自所行惡行，為自惡知識。  
所造眾惡行，終獲苦果報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既作不善業，終則受諸惱，  
造業雖歡喜，啼泣受其報。」

造諸善業者，    終則不熱惱，  
歡喜而造業，    安樂受其報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一二七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不可常言說，    亦不一向聽，  
而得於道跡，    堅固正超度。  
思惟善寂滅，    解脫諸魔縛，  
能行說之可，    不行不應說。  
不行而說者，    智者則知非，  
不行己所應，    不作而言作。  
是則同賊非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天子言：「汝今有所嫌責耶？」

天子白佛：「悔過，世尊！悔過，善逝！」

爾時，世尊熙怡微笑。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我今悔其過，    世尊不納受，  
內懷於惡心，    抱怨而不捨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言說悔過辭，    內不息其心，  
云何得息怨？    何名為修善？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誰不有其過？    何人無有罪？  
誰復無愚癡？    孰能常堅固？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  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一二七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有瞿迦梨比丘，是提婆達多伴黨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

爾時，世尊告瞿迦梨比丘：「瞿迦梨！汝何故於舍利弗、目犍連清淨梵行所，起不清淨心？長夜當得不饒益苦。」

瞿迦梨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信世尊語，所說無異，但舍利弗、大目犍連心有惡欲。」如是第二、第三說，瞿迦梨比丘——提婆達多伴黨於世尊所再三說中，違反不受，從座起去。去已，其身周遍生諸疱瘡，皆如粟，漸漸增長，皆如桃李。

時，瞿迦梨比丘患苦痛，口說是言：「極燒！極燒！」膿血流出，身壞命終，生大鉢曇摩地獄。

時，有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時，一天子白佛言：「瞿迦梨比丘——提婆達多伴黨今已命終。」時，第二天子作是言：「諸尊當知，瞿迦梨比丘命終墮地獄中。」第三天子即說偈言：

「士夫生世間，    斧在口中生，  
還自斬其身，    斯由其惡言。  
應毀便稱譽，    應譽而便毀，  
其罪生於口，    死墮惡道中。  
博弈亡失財，    是非為大咎，  
毀佛及聲聞，    是則為大過。」

彼三天子說是偈已，即沒不現。

爾時，世尊夜過晨朝，來入僧中，於大眾前敷座而坐，告諸比丘：「昨後夜時，有三天子來詣我所，稽首我足，退坐一面。第一天子語我言：『世尊！瞿迦梨比丘——提婆達多伴黨今已命終。』第二天子語餘天子言：『瞿迦梨比丘命終墮地獄中。』第三天子即說偈言：

「『士夫生世間，    斧在口中生，  
還自斬其身，    斯由其惡言。  
應毀便稱譽，    應譽而便毀，  
其罪口中生，    死則墮惡道。』

「說是偈已，即沒不現。諸比丘！汝等欲聞生阿浮陀地獄眾生其壽齊限不？」

諸比丘白佛：「今正是時，唯願世尊為諸大眾說阿浮陀地獄眾生壽命齊限。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！善思！當為汝說。譬如拘薩羅國，四斗為一阿羅，四阿羅為一獨籠那，十六獨籠那為一闍摩那，十六闍摩那為一摩尼，二十摩尼為一佉梨，二十佉梨為一倉，滿中芥子。若使有人百年百年取一芥子。如是乃至滿倉芥子都盡，阿浮陀地獄眾生壽命猶故不盡。如是二十阿浮陀地獄眾生壽等一尼羅浮陀地獄眾生壽，二十尼羅浮陀地獄眾生壽等一阿吒吒地獄眾生壽，二十阿吒吒地獄眾生壽等一阿波波地獄眾生壽，二十阿波波地獄眾生壽等一阿休休地獄眾生壽，二十阿休休地獄眾生壽等一優鉢羅地獄眾生壽，二十優鉢羅地獄眾生壽等一鉢曇摩地獄眾生壽，二十鉢曇摩地獄眾生壽等一摩訶鉢曇摩地獄眾生壽。」

「比丘！彼瞿迦梨比丘命終墮摩訶鉢曇摩地獄中，以彼於尊者舍利弗、大目犍連比丘生惡心、誹謗故。是故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：『於彼燒焦炷所，尚不欲毀壞，況毀壞有識眾生？』」佛告諸比丘：「當如是學！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一二七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天子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退落墮負處，云何而得知？

唯願世尊說，云何負處門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勝處易得知，負處知亦易，

樂法為勝處，毀法為負處。

愛樂惡知識，不愛善知識，

善友生怨結，是名墮負門。

愛樂不善人，善人反憎惡，

欲惡不欲善，是名負處門。

斗秤以欺人，是名墮負門。

博弈耽嗜酒，遊輕著女色，

費喪於財物，是名墮負門，

女人不自守，捨主隨他行，  
男子心放蕩，捨妻隨外色，  
如是為家者，斯皆墮負門。  
老婦得少夫，心常懷嫉妬，  
懷嫉臥不安，是則墮負門。  
老夫得少婦，墮負處亦然。  
常樂著睡眠，知識同遊戲，  
怠墮好瞋恨，斯皆墮負門。  
多財結朋友，酒食奢不節，  
多費喪財物，斯皆墮負門。  
小財多貪愛，生於剎利心，  
常求為王者，是則墮負門。  
求珠璫瓔珞，革屣履傘蓋，  
莊嚴自慳惜，是則墮負門。  
受他豐美食，自慳惜其財，  
食他不反報，是則墮負門。  
沙門婆羅門，屈請入其舍，  
慳惜不時施，是則墮負門。  
沙門婆羅門，次第行乞食，  
呵責不欲施，是則墮負門。  
若父母年老，不及時奉養，  
有財而不施，是則墮負門。  
於父母兄弟，搥打而罵辱，  
無有尊卑序，是則墮負門。  
佛及弟子眾，在家與出家，  
毀皆不恭敬，是則墮負門。  
實非阿羅漢，羅漢過自稱，  
是則世間賊，墮於負處門。  
此世間負處，我知見故說，  
猶如嶮怖道，慧者當遠避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速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二八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誰屈下而屈下？    誰高舉而隨舉？

云何童子戲，    如童塊相擲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愛下則隨下，    愛舉則隨舉，  
愛戲於愚夫，    如童塊相擲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二八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天子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決定以遮遮，    意妄想而來，  
若人遮一切，    不令其逼迫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決定以遮遮，    意妄想而來，  
不必一切遮，    但遮其惡業。  
遮彼彼惡已，    不令其逼迫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二八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天子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云何得名稱？    云何得大財？

云何德流聞？    云何得善友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持戒得名稱，    布施得大財，  
真實德流聞，    恩惠得善友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二八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天子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云何人所作，    智慧以求財，  
等攝受於財，    若勝若復劣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始學功巧業，    方便集財物，  
得彼財物已，    當應作四分，  
一分自食用，    二分營生業，  
餘一分藏密，    以擬於貧乏。  
營生之業者，    田種行商賈，  
牧牛羊興息，    邸舍以求利，  
造屋舍床臥，    六種資生具，  
方便修眾具，    安樂以存世，  
如是善修業，    點慧以求財，



財寶隨順生，    如眾流歸海。  
如是財饒益，    如蜂集眾味，  
晝夜財增長，    猶如蟻積堆。  
不付老子財，    不寄邊境民，  
不信姦狡人，    及諸慳悋者，  
親附成事者，    遠離不成事，  
能成事士夫，    猶如火熾然。  
善友貴重人，    敏密修良者，  
同氣親兄弟，    善能相攝受。  
居親眷屬中，    標顯若牛王，  
各隨其所應，    分財施飲食。  
壽盡而命終，    當生天受樂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# ( 一二八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，拘薩羅國有彈琴人，名曰龜牛，於拘薩羅國人間遊行，止息野中。時，有六廣大天宮天女，來至憍薩羅國龜牛彈琴人所，語龜牛彈琴人言：『阿舅！阿舅！為我彈琴，我當歌舞。』龜牛彈琴者言：『如是，姊妹！我當為汝彈琴，汝當語我汝是何人？何由生此？』天女答言：『阿舅！且彈琴，我當歌舞，於歌頌中，自說所以生此因緣。』彼拘薩羅國龜牛彈琴人即便彈琴，彼六天女即便歌舞。

「第一天女說偈歌言：

「『若男子女人，    勝妙衣惠施，  
施衣因緣故，    所生得殊勝。  
施所愛念物，    生天隨所欲，  
見我居宮殿，    乘空而遊行。  
天身如金聚，    天女百中勝，  
觀察斯福德，    迴向中之最。』

「第二天女復說偈言：

「『若男子女人，    勝妙香惠施，  
愛念可意施，    生天隨所欲。  
見我處宮殿，    乘空而遊行，  
天身若金聚，    天女百中勝。  
觀察斯福德，    迴向中之最。』

「第三天女復說偈言：

「『若男子女人，    以食而惠施，  
可意愛念施，    生天隨所欲。  
見我居宮殿，    乘虛而遊行，  
天身如金聚，    天女百中勝，  
觀察斯福德，    迴向中之最。』

「第四天女復說偈言：

「『憶念餘生時，    曾為人婢使，  
不盜不貪嗜，    勤修不懈怠。  
量腹自節身，    分飡救貧人，  
今見居宮殿，    乘虛而遊行。  
天身如金聚，    天女百中勝，  
觀察斯福德，    供養中為最。』

「第五天女復說偈言：

「『憶念餘生時，    為人作子婦，  
璋姑性狂暴，    常加麤澁言。  
執節修婦禮，    卑遜而奉順，  
今見處宮殿，    乘虛而遊行。  
天身如金聚，    天女百中勝，  
觀察斯福德，    供養中為最。』

「第六天女復說偈言：

「『昔曾見行跡，    比丘比丘尼，  
從其聞正法，    一宿受齋戒。  
今見處天宮，    乘虛而遊行，  
天身如金聚，    天女百中勝。  
觀察斯福德，    迴向中之最。』

「爾時，拘薩羅國麤牛彈琴人而說偈言：

「『我今善來此，    拘薩羅林中，  
得見此天女，    具足妙天身。  
既見又聞說，    當增修善業，  
緣今修功德，    亦當生天上。』

「說是語已，此諸天女即沒不現。」  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二八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天子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何法起應滅？    何生應防護？  
何法應當離？    等觀何得樂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瞋恚起應滅，    貪生逆防護，  
無明應捨離，    等觀真諦樂。  
欲生諸煩惱，    欲為生苦本，  
調伏煩惱者，    眾苦則調伏。  
調伏眾苦者，    煩惱亦調伏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於是，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二八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天子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若人行放逸，    愚癡離惡慧，  
禪思不放逸，    疾得盡諸漏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非世間眾事，    是則之為欲，  
心法馳覺想，    是名士夫欲。  
世間種種事，    常在於世間，  
智慧修禪思，    愛欲永潛伏。  
信為士夫伴，    不信則不度，  
信增其名稱，    命終得生天。  
於身虛空想，    名色不堅固，  
不著名色者，    遠離於積聚。  
觀此真實義，    如解脫哀愍，  
由斯智慧故，    世稱歎供養。  
能斷眾雜相，    超絕生死流，  
超度諸流已，    是名為比丘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於是，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一二八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天子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與何人同處，    復與誰共事，  
知何等人法，    名為勝非惡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與正士同遊，    正士同其事，  
解知正士法，    是則勝非惡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 ( 一二八八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天子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慳悋生於心，不能行布施，  
明智求福者，乃能行其惠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怖畏不行施，常得不施怖，  
怖畏於飢渴，慳惜從怖生。  
此世及他世，常癡飢渴畏，  
死則不隨死，獨往無資糧。  
少財能施者，多財難亦捨，  
難捨而能捨，是則為難施。  
無知者不覺，慧者知難知，  
以法養妻子，少財淨心施。  
百千耶盛會，所獲其福利，  
比前如法施，十六不及一。  
打縛惱眾生，所得諸財物，  
惠施安國土，是名有罪施。  
方之平等施，稱量所不及，  
如法不行非，所得財物施。  
難施而行施，是應賢聖施，  
所往常獲福，壽終上生天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速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。」

時，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 ( 一二八九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金婆羅山金婆羅鬼神住處石室中。

爾時，世尊金鎗刺足，未經幾時，起身苦痛；能得捨心，正智正念，堪忍自安，無退減想。

彼有山神天子八人，作是念：「今日世尊住王舍城金婆羅山金婆羅鬼神住處石室中，金鎗刺足，起身苦痛而能捨心，正念正智，堪忍自安，無所退減，我等當往面前讚嘆。」作是念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

第一天神說偈嘆言：

「沙門瞿曇，人中師子，身遭苦痛，  
堪忍自安，正智正念，無所退減。」

第二天子復讚嘆言：

「大士之大龍，大士之牛王，  
大士夫勇力，大士夫良馬，  
大士夫上首，大士夫之勝。」

第三天子復讚嘆言：

「此沙門瞿曇，士夫分陀利，  
身生諸苦痛，而能行捨心，  
正智正念住，堪忍以自安，  
而無所退減。」

第四天子復讚嘆言：「若有於沙門瞿曇士夫分陀利所說違反嫌責，當知斯等長夜當得不饒益苦，唯除不知真實者。」

第五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觀彼三昧定，善住於正受，  
解脫離諸塵，不踊亦不沒，  
其心安隱住，而得心解脫。」

第六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經歷五百歲，誦婆羅門典，  
精勤修苦行，不解脫離塵，  
是則卑下類，不得度彼岸。」

第七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為欲之所迫，持戒之所縛，  
勇捍行苦行，經歷於百年，  
其心不解脫，不離於塵垢，  
是則卑下類，不度於彼岸。」

第八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心居憍慢欲，不能自調伏，  
不得三昧定，牟尼之正受，  
獨一居山林，其心常放逸，  
於彼死魔軍，不得度彼岸。」

時，彼山神天子八人各各讚嘆已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二九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天子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廣無過於地，深無踰於海，  
高無過須彌，大士無毘紐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廣無過於愛，深無踰於腹，  
高莫過憍慢，大士無勝佛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。」

於是，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二九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天子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何物火不燒？何風不能吹？  
水災壞大地，何物不流散？  
惡王及盜賊，強劫人財物，  
何男子女人，不為其所奪？  
云何珍寶藏，終竟不亡失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福火所不燒，    福風不能吹，  
水災壞大地，    福水不流散。  
惡王及盜賊，    強奪人財寶，  
若男子女人，    福不被劫奪。  
樂報之寶藏，    終竟不亡失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於是，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二九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天子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誰當持資糧？    何物賊不劫？  
何人劫而遮？    何人劫不遮？  
何人常來詣，    智慧者喜樂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信者持資糧，    福德劫不奪，  
賊劫奪則遮，    沙門奪歡喜，  
沙門常來詣，    智慧者欣樂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於是，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二九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

「一切相映障，    知一切世間，  
樂安慰一切，    唯願世尊說，  
云何是世間，    最為難得者？」

是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為主而行忍，    無財而欲施，  
遭難而行法，    富貴修遠離，  
如是四法者，    是則為最難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於是，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雜阿含經卷第四十八

## 雜阿含經卷第四十九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 一二九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天子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大力自在樂，  所求無不得，  
何復勝於彼，  一切所欲備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大力自在樂，  彼則無所求，  
若有求欲者，  是苦非為樂，  
於求已過去，  是則樂於彼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 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 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於是，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二九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天子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車從何處起？  誰能轉於車？  
車轉至何所，  何故壞磨滅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車從諸業起，  心識能於車，  
隨因而轉至，  因壞車則亡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 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 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於是，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二九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天子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拘屢陀王女修波羅提沙今日生子。」

佛告天子：「此則不善，非是善。」

時，彼天子即說偈言：

「人生子為樂，    世間有子歡，  
父母年老衰，    子則能奉養，  
瞿曇何故說，    生子為不善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當知恒無常，    純空陰非子，  
生子常得苦，    愚者說言樂。  
是故我說言，    生子非為善，  
非善為善像，    念像不可念。  
實苦貌似樂，    放逸所踐踏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    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    永超世恩愛。」

於是，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二九七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天子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云何數所數？    云何數不隱？  
云何數中數？    云何說言說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佛法難測量，    二流不顯現，  
若彼名及色，    滅盡悉無餘，

是名數所數， 彼數不隱藏，  
是彼數中數， 是則說名數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 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 永超世恩愛。」

於時，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二九八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天子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何物重於地？ 何物高於空？  
何物疾於風？ 何物多於草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戒德重於地， 慢高於虛空，  
憶念疾於風， 思想多於草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 逮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 永超世恩愛。」

於是，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二九九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何戒何威儀？ 何得何為業？  
慧者云何住？ 云何往生天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遠離於殺生， 持戒自防樂，  
害心不加生， 是則生天路。  
遠離不與取， 與取心欣樂，

斷除賊盜心，是則生天路。  
不行他所受，遠離於邪姪，  
自受知止足，是則生天路。  
自為己及他，為財及戲笑，  
妄語而不為，是則生天路。  
斷除於兩舌，不離他親友，  
常念和彼此，是則生天路。  
遠離不愛言，軟語不傷人，  
常說淳美言，是則生天路。  
不為不誠說，無義不饒益，  
常順於法言，是則生天路。  
聚落若空地，見利言我有，  
不行此貪想，是則生天路。  
慈心無害想，不害於眾生，  
心常無怨結，是則生天路。  
苦業及果報，二俱生淨信，  
受持於正見，是則生天路。  
如是諸善法，十種淨業跡，  
等受堅固持，是則生天路。」

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久見婆羅門，速得般涅槃，  
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。」

於時，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(一三〇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釋提桓因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釋提桓因說偈問佛：

「何法命不知？何法命不覺？  
何法鑊於命？何法為命縛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色者命不知，諸行命不覺，  
身鑱於其命，受縛於命者。」

釋提桓因復說偈言：

「色者非為命，諸佛之所說，  
云何而得熟？於彼甚深藏，  
云何段肉住？云何知命身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迦羅邏為初，迦羅邏生胞，  
胞生於肉段，肉段生堅厚，  
堅厚生肢節，及諸毛髮等，  
色等諸情根，漸次成形體，  
因母飲食等，長養彼胎身。」

爾時，釋提桓因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( 一三〇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長勝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長勝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善學微妙說，習近諸沙門，  
獨一無等侶，正思惟靜默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善學微妙說，習近諸沙門，  
獨一無等侶，寂默靜諸根。」

時，長勝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( 一三〇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尸毘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尸毘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何人應同止？何等人共事？  
應知何等法，是轉勝非惡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與正士同止，    正士共其事，  
應知正士法，    是轉勝非惡。」

時，彼尸毘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三〇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月自在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月自在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彼當至究竟，    如蚊依從草，  
若得正繫念，    一心善正受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彼當到彼岸，    如魚決其網，  
禪定具足住，    心常致喜樂。」

時，彼月自在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三〇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毘瘦紐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毘瘦紐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供養於如來，    歡喜常增長，  
欣樂正法律，    不放逸隨學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若如是說法，    防護不放逸，  
以不放逸故，    不隨魔自在。」

於是，毘瘦紐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三〇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般闍羅健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般闍羅健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憤亂之處所，    點慧者能覺，  
禪思覺所覺，    牟尼思惟力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了知憤亂法，    正覺得涅槃，  
若得正繫念，    一心善正受。」

時，般闍羅健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一三〇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須深天子與五百眷屬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尊者阿難：「汝何難於尊者舍利弗善說法，心喜樂不？」阿難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何等人不愚、不癡、有智慧，於尊者舍利弗善說法中，心不欣樂。所以者何？彼尊者舍利弗持戒多聞，少欲知足，精勤遠離，正念堅住，智慧正受，捷疾智慧、利智慧、出離智慧、決定智慧、大智慧、廣智慧、深智慧、無等智慧，智寶成就，善能教化，示、教、照、喜，亦常讚歎示、教、照、喜，常為四眾說法不倦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說。阿難！為何等人不愚、不癡、有智慧，聞尊者舍利弗善說諸法而不歡喜？所以者何？舍利弗比丘持戒多聞，少欲知足，精勤正念，智慧正受，超智、捷智、利智、出智、決定智、大智、廣智、深智、無等智，智寶成就，善能教化，示、教、照、喜，亦常讚歎示、教、照、喜，常為四眾說法不倦。」

世尊如是如是向尊者阿難，如是如是稱嘆舍利弗所說，如是如是須深天子眷屬內心歡喜，身光增明，清淨照耀。

爾時，須深天子內懷歡喜，發身淨光照耀已，而說偈言：

「舍利弗多聞，    明智平等慧，  
持戒善調伏，    得不起涅槃，  
持此後邊身，    降伏於魔軍。」

時，彼須深天子及五百眷屬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一三〇七)

如是我聞：

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赤馬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赤馬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頗有能行過世界邊，至不生、不老、不死處不？」

佛告赤馬：「無有能過世界邊，至不生、不老、不死處者。」

赤馬天子白佛言：「奇哉！世尊！善說斯義。如世尊說言：『無過世界邊，至不生、不老、不死處者。』所以者何？世尊！我自憶宿命，名曰赤馬，作外道仙人，得神通，離諸愛欲。我時，作是念：『我有如是捷疾神足，如健士夫，以利箭橫射過多羅樹影之頃，能登一須彌，至一須彌，足躡東海，超至西海。』我時，作是念：『我今成就如是捷疾神力，今日寧可求世界邊。』作是念已，即便發行，唯除食息便利，減節睡眠，常行百歲，於彼命終，竟不能得過世界邊，至不生、不老、不死之處。」

佛告赤馬：「我今但以一尋之身，說於世界、世界集、世界滅、世界滅道跡。赤馬天子！何等為世間？謂五受陰。何等為五？色受陰、受受陰、想受陰、行受陰、識受陰，是名世間。何等為色集？謂當來有愛，貪、喜俱，彼彼染著，是名世間集。云何為世間滅？若彼當來有愛，貪、喜俱，彼彼染著無餘斷、捨、離、盡、無欲、滅、息、沒，是名世間滅。何等為世間滅道跡？謂八聖道，正見、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，是名世間滅道跡。」

「赤馬！了知世間，斷世間；了知世間集，斷世間集；了知世間滅，證世間滅；了知世間滅道跡，修彼滅道跡。赤馬！若比丘於世間苦若知、若斷，世間集若知、若斷，世間滅若知、若證，世間滅道跡若知、若修。赤馬！是名得世界邊，度世間愛。」

爾時，世尊重說偈言：

「未曾遠遊行，        而得世界邊，  
無得世界邊，        終不盡苦邊。  
以是故牟尼，        能知世界邊，  
善解世界邊，        諸梵行已立。  
於彼世界邊，        平等覺知者，  
是名賢聖行，        度世間彼岸。」

是時，赤馬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(一三〇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毘富羅山側。有六天子，本為外道出家，一名阿毘浮、二名增上阿毘浮、三名能求、四名毘藍婆、五名阿俱吒、六名迦藍，來詣佛所。

阿毘浮天子即說偈言：

「比丘專至心，常修行厭離，  
於初夜後夜，思惟善自攝，  
見聞其所說，不墮於地獄。」

增上阿毘浮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厭離於黑闇，心常自攝護，  
永離於世間，言語諍論法。  
從如來大師，稟受沙門法，  
善攝護世間，不令造眾惡。」

能求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斷截椎打殺，供養施迦葉，  
不見其為惡，亦不見為福。」

毘藍婆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我說彼尼乾，外道若提子，  
出家行學道，長夜修難行。  
於大師徒眾，遠離於妄語，  
我說如是人，不遠於羅漢。」

爾時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死瘦之野狐，常共師子遊，  
終日小羸劣，不能為師子。  
尼乾大師眾，虛妄自稱嘆，  
是惡心妄語，去羅漢甚遠。」

爾時天魔波旬著阿俱吒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精勤棄闇冥，常守護遠離，  
深著微妙色，貪樂於梵世。  
我教化斯等，令得生梵天。」

爾時，世尊作是念：「若此阿俱吒天子所說偈，此是天魔波旬加其力故，非彼阿俱吒天子自心所說，作是說言：

「『精勤棄闇冥，守護於遠離，  
深著微妙色，貪樂於梵世。』  
當教化斯等，令得生梵天。」

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若諸所有色，    於此及與彼，  
或復虛空中，    各別光照耀。  
當知彼一切，    不離魔魔縛，  
猶如垂鈎餌，    鈎釣於遊魚。」

時，彼天子咸各念言：「今日阿俱吒天子所說偈，沙門瞿曇言是魔所說。何故沙門瞿曇言是魔說？」

爾時，世尊知諸天子心中所念，而告之言：「今阿俱吒天子所說偈，非彼天子自心所說，時魔波旬加其力故。」作是說言：

「精勤棄闇冥，    守護於遠離，  
深著微妙色，    貪樂於梵天。  
當教化斯等，    令得生梵天。  
是故我說偈：

「『若諸所有色，    於此及與彼，  
或復虛空中，    各別光照耀。  
當知彼一切，    不離魔魔縛，  
猶如垂鈎餌，    鈎釣於遊魚。』」

時，諸天子復作是念：「奇哉！沙門瞿曇！神力大德，能見天魔波旬，而我等不見，我等當復各各說偈讚歎沙門瞿曇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斷除於一切，    有身愛貪想，  
令此善護者，    除一切妄語。  
若欲斷欲愛，    應供養大師。  
斷除三有愛，    破壞於妄語。  
已斷於見貪，    應供養大師。  
王舍城第一，    名毘富羅山。  
雪山諸山最，    金翅鳥中名。  
八方及上下，    一切眾生界，  
於諸天人中，    等正覺最上。」

時，諸天子說偈讚佛已，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一三〇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摩伽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摩伽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殺何得安眠？ 殺何得善樂？  
為殺何等人， 瞿曇所讚嘆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若殺於瞋恚， 而得安隱眠，  
殺於瞋恚者， 令人得歡喜。  
瞋恚為毒本， 殺者我所歎，  
殺彼瞋恚已， 長夜無憂患。」

於時，摩伽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( 一三一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有彌耆迦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彌耆迦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明照有幾種， 能照明世間，  
唯願世尊說， 何等明最上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有三種光明， 能照耀世間，  
晝以日為照， 月以照其夜。  
燈火晝夜照， 照彼彼色像，  
上下及諸方， 眾生悉蒙照。  
人天光明中， 佛光明為上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彌耆迦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( 一三一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陀摩尼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陀摩尼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為婆羅門事，學斷莫疲倦，  
斷除諸愛欲，不求受後身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婆羅門無事，所作事已作，  
乃至不得岸，晝夜常勤跪。  
已到彼岸住，於岸復何跪，  
此是婆羅門，專精漏盡禪。  
一切諸憂惱，熾然永已斷，  
是則到彼岸，涅槃無所求。」

時，陀摩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一三一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多羅毘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斷幾捨幾法？幾法上增修？  
超越幾積聚，名比丘度流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斷五捨於五，五法上增修，  
超五種積聚，名比丘度流。」

時，彼陀摩尼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一三一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迦摩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迦摩天子白佛言：「甚難！世尊！甚難！善逝！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所學為甚難，具足戒三昧，  
遠離於非家，閑居寂靜樂。」

迦摩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靜默甚難得！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得所難得學，    具足戒三昧，  
晝夜常專精，    修習意所樂。」

迦摩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正受心難得！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難住正受住，    諸根心決定，  
能斷死魔縻，    聖者隨欲進。」

迦摩天子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嶮道甚難行！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難涉之嶮道，    當行安樂進，  
非聖墮於彼，    足上頭向下。  
賢聖乘正直，    嶮路自然平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迦摩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三一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迦摩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迦摩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貪恚何所因，    不樂身毛豎，  
恐怖從何起，    覺想由何生？  
猶如鳩摩羅，    依倚於乳母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愛生自身長，    如尼拘律樹，  
處處隨所著，    如榛綿叢林。  
若知彼因者，    發悟令開覺，  
度生死海流，    不復更受有。」

時，迦摩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三一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梅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梅檀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聞瞿曇大智，    無障礙知見，  
何所住何學，    不遭他世惡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曰：

「攝持身口意，    不造三惡法，  
處在於居家，    廣集於群寶。  
信惠財法施，    以法立一切，  
住彼學彼法，    則無他世畏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梅檀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一三一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梅檀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

「誰度於諸流，    晝夜勤不懈，  
不攀無住處，    云何不沒溺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一切戒具足，    智慧善正受，  
內思惟正念，    能度難度流，  
不染此欲想，    超度彼色愛，  
貪喜悉已盡，    不入於難測。」

時，彼梅檀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一三一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迦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迦葉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當說比丘及比丘功德。」

佛告天子：「隨汝所說。」

時，迦葉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比丘修正念，    其身善解脫，  
晝夜常勤求，    壞有諸功德。」

了知於世間， 滅除一切有，  
比丘得無憂， 心無所染著。

「世尊！是名比丘，是名比丘功德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說。」

迦葉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一三一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迦葉天子，容色絕妙，於後夜時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彼迦葉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當說比丘及比丘所說。」

佛告迦葉天子：「隨所樂說！」

時，彼迦葉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比丘守正念， 其心善解脫，  
晝夜常勤求， 逮得離塵垢。  
曉了知世間， 於塵離塵垢，  
比丘無憂患， 心無所染著。

「世尊！是名比丘，是名比丘所說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說。」

迦葉天子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一三一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摩竭提國人間遊行，日暮與五百比丘於屈摩夜叉鬼住處宿。時，屈摩夜叉鬼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

時，屈摩夜叉鬼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請世尊與諸大眾於此夜宿。」

爾時，世尊默然受請。

是時，屈摩夜叉鬼知世尊默然受請已，化作五百重閣房舍，臥床、坐床、踞床，俱禡褥枕，各五百具，悉皆化成。化作五百燈明，無諸烟炎。悉化現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勸請世尊令入其舍，令諸比丘次受房舍及諸臥具。周遍受已，還至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而說偈言：

「賢德有正念， 賢德常正念，  
正念安隱眠， 此世及他世。  
賢德有正念， 賢德常正念，



正念安隱眠，其心常寂止。  
賢德有正念，賢德常正念，  
正念安隱眠，捨降伏他軍。  
賢德有正念，賢德常正念，  
不殺不教殺，不伏不教伏。  
慈心於一切，心不懷怨結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屈摩夜叉鬼：「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說。」

時，屈摩夜叉鬼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還自所住處。

### (一三二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摩鳩羅山，尊者那伽波羅為親侍者。

爾時，世尊於夜闇時，天小微雨，電光睽現，出於房外，露地經行。

是時，天帝釋作是念：「今日世尊住摩鳩羅山，尊者那伽波羅親侍供養，其夜闇冥，天時微雨，電光睽現，世尊出房，露地經行，我當化作毘琉璃重閣，執持重閣，隨佛經行。」作是念已，即便化作鞞琉璃重閣，持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隨佛經行。

爾時，摩竭提國人若男若女，夜啼之時，以摩鳩羅鬼恐之即止，親侍供養弟子之法，待師禪覺，然後乃眠。爾時，世尊為天帝釋夜經行久。

爾時，尊者那伽波羅作是念：「世尊今夜經行至久，我今當作摩鳩羅鬼形而恐怖之！」時，那伽波羅比丘即反被俱執，長毛在外，往在世尊經行道頭，白佛言：「摩鳩羅鬼來！摩鳩羅鬼來！」

爾時，世尊告那伽波羅比丘：「汝那伽波羅愚癡人，以摩鳩羅鬼神像恐怖佛耶？不能動如來、應、等正覺一毛髮也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久離恐怖！」

爾時，天帝釋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世尊正法、律中亦復有此人耶？」

佛言：「憍尸迦！瞿曇家中極大廣闊，斯等於未來世亦當使得清淨之法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若復婆羅門，於自所得法，  
得到於彼岸。若一毘舍遮，  
及與摩鳩羅，皆悉超過去。  
若復婆羅門，於自所行法，  
一切諸受覺，觀察皆已滅。  
若復婆羅門，自法度彼岸，  
一切諸因緣，皆悉已滅盡。  
若復婆羅門，自法度彼岸，

一切諸人我， 皆悉已滅盡。  
若復婆羅門， 自法度彼岸，  
於生老病死， 皆悉已超過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釋提桓因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三二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尊者阿那律陀於摩竭提國人間遊行，到畢陵伽鬼子母住處宿。時，尊者阿那律陀夜後分時，端身正坐，誦憂陀那、波羅延那、見真諦、諸上座所說偈、比丘尼所說偈、尸路偈、義品、牟尼偈、修多羅，悉皆廣誦。

爾時，畢陵伽鬼子夜啼，畢陵伽鬼子母為其子說偈呵止言：

「畢陵伽鬼子， 汝今莫得啼，  
當聽彼比丘， 誦習法句偈。  
若知法句者， 能自護持戒，  
遠離於殺生， 實言不妄語，  
能自捨非義， 解脫鬼神道。」

畢陵伽鬼子母說是偈時，畢陵伽鬼子啼聲即止。

### ( 一三二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摩竭提國人間遊行，與大眾俱，到富那婆藪鬼子母住處宿。

爾時，世尊為諸比丘說四聖諦相應法，所謂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。

爾時，富那婆藪鬼母，兒富那婆藪及鬼女鬱多羅，二鬼小兒夜啼。時，富那婆藪鬼母教其男女故，而說偈言：

「汝富那婆藪， 鬱多羅莫啼，  
令我得聽聞， 如來所說法。  
非父母能令， 其子解脫苦，  
聞如來說法， 其苦得解脫。  
世人隨愛欲， 為眾苦所迫，  
如來為說法， 令破壞生死。  
我今欲聞法， 汝等當默然，  
時富那婆藪， 鬼女鬱多羅。  
悉受其母語， 默然而靜聽，

語母言善哉，我亦樂聞法。  
此正覺世尊，於摩竭勝山，  
為諸眾生類，演說脫苦法。  
說苦及苦因，苦滅滅苦道，  
從此四聖諦，安隱趣涅槃。  
母今但善聽，世尊所說法。」

時，富那婆藪鬼母即說偈言：

「奇哉智慧子，善能隨我心，  
汝富那婆藪，善歎佛導師。  
汝富那婆藪，及汝鬱多羅，  
當生隨喜心，我已見聖諦。」

時，富那婆藪鬼母說是偈時，鬼子男女隨喜默然。

### ( 一三二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摩竭提國人間遊行，與諸大眾至摩尼遮羅鬼住處夜宿。

爾時，摩尼遮羅鬼會諸鬼神，集在一處。

時，有一女人，持香花鬘飾、飲食，至彼摩尼遮羅鬼神住處。彼女人遙見世尊在摩尼遮羅鬼神住處坐，見已，作是念：「我今現見摩尼遮羅鬼神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善哉摩尼遮，住摩伽陀國，  
摩伽陀國人，所求悉如願。  
云何於此世，常得安樂住？  
後世復云何，而得生天樂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莫放逸慢恣，用摩尼鬼為，  
若自修所作，能得生天樂。」

時，彼女人作是念：「此非摩尼遮羅鬼，是沙門瞿曇。」如是知己，即以香花鬘飾供養世尊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而說偈言：

「何道趣安樂？當修何等行，  
此世常安隱，後世生天樂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布施善調心，樂執護諸根，  
正見修賢行，親近於沙門。  
以正命自活，他世生天樂，

何用三十三， 諸天之苦網。  
但當一其心， 斷除於愛欲，  
我當說離垢， 甘露法善聽。」

時，彼女人聞世尊說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。如佛常法，謂布施、持戒，生天之福，欲味、欲患，煩惱清淨，出要、遠離，功德福利，次第演說清淨佛法。譬如鮮淨白[疊\*毛]，易染其色。時，彼女人亦復如是。即於坐上，於四聖諦得平等觀苦、集、滅、道。

時，彼女人見法、得法、知法、入法，度諸疑惑，不由於他，於正法、律得無所畏。即從座起，整衣服，合掌白佛：「已度，世尊！已度，善逝！我從今日，盡壽命，歸佛、歸法、歸比丘僧。」

時，彼女人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禮佛而去。

### ( 一三二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摩竭提國人間遊行，到針毛鬼住處夜宿。爾時，針毛鬼會諸鬼神，集在一處。

時，有炎鬼見世尊在針毛鬼住處夜宿。見已，往詣針毛鬼所，語針毛鬼言：「聚落主！汝今大得善利，今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於汝室宿。」

針毛鬼言：「今當試看，為是如來、為非？」

時，針毛鬼與諸鬼神集會已，還歸自舍，束身衝佛。爾時，世尊却身避之。如是再三，束身衝佛，佛亦再三却身避之。

爾時，針毛鬼言：「沙門怖耶？」

佛言：「聚落主！我不怖也，但汝觸惡。」

針毛鬼言：「今有所問，當為我說，能令我喜者善，不能令我喜者，當壞汝心，裂汝胸，令汝熱血從其面出，捉汝兩手擲恒水彼岸。」

佛告針毛鬼：「聚落主！我不見諸天、魔、梵、沙門、婆羅門、天神、世人能壞如來、應、等正覺心者，能裂其胸者，能令熱血從面出者，執其兩臂擲著恒水彼岸者。汝今但問，當為汝說。令汝歡喜。」

時，針毛鬼說偈問佛：

「一切貪恚心， 以何為其因，  
不樂身毛豎， 恐怖從何起？  
意念諸覺想， 為從何所起，  
猶如新生兒， 依倚於乳母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愛生自身長，    如尼拘律樹，  
展轉相拘引，    如籐綿叢林，  
若知彼所因，    當令鬼覺悟，  
度生死海流，    不復重增有。」

爾時，針毛鬼聞世尊說偈，心得歡喜，向佛悔過，受持三歸。

佛說此經已，針毛鬼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 雜阿含經卷第四十九

## 雜阿含經卷第五十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### ( 一三二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有優婆夷子，受八支齋，尋即犯戒，即為鬼神所持。

爾時，優婆夷即說偈言：

「十四十五日，    及月分八日，  
神通瑞應月，    八支善正受，  
受持於齋戒，    不為鬼所持，  
我昔數諮問，    世尊作是說。」

爾時，彼鬼即說偈言：

「十四十五日，    及月分八日，  
神足瑞應月，    八支修正受。  
齋肅清淨住，    戒德善守護，  
不為鬼戲弄，    善哉從佛聞。  
汝當說言放，    我當放汝子，  
諸有慢緩業，    染污行苦行。  
梵行不清淨，    終不得大果，  
譬如拔菅草，    執緩則傷手。  
沙門行惡觸，    當墮地獄中，  
譬如拔菅草，    急促不傷手。  
沙門善攝持，    則到般涅槃。」

時，彼鬼神即放優婆夷子。爾時，優婆夷說偈告子言：

「子汝今聽我，    說彼鬼神說，  
若有慢緩業，    穢污修苦行。  
不清淨梵行，    彼不得大果，  
譬如拔蕞草，    執緩則傷手。  
沙門起惡觸，    當墮地獄中，  
如急執蕞草，    則不傷其手。  
沙門善執護，    速得般涅槃。」

時，彼優婆夷子如是覺悟已，刳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心不得樂，還歸自家，母遙見子，而說偈言：

「邁世而出家，何為還聚落，  
燒舍急出財，豈還投火中？」

其子比丘說偈答言：

「但念母命終，存亡不相見，  
故來還瞻視，何見子不歡。」

時，母優婆夷說偈答言：

「捨欲而出家，還欲服食之，  
是故我憂悲，恐隨魔自在。」

是時，優婆夷如是如是發悟其子；如是，其子還空閑處，精勤思惟，斷除一切煩惱結縛，得阿羅漢果證。

### (一三二六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摩竭提國人間遊行，到阿臈鬼住處夜宿。

時，阿臈鬼集會諸鬼神。時，有竭曇鬼見世尊在阿臈鬼住處夜宿。見已，至阿臈鬼所，語阿臈鬼言：「聚落主！汝獲大利，如來宿汝住處。」

阿臈鬼言：「生人今日在我舍住耶？今當令知，為是如來？為非如來？」

時，阿臈鬼諸鬼神聚會畢，還歸自家，語世尊曰：「出去！沙門！」

爾時，世尊以他家故，即出其舍。

阿臈鬼復言：「沙門！來入！」佛即還入。以滅慢故，如是再三。

時，阿臈鬼第四復語世尊言：「沙門！出去！」

爾時，世尊語阿臈鬼言：「聚落主！已三見請，今不復出。」

阿臈鬼言：「今問沙門，沙門答我，能令我喜者善；不能令我喜者，我當壞其心，裂其胸，亦令熱血從其面出，執持兩手擲著恒水彼岸！」

世尊告言：「聚落主！我不見諸天、魔、梵、沙門、婆羅門、天神、世人，有能壞我心，裂我胸，令我熱血從面而出，執持兩手擲著恒水彼岸者。然，聚落主！汝今但問，當為汝說。令汝心喜。」

時，阿臈鬼說偈問佛：

「說何等名為，勝士夫事物？

行於何等法，得安樂果報？

何等為美味？云何壽中勝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淨信為最勝，士夫之事物，

行法得樂果，解脫味中上，

智慧除老死， 是為壽中勝。」

時，阿臍鬼復說偈言：

「云何得名稱？」 如上所說偈。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持戒名稱流？」 如上所說偈。

時，阿臍鬼復說偈言：

「幾法起世間？ 幾法相順可？  
世幾法取受？ 世幾法損減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言：

「世六法等起， 六法相順可，  
世六法取受， 世六法損減。」

阿臍鬼復說偈問佛：

「誰能度諸流， 晝夜勤方便？  
無攀無住處， 孰能不沈沒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一切戒具足， 智慧善正受，  
正念內思惟， 能度難度流。  
不樂於五欲， 亦超度色愛，  
無攀無住處， 是能不沒溺。」

時，阿臍鬼復說偈問佛：

「以何法度流？ 以何度大海？  
以何捨離苦？ 以何得清淨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以信度河流， 不放逸度海，  
精進能除苦， 以慧得清淨。  
汝當更問餘， 沙門梵志法，  
其法無有過， 真諦施調伏。」

時，阿臍鬼復說偈問佛：

「何煩更問餘， 沙門梵志法，  
即曰最勝士， 以顯大法炬。  
於彼竭曇摩， 常當報其恩，  
告我等正覺， 無上導御師。  
我即日當行， 從村而至村，  
親侍等正覺， 聽受所說法。」



佛說此經已，阿臈鬼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### (一三二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有叔迦羅比丘尼住王園比丘尼眾中，為王舍城諸人恭敬供養，如阿羅漢。

又於一時，王舍城人於一吉星日歡集大會，即於是日闕不供養。有一鬼神，敬重彼比丘尼故，至王舍城里巷之中，家家說偈：

「王舍城人民，    醉酒眠睡臥，  
不勤供養彼，    叔迦比丘尼。  
善修諸根故，    名曰叔迦羅，  
善說離垢法，    涅槃清涼處。  
隨順聽所說，    終日樂無厭，  
乘聽法智慧，    得度生死流。  
猶如海商人，    依附力馬王。」

時，一優婆塞以衣布施叔迦羅比丘尼，復有優婆塞以食供養。

時，彼鬼神即說偈言：

「智慧優婆塞，    獲福利豐多，  
施叔迦羅衣，    離諸煩惱故。  
智慧優婆塞，    獲福利豐多，  
施叔迦羅食，    離諸積聚故。」

時，彼鬼神說斯偈已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一三二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毘羅比丘尼住王舍城王園比丘尼眾中，為王舍城諸人民，於吉星日集聚大會，當斯之日，毘羅比丘尼無人供養。

時，有鬼神敬重毘羅比丘尼，即入王舍城，處處里巷四衢道頭而說偈言：

「王舍城人民，    醉酒昏睡臥，  
毘羅比丘尼，    無人供養者。  
毘羅比丘尼，    勇猛修諸根，  
善說離垢塵，    涅槃清涼法。  
皆隨順所說，    終日樂無厭，  
乘聽法智慧，    得度生死流。」

時，有一優婆塞持衣布施毘羅比丘尼，復有一優婆塞以食供養。

時，彼鬼神而說偈言：

「智慧優婆塞，    今獲多福利，  
以衣施斷縛，    毘羅比丘尼。  
智慧優婆塞，    今獲多福利，  
食施毘羅尼，    離諸和合故。」

時，彼鬼神說偈已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一三二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有娑多耆利天神、醯魔波低天神共作約誓：「若其宮中有寶物出者，必當相語；不相語者，得違約罪。」

時，醯魔波低天神宮中有未曾有寶，波曇摩華出，華有千葉，大如車輪，金色寶莖。

時，醯魔波低天神遣使告語娑多耆利：「聚落主！今我宮中忽生未曾有寶，波曇摩花，華有千葉，大如車輪，金色寶莖，可來觀看！」

娑多耆利天神遣使詣醯魔波低舍，告言：「聚落主！用是波曇摩百千為？今我宮中有未曾有寶——大波曇摩出，所謂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世尊，汝便可來奉事供養。」

時，醯魔波低天神即與五百眷屬往詣娑多耆利天神所，說偈問言：

「十五日良時，    天夜遇歡會，  
當說受何齋，    從阿羅漢受。」

時，娑多耆利說偈答言：

「今日佛世尊，    在摩竭勝國，  
住於王舍城，    迦蘭陀竹園，  
演說微妙法，    滅除眾生苦，  
苦苦及苦集，    苦滅盡作證，  
八聖出苦道，    安隱趣涅槃，  
當往設供養，    我羅漢世尊。」

醯魔波低說偈問言：

「彼有心願樂，    慈濟眾生不，  
彼於受不受，    心想平等不？」

娑多耆利說偈答言：

「彼妙願慈心，    度一切眾生，  
於諸受不受，    心想常平等。」

時，醯魔波低說偈問言：

「為具足明達，    已行成就不，  
諸漏永滅盡，    不受後有耶？」

娑多耆利說偈答言：

「明達善具足，    正行已成就，  
諸漏永已盡，    不復受後有。」

醯摩波低說偈問言：

「牟尼意行滿，    及身口業耶？  
明行悉具足，    以法讚歎耶？」

娑多耆利說偈答言：

「具足牟尼心，    及業身口滿，  
明行悉具足，    以法而讚歎。」

醯摩波低說偈問言：

「遠離於害生，    不與不取不，  
為遠於放蕩，    不離禪思不？」

娑多耆利復說偈言：

「常不害眾生，    不與不妄取，  
遠離於放蕩，    日夜常思禪。」

醯魔波低復說偈問言：

「為不樂五欲，    心不濁亂不，  
有清淨法眼，    滅盡愚癡不？」

娑多耆利說偈答言：

「心常不樂欲，    亦無濁亂心，  
佛法眼清淨，    愚癡盡無餘。」

醯魔波低復說偈問言：

「至誠不妄語，    龜澁言無有，  
得無別離說，    無不誠說不？」

娑多耆利說偈答言：

「至誠不妄語，    亦無龜澁言，  
不離他親厚，    常說如法言。」

醯摩波低復說偈問言：

「為持清淨戒，    正念寂滅不，  
具足等解脫，    如來大智不？」

娑多耆利說偈答言：

「淨戒悉具足，    正念常寂靜，  
等解脫成就，    得如來大智。」

醯魔波低復說偈問言：

「明達悉具足，    正行已清淨，  
所有諸漏盡，    不復受後有。」

娑多耆利說偈答言：

「明達悉具足，    正行已清淨，  
一切諸漏盡，    無復後生有。」

醯魔波低復說偈問言：

「牟尼善心具，    及身口業跡，  
明行悉成就，    故讚歎其法。」

娑多耆利說偈答言：

「牟尼善心具，    及身口業跡，  
明行悉成就，    讚歎於其法。」

醯魔波低復說偈問言：

「伊尼延鹿[跳-兆+專]，    仙人之勝相，  
少食捨身貪，    牟尼處林禪，  
汝今當共行，    敬禮彼瞿曇。」

時，有百千鬼神眷屬圍繞，娑多耆利、醯魔波低速至佛前禮拜供養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合掌敬禮，而說偈言：

「伊尼延鹿[跳-兆+專]，    仙人之勝相，  
少食無貪嗜，    牟尼樂林禪。  
我等今故來，    請問於瞿曇，  
師子獨遊步，    大龍無恐畏。  
今故來請問，    牟尼願決疑，  
云何得出苦？    云何苦解脫？  
唯願說解脫，    苦於何所滅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世五欲功德，    及說第六意，  
於彼欲無貪，    解脫一切苦。」

如是從苦出， 如是解脫苦，  
今答汝所問， 苦從此而滅。」

娑多耆利、醯魔波低復說偈問佛：

「泉從何轉還， 惡道何不轉，  
世間諸苦樂， 於何而滅盡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眼耳鼻舌身， 及以意入處，  
於彼名及色， 永滅盡無餘。  
於彼泉轉還， 於彼道不轉，  
於彼苦及樂， 得無餘滅盡。」

娑多耆利、醯魔波低復說偈問佛：

「世間幾法起？ 幾法世和合？  
幾法取受世？ 幾法令世滅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六法起世間， 六法世和合，  
六法取受世， 六法世損滅。」

娑多耆利、醯魔波低復說偈問：

「云何度諸流， 日夜勤方便，  
無攀無住處， 而不溺深淵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一切戒具足， 智慧善正受，  
如思惟繫念， 是能度深淵。  
不樂諸欲想， 亦超色諸結，  
無攀無住處， 不溺於深淵。」

娑多耆利、醯魔波低復說偈問佛：

「何法度諸流？ 以何度大海？  
云何捨離苦？ 云何得清淨？」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「正信度河流， 不放逸度海，  
精進能斷苦， 智慧得清淨。」

爾時，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汝可更問餘， 沙門梵志法，  
真實施調伏， 除此更無法。」

醯魔波低復說偈言：

「更餘何所問， 沙門梵志法，  
大精進今日， 已具善開導。  
我今當報彼， 娑多耆利恩，  
能以導御師， 告語於我等。  
我當詣村村， 家家而隨佛，  
承事禮供養， 從佛聞正法。  
此百千鬼神， 悉合掌恭敬，  
一切歸依佛， 牟尼之大師。  
得無上之名， 必見真實義，  
成就大智慧， 於欲不染着。  
慧者當觀察， 救護世間者，  
得賢聖道跡， 是則大仙人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娑多耆利、醯魔波低及諸眷屬五百鬼神聞佛所說，皆大歡喜，隨喜禮佛而去。

### ( 一三三〇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、尊者大目犍連住耆闍崛山中。

時，尊者舍利弗新刈鬚髮。時，有伽吒及優波伽吒鬼。優波伽吒鬼見尊者舍利弗新刈鬚髮，語伽吒鬼言：「我今當往打彼沙門頭。」

伽吒鬼言：「汝優波伽吒！莫作是語。此沙門大德大力，汝莫長夜得大不饒益苦！」如是再三說。

時，優波伽吒鬼再三不用伽吒鬼語，即以手打尊者舍利弗頭。打已，尋自喚言：「燒我，伽吒！煮我，伽吒！」再三喚已，陷入地中，墮阿毘地獄。

尊者大目犍連聞尊者舍利弗為鬼所打聲已，即往詣尊者舍利弗所，問尊者舍利弗言：「云何？尊者！苦痛可忍不？」

尊者舍利弗答言：「尊者大目犍連！雖復苦痛，意能堪忍，不至大苦。」

尊者大目犍連語尊者舍利弗言：「奇哉！尊者舍利弗！真為大德大力，此鬼若以手打耆闍崛山者，能令碎如糠糲，況復打人而不苦痛？」
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語尊者大目犍連：「我實不大苦痛。」

時，尊者舍利弗、大目犍連共相慰勞。

時，世尊以天耳聞其語聲，聞已即說偈言：

「其心如剛石，    堅住不傾動，  
染著心已離，    瞋者不反報，  
若如此修心，    何有苦痛憂？」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### ( 一三三一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眾多比丘於拘薩羅國人間遊行，住一林中夏安居。彼林中有天神住，知十五日諸比丘受歲，極生憂感。

有餘天神語彼天神言：「汝何卒生愁憂苦惱？汝當歡喜諸比丘持戒清淨，今日受歲。」

林中天神答言：「我知比丘今日受歲，不同無羞外道受歲，然精進比丘受歲，持衣鉢，明日至餘處去，此林當空。」

比丘去後，林中天神而說偈言：

「今我心不樂，    但見空林樹，  
清淨心說法，    多聞諸比丘，  
瞿曇之弟子，    今悉何處去？」

時，有異天子而說偈言：

「有至摩伽陀，    有至拘薩羅，  
亦至金剛地，    處處修遠離，  
猶如野禽獸，    隨所樂而遊。」

### ( 一三三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有異比丘在拘薩羅國人間，止住一林中，入晝正受，身體疲極，夜則睡眠。

時，彼林中止住天神作是念：「此非比丘法，於空林中入晝正受，夜著睡眠，我今當往覺悟之。」

爾時，天神往至比丘前，而說偈言：

「比丘汝起起，    何以著睡眠？  
睡眠有何利？    病時何不眠？  
利刺刺身時，    云何得睡眠？」

汝本捨非家， 出家之所欲。  
當如本所欲， 日夜求增進，  
莫得墮睡眠， 令心不自在。  
無常不恒欲， 迷醉於愚夫，  
餘人悉被縛， 汝今已解脫。  
正信而出家， 何以著睡眠？  
已調伏貪欲， 其心得解脫。  
具足勝妙智， 出家何故眠，  
勤精進正受， 常修堅固力。  
專求般涅槃， 云何而睡眠？  
起明斷無明， 滅盡諸有漏。  
調彼後邊身， 云何著睡眠？」

時，彼天神說是偈時，彼比丘聞其所說，專精思惟，得阿羅漢。

### ( 一三三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異比丘在拘薩羅住林中，入晝正受，心起不善覺，依於惡貪。

時，彼林中住止天神作是念：「非比丘法，止住林中，入晝正受，心生不善覺，依於惡貪，我今當往開悟之。」

時，彼天神即說偈言：

「其心欲遠離， 正於空閑林，  
放心隨外緣， 亂想而流馳。  
調伏樂世心， 常樂心解脫，  
當捨不樂心， 執受安樂住。  
思非於正念， 莫著我我所，  
如以塵頭染， 是著極難遣。  
莫令染樂著， 欲心所濁亂，  
如釋君馳象， 奮迅去塵穢。  
比丘於自身， 正念除塵垢，  
塵者謂貪欲， 非世間塵土。  
黠慧明智者， 當悟彼諸塵，  
於如來法律， 持心莫放逸。  
塵垢謂瞋恚， 非世間塵土，



點慧明智者，    當悟彼諸塵。  
於如來法律，    持心莫放逸，  
塵垢謂愚癡，    非世間塵土。  
明智點慧者，    當捨彼諸塵，  
於如來法律，    持心莫放逸。」

時，彼天神說是偈已，彼比丘聞其所說，專精思惟，斷諸煩惱心，得阿羅漢。

### ( 一三三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異比丘在拘薩羅人間，住一林中，入晝正受，起不正思惟。

時，彼林中住止天神作是念：「此非比丘法，止住林中，入晝正受，而起不正思惟，我今當往方便善覺悟之。」

時，彼天神而說偈言：

「何不正思惟，    覺觀所寢食？  
當捨不正念，    專修於正受。  
尊崇佛法僧，    及自持淨戒，  
常生隨喜心，    喜樂轉勝進。  
以心歡喜故，    速究竟苦邊。」

時，彼天神說偈勸發已，彼比丘專精思惟，盡諸煩惱，得阿羅漢。

### ( 一三三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異比丘於拘薩羅人間，住一林中，入晝正受。時，彼比丘日中時，不樂心生，而說偈言：

「於此日中時，    眾鳥悉靜默，  
空野忽有聲，    令我心恐怖。」

時，彼林中住止天神而說偈言：

「於今日中時，    眾鳥悉寂靜，  
空野忽有聲，    應汝不樂心，  
汝當捨不樂，    專樂修正受。」

時，彼天子說偈覺悟彼比丘已，時，彼比丘專精思惟，捨除煩惱，得阿羅漢。

### ( 一三三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尊者阿那律陀在拘薩羅人間，住一林中。

時，有天神名闍隣尼，是尊者阿那律陀本善知識，往詣尊者阿那律陀所。到阿那律所，說偈言：

「汝今可發願，願還生本處，  
三十三天上，五欲樂悉備。  
百種諸音樂，常以自歡娛，  
每至睡眠時，音樂以覺悟。  
諸天玉女眾，晝夜侍左右。」

尊者阿那律陀說偈答言：

「諸天玉女眾，此皆大苦聚，  
以彼顛倒想，繫著有身見。  
諸求生彼者，斯亦是大苦，  
闍隣尼當知，我不願生彼。  
生死已永盡，不受後有故。」

尊者阿那律說是語時，闍隣尼天子聞尊者阿那律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一三三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比丘在拘薩羅人間，林中止住，勤誦經、勤講說；精勤思惟，得阿羅漢果證已，不復精勤誦說。

時，有天神，止彼林中者，而說偈言：

「比丘汝先時，晝夜勤誦習，  
常為諸比丘，共論決定義。  
汝今於法句，寂然無所說，  
不與諸比丘，共論決定義。」

時，彼比丘說偈答言：

「本未應離欲，心常樂法句，  
既離欲相應，誦說事已畢。  
先知道已備，用聞見道為，  
世間諸聞見，無知悉放捨。」

時，彼天神聞比丘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一三三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異比丘在拘薩羅人間，止一林中。時，彼比丘有眼患，受師教，應嗅鉢曇摩花。時，彼比丘受師教已，往至鉢曇摩池側，於池岸邊，迎風而坐，隨風嗅香。

時，有天神，主此池者，語比丘言：「何以盜華？汝今便是盜香賊也！」

爾時，比丘說偈答言：

「不壞亦不奪，    遠住隨嗅香，  
汝今何故言，    我是盜香賊？」

爾時，天神復說偈言：

「不求而不捨，    世間名為賊，  
汝今人不與，    而自一向取，  
是則名世間，    真實盜香賊。」

時，有一士夫取彼藕根，重負而去。

爾時，比丘為彼天神而說偈言：

「如今彼士夫，    斷截分陀利，  
拔根重負去，    便是姦狡人，  
汝何故不遮，    而言我盜香。」

時，彼天神說偈答言：

「狂亂姦狡人，    猶如乳母衣，  
何足加其言，    宜堪與汝語。  
袈裟污不現，    黑衣墨不污，  
姦狡兇惡人，    世間不與語。  
蠅脚污素帛，    明者小過現，  
如墨點珂貝，    雖小悉皆現。  
常從彼求淨，    無結離煩惱，  
如毛髮之惡，    人見如泰山。」

時，彼比丘復說偈言：

「善哉善哉說，    以義安慰我，  
汝可常為我，    數數說斯偈。」

時，彼天神復說偈言：

「我非汝買奴，亦非人與汝，  
何為常隨汝，數數相告語，  
汝今自當知，彼彼饒益事。」

時，彼天子說是偈已，彼比丘聞其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座起去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斷諸煩惱，得阿羅漢。

### (一三三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尊者十力迦葉住王舍城仙人窟中。時，有獵師名曰尺只，去十力迦葉不遠，張網捕鹿。爾時，十力迦葉為彼獵師哀愍說法。時，彼獵師不解所說。時，十力迦葉即以神力，指端火然，彼猶不悟。

爾時，仙人窟中住止天神而說偈言：

「深山中獵師，少智盲無目，  
何為非時說，薄德無辯慧，  
所聞亦不解，明中亦無見，  
於諸善勝法，愚癡莫能了，  
正使燒十指，彼終不見諦。」

時，彼天神說是偈已，尊者十力迦葉即默然住。

### (一三四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有尊者金剛子，住巴連弗邑一處林中。時，巴連弗邑人民夏四月過，作憍牟尼大會。

時，尊者金剛子聞世間大會，生不樂心，而說偈言：

「獨一處空林，猶如棄枯木，  
夏時四月滿，世間樂莊嚴，  
普觀諸世間，其苦無過我。」

爾時，林中住止天神即說偈言：

「獨一處空林，猶如棄枯木，  
為三十三天，心常所願樂，  
猶如地獄中，仰思生人道。」

時，金剛子為彼天神所勸發已，專精思惟，斷諸煩惱，得阿羅漢。

### (一三四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異比丘在拘薩羅人間，住一林中，唯好樂持戒，不能增長上進功德。

時，彼林中住天神作是念：「此非比丘法，住於林中，唯樂持戒，不能增修上進功德，今我當作方便而發悟之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非一向持戒，        及修習多聞，  
獨靜禪三昧，        閑居修遠離。  
比丘偏倚息，        終不得漏盡，  
平等正覺樂，        遠非凡夫輩。」

時，彼比丘天神勸進已，專精思惟，斷諸煩惱，得阿羅漢。

### (一三四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有尊者那迦達多在拘薩羅人間，住一林中，有在家、出家常相親近。

時，彼林中住天神作是念：「此非比丘法，住於林中，與諸在家、出家周旋親數，我今當往方便發悟。」而說偈言：

「比丘旦早出，        迫暮而還林，  
道俗相習近，        苦樂必同安。  
恐起家放逸，        而隨魔自在。」

時，那迦達多比丘為彼天神如是如是開覺已。如是如是專精思惟，斷諸煩惱，得阿羅漢。

### (一三四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眾多比丘在拘薩羅人間，住一林中，言語嬉戲，終日散亂，心不得定，縱諸根門，馳騁六境。

時，彼林中住天神見是比丘不攝威儀，心不欣悅，而說偈言：

「此先有瞿曇，        正命弟子眾，  
無常心乞食，        無常受床臥，  
觀世無常故，        得究竟苦邊，  
今有難養眾，        沙門所居止，  
處處求飲食，        遍遊於他家，

望財而出家，    無真沙門欲，  
垂著僧伽梨，    如老牛曳尾。」

爾時，比丘語天神言：「汝欲厭我耶？」

時，彼天神復說偈言：

「不指其名姓，    不非稱其人，  
而總向彼眾，    說其不善者，  
踈漏相現者，    方便說其過，  
勤修精進者，    歸依恭敬禮。」

彼諸比丘為天神勸發已，專精思惟，斷諸煩惱，得阿羅漢。

### ( 一三四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異比丘在拘薩羅人間，住一林中。時，彼比丘與長者婦女嬉戲，起惡名聲

。

時，彼比丘作是念：「我今不類，其他婦女起惡名聲，我今欲於此林中自殺。」

時，彼林中止住天神作是思念：「不善不類，此比丘不壞、無過，而於林中欲自殺身，我今當作方便開悟。」

時，彼天神化作長者女身，語比丘言：「於諸巷路四衢道中，世間諸人為我及汝起惡名聲，言我與汝共相習近，作不正事。已有惡名，今可還俗，共相娛樂。」

比丘答言：「以彼里巷四衢道中，為我與汝起惡名聲，共相習近，為不正事。我今且自殺身！」

時，彼天神還復天身，而說偈言：

「雖聞多惡名，    苦行者忍之，  
不應苦自苦，    亦不應起惱。  
聞聲恐怖者，    是則林中獸，  
是輕躁眾生，    不成出家法。  
仁者當堪耐，    不中住惡聲，  
執心堅住者，    是則出家法。  
不由他人語，    令汝成劫賊，  
亦不由他語，    令汝得羅漢。  
如汝自知已，    諸天亦復知。」

爾時，比丘為彼天神所開悟已，專精思惟，斷除煩惱，得阿羅漢。

### ( 一三四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尊者見多比丘在拘薩羅人間，住一林中，著糞掃衣。時，梵天王與七百梵天乘其宮殿，來詣尊者見多比丘所，恭敬禮事。

時，有天神，住彼林中者，而說偈言：

「觀彼寂諸根，    能感善供養，  
具足三明達，    得不傾動法，  
度一切方便，    少事糞掃衣，  
七百梵天子，    乘宮來奉詣，  
見生死有邊，    今禮度有岸。」

時，彼天神說偈讚歎見多比丘已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 一三四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異比丘在拘薩羅人間，住一林中。時，彼比丘身體疲極，夜著睡眠。

時，有天神，住彼林中者，而覺悟之，即說偈言：

「可起起比丘，    何故著睡眠？  
睡眠有何義？    修禪莫睡眠。」

時，彼比丘說偈答言：

「不肯當云何？    懈怠少方便，  
緣盡四體羸，    夜則著睡眠。」

時，彼天神復說偈言：

「且汝當執守，    勿聲而大呼，  
汝已得修閑，    莫令其退沒。」

時，彼比丘說偈答言：

「我當用汝語，    精勤修方便，  
不為彼睡眠，    數數覆其心。」

時，彼天神如是如是覺悟彼比丘。時，彼比丘專精方便，斷諸煩惱，得阿羅漢。  
時，彼天神復說偈言：

「汝豈能自起，    專精勤方便，  
不為眾魔軍，    厭汝令睡眠。」

時，彼比丘說偈答言：

「從今當七夜，    常坐正思惟，  
其身生喜樂，    無一處不滿，  
初夜觀宿命，    中夜天眼淨，  
後夜除無明，    見眾生苦樂，  
上中下形類，    善色及惡色，  
知何業因緣，    而受斯果報，  
若士夫所作，    所作還自見，  
善者見其善，    惡者自見惡。」

時，彼天神復說偈言：

「我知先一切，    比丘十四人，  
皆是須陀洹，    悉得禪正受，  
來到此林中，    當得阿羅漢，  
見汝一懈怠，    仰臥著睡眠，  
莫令住凡夫，    故方便覺悟。」

爾時，比丘復說偈言：

「善哉汝天神，    以義安慰我，  
至誠見開覺，    令我盡諸漏。」

時，彼天神復說偈言：

「比丘應如是，    信非家出家，  
抱愚而出家，    速得見清淨。  
我今攝受法，    當盡壽命思，  
若汝疾病時，    我當與良藥。」

時，彼天神說是偈已，即沒不現。

### (一三四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尊者舍利弗在拘薩羅人間，依一聚落，止住田側。時，尊者舍利弗於晨朝時著衣持鉢，入村乞食。

時，有一尼撻子飲酒狂醉，持一瓶酒從聚落出，見尊者舍利弗，而說偈言：

「米膏熏我身，    持米膏一瓶，  
山地草樹木，    視之一金色。」


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作是念：「作此惡聲，是惡邪物，而說是偈，我豈不能以偈答之？」時，尊者舍利弗即說偈言：

「無想味所熏， 持空三昧瓶，  
山地草樹木， 視之如涕唾。」

### (一三四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異比丘在拘薩羅人間，住一林中，得他心智，煩惱有餘。去林不遠有井，有飲野干罐拘鉤頸。

時，彼野干作諸方便求脫，而自念言：「天遂欲明，田夫或出，當恐怖我。汝汲水罐怖我已久，可令我脫？」

時，彼比丘知彼野干心之所念，而說偈言：

「如來慧日出， 離林說空法，  
心久恐怖我， 今可放令去。」

時，彼比丘自教授已，一切結盡，得阿羅漢。

### (一三四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拘薩羅國人間遊行，住一林中。

時，有天神，依彼林者，見佛行跡，低頭諦觀，修於佛念。時，有優樓鳥住於道中，行欲蹈佛足跡。

爾時，天神即說偈言：

「汝今優樓鳥， 團目栖樹間，  
莫亂如來跡， 壞我念佛境。」

時，彼天神說此偈已，默然念佛。

### (一三五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在拘薩羅人間，住一林中，依波吒利樹下住止。

時，有天神依彼林中住，即說偈言：

「今日風卒起， 吹波吒利樹，  
落波吒利花， 供養於如來。」

時，彼天神說偈已，默然而住。

### (一三五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有眾多比丘住支提山側，皆是阿練若比丘，著糞掃衣，常行乞食。

時，山神，依彼山住者，而說偈言：

「孔雀文繡身，    處鞞提醯山，  
隨時出妙聲，    覺乞食比丘。  
孔雀文繡身，    處鞞提醯山，  
隨時出妙聲，    覺糞掃衣者。  
孔雀文繡身，    處鞞提醯山，  
隨時出妙聲，    覺依樹坐者。」

時，彼天神說此偈已，即默然住。

### ( 一三五二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有眾多比丘住支提山，一切皆修阿練若行，著糞掃衣，常行乞食。爾時，那娑佉多河岸崩，殺三營事比丘。

時，支提山住天神而說偈言：

「乞食阿蘭若，    慎莫營造立，  
不見佉多河，    傍岸卒崩倒。  
壓殺彼造立，    營事三比丘，  
糞掃衣比丘，    慎莫營造立。  
不見佉多河，    傍岸卒崩倒，  
壓殺彼造立，    營事三比丘。  
依樹下比丘，    慎莫營造立，  
不見佉多河，    傍岸卒崩倒。  
壓殺彼造立，    營事三比丘。」

時，彼天神說此偈已，即默然住。

### ( 一三五三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有異比丘住頻陀山。

爾時，山林大火卒起，舉山洞然。時，有俗人而說偈言：

「今此頻陀山，    大火洞熾然，  
焚燒彼竹林，    亦燒竹苑實。」

時，彼比丘作是念：「今彼俗人能說此偈，我今何不說偈答之？」即說偈言：  
「一切有熾然，    無慧能救滅，  
焚燒諸受欲，    亦燒不作苦。」

時，彼比丘說此偈已，默然而住。

### ( 一三五四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迦蘭陀竹園。

時，有異比丘在恒河側，住一林中。

時，有一族姓女，常為舅姑所責，至恒水岸邊，而說偈言：

「恒水我今欲，    隨流徐入海，  
不復令舅姑，    數數見嫌責。」

時，彼比丘見族姓女，聞其說偈，作是念：「彼族姓女尚能說偈，我今何為不說偈答耶？」即說偈言：

「淨信我今欲，    隨彼八聖水，  
徐流入涅槃，    不見魔自在。」

時，彼比丘說此偈已，默然而住。

### ( 一三五五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異比丘在拘薩羅人間，住一林中，去林不遠，有種瓜田。

時，有盜者夜偷其瓜，見月欲出，而說偈言：

「明月汝莫出，    待我斷其瓜，  
我持瓜去已，    任汝現不現。」

時，彼比丘作是念：「彼盜瓜者尚能說偈，我豈不能說偈答耶？」即說偈言：

「惡魔汝莫出，    待我斷煩惱，  
斷彼煩惱已，    任汝出不出。」

時，彼比丘說此偈已，默然而住。

### ( 一三五六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異比丘在拘薩羅人間，住一林中。

時，有沙彌而說偈言：

「云何名為常？    乞食則為常。  
云何為無常？    僧食為無常。  
云何名為直？    唯因陀羅幢。  
云何名為曲？    曲者唯見鉤。」

時，彼比丘作是念：「此沙彌能說斯偈，我今何不說偈而答？」即說偈言：

「云何名為常？    常者唯涅槃。  
云何為無常？    謂諸有為法。  
云何名為直？    謂聖八正道。  
云何名為曲？    曲者唯惡徑。」

時，彼比丘說此偈已，默然而住。

### ( 一三五七 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舍利弗弟子，服藥已，尋即食粥。

時，尊者舍利弗到瓦師舍，從乞瓦甌。時，彼瓦師即說偈言：

「云何得名勝？    而不施一錢。  
云何勝實德？    於財無所減。」

爾時，舍利弗說偈答言：

「若不食肉者，    而施彼以肉，  
諸修梵行者，    施之以女色，  
不坐高床者，    施以高廣床，  
於彼臨行者，    施以息止處，  
如是等施與，    於財不損減，  
是則有名譽，    而不捨一錢，  
實德名稱流，    於財無所減。」

時，彼瓦師復說偈言：

「汝今舍利弗，    所說實為善，  
今施汝百甌，    非餘亦不得。」

尊者舍利弗說偈答言：

「彼三十三天，    炎魔兜率陀，  
化樂諸天人，    及他化自在，

瓦鉢信以得，而汝不生信。」

尊者舍利弗說此偈已，於瓦師舍默然出去。

### (一三五八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異比丘在拘薩羅人間，住一林中。

時，有貧士夫在於林側，作如是惓望思惟，而說偈言：

「若得猪一頭，美酒滿一瓶，  
盛持甌一枚，人數數持與，  
若得如是者，當復何所憂。」

時，彼比丘作是念：「此貧士夫尚能說偈，我今何以不說？」即說偈言：

「若得佛法僧，比丘善說法，  
我不病常聞，不畏眾魔怨。」

時，彼比丘說此偈已，默然而住。

### (一三五九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異比丘在拘薩羅人間，住一林中。

時，彼比丘作如是思惟：「若得好劫貝，長七肘，廣二肘，作衣已，樂修善法。」

」

時，有天神，依彼林者，作是念：「此非比丘法，住於林中，作是思惟，惓望好衣。」

時，天神化作全身骨鎖，於彼比丘前舞，而說偈言：

「比丘思劫貝，七肘廣六尺，  
晝則如是想，知夜何所思？」

時，彼比丘即生恐怖，其身戰悚，而說偈言：

「止止不須[疊\*毛]，今著糞掃衣，  
晝見骨鎖舞，知夜復何見？」

時，彼比丘心驚怖已，即正思惟，專精修習，斷諸煩惱，得阿羅漢。

### (一三六〇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異比丘在拘薩羅人間，住一林中，得阿羅漢，諸漏已盡，所作已作，已捨重擔，斷諸有結，正智心善解脫。

時，有一女人於夜闇中，天時微雨，電光映照，於林中過，欲詣他男子，倒深泥中，環釧斷壞，華瓔散落。時，彼女人而說偈言：

「頭髮悉散解，    花瓔落深泥，  
環釧悉破壞，    丈夫何所著。」

時，彼比丘作是念：「女人尚能說偈，我豈不能說偈答之？」

「煩惱悉斷壞，    度生死淤泥，  
著纏悉散落，    十方尊見我。」

時，彼比丘說偈已，即默然而住。

### (一三六一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異比丘在拘薩羅人間，住於河側一林樹間。

時，有丈夫與婦相隨，度河住於岸邊，彈琴嬉戲，而說偈言：

「愛念而放逸，    逍遙青樹間，  
流水流且清，    琴聲極和美，  
春氣調適遊，    快樂何是過。」

時，彼比丘作是念：「彼士夫尚能說偈，我豈不能說偈答之？」

「受持清淨戒，    愛念等正覺，  
沐浴三解脫，    善以極清涼，  
人道具莊嚴，    快樂豈過是。」

時，彼比丘說此偈已，即默然而住。

### (一三六二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有異比丘在拘薩羅人間，住一林中。

時，有天神見諸鴿鳥而說偈言：

「鴿鳥當積聚，    胡麻米粟等，  
於山頂樹上，    高顯作巢窟，  
若當天雨時，    安極飲食宿。」

時，彼比丘作是念：「彼亦覺悟我！」即說偈言：

「凡夫積善法， 恭敬於三寶，  
身壞命終時， 資神心安樂。」

時，彼比丘說此偈已，以即覺悟，專精思惟，除諸煩惱，得阿羅漢。

## 雜阿含經卷第五十